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5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5 幸存者调查口述（上）

张连红 张 生 编

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⑤ 幸存者调查口述(上)

张连红 张 生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编辑出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名单

顾问 王忍之 郭永才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何秉孟

委员：蔡文兰 孙新 谢寿光 徐辉琪
王正 杨群 徐思彦

执行编委：王正 杨群

学术委员会

主任：张海鹏

委员：王桧林 王效贤 关捷 刘楠来 张宪文
张振鹑 胡德坤 黄美真 解学诗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 皓 孙宅巍 朱步楼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李恩涵 张海鹏

杨永建 周世康 周福龙 荣维木

徐康英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 谭汝谦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卫星 张 生

张连红 杨夏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家峰 孙宅巍 吴 静 陈沈张 陈宝珠

张建宁 李继锋 杨 斌 松冈环 林伯耀

周 红 孟国祥 经盛鸿 夏 蓓 姜良芹

胡菊蓉 郭必强 高晓星 曹必宏

翻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星	王奕红	文俊雄	叶琳	吕斌
刘玉飞	朱圆圆	汪平	汪丽影	沈琳
陈娟	李斌	李茉莉	谷肖梅	沈岚
吴立新	何慈毅	罗锋	罗文文	罗萃萃
杨夏鸣	郑寿康	赵仲明	奚欣华	袁静文
郭整风	崔巍	蒋耘	雷国山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张生	南京大学教授
叶琳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李庆华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赵仲明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奕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曹大臣	南京大学讲师
沈琳	南京大学讲师
陈娟	南京大学讲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雷国山	南京大学讲师
吕斌	南京大学讲师
李斌	南京大学讲师
朱圆圆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 |
|-----|--------------------|
| 经盛鸿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吴立新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郭整风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罗 锋 |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马振犊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胡菊蓉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曹必宏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郭必强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杨 斌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蒋 耘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陈宝珠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文俊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沈 岚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 |
| 王 正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
| 孙宅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王卫星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崔 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
| 李继锋 |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
| 杨夏鸣 | 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 |
| 章开沅 |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
| 刘家峰 |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
| 张建宁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夏 蓓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周 红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罗萃萃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
| 孟国祥 |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
| 谷肖梅 | 东南大学副教授 |

杨建明	东南大学副教授
高晓星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袁静文	中国药科大学副教授
刘玉飞	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
奚欣华	安徽大学副教授
罗文文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费仲兴	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教授
戴袁支	中国青年报驻江苏记者站主任 记者
刘海宁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驻江苏办事处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

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搜集、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即是其中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总 论

张宪文

—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沪宁铁路、宁杭公路,并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三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士兵。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和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

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水溺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等。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的官兵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老妇、未成年的少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进行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损失。全城到处是断墙残壁、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了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中国南京也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 48 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法律，对日军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败国，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

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 60 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而且在其国内发展着愈来愈大的极右势力。他们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甚至不断地散布歪曲战争、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他们甚至全面否认自 19 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每年的 8 月 15 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 年 8 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 20 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 1116 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 年 5 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首相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要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

义,因而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去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的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不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和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给日本民众造成的错觉有密切关系。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人士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求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的、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并试图改变军事自卫队的性质,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日本一些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事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事

件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实施屠杀南京人民行动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这些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如此浩大的史料将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作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亲历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

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和回忆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北华捷报》等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的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和学者们对幸存者所作的调查口述材料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记录、审问武藤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为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为了方便读者利用,还将江苏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修订后收入再版。在此,向两部书的原编译者表示感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广大的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联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苏省行政学院、南京市档案馆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共同组成编委会编纂完成。该史料集是一项较大型的学术工程，从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编辑到出版，需要较多的人力、财力支持。几年来，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社会各方面及市民、海外学者朋友，以及编委会成员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十分敬佩和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本史料集的出版所做的大量的辛勤的工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幸存者口述资料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不可或缺的宝贵史料。本专题为保存这些史料,特收录幸存者调查口述资料近1600份,分为上、中、下三册,共130多万字,分别列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册。

本专题资料的编辑主要按调查者的不同分为九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南京市有关部门及个人的调查。如80年代前期,“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的调查(其调查资料主要收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一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1984年前后,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物复查暨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普查办公室的调查(其调查资料主要收入骆嘉刚、杨新华编《血证》一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1984年,江浦县党史办的调查(其调查资料未曾公开出版);80年代中期,徐志耕先生的调查(其调查资料主要收入其专著《南京大屠杀》一书,昆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为尊重原文,本次收录这部分资料时除对标题作适当调整及用词明显讹误而作修订外,基本未作改动。

第二至第八部分则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南京地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六所高校及退休教授费仲兴等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其中,中国青年报社记者戴袁支参与并主持了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调查。上述调查资料为本书主体部分,均为第一手口述材料,也未公开出版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第九部分为新闻报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问报道。20世纪50

2 幸存者调查口述

年代开始,国内许多新闻记者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多有新闻采访报道,一些地方政协文史期刊也曾收录发表部分幸存者的口述资料,本专题对此亦给予适当辑录。为尊重原文,本次收录这部分资料时除对标题作适当调整及用词明显讹误而作修订外,基本未作改动。

另外,市面上还有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和松冈环编著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 120 人的证言》(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等公开出版的幸存者调查资料,可与本专题互为补充。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数十年间行政区划的变更、同一地名的不同民间称呼、非南京籍调查者对南京情况的不熟悉、幸存者浓重的地方口音和记忆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书面的口述资料在时间、地点、人名等方面存在一些出入,如同音不同字。对此,调查者一般根据调查经验及幸存者发音来确定其名称,并在名称后尽量加以注明。同时,调查者亦加强了回访工作,将访谈整理稿念给口述人听,并要求口述人确认。

另外,为增强口述材料的证明力,调查及整理时,每份资料都尽量完善口述人自然情况、调查地点、调查时间和调查人姓名。但由于调查资料来源不一,有些要素现已无法补充,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早期调查资料。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幸存者口述内容会随着记忆的变化而发生偏差;尽管有时是在同一时期,但由于面对的是不同的调查者,记忆的刺激源不同,同一幸存者的口述内容也会出现变化。从记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细节的变化是正常的,也是研究者进行比较研究不可多得的案例。而且,上述偏差只涉及细节,不影响屠杀事件的定性,相反,多份调查资料反而可以增强证明力。因此,对不同调查者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位幸存者进行调查所形成的多份口述资料,我们也尽可能予以收录。如本专题就收录了多份不同版本的幸存者姜根福的口述资料。对于不同幸存者在回忆相同的人或事时相互之间出现的差异,调查者能考证时则进行辨明,不能考证时则予以保留,以尊重史料。

本专题还收录了部分幸存者的照片,这些珍贵照片大都为调查者拍摄。其中,汤山地区幸存者的照片为费仲兴提供,南京师范大学所提供

的照片均为该校美术系陈亮同学拍摄。

本专题是全体调查者特别是 100 余名大学生和上千名幸存者共同辛劳的成果。特别要感谢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南京有关部门和高兴祖、段月萍、徐志耕、杨新华等所进行的广泛调查,他们早年的卓越努力,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而不可多得的口述资料。在搜集整理幸存者口述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孙宅巍研究员的大力支持,他向我们无私提供了许多其长期积累收藏的相关资料。而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校的部分大学生则出于社会责任感,利用业余时间,冒着酷暑,背着干粮,在南京周边广大乡镇进行了十分艰苦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活动得到了江苏省团委、各校团委、中国青年报社江苏记者站和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有力支持和推动。另外,南京地区大学生的社会调查和汤山地区费仲兴教授的调查,都得到了由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林伯耀倡议设立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的资助。本专题的整理出版也被列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所承担的“十五”期间“211 工程”建设项目,得到了校有关部门的支持,特此鸣谢!

本专题由张生、费仲兴、戴袁支和张连红合作编辑。由于资料集规模较大、内容涉及较广,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多提宝贵意见。

张连红

2005 年 11 月

目 录

本册说明	1
------------	---

上

一、80年代南京市有关部门及个人调查	1
--------------------------	---

(一)“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调查	1
-------------------------------	---

(二)雨花台区文物复查暨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 普查办公室调查	76
---	----

(三)江浦县党史办调查	198
-------------------	-----

(四)徐志耕调查	231
----------------	-----

二、南京大学调查	263
----------------	-----

(一)城区调查	263
---------------	-----

(二)浦口调查	271
---------------	-----

(三)六合调查	365
---------------	-----

中

三、南京师范大学调查	463
(一) 城区调查	463
(二) 栖霞调查	525
(三) 尧化门调查	546
(四) 八卦洲调查	582
(五) 迈皋桥调查	653
(六) 汤山调查	687
四、南京理工大学调查	702
(一) 栖霞调查	702
(二) 汤山调查	738
(三) 麒麟、龙潭、仙鹤门调查	756
五、河海大学调查	770
(一) 板桥调查	770
(二) 西善桥调查	793
(三) 铁心桥调查	821
(四) 江心洲调查	853
六、南京农业大学调查	861
(一) 湖山村调查	861
(二) 仙鹤门调查	881

(三) 孟塘调查	887
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调查	908
(一) 淳化调查	908
(二) 秣陵调查	937
(三) 湖熟、上坊、上峰等地调查	950

下

八、南京汤山地区调查	957
(一) 汤山镇调查	957
(二) 上峰镇调查	1216
(三) 麒麟镇调查	1264
(四) 上坊镇调查	1309
(五) 句容及其他地区调查	1315
九、新闻报刊的访问报道	1337
(一) 新闻媒体	1337
(二) 政协文史期刊	1417

一、80年代南京市有关部门及个人调查

(一)“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调查^①

1. 伍长德口述

伍长德,男,76岁,同仁街菜场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糖坊桥

调查人:朱文英、汪道明

1937年12月,当日本军队接近南京时,家里的人(父母、妻子、大儿子)都疏散到苏北去了,留我一人在南京看家。那时我在南京当警察。日军侵占南京后,见人就杀,百万人口的南京几乎成了座空城。我躲进了受到国际委员会“保护”的司法院难民区。

12月15日上午八时左右,忽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用刺刀把青壮年男子全部赶到外面,并集中到马路上,共约2000人以上。十一点左右,我们全体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现胜利电影院)门前时,

^① 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收录时,按统一格式重新编排,原证言内容除明显错误予以修订外,基本未作改动。本部分的调查时间均为1984年,不再一一注明。

2 幸存者调查口述

从队伍后面开来了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士兵和机枪,并由这几辆卡车在我们队伍前面开路,从首都电影院继续出发。下午一点到达汉中门,要我们这2000多人都在城门里停下来,并命令坐下。接着,两个日本兵拿着一根长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围由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我眼看着这些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用绳子圈起来,又一批一批地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偶尔有个别人吓瘫了,不能动弹的,也就被就地杀掉了。到了下午五点多钟,我本人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我们带到护城河边上,赶到河堤斜坡下面。我见到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神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倒卧着的尸体。我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一扑,扑倒在乱尸堆上。恰恰就在我扑倒的同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我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了。机枪射击声停止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等到步枪声停止后,我感到尸体堆上像是有人在走动。因为我是冲着河岸方向脸朝下抱着头趴着的,通过背上的尸体,传来有人走动的压力。这时冷不防,我的背上却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疼。原来是日本兵在尸体堆上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刀尖穿透我背上那个人的尸体,扎到我身上来了。在这以后,我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大约还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就趁着天黑,冒着危险,忍痛跳进了秦淮河,幸好河里水不多,以后又偷偷地沿着河向南爬去,爬到了水西门旁,躲藏在瓦厂街九号一带一个宅院的厨房里,正好地上有一摊稻草,就倒在稻草上昏昏睡去了。大约过了头10天,我想总不能老是躲着,就用锅灰抹了抹脸,装成要饭的,好不容易逃回到了难民区,后来被送进鼓楼医院,住了50多天才医好了刀伤。现在背上还留有一条五寸多长的伤痕。

1946年5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我曾作为见证人之一,到东京出庭作证,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亲眼所睹的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2. 汤正有口述

汤正有,男,82岁

调查地点：江苏路

调查人：廖美庆

民国26年(1937年)冬,我家住在鼓楼三条巷1号。在日军占领南京不久的一天,突然开来了一辆日本军车,从车上跳下几名日本兵,在我家住的那一带抓走了三四十名青壮年,我也是其中之一。上车后,汽车开到汉中门外河边,日军逼我们下了车,赶我们到河的中间。因为是冬天,河里水不太多。只见河两岸站了几十名端着枪的日本兵,我们被夹在当中。河里站着的中国同胞至少有四五百人。不一会,日本兵的哨声响了,机枪开始吼叫,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悲惨地倒在血泊中,喊叫声、呻吟声、怒骂声响成一片。我却因被跌倒的人群绊倒在地,幸而没被机枪打中。日本兵走后,我挪了挪身子,发现自己还活着,全身都被死难同胞的鲜血染红了,也沾满了泥巴。我壮着胆子,从死难同胞的尸体中爬出来,看看四周,迅速离开了杀人现场,沿着汉中门、龙蟠里、清凉山,提心吊胆,躲过日军的盘查。傍晚时分,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这时,我已筋疲力尽,好像再世做人。我回想起当年日军杀人的惨景以及我本人这种九死一生的遭遇,至今记忆犹新,也是永远难忘的。

3. 刘世海口述

刘世海,男,73岁,茶亭代销店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茶亭东街

调查人:段月萍

民国25年(1936年),我参加国民党第五军。翌年开赴上海与日军作战,后退却到南京。民国26年(1937年)12月,日军逼近南京,我在雨花台战斗了两三天,部队瓦解。我们跑到下关,想过江去,但没有船,无法过。

我因是安徽人,就加入了逃向安徽的那一伙。我们一行一共五十来个人,从三汊河来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去。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

4 幸存者调查口述

横陈,一根电线杆上倒挂着七八具尸体,都用铁丝穿着锁骨连在一起,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我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我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名日本兵,其中有十儿人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起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我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我只记得有个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苏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我身上压着两个死人,我使劲推开站了起来。幸亏伤口还不深,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亮,我赶快离开了那块菜地,走了半里多路,看到一个防空洞,我躲进了洞中。天一亮,日本兵又来了,用日语大喊了一阵,可能是叫“出来”。由于洞中比较暗,什么也看不见,日本兵喊了一会就走了。

那次遇难的时间,是冬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同行的五十来人,只有我一人幸存,现在脖子上还有刀疤约 10 厘米。

4. 郭国强口述

郭国强,男,68岁,原籍河南省沈丘县人

调查地点:八卦洲

调查人:潘可荣、赵金华

1936年,我18岁时参加了中央军,在88师服役。当时日军侵占上海,我师在上海进行抵抗。败阵后,到江苏句容又和日军打了一仗,以后就溃不成军了。1937年12月,我和两三百名中央军穿着便衣,逃到南京燕子矶三台洞附近,亲眼看到日军在燕子矶江滩进行大屠杀的情景。当时日军用机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两万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我们躲在三台洞里,后来被日军发现,我们佯说是开山的农民,并拿出开山工具才免于一死。之后,我寻机逃到八卦洲下坝村,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5. 唐广普口述

唐广普,男,68岁

调查地点:六合竹镇

调查人:段月萍、陈立志

我老家在江苏省阜宁县施庄公社二级唐大队。15岁到南京,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预备班任公役。一年多以后,参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二团三营,在营部当勤务兵。

南京保卫战时,教导总队的任务是“与南京共存亡”。1937年12月,国民党守军全线溃散,我们把南京各城门用沙袋堵起来,城门外公路挖上壕沟,进行守备。12月13日,日本兵从中华门侵入南京,我跑到下关,无船渡江,就跑到燕子矶。燕子矶满街是人,抱木板、盆桶争相泅渡长江。我扛了个肉案,想渡江到八卦洲。但由于肉案是个圆木,半浮半沉,无法泅渡。不得已,我又跑回街上,找了两只小柜子,把肉案翻过来,四条腿朝上,把两只柜子系在肉案的腿上,使肉案能平稳地浮着,然后用一只军用小洋锹划水。但由于刮北风,右划左拐,左划又向右拐,原地转圈,就是不向北进。我叹道:“我出生在江北,现在要死在江南了!”过不了江,只好再跑回燕子矶,这时疲劳极了,就找了个地方睡觉了。天还未亮,日本兵来了,把青年人全部撵到街心。有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说:“哪个认识幕府山的前面带路!”于是有个人站出来带路,把我们带到幕府山,关在空营房里。集中囚禁约两万人,大多为被俘士兵,另有部分警察和老百姓。三天三夜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老人小孩相继饥渴而死。妇女全被轮奸。有个四川兵,不堪饥渴,约众外逃,结果有1000多人被日军射杀于外壕中。12月18日,日本人从早上四点钟就开始捆人,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先把人两手反缚着,然后再把两个人的手臂捆在一起,从早上四点一直捆到下午四点。然后还是那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讲话,问哪个认识老虎山的带路,说要送我们回南京城去“米稀米稀”。到了上元门大洼子江滩,叫我们一排排坐下。这时有人讲:不好,要搞屠杀了。“做鬼也要做个散手鬼”,就相互解绳子。晚上八九点钟,日本兵开始屠杀,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

6 幸存者调查口述

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感到特别重。约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然后用稻草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这时我感到吃不消了,尽力挣扎,爬出死人堆后,顺着江边,往燕子矶跑,在一个房子被烧、无人居住的村子里,我钻进砻糠灰里,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烘干,嚼生稻子充饥。在这里我看到一个老头和小孩划了一只小舟到村子里来拖稻草,我求他们,把我带到八卦洲,以后回到了江北。

在江北,我遇到从幕府山逃出的另一个幸存者,姓诸,他说日军在枪杀后,用汽油焚烧全部被杀者的尸体。当时他被烧伤,从烟火中逃出。诸原籍广东,后来,他在六合竹镇参加新四军,和我失去联系。

6. 严洪亮口述

严洪亮,男,79岁

调查地点:仁义里

调查人:战国利、陈家荣

我祖籍安徽桐城,生在南京。父亲在南京当厨师,母亲在大户人家当佣人。父亲36岁才结婚,40岁才生我,所以小名叫“严四十”。我12岁学手艺、织缎带,以后学唱扬戏。家住仁义里18号。

1937年我32岁。冬月初,被南京要塞司令部(司令邵伯川)抓去,给他们送军用品,如弹药、药品、棉花等。日军快进城时,他们都跑了。冬月十一日我跑出来,想逃到江北,因没船过不去。我认识和记洋行工头徐志和,就躲到洋行去。日军部队冬月十一日凌晨两点从光华门进南京城,他们见人就杀,见妇女就奸,放火烧房子。一天早上,日军到和记洋行抓人,抓走了3000多人,我也在内。把我们押到老江口(草鞋峡),江边被抓来的有好几万人,密密麻麻地坐在地下。从上午八九点钟开始,日寇就进行大屠杀了。他们用绳子圈20个人为一扎,用机枪扫射以后,就把尸体推到江里去,这样从上午一直屠杀到晚上。天快黑时,三个背东洋刀的日军检查到我,看我手上没有老茧,说我不是中央军,叫我走。看守我的一个日本兵很来气,给我头上一枪拐子,打得我鲜血直流,躺在

地下；接着，又用刺刀向我肚子刺来，因我练过功，随身一让，他没有刺到肚子，小腿上却挨了一刀。伤痕现在仍明显可见。我装死躺在地上，趁天黑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在路上，我搞到一些米，跑到老虎山上，躲在死尸堆里，饿了就吃生米。蹲了三四天，实在蹲不下去了，下山来讨饭吃，又回到和记洋行，徐志和老婆叫我看看大门。过了一个多月，到腊月三十日晚上，我才回到家里（已搬到鼓楼三条巷难民区）。妈妈、姐姐看到我没有死，又是心酸又是高兴。我就是这样死里逃生的。

7. 陈德贵口述

陈德贵，男，67岁，市汽车运输十四车队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下关二板桥

调查人：李文奎、刘雯、冯中美

1937年12月12日，我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13日，日军到了下关，发现了我们这一批难民。第二天早晨，来了两百来个日本兵，从几千难民中抓出2800多个年轻人。日军要大家排成四人一排的队伍，并要大家交出手表和银元等贵重物品，并进行搜身。下午，把我们从和记洋行押到煤炭港一间仓库关起来。第三天清晨，日军打开仓库的门，说：“现在到工地去干活，每10个人一组出去。”站在门口附近的10个人马上被推了出去，不久，听到一阵枪响。不一会，门又打开了，再推出去10个人，又是一阵枪响。我心里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枪杀了。当日军要第三批人出去时，我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八点多钟，一走出仓库，就看到日本兵列队两旁，斜举着刺刀，后边的日本兵押着我们。当走到长江边时，我看到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30多个举枪的日本兵，我马上意识到屠杀就要开始了。当我站到水里，就在日军举枪射击时，我一个猛子栽到河里，潜游到对面，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肚子里，亲眼看见10人一批、10人一批被日本兵枪杀。从早晨杀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个人未被枪杀，日本兵就把他们一起赶到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天黑以后，日军走了，我摸到岸边，偷偷爬上岸来。因在水里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从地上拣起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尸体中间。第二天几个日本

8 幸存者调查口述

兵从栈桥头经过,发现我在抖动,朝我打了一枪,子弹从我大腿穿过,左手无名指也被打伤,至今还留下伤疤。日本兵以为我死了,就走了。到第三天,掩埋尸体的人见我还活着,把我救上来,才幸免一死。

8. 潘开明口述

潘开明,男,67岁,南汽传动轴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高家酒馆

调查人:蒋琳

我家原来住在双井巷六号。父母早死。日军进南京前,我和姑母、弟弟三人搬进鼓楼二条巷难民区,门牌号码记不清了。我当时的职业是白天剃头,晚上拉人力车。

1937年12月份,日军在南京见人就杀,见到妇女就强奸,无恶不作。就在日军进城的第二天,他们闯进我家,不问三七二十一,把我抓走,拖到华侨招待所,关了一天。到第三天下午两点多钟,他们用绳子把我捆起来,和300多个人一起,押到下关煤炭港。押走时,为了防止我们逃跑,叫我们走在马路中间,日军在两旁监押,相隔约一米左右。大约快到四点时,到了煤炭港,他们把人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在日军扫射的时候,我眼冒金花,突然昏过去了。后来,死尸把我压在底下,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时,我才醒过来。当时虽然月光很亮,但我还是不知道我是否活着。我问自己:是人还是鬼?我心想,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我们,我还能活着吗?可能不是人了!抬头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有的被绳子捆着,有的没有捆。我说:“老总,救救我吧,我没有死,把我的绳子解开。”我们互相解开绳子以后,就各奔东西,有的抱着木盆过江,有的跑到和记洋行。我是本地人,家里还有姑母和弟弟,我不能逃走。我顺着铁路,走到火车渡江的地方,到江边把身上的血洗掉,到附近人家要了一件坏衣服穿起来。那时已经是半夜了,实在无法走,就蹲在人家房屋边上。天亮以后,我往车站方向走,走到热河路,碰到四个日本兵,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给“日本先生”拖东西来的,他们进火车站去了,我回家去。他们又问我有条子没有?我说没有。他们就写了一张“苦力我已使用过”的

条子给我。我跟着他们进了挹江门,走到铁道部时,他们进去了,我顺着察哈尔路翻山逃走。路上碰到一位老人,我给他磕了个头,向他讨饭吃。他说现在到处是日本兵,不能走,碰到日本兵要被杀头的。我躲到晚上回家去,姑母在到处找我,我说:我差一点送命,是死里逃生的。姑母与我大哭一场。

9. 史荣禄口述

史荣禄,男,69岁,农民

调查地点:燕子矶

调查人:刘虎、姜秀华

我叫史荣禄。我哥叫史荣铭,今年72岁。我们俩都是日军在大窝子进行集体屠杀的见证人。“大窝子”,当地人又叫“史家大窝子”,宽7米,深7米,位于现在的栖霞区建筑公司采石场附近。

1937年,日本侵略南京时,我逃往江北避难。后因没有米吃,又过江来取米。谁知过来后,日本兵就封了江,无法再到江北去,我只好躲在家中。12月的一天,我亲眼看到日本兵把很多中央军和平民百姓从下游笆斗山赶到老虎山下的大窝子集中起来。那里的200亩江滩,都站满了解除武装的中央军和无辜的百姓。这时日本兵把外围的中央军的绑腿带解下来,把绑腿带连结起来,防止跑掉。然后,他们以升日本旗为号,三挺机枪,交叉进行扫射,把手无寸铁的中央军和无辜者全部射死。有没死的,日本兵就用刺刀捅。第二天日本兵又继续赶,把中国人赶到大窝子后,叫他们把头一天杀死的尸体抬去丢在大江里,然后又把这些中国人扫射死。这样连续屠杀了三天,被枪杀的中央军和无辜者约两万多人。

10. 刘永兴口述

刘永兴,男,71岁,南京烷基苯厂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竺桥

调查人:陈小敏、汤云龙

日本军队是冬月十一日进城的。当时我家住张家衙 19 号,职业是裁缝。家中有 62 岁的父亲、61 岁的母亲、21 岁的弟弟和我的 19 岁的妻子,共五口人。我当时 24 岁,那年八月份结的婚。冬月初十上午,我们全家到了大方巷 14 号后面的难民区。

冬月十四日是一个大晴天,我们全家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下午三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门来,向我和弟弟挥了挥手,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只好跟他出去,因为我们曾看到一个姓钱的私塾先生不听日本兵的命令,遭到了枪杀。出门后,一个汉奸翻译官对我们说,要我们到下关中山码头去搬运东京运来的货物。我们发现,同时出来的还有我家附近的 30 多个人。我们先被带到一个广场,天将黑时,场上坐满了人。日军叫我们六至八个人排成一排,向中山码头走去。

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头,看到一小队拿着枪的日军走在最前面,接着是 30 多个被俘的国民党军警,后面才是被抓来的平民百姓。队伍的两旁有日军押着,还用马驮着三十几挺机枪,队伍的最后是骑马的日军军官。一路上,我们看到路两旁有不少的男女尸体,大部分是平民百姓,也有一部分是中央军。

到了下关中山码头江边,发现日军共抓了好几千。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可能要搞屠杀。我心想,与其被日军打死,还不如跳江寻死,就和旁边的人商量一起跳江。日军在后边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这时,天已黑了,月亮也出来了,许多人纷纷往江里跳,我和弟弟也跳到了江里。日军急了,除继续用机枪扫射外,又往江里投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一阵混乱之后,我和弟弟散失了,以后再也没有找到。我随水漂流到军舰边,后来又被波浪冲回到岸边。我伏在尸体上,吓得不敢动弹。突然,一颗子弹从我背上飞过,擦破了我的棉袍。猛烈的机枪声,把我耳朵震聋了,至今还没有好。机枪扫射以后,日军又向尸体上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企图毁尸灭迹。夜里,日军在江边守夜,看见江边漂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免一死。

天快亮时,我从江里爬上岸来,看到侥幸活下来的人不足 10 人;岸

边的人，一个个被烧得焦头烂额，惨不忍睹。当时，我在江里泡了将近一夜，全身麻木，也不知道害怕了，换了一身死人的衣服，爬到一个农民挖的防空洞里，在洞里躲了一天，一天没吃东西，也没有喝水，又饥又渴。（冬月十五日）天快黑时，我又从防空洞里爬出来，由于不识路，只好乱跑。跑到三所村，那儿有个尼姑庵，庵附近住了不少农民，我跟他们说好话，才住了下来。后来又被日军抓去做苦力，烧茶做饭，直到阳历12月28日，日军要去小丹阳，我才回家。

我弟弟被抓走后，我父亲常常拄着拐杖含泪四处寻访，但弟弟再也没有回来，估计是在那次被杀害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在中山码头搞大屠杀的是中岛部队。

11. 王秀英口述

王秀英，女，58岁

调查地点：武学园

调查人：刘创伟

南京沦陷前，我家十余口人，到宁海路难民区避难。1937年阴历冬月十四日，日本兵突然冲进难民区，以检查中国兵为名，凡是头上有帽箍、手上有老茧的，都认为是中国兵，大批大批拉出去。我父亲和大哥也被拉出去了。事后知道是拉到下关江边集体枪杀了。我母亲王昌氏和二哥王菊华曾到下关江边死人堆里东翻西找，也没找到父亲和大哥的尸体。

我有个小弟叫王菊长，下肢膝间患有骨炎，睡在床上不能动弹。日本兵来查兵，勒令我母亲将他陪送到秣陵路就医，实则要将他活活烧死。我母闻讯后，在夜间将小弟翻墙头送出去，暂住柳叶街姑母陈王氏家躲避。日本兵说他的病“大大的危险”，要传染别人，将武学园一带用铁丝网围起来进行搜查。过了一星期，没有查到，撤除了封锁，我母亲才将小弟带回家来。后来我小弟连病带吓，不久就死了。

12. 何守江口述

何守江，男，66岁

12 幸存者调查口述

调查地点：五所村

调查人：李文奎、刘雯等

我家原来住在傅佐路 20 号。1937 年 12 月，日本兵进城的第二天，日军把我抓住，送到大方巷难民营，当时被抓的有一两千人。晚上 5 点左右，全部押送到下关江边，用六挺机枪扫射。我混在人群里跳下江，躲在漂浮的死人堆里。12 点左右，日本兵都走了，我爬上岸，救了一名警察和一个卖肉的小青年，一起逃往刘家湾。后被日本兵发现，因他二人走在前，被打死。我被一日本军官抓去侍候他，才侥幸死里逃生。

1937 年，我家住在下关宝塔桥桥东。日本兵侵占南京时，宝塔桥一带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难民，大约有四五千，卍字会把难民分男女两边集中，日本兵一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从女难民中拉走了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去奸污。从此以后，女孩子害怕得都剃光了头发，扮成男孩。

日本兵到下关的第二天，把 700 多个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逼他们往下跳，桥那么高，先跳下桥的人，大部分都摔死了。后跳下桥的人，没有摔死的，日本兵就用机枪扫射，无一人幸存。

在同一天，我还看到日本兵把 2 000 多人，赶进煤炭港的一个大仓库里。在房子上泼了汽油，放一把火，把 2 000 多人都活活烧死了。只有一个青年人，知道仓库墙角有个下水道，把十指扒出了血，才从水道里爬出来，没有被烧死，这是唯一的一个幸存者。

1938 年阴历正月初四，我从江北岸的卸甲甸过长江到草鞋峡（现在的金陵船厂），看到遍地都是死尸，全是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死的。一过江，我就躲进和记洋行，吓得不敢再出来。

13. 徐吉庆口述

徐吉庆，男，71 岁，南京丝织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安仁街

调查人：沈珍昌

1937 年，我住在南京山西路。日本军队进城时，我们集中住在大方

巷口华侨招待所的大礼堂里,称作难民营,在那里大约住了2000多人。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几个日本军官带领几个士兵和一个翻译来到难民营。日本军官叽里哇啦地讲了几句,翻译对我们说:“现在日本皇军要送你们回去,用汽车送你们走!”后来他们用了20辆汽车,每车大约装了40人,把这些人拖走了。后来知道,实际上是拖到下关三汊河全部枪杀了。第二天是个大晴天,一大早,还是那几个日本军官、士兵和翻译来到难民营,用20辆汽车把头一天没有运完的人全部装上汽车,每辆汽车上架一挺机枪。我被装上第四辆汽车。车子开到新街口中央银行大院内停下来。日本军官又说几句日语,我们也不懂,翻译说:“现在分老的、年轻的、男的、女的、小的站好。”日本军官又说了几句,翻译又说:“谁愿意留下来给皇军做事的,可以留下来;不愿干的,还把你们送回难民营去,明天再跟你们谈。”结果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日军就把我们送回了难民营。第三天早上,大约才七点钟,他们真的又来了,把我们1000多人,分别用绳子捆好,六个人拴在一起,押上20辆汽车,车上仍架着机枪,一直开到三汊河才停下来。我一看不好,四周全是机关枪。我们六个人一排站着。当时我站在后边,又靠河边。机枪一响,我就倒了下来,其实我没中弹。夜里十二点,日军还没走,他们怕有活着的,又用刺刀给每人补刀。我是在尸体下面,没被刺到。夜里一点多钟,我听日本兵说:“统统死啦死啦的!”他们走了,我慢慢地抬起头来,同时尸体里也有三个人抬起头来。我们一同爬出尸体堆,浑身上下全是血,我的鼻子也流血了,大概是由于紧张害怕的缘故。我们爬到河边洗掉血,很艰难地逃了出来。

14. 程金海口述

程金海,男,74岁

调查地点:铜作坊

调查人:王天柱、黄广诚、达式宏等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我是一个幸存者。那时,我住琅琊路11号。1937年阴历冬月的一天,我和邻居三人上街看看,恰巧被日军发现,将我们三人检查了一番。他们见我长得像当兵模样,就把我双手倒背用绳子

14 幸存者调查口述

绑起来,带到大方巷口难民区,将其他两个人放了回去。从早上九点起,凡被抓的人,都送到这里集中,到下午四点以后,被抓来的人就有好几百。我从早上九点被抓来以后,双手一直被绑着,大小便只好解在裤子里。四点以后,日军用机枪向我们进行疯狂的扫射。我因在后面,又被前面的死者压在底下,所以没有中弹。我还听到,机枪扫射以后,又用步枪对没死的人进行补枪,我躺着不动,日本兵以为我死了。日军走后,我爬起来走出不多远,遇到姓黄的邻居,他帮我把绳子解开,我回到了家里,就这样幸存下来了。

15. 邓明霞口述

邓明霞,女,70岁,梅园中学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桃园新村

调查人:殷红英、曹义富、陈小敏

1937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南京时,我家从汉西门堂子街躲到华侨招待所难民区。12月27日上午九点左右,日本兵闯进难民区,三挺机关枪对准所有难民,把中青年男子都抓起来,一个连着一个用绳子捆绑着,押到大方巷塘边,用机枪扫射。这一次就打死了好几百人,塘水都给染红了。整个难民区一片哭声,老人哭儿子,妇女哭丈夫,孩子哭爸爸。日本兵来了还不敢哭,谁哭就打死谁。我的丈夫邓荣贵就是这次屠杀中被枪杀的,死时仅35岁。丈夫死后,我抱着不满1岁的女儿回家。可是,家也被日本兵烧毁了。我结婚时置办的整房家具、铜锡器皿、衣服被子、瓷器首饰都没有了,只剩下孤儿寡母,生活无着落,造成了我终身的痛苦。日本兵真是太残酷了!

16. 王鹏清口述

王鹏清,男,72岁,汽车附件三厂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岗子村

调查人:秦景峰、曹义富、顾苏宁

日本军队没有进南京城时,我家住在居安里7号。我是做铁匠手艺的,父母都是50岁上下的人了,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和我的妻子,家庭生活主要靠我维持。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进城时,我家就搬到古林路18号难民区居住。我当时已是25岁的人了,上半年刚结婚。我们成天躲在家里,我妹妹和我妻子都躲在外面,不敢回家。日军进城后大约半个月左右,有一天上午,我记得是个晴天,日本兵在我家附近一带挨户搜查,已经将许多人集中在宁海路上,查看他们手上有没有老茧,头上有没有帽箍,主要是看是不是当兵的。我自料逃不出去,只好躲在家里。吃过中饭以后,大概一两点钟的样子,四五个日本兵到我家搜查,他们发现我手上有打铁留下的硬茧,就硬要把我带走。我母亲哭着说:“他不是当兵的,是做铁匠的。”并拿出铁匠工具给他们看,他们根本不理睬,还恶狠狠地用枪托把我父母打倒在地,吆喝着把我强行带走。当我听到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想到自己性命难保,今后父亲、母亲、妻子和妹妹的生活怎么办的时候,顿时一阵心酸,眼泪汪汪,哭喊他们。

日本兵把我带到宁海路,那里已经有200多个被抓来的人,他们都是平民百姓。日本兵用绳捆住每个人的手腕,四个人一排捆在一起,日本兵在两旁押着,把我们赶到虎踞关。到了虎踞关,我们被赶到一个凹地上,旁边有一个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临下架起机枪,几十个日本兵将我们围在中间。这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日军军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向我们射击,一颗子弹从我头上擦过,鲜血直流,我只觉得头上像挨了一闷棍,顿时倒了下去。停止射击后,我隐约听到用脚踢尸体的声音。当踢到我时,我没有动,后来就昏过去了。当我醒来时,已是深夜,日本兵早已走了。我从死尸堆里慢慢爬出来,满身是血污。我顺着原路摸回家,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到家后我敲门,母亲起来开了门,她见我回来,又惊又喜,赶紧把我头上的血洗干净,敷上香灰。这次总算死里逃生,侥幸活下来了。

17. 周凤英口述

周凤英,女,70岁

调查地点：西止马营

调查人：马管良、陈裕民

1937年冬月，我们一家人住二条巷，在大方巷难民区里，是旧兵工署的房子。日本军队12月13日进南京城后，就对老百姓实行大屠杀，简直惨无人道。我家十口人，就被日本兵野蛮惨杀了五口人。

我家婆母周洪氏，当时55岁；叔公周必富，51岁。我爱人兄弟五人：老大周永春，36岁；老二周永寿，33岁；老三周永财，30岁；老四周永林，27岁；老五是我丈夫，名叫周永其，24岁。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和我。就在日本兵进城大屠杀的第三天，即冬月十四日，早上八点多钟，有七八个日本兵将我们院子里的难民约100多人都赶出来，用铁丝网围着，一个一个进行检查，看头上有帽箍的，手上、肩头上有老茧的就拉出来，讲是“中央兵”，叫另站一旁。我家男人们是在止马营种菜的，他们弟兄和叔公手上抓钉耙，肩上挑担子，当然老茧是很厚的。日本兵叫我叔公周必富，夫兄永春、永寿、永财、永林等五人都站出来，说他们是中央兵，“死啦死啦的”。太阳快落山时，七八个日军将拉出来的百十个人都赶到阴阳营一个塘边，用机枪扫射死了。几天以后都无人敢收尸。十多天后才由红十字会将死尸掩埋了。

第二天，我婆母吓得将我丈夫和两个孩子藏在天花板里，将我送到金陵女子大学去躲藏。我家遇难的一天，正是三哥永财30岁生日的一天，所以记得比较清楚。可怜永财哥，在冬月十四日这一天，既是生日，又是死日，真正惨啊！我婆母一天之中死了四个儿子、一个夫弟，真是痛心极了，她在难民区还不敢哭，回到止马营家里就大哭，结果害了一场大病，三个多月才好。对日本侵略者的这一野蛮行动，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

18. 朱锡生口述

朱锡生，男，回族，70岁，秦淮区物资回收站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双乐园

调查人：刘玉银、杨正元等

我老家在安徽寿县,母亲在我刚周岁时就死了。大约在民国20年(1931年)的样子,因在老家生活不下去,我爹就带我来到南京,他挑高箩、卖废品,我就跟着他收集破烂,父子俩勉强糊口过日子。

民国26年(1937年),我22岁。日本兵进攻南京,是阴历冬月十一进城的。进城前,我和父亲一起到了难民所,当时是叫福音堂,即现在的十九中。没几天的一个下午,大约快四点钟,日本兵进来抓人,我装病躺在地上,用被子盖着,并拿出难民所的一个证明条子给他们看,日本兵不看就撕了。当时连我抓了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我也不认识。被抓后,日本兵就把我们三人往河边上带,走到河边时,那两个人就被日本兵用刀砍死了。有个日本兵要砍我,我求他们说,家里有80多岁的老人要靠我养活……说时怕他们听不懂,还用手势比划着,意思是老人的胡须很长很长。正说着,忽又来了三个日本兵,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们,就被其中的一个从背后用刀砍了我的后颈,一下子我就跌倒在地上。这时我心里还有点数,因我穿的是一个破大衣,就用嘴巴咬住衣领,逼住嘴不透气,装着已经被砍死了。过了几分钟,日本兵用脚踢踢我,我仍装死不动,听他们讲声“死啦死啦的”!就走了。这时大约已到傍晚五点钟了,天也黑下来了,我痛得难受,衣服上都是粘糊糊的血。想想天也黑了,日军也走了,赶快逃跑吧!于是,我忍着疼又往难民所跑。因满街都是尸首,我一路跌跌爬爬的,好不容易才又摸回到原来住的地方。看到我这个样子,父亲惊呆了,难民所的人又不敢让我蹲在那里,得到几个好心邻居的帮助,弄点香灰给我敷了一下伤口,赶在天亮之前,连夜把我背到一个较僻远的破草房里歇下。这时,只好由我父亲独自陪同我在一起。因为没吃的,饿了三四天,实在受不了,父亲又只好冒险带我回了家,幸好周围还有几个邻居活着,就跟人家讨一点吃的度命。挨到阳历年时,那天下雪了,刚听到皮鞋响,日军就进了屋,看到我睡着,就拉起我的膀子,看我手上有没有戴表,虽见我没有手表,却发现我颈上有伤,就紧抓住我进行盘查和追问。当时,我不敢讲被日本兵砍的,就用手势比划着,嘴里发出“轰”、“叭”的声音,意思是在说明被日机轰炸时受的伤,这样总算又逃过一关,把他骗走。以后邻居曾劝我去鼓楼医院医治伤口,我没敢去。我躲在家里躺了三个多月,约一

百多天,伤势才慢慢好转,才能起床活动。直到现在,我的后颈还留有三四寸宽的疤痕。

在我遭到这场大难时,我的父亲因受吓,又着急,老人家好端端的一个人,不久就被弄得痴呆了,到了第二年的9月里,也就死去了。我也因为身上有伤,干活困难,影响生活,一直到31岁才成家。对我的这段苦难经历,我家周围的邻居和我所在的物资回收公司的工人们是人人都知道的。解放以后,托共产党的福,我生活安定,现在因年老退休在家已四年多,每月享受公司给我的劳保福利。我老伴是两年前病死的,现在同女儿、女婿们一起生活,我还能帮他们带带孩子,料理点家务,晚年是过得好的。

19. 沙官朝口述

沙官朝,男,77岁,三轮车公司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通济门东关闸

调查人:战国利、杨正元

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南京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数同胞被杀害,我就是个幸存者。

抗战的那一年,我30岁,已成家,并有两个孩子。我以拉人力车为生。日军占领南京时,我们全家已从东关闸搬到沈家巷13号难民区躲避。几天后,因带的粮食吃光了,在那天下午三点钟,我就约了邻居六人(一个李铜匠的儿子、一个姓韩、一个姓荣、一个对门姓范的等,我们年龄都差不多),一起回家找粮食。走到鸽子桥泥马巷口,碰到四五个日本兵,看我们都很年轻力壮,就动手刺杀,和我同行的六个人,一下就被其中的三个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我吓得要命,拔脚就跑,当即被两个日本兵捉住了,有个日本兵用刺刀对着我肚子就是一刀,因我衣服穿得多,我又一让,刀刺偏了,从左腹进、右腹穿出。紧接着,日本兵又刺了我腰部一刀;还有站在我背后的那个日本兵,又从我背后刺了一刀。这刀正好刺在我骨头上,我随即咬咬牙把它拔了扔掉,忍着痛向前飞跑,一路鲜血直流。日本兵一看,就跟在后面追。因为我是拉人力车的,腿跑得快,

大街小巷又熟悉,故日本兵使劲追也追不上,就向我开枪射击,一枪又打在我的膀子上。他们总算惬意了,就哈哈大笑而去。我眼见六个邻居趴倒在地,统统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本身又挨了几刀一枪,受了刀伤、枪伤,心里又恨又急,就拼命地狂跑,抄着几条僻静的路,沿着木料市、小王府园一带直跑到难民区。回到难民区以后,伤口疼得不得了,我妻子看了很着急,搀架着我到了鼓楼医院,医生看后要我住院治疗。我住院住了11天,记得睡的是267号病床。住在那里也并不安稳,因日军要常到医院检查。医生嘱咐我,不能说是被日本兵刺的,就说是轰炸受的伤。果然有一天傍晚日本兵到医院,把我被子揭开来问,我就照医生嘱咐的话讲了,因天黑了看不清楚,也就侥幸搪塞过去了。等我伤口好些了,就出院回家,用中草药继续医治,治了很长时间,伤口才慢慢愈合,逐渐恢复健康。

20. 刘修荣口述

刘修荣,男,63岁,个体售货员

调查地点:黄鹍新村

调查人:吴传铭、刘兴林、何炼生等

1937年,我16岁,一家四口人(父亲、哥哥、弟弟和我),住在离江东门街约一里路远的地方。当时我们只知道形势紧张,没料到日军来得这样快,也舍不得丢下家里养的几头猪,所以没有到难民区去。冬月初九,雨花台吃紧,我们跑到江边,但无法过江,就返回来躲在水关桥,在那里住下来。

冬月十一日,天还未亮,有几个日本兵突然闯进我和哥哥住的屋里,用刺刀往被窝里乱戳。我小肚子上中了两刀,因隔着被子,伤口较浅,但伤痕至今犹在。我当时被戳得哭了起来,哥哥前来救我,立即被日本兵抓住,拖到门口,用刺刀乱戳,又向他太阳穴打了一枪,当场被打死了。几天以后,父亲才将哥哥尸体掩埋。

日本兵在江东门杀人很多。两天以后,我看见日本兵把国民党军俘虏集中在陆军监狱(就在我家附近)到大茶亭之间约两里长的距离内,用

刺刀捅,用机枪扫,整整杀了一天,尸体成堆,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我还看见曾被日本飞机炸断的江东门旧桥,已被日军用受害的中国平民的尸体堆接起来,上铺木板,当桥行走。

天暖雪化时,江东门一带血水满地,令人心寒。

21. 吴芝生口述

吴芝生,男,72岁

调查地点:月牙巷

调查人:徐朝春、董明征

日本兵进城前半个月,我们就从原住处大丁家巷38号搬进难民区,住在今华侨路附近。我和弟弟吴芝堃住在一处叫“仁庐”的房子,母亲和我的前妻蔡芙蓉另住一处。

1937年冬月二十三日(送灶节)上午,我同芝堃到德商西门子电器公司驻京办事处(今小粉桥附近)去买米,当时买米的人很多,正簇拥着买米时,忽然来了三四个日本兵,他们抓男人看头、看手,检查中央军。我原是给人抄文书的“录事”,心里也很害怕。我把芝堃朝人群里边一推,拔腿就跑,被日本兵看见,对准我的后脑勺就是一刀。顿时,血流得满头都是,沾湿了衣领。我装死趴在地上,日本兵踢了我一脚,看我不动就走开了。后来我弟弟和别的买米的邻居把我扶回家,用香灰撒在伤口上止了血。此后,我就躺在“仁庐”养伤,由弟弟照料。现在,我后脑勺的伤痕清晰可见,伤痕成凸型,长2.5厘米。

我的前妻蔡芙蓉,当时23岁,被日本兵拉走了。我岳父多方求人,找了一名叫苍义成的翻译给想法子,过了近一个月才把她放回来。

22. 黄广林口述

黄广林,男,66岁

调查地点:溧水县和风乡船桥大队

调查人:姜继安

解放前,由于家境贫困,我于1936年跟随父母及弟妹到南京,住在中华门龙泉巷七号,以做糕、团、蒸饭谋生。1937年因日军进攻南京,就被迫迁往五台山附近的一所难民营里。当年我18岁。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侵占南京城。12月14日上午,我约同住在一起的丁乃成(现溧水孔镇乡人)和其他两名青年(一名是现溧水县和风乡黄家大队甘村人,另一名是南京人)到中华门老家去看看。我们四人一同走到杨公井时,迎面遇见一队日本兵,牵着马、羊向我们走来,有两个日军走到我们面前,我心里想,可能要拉我们帮他们牵羊、牵马了。然而,这两个日军叫我们排成竖队,我排在最后面,一个日军举起枪来,把我前面的三个人一个一个打死了。待要向我射击时,我拔腿就跑,跑出几十米远,日军朝我打了一枪,没有打中。我跌倒路边的沟里。接着来了两个日军,先是在我左边腰上戳了一刀,我一翻身,又在我右膀子上部、右肋间、右腰上、背上戳四刀。这样,我被日军戳了五刀,有七个伤口,现在留下七处伤疤。我当时昏了过去。后来,我迷迷糊糊地好像听不到皮鞋声音,就撑起来想回家,走到街心时,又碰见两个日军,走到我面前,把我头上戴的汤罐头帽摘下来,摸摸我的额头和手掌,接着,他们又叽里哇啦讲了几句什么,也就走掉了。我忍着满身伤痛,硬拖拖到五台山时,已经是傍晚时候了。

我回到难民营,父亲、母亲一看到我,就抱头大哭起来。这时,我已浑身无力,支撑不住,也就躺倒在地上了。有两个同我在一起上街的人,当他们的妻子得知丈夫已被日军打死,嚎哭得多悲痛,多伤心啊!我的父亲、母亲看我衣服同血一起粘在身上,就用剪刀把我的棉衣服剪开来。当时我全身布满血斑,伤口里尽是黄水,他们就用破布、棉花揩伤口,并把我隐藏起来。幸好天冷,没有烂开,歇了两个多月,伤势才渐渐地好起来。现在想起来,这个不幸的遭遇,是多么的惨痛难忘啊!

23. 马金义口述

马金义,男,76岁,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腌腊加工厂

调查人:刘淑芳、梅嘉福、顾苏宁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 29 岁,和妻子住在铜坊苑五号。我在夫子庙一家小吃店当厨师。

1937 年 12 月 16 日上午九点多钟,我正站在院子里,有人猛敲院门,姓钟的邻居去开了门,随着进来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日本兵,他推着一辆自行车,身上挂着一把佩刀,看样子是个下级军官。他对我招招手,示意要我跟他走,我只好跟他出去。一路上只见街道两旁大火熊熊,日军正在纵火狂烧。我跟他走到三坊巷原来电报局的地方,门口挂着一块“清水大队”的牌子。进门后日军指着我说:“中国兵”。接着上来四五个日本兵对我拳打脚踢,把我身上的棉袍撕破,用黑布把眼睛蒙着,说死啦死啦的。他们解下我的腰带套在我的颈子上,两个日本兵一头一个,同时用力拉,待我昏死过去时,他们就松一下;等我醒来时,他们又用力拉。就这样一紧一松,使我几次昏死过去。

天快黑时,我苏醒过来,身上盖着一张芦席,躺在电报局后面的花园里,周围到处都是死尸,令人毛骨悚然。不久,有两个日本兵拿着两张芦席走来,向我踢了两脚,一脚正踢在我的左眼上,我忍着疼痛没敢动,他们以为我死了,就转身走了。

天黑了,四周听不到人声,我才慢慢爬到围墙边,墙外通高家巷四圣堂,靠墙的一棵大树下放着一个粪桶,我扶着树站在粪桶上,爬上墙头逃了出来。由于上浮桥一带有日军看守,不敢回家,只好到水仓巷舅子家躲了起来。由于左眼肿得睁不开,腿在跳墙时也跌坏了,行走不便,身体十分虚弱,卧床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后来听说看守上浮桥的日军撤走了,我才拄着拐杖回家。我的左眼从此视力衰退,半年就失明,我一辈子成了独眼残废了。

24. 周兆坤口述

周兆坤,男,70 岁,原在集合村粮库工作

调查地点:西芦柴厂

调查人:袁志明、汤云龙

1937 年,我家住在西芦柴厂 178 号,有父亲(时五十来岁)、母亲、哥

哥和我爱人共五口人。全家以编织芦席为业。日军进城前一天,我家搬到三岔牌(即现在的江东乡清江村)居住。

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我想出来看看动静,还没走到汉中门,迎面来了几十个日军。为首的一个日军手持指挥刀,走到我面前便砍,我头略往左一让,结果砍中了头的右上部,鲜血直流。幸亏我头上戴着厚棉帽,没想到它却起了点保护作用,不然早就没命了。后来经那个翻译模样的人说我不像是士兵,日军才住了手放走我。我忍痛捂住伤口回到家,就此再也不敢走出家门了。我头上伤口缝了十多针,养了一个多月才愈合,至今头上还留有三寸多长的伤疤。

25. 薛家林口述

薛家林,男,74岁

调查地点:栖霞山衡阳大队

调查人:张良、李家坤

我家住在栖霞山衡阳寺。1937年冬月,日本兵进了村。村上的人走的走,躲的躲。我没有来得及走,被日军抓住了。两个日军逼我带路,去找花姑娘。日军踢开陈德山家大门,走近灶边,揭起锅盖,发现一锅热气腾腾的稀粥。一个日军歪着脑袋,嗯了一声,意思好像是说:烧了这么多粥,人到哪里去了?另一个日军问我:“花姑娘的,有的?”我顺口回了一声:“没有。”这个日本兵一气之下,猛地拔刀朝我砍来。我头一歪,想躲过这一刀,只听“锵锵”一声,东洋刀砍到了我的嘴上。我什么也不顾了,调转身子,拔腿就跑。拐了弯,转了巷,日军被我甩掉了,我钻到后山的树林中躲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上下嘴唇被切成四瓣,左边大牙被砍掉五六颗,血从下巴直往下滴,汗打浑身往外直冒,疼得要命,也不敢喊叫。

这次,我死里逃生,虽算活过来了,但嘴上的疤痕却永远记录着日本侵略军的罪行。

26. 张文泉口述

张文泉,男,回族,72岁,南京钢铁医院退休职工

24 幸存者调查口述

调查地点：估衣廊后街

调查人：井升安、丁亚庆

1937年前,我家住在大辉复巷10号。日军侵犯南京时,我住到金陵中学难民区内,由于难民较多,中学内只有一口井,水不够吃,我外出挑水。1937年冬月十四日清早,我刚走到外面,就碰到一队日军,将我挑水的担子夺下来,摔在地上,用脚踩掉桶底,并把他们身上背的东西卸下来(约40斤),强迫我代替他们背,押着我跟着他们队伍走。大约在中午十二时,走到板桥,他们又强迫我给他们烧饭吃,烧好后又怕我下毒,要我先尝,然后他们才敢吃。吃过饭,又来了另外一队日军,其中有个骑马的,因马的左脚掌掉了下来,他就钉马掌。没想到马可能由于护疼,就突然飞起一脚,恰巧踢在他的嘴巴上,他的脸顿时肿了起来。这时,那个日本兵火了,就拿我出气,立即从身上拔出东洋刀,对准我的小腹狠狠戳了两刀。因为我的腰带是用消防帆布管带做的,很厚实,被戳当时还没有感到疼。下午,又跟着他们继续出发,大约走了四五里路以后,总觉得身上有点热乎乎的,自己用手一摸,才发现满手都是血,这时才感到疼痛难挨,可又不敢吭声,只好用腰带把伤口扎扎紧,暂且止疼。

到了晚上,与我同时被抓的马大福等人,悄悄告诉我说:“趁天黑日军看不见,我们快逃跑吧!”我听了这话,就跟着他们一伙拔腿跑了。不料,刚跑到江宁桥北,后面的机枪就突然响起来了,跑在我后面的几个人,统统被打死了。这时,我知道是跑不掉了,就没有再跑,又被日军将我重新抓了回去。与我同时再次被抓的,有张道全(句容人,30多岁)、余胜颜(淮安人,30多岁)等两个人,又被日军勒令在江宁“张而生药店”替他们烧饭。腊月二十日,又随日军到了南京升州路,我们三个一路商量着怎么逃走。到了黑廊巷,我们就跑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躲了起来,任凭日军怎么大声叫喊我们,我们死也不答腔、不出来,他们奈何不得,也就走了。我总算得了生,又回到了难民区。

27. 苍开甲口述

苍开甲,男,67岁

调查地点：玄武新村

调查人：张登凤、田梅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时，我20岁，住玄武湖老岭洲（现动物园），已结婚，并有一个1岁多的男孩。全家靠我在玄武湖捕鱼为生。由于日军扫荡，早上妻子带着小孩躲进芦苇，晚上再回家过夜。

1938年元月2日，中午一时左右，我在家烧中饭，突然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闯入，问我要花姑娘。我说没有，他们很恼火，其中一个拿起手枪对着我的腹部开了一枪，子弹从腹部贯穿，我倒在地下，流血不止，昏迷不醒。因父亲已被日军抓差抓走了，家中哪有人来救护我。等日军走后，乡亲们回来见我这种惨状，都以为我死了，就把我抬到一个地洞里。等我苏醒过来，我见有个死人压在我身上，我吃力地推开他，又挣扎着爬出地洞，看天时已是下午五点左右了。晚上，等我父亲逃回来，才把我接回家。以后用膏药治疗，伤口虽慢慢好了，但疤痕至今仍在。

事后我才知道，压在我身上的那个死人叫周太山，是在我受害之后被日军打死的。

28. 李翠萍口述

李翠萍，女，58岁，现在浦口三河乡政府工作

调查地点：浦口三河乡

调查人：蒋霈、王家春

1937年我家住在现在的雨花公社集余大队。家有继父、母亲和我三人。阴历十一月的一天，继父到河边洗菜。我人小，跟继父去玩。继父在前，我紧跟在后。突然，日本兵打来一枪，子弹从继父的右腰打过，又穿过了我的左肩。继父死了，我受了伤。接着，日本兵又向我母亲开了一枪，子弹穿过母亲的右肩。我一家三人，短短几分钟里就一死两伤，说起来真惨呀！

29. 侯吕清口述

侯吕清，男，69岁，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碑亭巷

调查人：李小珍、陈小敏

南京沦陷时，我躲在牯岭路难民区避难，后因生活无着，提心吊胆跑出来，想找点生活出路。不想刚到珠江路口，就被一群日军拉去，给他们扛稻草到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去。在途中，有两个一道被抓的难民被日军用刺刀戳死。到中央党部后，也不给吃喝。第二天早晨，日军用手榴弹在该部后边塘里炸鱼，逼我们难民多人脱光衣服跳下塘去捞被炸死的鱼。当时正是严寒天气，我们从塘里起来时，皮肤都冻紫了。日军又叫我们站在火堆边烤火，谁知四个日军抬着我们一个难民在火上燎，用以取乐。（他们）把他燎得浑身是泡，就被扔在一边不管，又不给吃喝，整整挨过了三天，才侥幸被放了出来。

30. 周长荣口述

周长荣，男，64岁，农民

调查地点：石佛寺

调查人：徐化龙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17岁。1938年3月，我挑着一担秧草朝家里走，路过叶学诗家门前时，放下担子，休息一会。由于饥饿，又到石佛寺去买点吃的，路上遇上了几个日军，日军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农民，割秧草的。日军不信，说我是当兵的，把我抓到石佛寺后院进行审问，并进行毒打。两个小时后，被庙堂中一个年约40多岁名叫叶南的和尚救了下来，可是日军在临走的时候，还用枪托捣断了我的脊背骨，留下终身的残疾。

31. 张从贵口述

张从贵，男，79岁，北山门菜场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桑树园

调查人：肖仲煌、尹长风

1937年冬月,日军侵占南京才几天。那时我家住在宝塔山,日本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只好向外逃难。路过江东门,走到江东门桥上时,从桥边的芦席棚内,走出几个荷枪实弹的日军。他们不问青红皂白,竟将我们同行而且互不相识的九个人抓去,指手画脚,叫我们做抱稻草、铺床、烧饭等杂事。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等日军吃完晚饭后,天已经黑了,他们把我们九个人叫到一个铁丝网围着的操场内,逼我们全部跪下。两旁各站着一名日军,以防我们跑掉。另有九个日军,各持一支上了刺刀的枪,朝我们身上刺。第一刀正刺在我的腰部,因天气很冷,我穿着棉衣,这一刀没有刺着我的肉。第二刀正刺到我的颈部,顿时鲜血直流。没一会工夫,由于流血过多,我昏倒在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日军也就以为我死了。到了深夜,我苏醒过来了,借着月光,我看到其他八个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下,周围一片血迹。我仔细听了听,没有一点动静,我猜想日军大概都睡觉了,就拖着沉重的身子,爬到铁丝网前,滚出了铁丝网,掉到了沟里。我又忍着伤痛,爬了一里多路,在一块坟地里歇了一会儿,看到周围有稻草灰,就抓了一些垫在地上,就地躺下。由于伤痛,实在睡不着,熬到天亮,看到一些难民从这里经过,我就跟在他们后面。由于我身上有血,难民怕我连累他们,不让我跟他们走。到了毛公渡,这儿离我岳父家不远,我就到了他家。岳父用刚剥下的鸡皮贴在我的伤口上,伤慢慢好了,我也算死里逃生幸存下来了。

32. 彭玉珍口述

彭玉珍,女,67岁,菜农

调查地点:东花园

调查人:李美华、刘升孝

1937年冬月十一日,日军侵占了南京。一天,我到白鹭洲河里去洗尿布,被在城墙上的日本兵看见了,就对准我开枪。没有打中要害,把我的右腿打伤,鲜血直流,不能动了,后来是我丈夫彭兆喜把我抢救回家的。从此,我右腿就残废了。

33. 王如贵口述

王如贵,男,57岁,现在淮阴县工作

调查地点:云南路

调查人:廖美庆

1938年阴历正月初,我从安徽全椒县回到南京,住白下路南首巷1号。当时我只有10岁,为了维持生活,随家人在现在的建康路邮局门口卖茶。一天,日军巡逻队过来,我没有向他们鞠躬敬礼,一个鬼子兵上来就给了我一刺刀。当时因生活困难,没钱医治,伤口溃烂,过了很长时间才好了。现在我右膀上还有刺刀刺的痕迹,伤痕看得很清楚。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终身难忘的。谁无父母?谁无子女?当父母被日军任意凌辱时,做儿女的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父母,这种痛苦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我母亲被日本兵捉去,扒光她身上的衣服,将两个铃铛挂在她的两个奶头上,然后赶进磨房去推磨,直到磨完之后,才放她回家。我永远把这种凌辱牢记在心头。

34. 龚玉昆口述

龚玉昆,男,67岁,水运公司轮驳大队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石梁柱大街

调查人:李文奎、刘雯、冯中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我17岁,在三汊河扬子面粉厂(现在是有恒面粉厂)看大门。我亲眼看到日本兵屠杀中国同胞的暴行。

从三汊河到水西门,尸体遍地都是。单就这一段,万人坑就有五个:老虎门附近一个,水西门附近一个,汉中门外黄土山下一个,三汊河高鼓村对面一个,大同面粉厂(现在鸡鸭加工厂)后门仓库外一个。这五个坑,以后都被尸首填满了。

日本兵进城第三天,我亲眼看见日军在三汊河抓到早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兵100多人,叫他们排成一字队形,被日本兵一个个地捅死,真是惨不忍睹。

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我被日本兵赶到有恒面粉厂的楼上。在楼上我看到日本兵在三汊河抓到七个中国兵,叫他们各自挖一个坑,日本兵用枪打死六个,倒在坑里,叫第七个中国兵,把前六个人的坑填平后,日本兵叫他“开路”。这个人是七个人中的唯一幸存者。此人和我们在一起呆了几天,名字叫王有道,是河南开封人,不久他就回老家去了。

1938年3月,我只身一人出来,在三汊河一带捡一点柴火烧锅,被开澡堂的杜文甫和徐三老板看见,向日本兵诬告我是小偷。日本兵把我捆绑在大同面粉厂门口的柱子上,放军犬把我全身衣服撕破。我腿被咬伤,右耳被戳破,可是残暴的日本兵又用东洋刀背在我头顶砍了两刀,当场昏了过去。醒来后,由翻译官说情,才放走了我。迄今我大腿和头部还有伤痕。

35. 王芝如、夏淑琴口述

王芝如,女,72岁;夏淑琴,女,55岁,中山陵园管理处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小荷花巷、竹林新村

调查人:孙宝珍、龙顺河等

王芝如:

日军进城前,我家就住小荷花巷。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时,我家留在中华门内新路口家中的九口人,有七口人被杀害。留下两个小女孩,7岁的被刺伤,3岁的被吓呆。被刺伤的这个侄女就是现住中山门外竹林新村的夏淑琴。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随丈夫带着两个小孩到难民区去避难,父、母、姑子、姑爷及五个侄女留在家中。原来准备到了难民区以后,叫丈夫回家接家里的人,哪知道到那里以后就不能出来了。二十几天以后回家一看,家中躺着七具尸体。父、母、姑爷被杀害了,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被活活糟蹋死了,7岁的侄女被刺了几刀昏迷过去,3岁的侄女被吓呆,最小的侄女被日军戳死了。当时的惨景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我丈夫看着这些尸体急得发疯,最后找来一个棺材,卍字会给了四块板,又用家中大橱,草草把丧事处理了。

夏淑琴：

王芝如是我的舅母，她说的全是事实。日军侵华时，我们一个大门里住着两户人家，一家是回族，四口人；我家有九口人，共十三口人。日军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枪杀了我们两家十一口人：邻居家四人和我家七人。只幸存我和一个妹妹，当时我7岁，妹妹3岁。我背脊被戳了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留有疤痕。

36. 周文彬、周文鑫口述

周文彬，男，47岁，现在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工作；周文鑫，男，59岁，现在百子亭粮站工作

调查地点：鱼市街卫巷、四牌楼

调查人：曹义富、秦景峰

周文彬：

听我奶奶和母亲说，日本军队侵占南京时，我家逃难到江北九里埂，到那里后，腊月二十一日，母亲生下我。有一天下午日本兵去九里埂扫荡，全家人躲避日本兵，我一个人睡在摇篮里，天快黑了，房子又深，日本兵不敢进去，发现屋里有一摇篮，就打了两枪，一枪打在我的左脚上，打掉三个脚趾。当时我还没满月，留下终身残疾。这个情况，我的哥哥周文鑫知道。

周文鑫：

周文彬是我的弟弟。大约过了春节，阳历二月初的样子，日本兵坐汽艇到我们住的围子（九里埂卞洲围），我母亲躲起来了，我和奶奶、两个弟弟没有走。当时我小弟周文彬没满月，睡在摇篮里。我们人全被赶出来站在外面。日本兵见屋里有个摇篮，就朝摇篮打了两枪。小弟在摇篮里哭了起来，日本兵哈哈大笑。天黑以后，日本兵走了，我母亲回来掀开被窝一看，弟弟左脚前三个指头被打掉了。

37. 朱有才口述

朱有才，男，67岁，湖滨饭店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唱经楼西街

调查人：曹义富

1937年12月，我帮人家做烧饼，师傅叫尹永发（已死），住东瓜市金陵女子大学门口。每天晚间做饼，第二天一早卖饼。日军中岛部队进南京城三四天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很冷，烧饼卖完后，我和卢广有（现住唱经楼东62号）、叶小栓（现住九江市）三人去许老太烟酒铺喝酒取暖。刚进酒店，日本兵就来了，把我一人抓去，在上海路排队上卡车，当时已有三四十个青年人排着队。我听说日军把我们的人拉到水西门全部杀死，我想，宁愿在这里给他们打死，也不能给拉去，使家里人无法收尸。这时我排队站在第一个，卡车停在上海路口，路上有行人来往。日本兵在后面喊上车，我就靠汽车边溜掉了，日本兵没有发现，也没有人喊。后面的人全部上车，汽车往汉中路开去，上车的人一个也没有回来。我从上海路出来后，吓得我躲到小店许老太放棺材方子的房子里迷迷糊糊地睡觉，家里人以为我被拉走杀了，急死了。天黑我又上班去打烧饼，他们见了我又惊又喜，都说我命大，真是死里逃生。

事隔一个星期左右，我家里人想吃烧饼，我说外面很危险，你们不要出去买，我给你们带回来。那天早上，我包了20块烧饼，走到陶谷新村时，路上行人很少，只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在我前面走，我连走带跑急于赶回家，不一会就赶过了这个小伙子。忽然一声枪响，惊得我回头一看，只见小伙子倒下去了。这时我离小伙子只有10多米远，吓呆了，站在那里不敢跑，也跑不动，直愣愣地看到两个日本兵跑上来又打了小伙子一枪。我想这下要完了，只好听天由命了。日本兵跑到我面前，见我拿了一大包烧饼，就拿起烧饼吃起来。他觉得好吃，就全部把烧饼拿走了。我虽空手而归，却留得了性命，总算20块烧饼救了我一条命。

38. 梅福康口述

梅福康，男，63岁，在梅山村代销店工作

调查地点：梅山村

调查人：秦金文

1937年12月的一天下午,200多个日本兵来到了梅山村。我们这个村是一个有六家二十来人的小村。日军一进村,就拳打脚踢地把全村人赶到了外面。到了晚上,他们把年轻妇女集中起来关在一间屋子里,把男人关在另一间屋子里。深夜,女人们趁日本兵打瞌睡时偷偷跑了。第二天早晨,日本兵发觉了,把男人们毒打了一顿。后来,日军又用手榴弹在塘里炸鱼,用刺刀逼我二哥和其他人下塘去摸鱼。我二哥这时正发高烧,天气又冷,从塘里上来时,浑身发抖,口渴得难受,想喝水,就在日军烧着的火堆旁倒点热水喝,正要喝时,被一个日军夺过碗来向二哥头上砸去,把二哥砸得头破血流。

我们村外的田地中间有个小土堆。日本兵吃过鱼以后,将我家祖母、父亲、二哥、外甥女、三个堂兄和我八口,加上村里的四个邻居,总共12个人,一起赶到小土堆旁,要我们围着土堆脸朝外排成一圈,然后用布条将人与人相互的手和手都捆绑、连结起来。待捆好后,日本兵就残酷地向我们这群人圈里摔手榴弹。在手榴弹爆炸后,还唯恐我们没有死,又凶恶地跑来,举起刺刀在我们每人身上捅几刀。可怜我的小甥女,因被刀刺痛得难忍,叫了起来,随即就被日本兵用手将她卡死。我本人的耳根周围、颞部和舌根都被炸伤,又被捅了三刀:胸部两刀,屁股一刀。在这次受害的12个人中,死了10个,最后幸存的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邻居。我家八人,七人惨遭炸死。

日本兵以为我们全部被炸死了,放火烧了全部房子。我的哥哥原已被日本兵抓到邻村烧饭,他看到本村着了火,跑回来,才发现我还活着,将我抬到附近山上,每隔两三天转移一个地方,过了二十来天才脱离危险。我的舌头两三年不能转动,话也说不清楚。

39. 孙玉泉口述

孙玉泉,男,65岁

调查地点:群英北街

调查人:李恂义

我原来的名字叫孙景波。1937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南京后第三

天,我们一家人从北祖师庵逃到阴阳营避难,我却被日本兵抓走了。当时与我一起被抓走的有很多人,看样子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去集体枪杀。我一面跟着走,一面盘算着如何逃生。当走到玉泉路时我就急中生智,趁日军不备,冒险溜出队伍,抄附近的小路飞跑,终于使我侥幸逃出来了。事后,为了纪念我的逃出地点,庆幸自己的死里逃生,就把原来名字改为现名,叫作孙玉泉。

40. 杨全和口述

杨全和,男,74岁

调查地点:大方巷

调查人:廖美庆

我怀着满腔怒火,控诉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我亲眼看到多少个中国同胞惨遭日军杀害,我就是千万个遭受日军残酷迫害中的一个。

1937年,我住在大方巷。冬月十一日,日军侵占南京城。冬月十二日下午,大约四五点钟的样子,天快晚了。我上街,在大方巷口碰到两个日本兵。他们叽里哇啦地给我讲话,我听不懂,他们举起刺刀就往我头上刺。我急了,举起左手向上一挡,头保住了,左臂前手腕后约一寸多的地方却被刺刀砍了一个大口子,深及骨头。这时日军来气了,又用刺刀在我左膀子上猛刺了一刀。正在这紧急关头,来了一个挂军刀的日本兵,似乎是个当官的,他给那个日本兵讲了几句话,那个日本兵就走了。我乘机逃回家,这时正是冬天,我穿着袍子、夹袄、衬衣等衣服,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的左膀子早被砍了下来。

几十年过去了,左膀上清晰可见的两处刀痕伴随着我度过了一生,它是南京大屠杀的活见证,每当我抚摸这伤痕的时候,心情总是不能平静。

大方巷一带,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是难民区,成千上万的逃难者居住在这里。我由于当时被日军刺伤,不敢贸然上街。有一天,我在自家住的晒台上看到日军把中国人捆成每四个人一串拉到池塘边(现南京化学厂一带)残酷地杀害了。

41. 许自强口述

许自强,男,64岁,二十八中学退休教师

调查地点:明瓦廊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善良的平民遭到蹂躏,血海深仇,永世难忘。

那年冬天,我们一家五口,随祖父母匆匆搬入颐和路难民区去避难。12月16日下午,有四个日本兵,身上背着枪,满脸凶样,来到我们住处,将门内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统统集中在大院子里排起队来,厉声吆喝,仔细地注视每一个人。当他们看到年轻的妇女,脸上露出可怕的狞笑,将他们看中的六个妇女,强行拖进屋去,进行奸污。院子里所有的人,特别是她们的亲属,没有一个不是心如刀绞,泪如雨下。过了一会,日本兵又来到了大院,嘴里吆喝着:“中国兵,有没有?有的,站出来!”不管他们说什么,没有一个人答话,气氛低沉。这时,几个日军青筋暴露,从人群中横蛮地拖出十几个青年男子,叫他们站在一边。我的一个25岁的叔父也被拖了出来,祖母痛哭流涕,在场的人个个哀声不已。这时,几个日本兵分散到各家强行搜掠贵重物品后,将我的叔父和十几个青年带走,从此生死不明、毫无音讯了!我叔父走后,全家人泣不成声,万分悲痛,尤其年迈的祖母,更是悲痛不已,哭得死去活来。老人的泪水流干了,最后双目失明,病在床榻,不久也就离开了人世。

日本兵走后还不到半小时,又闯进来五个日本兵,还是叫我们站到院子里,不问青红皂白,就用刺刀戳,用枪拐子打,院里的人,几乎无一幸免。就连我这个15岁的小孩也无缘无故被日本兵在小腿上戳了一刀,顿时血流如注,疼痛万分,至今伤痕还隐约可见。这时,院子里响起了痛哭声和叫骂声,当场有个老大爷倒在血泊中,又有几个妇女被奸污了!

祖父感到这里很不安全,便想回到原来的住处。过了几天,祖父对我说:“我带你到明瓦廊去看看!”我们祖孙二人刚走到宁海路口,看到路边有很多老百姓的尸体,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没有腿,有的肚肠拖到外面,甚至有的头颅也没有,真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路边的住房,有的被烧毁,有的被抢劫一空,有的连大门也没有。在一幢楼房门口,站着几

个日本兵，马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我们走到距离日本兵站岗不远的地方，日本兵喊了一句话，我们听不懂，可能是叫我们站住，我们只好站住不动。有一个日本兵上来用刺刀将祖父的帽子挑掉，随手在他胸口上刺了一刀。祖父用手捂住胸口，满手的血，连衣服也染红了。我急得无法，连忙把手帕递给祖父，可是一条手帕有什么用呢？祖父蹲在地上站不起来，日本兵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们，并将祖父推倒在地。过了一会，另有两个日本兵挥手叫我们走。祖父有气无力地对我说：“我们回去吧！”于是我便扶着祖父走回颐和路去了。没多少天，祖父的伤势日重就死去了。

日本兵的暴行越来越猖狂，每天都有好多次来到我们住所，记得12月20日这一天来过八次之多，每次最少二三人，最多七八人，他们抢掠财物，强奸妇女（就连60多岁的老妇人和年幼的女孩都遭到污辱），抓人杀人。这日子怎么过呢？门内五六户人家，大家计议，连夜动手，挖了一个地洞，早上除了年老的人留两三个看门外，其他人进洞藏身，傍晚出洞，这样过了半个多月时间。有一天，几个日本兵来向看门老人要花姑娘，老人答没有，一枪就将老人打死了。

搬进难民区时，我们这一门内有三四十人，经过短短十来天时间，就只剩下17个人了。日本侵略者就是这样在南京杀害了30万同胞，真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42. 伍必毅口述

伍必毅，男，65岁，南京市工商联退休干部

调查地点：孝陵卫

1937年，我家住升州路南侧的小彩霞街，我当时18岁。这年12月15日，我家的门被砸开了，闯进来两个日军和一个翻译。翻译说：“大家要欢迎皇军，不准再关起门。”然后，他们在这一带挨家翻箱倒柜，把各家所有的粮食都搜了出来，找出麻袋装起，叫我和马银东、伍贻经三人扛起，跟他们走。出门向西，走不多远，翻译又叫我们从斜对面把一部东洋车拉出来，把粮食放在车上，拉着继续向西，弯进了渡船口，一家一家地

把粮食搜出来,由我们三人拉着,向水西门方向去。被洗劫的人家,只有流泪,不敢吭声。

到了水西门口的日军驻地,粮食搬进了后厨房里,后门是南湾子,可巧这时一阵呜呜角声,日军都去集合了。我们商议,趁此走吧!我们分散地隐蔽着从这一家到那一家,到天黑时,都回到了家里。

到了腊月初三,天未明时,来了七八个日军,把我和堂兄伍必成抓到了,押到升州路上。我一看,满街是日军,还抓了几十个中国人,分别派在若干辆板车上,替他们拉车。日军驱赶着我们出了中华门,沿宁芜公路西去。路旁,不断出现中国人的尸体,路中间的尸体已被踏平,仅存一具人形。东善桥路边麦场上,堆积着无数中国军民的尸体,惨不忍睹。当日宿西善桥,我们被关进一间屋里,只给一盆饭团,门口有日军哨兵,不准外出。次日天明,继续向西走,午后至采石矶。伍必成因两天没吃过食物,体力不支,突然倒下。大家想搀扶他,凶恶的日军却用枪托向大家打来,并用刺刀向伍必成猛戳。我惊呼着丢下车绳,想去挽救,却被扇了两个耳光,用刺刀逼着我退回,必成二哥就这样惨遭杀害了。到芜湖后,我侥幸得到一个日本军官写的一张路条,趁机逃命,才得返回南京。现在,回忆起这一段辛酸往事,我是多么悲痛,多么伤心啊!

43. 苗学标口述

苗学标,男,78岁,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南湾子

调查人:马中炎、马管良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曾先后三次被日军抓着,亲眼见到日军杀、烧、淫、掠的暴行。

第一次被抓:日本兵进城时我住在陡门桥山东会馆内。12月14日上午,我被日本兵抓到莫愁湖对面许歪头鸭毛栈外,我一看空地上已有好几百人被抓来,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守着。后来又来了些日军,一个一个地摸被抓的人的头、肩、手、腿各部。他们叽叽咕咕地说着话,把摸过的人分为两边站。一直折腾到下午四点多钟,将拣出来的300多人说

成是中国兵,用机枪扫射杀死。射杀以后,叫我们这一边的人把死尸扔进塘里。我们扔着扔着,也就一个个偷偷溜跑了。

第二次被抓:是被抓到莫愁湖,还是专门派我和其他被抓的人一起抬死尸往塘里扔。我抬了三四十具以后,又趁夜晚天黑偷跑了。记得我在回家的路上,从水西门外到升州路一带,遍地都是死尸。我回到山东会馆,多半是从死人身上踏过的。

第三次被抓:是12月17日上午十时左右,与我同时被抓的约有20多人。日本兵把我们抓到中华门外,又是要我们抬死尸。我们大约抬了几十个死人,把这些尸体一起埋在山脚下。日本兵又叫我们在雨花台路边上挖一个坑,约一米多深。坑挖好后,一个日本兵逼着我们的一个同胞下到坑内,由几个日本兵亲手填土把他活埋了。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心里多凄惨、多难受!后来日本兵又把我带到水西门外抬死人。水西门外的那座大桥有五个孔,我眼见抬去的死尸,足足填了两个孔。回忆当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44. 赵宗陶口述

赵宗陶,男,72岁,建明铸造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嘉兆巷

调查人:史学蕙、陈声华

1937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南京时,我在西郊双闸街做小生意。一天下午,枪声大作,街坊的人乱作一团,各自逃命。当时,我与邻居、教书先生陈有臣和木匠李文山等三人正在商量向何处逃避,突然,日本骑兵由板桥方向朝双闸街上飞奔而来,我们三人吓得不知所措。我急中生智,跑到街后水塘边隐蔽起来。他们两人由于慌乱,躲闪不及,被日本兵用马刀砍死。同时,日本兵开始放火烧房子,顷刻间,双闸街变成一片火海。我家的房子也被烧了,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只好跑到沙洲圩岳父家避难。

大约过了三天,日本兵又扫荡进了沙洲圩村。村口树上拴着一头牛,被日本兵一枪打死了。进村后,日本兵挨户搜查。有两个从城里逃

来避难的姑娘,被日本兵搜出后,拖进房里强奸了。有两个日本兵闯到我岳父家里,把我的帽子拿掉,摸我的头,看我的手说我是中国兵,“死啦死啦的”。就在这危急时刻,日本兵看到筐里的鸡,就丢开我去抓鸡,他们把四只鸡抓住就走了。想不到,真万幸,四只鸡救了我的命。

以后接连十多天,日本兵天天来扫荡。村里人看到这里已不是安全地带,就趁着一天雨夜逃出沙洲圩到南乡山区避难去了。我带着妻子,到谷里村我连襟家躲避。一天早晨,三个日本兵骑着三头毛驴闯进村里,把我和三个村里人抓住,叫我们跪下,正准备开枪打死我们四人。真是无巧不成书,村上一位老太太这时开门,飞出了一群鸡。日本兵看见鸡,也不开枪了,示意叫我们去抓鸡。没办法,我们四人共抓了八只鸡,用绳子捆扎好,交给了他们。几个日本兵狂笑着骑上毛驴就走了。八只鸡救了我们四人的命。

45. 高秀琴口述

高秀琴,女,64岁,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汉西门工商村

调查人:陆家骅

1937年,我17岁,随父在汉中门外织芦席,卖芦柴,以此维生。日本兵进城前,已有人去难民区。因我家没钱,与别的许多穷人一样,还留在家里。

日军侵占南京后,经常到城外我们的住处找吃的,见到猪、鸡就抓走。我们躲在自己挖的地洞里,清楚地听到地面上鸡飞狗叫声和杂乱的皮鞋声。

有一天,我到城里去,看到日本兵把手上有茧的人抓了八九辆卡车,拉到汉中门码头用机枪扫射死了。从上午九点钟左右到下午二时许,一直听到汉中门码头传来密集的枪声。枪声停止以后,我们合伙跑到那里,亲眼看到死尸堆满码头,惨不忍睹。过了一段时间,才由红十字会在淘炼厂附近挖了两个大坑,把尸体埋掉。

一天上午,我跟三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到汉中门挑酱回家吃。向

回走时,刚走到城门口,被站岗的日本兵挡住,说要吃我们挑的酱。当他们看到这些酱不好时,又不要了。我那时,头上戴一个破旧的头巾,脸上涂了脏,打扮得很丑的样子。我们刚要走,日军突然掀掉我的头巾,说我是姑娘,我说不是。他们二话不说,拉着我就往营房跑。路上刚好遇见两个骑马的军官,日本兵就停下来敬礼,回答军官的问话。趁此机会我就逃跑了。没跑多远,日本兵朝我开了三枪,其中一枪打伤了我的左前臂。回到家时,满手是血,红肿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才好。现在还有宽二厘米、长五厘米的伤痕。

46. 马忠山口述

马忠山,男,回族,69岁,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评事街

调查人:蒋宝霞、刘维玉

抗日战争前,我家居住在中华门外雨花路98号。父亲、大哥、三哥都是伊斯兰教的阿訇,二哥在码头上做事,我则靠经营小杂货店谋生。在日本军队进城前约一个月,我就随同母亲、三个姐姐、大哥、二哥和一个妹妹到江宁县水荆墅的亲戚家避难,家中只留下老父马明春、三叔马明庆和三哥马忠华看家。

日军进城后就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家所在的雨花路是首当其冲。12月14日,父亲他们正呆在家里,突然隔壁开豆腐店的一个妇女(她是一个寡妇)慌慌张张跑进来,说有几个日本兵企图侮辱她。我父亲得知这个情况后,赶紧带她到后门,帮她逃走了。紧跟着前门冲进来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要找刚才跑走的那个女人。他们不由分说就里里外外搜查起来,自然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恼羞成怒的日本兵认定是我父亲他们放走了女人,迁怒到他们身上,竟对我父亲、三叔、三哥这样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下了毒手,用刺刀将他们活活捅死,随后放了一把火将房子烧得精光。被烧的还有和我家相连的十多户人家。当时我们躲在乡下,并不知道灾难已降临到我家。直到1938年2月我大哥从江宁县回到南京,才从邻居那里得知了事情的详细经过。在回民掩埋队的协助

下,大哥将我父亲等三人的尸骨埋葬在雨花台南边的花神庙。

1938年4月,我家在外逃难的人回到南京。由于原先的房子已被烧光,不能再回原处,只好通过热心的回族老乡帮助,在大香炉的一家回民空房子里住了下来。

就这样,我家的三个亲人和全部家产,都断送在凶残的日军手里。像我们家遭受的苦难,只是当时南京人民遭受日寇疯狂烧杀淫掠的缩影。

47. 姜根福口述

姜根福,男,54岁,在长江航运管理局工作

调查地点:下关

调查人:彭如清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我们一家原有八口人,就是父、母、两个姐姐、三个弟弟(本来我还有个大姐,因为家里太穷,早已送给了人家)。全家原来住在一条破船上,为了躲避日军,父亲带我们暂时到乡下去躲一躲。我们把船向三汊河方向划去。到了石梁柱,小船漏水了,无法继续划行,只好弃船上岸,沿着圩堤向前行走。岸边虽然有十多间比较好的房屋,居民都逃走了,但这里容易被日军发现,我们也不敢住。为了隐蔽一些,父亲带着两个姐姐,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兄弟,分开躲进芦苇丛,相隔一百米左右,以便照应。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小弟弟饿得慌,哭着要吃奶。这时,正有十来个日军从堤上经过,顺着哭声找来,他们发现了我的母亲,就拉出去要强奸。母亲抱着弟弟反抗,灭绝人性的日本兵,从母亲怀中夺过孩子,用力摔在地上。母亲哭着扑向已被摔死的小弟,日本兵从背后向母亲开了两枪,把母亲打死了。日军走后,父亲找来一些木板和草席,把母亲和小弟弟埋在芦苇岸边。因为找不到更安全的地方,所以仍在芦苇丛中躲藏。第三天,日军发现了我父亲,又将他抓走,从此一去就杳无音信。又过了两天,日寇又来到芦苇丛,看见我11岁的二姐,竟要强奸她。二姐逃跑,跑到现在的河运学校附近,被日军抓住了。二姐连骂带踢与日军拼打,一个日军抽出军刀,将二姐从头劈为两半!

就这样几天之内,日军枪杀了我母亲,摔死了我弟弟,刀劈了我姐姐,又抓走了我父亲,使我家破人亡,姐弟四人失去依靠,不得温饱,过了好多年的流浪生活。

48. 陈光秀口述

陈光秀,女,67岁,南京千斤顶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红旗新村

调查人:郭立言

我出生在江宁汤山镇许巷村。1937年12月间,日军先头部队从我家住地附近沿公路进攻南京。农历冬月初八,我父亲陈智松留在家中看家,日本通信兵沿公路回收电线,正巧我父亲到稻场上去搬草喂牛,被日兵枪杀身死。冬月十四日,村上忽然出现大批日本兵。当时全村有近200户人家,日本兵把全村的100多个年轻人,集中在打稻场上,全部敞开胸怀,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戳死。我的亲弟弟陈光东也在其中。有个叫时大林的,日本兵复查时,发现他没有死,又戳他几刀。每戳一刀,就听他喊一声“我的妈呀”,就这样惨死了。回忆起来,真叫人心疼呀!还有刘应志和时先二人,被戳了几刀,因未戳中要害,后被他们家的亲人救护,伤口用布包扎起来,经过一段时期伤口渐渐好了。湖山煤矿工人崔义财,由于机智,在日本兵戳人的时候,他顺着倒在死尸之中,幸免于难。这三个当年的幸存者几年前已先后去世了。

日本兵残忍成性,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当时村上艾家四兄弟:艾红来、艾根来、艾义生、艾仁义,被日本兵抓住,像扔麻袋一样,活活地砸烂死了。还有一些从外地被日本兵抓来做苦力的人,事后也被日本兵用刺刀将心肝五脏都挖了出来。邻近村庄有个叫方老二的,被日本兵砍成两段,一段丢在大场岗,一段抛到六亩口;还有个刘老五,日本兵冲入门内,用刀把他头脑砍掉了,半截身子在门外,半截身子在门里。日本兵除了杀人外,还强奸妇女。苏仁发的老婆当年约40多岁,被日本兵按在我家床上奸污了;苏仁发家有个童养媳,才十五六岁,被三四个日本兵拖到时魏官家轮奸,造成下阴部红肿,流血不止,走路都困难。

日军血洗许巷村的罪行,叫人难以忘怀。我家除父亲、弟弟被杀外,我嫂嫂因躲避日军,在外边大山上生小孩,得了产后风病,不久即死去;我妈妈因夫、子被杀,也忧郁而死,一家人只剩下我们姊妹三人和两个内侄。

49. 刘福根口述

刘福根,男,57岁,现在蔬菜公司工作

调查地点:茶亭东街

调查人:杨新华、吉龙生

1937年冬天,一批日本兵来到我家所住的茶亭东街,到处抓人、杀人、放火、掳掠,无恶不作。一天,我家来了两位亲戚:象良明和他的儿子象连生,他们躲在我家的豆芽房。日军来抓民夫,抓到了象连生。象连生不愿去,日军就用枪托把他往死里打。我父亲刘保荣和我大舅李保田看见情况不好,就想跑,日军没有放过他俩,把他俩打死了。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三个木匠和两个过路人。日军还放火烧了四邻李德金家三间房子、朱凯林家三间房子,又把李德金的兄弟李德银抓去做苦工,在三汊河江边,李德银逃走,在中途西德河边(现在凤凰街)被打死。

象良明和李德金两位老人都还健在。象现住莫愁新村,李还住茶亭东街。

50. 薛世金口述

薛世金,男,71岁,南京线路器材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光明村

调查人:高秀兰、王文清、叶云

1937年12月的一天,天空阴沉沉的。我好不容易从难民营跑回武学园家中,多么想和母亲、妻子见上一面,叙叙离别之苦啊!谁知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就听到日军叽里呱啦的叫喊声,我们赶快分散躲藏起来,我躲在后院小屋的一个角落里,母亲和妻子钻进门口的地洞里,想用洞穴掩护身躯,保存生命。万万没有想到,这地洞却成了母亲、妻子的葬身

之地。

日军端着刺刀在前院到处翻腾,突然发现了洞口,用刺刀挑掉了堆积在上面的杂物后,逼着藏在里面的人出来。母亲刚出洞口,脚还没站稳,就被日军用东洋刀把头砍了下来,人头滚得很远。慈爱的母亲就这样无辜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我的妻子见到这个光景,胆战心惊地爬了上来。日军不问青红皂白,砍她一刀。这一刀砍在颈脖上,她昏迷地倒在血泊里。等她苏醒过来时,日军已经走了。她哭喊着我的名字,我听到她的惨叫声,跑出来一看,天啦!我的心都要疼碎了。我赶紧把奄奄一息的妻子送进鼓楼医院,又收殓了母亲的尸体。

第二天,我又被日军抓夫抓到了芜湖,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下,我无法逃脱。到第八天,我趁敌人不备之机,逃回到南京。刚进医院,就听人说我妻子已经死去了。她当时还怀孕在身。这时,我悲愤、忧伤、绝望,种种心绪交织在一起,不由自主地跑回空荡荡的家里痛哭一场。从此以后,我只身一人,孤独地自谋生活了。

51. 翟厚知口述

翟厚知,男,60岁,农民

调查地点:尧化乡

调查人:王前富、杜怀静等

1937年,我13岁。腊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和葛朝金等三人起早拾粪。大约八点钟左右,日本兵进村杀人放火。我爷爷和父亲是被日军推到粪池里活活淹死的。母亲抱着一个生病的小妹妹,东藏西躲,跟着人家跑。因为小孩子会哭,让日本兵知道就更不得了,所以人家不愿意我母亲跟着跑,我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忍心把我妹妹甩到塘里淹死了。日军不仅杀了我家的人,还放火烧房子,全村只剩下几间瓦房。

52. 李春香口述

李春香,男,72岁,退休职工

44 幸存者调查口述

调查地点：栖霞街

调查人：周士发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南京即将沦陷时，一部分日军沿着龙潭、东阳、栖霞、甘家巷等地，向南京城区进发。我家七口人，听到日军一路烧杀淫掠的恐怖情况，都十分害怕。栖霞街上许多人都躲进了栖霞寺难民收容所。我家的人，除了我父亲因舍不得家，又自以为是60岁开外的老人，独自留下看家外，全部都躲进了收容所。

栖霞山武家庄房，是栖霞寺的佃户居住的地方，当时我家也是佃户之一，故居住在那里。12月10日左右，日军路过武家庄房。他们看中了我赖以生的一条耕牛，要我父亲赶牛跟着他们走。父亲一则迫于日军凶神恶煞的喝令，二则舍不得那条耕牛，不得已只好赶着耕牛跟着走。当然，心神是不定的，加上眼睛本来就不太好，在即将到达甘家巷日本兵的宿营地时，日本兵嫌我父亲走得慢，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当时我们一家都躲在栖霞寺里，全然不知道这件祸事。当我们得知这一凶信时，全家悲痛万分，但亦无可奈何。后来遇到甘家巷附近的人，才知道尸体是被红十字会收埋的。现已隔了47年，每一想起，心情难免总是很沉痛的。

53. 葛金银口述

葛金银，男，67岁，农民

调查地点：板仓村

调查人：邓哲民、张兆富等

我家一直住板仓村。1937年，我父亲葛步广已60多岁。12月底的一天，日本兵闯进家中，抓住我父亲，要他去送烧饭的炊具。在路上，因父亲年纪大，走得慢。日本兵说：“你的不行的。”端起枪将父亲打死。母亲葛沈氏，也是60多岁，在自家院子里被日军抓住，日军问她是什么人，她答老百姓，便被一枪打死了。

父母遇难时，我们都逃难在外，当时并不知道。后来过了很长时间

我们才得知凶信,等到回来收尸,老人家的尸体已经腐烂了,连伤害部位都无法看清。两老的被害经过,是事后听邻居们说的。

54. 魏廷坤口述

魏廷坤,男,71岁,八府塘菜场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长白街

调查人:熊国华

我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之一。1937年冬日本军队侵占了南京城。那时我家住头条巷18号,父母急忙带我们躲到成贤街一座尚未竣工的楼房的地下室里。这里已经躲了三四十人。有一个炸豆腐干的人在洞口张望,被日军发觉,随手一枪打死。这样他们就发现了洞口,用刺刀把地下室的人一个一个逼出来。这时,我忽然发现墙边有一个尚未收口的烟囱,我钻了进去,躲了起来。接着,我听到外面响起了一阵枪声,我父母和其他的三四十人都被日本人杀害了。夜里,我从烟囱里出来,转到一个大管道内,几经周折,才得以存身。

55. 刘志发口述

刘志发,男,59岁,现在盘城乡磷肥厂工作

调查地点:盘城乡

调查人:伏世诚

我父亲刘林,母亲刘许氏。1938年父母都是41岁,同时被日本兵杀害。

当时,我家住盘城乡路陶村。1938年1月3日中午,浦六公路上一辆疾驶的汽车突然停在路陶村的马路边上,车上下来几个日本兵,直奔村里而来。村子里顿时鸡飞狗叫,大人喊,小孩哭,人们赶忙向村外逃去。日本兵边追赶边向人群开枪射击。我父母跑到村西头不远处,被可恶的日本兵打中。这些日本兵在村子里烧杀抢掠,无所不干,一直闹到天黑才滚走。晚上,村里人陆陆续续回来了,我们兄弟三人到处找爹、找

妈,几个乡亲把我父母抬了回来,可怜父母双眼紧闭,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只剩一口气了。我们兄弟三人扑在父母身上大哭起来。父母慢慢睁开眼,看着我们三个孩子,眼泪簌簌地淌。可是他们一句话也不能讲了,他们慢慢伸出手,用力抓住我们,眼里喷出仇恨的怒火。第二天,父母双双怀着满腔仇恨,永远离开了人间。当时我才12岁,二弟9岁,三弟4岁,兄弟三人成了孤苦无依的孤儿了。

56. 史家有口述

史家有,男,51岁,农民

调查地点:盘城乡

调查人:伏世诚

我家一直居住在盘城乡丁解村。解放前,家里很穷,从爷爷到父亲都是靠帮工糊口。父亲47岁那年,即1937年,家乡沦陷。12月15日,家里又断了粮,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偏遇顶头风”。不得已,父亲只好背着口袋外出借粮。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一直等父亲回来,等到中午,仍不见他回来。一家人提心吊胆地等呀、等呀,约到下午三点钟,爸爸背着好不容易借到的几斤米往家里赶,刚上马路(浦六公路),突然远方一辆日军的车子疾驰而来,爸爸慌忙让开,想快点躲起来。万恶的日本兵,那时常常拿中国人当活靶子打着玩。日本兵老远就看到了爸爸,端起枪就向爸爸射击,连打二三十枪,都没打中。爸爸赶忙躲在路旁的田埂下,狼心狗肺的日军哪肯放过,立即把车子开到爸爸躲藏的田埂旁,两个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叽里呱啦地骂着,端起刺刀就向爸爸猛刺,爸爸躲闪不及,喉咙、两肋、心口被连刺四刀,鲜血直流,当场就死去。日本兵见了,哈哈大笑,扬长而去。妈妈听到这不幸的消息,一下子就昏倒了。邻居们把爸爸尸体抬回来,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我们兄妹三人当时虽然很小,哥哥6岁,我4岁,妹妹才1岁多一点,也都跟着哇哇大哭。这段悲惨情景,都是我们懂事后听妈妈多次诉说的。

57. 汪玉华口述

汪玉华,女,53岁

调查地点：浦口公安街

调查人：周玮

1937年，我家住南京箍桶巷蔡家院，全家五口人：父、母和我们兄妹三人。年底的一天，我们全家正在吃早饭，忽听门外有人喊：日本兵来了！父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丢下饭碗赶紧躲在附近一幢楼房的防空洞里，妈妈跑到外婆家去了。日军搜查到我们这里，将躲在防空洞里的20多人全部拖了出来，逼着跪在地下。当时我才7岁，和其他几个孩子跪在墙角，吓得直抖。大人们不肯跪下，日本兵把他们推倒在地上，用刺刀在他们身上乱戳，结果被戳死、戳伤近20人。我父亲汪泰洪被日本兵用刺刀活活戳死了。日本人走后，我和哥哥、妹妹被一个受伤的邻居带到难民区交给我姨妈。后来，我姨妈回家看外婆，才知我妈妈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已被日本兵杀掉，而我外婆也在家里被日本兵杀害了。

虽然事隔多年，一提到这件事，我就伤心不止。

58. 卞正煌口述

卞正煌，男，76岁

调查地点：盘城乡

调查人：秦金文

1937年，日本军队侵入南京时，我29岁，我兄弟卞正明，19岁。1938年元月2号，我兄弟看到日本兵来了就往圩里跑，刚跑到村西天河坝头，就被日本兵连打两枪。日军把他打死以后，又把他的尸体丢到河里。1938年元月6号，我父亲卞克中和本村农民沈江子、卞正耀三人在屋前说话，这时从村东大路上走过来一队日本兵，他们走过村东屋小墙后，其中一个日本兵回过身来，朝我父亲开了一枪。这一枪，打穿了我父亲的右肋部，同时也使沈江子和卞正耀身上挂了花，致使我父死亡，他们两人受伤。我父亲死时是63岁。日本兵在五天之内，就连续打死了我家两口人。

59. 沈桂英口述

沈桂英,女,52岁,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西街

调查人:肖中煌

1937年,我家住沙洲圩,当时我只5岁。在我懂事之后母亲告诉我,阴历冬月二十二日那天,我家有四人被日军杀害:父亲沈传和,在郑家庄被日军打死;叔叔沈传元,在盈香庙(现南京中药厂附近)被日军用刺刀杀死;二伯伯沈传海,被日军带走,杳无音信;日军想强奸我姑母,因强奸未成,姑母跳入沙洲圩沈家庄池塘内,被日军开枪打死。

我家八间房屋也被日军烧掉。父亲死后,我母亲及我们姐妹二人,生活无着,不久妹妹也饿死了。

60. 杨余氏口述

杨余氏,女,1905年生,1984年调查后不久去世

调查地点:凤凰街

调查人:王梅影、郭嘉友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有七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当时,我自己养六个,另一个女儿是交给我住在伟子街的弟弟家寄养的。

1937年冬月,日军进了南京城,我从家里带着六个孩子,还有邻居家一个15岁的女孩,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哪晓得躲不住,很快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先用机枪向防空洞里扫,后又对准防空洞火烧烟熏。等到日军走后,结果我的六个孩子,以及邻居的那个女孩,统统被杀害死了,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活着出来。我又急又怕,就慌忙抱了一床被子逃命,冒着黑夜寒冷,抄直路一口气跑到伟子街我弟弟家里。这里要回过头来补说的是,当我领着孩子们躲到防空洞里的时候,正好我的丈夫不在家。等到他回家后,估计我们大概躲到防空洞了,就赶来寻找我们,不是冤枉不凑巧,偏偏又迎头碰上了日本兵,就被日军举起军刀活活劈死了。事后我才知道,在我丈夫要来寻找我们之前,曾遇到一

位老人,劝他不要冒险再找了,找也没有用,说不定已全部被杀光了……可叹我丈夫为了妻室儿女,没有听这位老人的劝阻,结果走在路上就被日军杀了。那时,我人蹲在弟弟家,心里却愁着丈夫的吉凶,实在待不住,就又回过头来去寻找丈夫。一旦上了路,恨不得插翅飞,遇河过河,哪怕水深天冷,走起来一歪一滑,跌跌爬爬,冻得发僵,冷得要命。拼命跑到防空洞,周围一看,连个活人影子也没有。从此我就家破人亡了。我失去了丈夫,自己的七个孩子,在防空洞里一下就死去了六个,其中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剩下一个寄养在弟弟家的女孩不久也病死了。

61. 许金凤口述

许金凤,女,75岁

调查地点:柴油机厂宿舍

调查人:郑兴仁、刘芳等

1938年初,我家住沙洲圩,那一年我27岁。一月份的一天,日本兵进了圩,我丈夫急忙躲在一个大橱里。哪知道,日本兵放火烧房子。我丈夫如果继续蹲在房里,就会被烧死。他无法存身,跑了出来。日军发现后,把他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了他的心脏,又向他头部打了一枪,从左边打进,右边出来,脑浆都流出来了。我丈夫死后,又被日军扔进塘里。

日军走了以后,下午四点多钟,我请人把丈夫的尸体打捞起来。正准备埋葬时,又碰上了日军,日军又放火把他的尸体烧掉了。

62. 郭桂氏口述

郭桂氏,女,82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

调查人:高鸿翔、陈和华、邹玉琴

1937年时,我丈夫家开菜馆。日本军队侵占南京后,把我丈夫抓去当苦力。因我丈夫是做生意的人,劳动力不强,挑不动日军要他挑的东

西,日本兵刺他屁股一刀,当时没有死,接着又给他下身致命处一刀,把他刺死了。我去找他的尸体,是在现积余村附近堆积的三层尸首底下找着的,后来就把他掩埋了。

63. 刘庆英口述

刘庆英,女,92岁,南京糖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红梅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打进南京,凶狠无比,杀、烧、抢、奸俱全,打死无数居民,抢去大批财物,烧掉不少房屋,强奸很多妇女,南京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的一家就是侵华日军大屠杀的受害者。我家原有四口人:丈夫韩老六,儿子韩小斌,儿媳和我。一天内被日军把丈夫和儿子两个男人都杀掉了。我儿子当时20岁,和房东张老板的两个儿子躲在屋内,日军查房时,查到了他们。房东家大儿子张老大,因脚上长烂疮,用纱布缠着。二儿子张老二当过兵,手上有老茧。我儿子因和他俩躲在一起,日本兵硬说他们三人是当兵的,当场被日军杀害。张家兄弟被砍掉头,死在家门前;我儿子被日军用刀捅死,共捅了九刀:肚子两边各四刀,手臂一刀,最后日军用棕绳捆住我儿子手臂上的伤口,把他拖到大门口,他就死去了。我丈夫韩老六这时也被日军抓住,看到儿子的这种被害惨状,难过得直朝儿子身边挣扎,却恼火了日军,就把他举起来,摔到水井里,接着又用大石头往下扔,就这样活活地连砸带淹,他也就死在井里了,死时只有45岁。我一天失去两个亲人,这使我伤心一辈子,也是一辈子忘不掉的。

64. 张朱氏口述

张朱氏,女,79岁,原在铁心桥粮库工作

调查地点:吴尚村

调查人:马金文、毛伟等

我们一家住在铁心桥吴尚村,我丈夫叫张文华。1937年阴历十一月

间,日本军队侵占南京时,我丈夫领着我和两个女儿避难住到贾家洼。

一天早晨,七个日本兵巡逻到村上,硬把我丈夫抓去,押到江东门毛公渡的一个桥上。这里就是日军杀人的屠场,当时桥下遍地都是尸体。有个日本兵就对准我丈夫开枪,我丈夫就随即倒在桥下的尸堆上死掉了,死时他才32岁。

由于贾家洼不安全,我只好带着两个女儿继续逃难。当时我正怀着孕,怕遇见日军再遭殃,所以白天不敢走,只得在晚上偷偷赶路,整整用了两个夜晚才到了牛首山下的赵家洼。在那里碰巧遇到了我的二弟朱万炳和三弟石全子。刚到没多久,日本兵又来了,他们不容分说把我三弟石全子从赵家洼抓到毕家洼的一个山坡上,一个络腮胡子的日本兵把他吊在树上,从他腿上割下一尺左右的肉,石全子疼得惨叫了两声,就昏了过去,鲜血顺着腿直往下流。狠心的日军又举起东洋刀往他头部猛劈,头被劈成了两半,脑浆迸出,活活被砍死了。他死时年仅22岁。

二弟朱万炳,不久也被日军枪杀,死时只有26岁。

65. 徐周氏口述

徐周氏,女,78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农村

调查人:李家坤

我家原来住在栖霞山岗下村。我丈夫叫王立顺,在南京城里做鞋匠。在日军攻打南京时,他就回家来了。

民国26年(1937年)冬月十四日,日军围剿岗下村。我和丈夫已经跑出村了,因为带着丈夫幼小的堂弟王立中哥俩——一个10岁、一个4岁,自小死了爹妈,由我和丈夫照管——哪能跑得快。刚到下坝桥上,就被日军拦住了。我们回到村头,看见场上架着机枪,田里跪着七八十号人。我们也被押到这群人里面去了。日军持枪挥刀,哇里哇啦喊叫,撕人衣襟,摘人礼帽,要找中央军。他们用刀背在我颈子上拖,吓得我直哆嗦,又把立顺从人群中拉了出去进行检查。立顺是做鞋匠的,成天修、绱鞋,手上当然有老茧,又是“白面书生”,块头又大,日军怀疑他。我再怎

么求情,日军也不理睬,他们将我丈夫和 20 多个年轻人带走,在陈家窑村前用机枪扫射死了。

立顺当时才 32 岁,多年轻啊! 晚上,我用竹床把尸体抬回。惨啊,他浑身是血,腋下被打穿了,手臂被砍了两刀,手指被砍掉三个。我抱着立顺哭得死去活来!

66. 郑永英口述

郑永英,女,71 岁

调查地点:栖霞镇钱家渡

调查人:钱敬宏、李家坤

今年我 71 岁。我 24 岁那年,日本兵到南京不久,丈夫就被杀了。

我的丈夫叫郑永福,日本兵打到南京前夕,就同我一起去江北逃难了。后来,我们接到信,说我父亲也将在某天某时过江。永福就按时到江边码头去迎接。他等啊,等啊,等了好久,因一直不见人影,怕出问题了,一急之下,他就搭船回家了。

真不凑巧,永福乘的船和我父亲乘的船,却在江中挨肩一擦而过,相互间走岔掉了。永福到了江南,又惦记自己的奶奶,不如接她一道过江,免得老人家在家无人照顾。

当天夜里,永福带着老祖母,还拉着一头牛,又向石埠桥跑来,小路老人不好走,就走大路吧! 不料在衡阳寺,撞上了两个日本兵,大祸就出啦! 我丈夫身材高大,年轻力壮。日军撕开他的衣襟,查看他的手掌,不分青红皂白,硬说他是中央军。永福说是良民,日本兵哇里哇啦,端起枪来,砰砰两下,我丈夫倒下了。可怜呐,活蹦蹦的人啊,一下子就没有啦!

永福死后,家中无人料理,还是村上人行了好事,在甘家巷赊口棺材,抬到对门山上摆着。

几个月后,我们才从江北回得家来。我失去了“大柱子”,带着两个儿女,还有老父亲,怎么过日子啊! 我靠卖菜,苦了十年,才还清了棺材钱。那些年头,我受的罪,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的丈夫,死得好苦啊!

67. 张玉英口述

张玉英,女,58岁,现在交电公司工作

调查地点:正洪街

调查人:林子英

我家原来在北京,家住北京宣武门外西草场胡同12号。父亲叫张慰曾,别名张幼明,为了逃避灾难,带着我母亲和弟妹共六人来到南京,临时住在山西路傅佐路内。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城内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那天,惨无人道的日本兵,手持刀枪,闯到我家来,见我母亲年轻,就兽性发作,要强奸她,勒令我母亲朝床边走去。我父亲见情势危急,就大着胆对日军说:“她不是花姑娘,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并指着我们四个孩子给日军看,而且我母亲手里还抱着个刚两岁的弟弟。日军一见,就大声吼骂“巴格牙路”,凶狠地推着父亲朝屋外走。我父亲辩解说:“我不能跟你们走,我的几个孩子还很小,要靠我养活。”凶恶的日军,哪容你分说,就举起刺刀向父亲刺来,父亲往后一退,被一刀刺在肩膀上,接着,日军又用枪打破了我父亲的后脑,我父亲一下子就被打死了。日军还不肯放过,用脚狠踢了两下,见我父亲已不能动弹了,他们才滚掉。

我可怜的父亲,为了全家的生存,辛辛苦苦地把我们从北京带到南京,而他自己却没有逃脱掉这个灾难。我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又是个小脚,寸步难行,带着我们弟妹四人(我最大,也只12岁),身居异地,举目无亲,房无一间,地无一亩,自我们失去父亲后,全家生活的艰难,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68. 马秀英口述

马秀英,女,回族,77岁

调查地点:白下区新巷

调查人:马艳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南京时,我家住下浮桥门西金家苑,全家

九口人到第三难民区(地点在现在的阴阳营一带)去避难。阴历十一月十四日,听说我的二哥被日本兵杀害了,我的丈夫金德泉带大儿子金同和出来找二哥的尸体,结果被日本兵抓去。当天下午四时左右,日本兵押着大批被抓来的中国平民去屠杀。他们的军队和机枪手走在前面,中间是中国平民,后面是日本的马队,走到第三难民区前面,用机枪进行扫射,我的丈夫也在其中。从十五日开始我就找他的尸体,找了20多天也没有找到。

我丈夫被枪杀后,家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我婆婆和妈妈由于没有生活来源,又想念儿子,两位老人在十天内先后死去。以后生活更加困难,我的二儿子和五儿子也死去了。这就是日本鬼子害得我家破人亡的惨状。

69. 李文如口述

李文如,女,69岁

调查地点:饮虹园

调查人:陈燕召

我家原住双闸红保村。1937年12月28日,五个日军来到红保村。我丈夫金德强和七八个壮劳力,躲在村里已烧毁的破房子里。因一天没吃东西,下午三时许,我丈夫出来看日军是否走了。不料被日军发现,把他抓住。日军发现我丈夫肩上有疤,手上有老茧,就说他是中央军,逼着他把衣服全部脱掉,跪在地上。当时,天还下着雪,日军将指挥刀压在我丈夫的脖子上,他一惊,日军乘势就将我丈夫的头砍落在地,踢了三脚,把我丈夫的头踢进田边的肥料坑中。那时,我已有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才几个月,以后就这样孤儿寡母过生活,说起来真惨呀!

70. 戴兴锦口述

戴兴锦,男,65岁,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栖霞镇新合村

调查人:张大发、李家坤

1937年冬天,日本军队打进了南京城,老百姓到处找地方逃难。那时我家住在张家库,在山窝里,是个“鸟不生蛋”的穷地方。因此,很多人都觉得这里保险,就到我们村上避难来了。我家住了一户姓李的,他的两个女儿都不小了。

我们住在一起,能够相互照应。后来,李家说我家人好,要把小女儿嫁给我。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做上人的都想了掉一番心事。于是两家老人,就匆匆忙忙地叫我们结婚了。

就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天,日军突然摸进了我们村子。我们跑也来不及了,急得在家团团转。日军进了家,要找花姑娘,亏得新娘一下扑到锅灶底下,一头钻进柴火中。我和她的姐姐都被抓住了。

当时,也许我的妻子心惊胆战,浑身发抖,使得柴草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日军端起枪就往柴草里打了一枪,没有发现动静,日军走的时候,虽把我放掉了,可却把她的姐姐抓去。

日军走后,我赶紧跑去救护妻子,见到她的大腿被打穿了,裤子让血染得红红的。后因战争年代,缺医少药,无处治疗,她不久就丧命了。多少年来,我一直感叹着我的这个前妻,我忘不了她就是婚后第二天被日本兵杀死的。

71. 金家仁口述

金家仁,男,回族,71岁,安乐园菜馆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户部街

调查人:沈兆琴、阎家林

日本侵略南京时,我家住宁海路福英里一号。有一次,日军进行大搜查,把人全部赶到街上来。我当时的职业是厨师,天天拿菜刀,所以手上有老茧。日本兵看我年轻,手上又有老茧,就把我从人群中拉出,立即绑起来。并说:“你是中国兵。”这时已经绑了很多。我的妻子当时在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避难,四邻看到我被绑以后,跑去告诉她。她立即赶来,抱着我哭喊着说:“我丈夫不是当兵的,他是厨子。”正在这时,一个日本军官走过来,问干什么的,日本兵说“中国兵”,我妻子说我是个厨

子。日本军官问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厨子。他在我身上反复检查了几遍，也没查出什么名堂。这时我说：“我真是厨子，不信你看我的裤带，上面都是油。”没料到我的话刚说完，那个日本兵就狠狠地用大皮鞋朝我妻子的小肚子上踢了一脚，妻子被踢到老远的地方，休克过去了。我被带走，和其他被绑的人一起送到清凉山，用机枪进行屠杀。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被人松了绑以后，立即去看妻子，并把她送到鼓楼医院去抢救。我妻子只住了三四天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那时，我父亲在大行宫 288 号开菜馆，被日本中岛部队抓到长江路，叫他杀猪剥皮。因他是回族，坚决不干，日本兵把他狠狠打了一顿，关了起来，过了个把月才放出来。

72. 郑周氏口述

郑周氏，女，86 岁

调查地点：西九儿园

调查人：周顺华、曹慧芳

日本军队进城时，我家住石门坎。我公公（即丈夫的父亲）住进了华侨招待所难民区。有一天，公公不放心我们，回家来看看，走到八府塘附近东文思巷对过，就是现在的茶炉边，被日本兵拦住，先是搜身，见没有什么东西，就打了我公公一耳光，并说“死啦死啦的”，一个日本军官抽出指挥刀，在我公公的颈子、胸口、肚子上各刺一刀，当即倒在大街上，躺在血泊里。再等我跑去找找到公公的尸体，已被狗啃坏。我公公那年已经 81 岁了，日军对这么个老人下如此毒手，实在太残酷了。

同一天，我一个侄儿因住难民区吃不饱回家来，我做了点东西等他回来吃，也是走到八府塘，他就被日军砍死了。

后来，我搀着 12 岁的儿子去难民区，走到东文思巷胡家园后草房边，被日本兵看见，这些强盗不由分说，对我儿子颈子上刺了一刀，我儿子哇的一声倒地，等我跑过去拉他时，可怜的儿子已经咽气了！

73. 孙育才口述

孙育才，男，56 岁

调查地点：西洋巷

调查人：殷冬梅、于凤林等

1937年以前，我家住在雨花台西洋巷，当时这里的住户不多，我们以放牛为生，家境贫困。

1937年阴历冬月初八日晚，中央军伤残人员大批退下来。冬月初十，日本兵侵占了西洋巷一带。老百姓东躲西藏，在一个骡马房的地洞里，躲了27个人，我家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和我都躲在洞中。冬月初十下午五点多钟，日军发现洞口后，就用烟熏我们出来。我父亲发现后，对大家说：“赶快上去，不上去会被活活呛死的。”于是大家哭着爬了上来。日军叫大家排着队出去，用刺刀一个一个刺死。我5岁的弟弟吓得大哭，被一个日本兵拎过去摔在地上，活活地摔死了。父亲的头部、肩膀被戳，躺倒在地上。姐姐肋下也挨了一刀。我看到家人都被刺倒在地下，也吓得倒了下去，才幸免一死。我的母亲以为家里人都死了，就往家里跑，日军追上她，一刀砍在左边脸上，一块被砍下的肌肉耷拉在脸上，牙齿也砍掉了几颗。夜里，父亲叫家里人快跑。我们跑过一片菜园后，一家人又跑散了，我和姐姐在一起，父母在一起，第二天早晨又碰到了一块。我们逃到沙洲圩，便住了下来。

躲在洞中的27个人，除我家四口人和另一人死里逃生外，其他22人都被杀死了。我二伯也惨遭毒手。

74. 杨义兰口述

杨义兰，女，68岁

调查地点：太平路

调查人：刘君

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我和丈夫到六合乡下避难。我老公公朱再兴在南京太平路开林园浴室，日军侵占南京时，他守店未走。日军进城的第二天早上，日本兵来喊开门，我公公去开门，哪知门一开，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被日军一刀戳进了胸口，当场身死。我的叔公朱再祥，见哥哥开

门未回,就端着面盆到门口去看。他看到日本兵以后,掉脸就往回跑,被日军赶上,从背后刺了一刀,又刺死了。同时被戳死的还有三个跑堂的职工。叔公死后,留下5~7岁的三个小孩,十分悲惨。

75. 范兰珍口述

范兰珍,女,58岁

调查地点:龙虎巷

调查人:贾玉凤、章华明

1937年冬,为了躲避日本兵,我随母亲、哥哥范有林、姐姐范兰甫跑到赵家桥。那时我刚11岁,跟着农民和家里人到芦苇荡里躲藏。有一天,三四个日军乘着汽艇向我们追来,到了水浅的地方,日军就下水追。追到了我哥哥,一个日本兵叫我哥哥背他过河。哥哥知道芦苇荡里躲着很多人,在背时就把日军歪到了河里,他和日军搏斗了一阵,被日军用枪打死在水里。到了晚上,几个农民把哥哥的尸体从水里捞上来,我母亲和姐姐看到哥哥身上被打了几个洞,哭得很伤心。特别是姐姐,更是伤心透了,她想自己是个女流之辈,不知哪一天遭日军的毒手,急得跳河自尽了。母亲接连失去了两个亲生儿女,简直是痛不欲生。这种悲惨情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76. 傅左金口述

傅左金,男,72岁,原在西善桥窑厂工作

调查地点:能仁里

调查人:郑兴仁、刘芳等

1937年,我29岁,已结婚。我家住西善桥窑场。这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村里人突然喊着日军要进村了,于是大家纷纷躲藏,我和母亲、妻子跑进了附近山上。大约三点多钟,母亲要我回家看看自家的房子。黄昏时,快到家了,遇到村里的一个熟人,他劝我不要回去,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我半信半疑地躲在草堆里往村里看,果然我家的房子和邻居几家

的房子都被烧着了,而且机关枪乒乒乓乓响个不停。回到山里,决定和妻子到岳父家躲一躲,当夜赶到岳父家。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日本兵又来了,岳父给了我30元钱,叫我们快跑。他自己却不愿离去,守在家里,被日军一刀砍下头而死。岳母跪着扑上去,被日军一枪打中脚后跟,由于兵荒马乱,没法医治,烂了几年后死去。我侄儿当年12岁,和他奶奶隔河相望,吃饭时,他要到奶奶那边去,刚跑上桥,日军一刀把他的头砍了下来,滚落到河里。日军在南京杀人无数,有一家十三口人,大大小小全被杀死了。我亲眼看到日军把几百个老百姓,集中在现在锅厂的空地上,用机枪扫死。

77. 张道富口述

张道富,男,80岁,原在白下区酱品厂工作

调查地点:洪武路

调查人:战国利

解放前,我在南京鱼市街福和酱园店帮工。1937年底,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我们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避难,福和酱园店的老板余学其和我的本家弟弟、福和店店员张道金也住在一起。1938年2月,刚过春节以后,日本兵到难民区来抓人,一看见男人,就检查头上有没有帽箍印、手上有没有老茧,如果有就认为是当兵的,抓去杀掉。当时抓走了很多人,店老板余学其和我弟弟张道金因头上有帽箍印也被抓走了,被押到五台山上用机枪扫死。当时有上万人被杀害。

78. 杨品贤口述

杨品贤,男,回族,70岁

调查地点:侯家桥

调查人:吴义梅、何炼生

日军侵占南京前,我在乐古斋商店当学徒,家住小彩霞街六号。1937年冬季,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城,我们全家五口人搬到上海路豆菜桥

难民区避难,目睹了侵华日军一桩桩惨无人道的暴行。现在我别的不讲,专门讲讲日军借发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的罪行。有人说难民区登记时,有五关难过:一是光头关,二是手上老茧关,三是肩膀上老茧关,四是头上帽印子关,五是套头的卫生衣关。在这五关上死的人很多。这个话一点不假。

日军进城将近两个月时,就把豆菜桥难民区里的幸存者约数百人都赶到华侨路兵工署大院内,说是要发良民证,让我们回家安居。当时,大院中间摆着方桌,日军军官站在上面,台下是汉奸翻译詹荣光,桌子四周是难民,外圈是日军包围着。汉奸翻译说,“皇军”传话给你们,只要领了良民证,各人就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是良民的站一边,是军人的站到另一边。当时,人群中无一人站出来。无奈,日军又以举手的办法,要中央军举手,结果仍无动静;又要良民举手,此时呼啦一下子大家都举起了手。日军官见此大怒,下令把青年全部拖出去,有一个男青年被日军拖出去又跑回来,连拖三次,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后来,被拖的青年不敢再跑回人群了。青年难民被全部拖出后,日军就把剃光头和手上有老茧的青年当作中央军押上三大卡车拉走了。我当时留着长发,手上也无老茧,得以虎口余生。第二天,同院有一个被抓走的青年逃了回来,他说日军把他们拉到汉西门外河边,用机枪进行集体屠杀,他因事先倒下,未被击中,夜间从死人堆里爬出逃回。

我们领了良民证后,就搬回家居住,沿途尸体到处横陈,惨不忍睹。走到陡门桥时,看到一根电线杆上吊着一长串人耳朵,就是用麻绳把一只只耳朵叠串起来,从电线杆顶端直挂到离地有一人高处。从这可以看出,日军杀害了我多少同胞呀!

待城内稍为安定后,我写过《劫后余生回忆录》,可惜年久散失。但日军的残酷暴行,却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79. 翟经纶口述

翟经纶,男,69岁,玄武区废品回收公司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三茅宫

调查人:周秀英、汤云龙等

1937年,我在首都警察厅第一厅任班长,家在六合县,有父母、哥嫂和妻儿。日军侵占南京前两天,我奉命撤离,没有走成;想回六合,又无船渡江,只得到难民区投奔姨父。12月14日,我和姨父一家在陶谷新村一个国民党官员未建成的小洋房里住了下来。这期间,我东逃西躲,逃避日军的大屠杀。曾在汉西门被日军抓去为他们做饭两天,幸得返回。现在,我将我所目睹的日军借发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的暴行揭露于后:

有一次,日军在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门口贴出告示,说为了使平民安居乐业,不遭坏人破坏,特发“安居证”,持证者可自由活动于街巷。告示贴出后,告示前聚集了几千人,都认为这下可好了,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忽然日军军官带着汉奸出现在人群面前的台阶上,向平民训话。一个中国通说,本市平民百姓不要惊慌,今天发“安居证”,每人都有。其中有当兵的,你们也是被抽壮丁入伍的,家中有父母兄弟姐妹。现在“皇军”“开恩”,遣送你们回家,是士兵的都站出来。汉奸扫视一下人群,见毫无动静,又说了一通“慈悲”话,结果有几十人举手,当即被“请”到前面,每人还发了一包香烟,载上卡车;第二次催促,又有几十人举手,又被“请”上卡车,送了出去。这样左一次右一次,一批一批,轮番送走。我姨父以为这还不错,就叫我举手站出去。我因不知日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贸然举手。1000多人被送走了,剩下的人仍然不少,于是日军设三道关卡,让每人通过,进行检查。见到年轻人,检查尤为严格。当检查到我时,我把姨父母说成是自己的父母,左右两个日军对我左看右看,不让我通过,我说我父母在这里,还有弟妹,我们一家都住在难民区。日军看了我们好一会才放行。不能通过这一关的年轻人有几百个,与举手自认是士兵的人一样,被运往中华门外,晚上被集体屠杀了,并焚尸灭迹。其残酷的程度,简直难以用言语表达。

80. 刘世尧口述

刘世尧,男,82岁

调查地点:丰富巷

调查人:何月英

1937年农历冬月初六,正是我父亲过70生辰的前两天,南京城内居民纷纷跑反找生路,听人说五台山划为难民收容所,总部设在五台山永庆寺内。我父母亲和我前妻跑到云南路口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楼下住了下来。冬月初八,收容所总部来人联系,说已成立国际救济委员会第三十五难民收容所,要我和太平路美最时皮鞋店负责人担任小组长。当时住在三十五收容所的难民有2000余人,拖儿带女,扶老携幼,都认为住在难民区能保证生命的安全。冬月十几的一天上午九点左右,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军人,一进收容所就开枪打伤一人,随即抓走数十人。到晚上,只见太平路、中华路一带火光不绝,日本兵开始杀烧淫掠。

冬月十四日,我在农业专修科二楼,看见日本军队在云南路口抓人,凡是路过此地的中国人,都被拦住。到十点钟,把集中起来的数千名中国人带走,到中午的时候,听到机枪声不绝于耳,真是“只听枪声响,没见一人归”。收容所后面有一个小塘,日军把从湖南路抓来的中国人,五人一排跪在塘边,开枪杀害。过了几天,在塘中发现83具尸体。另一次,日本兵将数百名中国人带到清凉山附近的一个大防空洞里,把人推入防空洞中,先用汽油燃烧,再用机枪扫射,将数百人活活烧死。每到晚上,日军就到收容所来抢走年轻妇女,进行奸污。

后来,日军还借发“安居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我亲眼看到日军在宁海路发“安居证”的情景。有个汉奸叫詹荣光,据说是江西人,他站在汽车上讲:凡是被抓夫的、抽壮丁的或是被迫当兵的,要一一说出来,“皇军”不杀你们,有饭给你们吃,还发路费给你们回乡;凡是不讲的,查出来统统杀死。人们听到汉奸的话,误以为真,竟有数千人站了出来,被日军用汽车运走,全部枪杀了。

81. 陈万珍口述

陈万珍,女,61岁,农民

调查地点:雨花区河南村

调查人:滕桂珍、杨新华

1937年农历冬月十一日,日本军队侵占了南京。冬月十二日这一天

上午,日军抓走了我的伯伯,随后又将他押送到积余村附近王华明家里。王家的三间房子当时已关满了难民。过了一会,日军又把这些难民押到附近的一个大茅坑里,用几张大桌子卡在人头上面,然后在桌子上面加上干柴点燃,使得桌子和人一道化为灰烬。日本兵走后,我去找伯伯时,伯伯已和所有的受难者一道,被活活烧死在茅坑里。

82. 葛仕坤口述

葛仕坤,男,74岁,农民

调查地点:燕子矶笆斗村

调查人:李春明、陶俊

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时,我们全家从许家村搬到江北去住了。但我时常回到许家村来。记得1937年12月的一天,我亲眼看见日本兵在许家村月亮山用绳子把400多名中央军捆起来,叫他们跪在地上,用机枪把他们全部扫死。当时从乌龙山到许家村沿路都是死尸,过路人都要从死尸身上踩过去。我们村长周明旭带人沿路挖坑,把死人就地埋葬。

在老十亩地,我还亲眼见到六七个日本兵把一个姓葛的妇女,拖到我家进行轮奸。此人现在还健在。

83. 钟声、钟诗来、张春山钟声口述

钟声,男,59岁,从雨花区农委退休;钟诗来,男,60岁,退休工人;张春山,男,84岁,南京港务局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棉花堤

调查人:邹玉琴、陈积华等

我们三人都世居上新河棉花堤。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了南京,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从上新河至双闸被杀死的有上万人,棉花堤街200多户人家的房屋几乎全部被烧光,只剩下王家的房屋未被烧毁。日军的暴行最没有人性的是杀人祭马。

日军有一匹战马被流弹打死,地点在棉花堤街郭光贵家现在的住址。为了纪念这匹马,硬逼着棉花堤的一些老人把马拖到现在的拖拉机站埋葬。埋葬以后,日军把埋马的人杀了九人,把人头砍下来,放在马墓旁,还竖了一个牌子,上写某某大队军马。这件事,说起来就叫人气愤,日军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

84. 高瑞玉口述

高瑞玉,男,80岁

调查地点:白下区龙王庙后

调查人:周子廉、杨正元

我自幼在山东长大,是枣庄人,抗战前是军阀抓夫到南京的。在南京还未沦陷之前,我经朋友介绍,就在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做事。那时的红卍字会,在小火瓦巷有个分会,地点就在我住的附近,下关也有分会,现在是区房管所的房子。日本兵进城以前,红卍字会专门办慈善的事,如放赈等。日军进城后,满街尸首,都是被杀害的同胞。红卍字会就组织收尸埋尸。当时有两个班,一个班负责收,一个班负责埋。我是埋尸班的班长,这个班共有99人。埋尸地点主要是在雨花台两侧、宪兵操场,汉中门外城墙根、中山门外城边都埋过。埋尸的人每人穿一件褂子或背心,有的因来不及做,也有的是袖章,作为符号。我是穿的褂子,褂子的前胸后背,都有卍字,有的帽子上也有卍字(当时我还拍过照片,后来找不到了)。卍字是白底红字,褂子颜色为深蓝色。埋尸的坟很大,一个坟就有千把人,上面覆盖芦席和泥土,我这个班经手埋的有几千人。当时埋的尸首,有全尸的,也有没头没腿的,我们就用钩子拉,扔在坑里,一天埋多少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埋得少,就先把坑扒好,埋尸工作我干了好几个月,直到第二年秋天。

搞埋尸的还有一个崇善堂。这个团体就设在洪武路拐进去的一个大门里,他们埋尸的情况我就不大清楚了。

85. 施惠云口述

施惠云,男,67岁,南京毛纺厂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花露岗

调查人：邵荷月、赵玉珂、高芳简

我原在万竹园种菜。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我们一家人跑到五台山难民营。我在粥棚里煮粥，每天给我60个铜板。有一天，红十字会的崔主任来找我，他说：“你带二十个人去抬死人，每天给你4毛钱。”我找齐20个人以后，称为红十字会的第一班，崔主任叫我当班长。我们从1938年3月份开始收尸，一直到8月份才结束。头一天，收内桥、南门桥到水西门一带的死尸。当时到处都是死尸，由于收尸的人手不够，又由20个人逐步增加到160人，分两个班收尸。每天管门东、门西、三牌楼地段，最多一天收过800多具尸体。特别是到收尸的后期，由于有的人被杀的时间较长，天气又热，尸体已经腐烂了，我们就用铁钩子来抬。每天收到的尸体，用汽车送到望江矶、汉西门和下关一带埋起来。我们拖的尸体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和年轻的妇女。

86. 崔金贵口述

崔金贵，男，70岁，东方机械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武学园

调查人：战国利、杨正元

我在抗战前是赶马车的，日本兵进城以后就没法干了。在我们家住的附近有个崇善堂，是个慈善团体，满清时就有这个堂，我小时候就知道的。崇善堂在抗战前，冬季施棉衣、施粥，夏天施茶水。日本兵进城以后，崇善堂找人收尸、埋尸，有些过去抬棺材的和我这种闲着没生活来源的人就去了，一天弄块把钱。我去的时候天已较暖，大约三四月光景。头一天是到水西门外二道埂子金华酱油厂，在这个厂酱油缸打捞尸首，都是日本兵把中国人扔进去的，还有别处收来的尸首。因为天暖了，尸首气味已不能闻，干了一天，我就不想干了。同我一同去的还有一个我过去赶马车的助手王小洋，但他不同在一个队里。第二天就没去，想做小生意做不成，过了几天后又去埋尸了，前后干了个把星期。埋尸时，每

人发一个背心,前后都有字,白底黑字,写的“崇善堂”,记得还有个关防,走在前面的还有个旗子。因为那时候还比较乱,不然日本兵会乱抓乱杀的。埋尸就在附近挖坑埋,或拉到原来的壕沟扔下去,填些土;埋的尸首,都没有多少整体,工具就是铁钩子。那个酱油厂,就是现在第二制药厂的前身。埋尸的时候,埋的人不计数,是按天算钱,但崇善堂有人跟着专门计数的。同我一起参加埋尸的王小洋,五年前不在世了。干了个把星期后我就不干了,这时别人还在干。我做小生意时,到下关看到过草鞋峡那里尸首最多,尸首都被波浪冲到沙滩上。还有鱼雷营死的人也很多。

87. 沈锡恩口述

沈锡恩,男,回族,76岁

调查地点:鸡鹅巷

调查人:井升安、刘兴林

日本军队进南京前,我家住在鸡鹅巷礼拜寺。一家九口人,父母亲、我们夫妇和五个孩子。我和父亲都是伊斯兰教的阿訇。

1937年阴历十月底,因为形势紧张,我们搬到豆菜桥28号难民区,住在二楼。冬月十二日,日本兵一进城就烧、杀、抢,闯进哪家哪家就倒霉。豆菜桥来了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闯进我家。我家后屋的邻居李扩飞,是个28岁的姑娘,她看到日本兵进来,机智地抱着我家三岁的女儿月云,坐在我们的身边,想以此显示她已是有孩子的妈妈了。日军看她长得漂亮,把月云硬从扩飞手中拉出,一下摔到墙角,把扩飞连推带搽弄到后房强奸了。我家孩子被摔得半死不活,眼睛直向上翻,没过两天就死了。以后扩飞母女躲进金陵大学,但日本兵还不断来缠她,母女俩感到走投无路,跳进金陵大学池塘寻死,幸好被人救起。

1938年农历正月,许多回民受害者的亲属一起来请求我和马长发、王寿仁、戈长发、麻子和、张子惠,还有我父亲沈德成等几个回民阿訇出来收埋尸体。我去找当时维持会的负责人孙叔荣(回族)帮忙,并自己作了臂章作为身份证明,组成了回民掩埋队,开始收埋回民尸体。

我们收埋的第一具尸体是看管鸡鹅巷清真寺的张爸,他60多岁,死时趴在地上,因为曝尸时间太长,尸体都开始腐烂了。按照宗教习惯,要先清洗尸体,再举行土葬。清洗尸体,首先得脱掉衣服,很多尸体衣服已没法脱下,只好用剪刀剪开。土葬也没有平时埋得那么仔细。当时,由胆大有力气的人收尸,我和几个身体较弱的人举行仪式。

埋尸的地点,主要在红土桥(今广州路)、冬瓜市(今南京师范大学)、五台山三处,红土桥、冬瓜市埋得最多。还有九华山等地,都是离死尸较近的地方。

我们一直工作了三个多月,天天都有人来找我们去收尸,少时一天二三具,多时七八具,一般都是四五具,有时照应不过来,就分成两个组。最初是埋一具登记一次,以后无法再逐个登记,收埋的总数不下400具,而且都是鸡鹅巷清真寺周围被杀的回族人。收埋的尸体中,男女老幼都有,有母子二人被害后倒在地上,小男孩才七八岁,头朝着他妈妈,死得很惨。当时南京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乌龙潭里漂满了尸体,偌大一个塘,几乎看不到水面,水也成了红的。九华山下也堆满了来不及收埋的尸体。现在一想到那时的情景、提到那些地方,就心惊肉跳。

88. 麻子和口述

麻子和,男,回族,87岁

调查地点:堂子街

调查人:刘向军、刘兴林

我原来是水西门灯笼巷清真寺(今已不存)第七代大掌家。1937年日本兵进南京城之前,我和老婆、两个孩子住在二条巷,父母亲住豆菜桥。还有二女儿跟随我姨丈逃往重庆,以后不知下落。

日本兵进城后个把月,难民区内的回民阿訇组成了“回民掩埋队”,准备收埋回民尸体,我也在其中。我记得旗子中间写个“卍”字,一边写着汉文,一边写着回文,用竹竿挑着。每个人都戴着臂章,上面画着个太阳。掩埋队里,王寿仁、马长发、沈德成算是负责人,其他还有沈锡恩(沈

德成之子)、戈长发等。我当时是负责按我们回族传统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开始时,有的把尸体送来,有的叫我们上门。清真寺内也放了很多尸体,因为时间长了,都散发着臭味。埋葬的地点在今省中医院对面的山上和五台山等处。

因为教堂的掌家是不干这一行的,加上一家老小无人照看,我在掩埋队不到两个礼拜就退出了,记不清埋了多少尸体。

89. 金××口述^①

金××,女,回族,72岁

调查地点:四龙街

调查人:杨其庠、朱桂兰、刘镇西

1937年冬天,日军侵占南京后,我住在汉口路难民区。一天夜里,几个日军闯进难民区,把我从睡梦中拖起,用汽车拉到一个地方,对我进行了奸污。第二天黎明,把我放回。和我一起受难的有十多人。

90. 陈××口述

陈××,女,61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

调查人:孙有姐、张学林、王玲

1937年,我才12岁。当时住在双闸乡,有一天,几个日本兵到了我家,要我跟他们走。当时我已没有父母亲,只有唯一的亲人奶奶。我害怕,不跟他们走,他们就打我。我乘其不备,拔腿就跑,他们紧追不放。我钻进草堆,被日军用刺刀挑出来。就这样日军把我强奸了。又有一次,我被几个日本兵追赶到江边沙滩上,日本兵向我开枪,我便装死倒在地上。日本兵的兽行,我有口也难以诉清。

^① 原书在收录遭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受害者的证言时,未公布受害者姓名。

91. 金××口述

金××,女,67岁,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宝塔山

调查人:肖中煌

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前,我丈夫被国民党军队拉夫走了,当时我已怀孕。我父汪贵之,是挑理发担的,时近50岁。12月日军攻占南京,我父亲带我到上新河李家理发店避难。有一天,日军闯入我家,把我往外拉,父亲见此情况,进行阻挠,把我往屋里拉,日军狠狠朝我父亲打了几个嘴巴,朝他身上捅了几拳,他被打伤了,我也被日军强行拉走。我父重伤后,不能做手艺,就去要饭,两个月后因伤重死去。我曾多次被日军拉去奸污。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说不完的。在江东门,我亲眼看到几个同胞被绑起,洒上汽油,活活烧死。一个老太太的乳房被割掉。在江东门桥的两边都是死人。

92. 张××口述

张××,女,69岁,农民

调查地点:双闸乡

调查人:耿玉峰、高静萍

1937年冬月,因我听说丈夫董良余被日军捅了三刀,第二天我就偷偷跑到出事地点去探望他,哪知却被日军看到,他们就想抓住我。我就拔腿逃跑,他们就追,开枪打。子弹从我肩膀上方穿过,没有打中。后来,终因我跑不过日本兵,被追上了,就立即上来五个日本兵,对我进行轮奸。当他们走后,我已不省人事,昏迷过去了。这些狼心狗肺的坏家伙,不知糟蹋了我们多少中国人。提起这件事,我心头的怒火冒三丈,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93. 张××口述

张××,女,61岁

70 幸存者调查口述

调查地点：南捕厅

调查人：沙志华、张美云

日本军队攻陷南京时，我们家住在竹竿里，因为没有来得及搬到难民区去，就躲在家里。12月14日，我父亲到竹竿里鸽子桥头去看看情况，不料碰到两个日本兵。这两个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就用刺刀向我父亲戳了几刀，他老当即倒在血泊之中，被无辜杀害了。第三天，有个女人哭着翻尸体找她的丈夫，把我父亲的尸体翻出来了。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叫我妈在万家棺材店里赊一副棺材，用被单将父亲的遗体包包，请几个人抬到宫后山上埋掉了。

隔了几天，日本兵又将我家的门踢开，冲进屋里乱搜。我们躲在厨房的柴堆里，被搜了出来。日本兵把同我们一起的人都撵走后，把我和另一个女人奸污了。我那时才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呀！

94. 杨××口述

杨××，女，回族，67岁

调查地点：大辉复巷

调查人：梁素荣、盛桂兰、马秀英

1937年冬月十一日，日军进城。我当时20岁，结婚两年，生一个小孩才六个月。我从南门外宝塔山家里，跑到楼子街背后姨婆家。冬月十三这天，我出门淘米洗菜，被三个日本兵发现并对我进行轮奸。我丈夫马××见此情景后，出来阻挠，被日本兵用枪打死了。

95. 马××口述

马××，女，回族，61岁

调查地点：小礼拜寺

调查人：蒋宝霞、戴广梅

1937年我才14岁，住草桥清真寺。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的第

一天,我看到五六个日本兵用刀戳死一个男人,吓得赶快回家躲起来。不久,听到敲门声,父亲去开了门,进来几个日本兵,问我父亲要花姑娘。我看到情况不对,就跑到河边上,藏在一个防空洞里。日本兵闻声追来,用砖头往洞里砸。我无法,只好出来。他们把我拖到小礼拜寺巷八号,用刺刀逼着我把衣服全部脱光,我就这样被几个日本兵轮奸了。我被抓后,我母亲就跑出来找我,哪知没有找到,却在清真寺又碰到一个日本兵,她又被日本兵奸污了。后来,我父亲又被日本兵打伤了,子弹从他的右肩穿到后背。第二年,为了避祸,我才15岁,就只好出嫁了。

96. 史××口述

史××,女,61岁,农民

调查地点:顶山乡

调查人:吴宝林

1937年冬,我刚14岁,在丈夫家做童养媳。一天来了三个日本兵,闯入村中,年轻人都跑了,我和婆婆在家看门。事前因为家里有一条牛,婆婆叫我拉到山沟放。日军在村里没有找到女人,就准备走了。刚走出村,看见我在山沟里放牛,两个日本兵跑来,把我轮奸了。

97. 张××口述

张××,女,71岁

调查地点:仁孝里

调查人:战国利、陈家荣

日军进城时,我逃难到赛虹桥西边一个圩子里,住在一个墩子上姓白的家里。

有一次,日本兵拉我的丈夫李××和邻居陈金龙去送炭。送到地头后,日军硬逼他俩吃马料(豆子和草混在一起),不吃不给走。没有办法,只好吞下一口草料。日本兵就这样侮辱中国人。

有一天,我躲在渔船上,被日本兵拖上岸污辱了。

98. 李秀英口述

李秀英^①,女,66岁

调查地点:玄武区鱼市街卫巷

调查人:段月萍、陈立志

1937年12月13日下午,日本军队一进城,就开始杀、烧、淫、掠。我的丈夫已经逃到江北乡下避难,我因有七个月身孕,行动不便,就和父亲留在城内未走,躲在五台山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

12月19日上午九点钟,来了六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他十多个年轻妇女。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急得没有办法,就一头撞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我醒来时,日军已经走了。后来我感到这样做没有用,我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可以跟他们拼一拼。这天中午,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把男人赶开,把两个妇女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准备奸污。这时一个日军上来解我的纽扣,我看到他腰间挂着一把刺刀,我急中生智,决定夺他的刀。我趁机握住刀柄,同日军拼搏。日军见状大惊,同我争夺刀柄。我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住日军不放。日军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人对付这三个人,没有办法,但我紧紧抓住刀柄不放,和这个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斗,其他两个日军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戳了好几刀。最后,一个日军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日军走后,父亲见我已死,十分伤心。他找几个邻居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泥坑,把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抬出去准备埋葬。当他们抬出门的时候,由于冷风的刺激,我苏醒了过来,哼了一声。父亲听见了,知道我还活着,赶忙抬回家,又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流产了。经医生检查,我身上被刺了30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经过七个月的医治,我才恢复了健康。

① 李秀英在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曾出庭作证。

99. 左润德口述

左润德,男,65岁

调查地点:石榴新村

调查人:杨素玉、马云鹏

1937年我家住在王府巷,这里是一个只有三百来户人家的棚户区。我家里很穷,全家五口人(父、母、两个妹妹和我),靠父亲拉人力车和我拾破烂维生。

日本军队侵占南京时,我17岁。12月的一天,日本兵在这一带抓走了我们七八个人,强迫我们脱掉棉上衣,赶进叫作“磨坊”的一个院子里,叫我们跪成一排。我和一个邻居跪在一起,在日本兵开始用刺刀捅人时,我看不跑不得了,就用胳膊碰了碰邻居,于是我们两人突然站起,夺门奔逃。日本兵端起刺刀劈面向我刺来,我一侧身子,刺刀划破了我胸部的皮肤。我抓住刺刀柄,把日本兵推倒在地,我趁这个空档急忙向后门跑去,日本兵连开两枪,打偏了,我跑了出来,得以死里逃生。

就在这天晚上,日军在丰富路卫生所(现在的建邺医院)放了火,火势很大,附近的居民都纷纷赶去救火。不料救火的人刚跑到跟前,早埋伏在隔壁军营(现在的省委党校)的日本兵大批翻墙而出,端起刺刀就对救火的人捅,捅死就摔进火堆里。有的还被日本兵活活推进火里烧死。在这场灾难中,王府巷居民被烧死的就有20多人。后来我曾到卫生所的废墟那里去过,只见一片焦黑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堆在那里,惨得很。

100. 孙庆有口述

孙庆有,男,72岁

调查地点:石榴新村

调查人:杨素玉、马云鹏

1937年,我24岁,家中有父亲、母亲和我夫妇俩,住在王府巷内。我当时做收旧货的生意。日军进城前,王府巷有一部分人进了难民区。因为穷家难舍,我家没有到难民区去。

日本兵进城一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约在八九点钟左右,日军在紧邻王府巷的丰富路卫生所里(原址就是现在的建邺医院)先是烤火取暖,然后纵火把卫生所烧了。当时火越烧越大,眼看火势向我们这些茅房棚户区蔓延,我们都很惊慌。这时,日本兵假意要我们去救火,实则进行杀人,我们见到日本兵来了,就四散躲避。当时刚好有部分人从难民区回家来看看,因而被抓、被打死的人很多,有很多救火的人被日本兵抛进火里活活烧死。日本兵抓住我家邻近的徐保定、韩天成两人,要他们俩喊人去救火,他俩被迫喊了两个人一起去,结果喊人的、被喊的四个人,没有一个人生还。

当天晚上,我见到被日本兵杀死的人还有:范老头夫妇俩被砖头砸死了;王月的母亲和弟弟(是个瞎子)被刺刀刺死;王冠发的岳父和岳母被用绳子缚住,推到火里烧死;柏老五和铁贵宝的岳叔丈以及在丰富路卖粥的伙计,也被打死、砍死。我母亲还看见吴三躲进鸡毛堆里,被日本兵发现,狠戳了一刀,从前胸直刺到后背心,刀都拔不出来,日本兵就弃刀走了。后来收尸时费了很大功夫才将刀弄出来。

在日军杀人放火的那天晚上,我身负重伤。起因是两个日本兵追赶两个被抓去“救火”而逃回的人(一个姓徐,一个姓刘),当追到我家门口时,姓刘的跑不见了,日本兵闯进我家,就把我当作那个姓刘的,揪住我的衣领,说我不是好人,当头就是一刀。接着就把我拖到外面,这时我因已受伤不能走,日本兵就在我背上戳两刀,我趴倒在地,头钻进旁边的破箩筐里,这时背上又挨了两刀,我痛得侧卧过来,日本兵又朝我左耳下和腿上各刺了两刀。这时,姓徐的已被砍了十多刀也不能走了。日本兵把他拖到我的面前,与我头对头趴在地上,日军从他身上拔出带血的刺刀,顺手又在我屁股上戳了一刀。日本兵以为我们已死,就走了。姓徐的头部被戳得像个烂西瓜,肠子也露出来了,当场死亡。我则被母亲扶回家,赶紧到鼓楼医院求医,我死里逃生,身上的刀伤疤痕至今犹存。

101. 李健口述

李健,女,回族,71岁,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太仓巷

调查人：申全英、章厚之

抗战的那一年，我24岁，已有一个3岁的孩子。我虽是在太仓巷结的婚，但一年倒有八个月的时间住在娘家。娘家有父母、两个哥哥、两个嫂子、一个妹妹和舅舅，在党家巷开了个饮食店叫“望成轩”，经营水饺和牛肉面。店房是两层楼六间，较为宽敞。娘家就住在店房附近的瞻园路上，有十间住房。

为了躲避日军对南京的轰炸，1937年农历七月十一日，我和丈夫、孩子、妹妹一起到江宁县湖熟镇乡下避难。娘家的人，除舅舅留下看管房屋外，其余都下乡去了。

我舅舅叫马怀德，当时年近60岁。12月15日那天，日本兵闯进“望成轩”，把家具全部砸碎烤火，然后在楼下放了一把火。顷刻间，烈焰腾空，火势很快蔓延开来。我舅舅本在店内，见楼着火，就往外跑，没跑多远，就被日军开枪打死了。这次大火，从党家巷一直烧到东牌楼，瞻园路半边街的十多户人家的房屋烧得精光。我家的店产、家产烧得一点不剩。

日军占领南京后，继续向四郊乡村扫荡，我们又逃到安徽全椒县一个叫望银子的农村。次年阴历五月，听说南京较为平静，我们从全椒乡下步行300里回到南京。到达时，两腿肿得上下一般粗，脚底血泡相连，疼痛难当。进城时，日军打了每人两记耳光。到家后，才知父母哥嫂早已回家，舅舅死后连死尸都没有找到。可怜我们一家老小，无处藏身，在老邻居的帮助下，才将就安顿下来。

在日军到南京的几年中，我家父亲、大哥、二哥因受惊先后去世。住在逸仙桥的大姐姐家和住在我家对面的二姐姐家的房屋也被烧毁。

102. 蒋行春口述

蒋行春，男，67岁，南京服装厂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傅德巷

调查人：申全英、章厚之

1937年冬天，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无恶不作。那时，我家从城里搬到

江宁县韩家村老家避难,我每天跑到江心洲去做服装手艺。有一天,日本兵从谷里镇到江宁镇一线,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钟,到处烧杀。我老家的四间房子全被烧了,一点东西都没能抢出来,只好又迁到离老家六七里路的山里去住。过了两天,听说江宁镇被日军杀死了 400 多人,我跑去一看,一个池塘里全是尸体。我被吓住了,不敢在乡下住,又赶紧到城里来,住在中华门外五贵里我哥哥家。后来,我被日军抓去当差,替他们抬伤兵,和我一起被抓当差的有 70 多人,有人在路上生了病,有人走不动,日军就用大皮鞋踢,还往江里摔,最后只剩下三十来人。这些事已过去了 40 多年,现在想起来还叫人胆战心惊。

(二) 雨花台区文物复查暨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普查办公室调查^①

1. 梅福康口述^②

梅福康,男,63 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乡梅山村圣家岗队

1937 年冬季的一天下午,一批日本人进住了我们梅架子村,而后将我们村的女的和小孩关在一间破房子里,又将我们男的和我奶奶关在另一间草房里,深夜日本人打盹,关女人和孩子们的门没有锁,女人们带着孩子纷纷跑掉了。第二天一早,日本人发现女的和孩子们都不在了,就问我们,我们说不知道,就遭了一顿毒打。

① 1984 年雨花台区进行了大规模社会调查,此次调查结果,收入骆嘉刚、杨新华主编的《血证》一书,该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5 年出版。本书收录时其内容基本未作改动,只是为了全书统一格式,作了一些调整,一些分散多处的证言进行了合并处理。原书中关于此次调查的具体时间和调查人均未收录,但调查时间主要集中于 1984 年,前后亦应有相应补充调查,文中不再一一注明。

② 为便于研究者的研究,本书亦收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一书中所载梅福康的调查证词,两份证词可相互补充。

早晨日本人用手榴弹在我们门前的塘里炸鱼,鱼被炸漂起,就叫我二哥下塘捞鱼。当时寒冬腊月,北风呼呼吹,我二哥发着高烧,下塘把鱼给捞上来,全身直发抖,看见他们烤火处有壶水,就过去用碗想倒水喝,没想日本人夺过碗,就朝我二哥头上砸去。我二哥顿时头上鲜血直流,血顺着脖子流湿了衣服,当时昏了过去。

日本人吃过鱼,用自己带来的布绳把我们全家人和另外带来的民工(给日本人扛搬东西的佣人)拴在一起,带到门前小土丘上,给(让)我们围成半圆形,(准备)用手榴弹把我们炸死。当时我的小侄儿没有炸死,被炸得疼痛难忍直叫,日本人发现没死,硬用手卡死。当时我也被炸倒,嘴和舌被炸坏,吃饭、喝水都漏,舌头讲不起来话。日本人炸过后,怕没有炸死,就用刀在每个人身上刺了几刀,两刀穿胸过,一刀刺在屁股上,至今还留伤疤,幸亏没有刺在要害部位,没有刺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大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个个都被炸死,就放声大哭。我听见哭声,就喊。大哥听见我说话,赶紧跑到我面前,把我搬翻过身,当时我血肉模糊,鲜血已染湿了衣服,大哥帮我擦洗干净。

2. 张文斌口述

张文斌,男,65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铁心桥粮库

1937年12月,日本人侵入南京后,我舅舅和邻居朱永和的儿子被日本人刺死。

那年我19岁,在吴家山被日本人抓了差,从京华砖瓦厂直到南京,日军不给进城,把我们及一些难民集中起来。天黑了以后,我跑掉了,跑到五贵里一带又被日本人阻拦住,约20多人,日本人让我们脱掉衣服,用刺刀刺我们,死了10个人,我偷闲就拼命跑了,被日本人追上,腰间被戳了一刀,鲜血直流。第二天我经过五贵里一带时,看见昨天和我一起被抓的20多人全部死了,躺在血泊里。

3. 尹广雪口述

尹广雪,男,72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尹西村

1937年冬我25岁，被日本人抓差到上新河。到了上新河后我逃溜到姑妈家躲藏，日本人在到处挨家烧杀，当我看到日本人进了我姑妈家的村时，立刻就想跑走，刚跑到姑妈家门口没多远，就被一枪打倒，其实子弹只划破了头皮，没伤到脑壳，所以幸存下来。至今头上还留有2.5厘米的伤疤。

4. 刘东正口述

刘东正，男，76岁

调查地点：板桥镇板桥养老院

侵华日军在1937年冬天，把我从沙洲带到板桥车站和被抓的民工关在一起，用机枪扫。我的头部给机枪子弹打伤，晕倒在地，日本人验尸没有发现我没死，后来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跑到谷里。

5. 张桂珍口述

张桂珍，女，57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镇建宁一村

我的两个姐姐在河里采莲蓬，被日本人发现了，便开枪，结果把小船打翻了，人也落水淹死在河里。

我的眼睛在跑反时害瞎了一只，幸而好心人给我看(病)、吃药，总算好了一只，不然两只都瞎掉了。

6. 王子华口述

王子华，男，59岁

调查地点：雨花乡南北中村

1937年我才12岁，跟着父亲母亲下圩，只听母亲说赶快走，日本人

要来了。讲着,日本人已经到了,就向我们开枪,正好打着了我的膀子,当时我觉得膀子发麻,鲜血直流。后来回来才去医治,膀子已残废了。那时,父亲抬着我,只听父亲走一路叫一路:“我的妈呀!”证明死的人无数。

7. 林友余口述

林友余,男,66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东红村营盘二队

1937年农历腊月十二日,日军第一次到江心洲,那天一大早我刚起床,一个日本人就到了我家,向我要鸡蛋,我只听日本人讲要鸡子,我不懂,日本人就用刺刀对我胸口刺了一刀,我当时吓得向后一退,就这样,我当时穿的棉袍、棉衣都被戳通,胸口也被戳了一个小洞,至今还留下一个手指甲大的伤疤。后来我的母亲端来了一盆鸡蛋,日本人才哈哈大笑而去。第二次日本人来,向我的祖母(当时已80多岁)要花姑娘,我祖母讲没有,他就把我祖母从前门推到后门,掼在地上,后又将我姐夫一双皮鞋、一个雀笼子、一对五六十斤的小猪抢走,后又多次来抢鸡带走。当时年轻妇女根本不敢沾家,全穿破衣服,用锅灰抹脸,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还有一次在白沙头,一个外地双帮装柴船,被日本人截住,日本人惨无人道地将船烧毁,船上一二十人大都被活活烧死或淹死,船一边烧一边向下游淌,真是惨不忍睹。

还有一次,日本人坐汽艇从大江边来到我们小江边,看见江南对岸一个人在行走,举枪就把此人当活靶子打死,这是我亲眼所见。

有一次,我跟姚献忠到桥东有事,亲眼看到日本人杀了一个人,并用铁丝将其头悬在桥栏杆上寻欢。

8. 李仁才口述

李仁才,男,65岁

调查地点:雨花乡雨花村长干队

1937年冬跑日本人反,家中所有的东西没有带走,到沙洲圩后,不放心家中,从沙洲圩跑到家中看时,被日本人一枪打中右小腿(现在伤疤还在)。

9. 徐学玉口述

徐学玉,男,69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茶亭大队

1937年我19岁,那年冬月十一日早上,日本人在电台端着枪,对我打来,子弹从我肩上擦过,打中后面一个人,只听“啊”的一声,后面的人就倒下死了,我也受了伤。

第二天日本人来了,叫我趴在地上,问我是不是中国兵?我说不是中国兵,日兵便打我,对准我的头打了一枪,我头一偏,子弹从头边擦过,至今还留有伤疤。后又踢我三脚,当时我动也不敢动,如果动了,他们就要把我打死。

10. 刘世海口述

刘世海,男,73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茶亭东街

民国25年(1936年)我参加张治中领导的国民党第五军,翌年开赴上海与日军作战,后退却南京。此时,日军已控制了南京城。我们一行当兵五十来人,又从三汊河过江,行至今江东门配电所附近时,看见一电线杆边倒着七八个人,有男有女,有小孩,他们的肩膀都被用铁丝串在一起。再往前走,死者更多。当我们走到原国民党军人监狱时,被一队日军阻拦下,把我们全部带到监狱西侧一处,日军分两侧全都端着刺刀,我们排成一行从中间走,我只看到前边七八个人都被刺倒下了,接着我脖子上被砍了一刀,随之倒下。时间约在民国26年冬月十四五日。(现脖子上有伤疤10厘米)

我们五十来人唯有我一人幸存。

11. 乔祖贵口述^①

乔祖贵,男,67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茶西四队

1937年冬月十一日,日军侵略南京。当时我参加教导总队,退却下关受阻,队伍已散,我盲目跑,到处是日军。当时我的右脚两个小趾被流弹所伤,疤痕至今尚存。由于脚受伤,行走不便,趴在坟堆上,日军由中华门入侵,向江东门方向逃跑的十余百姓全被击中,我亲眼目睹。尔后,我躲入一空房,里面睡有十多个国民党兵,我单独用乱草盖身,第二天天亮,日军入屋叫出十多人,出门就用枪杀,我未被发觉幸存。

民国26年(1937年)阴历十一月十一日,现在的地址是招待所,过去的鬼门头,来此处的四名日本人骑着大洋马,打死十几个中国人,全是男的。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黑天,我问一个老妇女,在一堆玉米秆处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妇女说在现茶西一队处,(日本人)用玉米秆捆着一男人用火烧,还听到有一男人在叫。

十三日上午又逃到别处一家,三间草房,在厨房里有八个中国兵被日本人用机枪打死,当时我隐蔽在床底下,当天一共来日本人二十几个。

1937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前后,傍晚来了六个日本人,带着一个中国老百姓搜查,听说我已死,日本人就把大门关上用火烧。当时我从后门逃走,最后隐蔽在烧豆芽房子里,刚进门被日本人发现,打了两枪,当时我两脚趾头被打断。后隐蔽在豆芽缸中间,发现缸内隐蔽一妇女,我认为自己不好躲身,然后隐蔽在房后地洞里不知道多少天。

12. 胡谦鸿口述

胡谦鸿,男,77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清北圩三队

^① 《血证》一书有三处收录乔祖贵证词,本书合并收录。

1937年冬月我31岁,日本人早上九点多钟在江东门打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我在其他地方砍了柴火,路过江东门。一个日本人手提着枪对我说,你是干什么家伙的,我说家中无柴只好出去找点。日本人说这是不行的。这时我就向日本人请求说请你救救我家人吧,日本人不但不理我,还从身后向我脚上打了一枪,当时鲜血直流,直到现在还有一块伤疤。

13. 赵含贵口述

赵含贵,男,64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清北圩三队

1937年我17岁,冬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多钟,江东门日本人看见我说你是什么家伙,对我身上踢了三脚,直到现在的腰到阴雨天还酸痛。冬月十二日,日本人在江东门打了两个小时,当时过路的人和当地的群众被日本人用枪打死了许多。当时我的肩膀上也被日本人打了一枪。

14. 季永松口述

季永松,男,67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清北圩三队

1937年我20岁,冬月十二日,日本人一早就打了两个冲锋。一会儿后,几十个日本人背着枪,见到中国兵就杀,见到中国人也杀,马路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第二天日本人问我是不是中国兵,我说不是中国兵,是种地庄稼人。他说:你的,不是庄稼人,你是中国兵对吗?说着就用枪对我打来,这一枪正好打在我的头部,当时鲜血直流,直到现在的头部还有一大块伤疤。

15. 王全才口述

王全才,男,64岁

调查地点：石门坎乡王家底

大约 1937 年冬月，日本人侵入南京后，有一支部队住在卫岗，名叫红卫部队。有一天来我家搜查，家里的红毡子、小油桶，全部被日本人抢走带往马群。把我抓去又带回来。当时到了张家生产队张广荣父亲家，叫我跪下，说出共产党，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在场的有一个中国翻译，在他的帮助下，我花了 70 块大洋，才把我放回来。

16. 许朝义口述

许朝义，男，76 岁

调查地点：雨花台街

1938 年苏北发大水，我们逃难来到南京。没有吃，我们就上山砍柴卖。在太平门山上砍柴时，被日本人抓住。他们叫我跪下，当时我们一共三人跪在那里。日本人说：“死了，死了。”就把子弹推上了膛。枪响以后，跪在我旁边的两人被打死了，我吓得动也不敢动。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日本人走了，直到深夜我才跑回家。

17. 周金荣口述

周金荣，男，77 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安德里

民国 26 年(1937 年)，日本人进入南京后，实行“三光”政策，用排炮把光华门炸平，放火烧夫子庙，见人就杀，见妇女就强奸。当时我住在高桥门，看到沿路尸体遍地，残酷极了。有一次，我被日本人捉去，当时捉去好多人，都被剥光衣服，只要发现身上有什么痕迹，就认为是中央军，都被机枪扫射死。当时日本人发现我双腿上有二道扎绳的痕迹，也说我是中央军，后来我求饶似的说：“这是我一条缎带用来扎棉裤管的。”日本人就将缎带和腿上的痕迹量了一下，证实我说的确实，才没被枪决。然后将我们像赶猪一样，赶到飞机场，给他们抬猪、抬羊，强迫劳

动,枪总是对着我们的脑门,一不当心就会被杀死。还叫两人一组,互相打架,他们却在旁边看着取乐。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说不尽的。

18. 袁金山口述

袁金山,男,76岁

调查地点:雨花台街

1937年日本人进入南京时,我们全家人逃难到沙洲圩。我被日本人抓了去,叫我帮他们干活,枪始终对着我的脑袋,稍不当心,就会被打死。日本人还叫我学狗爬,并且骑在我的脖子上哈哈大笑,简直不拿我们中国人当人。后来我逃跑了,日本人向我开枪,子弹正好打在我腰上(当时我背上背着一捆木头),子弹打在木头上,才免于一死,从死里逃生。

19. 姚桂英口述^①

姚桂英,女,64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双和村

1937年12月的一天,我听说日本人进村,就往外逃。在途中被日本人发现,被日本人整整追赶了几个小时未追上,才脱险归家。

一天,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叫胡老二带路,他未肯,被当场打死在胡家大塘边。

20. 姚从荣口述

姚从荣,男,68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镇新河街

^① 《血证》一书中有两处收录姚桂英的证词,本书合并收录。

1937年冬月初八,当时我22岁。日本人把我抓去,拉到江东门给他们搬运枪支、弹药。我们许多兄弟不愿给他们去卖命,日本人就用刺刀、枪,刺打我们。在江东门至上新河这一条路上,河里到处都是尸体,我就是从死里逃出来的。

21. 段声柱口述

段声柱,男,69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莲花村顾家三队

1937年冬,日本人把我抓去为他们挑子弹。当时我反抗,被日本兵狠狠打了十几个耳光,脸被打得流血不止。被迫抓走后连续三天没有饭吃,后来在走到江东门向城里去的路上,为了逃走,我装解大便才免于死。

22. 陈久周口述

陈久周,男,76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莲花村顾家三队

1937年冬的一天,日本兵来向我要姑娘。因未要到,我被日本兵打得死去活来。

23. 胡素琴口述

胡素琴,女,66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红卫村埂外一队

1937年,我二十几岁,身上还怀着孕。有一天我在大江边,突然日本军出现,我当时不知怎么是好,就藏在一家人家的床底下,等日本军搜查以后我才出来,谁知日本军又回来了,我心里想回去已来不及了,这里刚好有一个老头在那里,他看到我没办法了,就脱下自己的上衣和帽子给我穿戴上,我头根本就不敢抬,吓得直抖,就是这样,才逃脱日本军的追

查。日本军抓住女的,有的送到本区板桥那里进行轮奸,一个星期左右才放回。有的就在那里被轮奸致死。

民国 26 年(1937 年),日本军到我们江心洲时,见到逃来的中央军就抓。有一次日军抓到了很多中央军,到现在的木材公司那里江边上用机枪扫射,当场杀死很多人,我们没有看到。只听到枪响,后来这个小江的水都有些发红,江里漂了很多死尸。

24. 计永康口述

计永康,男,63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石家庄二队

1937 年底,日本人进村,本人行走中被日本人抓住,要本人下河抓鱼。日本兵说,如不抓条鱼上岸,就死了死了的(因为当时天气很冷)。下塘后不知怎么的,抓到一条,本人才免遭一死。

本人在下河捞鱼的同时,看到同村的一名同伴因没捞到鱼,被活活冻死。

25. 曾仁柱口述

曾仁柱,男,68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河西一队

1937 年日本人进占南京大屠杀时,我差点丧命。记得冬月十五,日本人抓住我后端刺刀准备捅死我,就在这时候又过来另外一个日本人,一摆手说:“慢慢的,苦力的干活。”原来他们缺人干苦活,就把我带走,每天给他们割草、放马、烧火、打柴、煮饭,日本人不但不给饭吃,还经常拳打脚踢,有次我趁放马的机会逃了出来,才免于一死。

26. 吴秀珍口述

吴秀珍,女,71 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东红村洲头二队

1937年冬月日本人到我们洲上到处找花姑娘,那时家家都挖了一个地洞,有一次我们隔壁的马大芳老太(那时29岁)躲入我家地洞,后一个日本人跟来,硬向我母亲要人,我母亲说没有,日本人不信,到处找都没有找到,日本人就向我母亲开了一枪,被我母亲让掉而没打着,后日本人发现其他地方有人,就急忙向其他人追去,我母亲才免遭毒手。

我妹婿荣老三到中华门有事,日本人叫他站住,他因害怕,被日本人用枪活活打死。

1937年冬月初九,日本人第一次到江心洲来,从花园棋杆一路杀人放火,当天就打死十多人,后到了我家,看见我家新做的一缸豆腐,就一拥而上,拿碗、拿瓢,将我家一缸豆腐全部吃光,后听到集合哨才走。事后,左右邻居都说,要不是一缸豆腐,日本人还不知要糟蹋什么样子呢。

27. 张泽换口述^①

张泽换,男,73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中保一队

1938年春节后没几天,我们50多人躲在娘娘宫(现中保大队木材加工厂)。听说日本人信佛,不会到庙里杀人,谁知被日本人发现,叫我们排成队,挨个搜我们腰包。有个日本人突然用刺刀,对其中一个青年从背后就捅一刀,当时他惨叫一声,只见刺刀尖从前胸露了出来。另一个日本人面对面又对一个青年胸口打了一枪,当时那人从地上蹦了起来,就倒在血泊里,日本兵狂笑一阵就走了。

民国26年(1937年)冬月十五日我和二道岗子一个姓高的做小生意的到产圩河被日本人发现,当时日本人叫我们站住,我弯腰从河边跑走,姓高的没有跑掉,被日本人抓住,当时我在不远处一个大堆处亲眼看到两个日本兵叫他背着过河,当时河里结着冰,他先背一个过去,背第二个时,在河心一歪,那个日本兵鞋子被水沾湿,上岸后他低头洗脚上泥,被

^① 《血证》一书中有两处收录张泽换的证词,本书合并收录。

那个日本兵用枪从背后打死,当时我去抬尸首,看到子弹从后面进去,是一个小眼,从前面胸口出来,是一个拳头大的洞。

1937年冬月二十一日,水西门中街有个姑娘十八九岁,躲在我们小南圩,下午有两个日本人撑船到我们这来,向我要姑娘,我说没有,就搜腰包。把我身上八个铜板全摔在地上,当时日本人要洋钱、银元,然后就向我要烟抽。到下午四点多,那个姑娘以为日本人走了,就自己跑出来,被日本人发现,日本人当时就叫我们全部走开,叫我站住并说我良心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接着从腰间摸出一支大手枪,咬牙切齿地对我就是一枪,结果没打响,摸了摸枪又是对我一枪,结果还是没打响,当时那姑娘跑上来抓住日本人手说:“先生不能怪他,他不知道我躲起来。”那个日本人把枪一拉退出两颗子弹朝我头上一掷,抓住那姑娘就撑船走了。我拾起两颗子弹心想留个纪念,总有一天我用锄头要把你们狗日的打死,后来我父亲怕我闯祸,把子弹要去扔了。

28. 胡王氏口述

胡王氏,女,77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敬老院

1937年,我30岁,日本兵在南京大屠杀的一个月后,我避难回家,谁知刚进村,几个日本兵便跟着追了上来。我转了几个弯回到了家。不一会日本兵又跟着到我家搜查。我躲到床铺下,日本兵东翻西找没找到。后来有一个日本兵听到床铺下有声音,使用刺刀东戳西戳,在我躲的床铺下戳了好几下。我幸好没让他刺到,只是衣服被刺破了,我算躲过这次灾祸。

29. 孙育才口述

孙育才,男,56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西洋巷

1937年我10岁,因家庭生活贫困,日本人来了无法跑。年初八,中

央兵伤残人员大批退下,到处乱哄哄,我们走到中华门时,才知道城门已封锁,水西门、汉中门又都不准通行,只得又回来,躲在马房下的地洞里,冬月初十下午五点多钟,日本人一脚踢开马房门,发现了洞口,就往洞里放火,里面人受不了,一轰而出,日军就把这些人押到家门口,用刺刀挨个戳,死了很多人,年幼的弟弟,被日本人提起来活活地摔死,父亲的头部、肩膀被戳,躺倒在地,姐姐肚下也挨了一刀,我看家人都躺在地上,也倒下去幸免一死,一旁的母亲以为家人都死了,就往家里跑,日本兵追上她一刀砍下了左边下颏脸部,掉下了几颗牙齿,脸部被砍下的肌肉挂落下来,日本人半夜起来小解,就往我们这些死人身上尿。下半夜全家悄悄逃走,一路上看见遍地死尸,横七竖八,邻居三老太等人也在其中,后来知道躲在洞里的27人,除我家四人和另一人死里逃生外,其他22人,包括我二伯伯都遭毒手。

30. 许盛富口述

许盛富,男,65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乡太山村

1937年冬,日本人打到我们南京,我们就被迫跑到沙洲圩一带躲反。据人传说,沙洲圩保险,是美国租界地。下圩以后,躲在一个亲戚家(就是现在双闸公社韩家一带),听到江边枪炮声,不一会儿大批的日本兵涌过来,我们也躲不住了,只好回到山里来。我和村上的许盛全两人刚出韩家村,就被日本人看见了,端起枪来,砰、砰、砰接连打了好几枪,而许盛全被打倒了,我受了重伤。回到家,许盛全当天下午就死了。

31. 孙朝贵口述

孙朝贵,男,78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中保二队

我正月被日本人抓去,送一床被子到采石,我和李新华一起去的,在中途,我亲眼看到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中国人,后来我们趁日本人不注意,

逃了出来才免于死。

32. 闻永寿口述

闻永寿,男,63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中保一队

1937年,日本人来时是冬天,有次我亲眼看到在放生池(现在的玻璃钢六厂)有七个中国兵被两个骑马的日本兵打死。有次我和母亲到汉中门有事,走到汉中门老桥处,看到日本人抓来几十个警察,叫他们跪在码头坡上,然后用机枪全部打死。当时血水就把河水染红了。记得冬月十四,我被日本人抓住,送一袋面粉和七只鸡到中华门,当时把我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后边跟着个拿刀的日本兵,直到江东门遇见个大人,我才脱逃。

33. 王传全口述

王传全,男,70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王家凹村

1937年冬,我23岁,当时正在彩霞街帮工。我看见九架日本飞机先炸卡子门飞机场,后到市立医院一带轰炸。街上人群被炸,尸首无数。有的人大肠被炸得挂到树上。我后来被日本人抓差到下关烧饭。下关死尸更是堆积如山,河里漂着无数死尸。当时下关电已停断。一个日本兵从别处提来两只水瓶,叫我提着。另外,还有一大叠文件,叫我捧着,我走了一段路,手捧不住,便对日本兵说,把开水倒掉,回去再给他冲,当时日本兵哼哼的我听不懂,以为是同意,便把两瓶晚上照明用的汽油倒掉了。回去后,日本人见我把汽油倒掉了,就打了我十几个耳光,并拿起刺刀就刺。我急忙求救,正巧一个翻译官为我求情,才幸存下来。

34. 姚文斌口述

姚文斌,男,64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东红一队

1937年冬，日本人窜到张安才家，抓住了张在堂准备用刀戳，后被张安才父亲抱住日本人，张在堂才翻墙逃跑，日本人抓住了陈必清的姨娘，将其奸污。

有一次，我回家拿挑叉、镰刀准备下地干活，碰上了两个日本人，日本人看我没有良民证（我的良民证当时被人借去）就甩手打了我一巴掌，后又将我抓住带走。到了江边，日本人把我向江里推，后又把我带到东隆二队张木中家附近。日本人叫我走开，我刚走了几步，他就拉枪栓要向我射击，我只好又回到他身边，后日本人又叫我走，我刚走了几步，他又要射击，这样折腾了五六个来回。后我母亲赶到，苦苦哀求，我幸免一死。后这两个日本人到了棋杆渡口，抓了一个人，带上汽艇就走了。

35. 陆学斌口述

陆学斌，男，64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上保四队

1937年冬月十八，我亲眼看到在十家雾（现上保四队）有个放牛的（蒋扣全家伙计），撑船送牛草，被日本人看到，一枪就把他打死在船里。有次在下关上元门处，我和另外三个人同行（不认识），这时从后面开过来一辆日本卡车，突然停在我们身边，从车上下来一个日本兵，开枪就打死三个中国人，把我带走，给他们送一捆葱到兵营，他们叫我烧火煮饭，关了两天，我才想法逃了出来，不然我早就死了。

36. 郭秀英口述

郭秀英，女，76岁

调查地点：雨花门外养德村12号

1937年冬，在雨花桥十字路口日本人在防空洞里用机枪扫一次，枪杀我百姓49人。

1937 年在西街下边毛营渡附近,一次用刀砍死一男一女,在沙洲圩一次用刀砍和枪杀的就有八人。晚上用刀又砍死一名十几岁的儿童。

1937 年本人在江宁谷里乡,日本人用木棍对我的头打下去,我当场鲜血直流,昏死过去。

37. 胡宪文口述

胡宪文,男,64 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双和村大香生产队

我的父亲胡长如,1937 年 12 月的一天上午得知日本人进村,躲到双和一队弯子埂,被日本人发现,开枪将左膀打伤。

38. 张文斌口述

张文斌,女,69 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红卫村埂外一队

我的丈夫别人都叫他聋大,他小时候,不是聋子。1937 年底,他上街到饺子里去吃饭,他拿了碗,可是被日本人看到,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是拳打脚踢,有一脚踢到他的耳朵上,把他的耳朵踢聋了。前几年他已病死了。

39. 赵长发口述

赵长发,男,64 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西洋巷

1937 年,日本人侵入南京城时,我 18 岁,想和父母兄妹去难民区避难,城门都已封锁。后来,我们兄妹和母亲跑到了人山人海的上海路,躲在一所学校里。

父亲因舍不得家没走,被日本人抓了差,到马鞍山送东西,七天以后才回来。正月十七日,我们回来后,看到房子被烧、菜地被踏,父亲又被

抓去给日本人做饭、烧水。雨花台山边死了好些人,几个月没人收尸,我父亲就帮着掩埋了一些。有个地洞被日本人烧了,洞里人全被烧死。当时那些被抓的挑夫,稍有挑不动的迹象,就会被拉出队伍,用刺刀挑死。一路上被捅死了很多人。那时70多岁的叫王拐子的老太太也遭到了日本人的奸污。

我父因60多岁,挑水吃力,也被戳了两刀在肩上。

当时,我们进出城门都得向日本人敬礼。

40. 庙文英口述

庙文英,女,67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土唐庄三队

1937年冬天,几个日本兵站在大埂上看见郭有云撑船跑就对他打起枪来,有颗子弹把郭有云的肩膀打了个通心过。有次日本人突然跑到我们这里来,当时我和杨永新(已死)没来得及跑,连同家中的一条黄狗就躲进了柴堆里。日本人就用刀对柴堆乱戳,结果我的腿都被刀戳破了,日本人发现刀上有血,就动手翻柴堆。当时我急了,就用剪刀对狗狠扎,狗嗷的一声就蹿了出去,鬼子发现狗就一起追了过去,结果狗被日本人打死了。不然我们就要遭难了。

41. 徐学易口述

徐学易,男,69岁

调查地点:茶亭大队试验站

1937年十一月,日本人入侵南京,当时我在电台村,日本人到电台村爬电台挂旗子,我看他们爬铁塔时被日本人发现,向我开枪。和我站在一起的另一个人,同时被打中,当场死去;我颈上挨了一枪,幸存。由于受伤躲在大土房睡觉被日本人发觉,被拉出屋,叫我跪下,我头一偏,右穴挨了一枪,假装死去,日本人跺了三脚离去。(我)幸存下来。

42. 孙德宏口述

孙德宏,男,87岁

调查地点:土寺庙

民国26年(1937年),我在南京。日本人侵占南京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8月15日,日本人飞机轰炸长乐路的省立医院,没有炸到目标,结果炸到了菜场。当时死伤的人真多,许多人的脑浆都炸了出来。头壳,尸体遍地都是。我们后来逃到芜湖,正碰上日本人飞机轰炸沙河。轮船被烧焦,尸体遍江,江水都被染红了。腊月时,有一次来了几个日本人到我们家,抢衣服、抢鸡、鸭等东西。看到我膀子上有牛痘疤,就认为我不是好人,就把我和四个皮匠抓起来(因为他们手上有老茧,就认为中央军),用刺骨的冷水往身上浇,并把桶扣在头上,腊月天人冻得直抖。后来那四个人被枪打死了,我被日本人在腰部踢了两脚就放了。当时我还看到一个妇女被剥光了衣服在街上游街,后面跟着嘻嘻笑着的日本人,当这个妇女走到江边时就跳江自杀了。

43. 马忠芳口述

马忠芳,男,62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青石村十四队

受害者:马美兴当时年龄53岁,马忠元19岁,马忠梁17岁,马云氏38岁,小万豆3岁,马成民55岁,小娥9岁,姓武的60岁,姓刘的60岁,马美春60岁,李哈民40岁。这些人中三人是我家人,八人是我的亲属,是从城里逃难到农村的。日军从李家桥来,多人住在马忠吉家,而中央军在天闸,两边进行交锋,结果中央军被日军打退。后来日军将我家三间房子烧毁,打死毛驴一头。而他家人和亲属,被迫在防空洞中躲避,被日军发现,用机枪扫射,打死11人。当时我在场。

44. 崔大琴口述

崔大琴,女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东林四队

1938年元月，我父亲被日本人抓去当差，送东西到棉花堤，送到后就被日本人杀害了。第二天又来了几个日本兵，为了保命，当时我家临时在地上挖了个地洞，从上面基本看不出来，我婶婶为了照顾我们，没有来得及躲下地洞，我亲眼看到婶婶被两个日本人糟蹋。

45. 杨德州口述

杨德州，男，64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东林二队

1937年农历冬月初八，全家人听说日本人来了赶快跑，不然就会被日本人杀害的，于是全家逃到别处。唯独父亲一人跟村保长走的，躲在东林一队刘家庄的地洞里，被日本人发现拖出来就被枪毙了，同时还杀害了11人。

46. 陈英兰口述

陈英兰，女，74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东红一队

1937年冬，我丈夫王明德搞船送我到桥林避难，返回到西江口，被日本人将船扣下，日本人用绳子将我丈夫脖子套住，后挂在一棵大树上，用东洋刀将我的丈夫的头给砍了，当时暴尸多日不敢收尸，同时日本人把我家的船也给抢去了。

一次，我带着二儿子王德祥（当时八个月）碰上一伙日本人。其中有一日本人硬要杀害我的儿子，后另一日本人叽咕了一阵，他们才未动手，我儿子才未遭毒手。

47. 刘福根口述

刘福根，男，57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茶亭东街

我父亲是惨死在日本人手中的。1937年，日本人到南京，我家仍住在原处；当时日军在这里有一个连，到处抓人，放火，杀人，无恶不作。一天，我家来了个亲戚和他的儿子象连生，躲在我家豆芽房。日本人来抓民夫，象良明的儿子象连生不愿去，日本人就用枪托打他，当时我的衣服也被抓破了，象连生还不愿去，日本人就往死里打。我父亲见情况不好，就想跑，日本人也没放过。我父亲刘保荣、我大舅李保田就这样被打死了，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三个木匠和两个过路人，日本人还不死心，又放火烧了四邻李德金家三间房子、朱凯林家三间房子。房子烧了还不算，又把李德金兄弟李德银抓走，去做苦工。在三汊河江边，李德银想逃走，在中途西德河边被日本人打死（现在凤凰街）。

象良明住在莫愁新村4号，已从评事街红色酱园店退休，现年86岁，身体健壮。李德金住在茶亭东街33巷36号，现年76岁，身体健壮。

48. 杨余氏口述

杨余氏，女，80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凤凰西街

1937年冬月初八，日军侵占南京，我带七个孩子、一个老太躲进防空洞，被日军发现，用机枪扫射，后又放火离去。

当场几个孩子和一个老太，全部被射死，我幸存，用棉被包头，爬出防空洞。当时感到口干喉哑，不顾一切，向北圩方向奔去，寻找丈夫。我丈夫听着家里出事，由北圩往家赶，被日军砍死于防空洞边。

49. 郭桂氏口述

郭桂氏，女，82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河南后街

1937年时,我丈夫家开菜食馆。丈夫被日本人抓去,因他家是做生意的,无劳动力,挑不动时被日寇一刀刺到屁股,当时没有死,最后日寇又刺一刀下身致命处就死了。当时我去找,在工程营房门口(现积余村八三四八三部队)的第三层尸首底下找着他的尸体。

第二次我看见12名居民被抓夫,日寇看见了我,就丢了12名民夫,来抓我……(郭桂氏口诉,双眼流泪),受日本人的苦处,一言难尽。

50. 刘庆英口述

刘庆英,女,92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镇红梅桥居委会

我永远忘不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事实。1937年腊月十二,日本鬼子打进南京,南京人民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打死无数居民,抢去大批的财物,烧掉无数的房屋,强奸了许多同胞,千百万南京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的一家就是被日帝屠杀千千万万之中的一家。我家有四口人,我老伴韩老太,儿子韩小斌,还有一个媳妇,我们一家被日本人杀死了两人。儿子当时20岁,因和房东张老板两个儿子躲在屋内,日本人来查房时查到了,房东的张老大因脚上有烂疮,用纱布缠着,日本人硬说他是新四军,张老二是在国民党当兵的,回来看父母,被日本人发现他是当过兵的,手上有老茧,我儿子和他们躲在一起就说他们是新四军,三人当场被杀害。张家兄弟被砍掉头,死在家门前;我儿子被日本人用洋刀捅死,共捅了九刀,肚子两边各四刀,手臂一刀,最后用棕绳往手臂刀口处穿上,拖到大门口就死了。老头子看见儿子这种下场,心里很难过,想去看一下儿子,却被日本人甩进水井里,用大石头压在身上,活活淹死,死时只有45岁。一天内,我家和房东张老板家就被活活杀死了四人。一次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强奸姑娘,(姑娘)当场含恨死去。日本人在中国八年,死在他们的屠刀下的中国人民不计其数,全国人民恨透了侵华日军,我要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血泪、仇杀、人恨。

51. 徐连芳口述

徐连芳,男,70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土城头

我家住在养虎仓,在1937年11月份,我才23岁,日军在南京实行“三光”政策。日本人到我家乱翻乱搞,叫我父母走开,可是我父母亲舍不得我们小孩,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放火把我家房子烧光,我父母被日本人开枪打死,我和姐姐、弟弟、妹妹找父母亲,可怜的父母泡在血泊里死去。还有我的堂哥徐建保,看到日本人抓人就跑,怕被日本人打死,还没有走几步,被日本人打死。

52. 张学取口述

张学取,男,67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河北村灰州二队

1937年12月15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和父亲张步州及吕春林(现下圩四队社员)一家到本村尤栋臣家躲躲。我父亲身上有一张为日军送粮发给的证明,他说碰着日本兵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一直在前面带路,走到尤家麦场时,发现本村魏竹轩倒在血泊中,已死了。我们又走到尤家门口听到有日本兵在说话,我父亲摇摇手,示意我们先躲一下,我们就躲进了尤家的粮库里。后来就听到几声枪响,等我们出来时,父亲已被打死了。尤栋臣也被打了一枪,到第二天也死了。父亲死后,我们就逃到安徽老家去了。

53. 李永林口述

李永林,女,63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镇龙西路居委会

我的父亲李善保,1938年在西善桥被日本人打得七死八活的;我母孙李氏在1937年11月因有病不能逃跑,睡在家中躲在窑洞里。日本人

把我家房屋烧毁,又把我母亲从窑洞里拖出来用刀戳死,又把我丈夫石坤林毒打一顿。还有个姓陈的是当壮丁跑出来躲在我家的,一天,因躲日本人我就跑到中华门外,日本人见我不在家,就逼他要人。日本人硬把他(姓陈的)打得屎尿直流。我妹李桂华的老公公陈老六也被日本人杀掉,地点在中华窑厂。日本人跑到他家,见他大儿子长得雪白干净的,硬说他儿子是中央军。日本人把他关起来,后又叫他父亲去(在中华窑厂)。日本人朝他父子各刺一刀,当场就把他父亲戳死,大儿子邓复兴戳伤。到晚上日本人又来用刺刀朝姓邓的肋骨猛刺一刀,用力一绞,将邓的肚肠都拖出来了,直至惨死。陈老六的二儿子陈来保看日本人来就跑,被日本人抓住,弄到安德门用机枪扫射,那时真是死人无数,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

54. 许金凤口述

许金凤,女,75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柴油机厂宿舍

1938年1月日本人进圩时,我丈夫躲在大橱里,日本人放火烧房子丈夫跑了出来,被日军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心脏,从脑后又打了一枪,左边进、右边出,脑子流了出来,死后扔下塘里。下午四时多被打捞起来,天黑时刚准备掩埋时,碰上了日本人,又放火烧掉他的尸体。冬月十二日,16岁的侄儿,正在赶鸡,日本人从远处打来一枪,打中了侄儿,当天半夜就死去了。

55. 杨秀珍口述

杨秀珍,女,65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西扣二队

我是受害者,又是目睹者。1937年,我才14岁,我亲眼看到我的母亲、四叔叔被日本人打死。

56. 姜长兴口述

姜长兴,男,75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三合一队

我母亲、爱人、外甥三人被打死,两人当场被打死。我母亲被一颗子弹打中颈部,只能说话,不能动弹,隔了七天才死。这是1937年日本人侵略南京时的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57. 沈传华口述

沈传华,男,76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向阳村沈二队

1937年阴历十一月十一日,从芜湖过来一批日本中道部队。我亲眼看见大哥沈传斌(38岁)和沈传海(36岁)两人被两个日本人用船带走,后不知去向。

1937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我看见沈传种(29岁)被一名日军带到现在的沈四队大弯塘,用枪打死。

1937年阴历十月十三日,我看见罗长青身背两只鸡,在毛公渡独木桥给日军推下,在青石上摔死。

58. 戴宝义口述

戴宝义,男,62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河南大队积上五队

1937年冬月十一,我大哥就在当天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被日本人拉到现向阳大队(毛公渡)桥那里被日本人打死了。冬月十二,我父亲的一个弟弟,还有邻居蒋家和刘家叔伯等都被日本人打死在家里,当时我奶奶亲眼看见,事后讲给我们听的,当时我们见日本人来了,都躲到圩里去了。

59. 陈金福口述

陈金福,男,61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叶圩大队叶家套三队

1937年我14岁,在冬月十三日上午十一点多钟我和兄弟一起在家,突然我兄弟看到一个日本人,在追一个姓柏的姑娘,就叫柏姑娘快跑,结果被日本人发现,举枪就把我兄弟打死了。

60. 蒋金和口述

蒋金和,男,67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上保一队

我二哥蒋金元1937年冬月被日本人抓走,直到现在也没回来。

61. 王学智口述

王学智,男,63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河西二队

我清楚地记得1937年冬月二十一,我大哥王智明和孙玉才被日本人抓去,当天下午两点多钟,日本人用枪逼着(我大哥和孙玉才)给他们撑船,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当年腊月初二,我亲眼看到三个日本人抓着三个中国人走到帝占安(今河西队)用枪打死两个男的,接着就要强奸女的。当时姑娘十八九岁,姓黄,船上人,姑娘不从,日本人就把她打倒,进行轮奸,后把她杀死。我本人腊月初五被日本人抓住带走。当时我16岁,关在下关河神庙,关了八个月,给日本人烧火煮饭,割草喂马,给折磨得不像人样,后来日本人调防,我才趁机逃出来,幸免一死。

62. 李正富口述

李正富,男,61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叶圩大队叶家套三队

1937年冬月二十三日下午，日本人来到柏家庄抓差。我当时只有14岁，亲眼看到哥哥被抓走，至今下落不明。时隔两个月，日本人又来了，叫我去姚庄姓张的家捉鸡，我假装没捉到，结果给日本人猛打一棍子，到现在腰部还经常痛。另外，还看到三四个不相识的人在柏家附近，日本人说他们是中国兵，就把他们打死了。

63. 王翠英口述

王翠英，女，63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通济门外扇骨营

1937年冬月，日军侵入扇骨营时，我父亲王作金回来看房子，被日军看到，当时日本人命我父亲、周典章、龚长年等四人，跪在地上，我父亲跪在第二个，然后依次用刀背砍头。我父亲当场被砍破头顶、血流如注，后病故。

64. 高继才口述

高继才，男，58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石门坎关门口

我爷爷高殿奎在1937年12月，躲在他后门口地洞里，看到两个中国人被日军拖出来用刀砍死，我爷爷被吓得两天后死在本村。

65. 夏志荣口述

夏志荣，女，59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镇建宁二村

我二叔夏力军，因系了一条白毛巾，就被日本兵围住了，怕日本人打死他，就跳水逃跑了，在露头喘气时被日本人打死在水中，好

惨呀！

我一家逃难到西家湾，我父亲夏力发和表舅朱冠云及其余 40 多人被日本人拉去当挑夫，至今无音信。在板桥，一个妇女躲在床下，被日本人搜查出来奸污了，放回家后总觉得没脸见人，于是一人离家，不知流浪到何处。我的婶母见日本人这么凶狠，这么胡作非为，被吓死了。

我母亲回家经过菊花台，去时绕过去了，回来时从死人堆里爬了过来。

我家一个邻居刚结婚，妻子就被日本人拉去了，丈夫还没来得及护她，就被日本人一枪挑了。我房东，日本人向他要马，他找不到，就牵了一头驴给日本人，结果驴被当场刺死，还要把房东带走，后被他姐夫求下来的。

我家从花神庙带到乡下的一篮子鸡和一只小猪，全被日本兵杀吃了，日本人真是无恶不作，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的血债。

66. 张文全口述

张文全，男，47 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吴尚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1937 年冬，飘着大雪，几名日本人闯入我家，强行抓我父亲，我父亲不从，他们放出军犬咬死了我父亲。

67. 邓老太口述

邓老太，女，78 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红旗大队李圣一队

我的第二个丈夫 1937 年底的一天，给日本人看见了，当场就捆绑起来，绑在一棵大树上用刺刀对两边肋腰捅。惨死以后，亲属连尸体都不敢收。

68. 李长友口述

李长友,男,55岁

调查地点:石门坎乡石门坎大队天堂村

1937年冬月的一天,几个日本人来到我家,找花姑娘,没有找到花姑娘,当时我父亲、我叔叔和本村的其他人一道躲在地洞里。被日本人发现后,我父亲和叔叔被日本人一枪打死,子弹从我父亲前胸进去,从我叔叔的背后出来。当时一道被日本人杀害的共有八人。

69. 虞凤英口述

虞凤英,女,67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茶亭东街

1937年,日本人来南京,抓人给他们做饭,当时我家里是做鸭子的,几十只鸭子全被日本人抢吃了,一个日本妇女像跟日本兵说,我父亲虞继材骂他们,日本兵就打我父亲,我父亲就和他们讲理,他们不但不讲理,还把我父亲推到塘里(现在莫愁湖小学操场),我父亲就往上爬,日本兵就用力把父亲刺死了,当时塘里被刺死的还有水西门陈燕山兄弟,以前鸭行的,还有其他几个。当时有几百个中国人都被打死在塘里面。

70. 曹文范口述

曹文范,男,65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五星大队马西一队

1938年2月14日,我父亲曹元杰当时42岁……被日本人发现,用刺刀刺了两刀后当场死去。这时我奶奶曹氏出来护,当场也被日军用刺刀刺了五刀,受了重伤。这时日军又把我抢走,直到第二天我才自己偷跑了回来。

71. 胡罗氏口述

胡罗氏,女,84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能仁里一村

民国26年(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时,我全家跑反,罗广银(哥哥)走到大街上,日本人从远处打来一枪,腿部中弹受伤。由于桥被日本人炸断,别人只好从水里趟过去。罗广银也拖着伤腿下水,伤口发炎,走不动。日本人见了狂笑不止,随即又朝罗广银打一枪,罗被击中而死在河中。

72. 藏千发口述

藏千发,男,73岁

调查地点:雨花乡集合大队南一队

1937年日本人侵略南京时,我和我四哥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杀,都吓得向外逃走,当时我的四哥因为身上带了一部分日用品,逃得稍迟一点,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就追上来,从他的身后就是一刀,当场被刺死。当时的毛公渡真是血流成河,尸体成堆,很长时间河水都像有油飘在上面,尸体的臭味真叫人无法形容。

73. 倪志兴口述

倪志兴,男,63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土城头

我家本来住在通济门,1937年日本人到南京的时候,我才14岁。可能在1937年11月份,日本人到我家来找花姑娘,找不着。当时我祖父讲没有花姑娘,日本人就把他活活打死了。我父亲讲不能打,日本人就用枪托子打父亲,父亲跑到汽车上被日本人看到,打得死去活来。没有几天我父亲就死去了,我的姑妈也被打死了,我家死了三人。

74. 周俞氏口述

周俞氏,女,69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通济门外扇骨营

1937年冬天,日本人攻入南京,当时许多人家纷纷外出逃难,而我们一家三口没有来得及逃走,只好提心吊胆的度日子。一天房门突然被冲开,日本人闯进我家,他们见我丈夫抱着孩子,上去就夺。那时我们的孩子才3岁,我一看这情景,急了,扑上去拼命把孩子从日本人手中抢过来。日本兵惨无人道,把我丈夫推到门外,一枪打死了。

75. 张朱氏口述

张朱氏,女,79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吴尚村

我丈夫张文华土生土长在铁心桥农村种田,1937年11月日寇打到南京时,我们全家四口人逃难到江东门一个叫毛公渡的地方,我丈夫被日寇枪杀,当时只有32岁。

二弟弟朱万炳也在同年跑难时被日寇枪杀,当时只有26岁。

三弟弟小名叫石全子,同年11月在本地赵家洼子被日寇活活用刀砍死,当时他仅22岁。

76. 屠长州口述

屠长州,男,66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能仁里二村

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时,哥哥屠长河跑反时,因和父亲母亲走散,在陈桥被抓。第二天早上,日本人把他和另外一些青年押到白露田,三枪才打死了他,死后一头栽进塘里。

77. 李素珍口述

李素珍,女,75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安德里 30 号

1937 年 11 月底，日本人进入南京时，我丈夫在安乐酒店当伙计，因手上有老茧，就被认为是中央军，捉到下关给机关枪扫射死了。当时死尸遍地，江水都被染红了。

78. 王双福口述

王双福，男，34 岁

调查地点：石门坎乡杨庄大队头埠三队

1937 年 12 月，六个日本人在我家房前烤火，当时我奶奶叫他不要靠近房子，怕火把房子烧掉，日本人就把我奶奶推进房子里面把门关上，活活烧死在房子里。

79. 尹圣林口述

尹圣林，男，75 岁

调查地点：石门坎乡海福巷

在 1937 年 12 月 15 日，我母亲尹杨氏在铁心桥尹西村被日军用刀戳死。同时三叔尹广生在尹西村，日军烧他家房子，还把他枪杀了。

1937 年 12 月 18 日（有一人）因逃避走在中华门外小行的过兵桥上，被日军用枪打死。

80. 周曹氏口述

周曹氏，女，82 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西方村

在 1937 年 12 月我母亲曹吴氏在中华门外糖坊廊被日军用枪打死。同时，我姐姐曹秀芬被日军用枪打伤了腿。

81. 王家洪口述

王家洪,男,64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九龙桥

1937年冬月日军侵入南京时,我父亲王金锄带着我去我姑母家(也住扇骨营)时,日军开枪打我父亲,父亲受重伤失血过多而亡。

82. 李德龙口述

李德龙,男,59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七里街

父亲李金富当年42岁,是码头工人。在1937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四时许,来了几个日本人,将我父亲带出去,就在现在的七里街卫生院处杀害了,当时我只有12岁。

83. 尹大丙口述

尹大丙,男,73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尹西村

1937年我26岁,当时日本人进村时,我们已到别处逃难。后来回村时,看见自己的父亲死在塘边。尹荣元(当时60岁)死在门口。据留下看家的人说,我父亲是看到自己家房屋被日本人放火烧着,为了救火,便下塘边提水,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尹荣元见日本人抢他家东西便阻止,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还有同他一道逃难的周志贵父亲周永庆,当时28岁,他们刚出村没多远就被日本人一枪打死。尹顺云(现年53岁,在西善纺织厂)父亲尹广江,当时30岁左右,当他们逃到西善桥的栅栏门桥时,日本人端着机枪对着桥上逃难的人扫射,当时死尸堵了路,他们只好从死尸上走过。刚刚跨上桥的尹广江,当场被打死,尸首滚到河边。

84. 张秀英口述

张秀英,女,71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镇西善桥街

日本人在南京时，我父亲张德财进城去批发香烟，到板桥街去卖。走公路怕给日本人看到，就走小路绕圩里走，结果还是碰到了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叫小白脸，是一个小军官，他叫我父亲站住，把香烟拿出来给他。后来要走时一枪把我父亲打死了，把尸体埋在灰里就走了。

85. 周桂英口述

周桂英，女，75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镇新河街

1938年春，日本人闯进我的家，用刺刀对准我70多岁的母亲说快快交出花姑娘。因为我母亲舍不得把我们交出来，就被这帮惨无人道的豺狼刺死在路旁。

我的前夫王德妹也被日本人抓走，因为他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结果也死于日本人枪下。

86. 端秀珍口述

端秀珍，女，58岁

调查地点：板桥镇古雄村

日本人到板桥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躲到罗村去了。一天清晨，我父亲准备回家看看，走到北头天桥时，被日本人看见来不及跑，被日本人一枪打死。

87. 崔兑明口述

崔兑明，男，66岁

调查地点：板桥镇宁谷路

在1937年日军侵华时我家遭受到日本人极其惨无人道的杀害。当

时我家住在栖霞山十月公社张家库(现建炼油厂处)。全家共有八口人,父母,大哥大嫂,侄子,二哥,妹妹,日本人进来后到处杀、烧、抢,姑娘受糟蹋,男青年遭杀,我的一家在逃难中遇着日本人无处躲,日本人非说我大哥是新四军的兵,二话不说,就把大哥给杀了,嫂子要不是我们把她藏在草堆里,难免受糟蹋,日本人把我们赶到江边,准备大屠杀,我们全家舍命逃出来,躲进了栖霞寺难民所,这才保住了生命。

88. 夏凤英口述

夏凤英,女,55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叶圩大队叶家套一队

1937年冬月十一日下午五点多钟,我亲眼看到我父亲为了给一个耳聋的人说话,日本人不准他讲话,就把他推进河里,他从河里爬上来,还给日本人打死了。

89. 孔尤氏口述

孔尤氏,女,86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六号队

民国26年(1937年),日军来时,我带着几个儿子跑到安徽去了。当时我丈夫没有走,在家守家,结果被日本兵打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另外两个人。

90. 陶学莲口述

陶学莲,女,77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河南村河南二队

1937年冬月二十左右,我们村里人见日本人来都吓得到处躲,我一个人带着四个儿女正到别处躲难时,我父亲因不放心我,正到处找我,忽然几个日本人出现,看到我父亲就乱喊。我父亲那时73岁,耳朵又聋,

没听见,这时日本人就用枪把我父亲打死在东林大队积贤三队张家队墩子,等我和表嫂出来收尸时,我父亲的尸体已经让“日本万子会”拖到江东门桥下垫桥了。

后来,我带着四个孩子躲到小行表哥家,只见几个日本人抓了几个姑娘和妇女到小行附近的山上进行调戏、侮辱。那些姑娘被糟蹋得死去活来。

91. 吴秀英口述

吴秀英,女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吴尚村

1937年底,三名日本人在下雪时坐着汽车来到我家,强行抓走了我父亲张德胜、丈夫张文全。从此以后,他们就再也没能回来。

92. 张玉珍口述

张玉珍,女,59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晨光巷

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时,我们逃到江心洲,目睹了日本人的“三光”政策,看到大街上堆满了尸体,到处都是难民。73岁的爷爷,当时舍不得家中的一些东西,留下看家,结果被日本人杀害了。

93. 张秀珍口述

张秀珍,女,50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吴尚村

1938年冬,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我父亲张德慧被强行抓去当差,一去杳无音讯。

94. 刘有海口述

刘有海,男,59岁

112 幸存者调查口述

调查地点：西善桥乡吴村大队刘二队

我当时只有十一二岁，村里到处都是日本兵，经常残害老百姓。1938年春的一天，父亲到村里被一伙日本兵用枪射击打伤了，因当时无医生治疗，伤口化脓，卧床不起。日本兵得知我父亲是枪伤，经常三番五次下来找麻烦，我父亲1949年刚解放就去世了。

95. 陈秀华口述

陈秀华，女，75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乡古遗井大队

1937年，日军来到我们这里，由于我家有一点家产，所以家里人多数没走。有一天，日军到我们家抢东西，把家里的一条牛抢走，我的哥哥知道后，就赶去想把它要回来，当他追到村前的一个水塘内时，日军就朝他开了枪，子弹从他的脖子中穿过，然后又把他推进水塘里，哥哥就这样被夺走了生命。

96. 杨长福口述

杨长福，男，72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乡古遗井大队

1938年初，日军驻扎在我村。有一天，日军的一个军官带着几个士兵来到村上，向我父亲要花姑娘，并限三天交人，我父亲说没有，他们就拳打脚踢，我父亲被逼，第二天准备到外避一避，谁知被日军发现，打死在枪下。1937年的一天，日军叫我把一个死在公路边的腐烂小孩埋起来，我不愿意，他们就拳打脚踢，在床上睡了一个多月才恢复。

97. 刘长禄口述

刘长禄，男，64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乡油坊村敬老院

受害者刘奇氏,女,60岁,是我奶奶。1937年冬天,日本兵从铁心桥沿农西路一直跑往西善桥,有天到我家和村子里抢东西,叫我奶奶给他们捉鸡,我奶奶不肯捉,日本兵提起枪就是一枪,奶奶当场死亡。

1937年冬(一天)下午,日本兵从溧阳经过铁心桥横插农西路,当时刘长义在田里做活,没有跑掉,日本兵看到后,叫他带路,他不肯,说他是中国兵,一枪打死在路边。

98. 潘吴氏口述

潘吴氏,女,78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通济门外吸水闸

我丈夫潘安才当时41岁,1937年底的一个白天在家里被日本人抓去,音信全无,房子也被烧了,害得我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可怜四处逃难,吃尽了苦头。

99. 孙大云口述

孙大云,男,69岁

调查地点:石门坎乡杨庄大队头埠二队

1937年冬月,日本鬼子来到我们村,我爷爷孙永潮和几个人跑,被他们发现,开枪打死在头埠东边的小河边。当时和我爷爷一道被打死的还有陆宝珍的大伯陆二保。

100. 王安静口述

王安静,女,43岁

调查地点:石门坎乡杨庄大队二埠三队

我的父亲名叫三阳槐,1937年冬我父亲在江宁一带和新四军有所联系,日本人把他背上捆着大石头推到河里淹死了。

114 幸存者调查口述

101. 陈双桢口述

陈双桢,男,35岁

调查地点:石门坎乡杨庄大队头埠一队

我的奶奶在1937年冬月的一天,去海福巷办事,在路上遇见三个日本人,当时他们是打麻雀,见我奶奶来了以后,就把她当作目标来打,一枪打死在现在我们大队小学东边的小塘边。

102. 李春华口述

李春华,男,59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许家三队

1937年12月的一天,日本人进村叫我哥哥李春崖给他们抓鸡。我哥哥因害怕而逃跑,途中被日本人开枪打死。

同年同月的一天,我的四叔李勇连听说日本人进村,在逃跑的途中,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当时仅有28岁。

103. 许志荣口述

许志荣,男,64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中和村大华生产队

我的奶奶莫许氏,1937年阴历冬月初五,被日本人从床底下抓走,并要奶奶给他们做吃的,奶奶没依被开枪打死。

104. 莫启福口述

莫启福,男,65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中和村永胜三队

1937年冬月初十,几个日本人来我家抢东西,我父亲由于没来得及逃走,被日本人绑架抓走,行至安德门,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

105. 莫民军口述

莫民军,男,28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中和村大华生产队

听我父亲说,我的爷爷莫大新奶奶莫张氏,1937年阴历初五中午,爷爷奶奶正在睡午觉,被日本人抓到后用刺刀将他俩活活捅死。

106. 丁永副口述

丁永副,男,42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中和村和平三队

我的爷爷丁兴来,1937年冬月初五,在回家的途中被日本人抓走让爷爷给他们带路干活,不久被日本人开枪打死。

107. 丁盛保口述

丁盛保,男,45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中和村和平二队

我的爷爷丁如金,1937年阴历初五被日本人强迫抓去,给他们干活,不久被日本人活活地打死。

108. 戚康盛口述

戚康盛,男,65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中和村戚家一队

我的父亲戚福周,1937年冬月初四,发现日本人进村,躲在家中,被他们发现抓走,途中被日本人开枪打死。

109. 邵传友口述

邵传友,男,56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双和村大香生产队

我的父亲邵世才,1937年12月的一天,被日本人抓去带路,途中说他走慢了点,被日本人开枪打死。

110. 刘福圣口述

刘福圣,男,56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双和村中和二队

我父亲刘增华,1937年2月,被日本人在现在的大华生产队莫关发家门前,当靶子打死。当时34岁。

111. 肖旺金口述

肖旺金,男,58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双和村油坊三队

我的父亲肖兴发,1937年2月在油坊一队塘边,日本人见后叫他上来,他没依,被当场开枪打死,当时仅26岁。

112. 侯正发口述

侯正发,男,58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双和村

那是在1937年元月的一天中午,我父亲在一个老菱塘边被日本人发现叫他过来,他未去,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当时只有45岁。

1937年冬,我的三哥侯正忠被日本人抓去,要让他带路。我三哥不从,被日本人活活打死,当时只有17岁。

我的二哥侯正青,1937年12月的一天,被日本人抓走,行至安德门时被日本人开枪打死。

我的嫂子侯白氏,在1937年12月的一天,她躲在田里,被日本人发

现,要把她抓走,她拼命反抗,被日本人开枪打死。

113. 方一心口述

方一心,男,61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棉花堤街40号

我祖父方太运在1937年冬被日本人杀害,婶母方赵氏也被日本人枪杀。

114. 蔡子明口述

蔡子明,男,57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棉花堤2号

1937年冬天,我父亲蔡金良被教导团抓走带路到下关,准备过江(时间冬月初九),初十下午四点左右,日本人到棉花堤,11日父亲由下关回来行至江东门木桥时被日本人杀害。当时目睹者姓钱的女人现年70多岁,过去是家门口的,现住鼓楼区。

115. 吉长贵口述

吉长贵,男,60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二道桥南街

1937年冬,中日战争时,我们家挖了防空洞,我父亲吉万才躲在防空洞内被日本人发现后,立即用枪打死,其中还有另一人真实姓名不知,一般都叫他“洋糖”,也被打死了。

116. 朱年其口述

朱年其,男,64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螺丝桥大桥

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我们中国人死在他手里的实在太多了,我的大哥就是其中一个。一天我们在家正在找人,找来找去少一个,出来找时,有过路人说前面死了一个人,等我跑出去看,我的大哥死在墙根边,是日本人用刀杀的。日本人实在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死敌。

117. 李万金口述

李万金,男,54 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五星大队马后二队

1938 年元月 12 日,我父亲李兴富当时 30 岁,到赛虹桥挑米,走在桥上被日本人用枪打死。

118. 陈兴来口述

陈兴来,男,54 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西扣大队螺旷一队

我的母亲是被日本人打死的。1937 年冬,日本人向我母亲要东西。当时我家里比较穷,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就一枪把我母亲打死了。

119. 张文斌口述

张文斌,男,58 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江南大队头关二队

记得当时是 1937 年底,我父亲在家里好好的,突然涌进来几个日本人,不知说了些什么,就走了。后来因我们几个孩子出去玩,父亲出来找我们,又被日本人看到,就被他们无缘无故地杀害了。他们那个时候杀我们中国人就像杀小鸡一样。

120. 单其圣口述

单其圣,男,70 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天后村天后二队

1937年底,在日本侵华大屠杀时期,我爷爷单长伟被日本人拖到天门闸干活,后来用枪打死。

在日本人大屠杀时期,惨无人道的日本人,把中国人不当人,看作是动物,当枪靶子使。我奶奶单氏就是被日本人当作玩物,打死在家门口的。

121. 李元华口述

李元华,男,53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双龙村庙后队

1937年冬月,日本人进村后,抓住我哥哥李元州,硬说他是当兵的,他看情况不好,在寒冷的冬天跳入水中跑,被日本人两枪打死。

122. 吴坤锦口述

吴坤锦,男,60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红旗大队

我的哥哥1937年时24岁。有一次,日本人叫他下河,他不肯,当场就给一枪,打在右胳膊上(早几年才病故)。

我的舅舅郑世才,在给中央军抓壮丁逃回的路上,碰见日本人,当场被一枪打死。

123. 李兴保口述

李兴保,男,60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双龙村庙后队

1938年1月,我的弟弟李兴龙当时22岁。看见日本人进村,他害怕,就往外跑,被日本人发觉,用枪打死。

124. 管远周口述

管远周,男,53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江南大队寿代二队

我是受害者的亲属。记得1937年时,我才七八岁。我父亲和几个家门口的叔伯们什么坏事也没有干,几个日本人要他们帮着鬼子挑偷、抢来的鸡、猪……父亲他们几个人不服,就被拉出去枪毙了。我要控诉日军所犯的滔天罪行。

125. 李盛才口述

李盛才,男,76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西扣大队西扣一队

我的爱人在1937年底被日本人打死了。我本人是幸存者。死者是日本人用枪打死的。

126. 吴昆兰口述

吴昆兰,女,70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西扣大队西扣五队

我是幸存者,1937年,我才23岁。我的前丈夫是给日本人打死的,名字叫陈兴有。日本人来了,我们就搬到芦圩去住。那年沙洲圩水较大,日本人看到了我们,叫我们两人用船把他们接过来,接过来后,日本人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上。我的丈夫叫我不要起来。日本人看到我丈夫和我说话,当时就叫我丈夫挑着米,把他带走了,直到现在没有下落。

127. 荣长旺口述

荣长旺,男,66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安德门

1937年冬,我亲眼看到菊花台下有一条壕沟,被日本人打死的中国
人不知道有多少,在我家后门口有一个人被打死,多少天无人收尸,还连
打死七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的亲哥哥。

128. 孙兴钊口述

孙兴钊,男,64岁

调查地点:雨花乡井二村

1937年冬月,井二村的人全部逃走,那时我和父亲二人到邵村去了,
后来在冬月初八想回家来看看,路过单家到了道四王村住了一夜,当时
有人叫他不要走了,正好村上有一人死了,叫他去帮忙入棺,这时日本
人来了把他打死了,杨荣洲夫妇也当场打死了。

井二村整个村子被打死七个人,杨荣华叔嫂两人、孙兴法弟弟、孙长
荣奶奶(等)。共烧掉民房约五六十间,全村只剩下33间房子。

129. 余朝贵口述

余朝贵,男,69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茶亭村北圩二队

1937年12月的一天下午,突然有两个日本人来到我们村,抓了一个
住在村上的木匠,拉到打谷场上,要他跪下,一个日本兵军官要另一个日
本兵开枪打木匠,我们几十个群众也赶到场上,都跪下求饶也无用,结果
木匠被日本鬼子打死。

1937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中午,我家大哥余朝荣(当时26岁)、二哥
余朝华(当时22岁)被日本兵抓差到芜湖才回到家吃午饭,又来了两个
日本兵,带着我村的李永福和另一名青年到我家叫我两个哥哥把上衣脱
下,看见我哥膀子上有牛痘疤就说我哥哥是中国兵,把我两个哥哥带到
凤凰东街淌水沟边杀害了。

1938年初的一天,五六个日本兵来到我村,对我村姓许的妇女(刚生
小孩几天)进行轮奸,使这位许大姐奄奄一息,后被邻居架着走动,才被

救活。

130. 谢赵氏口述

谢赵氏,女,75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西洋巷

1937年我29岁。鬼子来时我们逃到五台山女子大学一带。

我爷爷带着我儿子跑到六男桥。留下看家的老公公和其他留下的邻居共14人,一起被日军用瓦片等物活活闷压死。逃难一个多月回来后,只见家里全是死人。谁是谁都认不清了。因公公膀子上带有一佛珠,才认出公公来。家里被抢劫一空,门板都被下了下来,不知去向。

131. 叶高升口述

叶高升,男,67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叶家套一队

1937年冬月十一日上午九点多钟,本人的嫂子因身怀有孕,被日本人发现,嫂子拔腿就跑,结果被日本人一枪打死,打死后还把她的衣服扒掉,我们几个人看到都不敢上前阻止。

132. 傅左金口述

傅左金,男,76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能仁里二村

1937年日军进城时,岳父在家被日本人一刀砍头致死。日本人又对准他前妻开枪,因躲闪得快,一枪打在门框上,邻居一个小女孩在门口看,也被一枪打死。

我的侄儿当年12岁,和奶奶隔河相望,吃饭时他要到奶奶那里,刚跑上桥,鬼子一刀把他小头砍了下来,滚落在河里。

邻居一家都没有走,日本人把他一家关在房子里,连人带房子放火

烧得一干二净。

我在逃难途中,亲眼看到日本人把几百个老百姓集中放在锅厂的空地上,用机枪扫射。

我岳母被鬼子子弹打在脚后跟,烂了几年后死了。

133. 金吉道口述

金吉道,男,73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红旗大队东村一队

1937年冬,我的亲叔金德强,有一次,从丈母娘家回来的路上,碰见日本人。日本人在粪坑边把他挡住,他当时27岁,鬼子说他是中央军,当场把头砍掉。头滚进了粪坑,日本人又从粪坑里把头弄出来放在大路的中心,真是惨无人道。

134. 张远满口述

张远满,男,55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长河队

1937年我虽然岁数不大,但对往事的记忆还较新,我亲眼目睹日军去江心洲时把我的老爷张代发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又用刀将他活活砍死,我紧紧抱住老爷的腿不放,还被日军狠狠打了一顿,我含着眼泪扑在死去的老爷身上。

135. 尹顺珍口述

尹顺珍,女,62岁

调查地点:板桥镇板桥巷口

1937年,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时,我才14岁,当时住在铁心桥铁心公社尹西村,日本人一进村,头一个就把我的大妈打死,然后又把我的三大伯打死,然后又烧房子。城门一打开,日本人就烧、杀、抢、夺、糟蹋妇

女,我舅爷的童养媳在沙洲圩被日本人糟蹋死,当时只有 9 岁。

136. 李荣贵口述

李荣贵,男,65 岁

调查地点:响水桥二村

在 1937 年 12 月中旬,我四祖父李义德和四祖母当时住中华门外长干桥西,河边房子被日军烧毁,他们俩也被日军就地用枪打死。

同时我叔叔李善水被日军抓去,在中华门中门瓮用枪打死了。

137. 徐春荣口述

徐春荣,女,70 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镇西善桥街

我公公在日本人到西善桥来时,没有来得及逃掉,被日本人看到了,鬼子就举枪把我公公打倒在地,子弹从耳边擦过的,没有完全打上耳朵。我公公只好趴在地上装死,等鬼子走掉了,我公公才爬回家,没有死去,活到 60 岁才死的。鬼子疯狂极了,一到西善桥见人就打,吓得老百姓不敢碰见他们,只好躲藏起来。我婆婆陈梅氏没有躲,到对门茶叶店去拿茶叶的,被日本人看到开枪打死了。我公公家,就无事地在鬼子手上打死一人,打伤一人。

138. 崔素华口述

崔素华,女,61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积善一队

1937 年日本人来了半个多月,我二婶家来了几个日本人,二叔和我堂弟被他们抓住,拖到江东门军法处。二人被绑着,推到一个大茅坑里,结果我堂弟被日本人打死,二叔见日本人走后才爬回来。

139. 唐元琴口述

唐元琴,女,68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塘庄三队

1937年日本人到南京是冬天。记得冬月二十五日那天,有几个日本人跑到我姐姐家,发现我姐夫躲在地洞里,抓出来就打。我姐夫撒腿就跑,日本兵紧紧追赶。我姐夫跑到秦淮河就游了过去,日本人站在河边用枪打不着,急得乱叫。正好这时鬼脸城下走来一队日本兵,这边日本人大叫,那队日本人就用枪把我姐夫打死了,过了三个月家里人才敢去收尸。

140. 罗玉全口述

罗玉全,男,64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石家庄三队

1937年阴历冬月初九,当时本人家里六口人(日本人进村)隐蔽在家后面地洞里。日本人到本人家时,首先把猪圈挖个洞,把机关枪架在猪圈上,把家里八仙桌给搬坏,把家里鸡抢走几只,并亲眼看到日本兵把本人舅舅身上戳了七八刀,被活活戳死。

冬月初九晚,本人的侄子在跑反中被日本人把腿打断。那一段时间侄子在那里洗伤口,来了两名日本兵,他们问侄子伤口是怎么搞的,因侄子听不懂日本人的话,被日本人用枪活活戳死,死时只有16岁。

141. 兰有英口述

兰有英,女,69岁

调查地点:石门坎乡海福巷53号

我舅舅刘某在1937年12月20日在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被日军从难民区拖出来枪杀。

142. 刘素珍口述

刘素珍,女,76岁

调查地点:梅山铁矿付井生活区

1937年我家住在雨花台区集合村(现在锯木厂)。冬月的一天,听人说石桥附近的防空洞里被日本人用机枪扫射了一阵,有四五十人中弹身亡。我丈夫钮步云发现他哥哥没有和我们躲在一起,不放心跑去一看,果然发现有他哥哥钮步潮的尸体。当时没有运输工具,只好埋在附近。一星期后,防空洞就被填了。

没有多久,钮步潮不满14岁的儿子被日本人抓民夫去了。因为人小,干不了日本人的重活,受不了日本人的折磨而病倒,回到家里没有几天也含恨离去了。仅我们一家在1937年,一个惨遭杀害,一个被活活折磨死了。钮步潮的妻子早年死了,只有我是家里的知情人,必须为死难者控诉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143. 吕必贵口述

吕必贵,男,59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新农村七队

1937年冬月十三日下午,来了一个日本兵到杜家门口找花姑娘,没有找到,后来看到我家的一头牛,朝我家门口走来,说:“没有找着花姑娘,找到一头牛也行。”当场用冲锋枪对准牛的肛门就是一梭子,把牛打死,随后叫了两个夫子把牛剥了,把牛肉全部弄走了。

1937年冬月十三日中午,我的姑爷爷朱运发手提饭箩,准备躲起来吃,被两个日本兵看到,当场用冲锋枪把我的姑爷爷打死。

1937年冬月二十六日下午,两个日本兵来到曹家庄,放火烧了曹家庄的三间房子,火光冲天,还不准老百姓救火,随后又来到陈家庄(新农三队),放火烧了陈永彬的父亲陈启兴的三间房子和吕祥金的三间房子。日本兵用枪对着老百姓,不准老百姓去救火,谁要是救火就打死谁。

144. 邹守业口述

邹守业,男,69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跃进二队

邹益银是我二叔,有一套蓝布衣服穿后洗了放在家门口晒着。1937年日军来时他将衣服收了带在身边,想跑到外头去躲,半路上与一队日本兵相遇,日军将他抓住,看到蓝布新衣,硬说他是新四军,用刺刀一刀刺去,将他挑到水里,当时丧命。

145. 尹启生口述

尹启生,男,76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新农村二队

1937年冬月十二日,我们都躲在圩家庄湖田里,有两三个日本兵看到躲的人群里有姑娘,女的都害怕了,都往河里跳,其中有一个女的被日本兵用枪打死在河里。

1937年冬月十三日,在蒋全富家门口来了两三个日本兵向我们要金钱、表、大头,没有就用锄头打我叔叔(尹长胜)的头,当场就被打死,我当时就被打了一锄头。

1937年冬月十六日,日本兵到赵家园,过一个小跳板,掉到河里淹死了。冬月十七日,日本兵来大屠杀,把老百姓都赶到赵家园,用枪打死七八个人,然后把一些女同胞身上的衣服都脱光,他们站在中间大笑。

146. 李永福口述

李永福,男,61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河南村二队

1937年冬月十二日深夜,日本兵把我们这里的房子都烧了,一共烧了18间。

1938年,我姐夫被日本兵在中华门抓去,一直无影无踪。1937年冬

月二十五日,只见两个日本兵,抓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在现在的农机厂的房子里进行了强奸,小姑娘直喊“奶奶啊……”,回去没几天就死了。

1937年冬月的一天,日本兵抓来五批妇女、姑娘在我们门口的一座小房子里进行调戏,她们被鬼子糟蹋得不成样子。

147. 周道春口述

周道春,男,66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沙洲村许三队

我的姐夫应大章,1937年12月的一天,日本人进村抢走了他家的耕牛(杀吃),姐夫不服气,被日本人开枪打死。

同年同月的一天,我的堂兄,被日本人抓走,被刺刀挑得半死,后用火将堂兄活活烧死,当时仅26岁,留下的妻子、儿女至今仍无下落。

148. 肖洪贵口述

肖洪贵,男,67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扇骨营6-104号

1937年冬月十三日,伯父肖达山、堂弟肖洪发、堂妹小五子三个人躲在西城根龙华庵地洞里被日军发觉,喊出后开枪打死,堂妹小五子是被日军污辱后捅死的。伯父家邻居孙三丫头的两个孩子被日军抛入河里,因水浅爬上来两次,第三次被日军用刺刀扎死在河里。

龙华庵当家师爷肖福道被城楼上日本兵一枪把腿打折,剧痛而死。还有一位叫心慈的师傅被日军在龙华庵杀死(此事听肖福道的弟子所言)

149. 郭明华口述

郭明华,男,75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双龙大队庙前队

1938年1月,日本人进了我们村,当时我侄女16岁,日本人发现她以后要污辱她,她就躲起来不同意,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

150. 张何氏口述

张何氏,女,70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吴尚村

1937年,我丈夫的弟弟在南京曹山街一家学徒。日本人侵入时,他躲在难民区,被日本人抓去当差,后来就被杀害了。

151. 钱王氏口述

钱王氏,女,83岁

调查地点:雨花西路130号

1937年日本入侵南京时,我侄儿被他们抓去当差,被抓去的许多青年,都集中在堂欢(现柴油机厂),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回来了。

152. 潘巧云口述

潘巧云,女,61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能仁里一村3幢

1937年日本人来时我15岁,跑反在青龙山。姐夫王福云和弟弟王福年被日本人抓去当差。事干完后,惨无人道的日本人把这些人全都枪杀了。

153. 杨江氏口述

杨江氏,女,72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能仁里一村3幢

1937年我26岁,公公杨邦兴在日本兵侵入南京时,留在家里,被他

们枪杀了,连他的尸体和房子一起被烧掉了。他的二儿子在大屠杀中失踪,至今无音讯。

154. 金光鑫口述

金光鑫,男,69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雨花村

日本人到中国来,1937年可能十一月份的样子,日本人到各家去找花姑娘,我表弟和弟媳妇跑走了,当时我表弟和弟妹回来拿金戒指,被日本人看到了,当时把我表弟和弟妹吊在树上,用刀子把头砍掉挂在树上。幸好,当时我们全家跑反离开了,如果我们不走的话,全家可能被日本人杀死。

我家一共被日本人杀死两人。

155. 郁新民口述

郁新民,男,64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扇骨营清水塘边

调查时间:1984年

1937年冬月,我听已故父亲郁昭庆讲,日军侵入象房村时,抓夫扛东西,扛过东西就把他们都打死,约有20多人。我爱人家的亲戚有母子三人被打死,地点在小山头。

156. 徐魏氏口述

徐魏氏,女,80岁

调查地点:雨花乡丁树一队

1937年日本人攻占南京,我们都跑到沙洲圩,因老公公、老婆婆年龄大没走,留在家里,被打死,我知道后,回来看,情景很惨,另外我亲眼看到程学贤的爹被日本人打死。

157. 郑付书口述

郑付书,男,72岁

调查地点:雨花乡凤凰二生产队

日本人在南京鸟堂里(现在的柴油机厂)拿中国人当马骑,不顺心用枪就打死,我亲眼看见打死三人。(日本人)见东西就抢,我妹婿吴华昌被拖走,没回来,到现在音信全无。一个姓汪的开烟堂,给日本人撑船时被打死(因为他是城里人不会撑船)。

158. 孙寿圩口述

孙寿圩,男,54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沙洲村中胜一队

1937年12月的一天,我婆婆在拾柴的途中被日本人用枪托击中头部致死。

同年同月的一天,我的四哥哥孙寿才,被日本人抓壮丁抓走,途中被日本人飞机炸死。

159. 杨月凤口述

杨月凤,女,72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江东门大街

我舅舅赵如刚,1937年时住在北河口方来顶家,日军进城没几天,我舅舅就给日军在俞家圩旁用刺刀捅死(现在省电台附近)。

160. 尤哲民口述

尤哲民,男,69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下圩村

1937年我七叔尤邦治和张步洲在下圩村被日本兵枪杀。

161. 杨烱喜口述

杨烱喜,男,79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叶圩大队厂圩六队

1937年冬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多钟,在本人家门口,日本人叫一个姓何的搬我家两捆草,当时姓何的吃点酒装糊涂只搬一捆,日本人见他搬一捆,掉过脸来就是一枪把他打死。后来本人的妹夫,日本人说他是中国兵,把他抓走,开枪打死了。

162. 徐宝元口述

徐宝元,男,72岁

调查地点:桥梁工程队

1937年冬月,日本人侵入南京时,我26岁,别人都跑了,只有父亲徐瑞延舍不得两间破草房,留在家里,被凶恶的日本人用刺刀刺进左胸而死。后来,又用破毯子盖在尸体上,用火烧。我们赶回来时,只找到父亲喜爱带在手上的一件遗物。

163. 戚荣华口述

戚荣华,男,56岁

调查地点:雨花台街

1938年1月,我刚满10岁。一天,我父亲戚文和与邻居等四人去原报恩寺扫米充饥,被日本人抓住,叫他们都跪下,其他三人都跪下哀求,唯有我父亲不愿跪,并向另几人说:“日本人是人,我们也是人,为什么叫我们跪?”因言语不通,日本人以为是在骂他,恼羞成怒,用枪托朝他身上砸下去,父亲让得快,枪托砸在身旁石柱上断了,日本人即刻从腰间拔出手枪,打中右肩没死,就把他捆绑起来,活活地推下原中华门车站的一个水塘里淹死。父亲当时只有32岁。

164. 任庆和口述

任庆和,女,57岁

调查地点:上海路难民区

1937年底,我11岁,我们家里人一起在上海路美国人办的难民区内,说日本人不来难民区抓人的。后(日本人)又突然把难民区的所有青年都抓走,集中在阴阳营上海路一带。我两个哥哥(一个是堂哥)任庆义(18岁)、任庆云(22岁),都在那时被抓去。以后,日本人用机枪扫射。他们死后,父亲到好几个死人堆里也没有找到哥哥的尸体。日本人又把江边枪杀的尸体,全部扔在下关江里。

我姐夫的妹妹也在那时被日本人奸污。

165. 周道春口述

周道春,男,66岁

调查地点:南京雨花台墨水厂

1937年12月份,我的堂兄张道云在家里被日本人用刺刀刺了一刀,他就装死,等日本人走后,他就跑到中胜戎兴龙家。戎兴龙有母亲,将他接到家里养伤,过了七天以后,我的堂兄张道云就回家去看看母亲,还没走到家门口,就被日本人发现,看到他身上有刀伤,硬说他是中央军,当场就将他打死,死时才22岁。

166. 陈××口述

陈××,女,61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江南大队化工厂

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幸存者、目睹者,1937年至1938年之间的时候,我才12岁。有一天,几个日本人到我家,要我跟他们走,当时我已没有父母亲,唯一的亲人就是奶奶,我也不懂什么,只知道害怕,我不从,他们就打我。我乘其不备,拔腿就跑,他们紧追不放,后来我钻进了草堆,被

日本人用刺刀挑出来,进行了强奸。又有一次,我被日本人追赶到江边上,日本人向我开枪,我便装死倒下。诸如此事,我真是难以诉清。

167. 张××口述

张××,女,69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江南大队头关二队

1937年冬月,我丈夫董良余,被日本人捅了三刀后的第二天,我去探望他,结果被日本人看到,就用枪追着我打,枪子从肩膀上穿过,没有打中,我被日本人追上,上来了五六个日本人对我进行轮奸,当他们走后,我已不省人事,昏迷过去了。这些狼心狗肺的畜生,不知糟蹋了我们多少中国人,我心头的怒火控诉日本人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168. 陈素云口述

陈素云,女,55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河南村河南二队

1937年冬天,日本人到此地,为了寻找女人寻欢作乐,七个日本人冲进邓家,我大妈把门开了躲在门后。只见他们闯入邓家,一把抓住一位老大妈,要找大姑娘,老大妈说没有,结果几个鬼子便把老大妈打得死去活来。

1938年元月份的一天,我大姐在地里摘豌豆头,三个日本人骑马看见了,她见状撒腿就跑,当日本人追上她时,这些家伙兽性发作,将她糟蹋了一场。

169. 邵英兰口述

邵英兰,女,55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叶圩大队叶家套二队

1937年冬月二十日,在我家门口一个日本人把我的叔伯姐姐拖到家

里侮辱。以后就把我家房子和几个人家的房放火烧光,后来哈哈大笑走了。

170. 卢玉芳口述

卢玉芳,女,72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莲北三队

日本人来时,妇女受迫害最深,许多妇女深受摧残。1937年12月的一天,莲北二队一妇女×××就是其中一个,她受日本人奸污后怀了孕生了一个小孩,她要寻短见(因为她守寡十几年),被儿子阻挡才算活了下来。

171. 徐文成口述

徐文成,男,66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后庄一队

1937年冬,日本人到我们江心洲,抓来多名国民党残兵,其中也有无辜百姓,走一段用刺刀戳一个,结果70多人全部被鬼子用刺刀戳死。有一个从城里逃难的外号叫“吴毛子”的女人躲到李永年家锅窖地洞里,结果被鬼子发现。同时从地洞里翻出四名妇女,都被奸污。

那时我帮张安才耕地,日本鬼子从汽艇上下来,窜到张安才家抓到我,用枪对着我,叫我跪下,我没肯跪,鬼子就狠狠踢了我一脚,又向我打了一枪,我害怕地手一抬,枪子从张安才屋顶窜出,后鬼子大笑,抢了张家一些钱就走了。

有一次,鬼子强奸了一个姓韩的妇女,后又将张家人打死,将肚子剖开。

1938年春,我到江心洲买柴火,正好到王学江家。鬼子到了,发现王学江的女儿,这个鬼子非要强奸王女,王女说这个不行,到后面去,王学江家后面正好是一个塘,王女说到对面树林中去,结果哄鬼子上了莲盆,船到河中间,王女将小盆搞翻,将这个鬼子扣在小盆下淹死。第二天,鬼

子来了二三十人,当时村中人已跑光,鬼子就将那一带房屋全部烧毁。

172. 李福友口述

李福友,男,37岁

调查地点:石门坎乡杨庄大队杨庄二队

我奶奶在1937年冬月,被日本兵多人奸污死亡。

173. 单祥炳口述

单祥炳,男,52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天后村天后三队

我的舅母叫刘刘氏。在1937年日本人大屠杀时期,日本人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她的村子被日本人放火烧了。她叫救火,被日本人听到后,就把她拖到陈景华家进行了强奸,后来她就给杀害了。

174. 屈秀英口述

屈秀英,女,60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凤凰西街

我丈夫王正文的童养媳,小名叫发芝,日本人到南京郊区找女人,找到她家,见发芝欲强奸,她不从,被日军活活用刺刀戳死。

175. 陈秀英口述

陈秀英,女,47岁

调查地点:石门坎乡杨庄大队二埠二队

我的婶婶是在1937年冬月被日本鬼子多人奸污死的。

176. 陆红英口述

陆红英,女,56岁

调查地点：石门坎乡杨庄大队头埠二队

我妹妹陆宝珍在1937年12月的一天下午，外出有事，遇见几个日本人，被日本人多人奸污而死。

177. 李家福口述

李家福，男，63岁

调查地点：雨花汽车修理厂

1937年冬，日本人刚进南京时，我们很多人跑到沙洲圩，亲眼看到两个日本人用刺刀刺伤一批人，其中一人死亡，其妻还被日本人奸污。

在马家店（铁心乡境内）看见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被三个日本兵奸污。

1938年头，我刚回到家，头部就被日本人无故刺了一刀（现在刀疤还在），差一点送命。后来又被日本人抓去，几经折磨，才被放出。出来后又被抓差20多天。

1938年初，我也亲眼看到在现在的市政管理站后晨光厂围墙内埋了1000多具中国人的尸体（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178. 戚福华口述

戚福华，男，73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莲花村

1937年秋天，我养鸭400只，当时有草房两间，同年十一月左右，日本兵二十余人，驻扎在现在的西善桥。一天中午，日本兵来到我村，抢走鸭子四十余只，烧毁了两间草房，本人幸存，目睹全村老百姓纷纷出逃。

179. 沙秀英口述

沙秀英，女，53岁

调查地点：雨花台街

1937 年底,日本兵来南京的时候,我很小,只有 6 岁。飞机丢炸弹。我很害怕,就哭,奶奶怕我的哭声把鬼子引来,就用湿毛巾堵住我的嘴巴。父亲被抽壮丁,家中房子也被日本人烧了,我们只有在外面逃难。马路上的尸体一个挨着一个,有的有身无头,有的有头无身。

180. 杨秀英口述

杨秀英,女,60 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小行村三合四队

1937 年冬月初四下午,在许家湾子,我是亲眼看到日本人一下子打死 11 个中国人,我家老大娄如林头一个被打死,接着打死 10 个,先推下塘,后打枪。回来后,房屋全部被烧,大约有 30 多间房屋。

181. 陈永彬口述

陈永彬,男,64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新农村新农三队

1937 年冬月二十三日晚上,我家父亲陈启兴给日本兵抓去,当夫子送稻草到八埠塘(现在的豆腐山)。回来走到王家庄兰远兵家门口马路(转塘)上,迎面来了两个日本兵,背着枪,用调车棍先打了武启义和林正贵,他们都让开了。我父亲走在第三个,被日本人一棍子把头打开,后用刺刀戳了耳朵门一刀。

1937 年冬月二十六日下午,来了三个日本兵,在陈家庄找花姑娘,没有找到,后来烧掉我家的三间房子。

1937 年冬月二十七日上午,一个日本兵到陈家庄,看到我家一头牛,用枪把牛打死了,当时我看到不敢动,后来我们全家就逃跑了。

182. 朱秀珍口述

朱秀珍,女,65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河南后街

1938年元月份,日本人来到此地,把鸡、鸭、鹅全部用枪打死,把房屋烧了许多间。我家的六间房子全部被烧。2月份的一天,看见日本人拉来几个妇女、姑娘进行调戏,其中有一个小姑娘是江心洲的,看自己不能上船回家(奸污后),跳江死了。

183. 王正明口述

王正明,男,66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月安三队

1937年冬月十七,日本人说我是中国兵,把我抓去准备枪毙,幸亏我舅舅的儿子,在日本人那里当伙夫,我舅舅的儿子抱着枪口求饶说,他不是中国兵,后来我被押到现在上新河卖肉的地方(以前是木行),前后被关押了两个月的时间,我和我弟弟的房子全部被烧了。

184. 张大旺口述

张大旺,男,65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积贤三队

1937年日本人就把我抓差去了两个多月,受尽了折磨,第一次在门前,用枪对准我,在母亲及乡亲们跪下求情后,毒打一顿才放下枪。第二次是在前面田埂上,日本人要我带路找花姑娘,我说找不到,日军抽出刀来就砍,被我一手托住,在别人又一次求情下,才让我回家。这不算,还把我家及邻居牛德炳家共计六间房屋烧毁。

185. 刘建平口述

刘建平,男,72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东林二队

提起日本人,个个中国人都非常痛恨,他们来到南京什么坏事都干,对老百姓的房屋是烧,对中国人是杀,对妇女更是进行糟蹋。青年妇女

们为了避难,个个把脸上抹上一层黑灰,就是这样,日本人也不放过。1937年12月14日,朱小网的母亲×××遭受日本人奸污,我家中八间房屋都是被日本人烧掉的。

186. 季善德口述

季善德,男,64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东林三队

1937年12月,江边死的人堆积如山,从棉花堤到汉河,沿路都是死尸。这些死尸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国民党的兵,因为日本人用枪进行扫射,国民党的兵准备向下关撤退的,退到江边无路,因而全部死在这里。据说,第二年3月,江里木排下面的死尸还漂上来。除此以外,老百姓也深遭迫害。我的父亲被日本人打了一枪,后来一直不能干活,我家的三间小屋被日本人第一天(12月13日)来时烧毁。我还看到棉花堤一条街和我家同一天被烧毁。还有一个讨饭来此地的一个姓赵的被日本人打中了一枪,跌到水里淹死。

187. 闻如玉口述

闻如玉,女,78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东林五队

1937年农历十二月,早晨八点钟左右,我家婶婶和我带着我的刚满四周岁的儿子,听人家说日本人来了,还没来得及躲起来,日本人真的到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烧了我家的唯一的两间房子,后来来了一个白面的日本人,手上拿着一把剪刀,不知是从哪里抢来的,走到我们跟前,摸了我的头说:“你今年多大了,长得蛮漂亮的嘛!这把剪刀我送给你算了。”当时我婶婶怕我吃亏,拦上前跪下来求情,才逃了这一关。我婶婶带着我正准备躲到地洞里去,又来了一个肤色较黑的日本人,把我劫到家后面一家姓张的没有烧掉的房子里,我又只好跪地求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无法生活,我父亲叫我和妹妹带着孩子到江北躲了一段

时间,等安定了才回到家。这些日本人真是丧尽天良。

188. 庞义学口述

庞义学,男,60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荷塘村

1937年冬我13岁,当时日本人大屠杀,我和本村朱兴林的大叔朱万品、二叔朱万全到沙洲丁家埂避难。当时万品、万全兄弟俩正好二十出头,他们看到日本人在丁家埂杀了无数老百姓,心里更有火,他们看到一个日本兵掉了队,便悄悄把鬼子截住,用钉耙铁锹把那个日本兵打死,尸首推到河里。后来,日本兵找回来时,发现了他们兄弟俩,就当场开枪打死。

189. 翟忠口述

翟忠,男,58岁

调查地点:雨花乡花神庙村

1937年冬,整个花神庙村几乎全部被烧光,老百姓无家可归,跑反途中南北中村四人被日本兵杀害。当时跑反到龙都,我父亲就是在途中死亡,当时我只有13岁。我跟舅舅在回家的途中看见河边有黑色烧焦的尸骨,全部用铁丝串起手腕后活活烧死,大约三四百人。

我亲眼看到后来收尸时一直收了一年多,在长干那里挖了八个坑,把死尸一道埋起来,还能看得出来。现在我们乡食品厂那里当时两个大土堆子,一堆埋有千把人,加起来有万把人。

190. 侯大富口述

侯大富,男,59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双和村行家二队

我的父亲侯正茂,1937年冬天正在现在的村行家二队菱塘边划船被

日本人发现,叫他回来,未从,被日本人打了一枪,身负重伤,于 1959 年病故。

191. 梅广全口述

梅广全,男,62 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中和村前石一队

1937 年冬的一天,来了十几个日本兵到处抢东西。为了开心,在门口把木材堆起来,把我哥哥梅广昌放在里面放火烧,烧着后鬼子兵走了,我们家里人跑出来,把哥哥从火堆抢出来,当时满身水泡,由于抢救及时,才免遭一死。

192. 刘松林口述

刘松林,男,59 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莲花村东和一队

1937 年 12 月,我与汪文府(现年 60 岁)在一起玩耍,亲眼看见日本兵开枪击中汪文府的腰间,穿至手指,至今伤疤仍在。

193. 张春山口述

张春山,男,84 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棉花堤江滩 141 号

1937 年冬月侵华日军在棉花堤烧、杀、淫、抢,无恶不作,受害的人民无法计算。棉花堤的房屋烧得只剩下三间瓦房,被杀害者曹铜匠、王科子、宋士波、王士来、高来生、高四一、方斗斗、熊顺晓、邓银苟、蔡尧巨、刘炳耀,还有很多受害人的名姓记不清楚。最惨的是日军的军马被流弹炸死,(日军)强迫拉来很多老年人给他抬马埋葬,后把抬马的人绑起来杀死祭马,有熊顺晓、邓银苟、宋士波、高来生。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事罄竹难书。

此马埋在棉花堤郭光贵屋院内,即现在的拖拉机站,要找清马的埋葬地,实际情况可找郭光贵的小老婆陈素芹。

194. 钟诗来口述

钟诗来,男,60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棉花堤街

在1937年日军侵华时,方月英的母亲和两个舅舅被杀,方月英的祖父被杀。日本兵死了一个伍长和一匹马,杀了13个中国人来祭马。本街王长胜被日本人将其手脚捆起来放在木凳上当猪杀。邱福者夫妻被杀,女的是先奸后杀死,死后赤身裸体。

195. 宋镇森口述

宋镇森,男,84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江东门后街

1937年侵华日军进南京城的第二天,我们江东门一带居民有100多人,躲在营盘里避难(现南京冷冻机二分厂地址),当时已成为真空地段,买不到东西吃,我们就煮些碎米粥,剥些苞米煮煮。

第二天,有一个日军把我和蔡福康、童士成等几人带到电台去做工,当时有一个姓耿的儿子耿××(住江东门街上)被日军一刀把头砍掉。(那个日军)还对我说:“你的和他的一样。”我被吓得一身冷汗,还有一个叫陈老四(是陈嘉林父亲,住江东门街上)。他从营盘里回家拿东西,被日军枪杀在街上。

196. 张贵新口述

张贵新,男,73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积贤三队

我是死里逃生的人,多次从日本人的屠刀下逃脱出来,1937年12月

12日日本人来时,我家住了四十几个人,把我和朱大明、周席困三人拉出门就用枪对准,被我母亲及邻居老人跪下求情才放下枪。一次我被日本人带去,他们杀了人后,叫我把刀上的血用水洗掉,我听不懂,就糊里糊涂地用自己的棉袄一把抱住那把刀,把血擦干净了,后来就放我来家了。过了几天,我又被日本人抓去当差,每人背一捆稻草走到毛公渡过河时,脚下全是死尸,日本人不准弯腰,如弯腰就给你一枪,当时有许多人就是有去无回。

197. 朱广洪口述

朱广洪,男,60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积贤一队

1937年农历冬月初九,我看见日本人骑着四匹马从对面运粮河过来,我们庄上的人看见后就躲了起来。日本人到庄上一看没有人,拼命叫,后来去了13个人,带到龙王庙。一个叫彭二牛的跑了,日本人认为是中央兵,就把其余12个人全杀了。我的三叔、四叔就在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全家人被迫逃难,一个人背一个,大的小的,走到施家大地,那里的人也在走,又走到赵家元,最后逃到山里。过了几天,晚上回来的时候,看见朱大法,他也是外出逃难回来,日本人叫他干什么,他没有听见,日本人端起枪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198. 赵福堂口述

赵福堂,男,62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积贤二队

1937年12月13日,我们看见日本人往我们这个庄子走来,就慌慌忙忙地躲了起来。日军是抬着几个伤员过来的,走到庄前放在大埂上,到处找人帮他们送,一下看到朱广来的爷爷,叫他找人帮他们送伤兵,广来爷爷一共叫去13个人,送到目的地。结果一个叫彭小(二)牛的跑了,其余的人就遭受迫害,全部死在那里,赵福堂的二哥就是和12人一道被杀

死。大哥开门叫躲在麦田地里的人把头低下去,话还没讲完,就中了一弹,喊了两天两夜死去了。在这同一天,后面一个庄子叫大庄,三家人家八间房屋全部被烧毁。

199. 吕春林口述

吕春林,男,67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河北村下圩四队

1937年12月15日下午,两个日本兵闯进我家,让我和张学取(现本村灰州二队社员)抬一箩苞谷送到江东门(原国民党电台内)给日军喂马。回来后,我同父母、妹妹、张学取和他父亲张步州一同到尤栋臣(本村人)家躲避一下,因他家比较偏僻。走到他家麦场时,发现本村魏竹轩已被打死,倒在血泊之中,当时,张步州手中有一张为日军运粮发给的证明,他认为遇到日本人没关系,所以就走到前面。走到尤家门口,听到有日本兵在说话,张步州向我们摇摇手,让我们先躲一下,我们就躲到尤栋臣家的粮库里,张步州进去后,被日本兵打了两枪,当场死亡,尤栋臣被打了一枪,到第二天才死。

1937年12月17日,我们全家正在吃早饭,本村社员汪金华的四叔汪兆其和在我家的帮工史有富,早上到我家来,我叫他们吃饭,他们说吃过了,没一会儿,来了两个日本兵,见他们没和我们在一起吃饭,说他们是中国兵,拉到我家门前的战壕里开枪打死了。

200. 刘永明口述

刘永明,男,60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东林一队

1937年农历冬月的一天,国民党军队在这个村子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日军来了,这个村子里的人躲的躲,逃的逃,刘家的地洞里一共躲了13个人,其中只有一个女的,其余都是男的。日军从地洞里拉出一个杀一个,他们手段毒辣,不但是杀死,而且有的人被他们刺死后把肠子

都带了出来。这地洞里死了 12 人,就剩一个名叫朱兴仁的没有死,他身上也被刺了几刀,打了一枪,他一头扑到塘里,抱住一根木头眼睛闭着,夜里他才爬到地沿里,然后爬回家。刘永明的大伯,年老体弱,睡在床上,被日军枪托打死,他的哥哥被日本人拖去几次,拖去放掉,然后又拖去,因为他哥哥那年才 14 岁,个子又小,日本人看杀不上手,就这样算给他逃了一关。

201. 陈万珍口述

陈万珍,女,61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河南村积善二队

1937 年农历冬月十一,日本人侵略我国,到了南京,冬月十二这一天上午,鬼子抓走了我的伯伯,随后又将他押送到过去的王华明家里(王华明家住在现积余村附近),王家的三间房子当时已关满了押送到此的中国难民。过了一会,日本人把这些难民,押到附近的一个大茅坑里,用几张桌子卡在人头上面,然后在桌子上面加上干柴点燃,使得桌子和人一道化为灰烬。日本人走后,我去找伯伯时,伯伯已和所有的受难者一道被活活烧死在茅坑里。

202. 王永根口述

王永根,男,63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莲北二队

1937 年 12 月 13 日,原来的楼子庄一片火光,这是日本人放火烧房的火光,几十分钟后火光灭了,这里老百姓的 20 间房屋被烧毁。第二天又进行抢劫,看到鸡、鸭、猪就捉,张文州的四头大肥猪被日本人看见了,抬上就走。施文州家的 300 多只鸭子被全部抢走。他们看到妇女就拖,不走就杀,躲在刘家庄地洞里的 11 人,被杀了 10 个,就剩朱兴仁一人,他被打到水里,就没有动,日本兵认为死了就走了,他爬了回家。

203. 张淑芳口述

张淑芳,女,80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东红村洲头二队

1937年冬月初九,有两个日本人窜到我家要鸡蛋,当时有一个姓梁的姑娘,躲在我房中(此女当时只有16岁)。我当时将房门紧锁住,后两个日本人窜入我房内,将姓梁的姑娘奸污了。

第二次,日本人来向我三嫂要花姑娘,因没有,他们就放火将我三嫂的灶屋给烧毁,而他们则在一旁拍手大笑。

204. 杜宏珍口述

杜宏珍,女,77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东红村营盘二队

1937年冬月,日本人到洲上,到处找花姑娘,我们妇女根本不敢照面,一次日本人上洲来,我们好几个妇女都躲在自挖的地洞里,一直饿到天黑,整整饿了一天,后来听外面没有动静了,我们以为日本人走了,才敢上来。当时我们就做饭吃,我刚端一碗稀饭给荣老四的女儿吃,正在这时,一个日本人进来看见了就将荣老四的女儿抢走了,并进行奸污,当时荣的女儿只有16岁,她大喊大叫都未幸免。

日本人把中国人不当人,1937年冬月十几,日本人将严大强抓住,将严的衣服剥光,用刺刀对准严,将严冻了两个时辰,当时天气真冷啊。

我家当时养了两头猪,都先后被日本人抢走了。

205. 朱学华口述

朱学华,女,74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东红村棋杆一队

1937年冬月初九,日本人第一次到江心洲来,窜到我家,从我家中一下抓走四人,这四人是我兄弟张木中的儿子,张德贵的儿子和南门一个

姓许的娘舅二人,他们四人都是来我家躲藏的,日本人把他们抓到后,走了没有多远,就用刺刀将他们活活挑死了。

206. 周广玉口述

周广玉,男,80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莲花三队

本人被日本人抓差多次。第一次日本人刚来,大概是农历冬月初九,日本人叫我带路,找中央军。在过一个小沟时,日本人不得过,就叫我站在沟里弯下腰让日本人从身上踩过去。走到江东门叫我一连扛了三十几包米。还有一次是同年同月过了几天,日本人又叫我带路,找花姑娘,我告诉日本人说没有,旁边日本人听到草响,给我一个耳光。他们为非作歹,在过去一个叫五台山的地方,抓来许多妇女围成一圈,光天化日之下,叫把裤子全部脱下。有一个妇女不肯脱,日本人举刀要杀,别人求情,才放下刀,然后所有人把裤子脱下,日本人狂笑一阵走了。一个城里逃难躲在我家的人,被日本人拖出去,一刀就把头砍掉了。

207. 万大本口述

万大本,男,63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红光二队

1937年底,中央军退到江心洲,有两个日本兵将没有来得及过大江的中央军从大江边赶到小江边,集中起来,一个个搜腰,当场打死12人。陈华新全家跑到江心洲来避难,他有个大女儿听到外面枪响,就伸头望,结果被两个日军发现要进行奸污,当时陈华新向日军磕头求情,一日军拿起一根木柴向他头上打去,差一点给打死,女儿还是给轮奸了。

208. 江方威口述

江方威,男,77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跃进一队

现西下三队刘文祥的哥哥在1937年底的一天,吃过饭出来不久,当时有个中央军被日本兵发现,他们举枪就打,结果那个中央兵跑了,把刘文祥哥哥给打死了。

当时有个中央兵被日本兵将腿打断,被我和许恒祥(凤阳县人)等三个人发现(在芦柴地里),商量好轮流给他送饭,有一天该许恒祥送,他走在路上,刚好日军开个小船过来,举枪就打,将他打死。

209. 朱大明口述

朱大明,男,71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积贤四队

1937年12月的一天,听说日本人来了,老百姓逃的逃,躲的躲。张贵新家躲着四十几个人,其中张贵新、周席国和我是当地人,日军一看,硬说我们三人是中央兵,拉出去就准备开枪打,被几位老年人磕头求情才放下枪。我看见一个在王貽里家当伙计的外地人,日本人也说他是中央兵,把他拖到离王家不远的田埂上,一枪就打死了。

210. 陈永金口述

陈永金,男,64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新农村三队

1937年12月11日,日本兵来到新农村抓夫子,每天早上太阳出来就来了,抓到的夫子给他们到处收老百姓的鱼、猪、羊送日本人的食堂(现豆腐山)。在食堂说我是中国兵,把我的衣服全部脱光用刺刀对着我,要杀中国兵。当时我求饶说,我是老百姓,不是中国兵,另外在场的群众都证明,才没有遭到不幸。

1937年12月12日晚上,我们走在大埂上,一行十几个人,迎面来了一个日本兵,把我们的衣服全部脱光,然后两个人一阵往埂下面赶,先用铁链子抽我们,当时我的膀子都给打肿了,光打还不算,还叫我们跪倒,从下面往上,跪着往上走,我们的腿都磨出血来了。日本兵站在大埂上

大笑,全部把我们折磨完了以后,日本兵扬长而去。

1937年12月14日上午,我们给日本兵送稻草到食堂,经过毛公渡桥,桥已被炸坏,老百姓用一个木梯子担着,没人敢走,当时日本兵叫我走到前面,牵着一头毛驴,毛驴不敢走,日本兵在后面用绳子和树条子打,毛驴掉下桥,就把毛驴的绳子松掉,往下一看,桥下还有两个死人,当时我已过桥,紧接着跟在我后面的是石家庄的罗老三,罗老三不敢走,日本人硬叫他走,罗老三走在桥中心就掉到桥下给摔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1937年12月15日上午,日本兵把我叫到郑家庄,叫我下塘给他们摸鱼,我没有下,把我毒打一顿,后来有两个日本兵把个当家的猪戳死了,叫我给他们抬着送到食堂。

知道同样事情的有武秀芹、刘春锦、谷运奎、武祥林、尹启田。

211. 徐奎和口述

徐奎和,男,69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月安三队

1938年元月5日,由于日本人当天中午在现在的月安三队吃醉了酒,下午便像发狂似地连烧了陈家、王家共九间房子。

1938年元月8日下午,在上新河原木行处,我被日本鬼子押到此地,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拉来两个30岁左右的年轻女人进行奸污,逼着我们站在那里看,真是不忍目睹。

212. 郑胜和口述

郑胜和,男,68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塘庄三队

1937年12月尾,我和曾正法被日本人抓去送粮食到中华门。日本人叫我们给他们烧火做事,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有次趁日本人休息,我们才偷跑回来。春节前,我亲眼看到日本兵在杨金和家用刺刀戳死一

个中国人。有次有个日本兵跑到我们村,用棍子甩起来打我一下,然后叫我撑船找花姑娘,船到陈国海家门口,他找不到女人,就放火烧陈国海家一个大草垛,三间房子全部被烧掉了。

213. 张存有口述

张存有,男,65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莲花大队东扣三队

1937年冬,我亲眼看到旧格子桥边曹久云家门前,原有的一棵大树上,用铁丝吊着一具尸体,供日本人当靶子使用。

214. 陈克忠口述

陈克忠,男,76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花村花三队

民国26年(1937年),日本人侵入来此地。无恶不作,到处抢打,特别是青年妇女见到就跑,不敢同日军见面。当时从城里来两户难民居住在我家,其中一家带一女孩约18岁。一天,日军搜查到我家(约下午3点)发现女孩就把她拉走了,我们及女孩父母都不敢阻拦(当时日军在现东宏学校一带),到晚上女孩哭着回来,母女抱头大哭,第二年平定后,她们才离开我家回城。

215. 徐建陶口述

徐建陶,男,65岁

调查地点:板桥镇石闸湖施家凹

1937年日本兵侵略中国,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把一万多人赶到现在的南京与江宁县公路交界处,集中起来屠杀(用机关枪),当时我家就住在此地,那时的地名叫道儿关。我看见有万把人集中在离本村不远处,用机枪扫射。我听到枪声就拼命往村外跑,事情发生后,我回来听说,日本

人把人集中在一起屠杀,没有杀死的就用汽油加火烧。当时是 1937 年 11 月 20 日左右。

216. 黄永铭口述

黄永铭,男,66 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天保大队龙王首一队

1937 年冬天,日本人到农村来,见到年轻人就枪杀,对于年轻人从来是不放过的。一次,在龙王首村有三个青年,被广大老年人围在中心,但是还不能瞒过日本人的眼睛,被拉出来毒打一顿,还拉差去了。临晚才被放了回来,当时群众说,日本人比豺狼还狠。

217. 黄国华口述

黄国华,男,70 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花村南上一队

民国 26 年(1937 年),日军来到江心洲南上村,在埂上垫着许多被单,一天,日军抓到一个女人(脸上有麻子),把她衣服扒光,睡在被单上,然后抓到我父亲和毛正友父亲逼他们奸污那个女人,他们不肯,被日军赶下水。后又抓住一位姓徐的,把他衣服扒光,拖到女的身上,姓徐的不肯,被日军一脚踏在脸上,当时脸上出血。

1937 年底,日军来到此处,无恶不作,到处烧杀抢,妇女特别是青年姑娘不能出门,她们发现日军来时,都要在自己脸上抹上黑灰。一天,日军遇见一姑娘(当时西下村严世友的女儿)就追,把她抓到后,大白天进行强奸。

218. 邱荣贵口述

邱荣贵,男,70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积上二村

1937年冬月,江东的统筹茶坊王明九的妈妈,死后装入棺材,放在大门口,还没来得及埋,日本人用一颗手榴弹,把棺材和人炸得一塌糊涂。冬月十二日,日本鬼子住在茶坊老太家里,嫌门口臭,逼着我和王明九拖死尸。因死尸在棺材里,我们二人拖不动,鬼子过来用刺刀戳了我屁股一刀,幸亏我穿的是棉衣,免于一死。

1937年12月13日,江东大队积余村王明才见鬼子要来了,把两个肥猪收藏起来,结果被鬼子发现,当场人被枪打死,猪也被打死。当时我和一个和尚被鬼子逼着为他们剥猪,由于和尚袖口肥大,做事不方便,在卷袖子的时候,鬼子硬说不帮忙,一枪把和尚打倒在地。和尚还要爬起,又被鬼子一脚蹬倒在塘里,淹死了。

我一个人给鬼子剥猪,剥好后,鬼子叫我跟他们走。刚走到江东门军法处门口,鬼子叫我把猪放在门口的场上,这时我看见有1000多名中国难民,被鬼子从监狱里绑出来,从桥头一直排到凤凰街,每隔几步就有一个鬼子。他们手持刀枪,只听见鬼子军官一声嚎叫,鬼子就用刺刀朝这些无辜的中国难民身上乱刺,上千中国人就倒在血泊之中。随后这些人被拉到江东门河中去铺一个由死人垒起来的“桥”,还有一部分人被拖到军法处旁边的茅坑里。

1937年12月十七八日左右,积余村的王华明、王月德家百十名中国难民被捆绑着,被鬼子打死后,全都堆放在后面的大茅坑里。那天我也被抓去,后来我溜到积余村河里的一片芦苇堆里,没让鬼子看见,到晚上出来时,看见岸上的百十名中国人都死了。

1937年12月20日左右,鬼子把我和王朋才抓去,替鬼子划船。突然鬼子看见一个年轻妇女,两个鬼子把那个妇女糟蹋得死去活来,过后鬼子又上我们的船,我们想害这两个家伙,但岸上不远处就有鬼子,所以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

219. 施盛华口述

施盛华,女,74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能仁里二村

1937 年底,我住在江宁县六兰桥。一个叫四碗子的杀了一个奸污妇女的日兵,日本人就把那一带几个村的人,全都枪杀,烧掉所有的民房。江宁镇上正举行婚礼的一对夫妇,一人被日本人戳了一刀,半死不活的。

1937 年,我 20 岁,家住江宁县六兰桥,日本人来了,一个剃头伙计的耳朵被日本人割了下来。我只好跑到山里,看到许多死尸,惨不忍睹。山里的狼多,但狼吃死人都吃饱了,因此见到人也不咬。一个邻居全家三口人,日本人来了一次突击,全部遇害;还有一对新婚夫妇,正在举行婚礼,每人都被戳了一刀,半死不活,实在惨。

220. 孙殿元口述

孙殿元,男,57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茶亭构件厂

由于国民党军阻止日军直进,炸了江东桥。我们于 1937 年 12 月 10 日搬往凤凰西街。12 日国民党撤退到三汊河,准备过江,受阻未过。13 日日军入侵南京,两军开战于现清江、茶亭、凤凰。当时我们躲入地洞,日军进行两次冲锋,第一次冲锋后约停二三十分钟,随后日军占领军人监狱,用小钢炮,对凤凰街炮击,离地洞不远爆炸,我们险些丧生。炮轰结束,我们钻出地洞,那死的人,就难以计数,形态很惨,未被打死的,躲入芦苇,结果也一一被日军打死。

第二天,日军骑着大马来,又打死许多无辜百姓离去。第三天,日本兵不知从哪里弄来很多人来军人监狱,当时天气有雾,只听机枪响。第二天晚上我们离开凤凰街去闰王庙,江东桥被炸,日军架临时桥,以尸铺架桥。军人监狱死人就更多。到达闰王庙第二天,当时姜××(一个姑娘)为了躲避日军,女扮男装,被日军发觉奸污,其父为了安全,将其转移。第二天日本兵又来要姑娘,如不交出就满村杀人,不得不又将女儿找来。

约 20 天,局势稍稳后,我们回江东门,那时我还小,随着大人去军人监狱,仅四个院庭内,尸体有上千人。尸体运往监狱对门,一条长约 200 米、深 1.5 米的战壕和两个砖砌成的大坑,层层加层层,不计其数,即今

日万人坑。

221. 马忠怀口述

马忠怀,男,73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青石村十四队

受害者,马忠生,男,29岁。1937年12月的一天,两名日军从上新河方向来,他正在家中杀鱼,日军叫他交出姑娘,他不肯说,然后就跑,日军开枪打中他的大腿,由于流血过多,当晚就死了。

受害者,马金氏,55岁。1937年12月的一天,日军从五塘来了多人,她看到后,就外逃,在外逃途中,遇到城里的三名难民,最后四人一起被日军抓住,叫他们交出姑娘,他们不肯说,最后被日军枪杀,打死在十一队杨福荣门口塘边,死时是当天下午五时左右。

222. 刘文国口述

刘文国,男,61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青石村十二队

受害者,刘勇贵,男,53岁。1937年12月的一天,日军从青石十一队方向来了五名,他当时在家中吃饭,日军叫他送草到五塘(现玻纤院),晚上十点钟回来又碰到日军,被日军打死在十四队张学华家门口塘边,当时刘文荣、刘文来在场。

223. 傅礼勤口述

傅礼勤,男,67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能仁里

1937年,我亲眼看到在土高圩住着十几个城市贫民,日本兵来了说这十几个人是中国兵,然后叫他们排好队,用一颗子弹从前面第一个人开始射击,从头到尾一下子打死11人。还有最后一个人子弹从颈子边

穿过,没有击中要害未死,这人至今还活着,现在住小市口,外号叫“四卵子”。

224. 汤垞口述

汤垞,男,73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安德里

1937年12月,日本兵在南京大屠杀时,我在难民区里,看到日本兵捉了许多男人排成队,只要发现是剃光头的,或脑门上有一条痕迹的,就认为他们是中央军,然后七八个人一串用绳子绑起来,送到下关用机枪扫射。当时的情景实在残忍。

225. 戈云龙口述

戈云龙,男,63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

16岁时,日本兵在12月进南京城。我到内桥时,就看到死尸很多。日本兵进城就实行“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见房子就烧,晚上出来奸污妇女。

226. 张礼义口述

张礼义,男,61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能仁里一村

1937年,我15岁,亲眼看见日本人飞机扔下的炸弹,把一对正在举行婚礼的青年夫妇以及作客的全部炸死。

日军还到处抓捕妇女,我亲眼看到日军押解许多妇女,这些妇女全都失踪了。

日本人还经常三更半夜到难民区去抓人。被抓的人从此毫无音讯。

227. 罗德福口述

罗德福,男,77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铁心桥粮站

民国26年(1937年),日军大屠杀时,我父亲罗民望和邻居徐老头为逃避日本人抓差,躲在瓦家塘地洞里。日本人发现以后,叫他们俩出来,他们不肯,日本人一枪打死了他们。

228. 叶孟金口述

叶孟金,男

调查地点:雨花镇二化机宿舍

1937年12月27日,日本兵炮轰二化机——中药厂一带,炮声一夜未息。

我大伯和邻居赵万家、诸成才等被日本兵枪杀而死,房子也全部化为灰烬。

这些人大多数是年纪大的,无力跑走,留下看家而遇难的。

229. 赵长德口述

赵长德,男,53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乡四圩村新村

1937年12月日本人从板桥一带方向打了过来,当枪声渐渐逼近时,村上(人)三五成群奔跑躲避,只剩下了可数的几位老人。受害者赵四喜看见日本人已进村庄,准备简单地躲一躲,可日本人已到面前,开口就问他(赵四喜):“村上的人呢?”他回答“不清楚”,日本人随手一个耳光,接着就一枪把他打伤,不到中午十一时,就死了。

230. 马兵雪口述

马兵雪,男,71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乡古遗井大队天保三队

1937年，日军到了我们这里，我和许多乡亲被迫逃离到江宁县公塘头。事过不久，风声平静下来，我们又回到家里，但仍然不敢住到家里，就暂住在板桥公社，西村那里。我亲眼看到日军打骂和枪杀我中国人民。那是第二年春天，有一天，日军在板桥地区抓了数十名老百姓和部分中央军，将他们带到金华山附近的一个山沟，四面架设好机枪，大约一小时后，日军就用机枪将山沟里所有的人全部打死。日军到这里后，在板桥的金华大队（现在的中国外国语学校）建造了飞机场，大量动用民工，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苦，有时日军不高兴，就用民工出气。有时日军还要民工到南京送货，而在路上，只要民工有一点东张西望，就会遭到枪杀。

231. 曹冬太口述

曹冬太，女，77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乡古遗井大队天保三队

1937年，日本人过来时，我当时住在板桥西村。因为我是女的，我们多数时间都是藏在地洞里，后来日军在金华造飞机场，男人都被抓去做民工。他们和地方官规定了几个村不准日军随意轻动，那时我们才有机会出来，但仍然是提心吊胆的。

1938年的一天，我到板桥镇上去，路过火车站时看到几个日军用枪押着一批中国人，有的是当兵的，向车站的后面走，然后将他们全部关进两间房子里。不一会儿，日军就用机枪向里扫，死尸铺满了两间房子。

232. 王兴华口述

王兴华，男，79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乡古遗井大队建宁队

1937年，日军侵华，来到我们这里，他们是无恶不作。当时，我们这

里的人大多数都逃往别处,我们村里的所有的房屋,全部被烧毁,我也被迫东逃西窜。

在我们村后有一座小桥,叫拉门桥,在那里被日本人枪杀者不计其数,当时日军在桥的两侧设岗,只要有人走桥上,就会被打死。小桥两侧的河堤到处是死尸,桥上和树上时常吊着死人,情景凄惨万分。

233. 杨小义口述

杨小义,男,74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乡徐三队

1937年12月的一天傍晚,日本兵攻占南京,路过附近徐村时,进行挑衅,老百姓纷纷逃难。徐大福和村上的难民们一起逃难,但逃到村前不远围塘边时,被日本兵当作中国兵追赶,用枪扫射,徐大福被追赶的日本兵打中了腰部和腹部,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死时只有15岁。

我们村的徐如松在南京教书。1937年12月的一天清早,徐先生刚从家中出来准备去南京上班,刚走出村不远处,突然从西边方向飞来一架日本轰炸机,向村中丢炸弹,一颗炸弹正好在村中开了花,徐先生不幸头部中了一弹片,当场死亡,年仅38岁。

234. 李兆义口述

李兆义,男,82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塘庄一队

日本兵侵占南京是民国26年(1937年)12月,我记得当年12月19日,我在地里劳动,看到几个日本兵追赶两个中国兵,追到大塘(现在幸福沟一代),开枪就把两个中国兵打死了。

235. 李连法口述

李连法,男,60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河西二队

在我们河西原来有个木板厂,是江西人开办的,日本人到南京时他们全家人跑走,只留下一个人看门。那年12月13日,日本人第一次来到厂里要找花姑娘,他说没有,第二次来他仍说没有,日本人就把他拉出木墙外,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民国26年(1937年)12月16日,两个日本兵从汉中门来到我们地藏庵,有个中国兵被他们发现,日本兵对准中国兵连打两枪,那个中国兵当场就丧命。以上都是我亲眼所见。

236. 王秀英口述

王秀英,女,59岁

调查地点:西善桥镇西善桥街

1938年元月初,日本兵到西善桥街,我母亲躲在对门梅其富家,共有四个人躲在一起,被日本人发现了,一刀一个砍了四人,当场死去三人,只剩下我母亲一人。因为我母亲头上缠有一个长长的黑丝绸带,缠有七八寸厚,一刀砍去砍了一个大口子,当时鲜血直流,昏倒在地,日本兵以为已经死了,就走掉了,其他三人一个姓段,一个姓钱,还有一个是南京来的姓名不知道。

237. 李家祥口述

李家祥,男,74岁

调查地点:梅山矿部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11月底12月初,日军打进了南京,进城后他们就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千万人民遭到死亡和灾难,我岳父在南京糖坊桥,日本人进城就把三进(九间)房屋全部烧光,我们就无处居住了,进了难民区(就是现在的新街口至汉中门),中山路到挹江门这一带难民约有20多万人。

日本人进了城,进行疯狂地大屠杀,我亲眼看到山西路到大方巷一段地方,日本人对老百姓进行了残暴枪杀,人民无比愤恨。但在国民党

统治下人民群众无法抵抗,任其疯狂烧杀,有一次屠杀过后,日本人走了,我们偷偷到大方巷塘边一看,塘里有上千具尸体,水都变红了,大方巷至山西路的路上和街头,尸体纵横,血肉满地,瓦砾成山,约有几千人惨遭死亡。敌人的凶恶残暴,顿时把南京城变成一座废墟和遍地尸体的阴风凄凄的城。这种残杀,我们世世代代不忘记。

238. 钱长贵口述

钱长贵,男,76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西城根

1937年12月11日日本人进城,13日开始烧、杀、抢、掠。15日登记安民证,每人过堂,要保。无人保的都用黑汽车装走,拖到山西路华侨饭店附近挖了几个坑枪杀。

我家五人住在高家酒馆,日本人赶我们走,并抢走我三条被子,我去夺,被日本人用刀背砍了一下。

正月初三我们回通济门家来看看,听赵涂金(已死)讲肖达山一家三口躲在西城根龙华庵地洞里,12月13日被日本人发现,叫肖达山与其女儿搞关系,肖不肯,即被杀死,又叫其子妹搞关系,也不肯,又被杀死。后其女被奸后用刺刀绞下身而死。

239. 尚志荣口述

尚志荣,男,63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双桥门

1937年12月15日晚上,我被日本人在沙洲圩拉夫到江东门(是当时的国民党军人监狱)。我被抓去的两天中看到:

一、放火:当时沙洲圩凡日寇经过的地方,见房就烧,沿途一片火海。

二、奸淫妇女:见到中青年妇女一律拖去奸污。

三、屠杀:当天晚上把抓去的年轻人,他们认为是当兵的集中在监

狱大门口马路上约几百人,集体屠杀,第二天又在沿路两侧搜杀抢物。

240. 徐惠如口述

徐惠如,女,65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雨花村

1937年冬,日本人进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从门缝里看到日本人把很多中国人两人胳膊用绳子绑在一起,从我家门前走过约一小时。人走完后,就听到机关枪响声。事后我们到宁海路阴阳营处一个塘中看到,满塘的水都血红。群众讲昨天早上机关枪扫死好多人,埋在阴阳营的万人坑里。

当天下午我和许多老百姓(约有20多人)住在一间房子里,两个日本人,一官一兵,把我们都赶出来了,不让一个长相好的女子出来。日本兵把住门口,日本官奸污了那女子,其丈夫急得要和日本人拼死,被难民按住了,叫他要考虑和日本人拼,我们外面的200多人都要遭日本人杀。该男子虽然没有和日本人拼,但也急疯了。

日本人进城当年,我丈夫的外公,没有烟吃,出来买烟,在现在的军区总院处碰到日本人,被日本人无缘无故地用枪打死了。外公的儿子见父亲出来很长时间没回家,就出来找他,被日本人抓了差,刚好走其父身边过,见父死躺在地上,不敢收尸,等把日本人的东西背放到目的地后,回后收父亲尸,父亲的尸体已不在了,已到万人坑了。

我丈夫的父亲王德富是挑皮匠担子的,走到昆庐寺处,一日本人叫他缝皮包,缝好后,向日本人要钱,日本人拔出刺刀要杀他,他吓得连皮匠担子都没要,拔腿就跑。日本人在后面把刺刀向他摔来,幸亏他跑得快没刺着,他回来后,吓得害了一场大病,半月不能起床。

241. 莫文龙口述

莫文龙,男,58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中和村永胜二队

我的家门叔叔莫启道,1937年12月15日在逃走的路上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同年12月的一天,我亲眼看见从铁心乡逃到我村的陈福忠被日本人开枪打伤,跌倒在田中。

242. 刘玉明口述

刘玉明,男,62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沙洲村朱二队

1937年12月的一天,在现在的沙洲中和二队亲眼看见两个不知姓名的青年被日本人开枪打死。

243. 庄恒富口述

庄恒富,男,65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沙洲村中胜二队

1937年12月的一天,我亲眼看见有三人(二男一女)被日本人打死,其中一位年轻妇女,被奸后用刺刀挑死。

244. 赵福友口述

赵福友,男,65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双和村中和一队

1938年1月的一天中午,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将赵心贵带到小行路边用枪打死。

1938年元月的一天,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在现在的中和一队塘边,开枪将赵女氏打死。

245. 曹金全口述

曹金全,男,58岁

调查地点:雨花乡工农大队藏一队

1937年冬,日本侵略中国时,我们村有两个老年人,我亲眼看到(他们)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一个叫查老四,被刺四刀,一个叫查老五,被刺两刀。在我们村前面有一座山,山上打死的中国兵就有好几百人。周大爷、老杨都被日本兵打死了,我是亲眼看到的。

246. 单启仁口述

单启仁,男,72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

1937年12月,我们跑反中途回来,在我们村教学堂后山的一个洞里,单三子、单佩才、单佩盛、李小娣、李朱氏、李长法、李长兴、单佩申、单佩支九人被日军枪杀在洞里。

247. 查明福口述

查明福,男,59岁

调查地点:雨花乡工农大队藏一队

1937年,日本侵华军进入中国,确实是屠杀不少无辜中国人民,当时我已有13岁了,亲眼看到日本兵打死中国人的情景。

在沙洲圩不到两个小时就打死了三人,其中两个人是用枪打死,一个人是用刺刀刺死的,那个人被刺了六刀,每刀都是通心过。

在华侨路难民区,还杀死一个人。

248. 王乔氏口述

王乔氏,女,68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安德门村

1937年我才21岁,我亲眼看到日本人一枪打死两个男人;还亲眼看到有一个男人,被绑在树上用刺刀刺死后,仍绑在树上,另外五个男人排好队,一枪都被打死;还看到七八岁的小姑娘被拖去强奸。

249. 迟桂华口述

迟桂华,女,65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安德门村

1937年日本人在沙洲圩,我亲眼看到王大福女婿为了护一头母猪,被日本兵枪杀了。还有小名叫四九子、九一子的,都被日本兵杀掉了。

250. 郑桂英口述

郑桂英,女,66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小行生产队

1937年日本人来时,我们都跑到沙洲圩,亲眼看见一个姑娘被日本人带到屋里进行奸污。平定后,我住在邓府山。日本人经常到邓府山,邓家的一名姑娘曾三次被奸污。这两人我是亲眼看到的。

251. 王大金口述

王大金,男,55岁

调查地点:雨花乡集合大队

1937年日本兵侵略南京时,我亲眼看见三山街百货商店有个年轻人被日本兵抓去撑船,因那个年轻人是城里人,不会撑船,船在水里直打转。日本兵见此情况很恼火,一下把那青年推入水中,等那青年人头刚冒出水面,日本兵就开枪打他的头部,那人当场死亡。

252. 夏万庆口述

夏万庆,男

调查地点:雨花乡夏家洼村

1937年冬月跑反时,村上的人全跑光了。只剩下叶老三和他的儿子跑迟了,被日本人发现,把他俩推下河,用枪乱打,结果把儿子打中了。

后来叶把儿子从水里拖上来,已经不行了,最后死了。

另外,村后面王恒金的父亲,跑到殷巷,被日本人打死在那儿,总共村上被打死两人,烧掉民房几十间。

253. 端恩兰口述

端恩兰,女,78岁

调查地点:雨花镇安德门村

1937年,日本兵进入南京后,屠杀无辜中国平民百姓。许家湾子有一个叫张道金的,弟兄两个都给日本兵无辜用枪打死;有个叫李德生的孙子也给打死。

荣长旺的哥哥也被日本兵打死了。

254. 徐凤岩口述

徐凤岩,男

调查地点:雨花乡集合大队集合一队

1937年日本兵侵略南京时,有一天吴长富的父亲吴学诗被日本兵抓去挑稻草,挑完稻草打算回家看看老婆、孩子,在回来的路上,刚走到二板桥,就被桥那边的两个日本兵看见了,日本兵喊他站住,吴学诗听到有人喊,就回头看了一下,刚一回头,就给日本兵开枪打死了。另外集合四队王广召的弟弟,小名叫小羊子,也是给日本兵打死的。

255. 曹广全口述

曹广全,男

调查地点:雨花乡集合大队集合一队

1937年日本兵侵略南京。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几个日本兵抓来七个年轻人,叫他们脱掉衣服到大沙塘去摸鱼(现在集合招待所后面的大塘),这七个青年冻得浑身发紫,直打哆嗦,连话都说不上来,哪能摸鱼

呢。日本兵看他们摸不着鱼,当场开枪,把他们活活地打死在塘里。还有那些不认识的中国人,被日本兵打死、烧死、强奸死的,更是不知其数。毛公渡、白家埂,尸体到处都是,走路稍不小心,就踩到尸体上,简直叫人无法下脚。烧毁的房屋也无法计算。我们集合村除了几家瓦房未烧掉,其余的草房全部烧光。日本兵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256. 岳玉明口述

岳玉明,男

调查地点:雨花乡集合村路

1937年,日本兵侵略南京,实行“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年轻的妇女更是无藏身之处,用锅灰把脸涂得黑黑的,搞得人无家可归,妻离子散,人们纷纷往外逃走。我当时未跑掉,被日本人抓去挑稻草,稍走慢一点,日本兵就用鞭子打,枪托捣,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年人,因为有病睡在草棚里,日本兵看到后,就放火烧草棚,将老人活活地烧死在草棚里。

257. 汤连英口述

汤连英,女,70岁

调查地点:雨花乡高二生产队

1937年日本人刚进南京时,我跑到难民营,在难民营里,亲眼见到日本鬼子胡作非为的可耻行径;两个日本兵进行杀人比赛、侮辱妇女等。

258. 陈英才口述

陈英才,男,69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营盘一队

1937年冬,日本兵占领南京后无恶不作。一次,日本人从花园村下

面往东红村正面来,一路绑了 12 人(其中有龙门一队的张木中的弟弟张木道),后都被鬼子用刺刀活活挑死。还绑了乔仲兴等人跪在地上进行人格污辱。

日本人到处找妇女。有一次,有一个脸上长黑痣的日本人抓到我,要我帮他找花姑娘。走到洲头一队黄锡珍家附近,他看没找到花姑娘,就用八音枪对着我,并用柳树棍对我头猛击一下,当时我头上被打了一个鸡蛋大的包。日本兵还用柳树棍打了杨里富的爷爷杨大能,许寒庆的二伯父许老二,马长富的母亲等人。

当时被奸的妇女有屠光富的姐姐,小名叫小娣子。一次,一个日本兵要污辱王正美的母亲管文华时(此人现在铁心桥公社务农),管文华奋起反抗和日本兵对打,一只手被打成残废(至今手指不能伸直),后来日本军官来了,管才偷偷跑掉,没有惨遭毒手。

东红二队王德祥的父亲王明德被日本人抓住,向他要花姑娘,说王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用东洋刀将王明德活活砍死,当时头和身仅连一点皮。王明德的伙计见主人被日本人砍死,就将王埋于地下,后被日本人发现,又用刀将伙计陈德山砍死,真是惨不忍睹。

259. 王大平口述

王大平,男,63 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红光二队

民国 26 年(1937 年),日军到南京来时,从城里跑来 21 个青年妇女和姑娘,躲在现在的林云贵家的老房基地那儿的洞里,有几个月日军来时都未发现,最后一次来了有 100 多日军,大搜查,结果被一日军发现洞口,伸头向里一望,看到后,十分高兴。后来那 100 多日军轮流进洞进行奸污,并设岗,不准老百姓接近,我们当时听到那里面的妇女,哭喊声十分悲惨,整整搞了一天。

260. 范立海口述

范立海,男,70 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中栅二队

民国 27 年(1938 年)初一,我们去南京城卖柴,路过现在的赛虹桥城河边,亲眼看见一妇女的衣服被日军扒光,侮辱后,还在女的下身插一把约七寸长的刀子,人们看了个个都流下了眼泪,敢怒而不敢言。

我亲眼目睹一件事,那是在现头关的芦苇旁,我同几人同坐一条船,船上有一妇女,日军乘一汽艇靠我们船边,把这女人的衣服全部扒光,然后拍手大笑,这妇女的父亲叫卫新,其与船上的人都进行劝阻,才把她放了。此后,卫就带着全家离开了南京。

261. 沈应木口述

沈应木,男,67 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红卫村

有一天下午,我同邻居老人进城,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日本军在站岗,拦住一个妇女,侮辱她。刚好我们俩也走到跟前,日本军用枪对着老头和妇女,逼着都把衣服全脱掉,然后叫老头奸污那妇女,老头不干,日本兵就用枪托打,日本兵哈哈大笑。

262. 马长富口述

马长富,男,73 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东红村后庄一队

1937 年冬,日本人第一次到江心洲,在棋杆一队李树好家门前(现施冒年家)一下杀了三人(其中有张不中的弟弟张不道),到姚献忠家附近又杀了四人。

日本兵到江北一下杀死几十人,其中有我们江心洲的朱嗣仪、肖光友、张玉振、陈小平等人。

日本兵到江心洲,抓了无数国民党溃军,在洲尾用机枪扫死。

张安财的父亲张振义,搞小船到洲头,被日本兵一枪从左肩打进右

肩而死。韩宏嗣的老婆被日本兵一枪从左奶部打入，人死在头关将军庙。我的一个舅爷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

日本兵还到处强奸妇女，被强奸的妇女举不胜举。

263. 陈兆山口述

陈兆山，男，79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和平二队

1937年冬，我亲眼目睹日军在现在的红星大队旗杆二队将当年年仅30岁的张世发用刺刀杀死，情景十分悲惨。

264. 陈光华口述

陈光华，男，60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长河一队

1937年冬，我亲眼看到一伙日军将当时年仅20岁的张祝德绑到江边，硬要张把老婆交出来，不然就杀死他，张坚决反对，日军将他活活打死。当时的情景提起来真叫人心里不好受。

265. 肖尚达口述

肖尚达，男，62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长河一队

我亲眼目睹一个叫刘秀红的被日军押到船上，绑上石头坠到江底，活活淹死。

266. 曹祖绕口述

曹祖绕，男，68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西下二队

我父亲被日本兵抓到,叫我父亲拿钱,我父亲说没有钱,他们就毒打我父亲,并用水灌我父亲,将我父亲的肚子灌得老大,用扁担放在肚子上压,折腾得死去活来,临走时他们对我父亲说打错了。从这以后我父亲就一病不起。

1937年底,有一姓陈的姑娘(和县人)被两个日本兵追到水里,用枪向她身边射击,威逼她上岸来,当时有些年纪大的人在场见到这种情况,就劝她上来,不上来就没命了,没办法她就上来了,结果被强奸了。

267. 张法清口述

张法清,男,65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和平二队

1937年12月的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亲眼看见一伙日军,兽性发作,将在干活的几名妇女押到庄稼地里,进行奸污。一位妇女逃跑的时候,被开枪打死。

268. 杨勤州口述

杨勤州,男,61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跃进队

民国26年(1937年)中央军退却,错退到江心洲,有300多人,未来及过大江,向日军投降。他们被两个日本兵赶到小江边的一个粮库中,一开始(日本兵)就杀了两人,后来一个个搜腰,又枪毙了八人,过后将这些人押送到现在套口那儿。与江那边过来的日军配合下,将这些人两人一对背靠背绑好,用两挺机枪进行扫射,最后将没有被机枪打死的,架上木柴,倒上汽油,活活烧死。

有个姓孙的是全椒县人。1937年底日本人来时,他上街卖柴,因来时买了盐给日本兵发现抓住,逼着他吃盐,结果以后就不能讲话,后经老中医慢慢调治才好。

269. 蔡有炳口述

蔡有炳,男,73岁

调查地点:雨花乡花神庙村

1937年12月,日本人侵略南京杀死了我们村上很多人,就讲林富岗、魏家兴等人被拖差进了城,当时魏知道要死的,就不去,给人留下来打麻将,后来还是给日本兵知道了,当场把这四个打牌的打死,当时这座房子里面的其他人都吓得不敢动,后来进了难民区。

在花神庙村上,有四个老太未走掉,结果被日本兵打死了。当时陈章生身上背着个孩子,日本兵开枪,他跟着转,结果未打着,现在这小孩(陈少明,现在小店当经理)还在。

270. 陈福寿口述

陈福寿,男,71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螺丝桥大街

1937年日本侵华时候,大多数老百姓都被日本兵吓跑了,当时我没有走,躲在一间破房子里,看见远处来了几个日本人,朝曹敬文走来,当时他家人全部走了,只留下他们夫妇两人在家看门。日本人在远处看到中国人就乱喊乱叫,曹敬文不懂他的话,就朝日本人走去,后来日本人用枪把他打死,死时约52岁。

271. 朱成福口述

朱成福,男,63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棉花堤江滩

1937年日军侵华时我们跑反,结果在双闸被日寇抓去烧饭,差点被他们杀害。

日本人打死的中央军在江边很多,后平安时,由红十字会组织用担架,将死者抬到集中点挖一大坑埋掉。现门前有一个万人坑。

我们前有一位老年人未走,叫高来生,被日本人绑到板凳上杀死。

272. 唐福田口述

唐福田,男,65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二道桥居委会

1937年日本入侵华,二道桥地区沿江滩在黑桥闸一个尸坑就有六七百人之多。

吉文礼在螺丝桥头被日本人戳死的。

在日本人屠杀时有唐万茂、莫玉才、王五等人不知去向,杳无音信。

273. 任吉氏口述

任吉氏,女,73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二道桥北街

在1937年日军侵略中国,在南京上新河二道桥北街有受害者。吉大姐被日军奸污,还有李鹤高老妻也被日军奸污过。

274. 李翠芳口述

李翠芳,女,65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螺丝桥街

在1937年日本侵犯中国时,人民遭了大难。许多人都死在日本兵的手下,如王思来、蔡歪子、熊士贵、刘永兴、陈小毛、陆胜祥、崔月樵、王扣子、傅理奇等。另外彭歪子的前妻被强奸后跳河,又被日本兵打了两枪而死。在刘家地洞又打死了八个,还有许多妇女、姑娘、小孩被日本人逼迫躲到芦柴洲里不敢出来,母亲用棉花塞小孩嘴,小孩透不过气而死,一个芦柴洲里死了几十个小孩。

275. 吴秀英口述

吴秀英,女,57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螺丝桥

1937年我才10岁，不懂事。我在街上看见有一堆人，扛着一块白布，中间是红圆形，像一块日本旗子。那时中国人怕他们杀人，就扛着日本旗子表示欢迎他们，结果他们是无人性的畜生，拿中国人命开玩笑，打死中国人不算一回事，最后把一堆人全部打死在地，大约有30多人，这是我亲眼所见。

276. 刘德华口述

刘德华，女，80岁

调查地点：浦口区委隔壁

1937年日本人侵略南京时，吴祥典被抓夫，并要吴挑重担子，吴因为当时又累又饿，挑不起，走不动。日本人看见他挑不动，就用刀砍他。日本人走后，吴慢慢爬起来，日本人一刀没有砍到吴的致命处，所以当时没死掉。解放后，吴在鼓楼街道居委会任居委主任，最后参加鼓楼公园工作。于1980年退休，1982年病死。

277. 刘学友口述

刘学友，男，66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天后村天后五队

刘原才在1937年日本大屠杀时期，被日本人强迫拉夫，做苦活。后来，被日本人打死在武定门。

278. 邢成如口述

邢成如，男，62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新闸大队龙王一队

龙王一队段云忠和我同村。1937年被日本人打死。当时日本人刚

进村,我们没来得及防护,他不幸被日本人用枪打死。当时还有本村的赵成来被日本人打伤。

279. 杨发兴口述

杨发兴,男,69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新闻大队金胜五队

1937年,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时,新闻大队农场一队李自成被日本人一枪打在咽喉,当时死去。当时还有一个无儿无女的赵老太,也被日本人一枪打死,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金胜五队吴大发,女,和我住一个村,1937年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时,被日本兵用枪打死。当时吴大发身背着不满周岁的孩子,看到日本人进村以后,尽力逃跑。由于身背小孩,没能跑到安全地方,就被日本人一枪打在肚子上,当场死去。孩子也被日本人打了一枪,没过几天就死去了。

280. 刘金林口述

刘金林,男,84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红旗大队李圣二队

1937年冬,王老四给日本人拉去当差,每人肩上背两捆稻草。王对日本人非常不满,有意识地背一捆,日本人当场就把他打死了。

赵如何,日本人硬说他是中国兵,拖到棉花堤的太阳宫吊起来打,坐老虎凳,把全身的骨头都打断,皮开肉绽,昏死过去,用冷水又灌活过来再打,直至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奄奄一息还不放过,把他拖到长江里去了。

281. 邢久发口述

邢久发,男,72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天保大队天保二队

1937 年底,日本人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我中华儿女有数不清的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当时从水西门到上新河,死者成堆,血流满地。特别是江东门桥被炸毁,日本人用死尸堆起来,然后车子走在死者身上。死者被车子压过以后,把一段河水染红了,而死者家属无法认领。

282. 周荣华口述

周荣华,男,57 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马前队

1937 年 12 月 14 日,日本人进行大屠杀。进村时,当时周广银走路走在惠仕银门前的田埂上,日本人发觉用枪打死。

283. 邢保进口述

邢保进,男,70 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天保大队龙王首二队

1937 年底,在段定喜的老基地,为了防止日本人胡作非为,在高基地靠猪圈的地方挖了一个洞,专门为大姑娘和小媳妇躲用的。当日本人到了本地时,日本人的刺刀到处乱捣,把洞里躲着的十几个妇女拖了出来,全部带到西善桥,污辱后到第二天早晨才陆续放回来。

284. 袁来友口述

袁来友,男,62 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五星村马后一队

1938 年元月,日本人进行大屠杀。刚进村,全村人都跑了。张族旺害眼,没有跑,躲在马首生产队的龙姑塘边,被日本人发现,刺死在塘里。同时刺刀也摔进塘里,还叫来马后二队李兴程给日本人下塘去捞。天冷,李兴程不同意下塘去捞,日本人就说不下去捞就打死你,这时李兴程只好下去捞。

285. 陈远福口述

陈远福,男,59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莲花村顾家三队

1937年,我12岁,亲眼看见日本兵五人用指挥刀在格子桥杀死赵家园的老百姓12人,死者头、身分两地。

286. 张存军口述

张存军,男,62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莲花村东和二队

1937年冬,日本人在东和村,烧毁房子30余家,在旧格子桥就有100多人被杀后推河内,真是血流成河。

287. 行吉珍口述

行吉珍,女,72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莲花村行家一队

1937年底,日本人来抓人,当时本村的老百姓闻讯纷纷逃走。日本人到村里见人不在,指责是我把人叫跑的,当场狠狠地打了我三个耳光。事后在出逃的途中,发现现在的格子桥边一个光身子的男人被打死,另一个小孩,不知是男是女,也被用刺刀捅死,当时是一片惨景。

288. 袁邦针口述

袁邦针,男,68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青石村十三队

受害者,袁定勇,男,受害时1937年12月份左右,当时年龄45岁。日本人从西边来,有一名日本人到他家中,叫他送草到五塘(现在的玻纤院)。送草途中,他逃跑,被日本人枪杀,打死在马忠和家旁。

袁定盛,男,1937年12月份左右,当时他年龄大约在30岁左右,日本人从西边来叫他送草到五塘(现在的玻纤院),至今下落不明。

289. 马桂英口述

马桂英,女,73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青石村青石四队

受害者,黎成雪,男,1937年12月份左右,当时他年龄30岁。日本人两人从西边来,把他从家中抓走,叫他送鸭子和草到五塘(现在的玻纤院)。(他)回来途中,在下午五点钟又碰到日本人,被日本人当靶子枪杀,死在袁定塘。

290. 汪的忠口述

汪的忠,男,61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青石村第四生产队

受害者,汪华开,男,42岁,家住毛家庄。1937年12月的一天,日本人从五塘来了四人,他在家看门,日本人叫他去抢老百姓的猪,他不肯去,最后被日本人用青石砸死,并把他的尸体用绳子捆起来沉到塘中(汪明忠的奶奶也知道此事),并在同一天烧毁房屋12间。

291. 丁成兴口述

丁成兴,男,77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青石村青石五队

一个从城里逃难的难民,年龄大约在20岁左右的男青年,碰到从五塘(现在的玻纤院)来的两名日本人,叫他提鸡,他听不懂日本话,最后被日本人枪杀。当时我在场亲眼看到。

292. 马忠和口述

马忠和,男,回族,57岁

调查地点：沙洲乡青石村十四小队

受害者，马美旺，男，46岁，1937年12月的一天，从五塘来了两名日本人，到他家要把他儿子带走，当时他儿子11岁，他不允许日本人带走自己的儿子，说自己去换，后来日本人用枪把他打死，打死的地方在青石十三队袁邦针西边地，他儿子在场，最后日本人把他儿子带到所街。后来晚上十点钟他儿子才逃出来。

293. 钟声口述

钟声，男，59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镇棉花堤街

1937年农历十月间，国民党把守南京的退兵约有上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抓来的壮丁新兵），退至棉花堤打算渡江逃生。当时江边一无船只可渡，二来疲劳，全部都在江边打主意。当日本人追至棉花堤时用机关枪扫射，几乎全部死光。江边尸体遍地，直到第二年尸骨成堆，群犬都吃红了眼，看见活人路过也咬。当时我们由江心洲迁回棉花堤住，可是江边尸骨太多，臭味难闻，江水也不能吃。这时由南京万国红十字会来人收尸，收尸时只是些模糊不清、尸骨衣物混合体，就在沿江堤边挖坑埋骨。一般一坑数十人，最大的两个坑就在棉花堤街码头边，一坑埋有上万人的尸骨。

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对棉花堤街原有300多户住房，全部烧光，只剩下三家瓦房。当时大火烧了三天，我家祖母和父亲只好住在地洞里。另有邻居陈三狗出洞提水，被日本人发觉一枪打死。

294. 李华国口述

李华国，男，62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石家村石家庄二队

在民国26年（1937年）阴历十一月十一日，几个日本人来到村中，因

为本人听说日本人怎么怎么坏,就把自家的东西藏起来。日本人到我家后,乱翻乱找,把我家所藏的东西找到,日本人就用枪把打我,说:“你的,很坏很坏的,死了死了的。”当时在我和奶奶求情下,才免遭一死。

我还看到另一家房屋被日本人用火烧了。

295. 陈德星口述

陈德星,男,72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塘庄三队

日本人到南京是1937年冬月,当时我有事路过江东门,看到日本人在模范监狱把桌子、床板、大门板、木料等摆在坑里倒上汽油点着,然后两个日本人架着一个中国人,后面一个日本人用刺刀戳着中国人的背往火堆里推。当时只听到一声声的惨叫,真是惨不忍睹,当时的人被烧得焦头烂额,血腥味冲天。

296. 孙玉华口述

孙玉华,女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东林四队

1937年12月14日,吃过饭以后,我们从半边街跑到双闸躲避的有20多人,在马有泉家,来了三个日本人,要我们每个人扒下上衣。当时天气又冷,我们在这里的又大多数是妇女、青年,但又不敢违抗,违抗就是杀头,这几个日本人见×××长得漂亮,把她糟蹋了,并单独留她住了几天后才放她回来。

297. 滕必富口述

滕必富,男,63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冰冻一队

1937年冬月十三日,我亲眼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在八步塘,一次就炸

死中国无数平民百姓,第二天白天又在下关宝善桥街炸死许多人,我看得最真的是毛常新的妻子被日本炸弹炸死,死时身边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扑在身上哭。真惨啊!

298. 宋家氏口述

宋家氏,男,70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心一队

1937年冬月十三日,那时我只有21岁,日本人一大早在当地进行了大扫荡。扫荡回去时,路过我家门口,那时我正在家有事,日本人就闯进我家,把我家几只鸡都抢走了,还打了我妈一顿。

299. 袁定来口述

袁定来,男,72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向阳村青石一队

1937年阴历十一月十二日,来了两个日本人,要我带路,并向我要金表和银圈,我说没有,就把我推下塘。我从塘里上来,一名日本人向我要花姑娘,我说没有,又把我推下塘,用腌菜缸砸我,没有砸着。我第三次又从塘里上来,日本人又将我推下塘,并向另一名日本人要枪,要用枪打死我,另一名日本人没给,所以没有打死。刚好他们看见一名妇女带着一个小孩,就上前看看小孩后就算了。

12日晚上我跟着父母亲和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起到小进村,十多天后又回到现在的地方青石一队,从青石渡过来一个日本人,向我要花姑娘,我说没有。看到马忠生,当时30岁,在跑,日本人从马上下来,用枪将他打死。

300. 张世昆口述

张世昆,男,62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石家庄三队

在民国 26 年(1937 年)阳历 11 月 11—15 日,日本人进村。本村有一批妇女跑到柴洲,在柴洲日本人任意糟蹋了四名妇女。

日本人到南京后,本人只顾逃命。在过江同坐一船的人,过江后只剩下 16 人,日本人还用炮轰死 2 人,本人也差点让炮弹炸死。本人还被日本人拉去当了三天兵,被日本人用枪托打了多次,最后本人逃跑不干了。

301. 王国元口述

王国元,男,57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石家庄一队

在民国 26 年(1937 年)阳历 12 月,日本人进村到处破坏。我家当时养了四头大肥猪,被日本人发现,日本人用枪打死,并要我剥皮,帮日本人抬到日本人住处。

在同一时间,行走至赛虹桥,看到一名妇女走路,被日本人一枪打死,然后被日本人拖到哨岗进行奸污。

302. 计有荣口述

计有荣,男,61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石家庄三队

民国 26 年(1937 年)阴历十一月十一日,日本人进村。本人为了逃避抓差,逃到赵家园,被日本人发现差点打死。

阴历十一月十二日,老百姓把烟酒藏起来,日本人乱翻乱找,被日本人发现后就放火烧。还在赵家园亲眼看到几个日本人,任意糟蹋几个姑娘,还亲眼看到石中万的妹妹被日本人把腿打断。石家湾一人被日本人叫去把抢来的鸡抓住,此人不在意,把鸡给放跑了,日本人说他故意让鸡跑了,就用刀把此人活活戳死。

303. 谷光恕口述

谷光恕,男,65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东林五队

1937年日本人到南京，走到哪里烧到哪里，杀到哪里，我自己家的两间房屋，就是日本人第一天来时烧的。第二天我亲眼看到中华门在莲北二队躲难的一男二女，男的被来的六个日本人一人刺一刀，连刺几刀被杀害。还有莲北二队张文州的父亲被日本人甩在河里，用枪对着不准动。直到日本人走后，他才从河里爬上岸。

304. 朱正林口述

朱正林，男，73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积贤四队

1937年12月，日本人来时分三道战线，第一道是原沙洲（现新农五队），第二道是观音桥到西闸，第三道线是江边。日本人分几方包围，中央兵向后退，最后没有退路，全部死在江边。我给日本人抓去当差几个月，一次带到中华门杀了一个人，又准备杀我，翻译讲了几句什么，这才没有杀。还有一次，我跟日本人到清凉山，叫我背一盒子弹，日本人一路上坏事做绝，走一步打一枪，中央兵用炮轰不到他们，而他们却占领了制高点，架起小炮，轰死了无数的中央兵及老百姓。

305. 刘作炎口述

刘作炎，男，73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莲北一队

1937年冬月初十，我亲眼看到有一个人逃难到莲花村十亩田时，子弹打进来喊了几声就没有声音了，接着就看到莲花村底下一片大火，我家移出去的十多担稻子、一条船都被烧了。后来听说，烧这条线是为日本人开道，又是一道防线。冬月十一日、十二日，我和几个人被日本人抓去当差，送驴子到江东门模范监狱。日本人三天两天抓人当差，都是有去无回。为了躲避当差，我只好随有华一家人到江北去了几个月，平定

了一些就又回来种田了。

306. 袁宝发口述

袁宝发,男,72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向阳村沈庄一队

1937年日本人来京第二天早晨,三个鬼子走路来,将陈发民、王老四、儿子袁定发、贺信才等五人拖着带走。当天下午五点多钟左右,陈发民因不服气,在孙家塘埂路上被一名日本人开枪打死,其他人被放回家中。

307. 刘孔敬口述

刘孔敬,男,61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叶圩大队叶家套二队

1937年冬月初十的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当时只有14岁,亲眼看到几个日本人叫一个姓车的给他们送东西,姓车的害怕,不肯去,想让姐夫换他,话未说完,日本人就开枪打死了他,然后在一旁狂笑。

308. 蒋前富口述

蒋前富,男,63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新农村二队

1937年冬月十四日上午,有两个日本人来到汪明志家门口找花姑娘,在门口的草堆里找到一套中国兵的军装,当时汪明志舅爷来,日本人把军装给王德明穿,一看穿王身上正合适,说他是中国兵,当场就用枪把王德明打死了。

309. 朱良才口述

朱良才,男,62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所街一队

民国 26 年(1937 年),日本人来到所街村,看到 15 岁上下的年轻人都抓。这天抓来 16 个年轻人,要他们全部跪在那里(其中有本人),日本人用枪托打,同时用刀顶着他们的背。日本人说:“你们不说出谁是中国兵,全部死了死了。”

310. 周万保口述

周万保,男,60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冰冻二队

1937 年冬月二十六日,我亲眼看到两个日本人站在秦淮河边上,就是现在的李圩生产队的河边上,看到对岸鬼脸城脚下走来一个中国人,日本人把他当作活靶子,举起枪来就把他打死了。

311. 汪明礼口述

汪明礼,男,64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叶圩大队叶家套二队

1937 年冬月十一日上午在本人家门口,日本人用刀捅死两个住在我家的人;下午在龙窝一枪打死五个人,其中有四个不认识,另一个是岳正宽的岳父。冬月十二日下午,在大圩又看到日本人打死三个过路的人,日本人不问青红皂白看到人就打。当时我只有 17 岁,害怕得不敢外出吃饭,后来跑到山里躲避去了。

312. 罗庆华口述

罗庆华,女,63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所街二队

目睹南京大屠杀发生在 1937 年 12 月,当时我看到一批日本人骑着

大洋马,逢人就杀,见房就烧,本人所见的就达 19 人被杀死,十几家房子烧毁。

本人在这次大屠杀中,如跑得不快,也就不可能有今天。

313. 胡有美口述

胡有美,女,82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北圩二队

1938 年 1 月,本人 36 岁,日本人在江东门一带烧、杀、抢什么坏事都做。一天我路过江东门,看见一个日本人问一个中国人是干什么事的,他说没干什么,日本人还用刺刀刺了他一下。

314. 沈明源口述

沈明源,男,72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向阳村二队

1937 年 12 月,来了一名日本人将我抓去给他带路,因我听话,日本人就没有打我,把我放回。我在回家的路上,走到原冰时,亲眼看见陈发民(19 岁)被一名日本人打死。

315. 丁长莲口述

丁长莲,男,59 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向阳村青石一队

1937 年阴历十一月十一日,大哥丁长林(37 岁)在三山街水丰和布店后面,一名日本人看见了他,就要打他,他不服气,跟日本人进行了对打,因他有功夫,日本人打不过,又来了几个日本人把他带到原宪兵学校进行毒打,他的脸部、背部被打得青肿出血,夜间他跑出回到家中。现已病故。

316. 沈传宝口述

沈传宝,男,66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向阳村沈四队

1937年阴历十一月十一日,两名日本人来到沈家庄,将我拖车带走,想把我打死,因没有枪,就用青石向我的背部砸了一下。

1937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早晨,一名日本人用刺刀将一名城里来的男人杀死。

1937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中午,现本村沈明治父亲被一名日本人在现沈四队武家五亩田用枪打死(30多岁)。

317. 陈德宝口述

陈德宝,男,81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塘庄三队

日本人到南京是1937年冬月十三日,当时日本人在三汊河临时搭起的桥上封江堵口,看到中国人就用枪打死,当时河水都变成了红的。有次在三汊河高家店,几个日本人看到水塘里有人撑船,其中有个日本人举起枪来,一枪就把撑船人打死在水里,几个日本人狂笑一阵扬长而去了。

318. 耿素华口述

耿素华,女

调查地点:江东乡东林村东林四队

当年12月20日,有200多人躲避,逃到了关阴桥,这时来了七八个日本人,要这么多的老百姓给他们下跪,老的老小的小,老的有80多岁,小的有抱在手上的娃。还向闻春健要鸡,当时(闻春健)没有听懂,被打了两个耳光,后来知道他们是要鸡吃,多少人帮助捉鸡,鸡弄到手,他们还不甘心,看到×××漂亮,当着200多人面糟蹋了她。

319. 孙朝荣口述

孙朝荣,男,74岁

调查地点:江东乡中保村中保三队

我1937年冬月被日本人抓到太平村,第一次日本人叫我背粮食,在半路上,我趁日本人不备逃了回来。第二次我又被日本人抓去,叫我送条牛到中华门,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把中国人绑在树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记得冬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我看到几个日本人把一个中国人打倒在路上(现中保二队处)用刺刀捅死。后来日本人走后,我看到死者身上给戳了几十刺刀。

320. 陈长庚口述

陈长庚,男,57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头号一队

李如有,有个外甥子,1937年20岁。日本人来了,他躲在一个洞里,洞口玉米秸挡着,结果被一个日本人发现,点火烧着,他就向外跑,跑到有80米左右时,一枪将他打死。

321. 周典章口述

周典章,男,88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通济门外扇骨营

1937年冬月日本人进南京时,我在家亲眼看到周俞氏的爱人周俊祥、吴老头的孙子×××、马大新(已死)的爱人被日本人所害死。马大新的爱人是在过木桥时,被城头上日本人看到,开枪打死的。周俊祥是在家被打死的。

本人在过哨卡时,被日本人刺了一刀,幸好穿着棉衣,未伤着身子。

322. 马光裕口述

马光裕,男,回族,80岁

调查地点：七里镇通济门大街

1937年冬月十三日，当时我34岁，住在难民区，日本人进城四天后，开来几辆汽车，有许多人好奇去看，都被日本人所枪杀。我和其他人吓跑了。

我的表妹婿姓哈，在汉口路阴阳营难民区买粮时被日本人抓走，至今下落不明。

冬月十五日，日本人在“女大”开会登记发安居证。无人认的，都拖到山西路枪杀。第二天，我们去看，三个小塘尸首填满了。

大年初一，我回通济门看看，原房被烧，九龙桥被炸断，河里有死尸、死牛、死马。西城根，龙华庵地洞里有三四具尸体，我一吓又进城去了。

323. 孙成英口述

孙成英，女，62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王家凹村

1937年，我16岁。日本人进村大屠杀时，我们一起到山上避难。日本人走后，我们回村时，看见王有仁（现在55岁，在铁心沙石厂工作）的父亲王根，当时60岁，死在自家门前。身上有刀口，浑身有血。王道云（前几年已死）母亲王茂，当时40岁左右，死时肚子被刺刀刺了两刀，头上还有弹口流血。（她）身边的2岁小女儿，被日本人用澡盆闷死。

324. 王传英口述

王传英，女，66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王家凹村

1937年冬，我20岁，当时日本人进村大屠杀，我们已避难。回来后，发现本村的毛三不见了，当时毛三40岁左右。后来在今天的王燕街村的一块稻田的死尸堆里发现了。死尸被分了几大段：头是头，身是身，膀是膀，腿是腿。

325. 尹顺发口述

尹顺发,男,76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尹西村

1937年,我29岁。日本人进村时,我已出去逃难。回来时,我看见尹顺林(此人十几年前已死)妈和尹顺力父亲,一个尸首在塘边,一个尸首在茅屋前。据同她们一道留下看房的人说,尹顺林妈(当时50岁)看见日本人打她家的猪、鸡,就叫喊阻止,被日本人一枪打死。尹顺力(现在水暖器村厂,年纪50多岁)父尹广生(当时48岁)因日本人进村后烧杀抢夺,并叫他挨家挨户去带路去抬米,他不肯,便跑到塘边(现在的尹西村大塘),被日本人追上,用竹竿把鼻子打破,日本人见他鼻子流血,太讨厌,便开枪把他打死。

326. 韦朋友口述

韦朋友,男,70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敬老院

1937年冬,我23岁,我看见孙德源(乡驾驶员,年近40岁)父亲孙文成,当时20岁,手提箩到冯韦村要饭。冯韦村的钱老四,当时20多岁,便一同去吉家凹村讨饭。在石金山遇见日本人,两人被日本人戏弄过后,开枪打死。

327. 王孝龙口述

王孝龙,男,62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乡敬老院

1937年,我16岁。日本人大屠杀时,我躲到山上,看到本村王得源、王得生,当时他们俩都在30岁左右,逃难到了大定坊的大山凹子里,被日本人发现,开枪打死。

王德明,当时40岁左右,日本人叫他去干活,他不去,被日本人用刺

刀刺死在门前。

328. 王振铭口述

王振铭,男,55岁

调查地点:二钢宿舍

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在江边杀人无数,约一公尺远就摆一个人头,叫老百姓去看。在夫子庙也杀人无数,同胞们都跪在地上求情。在和记洋行里看人手上有没有茧,有茧的当场杀死,说有茧是拿枪的人。我看到一个老太婆也被日本人无辜杀死。

329. 方太星口述

方太星,男,69岁

调查地点:板桥镇大方大队大方村

我亲眼看见,我的邻居小四丫头,被日本人用枪打死在板桥镇,当时的大方村村头,时间是1937年冬天。

330. 李明玉口述

李明玉,男,72岁

调查地点:板桥镇大方大队黑七郭三队

我亲眼看到在1937年底的一天,日本人到吴老太家去抓猪,她为了拦猪,被日本人一枪打死。

331. 方光英口述

方光英,女,65岁

调查地点:板桥镇大方大队大方村

方事友在1937年,日本人侵略中国时到板桥镇大方大队人字桥(现

在的板桥镇大方人字桥)去干活,被日本人用枪打死。

332. 于发强口述

于发强,男,70岁

调查地点:板桥镇柿子树大队朱家山头

我亲眼看见:朱林万、陈福荣、朱和善、朱老三、朱老二(其中朱老二当时没有被打死,死里逃生,而后病死)等五人是1937年冬月,在现在的板桥镇柿子树大队朱家山头被日本人赶进一个地洞用枪打死的,当时我被日本人抓住到南京给日本人送鸡,后来找一个机会逃走,才保住性命。

333. 朱时云口述

朱时云,男,65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西下三队

有一个姓杨的人家都喊他杨老小,1937年时,他家开个磨坊,有一天出来溜马路,被三个日本人发现,其中一个日本人一枪打去,正好打到他肚子上,当时送命,三个日本人看到哈哈大笑。

王安善老婆,1937年时住小江边(安徽无为县人),日本人来时她就往地洞里躲,没来得及进去,被日本人发现,一枪打去,子弹正好从她屁股打进去,从前身出来,一天一夜才死,大声喊叫十分悲惨,当时她怀有一子,临死前,肚里的小孩还在动。

334. 赵世元口述

赵世元,男,79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棋下二队

一提起日本入侵华之事,我就感到十分愤慨。1937年冬月,我亲眼目睹几个日本人将现在红光大队李裁缝家三间房烧掉了,尽管李裁缝全家哭天喊地,但日本人仍无动于衷。周围尽管有不少人,但是没有人敢

救火,因为谁去了谁就会丧命。

335. 唐玉梅口述

唐玉梅,女,68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红卫村洲尾二队

1937年底的一天下午,有两个中央军从长江对岸游到江心洲,后面有几个日本人紧追。当这两个中央军游到本洲江边时,对岸的日本人朝他们开枪,当场打死一个,另一个逃掉了。当平静下来,人们把他掩埋了。到如今还留有那个中央军的尸骨。

1937年底的一天,我丈夫王作勤到本区小行去买米。在回来的路上,走在他前面的一个离他几十米远的老头走到中华门外,刚好有一个日本人在站岗,他举枪就是一枪,把老头打倒,当王作勤走到老头跟前,那老头已死。王作勤回来后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

336. 李能甫口述

李能甫,男,68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花园村南下二队

听家父说,民国26年(1937年),日本人侵略南京,来到现下道口,在姓吴的家一次杀死11个中国人,而且把他们拖到场上用火烧,然后把他们甩到江中。他们在每家搜查,发现人就用刺刀刺,后又到棋下一带把一姓赵的杀死,他们到处搜查,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

337. 王相炳口述

王相炳,男,74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花园村南上一队

1937年冬月,日本人来洲的当天,我在现在的下道口,亲见日本人杀了一个从城里逃难的学生,顺路到现红星大队一带又将赵孟好伯伯杀

死。他们来到南上村,遇见丁七发嫂子把她强奸了(现人还在八卦洲)。他们一路走一路抢鸡、猪等。后又到现在的棋杆一队李树好的墩子上又杀了不少人。

338. 陆德仁口述

陆德仁,男,71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红光一队

有个姓陈的是个学生,1937年日本人来时,他就躲在锅屋灶边的草里,结果给日本人查到,用刺刀刺死。

下关柴行的李叔好到江心洲来躲,被日本人抓到,用刺刀刺死。

花园大队唐习久的妹妹被日本人带到板桥奸污了。

339. 曹青山口述

曹青山,男,61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西下三队

现跃进一队谢长河老婆,1937年时18岁左右,被三个日本人发现,她就跑,被三个日本人追得无法,就被迫跑到水里,但是日本人还不放过,将她从水里拖上来,进行轮奸。

340. 丁云来口述

丁云来,男,67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长河二队

倪长同的老婆,当时还是未出嫁的姑娘。1937年日本人来时,她往地心里跑,想躲起来,结果被一个日本人抓到给奸污了。

341. 曹祖顺口述

曹祖顺,男,65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西下二队

有个陆松山，他的儿子是读书的学生，从外地回来，带了件黄衣服，他怕被日本人看到，就把儿子的衣服拿到江边，想甩到江里，结果被江对岸的日本人发现，一枪将他打死。这是1937年底的事。

342. 丁云乐口述

丁云乐，男，63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长河一队

1937年底的一天，我亲眼看见几名日本人在现在的红光大队粮站将王安喜活活打死，当时有不少人在场，但没有一个敢上去说理，因为日本人随时随地都会杀人。

343. 李能甫口述

李能甫，男，68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花园村南下二队

1937年冬月，日本人来到江心洲，在以前的管滩抓到一妇女（外号叫“七凤子”），11个日本人轮奸这一妇女，这妇女丈夫姓管，丈夫死后，她改嫁同一姓潘的结婚，现人都已死了。

344. 何孔发口述

何孔发，男，64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跃进二队

孙为传，无为县人，1937年十七八岁，跟人学剃头，被日本人抓到，把他拖到水边，将他的头按在水里活活给闷死了。

345. 周其珍口述

周其珍，女，56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花村花一队

民国 26 年(1937 年)冬,当时我才 10 岁,由于自己是个女孩,因此把头发都剃光(女扮男装)。日本人来到现棋杆一队李树好家,当时他家有个地洞,有外地来的难民,日本人把他们找出来,当时用刺刀刺死一青年,随后又把李树好衣服扒光,由于李的妻子救护幸存。刺死的那个青年由于无人认领,后来人们把他埋在现棋杆二队与花村交界处墓地,还有一次在这里死了七名难民。

346. 吴有亮口述

吴有亮,男,58 岁

调查地点：江心洲乡花村南上一队

民国 26 年(1937 年)冬,当时我才 12 岁,在棋杆一队河边亲眼目睹日本人在当时李树好家的地洞里,把里面的难民找出来,当场用刺刀把一小伙子(约 20 多岁)刺十余刀,隔两天就死了。这小青年姓陈,什么名字不清楚,日本人把青年刺死后,又把李树好的衣服全部扒光,准备再刺,当时被李树好的妻子拼死救护幸存未死,过后由于本人年少就跑回家,听说那次在李树好的家门口刺死不少难民。

347. 吴文金口述

吴文金,男,71 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红旗大队李桥生产队

1937 年冬月,我们村的阮庆文给日本人看见了,日本人拿中国人当小鸡,把他端起来往河里投,差点给淹死。

杨如友的父亲杨福全给日本人抓去当差,日本人拿中国人当牛马,日本人看杨不顺眼,就用刀把杨砍得头破血流,直至昏死过去(解放后病故)。

陈胜全的妻子给日本人抢去后,被很多日本鬼子糟蹋。蹂躏后,一

直病倒不起而死亡。

348. 赵金海口述

赵金海,男

调查地点:双闸乡红旗大队李圣二队

1937年冬,我们村的张福全的母亲在躲避日本人的搜查时,被一个日本人看见,当作活靶子瞄准,一枪打死。

349. 于万福口述

于万福,男,71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金胜大队金胜一队

1938年正月十五,我的邻居吴马氏(吴大发的母亲)从二里半江边,躲避日本人逃到圩埂里边金胜村,遇到日本人被枪杀。

350. 邢保松口述

邢保松,男,75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天保大队龙王首三队

1937年冬月,邢家茶馆的邢保松在家卖茶。日本人到他家后胡作非为,向邢要姑娘,邢说没有。一个骑白马的日本人用榔头在邢的身上、头上打了好几下,邢当场受伤。以后每当阴天,他都疼得要命,不能干体力活。

351. 张桂珍口述

张桂珍,女,57岁

调查地点:一建材厂退休工人

日本人到了南京,南京人民都跑反,我一家因没处去,只好躲在附

近窑洞里头,可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把我们抓了出来,大人被搜身后全部用机枪扫射,扫死。有 35 个小孩全被扔到河里活活淹死,我家十几个人只剩下 3 个小孩,也没有地方可以住,因为房子被日本人烧掉了,所以就住窑洞,靠要饭过日子。一天看到 2 个哑巴,其中一个 13 岁姓马的,被日本人用枪挑死了。见到油坊桥一个坑里埋了 40 个人,真惨呀!

(三) 江浦县党史办调查^①

1. 周炳富、彭仁杰口述^②

周炳富,男,67 岁;彭仁杰,男,78 岁

调查地点:浦镇单桂元

调查时间:1986 年 9 月 27 日

调查人:朱建华

浦镇东门是日寇侵占江浦大本营的司令部,首脑指挥机关。群众受害受苦最深。1937 年 12 月 12 日晚,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由江浦侵入东门,老百姓毫无准备,慌作一团,疲于奔命,能跑的都跑掉,来不及和不能跑的男女老幼,还有在早沦陷的上海及京沪杭沦陷区的难民、青年学生近 400 人均被鬼子强迫赶到十七中学过河桥那边坑里,鬼子令中国人自己捆自己,然后鬼子用刀来砍死,还有一个人绑在小街的树上用汽油烧死。

到吴将台的马路上七八个死尸睡在街心,丧心病狂的鬼子还嚎叫着“啊似密大大的”。

东门什货店王仁和王有福叔子、李成庞叔子被日本人抓去摔进尺把

① 江浦县 1984 年由党史办主持的调查资料现存放浦口区档案局。2002 年 5 月,南京市行政区域重新调整后,江浦县并入浦口区。江浦县调查资料原件手稿复印件由南京市档案馆张建宁提供,本书收录时由张连红整理。

② 材料原标题为《日军在埔镇东门的暴行》。

深的水洞里。

杨三房家里伙计外号叫“孟老歌”(的)有个老伴 70 多岁,她看到石桥(当时叫新桥)底下十几个人死得很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特别是老年人眼看无辜惨遭杀害,抱着同情的态度,嘴里讲了几句话,突然来了几个丧心病狂的鬼子,哈哈大笑将老人推入桥下冰冷的河里淹死了。在南头小街卖饺子老汉被鬼子用刀砍死,并将头劈开将脑子喝掉,两个卵子(睾丸)也被刈掉带走。盐卤巷一个哑巴拿电灯泡子,鬼子喊他他没有听到(十哑九聋),被鬼子一刀戳死。湾头街后河沿被鬼子杀害的有朱德圣、张中五、万宝永等九个平民百姓,朱德圣是一个拾大粪的,日本人来之前帮仁和什货店看大门。在石桥河那边死的一个人一直还跪着。石桥附近被打死的有 20 多人,这些都是鬼子侵入东门十多天以后的事实。

鬼子刚侵入时经常检查行人,主要查看:一、除帽子看头上是否有当兵的痕迹;二、看手上有无老茧;三、腿肚子有无打绑腿;四、看穿衣服是否有军装;五、看脖子上有无扛枪的印子。

鬼子侵入以后,除了以杀害中国人来取乐外,还兽性大发,奸污妇女。汉奸章铁为了卖国求荣讨好鬼子,成立慰安所。他到南京夫子庙叫来六个妓女,住在东门高大房旅社供鬼子糟蹋,鬼子司令部还将公开通告贴在门上,规定每晚不超过三个小时,每个小时一元四角,成为合法化。

有人说鬼子刚来时乱杀无辜,秩序安定后就不杀人了,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东门的刘国汉任何违法(的事)也没有做过也被鬼子杀害了。鬼子除了是一个魔王,还是一个盗窃大王,东门普益塘栈七万多包小麦被鬼子全抢走了。

2. 口述人不详^①

调查地点:江浦

调查时间:1983 年 11 月 6 日

调查人:叶国栋

^① 材料原标题为《1937 年日寇侵占江浦时我乡群众残遭鬼子的“三光”政策,烧、杀、污辱妇女等情况初步调查材料》。

关于日寇侵占江浦时,我乡群众被日本侵略者实行的“三光”政策和遭受东、西两政府的压迫与剥削情况的初步调查了解如下。

经过一段时间,通过我乡当地一般年纪比较大的党员、群众和过去一些伪人员的座谈了解,大家在时间上共同回忆日寇侵占江浦时是在1937年冬月初十夜间,从桥林那边过来的,来后打江浦未花多长时间,县城就攻开了,那时进攻时日本侵略者不仅用地面部队对我同胞进行残杀,而且上空还用飞机扫射,顺着我县的桥林至浦口沿马路两旁进行扔炸弹、扫机枪。当时群众流着泪讲,地面鬼子看见人跑就开枪,上空用飞机轰炸与开枪,我们老百姓被无故惨遭杀害。我乡程新金、陈丙声两人还说,从那天晚至第二天下午,在北门求雨山一带,被日寇打死的中央军官500余人,以后有当地绅士出面雇了光明六队的吴三杠子等八人,用了两三天时间,把打死的死尸抬到求雨山脚下埋葬。

日本侵略者把江浦城攻开后,当时未住在城内,顺着马路扫荡后,到了永宁的东葛铁路车站,才有少数日本人住在那里,驻扎后就开始对我县一些乡村不断地杀人、污辱妇女等罪恶活动。光明、八里、城东、联合的刘志成、程新金、毛林生、吴修于等人讲,马路上有住在东葛车站的鬼子来我们山区一带进行污辱妇女,沿江一带有住在浦口新炭场的鬼子坐船上岸,也在进行打猪、捉鸡、污辱妇女等无人性的残害。鬼子住东葛后有一个月左右时间,江浦才开始住上日本人,估计若有30人左右,有的讲是叫一个小队,并说鬼子的机构设在浦口,从这以后不久,县内一些地方绅士出面说,为了不让日本人进行胡闹,要成立一种维持会,日本人、浦口和南京等地来的日本人经江浦时,县内维持会马上就叫老百姓打上日本的“月亮疤”旗子来欢迎迎接日寇,该组织成立后不久,又建立什么“保安团”、“绥进队”,以后又陆续在县城成立“镇公创”等组织,四周城门都设岗放哨,对群众实行安居证,那时群众出门是,麻烦多多、提心吊胆,弄得不好,性命难保。同时在苛捐杂税等方面的剥削也一天比一天的(地)严重下去了,即所谓东、西两政府的捐和税,以后在乡村也逐步的(地)把以前一些的乡、保、甲等伪组织相应的(地)成立起来。这些伪组织不但要维持日本这边的所谓东政府,还要安排好那里的所谓西政府。(当时是姚镜涵在和县那边把国民党一些权威人士等组织起来成立

所谓的“县政府”)两面向群众进行剥削和压迫,与此同时又在各乡成立大刀会,后又叫“自卫团”,名曰保卫地方治安,实则为地方少数恶棍进行看护门庭,也是向农民进行剥削与压迫,又要向上会的会员家要些钱,情况好的一些户家出钱购枪来进一步压迫与剥削群众。我乡白马大队的倪、吴二村的包公庙公堂有群众出钱购枪十多支,以后被西政府的大队长张永奇在一天夜晚带来百余人将倪、吴二村包围起来,除烧了阮等两户房子九间半,并无故打死王加元、王三孜等两人,还烧死耕牛六头。群众被糟蹋的(得)是日不安生夜不眠,压迫剥削无处冤,出门要有通行证,生命财产无安宁。上面讲了日本侵占江浦县城后,当时未住城内,开始扫荡就顺着乌江至浦口一带马路用地面部队和飞机向我群众进行枪杀与轰炸。在不到几天内的工夫,我们一个小小的城东乡地盘,除日本侵略者在求雨山和长江中打死我同胞 700 人左右外,在我乡打死的外地船民有 44 人,打伤 8 人,还烧房 20 余户 60 间左右(烧房包括当时属江浦的石佛寺在内,打死同胞 700 余人是指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军。具体一些情况下面初步用表统计略加说明)。在烧死我群众民房时,一些座谈的人讲,那时侵略者烧房其中包括有三重意思,一是表示他们胜利了,二是给其他鬼子来走过时表示已经到过该地方,三是也可做引路目标。我们这些好的群众无故遭受日本侵略者“三光”政策的残杀,这笔血债将永记入我国历史册上,任何时候也忘记不了的。在座谈调查了解过程中,日本侵略者用残忍的手段对我群众进行杀害,有的把我们中国人当靶子来射击;有的为了对我妇女进行污辱未找到也无故把你打死;有的那时看你家有国民党时的相片,说你不是好人也把你打死;有的农民看见鬼子溜跑了也会被打死;有的想能把今后的田种好,将牛收藏起来,结果是牛被拉去杀吃了,人也被打死了;还有的一些村庄群众妇女搞的(得)无法出门与劳动,就互相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看见鬼子进村就喊或放记号,结果有的人也被打死。具体情况不一一去讲,同心大队扬子小队那时有个叫朱老头子,因家内摆有一把扎竹刀,说他不是好人,将其绑在后门树上,用刺刀把这老人给活活刺死。八里小冲的王二,鬼子把他抓住,要他带路去找妇女(叫花姑娘),他不肯带路去找,结果被鬼子带到五里花园处被无故杀害了。还有光明四队的吴先云爷爷,当时他在走

路,在山头上被鬼子看见,把他当试枪靶子射击,一枪打死在山上。群众讲鬼子那时把我们中国人不当人,打死上万上千,真是残忍到极点了,我们一辈子也忘记不了。上述情况,是初步了解的,情况一定有所出入,仅供参考。

日本鬼子侵占江浦时我乡群众被侵略者打伤的人有以下者

队 别	姓 名	人数	被致伤的原因	备 注
八里二队	吴老巴子	1	鬼子沿马路扫荡,天上飞机也在扫射时,扔下炸弹,在龙华外被伤	本人现住八里二队,据讲大腿下有个疤
城乡小队	木龙倒子	1	鬼子沿马路扫荡,天上飞机也在扫射时,扔下炸弹,在龙华外被伤	已死
团结六队	林白林子	1	鬼子从龙华院进山时,被打伤的	已死
团结外庄	朱金涛	1	看见鬼子进山躲时,又不巧被鬼子看见,一枪未打死,致伤	已死
光明六队	陈丙升	1	当时躲鬼子,被打伤的	目前头上疤已看不出了
光明六队	肫瓦匠	1	要他带去找妇女,未肯带,结果未打死,致伤	已死
光明红星队	钱老三	1	上街去,走在路上碰见鬼子,一枪未打死,把腿打伤了	已死
白马倪村	姚严恩	1	是永宁人,来白马亲戚家躲鬼子,被打伤的	已死

日寇侵占江浦的几天内,我乡群众被鬼子打死的人的情况

队 别	姓 名	打死 人数	被打死的原因情况	备 注
同心扬子	孙正元	1	因家内有个亲戚的相片穿有国民党衣裳	鬼子看后说老头不是好人,绑树刺死
同心扬子	朱老头	1	家里有个扎竹刀、鬼子看后说不是好人	结果也被绑树,给鬼子用刺刀刺死
同心东圩	林广余	1	因看见鬼子来埂圩,喊妇女躲起来	当时被鬼子一枪打死在井场内
联合六队	武牛氏	1	因在外面拾柴被鬼子看见直追	结果追至龙王庙,一枪打死
光明四队	王二	1	要他带路找妇女,未找到	把他带至团结花园一枪打死
光明五队	赵老五	1	问他国民党造的炮楼情况,说不知道	也一枪打死在山边里
光明二队	史根转父	1	当时拉牛躲鬼子	看见后一枪打死
光明一队	姓洪的	1	外地来的鬼子见后跑	结果被鬼子追上,一枪打死
光明四队	吴先云爷爷	1	给鬼子当靶子	一枪打死
光明四队	刘汉章	1	问他要花姑娘,找不到	把他带至八里公路打死
八里五队	刘兆培儿子	1	鬼子要他要不走,带到永宁去	他不给,阻挡,当场打死

续 表

队 别	姓 名	打死 人数	被打死的原因情况	备 注
八里五队	朱金爱	1	说他是黑头	结果带到东庙打死
八里二队	刘大父子俩	2	说他们是黑头	结果带到东庙打死
联合后边	外地船民	28	因替国民党装铁等船被烧死	船上 30 多人一下打死 28 人
长江	国民党兵	300	国民党兵被追打死	此数是一些老人估计数
求雨山	国民党兵	400	当时被鬼子打死与被炸死等	此数是一些老人估计数
光明二队	刘老头	1	过江来带女儿躲反被鬼子看见	把他带到山上用刺刀刺死
白马吴村	风老七	1	躲鬼子反被打死	
		744		总数其中有本乡与外地群众 44 人

日寇侵占江浦的几天内我乡群众房屋被烧情况

队 别	姓 名	烧房 间数	当时被烧情况	备 注
团结外庄	良老头	3	鬼子沿马路扫射国民党逃兵	放火烧去三间竹房
城东王庄	陆臣经	3	鬼子看见家内有国民党兵伙夫住	当时看有国民党在他家烧过饭
城东王庄	令圣华	2	鬼子看见家内有国民党兵伙夫住	外地人已迁走了

续 表

队 别	姓 名	烧房 间数	当时被烧情况	备 注
光明七队	姚大春	5	鬼子当时打求雨山 时烧的	本人现被划归珠江花 园队
光明四队	黄老二	2	花旗那边来的鬼子 来找妇女	未找到,房屋被烧
石佛寺 小集镇		45	当时属江浦地区, 鬼子扫荡后从浦口 回到石佛,夜内放 火烧的	约有 15 户左右

3. 毛林生、陆礼经、吴修余、王德世等口述^①

调查地点：江浦东乡

调查时间：1983 年 8 月

调 查 人：叶国栋

根据毛林生(在我乡是老党员)、陆礼经(小队队委),伪人员吴修余、王德世等人反映,日本侵占江浦是 1937 年冬月初十,来时是从乌江七镇那边过来的,同天南京也失守,那时日本从上海登陆,国民党采取不抵抗主义,结果让日本鬼子直入苏州,那时鬼子未有沿着沪宁线正面进攻南京,而是由太湖从苏南、皖南取道,从东西梁山渡江由乌江石马河进攻我县的,其目的切断津浦铁路口包围南京,不久,国民党政府就迁往武汉后往重庆。

日本鬼子先头部队进攻江浦时,除地面部队外,还用飞机进行低飞,在县求雨山和东门外沿马路一带,用机枪进行扫射和扔炸弹等来扫射群众和国民党的一些中央军,同时见房烧房见人跑就开枪打,从我们一个

^① 材料原标题为《日军侵略城东乡罪行“三光”政策,群众当时受迫害等情况》。

小小的城东乡两个大队地方初步了解一下,就有一些群众当时被鬼子无故杀害、房屋被烧等悲惨情形,龙华七里桥的刘庄、马路下的同心大队九王圩等,当时被飞机扔下三颗炸弹,龙华队钱飞云婶婶和钱龙江两人当时被飞机扔炸弹炸伤的,据讲钱的婶婶现在的大腿丫下恐怕还有个疤呢。群众讲钱的婶婶被炸伤时本人穿个套裤,内有血结果用剪刀刺开才把血和伤口堵住,经看后才免死去(该人现住八里二队)。

放火烧房从东门外至浦镇西门就烧房有 20 多户,估计有三四十间,又有我乡城东大队王庄队陆臣经和一户姓全的外来户,一下被鬼子把五间房及家具等全烧光,老太当时从窗户跳出跑时被鬼子开枪未打死,结果打去两个指头(老太早死)。打死群众(情况),初步了解从东门马路至联合圩下一天就打死老百姓有 20 多人,在同心前的下河街一时间被鬼子用刺刀就活活刺死两人,一个叫孙正元,一个叫朱老头(原因是看两户家内有本人国民党像和一把黄旅会大刀)。圩下经边停有泰州白船,来南京装货,当时竟被鬼子放火烧船,一下把船上的 10 多人一齐打死(人数估计的,那时无人敢去看,之后见不少死尸),江里被鬼子用汽艇开枪打死的中央军就无法统计了。

日本鬼子把江浦侵占后,当时未进住县城,首先在沿马路两旁进行放火烧房,见人跑开枪打人,后过有半月左右,才进城住的,当时城内处于无政府状态。后来鬼子住下后,国民党当地一些头面人物,出来组织一种什么叫维持会(干群讲主要维持鬼子不再瞎胡闹),当时的维持会长有河伯伦、张伯全,数月后又成立了日伪政府。江浦日伪时期先任伪区长的是张伯全,后又换卜迁庭(当时卜光干警察,有武力以后干区长的),接着国民党一些权威人士逃往皖东后,又在古河尺镇一带组织什么江浦流亡政府,不久迁回江浦基甸胡家瓦,这样在一年以后当地老百姓就进一步受压迫剥削得更厉害了。当地干群讲,日本人这边的东政府,二鬼子便衣队,西政府那边的这大队、那大队,还有什么卜卫队,老百姓活受罪(东政府有什么补税、马匹费、民夫费等,西政府有什么农业费、马匹费、当兵小带费、黑头的接待费等)。还有二鬼子、汉奸的进寿,儿子结婚的送礼费,每保每年也要出杂费。那时群众一年每石种(叫十亩)要付三至五成给东、西两政府的苛捐杂税。同时群众性命也难保,只在 1943 年左右,西政府大队长张永

奇一次来我乡白马倪、吴二村一刻间无故打死两名群众。

关于日伪时期的维持会,上面讲过当时说维持鬼子,以后也就压迫群众。据一些旧人员谈,当时的维持会比乡保大些,原因是鬼子要民夫去帮他们修炮楼、抬大米等,当时是维持会通知各乡、保多少多少,至于乡、保的建立,在鬼子未来时就有,来后名称也未换,当时的保长都要负责收东、西两面政府的苛捐杂税,西政府一段时间也派有乡长,但不敢主使,怕日本人与汉奸二鬼子打他们,以后有时也互相通气了,总之老百姓受罪。

4. 陆廷江口述^①

调查地点:城东王庄队机电站办公室

调查时间:1983年7月

调查人:叶国栋

我叫陆廷江,住城东王庄队,日本人把我家和姓蔺的一户烧房经过细述一下。

日本进攻江浦后,就顺着马路进行扫击,不是用飞机扔炸弹就是开枪打中央军和烧民房。我家被放火烧的情况,就是当时我家住着一个连的中央军,伙房摆在我家,所以鬼子看我家住过中央军就放火把我和蔺家两户之间有一个守棚先放火烧着,然后烧到大房子了(二户共五间)。那时我们王庄青年妇女也都吓跑,躲起来了,我家只有老母和圩下边的潘四老太在家,放火时我母与潘老太从窗户跳出来逃走,不然也被活活烧死。结果逃出后又被鬼子看见了,就又开枪向老太打去,把我老太两只手指头打断了,老太解放前就死去。同一天被打死的我们龙华院有中央军三个伙夫,以及东圩队的林广余因喊妇女躲起来被鬼子听见也被开枪打死,把林打死后鬼子用脚又把林踢到一个小井内。

日本人沿马路扫荡时,我记得天上有飞机在前面引路,并飞的(得)很低,鬼子在后面看见中央军就打,见老百姓也开枪打。记得龙华钱正

^① 材料原标题为《城东大队王庄队陆廷江谈本人房子被日本鬼子进攻江浦时烧的状况》。

云的婶婶叫吴老巴子和钱龙江子,当时就是被日本人扔炸弹炸伤的,那天共扔下三颗炸弹,一处是龙华生产队,一处是团结七里桥刘庄,一处是马路下同心的九王圩。

5. 口述人不详^①

调查地点:林山乡

调查时间:1984年

调查人:宋恒画

现在的林山乡按地理位置是江浦县东西角一个乡。(它)南依乌江河,北依桥林镇石绩河;西依浦乌公路局部十里茶棚,公路西有一个五三大队;东依长江。全乡面积约80平方华里,现所辖13个大队150个生产队,人口2.2万多人。

在抗日前和日伪时期林山乡分别有国民党乡保政权和日伪乡保政权。现林山乡所属地区在国民党日伪时期分属三个乡一个镇辖保。其具体是:国民党日伪时期,乌江乡所属八个保包括现林山乡五一大队、林蒲大队、双营大队、周营大队、五二大队一部分、五三大队一部分。百子乡所属七个保,其中包括林东大队、红星大队、林山大队、南一大队,五二大队的松元、东门镇、松洼等生产队,五三大队的安郑、胎儿镇、东边阮村,还有现属斗岗乡的西二大队的方山头、詹庄、王家坊村。横路步村、陡门张村、桥林街头的杜家碾村、林东大队、北顺大队属桥林镇第八保。河南大队是公子乡第三保。以上几乡属于桥林区公所。

现林山乡所属乌江桥北街道,据调查是1937年农历冬月初九日下午四点左右日本侵略军进犯的,由南向北,据一位乌江桥北的老年人回忆,日本人在1937年农历冬月初九日上午太阳刚出山就在距乌江十五华里和县石跋河江边登陆,当时国民党还驻一个营在石跋河,日本军队强攻登陆,枪声炮声震天动地,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四散逃走,日本人八

^① 材料原标题为《林山乡在日本人进犯乌江时间以及林山乡成为沦陷区八年抗战前后情况》。

九点钟才登陆,十点左右看到石跋河有火光的日本人不敢前进,十二点枪声稀落,日本军队分两路,一路由石跋河江边沿江堤直插驻乌河,另一路由石跋河直插和乌公路转北向乌江。当时乌江桥南有国民党军一个团住林家祠堂和南京大学农学院在乌江设立的实验区大楼内,下午两三点左右日本人一路在霸王庙放火打枪打炮,一路在五里墩子开炮向乌江射击,四点进入乌江街道,当时乌江南头起火的有南头当铺、南大实验区、林家祠堂、街后老百姓民房,被烧的100多间,老百姓全部烧光,当时未杀死人,四点至五点由南头转向桥北,在邓庄打死一个南京逃难难民,约40岁左右,男的,是在邱正荣家院下伸头望被打死的。因公路两旁没有村庄,在横路步放火烧了三家草房、一个草堆,在百子山又开枪开炮向桥林射击,时间约在当天八点左右进入桥林的,桥林被打死七八人,烧了公路边付家和街后房子。

住在当时乌江桥北附近的江祖斌同志现年63岁,他回忆日本人到乌江时他16岁,他的老婆扯嘴说正好是民国26年(1937年)农历冬月初十和江祖斌结婚的头一天,家里初九来人准备办喜期,结果听到枪炮声日本人来了,人跑了,未办成,他谈得栩栩如生,即日军进攻时间为1937年冬月初九日,他们结婚是初十日。

另据现后塘村叫江其民的,现年46岁,小时叫兵子,他母亲养他正好是日本人进犯乌江当天中午,故小时取名叫兵子,他母亲养下他即跑反,他的生日和日本人进乌江是同一天。

日本人第二次到乌江是1937年农历腊月十三日上午十一点左右,据江本树回忆,日本人第一次到乌江是由南向北,侵占南京后个把月又由江浦桥林到乌江的,据桥北街人回忆说当时桥南和县伪县政府还派一个保安大队驻桥南,大队长叫王金涛,有二三百人。日本人第二次来时本有汽车,王金涛把苏皖木桥烧掉,日本人在桥北向桥南打枪开炮,王金涛也叫部下开了几枪,被日本人用望远镜看见,王金涛被当场打死在桥南马路边,还打死王部下十余人,老百姓死七八人,在桥北杀死张万成父亲张家楼,其余都吓跑掉,当天未住下来回到桥林。第二次正式驻乌江是1937年腊月二十日,住在桥北东狱庙(现乌江小学所在地),以后又在东狱庙对面一个叫万家山的山头盖炮楼砌碉堡,驻扎人数不过一个班。

6. 杨德礼、马家才、金同春口述^①

调查地点：孙家冲

调查时间：1984年5月31日

调查人：胡雅芳、张健行

江浦、南京被日军相继占领后，驻津浦铁路沿线东葛的日军经常下乡骚扰。1937年12月25日（农历冬月二十三日）东葛车站的部分日军越黄叶岭四散侵扰，有三名未执枪仅佩刺刀的日军，竟肆无忌惮地深入马鞍乡的孙家冲（即现建设乡中心大队境内），时该村孙宗海、孙宗元兄弟俩各持保家的步枪，从后门逃走，鬼子急追，孙氏兄弟急中生智，以空枪假射方得脱险，但一场灾难由此而生。

12月27日，大祸终于临头，由于上次鬼子对该村竟有武器人员的惊奇发现，而且又让两名持枪逃去，认为该地区必有抗日武装存在，故带来了十多名全副武装的鬼子兵，一路杀奔孙家冲，掳物、抓人、牵牲口，冲进孙家。因孙家人已跑光，只抓到孙家的伙计马义山，一刀砍伤倒地，旋即强令正在碾米的宋老四（宋秀章之父）用榔头砸马之头。宋不忍，轻砸，鬼子以刀逼宋，实在无可奈何之下，将马之头部砸烂，围观群众无不闭目侧首。继之，见隔冲有一老人（孙宗和）在门口，鬼子像打靶似的把老人打死，接着将孙家的鸡、鸭、蛋等食物和城里避难者的食物和好的器物悉数掳空，加之沿途掳的东西分给抓来的民夫十儿人挑送，其中就有事件的目睹者杨德礼（现年67岁，原住老冲现住庄家队，已双目失明），而鬼子们都骑着掳来的毛驴返回的，临行一把火烧掉了孙家19间房屋，返回的途中又枪杀一名卖山羊回家的农民史彩文，继之，又强奸了两个小姑娘（一个是黄兴宏的妹妹，一个是雍家的），奸后用刀杀死。民夫在鬼子的驱赶下，一直送到东葛车站，时已晚，民夫们星夜赶回。

事隔数日，鬼子又一次来犯，奸污了唐东才的嫂子——李二考，黄胜和的三姐和一名城里避难来此的祝姓妇女，奸后，把她们带去东葛约一星期的时间才放回来，据人们回忆，放回来的妇女已不能行走了。

^① 材料原标题为《侵华日军在孙家冲的罪行》。

7. 何德秀口述^①

调查地点：江浦

调查时间：1986年6月2日

调查人：陈家俊、宋振亚

提起这件事，我也不知道哭过多少回，流过多少伤心眼泪，地方上很多人问我是哪里人，真实姓名姓什么、叫什么，我只有一句话回答，我也不知道。

还是解放后，在老人嘴里才知道的，在49年前，我家原是湖南人，全家七口人，被日本强盗杀死五口，我和我一个9岁的姐姐存留下来成为幸存者，但姐姐现在又不知道生死存亡，杳无音信，日本鬼子杀死我爹妈丢下孤儿没有家，怎不叫我伤心流泪。

我现在名字叫何德秀，已经活了51岁多，亏恩人养我成人的老父亲何继符、母亲张保兰，千辛万苦，把我这样一个失去亲人的孤儿扶养成成人，我是不会忘记的。我也不会忘记日本强盗杀害我一家的深仇大恨。

据当地老人亲眼所睹和我另一个幸存者姨娘临走时告诉我养父母的一段口述，我原来父母亲是搞船的，是船民，全家有父母亲，一个16岁姐姐，一个14岁和一个12岁的两个哥哥，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我本人当时还不到2岁。

1937年九十月，我父母亲为了谋生由湖南把船开到下江，在镇江对岸十二圩，替客商装盐，运往湖南，当时日本侵略军正在进攻我国领土上海，时局紧张，船上装上盐就往回开，江里封江不让走，到农历十月底，好不容易才把船开到灵山庙洋码头这个地方，因为阻风，上行船装重载，逆水行不动，就停靠在这里，同行的大约有二三十条大帆船。

1937年农历冬月初九日上午九时左右，突然江面上驶来几艘汽油艇，满载着穿黄衣服全副武装军队，飞驰从上游向下游开，到达灵山庙江面，看到江边停靠有数十条木船，桅杆林立，船尾上还挂有国旗（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这伙强盗不分好歹，就用机枪猛烈扫射并又用炮击船

^① 材料原标题为《日本强盗杀害我一家》。

上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日本强盗,当时由于突如其来,船上人谁也没有防备,当时船上有100多人,大多数被打死,有的是被打掉下江淹死,谁也没有想到日本强盗如此凶狠残暴,见到中国人就枪打刀杀,木帆船哪能经得住枪炮轰,有的船当时就连人沉下江,有的船还浮在那里,日本强盗还不服,将汽油船靠到木船上来搜查,又有人被搜查出来用刺刀戳,有的人跪出来想和他们说(指和日本强盗军),说明是老百姓,是船民,就被迎面一刀插进胸口,有的一个人被戳几刀。

这些船大多数是装食盐的,日本强盗大约认为,是中国人民最需要的食用物资,为了破坏中国人民物资财政,它采用更野蛮毒辣手段,把人杀了,用汽油向未沉的木船上烧,放起一把火,这时船上的人在外面的和出来看的人,都全部被打死,在船舱内的家属妇女小孩,躲在船舱内的,还有的活着,船上大火烧起来,船舱里的人就躲不住了,我父亲就在那时舍不得我,怕我烧死,将我连一床棉被裹着把我抛到江边沙滩上,母亲和16岁姐姐,想往岸上跑,被日本强盗用晃晃的刺刀拦住,明明知道上去也被杀死,于是两人一齐跳下江淹死,两个哥哥被枪打死,我的姐姐刚生的不到三个月的女儿和我9岁的姐姐,想往岸上跑,日本强盗有两条狼狗拦在船头,她们终于被逼着跳下江,我姨娘全家七八口人,在日本强盗屠刀下,全部丧了命。

中国人民心连心,乡亲父老救了我的命。灵山庙码头,虽说是江边上一个小口岸,能停靠船,但这里没有一户人家。日本强盗此时此刻在这里作出了在当地史无前例伤天害理的事:无故杀害平民、船民。一阵枪炮声惊天动地,又燃起熊熊的大火,江边被杀害船民的惨叫哭声,声传几里路,附近村庄里的父老们也不知道江边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但人也不敢说。等日本强盗把人杀了,船放火烧了,汽艇开走了,江边一时肃静下来,附近村庄才有人来探望,多亏好心老伯伯杨祖才在江滩上发现了我,因为我当时还不懂事,喉咙已经哭得嘶哑,哭不出声。杨伯伯把我抱起来,与此同时,又有人发现江里洄水漩涡里,有两个人还没有死,在挣扎,这就是我的姨娘和9岁的姐姐。她们最后被迫跳下江以后,因为冬天穿的是棉衣棉裤,一时沉不下去,被洄水淌回头而没有死,在挣扎。蒙几个好心的人,下水把她们捞起来,进行抢救,她们两个和我一道,是被

乡亲们救起来的三个幸存者。

我在何洼村住下来，寄居在养我恩人何继符家。养母张保兰，还有一位老祖母同情可怜我这个失去亲人的孤儿，当时我还不会说话。我22岁的姨娘和9岁的姐姐，加上我三人在这里由全村人供养衣食，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同一天，日本强盗已在石跋河登陆了，由陆路进犯南京，不久又由南京到桥林到乌江杀人放火。在当时，人的生命是丝毫没有保障的，我姨娘年纪轻轻没有办法，领着我9岁姐姐，一路乞讨回到湖南去了。

解放后，我和陈家俊结婚，为了寻找唯一亲人姐姐，曾在《新华日报》和《湖南日报》登过寻人启事，音讯全无。

我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女，还有好几个孙子，一想到我的亲人，想到我一家全被日本强盗惨杀致死，我的心里就觉得心酸惨痛，流泪止不住，我就哭……

我时刻也没有忘记日本强盗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多少中国人民惨死在刽子手屠刀之下。我也经常和孩子们说，要爱国家，要爱民族，只有祖国强大起来，才不受到侵略者凌辱杀害，要她们记住，千万不要忘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等种种暴行，他们在历史上欠下中国人民一笔债。

8. 口述人不详^①

调查地点：西江口

调查时间：1985年6月22日

调查人：宋振亚

西江口原属高旺管辖，日伪时期改为西江镇。民国26年（1937年）前该处是外滩，滩上长有芦苇，滩下水深数丈。西南与桥林有客轮相通，西向高旺有民船往来，西北沟通十里长河分向江浦县城和长江的新河口。往来的客商船只很多从这出口到外地做生意。

^① 材料原标题为《日伪在西江口的罪行》。

岸上住户很集中,包括农民、商民、渔民百十户人家,五六百人。草瓦房 400 多间,开成东西一条街,服务行业有百货、饭店、酒店、理发、旅店、小浴池,还有鸦片铺、赌场等。还有民国 11 年(1922 年)建的一座庙宇——杨泗庙(已拆),供的是杨泗将军。庙内曾设过国民党沿江乡公所、警察所,码头还有工人,五花八门样样都有,可算是一个水旱码头了。

民国 26 年(1937 年)冬月间,时局非常紧张,国民党节节败退,地方上被抽去的壮丁有的开走了,有的正在集中待命。十一月初八,从下江开往上江的船只,因逆水风阻,避入口内,这些船有单桅、双桅,船上装有被服、布匹、大米、钢筋水泥、少量护船的枪支弹药,还有妇女、小孩。口内加上民船 100 多只,排成一条龙,天上不时还有敌机在飞行,百姓恐慌万状,传说鬼子早晚要杀到我们这里。

十一月初十上午十时左右,狡猾的日军,从芜湖方向用打着美国星条旗的两条日本船顺水而下,经西江口外江面上时,××说,做个日本旗子用竹竿挥动,本来不挥还好,尚有芦苇挡着视线,这下把两船 100 多名鬼子招来了,打着星条旗的船,一下变为大日本勇山部队本部字样的日旗了。

一场大祸是避免不了,日军上岸后,有些未跑掉的商民、农民及小孩子惨遭杀害,数百间房子变为灰烬,猪、鸡一扫而光。开米行的袁二,被鬼子挂在树上用刺刀戳死。搜到国民党船上的物资,鬼子像发疯似的用硫磺弹将十条船全部炸毁,船上的十几名妇女被抓去强奸了,相继又刺死了芦水付家爷孙二代、沈明维的叔父、项守元的母亲、古叔宽的母亲,还有往来的客商二十几人,共有 30 人死于鬼子刺刀下。街的两边 300 多间房子刹时变为灰烬,幸存者在鬼子刺刀下迫使去抬猪、抢鸡,鬼子惨无人道,百姓是无家可归,然而鬼子却住下了。

十一月十一日的早晨,太阳还未出,南京国民党的一个宪兵连,盲目地乘两只船到西江外滩靠下往上来,并吹着号。很快目标给鬼子发现了,日军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用数挺机枪扫射。国民党军队进退不得,交火了,最后全部被日军打死于滩上。下午鬼子兵开走了,地方上掩埋了 100 多人的尸体,发现有宪兵的毕业证书,而且都是穿的黄制服,同时也发现有一土堆子,上面有树枝等物,群众刨开一看,袋子里装有骨

灰,方知日军也有被打死的,但不知有多少鬼子灰。自此以后,日军水上巡逻艇,三天两头来,一天都有数次,人民天天在死亡中过日子。

9. 口述人不详^①

调查地点:乌江桥北

调查时间:1985年6月22日

调查人:宋振亚

1937年农历腊月十三日,正是中国人民一年一度传统节日到来的时刻,100多名日本侵略军,由桥林一路杀气腾腾,惨无人性,来到乌江,这天也是这里逢集的日子,附近乡村群众,有买有卖,正在这里赶集。

日本侵略军这天进攻乌江,是先后分两队,先头部队只有二十几个人,打一面白色小太阳旗,在前面边打枪边放火,后面跟着有七八十名侵略军,有两辆日军满载辎重,还有一辆炮车,沿着火光方向龟行前进。

先头部队一出桥林镇,从公路到百子山就开始用机枪扫射,在横路步烧老百姓民房两家和两个草堆,在茆庄冲打死一个头一天刚结婚的芦庄姓万的青年,这天早上这个青年新婚夫妻俩到茆庄岳父家回门,听到枪声往回跑,被日本兵看见一枪打死。

日本侵略军这天进攻乌江,做贼者胆子虚,一走上公路,就打枪打炮,公路上行人基本已断绝,靠近公路村庄老百姓全部被吓掉,约在上午九点钟左右到乌江,未到前,相隔里把路,就用掷烈筒向乌江街道射击,瓦砾横飞,商店货物未来得及收拾,人全部被吓跑掉。

早在一个多月前,即是农历冬月初九,日本侵略军,由石跋河登陆,路过乌江,走江北包围南京,由南向北,在南头烧民房300多间,杀死居民多人,占领南京后,又为了侵略江北地区,进犯江浦城、桥林镇,这天到乌江,目的向南延伸扩大侵略地区,这里这批刽子手们制造出一起血腥惨案。

乌江镇是一座比较繁盛的乡镇,贸易繁荣,交通方便,驷马河由镇中

^① 材料原标题为《日本侵略军在乌江桥北制造的惨案》。

横穿,由西而东经驷马河口入长江,街后有新建成的浦乌公路,一年前就有私人经营汽车,一天一班开往南京,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商业经营与桥林媲美。街道以南北定向,成一字形,街道虽不宽,商业贸易有钱庄、当铺、商店、酒家、旅社等应有尽有,街前为贸易区,街后散居一二百户居民,大多数是草房,还有南京大学在这里设有棉花试验指导所。

乌江也是江苏省和安徽省两者交界处,以河为界,分南北头,河南为安徽省和县乌江镇,河北是江苏省江浦县。

日本侵略军到乌江后,先在桥北放火,烧了两户民房,又进入桥南,在桥南街前街后,放火七八处,烧民房近百间,真是大火熊熊。有的人在远处窥看,日本兵一边放火,一边察看地形。街南、街前后是一片平原,而桥北靠街前一湾河水中二三百米地方,河边有一座土山岗名叫万家山,山边有座边狱庙,日本兵大约认为这里地形很好,就登山观望,能遥控全镇及附近村庄,于是在这里盘桓很久。

中午这批强盗兵,由桥南集中到桥北,因为当天进镇后,没有看到一个当地老百姓,同时也没有发生什么动静,就在桥北街前街后抢捉居民养的鸡子牲口,在桥北狼吞虎咽搞着吃,并将乌江大桥烧掉。

这座桥是木制的,名叫苏皖桥,桥长 70 米,跨设在河上,原来这座桥是沟通两省人民来往交通要道,这天日军为了断绝交通,将此桥破坏烧掉。

日本兵在这里从上午到下午,盘桓有七个小时,但也没有发现任何动静,下午就在桥北街道进行挨家挨户搜索,早上从街道中跑出去的居民,上午在外边只看见日本兵进镇后四处放火并且打枪,似乎在威慑人了,上午到下午几个时辰平息,也没有动静,有的房子还在冒烟,对居民来说心情是难受的,桥北居民江本楼,担心自己房子被烧,由僻静小路,摸着回头看看,被正在搜查的日本兵发现,举起一枪,就被打死。在街上,还有一名叫李天友,是小府村人,这个村靠近桥北街道,他上午也跑掉,相隔很长时间,看不到日本兵动静,上午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他也担心自己房子被烧掉,摸回村看看,被日本兵一枪打死在门口。

这天也是逢集的日子,乌江逢集制度是三六九,又时值腊月,春节即将到来,附近乡村的人,无疑有买有卖来乌江赶集,上午听到枪声炮声,

大部分人当时和镇上居民一道都吓掉,但有些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利害关系的锻炼,有的人当时吓得不知所措,就钻进人家躲起来,也不知道日本兵在这里时间这样长,以为和以往一样一往而过,更不知道这些侵略军如此凶狠残暴,野蛮不讲理。在搜查中被搜查出来的,有李营农民江宗茂、双营农民余怀华、李福林等七人,带到河边有的是被枪打死的,有的是被刺刀戳死的,第二天看的人惨不忍睹。同时,还有一个外乡人叫张奋子,夫妻两个在桥头卖油条,丈夫跑了,妻子高麓娣被兽性侵略军抓住,几个人对她进行轮奸,还有杨边地方一个姓杨的妇女被抓到,被七八个侵略兵进行轮奸,以致被轮奸死了。

这批侵略军除了在这里南北头街道杀人放火外,还不甘心,有个小头目还指手画脚,叽里咕噜,朝四面附近村庄指,企图将附近村庄全部烧掉,正在分兵去进行。野蛮残暴并不能意味着真正强大,想用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来威慑中国人民,就更加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反对和反抗,激起人的不满和气愤了。这天,乌江南头也有和县国民党保安队一个中队几十人,住在南头。上午日本兵进乌江时,他们也退出了乌江,日本兵到乌江后,放火杀人,从上午到下午,在远处就可以看见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只有烧,无人救,真是强盗般的行为。有的士兵就不服,日本强盗,如此猖獗,太欺压中国人,要求队长王金涛要惩罚一次侵略军。下午在三四点钟王金涛在众人要求下,同意来到乌江南头,进入街道,但日本兵在桥北,大桥已经被烧断,一河相隔,这些保安队虽然当时有一股勇气和雪恨心情,可是没有作战经验,未看到日本兵就打枪,被日本侵略军用望远镜看得是一清二楚,集中枪火猛烈扫射,当场将队长王金涛击毙并打死部下十余人,结果形成败局。

这天和县保安处,虽然没有给日本侵略军应有的惩罚和打击,但也打乱了日本侵略军驻军计划,当天下午日本侵略军也怏怏惶惶地龟缩到桥林,相隔很长一段时间,才在乌江驻军。

1937年农历腊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在乌江桥南桥北犯下滔天罪行,无故杀死当地居民八人,污辱妇女两人,轮奸一人致死,烧民房近百间,制造了乌江地方这一血腥惨案。这笔血债乌江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0. 口述人不详^①

调查地点：汤泉

调查人：翟慕韩

1937年古历冬月二十二日，侵驻西葛的两名日寇，带一支长枪，两把刺刀，渡河打鸡。跑到汤泉的缪家营（现泉西二十队），持枪的一名日寇进村捉鸡，配刺刀的日寇追赶一个叫熊远德的当地群众，追到千佛庵下淌水沟南岸的田里，熊被追到，日寇拔刀行凶，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正在田里劳动的陈四、陈五、陈八（名陈波傅）、黄二（名黄天佑）等四位农民愤怒地用锄头、大锹将日寇打死。四位农民把日寇死后将尸体收藏起来，在当天夜里把尸体抬到高夏村前面的温水泉边，用一扇石磨绑着沉到泉眼底下。

时已晌午，持枪的一名日寇找不到他的同伴，便跑上街闹着要吃，并要人送他到东葛去（打手势，手指北方，嘴里“呜呜”，人们会意是指火车）。镇长曾采芹叫地保方其林在南头张贡生酒馆下碗面给日寇吃。吃过后，在羲和祥商店借一条驴子，由方其林、王长城两人送去。走到王山坂（现泉西十八队与高华四队之间），王用手枪将日寇击毙。王把日寇击毙后，将其长枪、刺刀等拿走了。当地农民李良志父子见日寇尸体躺在路上，怕惹祸，拿大锹将尸体就地掩埋掉。

冬月二十三日，驻西葛的日寇十多人，来汤泉找两个失踪的鬼子。到汤泉逮几个农民带路，在宝塔岗上找新坟，见到新坟就叫农民扒开看。农民王长元手指头都扒出血。未找到迹象日寇又回西葛去了。

冬月二十四日，这天下雪，驻东葛车站和西葛的日寇三十几人复来汤泉寻找失踪的鬼子。日寇到处问人，群众都回答说不知道。找到三王（现泉西十八队），要烧王宗才家房子，王宗才告诉日寇人已被打死，并带日寇去挖尸。尸体挖出后，逮了八个人抬死尸送到西葛。这八个人是：住高庄（现高华三队）的江二，住费庄（现高华四队）的孙九龙及亲戚龙老

^① 材料原标题为《汤泉大屠杀的始末》。此材料根据 60 多位知情人提供的材料整理录编。

四,住三王(现泉西十八队)的王宗九、老闵,还有过路的三个人。王宗才见事不妙,乘机溜走了。日寇沿途打些鸡,在陈桥(现黄庄九队)逮住李同江、孙洪才二人,叫挑鸡送到西葛。走到滁河边,大陡门与张弯之间(现属施桥大队),那里放一条木船,这是日寇早晨过来时渡的船,河对岸是张家圩的林家墩子。过河后沿张家圩埂往西葛去。走到离西葛街不远的方桥白虎塔(又名六角塔),日寇叫抬死尸的八个人把尸体放下,叫送鸡的两个人把鸡送到西葛日寇据点里。李同江和孙洪才把鸡送到据点的厨房里。厨房的炊事员是中国人,是被日寇强拉去当差的。炊事员悄悄地告诉两个送鸡的说:“你们快走,那八个抬死尸的一个都不得活。这里有两篮青芽,你们各人拎一篮,往西边那个塘佯装洗芽,到塘边你们把芽丢下就跑,不能走原路,朝西边的蒿子圩跑。”他俩各拎一篮芽到西边的塘埂上,见没有日本鬼子,放下芽篮就朝西跑。过了张家圩,跑进蒿子圩,当他们跑到蒿子圩心时,日寇已追到圩埂,朝他们开枪射击,幸时值黄昏,薄暮笼罩,目标不清,未曾射中。他俩奔到河边,不顾寒冷,泅水渡河。那八个抬死尸的全部被日寇杀死在白虎塔下。

冬月二十五日,日寇纠集驻乌衣、西葛、东葛车站的鬼子四十几人,天未亮就到汤泉,在北头窑上戳死乞丐八人,在惠济寺门前戳死过路的两人,在街南头打死吴广树,在羲和祥二进的糕饼房门口打死一个姓张的难民,在许必长门口打死西葛难民颜同兴。后日寇兵分两路,大肆烧杀。一路由缪家营、石坝村、钟家门口、上王、中王、下王、木头桥,一直烧到陈桥;另一路由下庄子、宋家门口、高庄、雷家门口、费庄子、洪庄、北塔营、东李、西李一直烧到滁河边。在钟家门口戳死刘厨子的父亲,在费庄子戳死陶广兴的母亲,在木头桥子打死刘继才,在邵兴圩埂戳死两个过路的。农民吴定邦被日寇逮到,摔个日本跤,脸贴地,日寇顺手把靠在门口的手杈(翻草用的农具)叉住吴定邦的颈脖子,另一个鬼子用刺刀戳,腰上戳三刀,头上戳两刀,颈上戳一刀,共戳六刀均未戳中要害,但吴定邦已经休克了,鬼子以为已经戳死,便走了。鬼子走后,吴定邦醒过来,把大褂子的大衣襟撕下裹住颈子,上街求金悟真老医生给治好的。真算他福大、命大、造化大,死里逃生。后来吴定邦又活了15年,于1952年病逝。

在这次汤泉大屠杀中,共杀死中国人 26 人,焚烧 20 多个村庄的 100 多户人家的 300 多间房子。

11. 董香和、张德元、刘昌好、香宗蔺口述^①

调查地点:汤泉

调查人:翟慕韩

1938 年古历三月初七日上午八时半,日寇飞机两架从南京方向飞来汤泉上空盘旋,盘旋数圈,俯冲投弹。第一枚炸弹丢在朱家芽,炸死芽农朱传道(诨名朱三)。第二枚炸弹摔在东关巷朱玉林家草房上,当即爆炸起火,炸毁朱玉林草房四间、潘传述草房六间、张敬草房两间。这时汤泉人民惊恐万状,大的哭,小的喊,四散奔跑。居民刘昌海刚跑出后门口(东街后),一枚炸弹掉在他面前爆炸,刘被炸死。那时东狱庙(现在汤小)的东南方向是一片桃园,桃花正在盛放,人们以为桃树林可以蔽体,于是纷纷往桃园里跑。日机找到目标,狂轰滥炸,低空扫射,霎时血肉横飞,炸死七人,炸伤一人。炸死的七人中有卖元宵的小司,西葛来汤泉避难的六人,有一个昌克杰的哥哥。余者五人姓名未查。伤一人,是蔡登朝老伴,至今腿还残废。南头江天洪、姚仕铎、夏丙臣等五家的 17 间房子被烧毁。

此次轰炸共有九人丧命,一人受伤,20 间房子被毁。

12. 毛林生口述^②

调查地点:公社淘金厂

调查时间:1983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叶国栋

鬼子未打江浦时的回忆情况以及以后地方上老百姓如何受东西政府的压迫和有关新四军来活动等问题。

① 材料原标题为《日机轰炸汤泉》。

② 材料原标题为《抗日战争时期某些情况综述》。

日本侵占江浦是民国26年(1937年)古历冬月初十夜间,从乌江七坝那边过来的,当时江浦住的中央军不敢在城内,都跑到城外了,结果天亮鬼子把中央军打得死的死逃的逃,龙华院一个碉堡被鬼子打死有七八个中央军。打后鬼子未住在城内,就沿东门一代二面马路山边进行打击,记得马路两边有陆廷江和团结的良老五被烧去六间竹房,那时石佛还属我们地区,当时的石佛寺烧的最多,多少户多少间不清,那时我们不敢去看的,扫荡时记得鬼子天上有飞机,飞得很低用机枪打和炸弹扔,不是打中央军就是见老百姓就开枪打、扔炸弹,我们龙华队钱飞云的婶婶和钱龙江就是被飞机扔炸弹炸伤的,记得钱的婶婶当时穿的套裤,炸弹炸在大腿上,我们用剪刀把被炸坏处刺开,把血揩干净,然后才医治好,现在大腿处恐怕有个疤呢,现住八里二队。

鬼子进驻县城后建立那些伪政权。开始处于无政府状态,后来为了维持地方安全,城内成立了一个叫维持会,专门来和鬼子打交道,目的不让鬼子再胡闹,有什么他们出门与鬼子谈,乡下不久也就把原来的乡、保、甲成立起来了(当时停有半年左右)。乡保的名称仍是原来的,马路上叫新来的乡长是冯乡长,圩下边叫四合乡乡长潘德清,每乡有七八个保,有的保长名字我还能记得呢,一保保长良北华、二保保长倪保全(后换余登治)、三保保长王保珍(后换冯条片)、四保保长钱廷贞、五保保长蔡从九、六保保长龚桂荣也是石佛的,七保不清楚,这些人大部死去,目前只剩下有余登治、蔡从九了,那时还是这些人干保长,不仅维持东政府,也得把西政府弄好,还要收税和一些苛捐,搞不好那时保长也能送命,西政府曾派董峻龙来任过乡长的,后来还有一个姓秦,西政府乡长不敢主事,只是向保长要捐税,而且比东政府要的多,什么鞋袜费、招待费、当兵的小花费、马料费等,东政府主要是税,农粮税和一些民夫,特别是二边政府的地保三行呀、二鬼子便衣呀,这个兵、那个警察队长等做当子、过寿当等,向地方要钱最厉害,老百姓是负担不了,但那时有钱的人员日子难过一些,到了后来年地方更为混乱了。地方又成立大刀会了,名曰维持地方治安,防什么匪盗,实质为地方一些豪绅财主打更、放哨、看家,有的老百姓不愿去,不仅要罚钱而且还罚跪呢。记得山内会堂设在包公庙,圩下石观音巷,那时的黄旗也和保一样,东、西政府也得有联

系,不然地方也不安全,日本人讲发现黑头要来报告,西政府也得听使唤。一次西政府被我们新四军包围后,那时的总董董岐双就曾把二乡大刀会会员弄去与我们新四军打仗,当时我军看到全是老百姓,就退出包公庙了。日本人侵占江浦后我们新四军有过一些活动,在日本人来后有两三年时间,据讲我们公社白马大队有个叫吴大海的曾与罗炳辉司令员有过联系(张介毛本是吴的徒弟),具体情况不清,我是听人讲的。吴当时干过一段包公庙堂长,以后就不干了,说与罗联系上了后,去永宁那边去。我听讲过在鬼子来后,约在1939—1940年,有次鬼子汽车被罗部下打坏过,说在山那边还打死一些鬼子。解放后也有人议论过这与吴大海有关系,是他报告的,并讲吴要不死,罗要委任他为江浦县公安局专员,这只听讲,这段情况白马张老太爷不死可能知道一些。当时吴与张住在一个大队,老太爷在日本人来时曾织土布,摆布摊子,地方二鬼子敲的竹杠给不起,说老太爷吓跑的那天,老太爷叫吴去找罗司令,因罗与老太爷儿子张劲夫认得,老太爷在那儿住有两三个月后才敢回来的。

13. 谢北华、新永贵、姚永江、闵老太口述^①

调查时间:1983年11月22日

调查人:李长久

1937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向西退却,把永宁地区两座铁路大桥和合浦公路的三座公路桥全部炸毁,日军侵占东葛车站就抢修桥梁,1938年3月铁路才通了车,1942年日军在从浦镇到乌衣这一段铁路两侧架上电网,东葛与乌衣之间在十八迈和西葛街后小山头设两座炮楼,东葛与花旗营之间在大小两座桥头也设两座炮楼,每个炮楼住日本警备队七八人,车站上也有一座炮楼住日本警备队十一二人,此外每个炮楼由日军招得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恶棍组成守望团,为日军看守铁路。沿线炮楼装有电话机,往来是动用电话联系,日军十分害怕我们的袭击。1943年8月又来了汪精卫的伪军第四方面军十几人,住在车站外的一条小街上。

^① 材料原标题为《日军盘据火车站》。

车站上有站长、副站长、助理员,都是日本人,还雇用中国职工十一二人,日本人与中国职工分开住宿,日本人住电网里,中国工人住电网外,夜间日本人不敢跑出电网外活动。

日军施行“三光”政策,1937年12月开始先后把铁路沿线大小村庄全都烧光,抢走家禽家畜和粮食,血腥屠杀人民。

住在东站的两个日本兽兵(来抢修铁路的)1937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窜到安徽来安县汭河乡黄牌营,抓到一个妇女带进屋按在床上轮奸,一个兽兵赤身露体正抱着这个妇女行奸,村子里跑来几个青年小伙,手拿大刀猛砍过去,这个兽兵当场被砍死,另一个鬼子兵吓跑了。村子里人知道鬼子兵要来报复,大家一合计就把砍死了的兽兵尸体埋在一个灰粪坑里,村上的人大都躲避起来,第二天果然来了十几个鬼子兵,走进村子就抓住两个老人拷问,要把尸体交出来就不杀头,不交出来就烧光杀绝。两位老人被迫把鬼子尸体扒出来,日本鬼子兵还是烧掉全村茅屋,抓来八个男人用一块门板把尸体送到东站,后来这八个抬尸体的人都被鬼子兵带到黄季桥烟墩子,用一条长凳,一个一个按到凳子上,日军用一把菜刀杀头,鲜血染红了烟墩子,杀害七个还剩下一个叫梅学成的,眼看七个都被杀死,就要轮到自己,不等鬼子兵来拖就自动扒在长凳上伸着头,这时鬼子兵哈哈大笑起来,嘴里叽咕一阵,意思是说这个人勇敢不怕死,就把他放掉,梅学成到1979年才病死。

1942年2月的一天,驻守在东站的日本警备队抓来一个人,用白布把这个人的头包着什么也不见,绑在电杆上,来了十几个日本鬼子兵练劈刺,起先在另一个电杆上用刺刀乱劈乱刺一阵,然后就向电杆上绑着的这个人身上劈刺起来,一个一个鬼子兵用刀乱刺,这个人是捆绑在电杆上的,动也不能动,只是大声喊叫、骂声不绝,经过两三个鬼子兵劈刺后这个人就再不能叫骂了,刺死后还要挨其余的鬼子兵再练劈刺,直刺得血肉模糊、无一块完整的尸体才罢休。

日本鬼子兵每天要在铁路上巡查,遇到他们认为是可疑的人就抓到东站,绑起来放出军犬让狗子咬。有一次何家洼的许宪保父亲叫许大个子,日本鬼子兵说他锯掉两根电杆偷走的,就把他抓来,放出军犬,鬼子兵咕噜一阵,狗子就扑上去,撕烂皮肉,许大个子几声惨叫,就活活被咬

死。鬼子兵在旁一阵狞笑就走开了,在车站被军犬咬死的有十多人。

日军每到一个村镇,能够跑的人都跑开,几乎没有人敢在家里,1937年古历冬月二十六日,日军路经西葛街,抢掠粮食、鸡鸭、猪肉,打死彭祖监、付厚山两人,走时放了一把火把整个一条街的700多间房屋全部烧光,只剩下五间。

1937年古历腊月二十九日,日军经过东葛街打死陈克勤、黄法匠、叶光明、丁正康、刘洪金、徐矮子等人后,放火把街前街后500多间房屋烧掉,只剩唐治煌一家七间瓦屋,东葛街成了一片废墟。

东站的爱路团、伪军第四方面军,这伙汉奸依仗日军势力,在铁路沿线的村镇无恶不作,铁路小桥爱路团团团长韩喜炳,原来就是永宁街的流氓,他经常带人到永宁、汤泉一带架人绑票,敲诈钱财。东站爱路团团团长李和则是吃、喝、嫖、赌、抽大烟五毒俱全的恶根,讨了两个老婆还强奸妇女,他们巧立名目向老百姓摊派苛捐杂税,设赌场吃赌头,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永宁地区的农民是爱国的,对这群恶魔万分仇恨,日军盘据东站八年,不断与敌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

东葛东站与安徽来安县比邻,这个县是新四军二师罗炳辉部队游击区,来安县大英区委周元首同志的联络员站长金是毛家渡人,他暗地利用铁路装卸工组长谢北华为我新四军提供东站日伪情况,1943年3月开始谢北华就经常向大英区委周元首报告铁路运输情况。1943年5月来安县长叶炳三同志带部队要袭击十八迈铁路线,一天派徐必友通知谢北华设法搞些铁锹、螺丝拔手送到983公里处铁路南地下埋起来,约定日期破坏铁路。谢北华夜晚连运三次铁锹埋好地下,到了约定这天夜晚十二点钟过后,我新四军在十八迈地段分两头监视敌军,凌晨,撬开道轨翻掉八节车厢,满地都是布匹、桐油、糖精等杂货,第二天日本警备队派人带谢北华到翻车现场要他带工人把货物搬到东站。

这年8月谢北华又在家里偷偷地锯好两块钢轨夹片,一天晚上谢北华在站南下弯道988公里处把锯好的夹片卡在两根铁轨接头地方,一列火车通过车头翻倒,二十多节车厢脱轨栽倒路基下,日本司机三人全被车头里的开水烫死。

爱路团便衣队冯长义,这个坏蛋杀过我新四军战士,1944年3月的

一天,大英区委周元首同志派徐必友通知谢北华设法盯住冯长义,于是谢北华晚上约了两个人到冯家打麻将。正在打牌时,冯长义的手下收税的吴尚云跑进来向冯报告说:弗家渡的渡船天黑时已放水沉船下水,现在有人排水取船要用渡船,接连跑来向冯报告三次,第三次报告时新四军已赶到东边包围了电网外的冯长义住所,冯见势不好,急忙一个人跑进电网里不敢出来,这天晚上我新四军缴获十几枚手榴弹和一支八音短枪,日本投降,冯长义被我军处决。

这年9月一天,日本警备队一位炊事员叫朱永山,是爱路团团长李和介绍来的,他趁机把日本警备队一挺机枪偷跑送到西政府,日军把另一名挑水的炊事员打得死去活来,又把爱路团团长李和押到滁县关了两三个月,吊打、灌水,最后由于李和充当汉奸几年,日军终于放他回到东葛东边,日本投降,李和向国民党江浦县保安大队投靠,编入三中队做队长,保安队柴仲惠派李传江在黄悦岭把李和打死。

1942年11月,十八迈炮楼住有12个日本鬼子兵,经常到附近村庄残害百姓,不是奸污妇女,就是抢掠家禽。西葛街上的闵登奎与几个人暗地商量进炮楼杀鬼子。一天傍晚闵登奎带了两个人提着鸡蛋、鸡子来到炮楼跟前,其他七八个人埋伏在炮楼附近地里,鬼子兵正在吃晚饭,见人送鸡子鸡蛋来了,就散开了,忙着抢上前来要拿鸡子。闵登奎说:“我们是当地的良民,特地送鸡子来慰劳太君的。”鬼子兵小队长高兴地说:“大大的好。”要让他们三个吃晚饭,这时闵登奎见鬼子兵的枪支都靠在一边,没有防备,于是就冲上鬼子兵小队长身前,夺过手枪就打响了,另外的两个人也夺了枪打起来,顷刻之间炮楼外边的七八个人也冲进来抢走所有的枪支子弹,他们一共打死11个鬼子兵,跑掉一个,砍掉3个鬼子头,提着人头就往星甸投靠西政府,3个鬼子头挂在星甸街好几天,事情发生后,日本军又一次到西葛街上,烧杀抢掠一空。

14. 曹守源、刘克武口述^①

调查地点:永宁街

^① 材料原标题为《日寇侵犯永宁街》。

调查时间：1983 年 10 月 30 日

调查人：李长久

1937 年古历冬月十五日下午，从浦口方向来了四十几个日寇骑兵，由街北关进来，进了街就四处找女人、捉鸡子，顿时整个一条街被这群兽兵搞成天昏地暗，家家关门闭户，男女老少纷纷向三里外的山沟里逃避，实在无法走动的老人就留在家看管门户。从此，永宁地区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这天下午被日寇奸污的妇女就有好几个，其中潘英才 15 岁，还是一个小学生，她刚跑出街不到半里路的窑头，就被两个鬼子兵追上，光天化日之下，潘英就在窑头遭到两个兽兵的轮奸，奸后，又把她带到街上方小辫子家再次奸污，几天之后潘英才逃出虎口独自往汤泉寻找家人，经过奸污的潘英披头散发，精神失常，沿途哭泣不止。

鬼子兵在街前街后找女人、捉鸡子，见到男人就用刺刀戳死。永宁浴室的李炳星眼睛不好，没有跑开就被鬼子兵一刀戳死。看到人跑就开枪，一个下午就打死汪本堂、汪本根、黎世坤、唐义文等人，连瘫子余忠这个双腿残废在地上爬的人和精神失常的疯女人方孝炎也被杀死。

这支日寇是路经永宁的，在街上住上一夜，第二天上午就沿合浦路向东葛方向走了，可是打这以后，合浦路上时常有鬼子兵往来。

1937 年腊月初四这天傍晚，又有几十个鬼子兵路过永宁街，一把火把街上房子点着了，满街大多是草屋，一处着火整个街道就成一片火海，所有衣物、粮食化为灰烬，这天共烧掉草房 358 间，瓦房 54 间，占街上房屋的 80%，剩下瓦房只有 103 间。寒冬腊月，雨雪封门，缺衣缺食，无处安身。

黄昏时分，街南一位 78 岁老人李廷铎，白天被鬼子兵拉去当差，为鬼子兵挑一担鸡、肉送到东葛车站，返回家时见自家草屋着火，急得无法就拿了一个粪勺灭火，这时正好七八个鬼子兵押着许仁静的老婆、崔明德的老婆、李金宝的老婆几个妇女进街，鬼子兵见老人手拿粪勺，嘴里叽叽咕咕一阵，老人听不懂说些什么，就放下粪勺走向鬼子跟前比划手势，意思是已为你们当差刚来家，鬼子兵不由分说就向老人开了一枪，打中

胸部未死,又开第二枪,老人含恨倒下去了。

街上房子烧掉以后直到1938年夏天几乎成了废墟,老年人也都往山里去了。

永宁附近村庄,鬼子兵也不放过,1938年三月一天,两个鬼子兵从合浦路上来到祁圩北埂徐庄,徐学儒家有兄弟六人和一个妹妹。妹妹叫小唤欢,才17岁,被这两个鬼子兵看见拖着要行奸,老五和老四两人冲上前去把妹妹夺过来,鬼子兵跑掉了,第二天来了十四五五个鬼子兵,进了徐庄就放火烧房子,把徐庄二十多间房子全部烧光,打死老五和老四,再一刺刀劈向黄志喜,黄头一转刺刀横砍在脸上就跑掉了,现在这位老人的脸上还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鬼子兵在回到合浦路的途中又打死余家乃、余老三两人,伏兴圩的倪德祥、郭仁和、蒋德儒在路上见到鬼子兵就跑,也被打死。

15. 余建芳口述^①

调查地点:永宁乡双圩

调查时间:1984年2月28日

调查人:李长久

永宁乡双圩贫苦渔民余夕耿,7岁死了父亲,母亲在父亲死后三个月眼睛急瞎了,从小就搀着母亲讨饭过日子,直到长大成人才靠父亲丢下的一只破船捕鱼为生。20多岁跟毛渡张老巴结了婚,几年生下三个孩子,生活很艰苦,一家六口,讨饭的讨饭,打鱼的打鱼,日子虽然是够苦的,但是夫妻俩感情是很好的。没想到1937年农历冬月,日本鬼子侵占了东葛东站。余夕耿老婆张老巴生下第三个孩子才六天,冬月二十四这天上午,几个鬼子兵经东葛东站来到毛渡,村上人都逃跑了,余夕耿用四捆稻草把坐月子的老婆盖好收藏起来后,自己才跑到圩心田中的一个地洞里躲起来,可是后来还是被两个日本鬼子发现拖出来,用枪指着他带路找花姑娘去了。这时另外的四个鬼子兵在村子里找到坐月子的张老

^① 材料原标题为《余夕耿一家的凄惨遭遇》。

巴,连床带人被鬼子兵抬走,瞎婆母上前来护,被鬼子兵用脚踢倒在地爬不起来,昏了过去。醒来时好不容易摸到村子东面张家陡门沟里找到媳妇张老巴,这时她已倒在血泊中,脸色惨白,昏迷不醒,婆母忍着剧痛,摸回村子找来几位老人,这才把张老巴抬回家,过了好半天,她才断断续续地告诉婆母说:我已被四个鬼子轮奸了,怕是活不下去了,三个孩子要照顾好。一会,余夕耿带着鬼子兵没有找到一个姑娘被押回圩心地洞,要他再爬进洞里,余夕耿爬进去,鬼子兵就向洞里开了一枪走开了。余夕耿的母亲听到圩心有枪声,知道不好,喊门口几位老人摸到圩心去找余夕耿,在地洞里找到余夕耿时他已断了气,全身是血,脚上穿的草鞋、头上戴的破帽子都已滚掉了,余夕耿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还是邻居几个老人把38岁的余夕耿掩埋了。打这以后,张老巴病在床上两个月后就死了。死时她才35岁,丢下一个瞎婆母拖拉三个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最小的才两个月婴儿。

余夕耿夫妻俩死后,大女儿余建芳做了杨家的童养媳;二男孩余建山拉着瞎奶奶去讨饭,没有一年时间,余夕耿的母亲饿死在姚子圩徐海家稻草堆巷子里,余建山只得帮人家去放牛;三女儿建兰由外婆带去讨饭,7岁时做了童养媳。

16. 黄志喜口述^①

调查地点:祁圩北埂

调查时间:1984年1月13日

调查人:李长久

1938年农历二月十二日下午,一辆大卡车从浦口方面开来,到了毛坦桥汽车停住了,走下八个鬼子兵都是背着枪挂着东洋刀,气势汹汹地向祁圩北埂走过来,进了徐庄就是搜抢鸡子、猪肉等好吃的东西,抢了一阵又向东沿着圩埂到大小村庄抢掠了不少吃的东西。拉了六个人抬着这些吃的东西要送到汽车上。这时住在北埂徐庄的黄志喜正在家覓福,

^① 材料原标题为《黄志喜脸上的刀疤》。

鬼子兵走过黄家门口,他出来看了一下抬的是什,不料被鬼子兵发现,拖着黄志喜就走,要他带着鬼子兵去找小姑娘。黄志喜比划手势说小姑娘们都跑掉了,鬼子兵气急起来把枪靠在墙边,一个鬼子拔出长刀悬在黄志喜头上威逼他去找小姑娘,黄志喜向后一步一步退让,退到灶台边,鬼子对着他的头部猛砍下来,他头一歪鬼子的长刀砍在黄志喜左边的脸上,鲜血淋淋。黄志喜忍着疼痛,拔腿就向圩埂坡下逃跑,刚跑过一条小沟,三个鬼子兵各开了三枪都未打中,黄志喜只顾逃命,不管水田有多深的水、天气多冷,他跳进齐腰深的水田里直往圩心里跑,跑了一阵就倒在水田里了,鬼子兵见圩心里浪浪一片大水就不敢追来,过了很久,黄志喜才被一位姓陈的老人拖上来。如今黄志喜的脸上还留下一块长长的刀疤。

17. 陈益旺口述^①

调查地点:星甸

调查时间:1982年8月15日

调查人:金同椿、朱世义

1938年春,日寇在侵占南京江浦县城后,对他们暂时无法抢占的广大农村集镇的和平居民施行惨绝人寰的狂轰滥炸和不定期的地面部队的扫荡,造成许多繁华的集镇烧炸成废墟,无辜的和平居民惨遭杀害,星甸街道仅是许多这样无辜的受害地区之一。

曾记得古历三月初六,日机首次向星甸投掷炸弹后,先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对星甸街道的轰炸,不下五次之多,炸死10人,伤20多人,因此,星甸街道居民除将老弱先期疏散至周围农村亲友家外,整日处在紧张的防空袭状态中。如将家中急用生活用具和食物、急卖的货物盛放在一肩可挑的高篮中,以防万一,一遇警报挑筐即走。有时一日数警,甚至看到高空中的飞鹰也误认为飞机来了,而形成“炸集”(即逢集人多跑飞机),踩伤了人,推翻了摊子,打坏了东西,那是常事。因此,我们几家

^① 材料原标题为《对四二七大轰炸的前后回忆》。

的老小把贵重物件都迁移下乡，家中仅留一两个能做生活的人看家谋生。

四月二十七日(古历)是星甸约定的逢集日，而且是临近端午节前的仅有的两三个集日了。这天下午，四周村民肩挑手提的，上集买卖货物，筹备过节用品，当时街道上人群拥挤，叫卖声不绝，好一片繁荣景象。

我们当时都在街上开着一片小店或摆小摊子的，都想着忙碌赚两个钱养家活口。下午两时许，正是上街人最多的时刻，早来的未散，晚来的刚到，要买的刚开始，要卖的还未售完，我们更忙得满头大汗。猛听有人喊了一声：“飞机来了！”顿时街上人群骚乱，四散奔逃，我们也在收拾货物准备跑反。正在忙乱中又听见人喊：“飞机打招了！”(意思是飞机转头了，这样就预示要对本地区投弹或扫射了。)人们更慌乱，更忙碌，当我们挑起担子要离开家时，只听见南街方向传来轰隆一声巨响，随之火光冲天，敌机的硫磺弹投中了南街的一座木楼，楼房顿时火起，伴随着中伤、着火者的惨叫声，人们中寻找亲人的喊呼声，着火物件的噼啪声，人群更加慌乱了，接着鱼市口(十字街中心)东街、西街、北街也相继被炸弹投中，先后投了十多枚，霎时间，全镇到处是火光，到处是呼救声，很快的街上凡能跑的人都跑光了。

大火从下午两点半直烧到晚间7点左右，幸喜在4点左右下了一阵雷雨才将火势抑压了一下。飞机飞走了，四乡受难的人们，特别是家住街道和有亲人在街上赶集的人们，都怀着一颗忐忑不安、恐慌万状的心，在四周围张望着，期待着亲人的脱险归来，分辨着家园的方位是否遭灾，哭喊声、叫骂声，声声撕扯着人们的心脏。直到夜幕降临，人们确认敌机不得再来时，才往街上跑，扑灭余火，抢救亲人，扒着未烧尽的余物，那一片惨景不仅叫人不忍看，就是今天讲起来也不忍讲。今天50岁以上的人，谁能忘记日本侵略者欠下星甸地区人们的这一笔血债呢！

事后查点估计全街被炸倒、烧掉300多间民房，炸死20多人，炸伤、烧伤的人数总在百人左右，南街的黄龙云因未来得及外逃躲在家里，结果被倒墙压住腿跑不掉，终于活活烧死在门槛上。东街有四个老太在牌桌上一下全被炸死。农科大队有个叫何永纯的鞭炮小贩，右耳被弹片削

去大片,成为日寇暴行的活见证。

人民,星甸地区的人民,在掩埋好亲人,治理好创伤后,把仇恨深记在心中,又在被烧炸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爱国的青年志士,则在日寇脚下,组成了300多人抗日武装,一直坚持八年直至抗日胜利。后来,新四军东进,在星甸地区更是播下革命种子,更加有效打击了敌人,为人民出了一口恶气。

(四) 徐志耕调查^①

1. 刘永兴口述

刘永兴,男

调查地点:竺桥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24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

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压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

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① 本部分材料取自于徐志耕著《南京大屠杀》(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为全书统一格式起见,本书收录时拟了新的标头,内容作了整理。本部分调查时间均为1986年,不再一一注明。

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20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

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

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地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

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40多岁的农民。我掏出12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2. 潘开明口述

潘开明,男,70岁

我叫潘开明,今年七十整。小命是捡来的。我从小就命苦,父母早死了,姐妹八个给了人家四个。大妹妹早出门了。我是老大,14岁到水西门的陈有记理发店当学徒。学了三年,自己挑担,手里拿一副行头,两块薄铁板中隔一根木棍子,一拉嗒嗒嗒响,剃一个头十个铜板。生意不好,连青菜煮黑面条都吃不饱,晚上还去拉黄包车,就这样一天也挣不了几角钱。活不下去了,一个弟弟卖了35元,还有一个小弟弟给人拐走了。

日本人来了,先扔炸弹。成贤街的教育部、中央大学都炸了,八府塘那边炸死不少人!难民都跑反,拉黄包车生意好了,新街口到下关一趟

能挣四角钱。没有几天,日本兵进了城,我躲到鼓楼二条巷24号的洋房里。那里是难民区,那年我刚好20岁。

十三日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我出门去看看,三个日本兵把我带走了,带到了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造得像宫殿的那种式样。日本兵把我和另外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三天不给吃不给喝。十六日下午,日本兵把我们赶出小屋,用绳子一个个地反绑起来。排好长的队伍后,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与膀子连起来。我排在右边,从前面数下来是第七八个,两边有日本兵扛着枪押着。

到了下关,走热河路,再往靠河边的一条小巷子进去,到了煤炭港,就是以前火车过长江的那个地方。

队伍停下来了,我看了看,大概有300多人。日本兵用皮带抽、用枪托打,把我们都赶到煤堆上,四周机枪架好了,一个日本兵“啊”的一声大喊,接着哨子一吹,枪声就像放鞭炮似的噼里啪啦响了,人一排排地像割稻子一样倒下了,我糊里糊涂地也倒了,人昏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那天白天晴,多云。夜里月亮当头的时候,我醒过来了。身子动不了。睁眼一看,我身上压着死人,身上尽是血!我想:我是人还是鬼?我死没有死?

推开死尸,我爬起来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我数了数,有八个。我问离我近的那一个人:“老总,你没有死?”

那是个军人。他说:“没有。”

这时,坐在铁轨边上的一个人把反绑的绳子磨断了,后来你帮我、我帮你,八个人的绳子都解开了。

我爬到江边,先把黑棉袍子外面的灰大褂脱下来,洗了洗,擦掉身上的血,就摔到江里去了。我四天没吃饭了,身上没劲,就靠在一个铁架子上养了一会儿神。这时,其他人都各奔东西了,有的到和记洋行,有的抱着木板过江了,有的带着伤一拐一拐地朝城里走,好几个都是中央军,讲的四川、广东口音。有个人问我:“你不走啊?”

我说:“我是本地人,不能走。”

坐了一会,我慢慢地站起来,往一排空房子里走,在这里捡了一件破衣服穿,天亮走到热河路。不料,惠民桥边过来了四个日本兵,我吓死

了。日本兵大吼一声,要我站住。问我:“干什么的?”

我说:“老百姓。”他们抓过我的两只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又问我出来干什么。我骗他们说:“给日本先生挑东西。”边说边把手搭在肩上装出挑担的样子。一个日本兵问我:“有没有路条?”

“没有。”我心慌了。

一个中等个子的日本兵还不错,他从衣袋里掏出日记本,撕了一张,用钢笔写了“苦力使用过”几个字给了我,上面还有些日本字我不认识。

他们在前面穿了大皮靴“的咯、的咯”走,我在后面慢慢地跟着。马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全是死人,一堆一堆的。

进了挹江门,我就朝右边一拐,插进了察哈尔路。翻过山,在古林寺旁边碰见了一个种菜的老头。我跪下就磕头:“老爷爷,我几天没吃了,日本人把我拖到煤炭港用机枪扫,我没有死,我逃出来了。”

这老头 50 多岁,脸黑红,中等个,留着胡子。听了我的话,他说:“可怜啊可怜!”他进到草棚子里端出一大碗干饭,用水泡泡给了我:“没有菜,将就一下吧。”

吃完饭,他说:“现在不能走,你先睡一觉。”我在他的草棚里睡了一觉,到晚上六点钟的样子,他说:“能走了,你走吧,路上当心。”

我跪下又磕了个头:“老爷爷,谢谢你!”

他说:“不用不用,都是中国人!”

3. 陈德贵口述

陈德贵,男

你找我可找对了,我这人命苦,可也命大。我们那一批 3 000 多人都给日本人打死了,就我一个逃了条活命,你说命大不大? 要不,早变成鬼了!

从头讲? 好。那时我在车行当学徒,就在珠江路小营那块修脚踏车。日本人来了,我和我哥都躲到宝塔桥难民区英国人的和记洋行的房子里。

十五日上午,日本人进来了,先是要洋钱、手表、金戒指。难民区

3 000多人分三个地方,日本人放了三只搪瓷脸盆,叫大家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往脸盆里丢,连妇女的耳环子和老太太的簪子也都搜罗去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来了200多个日本兵,都扛着枪,叫我们都跪下来,四个一排。然后把我们押到煤炭港的货房里。机枪在大门两边堵着,还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一边一个管着我们。关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来了个翻译说:“现在出去做工,十个人一批!”

大门口的十个人先赶出去了。过了十多分钟,枪响了。我知道坏了!外面是河汉子,没有通路,这下要死了!

两三个日本兵进来赶出去十个人,外面江汉子边穿黑衣服的日本海军三四十个人一人一支步枪等着。一阵枪响,第二批人又完了!

我是第三批,我排在前面,出去时我就站在江边。都站好了,我知道快要开枪了,日本兵刚举枪要打,我一个猛子拱到长江里去了。这时,枪“蹦蹦”地响,我管它,我只管拼命往对岸拱。我早作准备了,我在货房里就把褂子的纽扣都解开,裤带也解掉了,裤腰一卷掉不下来。江汉子有四丈多宽。我水性好,钻到水里先将衣服裤子都脱光,身上精光滑脱拱得快。冷?那时一心想逃命,哪里还管冷不冷!一会儿我就钻到对岸了,正好有节货车厢翻倒在江边,我就躲在火车肚子下,看着对岸十个一批十个一批地用枪打死。死人多了,河汉口的那只小汽艇开几下,把尸体冲走。日本兵那天中饭是轮流吃的,不停地杀。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没有杀完。冬天五点多钟天就黑了,后来扛来了几挺机关枪扫,把好几百个人一起赶出来在江边扫死了!

天黑了,我从车厢底下钻出来,手脚都冻麻了,又冷又饿。我躲到了扬州班轮船码头边的桥洞下,桥下都是难民的尸体。我在死尸堆中找了一条破毯子把身子一包,就在桥洞里躺下了。

天亮了,日本兵往桥下扔手榴弹,我在死角里,炸不到。后来来了几个哨兵。我冷,动了一下,哨兵“乒”地给了我一枪。我曲着身子睡的,右手夹在两条大腿中间取暖。那日本兵枪法好,一枪伤了我三个地方。子弹从两条大腿中间穿过,两条大腿和右手第四个手指都伤了,粘糊糊的全是血。我不敢动,更不敢哼。夜里我在死人穿的棉衣里扯出棉花把大腿包起来。

第三天太平一些了,日本兵抓了夫子来挖坑埋死人。我听一个人在讲:“他妈的,难民打死这么多,还叫我们来挖坑。”

一个人来拖我时我动了。他说:“你还没有死?”我说:“我不是中央军。”这个夫子40多岁,他一看我的腿,就把我扶到桥上去。他走过去跪下给一个翻译官讲:“这是个小孩,不是中央军,还没有死。”

翻译走过去和日本人叽里咕噜讲了几句,就过来对我说:“你是小孩,写个条子给你,回家吧。”

我不能走了,就爬着回去。过煤炭港货房时我站不起来不能鞠躬,站岗的日本海军给了我一棍子,疼死了。我连忙咬着牙站起来鞠躬,又递过条子,才爬回和记洋行。

难民区里有个张老头,80多岁了,白胡子很长,他的儿子和我一走抓走的。我说:“我的命是捡来的。”他哭得很伤心。后来他用茶水给我洗伤口,又用死人的大腿骨头刮粉敷在上面,两天换一次,整整一年才好。

现在还不行。伤了筋,天一变就疼。大冷天光着身子在江边泡了一天,身上一根布纱都没有,冻啊,两条腿得了关节炎。

那天我哥哥也被日本兵抓走了,他当挑夫,烧水做饭,一直到句容,夜里把水桶扔在井里跑回来了。他叫陈金龙,我叫陈德贵,我们兄弟俩命大。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3000多人只有3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3000人至多死几百个,2000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4. 融通法师口述

融通法师,男,66岁

日本人进南京时,我16岁,在古林寺上初级佛教学校。我的师父叫果言。冬月十四那一天,日本兵冲进寺里,把近百个和尚和躲在寺里的百把个散兵都赶到山门外的菜园里集合。枪响的时候,寺后面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跑着喊着来找他妈妈,鬼子的大皮鞋一脚踢过去,又狠命一踩,

小孩的头都被踩扁了！白的脑浆，红的鲜血，一塌糊涂，孩子的手指头还在一下一下地抽搐。罪过啊！

后来我到城隍庙当和尚，城隍庙的师父叫光辉，是湖南人，当过北伐军，方圆脸，很和气的，他被日本兵打死了。那天夜里，日军来抢东西，逼着师父要麻将牌和银洋钱，师父说没有，他穷得冬天都穿单裤，日本兵飞起一脚，踢在师父的胸口，过两天就死了。中华门外天界寺的老和尚也是被日本兵杀死的。我们城隍庙里那时住了保安九中队，都是警察。日本人一来，他们都放下了武器，全部骗上汽车，一个个地都被杀掉了！日本兵杀人不管你老的小的，他不高兴就杀。有一天上午，我看见秣陵路口一个老头、一个老太挑担木柴出来，老头不知什么原因被日本人杀了。老太坐在地上哭。一个30多岁的女人头上包着一块蓝布出来淘米，我们南京人叫下河猫子，一刺刀被日本兵戳死了，地上好大一摊血。那时明瓦廊有个春阳米行，日本人住里面，我们城隍庙里的一个伙计刘怀仁被抓进去毒打了一顿。可怜我的舅舅差一点命也完了，他48岁才找了一个寡妇，刚结婚，就被日本人抓了夫。一共四个人，搬完东西，一人一枪，我舅舅命大，打了三枪没有子弹了，只好用刀砍，正要砍，出来一个军官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不杀了。晚上又出发扛东西，到了中华门外，我舅见路边有一个小水塘，就扎下去了，日本兵开了好几枪，天黑，都没打中，菩萨保佑！

5. 宏量法师口述

宏量法师，男，75岁

我14岁进长生寺，长生寺在中华门外的方家巷，这个寺有三进30多间房子，五开间的大殿中央是金身的释迦牟尼，左边观世音，右边地藏王，四周是十八罗汉。头进是弥勒佛，二进是灵官、文昌、关帝、五显。长生寺规矩很严。我师父叫梵根，这个人宗教观念很深，他不相信日本人会糟蹋寺庙，他说：“日本人也信佛教，都是佛门弟子，善哉善哉！”

日本兵攻下雨花台后就来了，躲也躲不及。梵根师父把寺里的和尚召到大殿上念经，香烛梵音，一个个都跪在蒲团上，向慈善的佛祖顶礼膜

拜。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院里站好,派一个日军进大殿拍拍和尚的肩膀,一个个地叫出来。到院中的丹墀上跪下,旁边站一个和尚念“阿弥陀佛”。“砰”的一枪,跪着的和尚死了,再叫一个出来念佛。一枪一个,17个人念佛,17个人毙命!清静的佛地血迹斑斑,穿着僧衣的出家人竟倒在佛像面前!送佛送到西天。信佛的日本兵是念着佛经杀害佛教徒的!

那天,还有一个俗家人,是卖油条的吴老头,他没地方躲,就躲进了长生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师父好心,给他一件僧衣装成和尚。真可怜,日本兵在他后颈上砍了一刀,只砍了一半,颈椎砍断了,气管还连着,头耷拉下来,血不停地流,刀口上的皮肉一收缩,就朝里面卷进去了!老头躺在地上抱着头喊疼,喊了半天,另外来的日军又给了他几刺刀!第三天,日本人来寺里找花姑娘,找到了和尚隆慧。隆和尚是旗人,40多岁没有长胡子,人白白的,几个日本兵以为是个女的,七手八脚扒掉他的衣服,一看是男的,日本兵来气了,把他赤条条地拉到陀罗尼门的大石坎上,抬起来往下摔,头砸开了,脑浆和血淌了一地!

可怜我师父当时快50岁了,和高座寺来避难的一个和尚一起被日本兵拉夫拉走了,穿着僧衣走的,一去没有音讯。长生寺一共死了21个,只留下了我的十一二岁的徒弟妙兴和能行。

我当时躲到普照寺去了,普照寺在莫愁路靠难民区,这是讲佛经的地方。长生寺还有个隆和尚也躲到普照寺来了,日本兵进到寺里,他爬到罗汉菩萨背后躲起来,靠一个叫陈妙信的女居士用绳子吊上去送饭吃。刚下来,日本兵进来找花姑娘,先把辉因住持拖出来,叫隆和尚闭目念佛,一枪打死了辉因,隆和尚也吓昏了。

逃进寺里的尼姑和居士一起躲在大殿隔壁西方殿后的楼上,一个个都抹了烟锅灰,度厄法师叫她们合掌念佛,不要出声。大殿与西方殿的通道上,他搭了一张板床挡起来,这里睡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三四个日本兵要污辱这个老太,老太吓坏了,用手指了指蚊帐里面。日本兵一掀,冲进去哈哈大笑,七八个女的又喊又叫,连十一二岁的女孩也被糟蹋了!

日本兵自己伤天害理,还要亵渎佛门!守中华门的日本兵强奸了一个姑娘后,要中国人也干这个缺德事。不干的一个个都杀了。正好有个

和尚要进城，日本兵叫和尚“快活快活”，和尚双手合掌，念声“阿弥陀佛”。日本兵讥笑他“没有用”，便把他男人的东西用刀子割了，和尚在地上滚了好长时间活活地疼死了！那阵子佛门遭了劫难。武定门正觉寺被日本兵杀死了七个和尚，莲华法师告诉我的。通济门外的龙华寺印沅和尚的师父也是被日本兵打死的。小心桥百岁宫里有位70多岁的隆华老师太，她见日本兵作恶多端，虐杀生灵，就叫人在大殿上架好了柴火，自己盘腿坐在上面，日军冲进宫后，她点火自焚，人和宫一起烧了。

6. 朱寿义口述

朱寿义，男

提起大屠杀，我要哭啊！我是基督徒，基督教我们人要爱人，要拯救世人。可日本兵却人杀人，这是罪恶，这样的人进不了天国永生。我从小在南京，南京危险了，我要逃扬州。我带着老婆、儿女一起到水西门。一条小船上铺了一条芦席，刚要上船，上帝在我耳边说话了：“船漏水了，不能去，要死在江里的！”

我说：“回去！”花了七八块钱，要了两部黄包车，又拖回来。回到青年会，碰到费吴生和密尔士牧师。他们说：“不去好，你搬到安全区去吧。”

我搬到阴阳营47号，是平房，我把丈母、舅舅、姨父母、姐夫四五家三四十人一起叫去。只过了三四天，日本人来了，穿黄呢军服，拿枪拿刀，凶样不得了！是强盗！是土匪！什么都要。还是畜生，见到女人就强奸！我老婆抱着姑娘，脸上涂着锅烟子，穿着她母亲的破棉袄，四十几天不洗脸！我跪在房子上祷告：“主啊，救救我吧！”

没有用。我的亲戚中，有三个姑娘被日本兵抓去了，小的才12岁，过了几天才回来，那天夜里，一人手里拿一支蜡烛，跌跌撞撞的，哪里还像人的样子？小的那个吓坏了，黄胆吓破了，回来就死了，我去难民区开条子，弄了一口小棺材。（他停了好一会，哆哆嗦嗦地从衣袋里摸出手帕擦去眼角上的泪花。）

我父亲60多岁了，天冷，戴了一顶皮帽子，日本人说他是“太君”，用绳子绑起来跪在地上，要杀头，刚刚举起刀，费吴生坐汽车来救了。耶稣

保佑！

中国人可怜呵，一个老头在阴阳营走着，日本兵举起枪托，一下砸下去，满头都是血！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好好地站着，日本兵“嘿”的一声，一刺刀捅到大腿上，血不得了，小孩爬不起来！我眼泪直掉！后来又说要夫子去抬子弹，抓去100多个，一个都没有回来！

我在中华路的三间房子也给日本人烧了，烧了我家不稀奇，烧了教堂我心疼。青年会是两层楼的洋房，烧了教堂哪里去祷告？

（说到这里，朱先生嘴唇不停地颤动，眼圈慢慢地红起来，全身都战栗着。终于，泪水流下来了！）

我一生穷，我一生不做坏事。难民区地板上和我睡的一个人，叫王承典，鼓楼开拍卖行的，日本人来以后，他进了自治会，当个什么社会局长。四五十岁，个子不大。他对我说：“朱先生，我们是难友，我给你弄个位置，当个区长吧。”

我说：“我只能写字算账，我胆子小，这种事你另外找人。”

“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你不干？”他说：“一区在夫子庙，日本人要去找花姑娘，你不干，那你去二区，二区在升州路。”

“我不干。”我说。

“你这个人不识抬举。”他在地板上翻了个身，屁股朝我转过去了。

我要是去了，肯定要做坏事，就活不到今天了。那个王承典早死了！我最难过的是当亡国奴，出去左膀子上要戴太阳臂章，见到日本人要鞠躬。没得办法，忍辱负重啊！中华门城楼下那时有五个日本兵站岗，进进出出都要搜查，女人要脱裤子摸。惨！评事街小学门口有一个日本兵站哨，走过要弯腰低头，我不走，我八年不走那条街！我不喜欢“中日亲善”，我不忍心！你是记者，你是作家，你要讲公道话，你看看我的心！

（他激动地掀起衣襟，露出一根根肋骨和满是皱纹的松弛的皮肤。这是一个苍老的瘦骨嶙峋的胸腔，胸腔里有鲜红的心和鲜红的血！）

7. 沈锡恩口述

沈锡恩，男，80岁

调查地点：鸡鹅巷

我家清朝末年就住在这里了,从曾祖父开始。我80岁了,我没有跟孩子走,我是作为纪念。我儿女有十一个,现在已经四世同堂,合起来大大小小的有46个人!有的在杭州,有的在武汉,有的在扬州,还有个儿子在台湾,叫霞林,今年56岁,日本人来那一年才6岁,我拉着他到处跑,够苦的。

日本兵进南京是冬月十一,冬月初九是我30周岁的生日,那天面也没有吃,大炮到处响,吓得不敢出门。我想,我们是平民,是教徒,两军交战对我们还不至于怎样吧,总有人道吧。谁知第一天就出了事情,原先我这房子后面就是清真寺,管寺的是60多岁的张爸,他是山东人,大个子,一个人流落到南京。他脾气犟,他要管清真寺,不去难民区。结果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在寺后面的池塘边,脸朝下趴着。是我给他沐浴的,哎哟!一身都是血!我数了数,上身下身有十几处伤,衣服都被血粘住了,根本脱不下,我用剪刀从袖子里剪开,剪到领子慢慢地撕下来的,灰衣服上粘着一片片的血和肉!没有白棉布包,只好找了一条旧被单。可怜张爸单身一人,老了竟死得这么惨!我们给他埋在中华门外,还用石头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亡故的年月,碑头还有阿拉伯文刻的“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这是我们的习俗。愿真主保佑他!

提起日本兵,我真恨啊!我当时洗的尸体,都是血淋淋的!少手少脚的,没胳膊没腿的,还有没有头的!我们伊斯兰教的规矩是死了人不得大声哭喊的,可我忍不住,我难过,我总是呜呜地哭。中华门外一条巷子里,地上躺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小孩才1岁的样子,扯着他妈妈染血的衣襟,哇哇哭着要吃奶,他不知道妈妈已经死了!汉中门内的乌龙潭里,一个塘里漂满了尸体,满满一池全是血水!还有九华山下现在煤气公司那地方,那时候来不及掩埋,死人堆了一大堆。去年有个日本人叫本多胜一来访问我,我带着他去看,我讲实际情况。日本有人说不是侵略,是进入,你进入到中国来干啥?你拿着枪、拿着刀杀人放火还不叫侵略?想起日本人我就来气!

真主至大!

8. 何守江口述

何守江,男,69岁

调查地点：五所村 290 号

调查时间：1986 年 8 月 19 日

你问我哪里人？我老家在滁县，12 岁要饭来南京，后来卖烧饼油条。日本人来了，跟着大家跑反到江北，我记挂着两间小房子，就偷偷坐小划子过来，七里洲、上元门那边全是尸体，回来一看，房烧了。日本兵到处抢花姑娘，拖住就干坏事，还抓耳坠，抢金戒指，好些女人剃了光头躲到尼姑庵里。冬月十二，日本兵抓了几百个难民赶到宝塔桥上，用枪逼着往下跳。宝塔桥是石桥，很高，跳下去的大部分都摔死了，淹死了。没有死的，日本人在桥上用机枪扫，都死了。

那时煤炭港是杀人场，枪扫过再用汽油烧，烧得死人身上吱吱地响。日本人在那里设了一个卡，一个小青年把良民证拿倒了，日本兵打了他三棍子后，抓起来往地上摔，摔得半死。一个妇女鞠躬没有鞠好，一刺刀挑死了！

9. 杨品贤口述

杨品贤，男，72 岁

调查地点：侯家桥 18 号

调查时间：1986 年 9 月 17 日

日本人攻南京，我在夫子庙乐古斋古玩店做事，刚满师。老板叫杨乐民。古玩店后来被日本人烧了！

我躲到华侨路兵工署里面。和我住一起的一对夫妻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小孩扯着父亲要到门外看看，日本兵一刺刀把小孩的父亲戳死了！第二天下午，住我对面屋里的两个姑娘，被三个日本兵轮奸！父母吓得闭着眼睛不敢动，姑娘蛮漂亮的，哭死了。你问我怎么知道的？这我亲眼看见的嘛！在我对面，门开着的。上海路防空洞里躲了二三十个人，都被日本人用枪扫死在里面！水西门棺材店的小老板，20 多岁，死在豆菜桥口，日本兵把他的舌头割掉了，眼睛也挖掉了，血淋淋的，躺在路上疼死了。

领了良民证后,我回小彩霞街6号家里去,一路上都有尸体。走到陡门桥,看到电线杆上挂下来一串东西,我走近一看,是用细麻线穿起来的一串人耳朵!走多远?三米差不多!从电线杆上头挂到离地四五尺的样子,我当时就想,这下杀了好几百个人!这事我印象最深,不会错,耳朵支离破碎了,都沾着血,我看了吓得要命!后来我写过一篇《劫后余生》的文章,里面写有这件事,年代久了,文章找不到了。

10. 张玉珍口述

张玉珍,女,81岁

调查地点:四牌楼73号

调查时间:1986年9月20日

可怜呵,冬月十一日本人进城,冬月十二我家就遭难了。那一天,在门西福音寺开豆腐店的哥哥被日本兵逼到床边,非要花姑娘,我嫂子躲在芦柴堆里,吓得发抖。日本兵找不到女人,就一刺刀把我哥哥戳死在床上,床下一抽屉满满的都是血!我姐姐一家更惨,姐夫被日本人刺刀捅死,兰英姐带着四个小孩跳了河塘!

他们住哪里?姐姐住在城南石坝街的白塔巷口,姐夫姓秦,以前在汉口做工,后来靠收房租在南京糊日子,他有三进房子,祖上传下来的。他舍不得房子,所以不去难民区。

冬月十二那天,日本人冲进门,把姐夫和一个姓徐的房客拖到巷口,一边一个站好,一人狠命地一棍子,两人都倒下了。我姐夫49岁,戴一副眼镜,高平头,灰长衫。那个房客是邮政局长,快70岁了,白头发。过了一会儿,房客醒过来了,他女人正准备跳塘,姓徐的老头喊:“我没有走,你不要寻死!”后来他们进难民区了。

后来?我姐夫后来也慢慢醒转来了,头发上粘糊糊的都是血。他刚要爬起来,日本兵又过来了,一刺刀戳进肚子里,再一绞,肚肠白花花的都拖出来。

姐姐一看男人死了,日本人又经常寻上门做坏事,就咬了咬牙,带着四个孩子跳进了巷子南面白鹭洲的金宝山塘!做什么坏事?这就不要

讲了,说出来难听。有一个卖烤山芋的老太,是邻居,这人好,她在后面喊:“秦大嫂,你不要死!”

后来有人跳下去救,救上来四个,1岁多的小孩淹死了。我姐姐那年40岁,她中等个子,缠小脚,脸白白的,脸上有些雀斑。救上来没有衣服换,躲在床铺下发抖,又冷又气又怕,三个小孩子哇哇哭,哭他们爸爸,大的孩子才11岁。

到晚上,日本兵来放火了,外面老太喊:“快出来,要烧死人了!”我姐擦了擦眼泪,拉着孩子从火里冲出来。她是小脚,跑不快,摔了好几跤,可怜!

第二天火灭了,灰堆里躺着一个人,曲着身子,一半烧焦了,看到一只黑鞋,才认出是我姐夫,只好草草地在白鹭洲挖了个坑埋了。

没得办法,家破人亡了,只好到难民区去,国际委员会救济了一些衣服,发了两条被单,还有一些粮食。那时候有好心人,也有坏良心的。我姐姐第二个小孩那年8岁,被人拐跑了。有人说是旁边那家裁缝干的。裁缝的女人不是东西,以前是夫子庙当妓女的,牙齿扒出的,一脸恶相,她不会生小孩。好几个人去找她,她到惜字庵里赌咒发誓:“小孩是我拐跑的,今天夜里不得过!”这是下午3点钟的样子。菩萨真灵!当天夜里这个女的得急病死了!怪不怪?

人要有良心,不要做亏心事。

11. 孙庆有口述

孙庆有,男,74岁

调查地点:石榴新村157号

调查时间:1986年9月22日

以前这里叫王府巷,现在叫石榴新村,因为对面有个石榴园,名字蛮好听,1958年改的,年轻人不知道王府巷了。

日本人进城的第二天晚上,就来放火烧卫生所的房子。我们这里是棚户区,都是穷人,芦席棚一点就着。对面省委党校当时是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日本人住在里面作兵营,是中岛部队,坏得很。你来访问,还作

笔记,我高兴。说出来我心里好受一点,不说真窝囊。那天日本人进门,我“呼”的一声站起来立正,日本兵上来摘掉我的破礼帽扔在地上:“你的媳妇有?”我摇摇头。“金表有?”我哪里有?我又摇摇头:“没有。”

“妈的,八格牙鲁!”几个日本兵一边骂,一边“叭叭”打我嘴巴子,走了一会儿,又来一伙,牵着狼狗,那狗会认人,见到中国人会咬,“呼”的一下扑到我身上来了,我连连后退,还是咬住了脖子,疼得要命呵,日本兵哈哈地笑。日本人欺侮中国人,日本狗也欺侮我们中国人!

我家隔壁汪家的二姑娘,20岁,瘦巴巴的,身材蛮标致。也是那天下午,两个鬼子堵住门,进去就扒掉她的裤子。她喊:“救命!”我没有办法救她,我被狼狗咬得动不了。鬼子在她肚子上踢了一脚,上去就干坏事。日本人走后,她呜呜地哭,穿蓝衣服、黑裤子、小沿口鞋。我娘劝她:“二闺女,不要再吱声了,有什么用呢?”

我们这边有个刘大胆,是回民,大头、黑脸、高鼻梁、尖下巴,两肩膀很宽,30岁左右,帮马登高磨面的。他气坏了,他说他也要去放火把日本人都烧死!

马登高家就挨着政治大学,天刚黑,刘大胆翻过院墙就放起了火,烧了!日本人抓不住他,他跑得快,路熟。日本兵急了,到处抓人去救火,谁去?抓了个收废纸的徐宝弟,还有韩天成、高三、郝三四个人,喊去却没回来。我家是草棚子,头天没有烧掉。我娘叫我把破棉被搬到外面空地上,因为火快要烧过来了。我回到家,在篱笆墙的一个洞里朝外看,火烧得很旺,月亮似亮不亮的样子。快11点,日本人嗷嗷叫,要杀人了!

刘大胆跑到我家看了看,说:“火是我放的!”就飞快地顺着巷子朝后跑了。他前脚跑,日本兵后脚跟进来。几个手电往我脸上照,哗地抽出刀,朝我头上啪一刀,血当时就喷出来!我想死也不死在你日本人面前,就捂着头冲出门。外面还有个鬼子,一挡,王八蛋赶上来,在我背上刺了四刀,左耳下两刀!我趴下了,知道了,迷迷糊糊的,我不吱声,一吱声就没命了!

狗日的,真厉害!那年我才25岁。西边又抓来一个姓徐的,身体比我好,当印刷工的,头靠着我的头,仰天刺了五六刀,刺一刀喊一声“俺娘啊”,这个老实人叫了五六声不会叫了。

那天夜里,路对过的老头范永昌也被鬼子用刀砍死了。拖水车的白老五也死了,两个儿子大的11岁、小的8岁,趴在他身上,也是日本兵用刀挑死的,儿子老子三个死在一块,撇下了一个女人!白老五对面一家姓王的,只有娘儿俩,儿子十八九岁,是瞎子,算命的。他母亲跪着求饶:“先生,他是瞎子。”不管,也杀了,老太太也一道杀了!

还有个吴三,收鸡毛的,他藏在鸡毛堆里,一刀,从前心戳到后心!还有刘三,收旧货换鹅毛的,30多岁一个光棍,被日本人砍了11刀,死了!

刘大胆后来也抓到了,也是那天夜里,收旧瓶子的回民王耀岳看到被抓住的,不知是刀劈死的还是火烧死的,反正是死了,还有一个差一点忘了,是卖粥的瘸子20多岁,喊他去救火,他腿不便,走不快。日本兵一刀从左肩膀砍下来,脖子砍掉一大半,死在路边。旧货店的人用门板盖起来,有人来搬门,一看是瘸子,血糊糊的样子!

我被砍倒后大约半个多小时醒了,摸鱼收旧货的龚茂福几个人把我抬到屋里。我妈哭了,我家眷也哭了,她才16岁。我说:“不要哭!”我在屋角落里躺着,摸到了一根皮带,往血淋淋的腰上一勒,披了一件在拜堂时穿过一次的灯芯绒棉袄,被送到鼓楼医院,我娘一个个地磕头,姓张的一个医生把我抬到他的房间里抹药包扎,后来在难民区一个铜板买一碗稀饭,一天只卖两碗。我趴着躺了一个月伤才好。

妈的个蛋。那一夜杀了十八九个!

12. 魏廷坤口述

魏廷坤,男,73岁

调查地点:长白街509号

调查时间:1986年9月20日

(我去采访时,他离开人间五个月了。客厅的粉墙上挂着他的遗像:方脸、浓眉、两眼有神、高鼻梁、花白头发、英俊和善。他的老伴说:“他不大多说话,他血压高,他喜欢听收音机。”遗像下的方桌上,还放着他生前听的熊猫牌小收音机。我在遗像前默哀,他望着我,好像有许多话要说。

我摘录了他生前留下的证言。)

当时我家住头条巷 18 号,日本人杀进城了,我们全家躲到成贤街一座没有盖好的楼房的地下室里。这里已经躲了三四十个人。有一个炸豆腐干的中年人冒冒失失地到洞口去望望,正好被日本兵看见,一枪就打死了。过了一会,来了好些日本兵,用刺刀把地下室的人都赶出去。我忽然发现墙边有一个没有封口的烟囱,我就钻进去躲了起来。不一会,外面响起了枪声,我父母和其他三四十个人都死了。

夜里,我肚子饿,就钻出烟囱出来找东西吃,钻到一个大的小管子里,仍然听到枪声不断。三天后,我趁天没有亮钻出水管,被日本兵看见了,赶到一个已经集中了好几百个人的地方,后来有不少人用绳子绑起来押到汉中门去,听说都杀死了。我被赶到难民区,听人说难民区里的年轻人也要来抓,我就逃走了。

13. 左润德口述

左润德,男,66岁

调查地点:石榴新村 159 号

俺家来南京九十几年了,老家在山东。家乡口音改不了,一代传一代!那时俺拾煤渣,父亲拉人力车,苦人啊!俺那时跟老孙住不远,就是上午你找的孙庆有。

你听我说,冬月十二下午三点钟,日本兵来拖俺,说俺是中国兵,赶到小王府巷,是磨坊马二的院子,进小门,右手一拐就是,院子门口有个日本兵放哨,他没有枪,手里拿一把斧头把门,押进去有七八个人,俺后面的一个回过头去看了一眼,斧头就砍了下来,不很重,后颈破口子淌血。进了院子叫俺们跪下,脸朝西,俺是北边第一个,挨了斧的是第三个,他跪下就昏过去了。

有七八个日本兵。刚举刀要杀,跪南边的那个人不知怎么的叫了起来:“有马!”日本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叫他起来带去找马。这人是赶马车的,日本兵都跟他去了,只留下拿斧头和拿枪的两个日本人。拿枪的日本兵开始用刺刀捅了,从南边开始的,还是拿斧头的把门。第一个跪着

的人“啊”地大喊一声倒地了，俺想要死要活就这一下了，就和右边的官生志膀子碰了一碰，俺呼的一声站起来，冲到门口，那个拿枪的日本兵不知怎么回事，用枪拦了俺一下，跟在俺后面的官生志头一低就钻出去了，刺刀划在俺的胸上，俺知道枪刺能拔下来，就抓住刺刀，日本兵往后一拉，自己坐在地上了。开始，拿斧头的日本兵管着跪着的几个人，后来他过来了，地上的人都站起来也想逃出去。俺趁那个日本兵倒下的时候冲出门了，他在后面开枪，第一枪没中，打第二枪时俺拐了个弯，转到另一条巷子里了。那天下午小院里杀死了四个，跑掉了三个。

夜里，鬼子来放火，俺这一片都着火了，许多人出来救，被日本兵拖着往火堆里扔，烧死了一百几十个！错不了，我数的。

敲鼓？有的。埋尸时有时候日本和尚敲几下鼓，敲起来阴森森的，怕人！怕死人？死人有什么好怕的？死人也是人，就差一口气。我干了一个多月，是难民区卖粥的人招我去的。我收尸都在城南。这一带有一百多。破肚拖肠的看得多了，中华门、光华门到处都是。一辆车上三个人，两个小工，收一个记一个。一个死尸、一张席子、两根绳，一卷一扎就完了。江东桥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炸的。日本兵过河，就用尸体填。汽车一开，往下塌，又加上土。桥下全是尸体，数不清！妇女是最惨的，大多是强奸以后杀死的。评事街一条巷子里面有一个女尸，被日本兵四肢捆在床上，下身塞着一个“正广和”的汽水瓶！我给她解开了手脚，我哭了。

14. 袁昌华口述

袁昌华，男，66岁

调查地点：七家湾32号

我当时住难民区大方巷10号，七家湾那时有100多户人家，大部分都住在大方巷10号，那是个大院，屋很多，现在还在，你可以去看看。我们住多长时间？我家在这里住了六代人了！你不问这个？问难民区，在难民区住了四个多月。那时我17岁，挑担做小生意，上午卖糯米饭，下午卖糖芋苗。我记得最凶的是冬月十四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进来十

几个日本人,毛胡子,都有枪,吓人呵!那天下大雪,我一看不好,就跑到三楼顶上的晒台上躲起来,我们有十几个小伙子都躲在顶上,日本人怕滑不敢上来,他们穿马靴,底下是铁钉,滑一跤要命!一个皮匠倒了楣,抓去杀了。我的叔叔杨文才也是那天被抓走的,抓走也死了,我祖母见小儿子抓去了,东找西找找不到,急死了。

那天抓去不少,被杀的人很多,有三四十个,姓曾的、姓薛的、姓沙的、姓夏的、姓季的、姓李的、姓杨的,多哩!

15. 夏春英口述

夏春英,女,63岁

调查地点:七家湾 32 号

我家那时也躲在大方巷 10 号。我伯伯夏松波没有去,和姓沙的老夫妻两个守在鸭子店里,日本人进来要花姑娘,刺刀对着伯伯的胸口,我伯伯吓得直发抖,日本人哈哈大笑!

伯伯没死,我大哥死了。就是冬月十四那天,我嫂子躲在金陵女子大学里,穿大褂,戴礼帽,脸上抹灰装男人。小侄女跟着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大哥叫夏春海,那年 30 岁。什么模样?中等个,脸长长的,一脸都是蝴蝶斑,他在汉中门外宰牛的。太阳快到中午的时候,日本人进来,看到年轻的男人两个一双捆住就押出去。还有前面牛首巷姓李的一个阿匐,才二十出头,刚刚新婚,和我们住一个房间,矮矮胖胖的,也押出去了,与我哥一起捆去的,押着往下关的江边走,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背着侄女儿追着喊着叫儿子,日本兵用枪捣我妈,哭死也不睬。可怜我哥后来死在江边,那年嫂子才 23 岁。

说起来伤心,每年到冬月十四,我妈就哭着想儿子哭了几十年,她活了 86 岁,刚死。

16. 伍贻才口述

伍贻才,男,62岁

调查地点:七家湾 60 号

我是老巴子(南京方言,排行最小的孩子),那年才12岁。我的三个哥哥和母亲去难民区了,我和60多岁的父亲看家。日本兵常进来要花姑娘,要香烟,我害怕,过了三四天也躲到难民区了。

隔了四五天,邻居沙老头来告诉我妈,说“老头给日本人刺死了”。我们回家一看,老父亲穿着黑袍子仰天躺在巷子口,棉袍上一块块血都硬得梆梆响了,前胸刺了四刀!邻居说,那天鬼子吃了酒,找父亲要花姑娘。父亲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日本兵就把他拖到巷子里,一刀刀地戳他。我们四个儿子把他抬到五台山,从塘里抬来水洗净了他身上的血,用白被单包着埋了,大哥找了块木板插在上面,用毛笔写的字:先父伍必成之墓。

唉,50年了。

17. 兰桂芳口述

兰桂芳,女,65岁

调查地点:七家湾60号

那年我17岁,22天时间我家死了三代四口人,我外公被鬼子放火烧死,姐姐兰桂英坐月子吓死,小外孙没奶吃饿死,老公公见媳妇、孙子死了,也急死了。

我在五台山难民区看到日本兵刺刀尖上挑着小孩还哈哈笑。我们后面一家姓马的卖盐水鸭的没有走,女人躲在柴火背后,日本兵看见摇篮里躺着个小孩,逼老太要小孩的妈妈。老太说:“小孩妈妈死了!”日本兵抓起几个月的小孩扔进水缸里淹死了!马家的小叔子和侄子也是给日本兵用枪打死的。

日本投降后,叫日本兵挖秦淮河,给他们吃发霉的米饭。这时我不怕他们了,我常去看。休息时有人骂他们,恨他们。有的日本兵说:“我不杀人,我也有父母孩子。”有一个日本兵哭了:“我是被抓来的,我也是人,我没有杀中国人。”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我不信!

18. 陈玉兰口述

陈玉兰,女,68岁

调查地点：七家湾 51 号

日本人来时，我女儿红珠生下才 40 天，住在上海路难民区。红珠爸爸是第二三天抓去的。叫什么名字？叫周汉成。这个死鬼不听我话。大院子里有几十个人在晒太阳，我叫他：“周汉成，进来，外面在抓人！”他说：“怕什么，我们是好人！”话刚说完，两个日本兵进来了，皮靴喀喀响，日本兵用手指着一个一个地拖出来，又一个一个地用麻绳扣在脖子上，院子里抓了七八个。我在门缝里看到的。出去？我哪敢出去？出去也给我一刀！这死鬼进来过一次，穿了件羊皮袍子又出去晒太阳了，进来不出去就没事了嘛，也是该死！他拖出去时连礼帽也没有戴。啥样子？中等个，瘦长脸，那年 23 岁，是印信封的。啥时候？中午，还没有吃中饭。

抓去的人都没有消息，听说都在下关一起扫了！他死了，我苦了，拖着个娃儿糊日子，说不完的苦水呵！

死的何止我家一个，我弟弟小狗子到娃娃桥去找我妈，抓去音讯全无。那时电线杆上吊着死人，有跪着的，倒下的，五花大绑的，各式各样死的，不得了！以前我连树叶子掉下来都怕。见鬼子我个个恨！奸盗杀抢，都有他们的份！

19. 汪昌海口述

汪昌海，男，64 岁

进难民区两个礼拜了，日本兵把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夫喊去当伙计，中午回来，他们很累。我和外孙拿两个银角子去打酒，走到中国国货公司（现在胜利电影院对面），来了五个日本兵，没头没脑朝我们刺来，酒瓶打碎了，我倒地了，一摸嘴上都是血，牙齿掉了半个，嘴唇刺通了，日本兵笑着走了。

后来烂了，流臭水，吃饭喝水都往外淌。有一天我在路上捡了一盒润面油，涂涂好了。但不能笑，一笑，就又崩开了，过了半年才好。50 年了，喏，你看，现在还有疤。

20. 赵温氏口述

赵温氏,女,85岁

调查地点:七家湾4号

我3岁搬来,在这里住了82年了。七家湾给日本人杀死不少,草桥清真寺里有七八个,难民区大方巷10号抓去186个,七家湾的有三四十。怎么知道的?我一个一个地数,记在心里的!卖牛肉的姓季、姓夏的都是抓去的。还有一个姓金的。当时骗去的,说出去做工,会回来的。我老头赵文亮也被抓去了,摸摸头,摸摸脚,那年46岁。他抓了三次,放了三次,第四次抓走就没有回来。干啥的?扇子上画画的。

我们那一个房间里住31个人,7户人家,大地铺。有个姓沙的人聪明,日本兵来了,他钻到一个麻包里,姓李的一个麻子一屁股坐在麻包上,所以没有被抓走。一个骑马的日本兵在我身上掏,掏去了十几个银角子,吓了我半死!

你说我记性好?恨!当然记得!居委会开会,老头老太一起回忆,都哭。

21. 杨余氏口述

杨余氏,女

日本兵打南京时,我有七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当时,我自己养六个,三男三女。还有一个女儿交给我在伟子街的弟弟家寄养。

日本兵进了城,我从家里带着六个孩子,还有邻店家一个15岁的女孩子,一起躲进了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

哪里晓得躲不住,给日本兵看见了。他们先用机枪朝洞里面扫,后来又对准防空洞火烧烟熏。等日本兵走后,可怜我的六个孩子,以及邻居家的女孩子,统统被杀害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跑出来。

我又急又怕,慌忙抱了一条被子,连夜跑到伟子街我弟弟家里。后来寄养在弟弟家的那个女儿也病死了,可怜啊,我七个孩子一个都不剩!如今老了身边没有一个人!苦啊!

22. 邓明霞口述

邓明霞,女,71岁

我本来姓刘,我丈夫邓荣贵被日本兵打死了,公公婆婆没有孩子,我就姓了邓,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我为邓家守寡,守了50年了!

不瞒你说,我命苦哇!我男人死时我才21岁,女儿小华还不到1岁,今年她50岁了!我吃了50年的苦啊!

荣贵什么样子?喏,我女儿像他,高高的,黑黑的,脸长长的,双眼皮。他剃平顶头,是在船上烧火的,平常穿短褂,进难民区时穿我哥的一件皮袍子,外面罩着黑大褂,脚穿布棉鞋,头戴灰礼帽。我的男人嘛,我怎么会忘记!一生一世都记得!

那天是冬月十四,我们躲在山西路难民区,就是现在军人俱乐部里面。一早,我妈烧了一桶汤饭。正要吃,日本兵大批到了,把铁栅栏门一关,大声喊:“都出来!都出来!”

出来后,有个像汉奸的人叫:“男的女的分开站!”

荣贵手里抱着小华,他不肯离开我们母女两个。但日本兵拿着刺刀和大木棍在赶,他只好把孩子交给我。这时,三挺机枪堵着大铁门,日本兵在男人堆里挑出二三十岁的人另外站队,先看头上有没有帽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年纪老的不抓,太小的也不抓,站出了好几百人,可怜我荣贵那年35岁,他是最后一个拉过去的,他不肯去,是用枪打着走的。有一个老太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老爷,老爷,我三个儿子留一个给我!”日本人端起就是一枪,老太倒在地上了!我吓得动都不敢动。

过了一会,大门旁开了个小边门,拉出来的几百个男人被枪赶着押走了。荣贵看着我,我叫他喊他。出铁门时,他还回过头来叫了我一声,我手里抱着小华,哭着叫着,一直到他的那顶灰色的礼帽看不见为止。

这是上午十点钟的样子,难民区里老子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小孩哭爸爸,一片凄凉!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说:“不要哭,抓夫去了,到城门口抬死尸去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这一说哭声小了一些,可是到了晚上有人来说:“拖出去的人都用绳子拴着,在大方巷的水塘里用机枪扫死了!”这一讲又使多少人伤心得大

哭起来。日本人的皮靴响了,我们连忙捂住嘴,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我不死心,我总盼望荣贵是抓夫去的,他总会回来的。可天天盼,月月盼,他没有回来。他死了,连个坟都没有。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给他留了套衣服,想买个棺材,招魂入墓留个坟。衣服是白斜纹衬衣、中山装、西装裤。可回到堂子街的家里,房子全烧了!

我们孤儿寡母可苦了,为了活命,我抱着小孩纺纱,一天挣两三角钱。后来没得纺了,我就拾柴火、挖野菜,去当佣人给人家洗衣做饭,做了四年没得做了,又典当衣服去跑买卖贩香烟,可怜在车站上叫鬼子揍了我几棍子,疼得站不起来。我是天天眼泪伴野菜过日子,小孩吃包谷糊拉肚子,拉虫子,人又瘦又黄。长到三四岁了,跟着别的小孩去拾柴火。有一次走丢了,天昏沉沉的,要下雷阵雨,我急得哭老天。亏得碰上了挑桶卖酸菜的老伯伯,老人家心眼好,抱着小华送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两块饼,我想报答报答人家,可身上没有一文钱,只好母女俩跪下来,给老人家磕了头!

23. 薛世金口述

薛世金,男

我10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到白下路德昌机器厂当学徒。日本人打进南京时,我已满师了,结婚才几个月。我老婆叫潘秀英,17岁,圆圆的脸,大眼睛,个子高高的,不太胖,人雪白干净,蛮漂亮的,她老子是和记洋行看大门的。

我叫师傅一起躲到难民区去,他近60岁了。他说:“我见过的事情多了,日本人不会杀老百姓的。”我带着母亲和老婆从武学园家里到了难民区,一看人很多,我想,我们家门口有躲日本飞机的防空洞。能躲飞机的洞,难道躲不了日本兵?我说:“这不受罪吗?回家吧!”

我把母亲和老婆在地洞里安顿好,就到厂里去看师傅,师傅被日本人打了七枪,死了,我们几个徒弟把他埋在中华门外。我刚到家,与秀英没有说几句话,日本兵叽里呱啦地来了,我连忙叫她和母亲钻进地洞,我

在上面又盖了一些杂草,我躲进后院的小屋角落里。

日本兵一进来到处翻腾。他们用刺刀挑开杂草后发现了地洞,就又是叫喊又是开枪,逼洞里人出来。我母亲刚出洞口,脚还没站稳,日本兵举起东洋刀,一刀把我母亲的头砍下了。秀英一见婆婆这个光景,吓得哆哆嗦嗦,日本兵吼着催她爬上来,她胆战心惊地一出洞,日本兵也是一刀。这一刀砍在脖子左边,她当时流着血昏倒在地上了。

日本兵一走,我急忙跑到前院,只见63岁的老母亲身子在门口,头滚出一丈多远!秀英也倒在门口,她的短发和士林蓝褂子上都是血。我抱着她叫她喊她,她醒来就喊我:“世金,世金,我不行了。”

我连忙把她抱到房里,她用手捂着脖子喊疼。我先出去把母亲的头捧回来放在蒲包里。又请邻居和师弟金子成帮忙,把秀英抬到鼓楼医院。

我急忙回家准备收殓母亲,不料半路上碰到两个日本兵,用棍子捣我,叫我在前面走,一直走到水西门的一家当铺里,里面关了100多人,关了两三天,叫我们往芜湖抬东西,叫我拉黄包车。过了八天才放回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去看秀英,秀英不会讲话了,大眼睛里亮晶晶的,含着泪水,直盯盯地看着我。她流产了,她有三个月的身孕了,医生端着盆子给我看肉滚滚又血淋淋的我们的孩子,我痛心得呜呜地哭。

我的母亲是带血掩埋的。血海深仇!过了几天,秀英也死了,日本兵的这一刀砍了她左边半个脖子,刀锋割到她的喉咙口!

我跑回空荡荡的家里哭了一整天。我的娘啊!我的秀英啊!

24. 姜根福口述

姜根福,男,57岁

你来了三趟了?我在船上上班。来采访我的人很多,我是苦出身,我一家的苦难可以写一部书,大小九个人只剩下我们弟兄两个,两个孤儿!

从日本兵来讲起,好不好?我父亲徐长福是给马福记元大公司的小火轮拖船的。我母亲是摆跳板的,就是给岸上的人来河里淘米洗菜铺一

块跳板,给一个铜板一把米,这行当现在没有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吧。我兄弟姐妹有七个,大姐姐早给了人家,一家还有八个,天天吃豆腐渣、米糠、大麦面、菜皮子,包谷面算是好的了。

日本人进了南京,我们一家上了自己的一条破小划子,下关乱,就顺着惠民河往上到水西门、三汊河方向去。到了石梁柱,划子漏水了,头、尾和中舱都漏,二姐、三姐拼命舀水,舀的没得漏的快,父亲说“不行了”。他赶紧把我们一个一个抱上了岸,只抢出来一条破被子,小划子就沉了。

天黑了,父母带着我们摸到一个村庄,有七八户人家,人一个也没有,都躲日本人跑了,我们不敢住。又走到一个村庄,有10多户人家,全是空房,也都跑反了。父亲带我们到江滩边的芦柴窝内躲起来。父亲带二姐、三姐在一处,母亲带我们弟兄四个在一处,相隔几十公尺。那时,小弟弟才几个月,母亲没有奶水,他饿得直哭。那天夜里,圩堤上过日本兵,圩堤高,我们在堤下洼地里。日本兵手电到处照,照到我们了。十几个人下来了,好几个鬼子拉着我母亲要污辱她,我母亲死死抱着小弟弟挣扎。一个日本兵从我母亲怀里夺过小弟弟,活活地摔死了,母亲扑上去抱起来,日本兵打了两枪,我母亲和小弟弟都死了。

我们不敢哭,父亲也不敢过来,直到日本兵走了蛮长时间,天快亮了,父亲和姐姐才过来,全家都哭了。父亲去村子里找几块板钉棺材了,我们看着母亲,她很瘦,尖下巴,梳一个巴巴头,穿黑棉袄,棉袄的大襟、肩头和两肘有四块补丁。大襟上都是粘糊糊的血。父亲把母亲和小弟弟装进一个门板钉成的木盒子,木盒子放在圩堤上。父亲带着我们仍然躲在芦柴窝里。过了两天的下午,日本人又在圩堤上过队伍,他们看见了我父亲,就抓着他走了,叫他扛东西,一走没有音讯。

二姐带我们了,还有一点小划子里带来的豆腐渣吃。又过了两天,中午的时候,二姐正想给我们搞饭吃,圩堤上又来了日本兵。我们都不敢吭气。可日本人看见我们了,二姐往塘边跑,好几个日本人撵,撵到现在河运学校那个地方抓住了。二姐那年13岁,日本人扒她的衣服要污辱,二姐死活不干,还打了日本人一个嘴巴子,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兵抽出长刀,把我二姐的头劈成两半!我们在芦柴窝里看到的。日本兵走后,我们跑过去看二姐,她躺在堤上,身上穿着破得不得了的一件黑底小

暗花棉衣,是人家给我们的。二姐对我很好,她去帮人家剥蚕豆,一天挣几个铜板,回来总要买一个烧饼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分分吃。现在她只有半边脸了,短头发只有半边了,半个头在圩堤下边!

11岁的三姐说:“不要哭了,鬼子还要来,我们走吧。”在芦柴窝里又过了一夜。我们饿得哭,三姐哄我们:“别哭,日本人来了要打死的。”天亮了,她背上背着3岁的小弟弟,一手搀我,一手搀着五弟往三汊河走去。找了大半天找不到东西吃,我们都哇哇哭。三姐也哭,她拿了个和面的瓦盆到塘里舀来了一盆水给我们喝。水通红的,是血水,塘里有好多尸体,不能喝,三姐倒了,又跑到石梁柱的一个塘里舀了一盆来哄我们喝,这盆水血少一些,我们饿得慌,一人一次喝几口,转了几次喝光了,我们又冷又累,睡不着就哭,哭着睡着了,醒来再哭,一夜真抵几年过!

后来三姐在渡口对过的一间空屋里找到了一缸咸菜,我们姐弟四人靠嚼咸菜和喝水活了一段时间。咸菜吃了嘴发干,肚子胀,又烧心,喝了水也难受,难受也没有办法!

后来市面上稍稍安定了一些。有一天,一个老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打着膏药旗从圩堤上走过,听到我们的哭声,就走下堤来问:

“小孩,你家大人呢?”

“我爸给日本人抓差抓走了,我们等着他回来。”三姐说。

老和尚又问:“你们妈妈呢?”

三姐用手指了指圩堤上的木盒子:“妈妈和弟弟都给日本人打死了。”

老和尚很胖,穿灰色的和尚衣,他叫我们跟他走,有吃有穿。三姐背着六弟,一手拉我,一手拉弟弟,跟着和尚过了三汊河的船桥,到了三汊路口的一间茶馆里,出来一个蛮富态的陌生人,他与和尚说了几句,到我们面前转了几下,一下子拉断了姐姐背上捆弟弟的带子,把小弟弟抢走了。

我们哭着要弟弟,3岁的弟弟后脑上留一个鸭尾巴,他哭着叫:“我不跟他去,姐姐你快来!”

老和尚说:“跟他去,你们弟弟不会饿死了!”

后来三姐也被一个陌生人抢走了。老和尚把我和弟弟带到三汊河的放生寺里。这里收的都是妈妈老子给日本人杀死的孤儿,很多。叫我们念经,一天两餐面糊子,夜里用草包垫在大殿上睡觉。后来一家姓陈的收我们兄弟俩当他的养子,养了几个月他娶了小老婆,大老婆给人家做佣人去了。我和弟弟就流浪要饭,捡煤渣,给狗咬,给日本鬼子打,寒夜里抱着烧饼炉子,冻得汗毛孔都出血,脚烂得露出了骨头!

我们差一点没有命了。有一天早上,一个叫鲁法兴的码头工人看我们四脚四手在地上爬,他看我们可怜,买了两个烧饼给我们一人一个吃。过了两天,他对住在河边的杨国贞和姜树文说:“你们没有小孩,车站有两个孩子怪可怜的,去领回来吧。”

杨国贞把我弟弟背回来了,我五弟姓杨。姜树文成了我的父亲,我就姓姜了。这两家都是穷人,虽然穷,良心好。解放初的五一年,政府帮我们找到了六弟,他被人抢到了一家茶店里,两夫妻都抽大烟,对六弟狠,后来被一个算命的瞎子领回去当儿子,这瞎子姓戴,我六弟也改姓戴。

我三姐被人抢去当了童养媳,因受不了虐待,上吊死了!

我们徐家三兄弟现在改了三个姓。日本鬼子害得我们父母双亡,骨肉分离。我们一家的苦处,三天三夜说不完!

25. 徐金德口述^①

徐金德,男

调查地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喏,这辆白车子就是我开的,开着这辆车拉尸体,拉了半年多。车子上有红卍字,照片上能看出来。你们看!

这辆车原来是我们警察厅的救护车,我开到卍字会去,就拆掉了担架。小广东开的是这一部,黑的,是囚车,抓犯人的。小广东不知还在不在?

^① 当时徐金德在纪念馆指着一来访日本和尚提供的照片进行的口述。

这个日本和尚就坐我的车。他是中岛部队的。每天早饭吃过他就来了,到宁海路国际委员会斜对面的卍字会,我车停在那里,他手拿一面像茶盘一样大的鼓。咚咚咚地敲几下。他叫我“天文修”(日语,即司机),他就坐在我的驾驶室里。

他个子不高,不穿和尚衣,穿一件皮衣,头上扎一顶灰布帽子。我们拉死人出城,由他给城门口的日本兵说几句,就能开出去,没有他,车开不出去。

卍字会有不少人,有个山东人老高,见了面我认识。还有个大黑个子,拉黄包车的,圆圆的脸,他跟我的车时间长一些。那时只图活命,看着这么多死人,哪有心思互相说话。忘了,大多数人都记不得了,死得差不多了。

我的车能装十几二十几个。开始还好,天气冷,一个死尸一张芦席一卷,用绳子或电线中间一扎,抬到车上。路上死人多,忙啊,来回拉。

抬什么地方的? 阴阳营、朝天宫、宝塔桥,挹江门这个地方最多。都拉,车子到处开,拉到雨花台、花神庙去埋。朝天宫前面是运渎河,河里也有好多死人,最惨的是一个妇女,蛮年轻的,光着身子泡在水里,一只胳膊砍掉了,小便的地方插着一把刺刀! 我看到的这个最惨。妇女的尸体都是披头散发、脸上抹灰,没有一个穿好衣服的,好的衣服也是故意撕坏的。

后来芦席不多了,两个死人、三个死人合一张,卷起来一捆,丢到车上就算,来不及了。那个日本和尚有时下车,看一看,“咚咚咚”地敲几下鼓。嘴里咕噜咕噜地念经。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清。

后来天暖和了,尸体臭得要命。我受不了,我老婆给我做了个18层纱布的大口罩,她在鼓楼医院当护士,她有纱布。后来,那个口罩也不行了,臭得厉害。死人都烂了啊,收尸的一人一个铁钩子,一人多长,手指粗,头上弯弯的。你不知道,一拉,肉就一块块往下掉。以前芦席上捆一道绳,后来捆两道,最后要捆三道,怕掉出来。池塘里泡着的尸体像烂鱼一样,一钩就散。“钩不成了!”“算了,钩不成了!”

还有小巷子里的,我的车开不进去,烂了的,个别的,就地挖个坑,埋了。那时城内空地多,随便什么地方挖个坑一埋就行。

说出来你不相信,一天下来,我的车子上到处都是蛆。死人烂了,长蛆,到处爬。连车窗玻璃上都是,白白胖胖的,一扭一扭地动。我的身上、衣服上也不少。车子一天两次用水冲。一回家,衣服先到门外抖几下,把蛆抖掉。惨啊!

黑龙江路,中央门上坡那个地方,老早是日本兵养狼狗的,那里的狼狗咬死我们不少人。哎,那个日本和尚叫什么名字? 宫大山? 二宫大山。哪个山? 日本山,妙法寺。他走了没有? 走了。以前,以前我没有同他说话,他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同他讲什么? 不啰嗦!

26. 袁存荣口述

袁存荣,男

我收尸在城北一带,干了两个月光景。我们安徽会馆的南秀村那里埋了不少,是挖沟埋的。挖一人多深、两丈多长、一人宽,挖了四条沟,全填满了。五条巷,就是云南路那边,以前有三个水塘,死尸满满的。现在宁海路百货公司那块,当年也是个塘,死人埋满了! 北京路四条巷边有山,山上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埋满了,还有一个坑没有满。古平岗的炮台底下,有个60多岁的老奶奶,是一个班七八个日军糟蹋死的,光着身子,我抬的。我每次走过阴阳营那个厕所旁边,总想起一个老公公,死得很冤枉。他姓吴,从新街口搬到北阴阳营来躲难的。四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个20多岁的姑娘。搞完,又叫姓吴的老公公干,他不干,一枪打死了。打死时我在,后来也是我收的尸,就埋在房子旁边,当时没有这个厕所。你说死得冤不冤?

我还救活了一个人。那人姓刘,也是安徽人,比我小一点。就在中山北路上,他被日本兵杀了七刀,还有气,他也是工人,我认得的,他住下关狮子山下面。我一看有气,就同另外人把他抬到鼓楼医院去救。嗨,后来活了! 该他的命好!

27. 崔金贵口述

崔金贵,男

我是崇善堂掩埋队的。南京除了红卍字会、崇善堂是慈善团体外，还有同仁堂、公善堂，都是埋死人的“码头”。没听说过？你多大？你当然不知道！

我第一年埋尸在汉中门外，挖坑，顺着河边挖。坑上搭木板，拉来尸体都往坑里扔。死尸没有完整的，一个头、一只手、一条腿，用铁钩子钩的，一块块扔进去。臭啊，臭得吃不消！都是枪打死后又用火烧过的，黑糊糊的像木炭。第二天我叫老婆做了个口罩，口罩外面再抹上万金油，这样气味稍微小一点。但也不行，我受不了，回家饭都吃不下。干了三天，我对队长说：“给我换个地方。”队长给我换到二道埂子。那边有个金华酱油厂，现在是第二制药厂。不得了，酱油缸里尽是死人。厂里有个一间房子大的大铁桶。里面的死尸都卤过了，血红血红的，像酱鸭酱肉的颜色，臭味小一些，我们二三十个人捞了三天！里面男女老少都有，也有当兵的，老百姓大多数，看到这副惨相，我不忍心，我不干了！

28. 高瑞玉口述

高瑞玉，男，81岁

雨花台的坟山都是我埋的，现在还在嘛，那地方以前叫宪兵操场。一个坟山埋千把人，你算算，百十米长。三米深、一个人宽，十个人一垛，正好1000人一个坑。我们那个队埋了一个大坟、两个小坟，有一个小坟堆埋的是女尸。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我们队有四部车子，工人不少是江北招来的。收尸的满城都收，汽车上有白布红卍字旗子，坟山埋人时也插上卍字旗。我们埋了几个月。我管埋尸的。每天埋了多少，用自来水笔记下，回来报告给账房。账房叫周建玄，大个子，胖胖的，今年活着的话有90多岁了。

尸体大都烂了，有的在防空壕里，有的在路边，都是枪打死、刀刺死的。很多不成个了，一钩膀子、腿掉了，臭得厉害，我却闻不到臭，也不生病，奇怪不奇怪！

怎么埋的？先挖好坑，坑上架着跳板，拉尸车一来，钩子钩，芦席卷，十个一排垛起来，一排一排垛过去。上面堆上土。有时候日本和尚来念经敲鼓。

日本兵也有来帮忙掩埋的。是工兵部队，人不多。他们胆子大，来发洋财。尸体身上到处摸，摸出手表、钢笔、金戒指、大洋、钞票，都往腰包里装。人死了，本来要烧纸钱，给他们到阴间里用。日本人连阴间的钱也不给他们带到地下去。人烂了，死尸身上的钱洋钱变成黑色的了，钞票颜色淡了，还有一股臭味。市场上流行的这种钞票叫做“臭票”。后来不少中国同胞也在死人身上发洋财。板桥有一件事很惨，一个国民党兵打仗死了，他的绑腿带里面有钱。正在摸的时候，公路上来了日本兵，那个人心狠，他拿起刀，把这条腿砍下后背了就走。这是一条士兵的腿！士兵保不住国土，连自己的尸体都保不全！人心变了，变邪了！变狠了！

那时东西多，从中华门到挹江门一路，汽车、自行车、皮箱、大衣、皮鞋、包袱，什么都有。我不眼红，跟我的人都不准弯下腰。我对他们说：“这个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还不知在哪里，要这些不义之财干什么？”

下关码头死人堆得比车高，那里尸体最多。都是男人，女人、小孩很少。南京各个掩埋队合起来埋尸有十几万！

红卍字会就是发慈悲善心的，见死要救，见难要助，像如来佛、观音娘娘那样。国民党的飞机把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打下好几架。有八个日本人炸死了，我收的尸，我把他们在中华门外面找一个地方掩埋了。后来日本人来找尸骨，我领他们去挖的。他们给了我四桶汽油。人家死在外面，家里人要惦记的。叶落归根，入土为安。做人要行善积德，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不对？

二、南京大学调查

(一) 城 区 调 查^①

1. 孙守龙口述

孙守龙,男

调查地点:南京棉毛纺织厂

调查时间:1960年

调查人:高兴祖等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家父母和三个哥哥一家五口,想跑到苏北老家去避难。就在下关长江渡口,我的大哥和全家失散了。后来,船没有开走,母亲怀着我,父亲带着另外两个哥哥,只好在下关宝塔桥红卍字会避难。后来日本人来了,叫当过兵的站出来,可以优待给工作做。我父亲曾经当过伙夫,后来逃回家的,对日寇的欺骗信以为真,就站了出来,

^① 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曾组织部分教师学生,对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的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了调查。本书辑录五篇访谈口述,前三篇转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3~895页。后二篇选自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314、319~322页。

结果被日寇拉去用草绳和其他被骗者连着绑在一起。母亲知道情况不对,但想拉也拉不回来了。父亲就这样被带到江边,后来鬼子又把家属都叫了去,当着家属的面用机枪把我父亲和其他大批难民扫射死了。第二天母亲去翻尸,由于尸堆如山,没有翻认出来。父亲死后,母亲精神失常到处乱跑,又被日本鬼子拉去污辱了。两个哥哥因为没有东西吃,一个饿死,一个病死了。母亲放回来后,就靠拾煤炭、帮人家做工维持生活。我们家住在下关码头,我五六岁时,亲眼看到日寇把我们中国工人吊起来,用鞭子抽,头颈上吊上大砖头,灌辣椒水,用脚踩肚子,纵使军犬咬,人死后就抛入江中。

2. 周根荣口述

周根荣,男

调查地点:南京下关电厂

调查时间:1960年

调查人:高兴祖

日寇进南京时,我就是这个电厂的工人,当时亲眼看到有十万多男女老幼的难民,逃到下关车站和中山码头一带。1937年12月14日上午,日寇从挹江门冲出来,对准这些难民疯狂地扫射,马路上顿时死尸遍地,血流成河。后来又把难民(我也在内)都赶到铁路仓库去,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日寇需要电厂工人,我和几个工人被一个会讲日本话的人押解出来,强迫我们替日本人做工。我刚出仓库不过五分钟,只听到机枪格格地不停地响,从早晨开始打到晚上,仓库变成了死尸库,然后日寇又浇上火油放火烧尸灭迹。我在沿路上见车站和江边尸体纵横,有些地方死尸堆有半人多高,长江里尸体到处漂流。到晚上十二点钟左右,又见日寇从城内押来大批难民,叫他们面朝江面,日寇在后面架起机枪扫射,片刻间几万人都被打死在江里。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对于日寇这种惨无人道的滔天暴行,我是永远忘记不了的。

3. 管兆宝口述

管兆宝,男,52岁

调查地点：中华门菜场

调查时间：1960 年

调查人：高兴祖

提起日本鬼子来，我心里非常难受。鬼子来时我才 29 岁，大儿子 12 岁，小儿子 5 岁。阴历七月初六，日本鬼子丢炸弹，我们躲到乡下去，只见路上炸死许多人。八月十五一次轰炸，炸弹丢到我家附近，邻居被炸死十多个。后来我一家住几处，我和父亲带了孩子逃到浦口。浦口沦陷后，我亲眼看到有的男人被鬼子抓了，要他们推车子，不肯，就一枪打死，也有的是被鬼子丢到江里去的。那时，浦口街上的死尸很多，街上烧红了半边天。我由于没有地方可以安身，就带着小孩坐小划子过江，只见江中浮满了死尸，到处都是。到了下关，只见一片焦土，没有人影，也是遍地死尸，有的肠子、心、肝、五脏都在外面，烂得不成样子。我当时心想，我们母子三人要死死在一块。一回到家中，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姨娘说他先被鬼子在背上、手臂上戳了两刀，受伤后躲到了地洞里，又被鬼子叫出来去扛木头搭桥。以后只跑回了三个人，我丈夫和其余的人全被杀死了。那时，死尸堆成山，红卍字会来收尸时，我天天去认尸，认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认到，有的尸体被用火油浇过，烧得像柿饼一样，脸已无法认出。还有，我的侄媳妇也被鬼子强奸了。

4. 韩湘琳口述

韩湘琳，男

调查地点：南京大学

调查时间：1984 年

调查人：高兴祖

在日军侵占南京以前，十一月初，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武汉，高级官员都开始陆续西迁。十一月中旬，一般市民也有往乡下逃难的。

十二月十二日，我去下关运米，因我当时在国际救济委员会担任管理难民区粮食的工作。我带着几个人从珠江路到下关去，沿路看到很多

散兵,三五成群,向下关走去。当时,挹江门东边的一个城门已经堵塞不通,西边的一个门半开着,才能走过一辆车子。周围都是铁丝网、麻袋等障碍物。

十二月十二日晚,我又带了六七个搬运工人去下关运米。一路上只见满地都是丢弃的子弹、军服、皮箱和行李等物品,城外已经看不到其他行人了。

当时,城内百分之八九十的居民已经逃入难民区。

在日军侵占南京前的六七天,就远远地听到枪炮声。听说沦陷前十天,在雨花台有过激战,日军伤亡甚重。

当时城内粮食还是充足的。一部分是因为国民党开始想固守南京,贮备了一些粮食;另外,城内市民外逃的很多,粮食不会带走。

在日军侵入市内以前,城区虽然比较混乱,但是没有抢劫现象。城内,士兵比老百姓和警察多,所有的商店已全部关了门,但水电没有停止。

十二月十日,国民党政府决定放弃南京,从苏州撤退到南京的教导总队,还有原属白崇禧的广西部队(七十五、七十四师,唐生智本人没有部队,指挥不灵)等,要撤出南京。唯一的道路就是渡过长江到浦口再转徐州,由京汉路至武汉。但长江上只有两三只渡船。这些军队,为了争夺渡船,曾发生过冲突。有的部队抢上了船,就架起机枪,不让其他部队上船。

当时,难民区难民约有25万人(原南京市民约有120万人),逃走的老百姓,主要是向安徽芜湖方向逃的。

十三日早晨,我乘汽车由珠江路去上海路。两个白俄招手要我停车,说日本人已经进城。我立即返回小粉桥一号住处,约有难民九百多人。我回到家后,听到枪声很近,就在阳台上偷偷地张望。只见在汉奸的安排下,珠江路口有许多难民在拍手欢迎日军,并呼“皇军万岁”。但随后就听到广州路上有枪声,打死一两个欢迎的难民,群众就立即逃散。当天,四处都是大火,只听到群众的嚎哭声,使人感到极端恐怖。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之久。

日军进城后,水电停止了。到第七天,日军急于找电工修复水电。

由于我曾在德商洋行工作过,德商雷伯叫我带了几个电工去下关看机器,由两个日本校官和一个日本宪兵押送。自珠江路乘汽车去下关,一路上,只见丢弃的东西很多,汽车不能很快通行,有时还会碰到尸体。难民区外,只有日本兵来来往往,两旁都是烧焦的房子。中山路到下关,几乎看不出是柏油马路了,满地都是衣服、军帽、弹药、破损的运输工具。鼓楼与中央路交界处,有8~10具平民尸体。外交部广场附近,看到一具身穿农村服装并缠过脚的妇女尸体,不远处有一具年岁较大的男人尸体。五六步外,还有一具六七岁孩子的尸体,脸向上,胸部还插着一把刀。路上丢弃的东西太多了,并且尽是一摊摊紫黑色的血迹。还有一些日本兵在用地毯和沙发烤火。后来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的牧师告诉我,原来据守光华门的中国军队约2000人,被日军俘虏,关在外交部楼下。经过他与日本人反复交涉,进去看过,看到日军用十分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后来都被屠杀了。这个牧师后来回美国,在白宫礼拜堂做牧师。

到最高法院附近,三三两两的尸体很多,也有十多具尸体在一起。到山西路,看到一具卖豆腐的老头被日军打死在墙边,胡子上流满了鲜血,还有八九岁、两三岁孩子的尸体。再向前走,有兵、马、驴的尸体。

交通部前,有三四十具尸体。路西尸体更多,都是老百姓服装。靠北有四五十具士兵尸体,大门口有十多具尸体,是穿老百姓服装的。北边空地还有二三十具尸体。

这些尸体,看来大半是集体或个别枪杀的,尸体比较集中。

到海军部,门口有两架高射炮,一架已毁坏。旁边有三五具士兵尸体。门里也有几具尸体。

城门口,挹江门两个大门还在冒烟,门里停的20多辆独轮车都已烧坏。城楼已被烧毁。一出城门,门西有五六具尸体,大半是男尸,也有两三具小孩尸体,门东也有几十具尸体。从尸体看,大半是惨杀的。下关到处还在冒烟,一直不断。

当时惠民河河水很浅,河滩上有许多小船,船旁都有尸体,三五具、十多具尸体不等。尽自己的目力所及,河旁都有尸体。

首都电厂,有50~60具士兵尸体,电厂工人都逃到和记洋行去了。

从下关进城,只见热河路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两旁百分之九十的房

子都已烧掉,还有烧焦的男人、妇女和孩子的尸体。

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日本宪兵在南京散发传单,宣传皇军如何如何的好,他们十分讨厌国际救济委员会。他们借口清理人员,要每个人都去登记。在难民区内欺骗说,凡是当过兵的、外地来的,自动站出来,有工作做。又威胁说,不站出来,要枪毙。最后一一检查,看年龄、手、肩、帽子、衣服大小等等。许多人被拉出去杀害了。记得从上海路到五台山,敌人以发“良民证”为名,令中国人四人一排地进行检查,可疑的立即分开另列一排,用卡车装走集体屠杀。

南京陷落以后不到一个月,有一次日本兵到小粉桥一号,要钱要花姑娘。当时院子里还有 300 多难民。还有一次,日本兵疯狂地打门,打得很厉害,还用刺刀戳了两个洞。后来,只好开门,进来四五个日军,其中有当官的。有一个日本兵一手拿着一个包,一手拿着刺刀,包中有一双女人的高跟鞋,刀尖上还有血。我们吓昏了。接着,便是搜身。钱包被搜去了,他们才离开。

5. 毛德林口述

毛德林,男

调查地点:南京大学

调查时间:1984 年

调查人:高兴祖

1937 年十二月十五日,南京沦陷后的第三天,南京所有的居民住宅、商店及一切公共场所如学校、教堂等,任何房屋都门户洞开,遭到日寇蹂躏。为此,管理教会财产的北部长老派教会布教团的美国人密尔斯(W. P. Mills),急于至市内各区教堂和男女教会学校察看,把门窗关好,贴上布告,说明这是美国人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入内。他要我去完成这一工作。当时,我在金陵大学管理工程方面的工作,但不敢离开难民区,怕随时会被日军开枪打死。后来密尔斯去日本使馆交涉,日方同意派一个日本警察同车前往,以保安全。另外,还请了一个年轻人协助,一同前去,三日内完成这一工作。记得我们乘汽车先到城南再到城北。我坐在

前面,日本警察坐在后面。我不敢东张西望,只是直视前方,看到的只是街上的一部分情景。路上尸体太多,无法记得有多少,所经过的路,也只有那么几条,不能反映全城的情况。下面,把我亲眼所见的成堆的尸体说一说,零散的、其他街道上的尸体,就不能说了。

我们的汽车出校门,经中山路到新街口,看到中山路两侧司法院(现电业局)门口,尸体三三两两地倒在血泊中,情景十分凄惨。心中说不出的难受痛苦。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凶残暴行。汽车到新街口圆圈路边,树上吊着尸体,满身鲜血直流到地面。许多男女老幼,倒卧在血泊中。更为惨不忍睹的是一位妇女怀抱着婴儿惨死在血泊中。新街口变成了血路。

汽车开到太平路,只见商店的大门全都打开着。有的店堂里,日兵在毁坏木器,燃起熊熊大火取暖,还有日军在值岗。这使我想起,南京市民来不及躲进难民区的,就被日军杀死,市内各处的大火,就是这样烧起来的。汽车到太平南路礼拜堂(前圣公会)和教会学校。我和相助的年轻人下车,将大门关好,贴上布告。但要到东巷后门去,日本警察坐在车上不下来。我们两人虽然害怕,但责任在身,只好前去。到后门,只见一个白发老人被杀在门槛上。我不忍将他拖着走,由我们两人把他抬开,关好门,贴上布告。

车到城西双塘礼拜堂和学校(现十九中学),进门一看,全是男女老幼难民。有的动弹不得躺在地上,有的泣不成声,有的痛苦呻吟不已。生活上,一口饮用水也没有,其他更不必说了。有一位是我认识的,他对我说,老的小的来不及去鼓楼难民区了。凡是留在家里的人,全被枪杀了,只好到这个礼拜堂来,听天由命,今天不知道明天又会怎么样……大家流着眼泪分手。

车又到下关圣公会教会和学校。当我们出挹江门时,见城圈中堆满了约两米高的尸体。中间留着一条进出的路,城门已经无法关闭了。从下关回来,见三牌楼前铁道部对面大沟内,尸体纵横重叠。东西人行道上也有零散的尸体。这些尸体,有的是军人,有的是五十开外的市民,还有青少年。男女都有。

五台山现幼儿园南面墙垣处,堆放着有两米高的尸体。血流在地

面上,成了一条血沟。总之,我们所经过的路上,尸体太多了,无法计算。

当难民区将要解散时,在原金陵大学范围内,有两个尸骨坑,一个在天文台西面,是东西约十米、南北约三米的土沟,所埋尸骨不知是何处运来的,覆盖黄土约两米高;另一个在北京西路南侧,现南京大学木工厂东首,是约五米直径的圆土坑,覆盖约高三米。这个土墩在日伪统治时期就已经拉平。那时,我们都说它们是万人坑。

难民区是留在南京的外侨代表征得日军司令部同意以后成立的。由于筹备时间紧迫,而到难民区来的难民很多,因而将学生宿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楼和教室、体育馆以及新建成的图书馆等,全部腾出来,收容难民。所有的床、桌椅等等全部拆除,以便收容更多的人。但难民实在太多了,很短时间内就全部挤满了。后来的只好露宿在外,真是毫无办法。当时,南京水电已全部停止,为了供应难民吃水,我们多方设法,将以前所有的自流井都用来取水,而人力取水水量又有限。大小便也是问题,只能找点芦席搭个棚子,开个地沟来应急。还得当心火烛。事多人少,非常难于应付。

有一次,日军突然来到图书馆,要花姑娘。我们没有办法,东跑西寻找美国人来说话,但已有妇女被日寇拖走。数天以后,有个后来才听说是个新婚女子放回来了,但脸色惨白,骨瘦如柴,行动不得了。她终日流泪,不肯进食,只求速死。据说她是被拉到鼓楼东面傅厚岗日军驻地遭轮奸的。为了给她一点安慰,我们将她移到三楼存放报纸的一个小间内,让她休息,门外加了锁,由她的丈夫随时照顾,直到难民区解散,他俩才离开。这样的事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当时,父母带着女儿痛哭流涕,要我们将女孩子收藏在学校宿舍内。但宿舍都已挤满,只好由他们去协商解决。日寇无时不干这种下流的事,我实在不忍多谈这样的事。

金陵女子大学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后有人对我说,日寇常常越墙进去拉走妇女。美国女校校长华小姐出来阻止也没有用,为此她哭过很多次。

(二) 浦口调查^①

1. 王仁凯口述

王仁凯,男,81岁,属鼠

调查地点:珠江镇中心村油坊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查人:王圆圆、苏随萌、孟谦



王仁凯(中)

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妻子马兰英,子女都是共产党员,从事农村基层工作。家中以种田为生。10岁开始上私塾,读了三年书。祖父有五

^① 浦口调查由南京大学历史系2002级本科生王圆圆、陈大海、吴自阳、曹芹、沈丽华、毛敏、吴润凯、刘玄、武伟、刘卿、张义中、曹庆榕、孙逊、宫文婷,2001级本科生苏随萌、孟谦,2003级硕士研究生马秀谊联合进行。张生担任调查团团长,任玲玲、姜良芹为副团长。调查区域为南京市浦口区所属村镇,浦口区由原浦口区和江浦县合并而成。调查时间为2004年暑假,2005年暑假又进行了复查。调查原件藏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调查得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团委、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资助。

个子女,父亲排行老二。父亲有三个孩子,另外两个未成年就死了,只剩下自己一个孩子了。孙保山是当地的有钱人,家中有大院子,有持枪的护卫看守。1937年冬月二十五鬼子来了。有一天,一个鬼子进了村,看见孙家护院四人正在打牌,四杆枪就放在身边,那个鬼子掉头就跑。第二天,来了三个鬼子,见人就杀,主要是年轻男子,他们以为是“黑头”、中央军、“毛胡子”的就杀,对老人小孩一般不杀。杀人用刺刀刺,刺死后还用榔头敲头,惨不忍睹。两个鬼子追××队的黄家一女和雍家一女。两女跑错了方向,跑到了一片田地,被两个鬼子追到杀害。和鬼子一起来的还有一架飞机,鬼子到哪,飞机就飞到哪。

鬼子到村里弄鸡、弄猪、强奸妇女。汉奸也从江浦、桥林过来抢东西。

2. 马兰英口述

马兰英,女,79岁

调查地点:珠江镇中心村油坊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查人:王圆圆、苏随萌、孟谦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娘家在七里村失二(音)队,日军来时,才12岁。娘家离老马路不远,较了解鬼子来时的情况。

日军是冬月初十来的,而一家初九去了浦镇,准备买米回家,结果鬼子来了浦镇,米也没买成,就跑回家了。鬼子是冬月初十进村的,七里村有两条路:一条去江浦,一条进村。鬼子分成两队:一队去江浦,一队则进了村。鬼子进村时我正在家中,母亲带着弟弟,舅太爷(从南京城跑反过来的)带着小孩,鬼子一进村就杀人,舅妈抱着小孩,鬼子开了一枪,击中了舅妈。舅妈当时才30多岁,就这么死了,怀里的小孩才3岁,未被杀害。

第二年(1938年)阴历二月,鬼子又来村里抢东西,抓妇女,舅妈18岁的儿子因有“打摆子”的毛病,未被国民党抽丁当兵。鬼子硬说他是中央军,对他刺了一刀,被踢翻到土坡下,鬼子又上去补了一刀,将其杀害。

七八个鬼子又将三个妇女强奸了,当时他们丈夫都不在家,其中一个钓鱼去了,回来后,邻居嘲笑他老婆被“老毛子”(当地人对鬼子的称呼)睡过了,该男子愤恨不已,但他也无可奈何,只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

3. 曹其兰口述

曹其兰,女,85 虚岁,桥林镇兰花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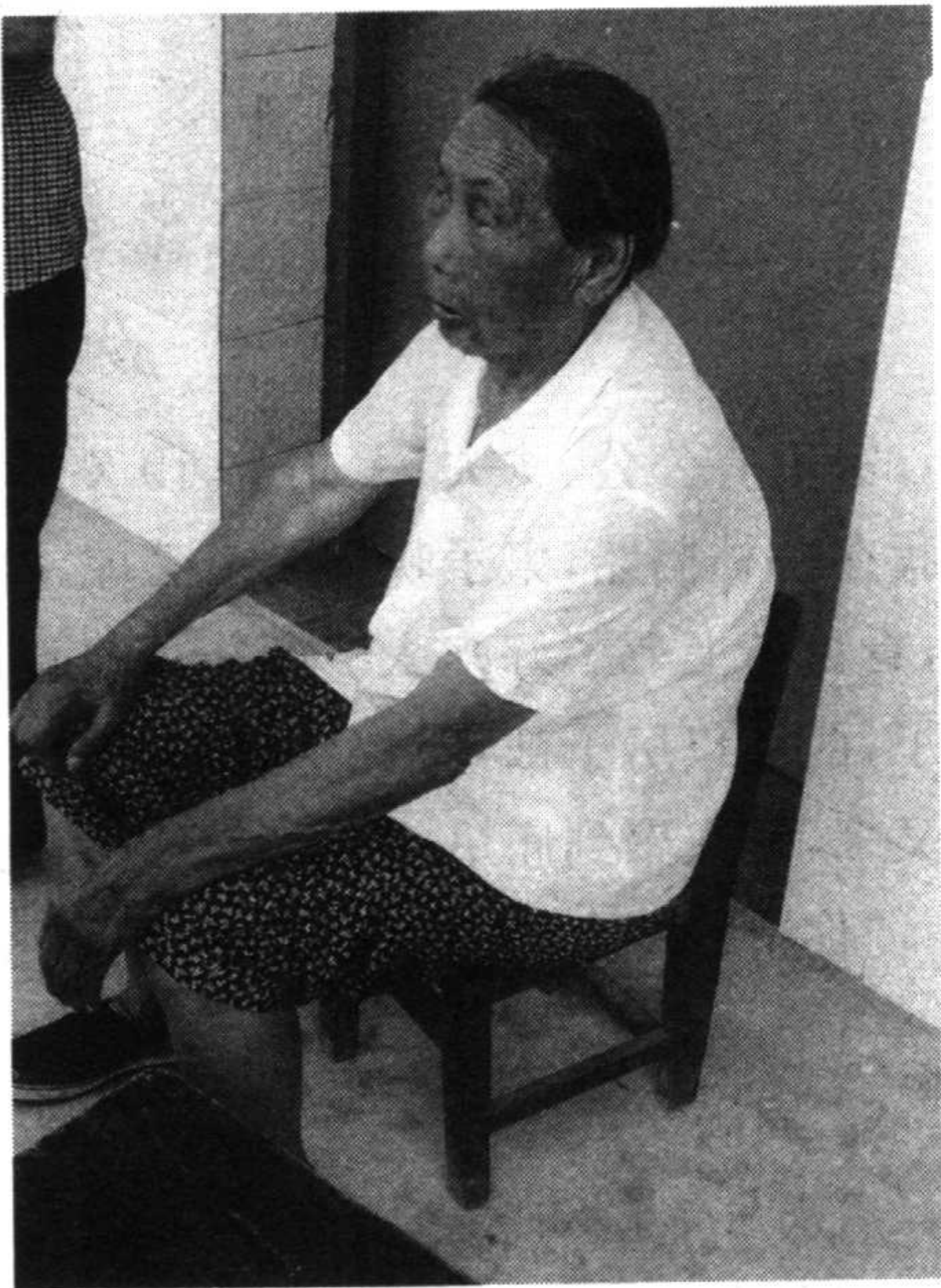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桥林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王圆圆、陈大海、吴自阳

当时家里很穷,没有读过书。婚前住在十三圩(属于现江浦二期农场)。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妹妹。

鬼子来的时候,躲到芦苇荡里。日本人抓夫子,二哥不肯去,被日本鬼子刺刀戳到胸口致死。二哥那年 26 岁,留下一个几周大的小女孩。二嫂子撇下孩子改嫁。两个舅舅躲到竹林里,被日军发现而射杀死(表弟说的)。姑姑当时躲在柴锅底下,被日军搜出,被三个鬼子强奸致死。姑姑家只有一个病重的爹,半个月后急死了。同村的一个堂姐姐,怀着身子,被日本人糟蹋死了。还有一个跑反到这里的姑娘,躲到柴锅底下,日军发现拖出来强奸致死。



曹其兰

我很害怕日本鬼子,二哥死了,也不敢哭。一辈子提起来就难过,恨不得把鬼子戳死。我对日本人一直又怕又恨,但没有办法。

4. 秦顺霞口述

秦顺霞,女,88岁

调查地点:珠江路西江存新窑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4日

调查人:王圆圆、吴自阳



秦顺霞

家里有公公、丈夫、大儿子,19岁结婚,以船运为生,未读书。鬼子来时我在桥林搞船,鬼子晚上又杀又掠,打枪像过年放鞭炮一样,到桥林跑反,看见街上死了好多人。西街上土墙死了五六个人,有的头被踢到旁边了,西江口房子被烧,烧了好多房子,都是草房,船被炸掉了。鬼子后来又来,把人聚到庙里,翻译带着鬼子到家里,看见好东西就拿。

“你讲我不害怕了吗?怕呀!”“一杀二抢,他们不是坏人是好人啊?”

5. 周尚文口述

周尚文,男,8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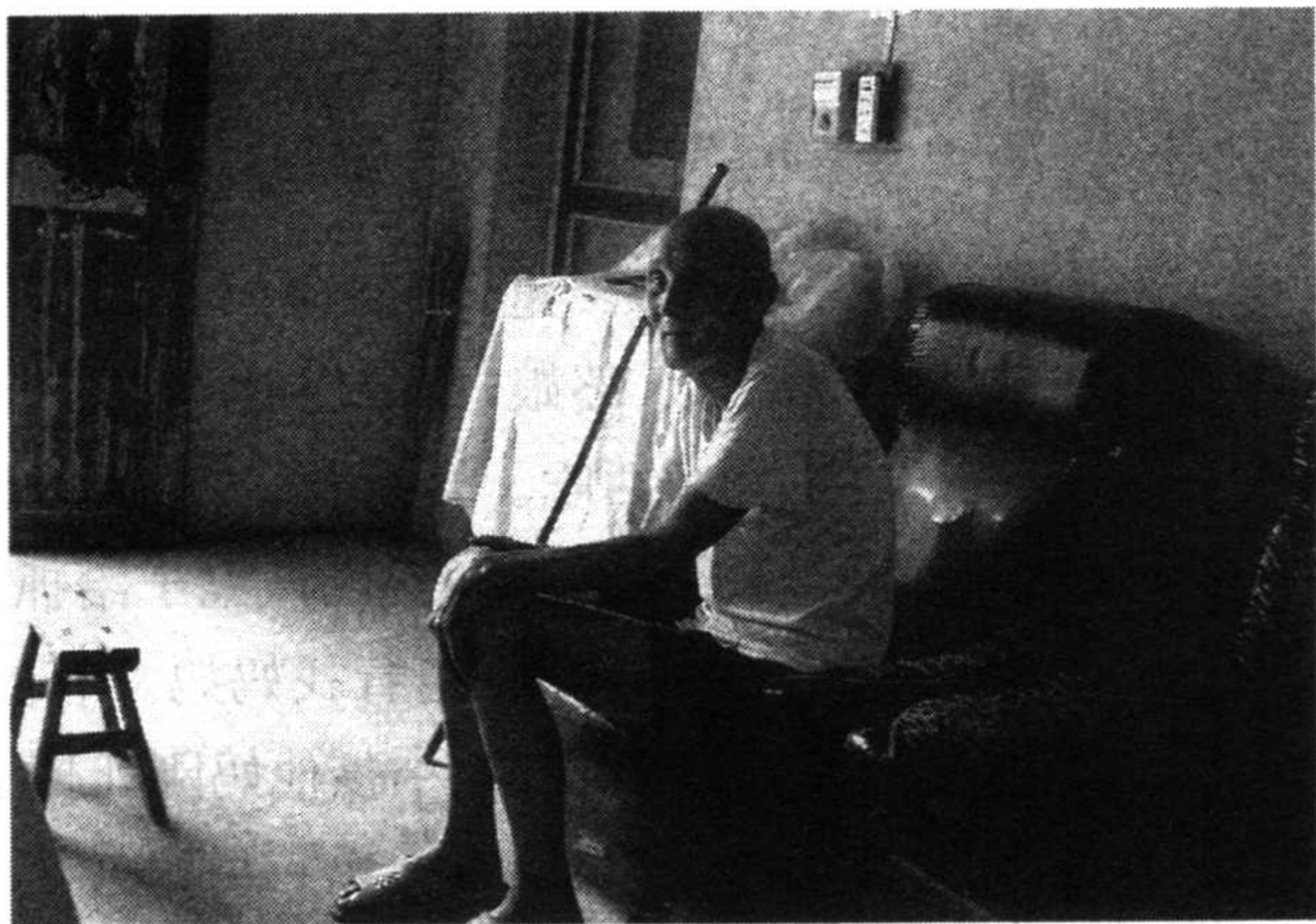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珠江镇西江村新埂

调查时间:2004年7月4日

调查人:王圆圆、吴自阳

鬼子来的时候,家中父母俱在,兄弟三人,有两个嫂子。自己给人家放牛,后来以种田为生,没读过书。

日军来时跑到老山躲了一个礼拜,但仍看到一些事情。在西江口,日军把江中的汽油筏子招过来,杀死了船人然后霸占船只。他们在当地有鸡逮鸡,有猪逮猪。老阎是个开米行的,身上带了100块大洋,被鬼子用刺刀杀死了,西江口还有个种田的冯大,在家里被鬼子杀死,因为他们两人被怀疑是中央军。鬼子在杨庙一共杀了十几人,大多是牛(猪)贩子。



周尚文

6. 姚二致、刘英秀口述

姚二致,女,88岁;刘英秀,女,78岁

调查地点:珠江镇高旺街33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查人:王圆圆、陈大海、吴自阳

姚二致:

日本人来时我已嫁到朱圩,家中卖杂货。

刘英秀：

日本人来时我家中只有父母和我，当时家中开米行。

说日本人当年来高旺街就是瞎搞。高旺街有对童家姐妹，日本人闯进她们家强奸了她们。

7. 卢英秀口述

卢英秀，女，85岁，姚时太的母亲

调查地点：珠江镇光明村六组28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3日

调查人：王圆圆

我当年住在火药州（现联合五队）。鬼子来时我18岁，是在冬日，躲进牛棚挖好的地洞里，他们来抓姑娘、婆娘，不敢见面的。

鬼子到村子后，逮鸡、逮猪，抢东西吃。当时村子里有三十几岁的妇女给他们抓去糟蹋了。有个表姑子，结过婚的，也让鬼子给抓了去糟蹋。他们来见到男人就逼着找老婆，见到小孩就逼着找妈妈。有的人一听鬼子来了，就用白布裹住小孩的头，对日本人说小孩他妈刚死掉了。

后来鬼子也来过，也有躲在芦苇荡、芦柴堆里。后来嫁了人之后，过城去婆家，要把脸抹黑，给日本人行礼，他们才放行。鬼子有时到村讲“只逮姑娘，不逮婆娘”，有些婆娘信以为真，结果被抓了去。那个时候，罪受轻得了。

8. 洪有才口述

洪有才，男，83岁

调查地点：五里村虎洼组17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查人：吴自阳、陈大海

16岁时鬼子来，那时给人家放牛，家里有爹妈、一个姐、一个哥、一个妹妹。冬月初十，日本人来。刚开始时，日本人见人就打，杀人、放火，烧

了马路边的房子。

日本人进村就是为搞吃的，逮猪、逮鸡。人们躲到水田里、荷田里，鬼子就不敢去了。

亲自见到，在中心村，有两个从老山过来的日本人。他们一个人追一个女的，其中一个开枪打死了一个女的，女的栽到了水田里，那个日本人把尸体拉上来又奸污了，另一个女的不得而知。

9. 黄长荣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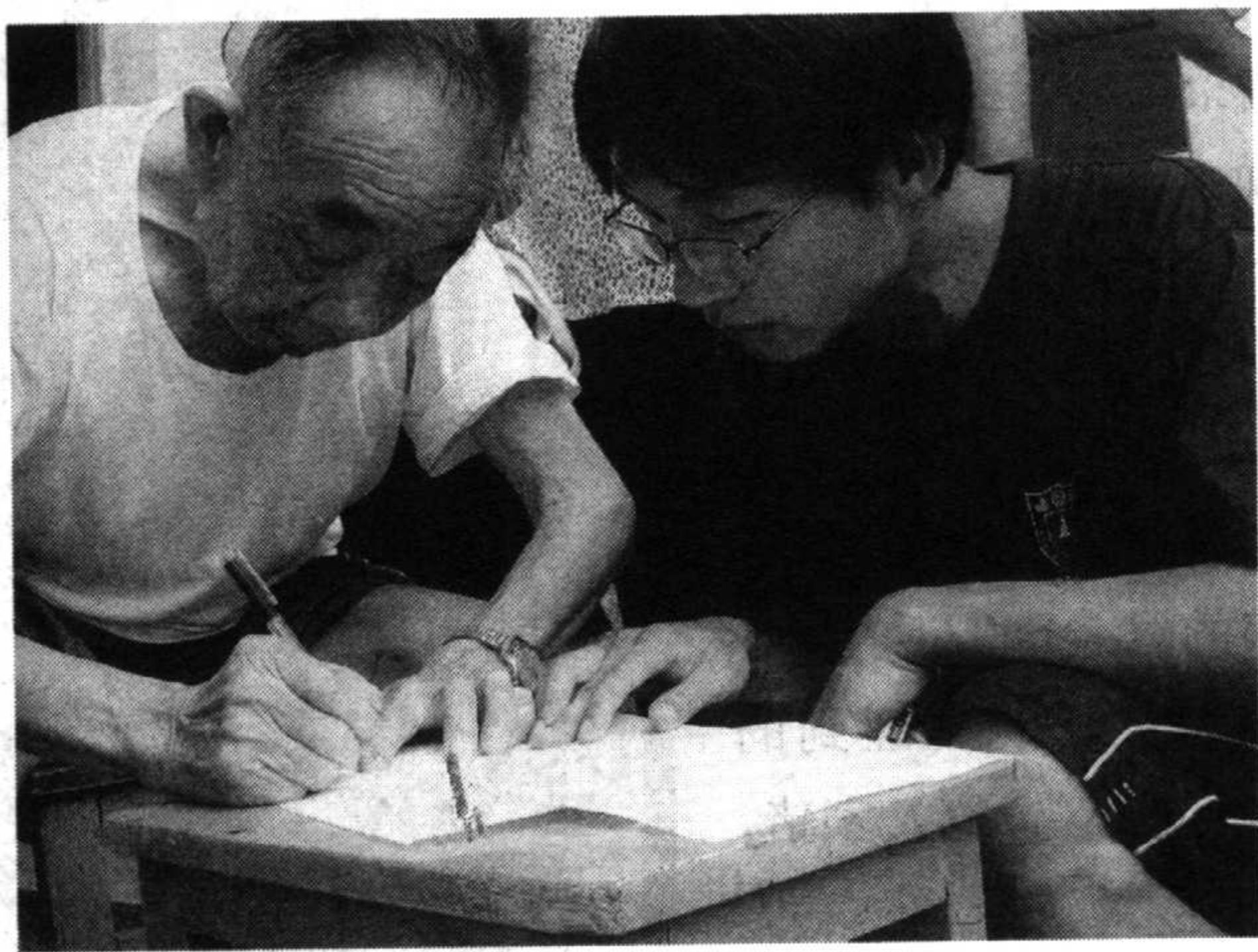
黄长荣，男，81岁

调查地点：桥林镇向阳村桥林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年7月2日

调查人：王圆圆、陈大海、吴自阳

家庭有父母、姐姐和弟弟，家里很穷，帮人家种田放牛，没读过书。本人解放后评为贫农，种田为生，1954年入党。曾任初、高级合作社社长、马陈大队书记等职，现生活在桥林镇敬老院。^①



黄长荣(左)

^① 黄长荣现住兰花村二队马子黄。

鬼子来时是冬月初九晚上,躲到龙山上,看到桥北茶馆被日军烧掉。

同村人张友议的童养媳李氏,当时十六七岁,被两个带着枪的日本鬼子从家里搜出来,公公、婆婆、丈夫都很害怕,不敢动。门口的人说,李氏太小,你们换这个婆婆吧。日本鬼子不愿意,端着枪威胁。最终,李氏被拖到陈鸡头山,被两个鬼子强奸了。日本鬼子临走又抓了一只鸡,还放了一枪。事后三天,李氏跟张友议成亲了,几年后,全家迁到别处。

10. 宗德全口述

宗德全,男,90岁

调查地点:五里村西华组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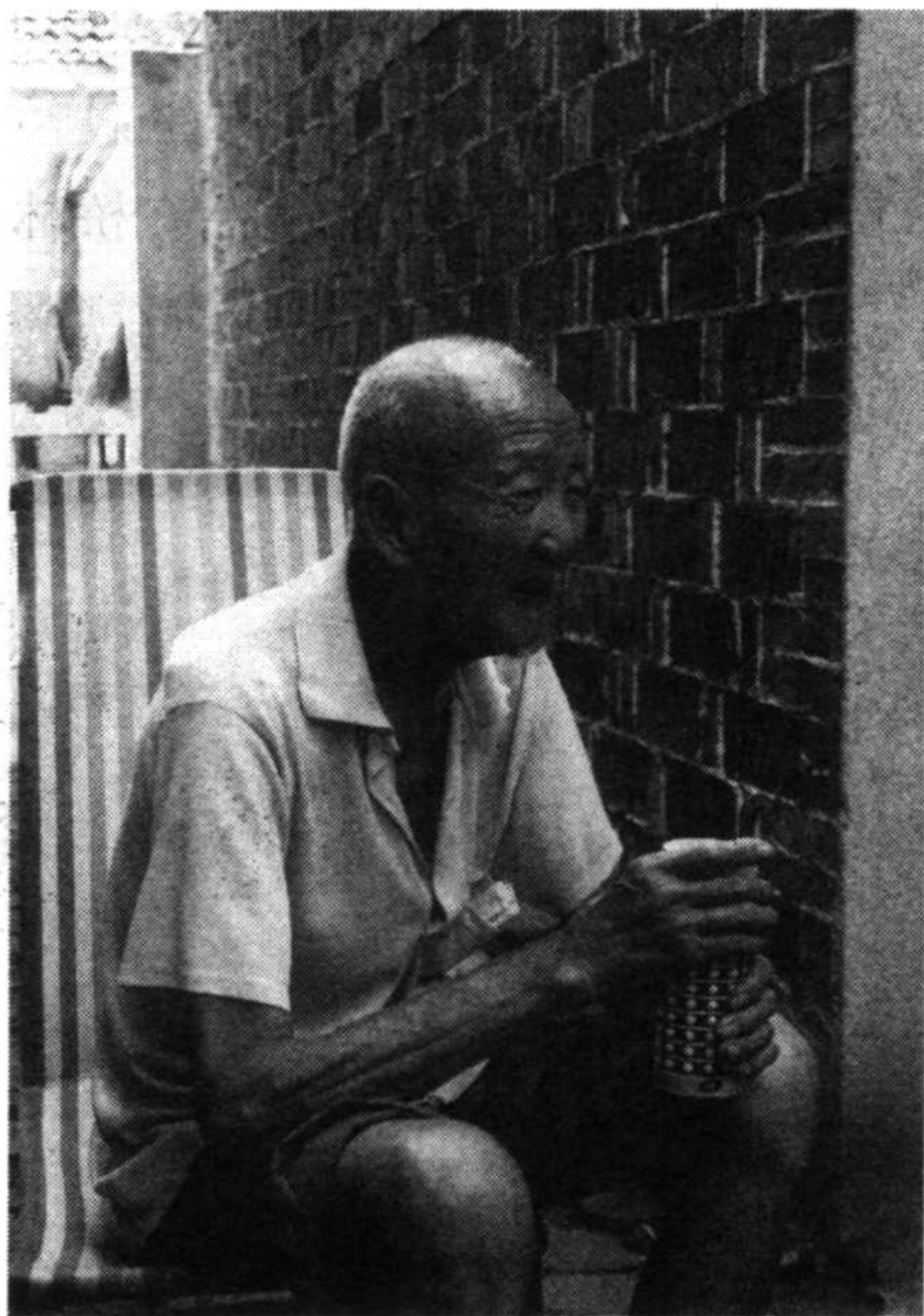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1日

调查人:陈大海、王圆圆、
吴自阳

日本鬼子是民国26年(1937年)来的,当时我住兰花那边,已婚,做木工活。

有个姓鲁(音)的姑娘,十八九岁,被七个鬼子抓住糟蹋了,鬼子走后,姑娘被挽回去,这个姑娘的舅家就住在我家的门口,是这个姑娘的舅亲口告诉我的。

当时日本鬼子从高旺到的江浦,他们抢人家鸡,抢人家猪,杀人放火。



宗德全

11. 吴家琴口述

吴家琴,女,74岁,黄信洪的妻子。

调查地点：中心村凉井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查人：陈大海、吴自阳

（马家才说的黄姑娘就是黄信洪的姐姐^①）丈夫讲的是，那时他家开磨坊，有个毛驴子，日本人来村里，名义上要毛驴子，实际上是打黄姑娘的主意，黄姑娘不给，拉着毛驴子就跑，被日本人追上，日本人要强奸她，反抗中被杀死。

12. 蒋怀礼口述

蒋怀礼，男，83岁

调查地点：珠江镇虎桥村周洼组6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查人：王圆圆、陈大海、吴自阳

以前住在龙山，60年代入党，弟兄七个，本人是老三。

日本人来以前，读私塾，两年后日本人来，就不能再读书了，租人家地种田。

那时日本人来就是胡搞、抓鸡、抓花姑娘。有时，鬼子躲在荷叶下，人都看不见他们。上庄组仁开义的爹在路上张望，被躲起来的鬼子一枪打死。

村民们自发组织起的打鬼子的会堂子，经常遭鬼子的报复，熊金荣就被打死。

13. 赵龙发口述

赵龙发，男，90岁

调查地点：大林村中北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7日

调查人：陈大海、王圆圆、吴自阳

^① 参见马家才口述。

鬼子来时,住在洪楼,已婚,有一个不会走路的女孩,弟兄三人,排行老二。看到日军烧了高旺车站,毛庄那的房子。鬼子来抓鸡,人们就把鸡埋在土里,只露个鸡头喘气。老太太扒开门看情况,被鬼子一枪打中右胸。

14. 杨树珍口述

杨树珍,女

调查地点:珠江镇西江村新埂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查人:王圆圆、陈大海、吴自阳



杨树珍(左)

日本人来之前,家里是富户,有三担种地,雇几十人种地。日本人来,全家跑反,回来家里被烧掉十几间房子,粮食给浇上汽油烧了几千斤。后来搭个棚子住,粮食还剩些芝麻之类的,又被烧了……

日本人来,妇女们就故意弄难看自己,躲起来,有个日本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追我,我没命地跑,躲到芦苇荡里才没给看见。

一次,日本人来得急,没来得及躲,家里人把我藏在柴垛里,还盖上了几捆玉米秸,日本人觉察里面不对劲,就用刺刀捅,我吓得想喊,嗓子像堵住了一样叫不出声,这次是有幸躲过。

日本人来的第一天,我远远地看到西江口水面上日本人从一个大船上拉下一二十个姑娘,分到几个汽油划子上,糟蹋掉,然后杀死,扔在江里。

15. 李贤炳口述

李贤炳^①,男,92岁

调查地点:桥林镇西家湾4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2日

调查人:王圆圆、陈大海、吴自阳

日本鬼子从横路铺过来,冬月初九晚上,此前看《新华报》知道他们已经到了广德,当时桥林已经有不少南京逃过来的人,当时家里开着杂货店。

晚上听人讲鬼子来了,我去路边观察情况,忽然一个炮弹打过来,吓得我什么都不要,就往乡下跑,隔壁吕家房子前后都被烧掉了,我家店里的东西也被哄抢了。当时街上有个王老六,大鼻子,给鬼子当俄国人给抓起来,杀掉了。

隔了几天,鬼子又回到了桥林,当时拿鸡蛋给鬼子换煤油,他们把我身上的毛衣给抢了去,当时爱人的外婆在猪食桥让鬼子丢炸弹(飞机轰炸)给炸死了,当时把屁股炸没了,她家的房子也让鬼子给炸没了。

我听说,当时在桥林逃鬼子的南京人那天晚上(冬月初九)沿着石碛河四处逃,有不少妇女让鬼子给强奸了。

16. 任文财口述

任文财,男,82岁,共产党员,干部

调查地点:珠江镇五里村毛庄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① 李贤炳27岁结婚,读过一年私塾,当时家中四口人(还有父母、妻子),解放前后一直做生意。

调查人：陈大海、吴自阳

15岁时日本人来的，沿老公路过来，来的时候不得了，看见人就打，日本人在路上一喊“杀”，人们就跑掉了，躲起来了。日本人来逮猪、打鸡，然后背走。

黄村有个姓查的，是我哥哥的丈人，种田的老百姓。日本人来的时候，躲到山上，伸出头看时，被日本人一枪打死。

有个仁开岭，文财房头叔子，跑反时被日本人打死。

17. 王仁义口述

王仁义，男，87岁

调查地点：五里电子厂（王仁义暂住的地方）^①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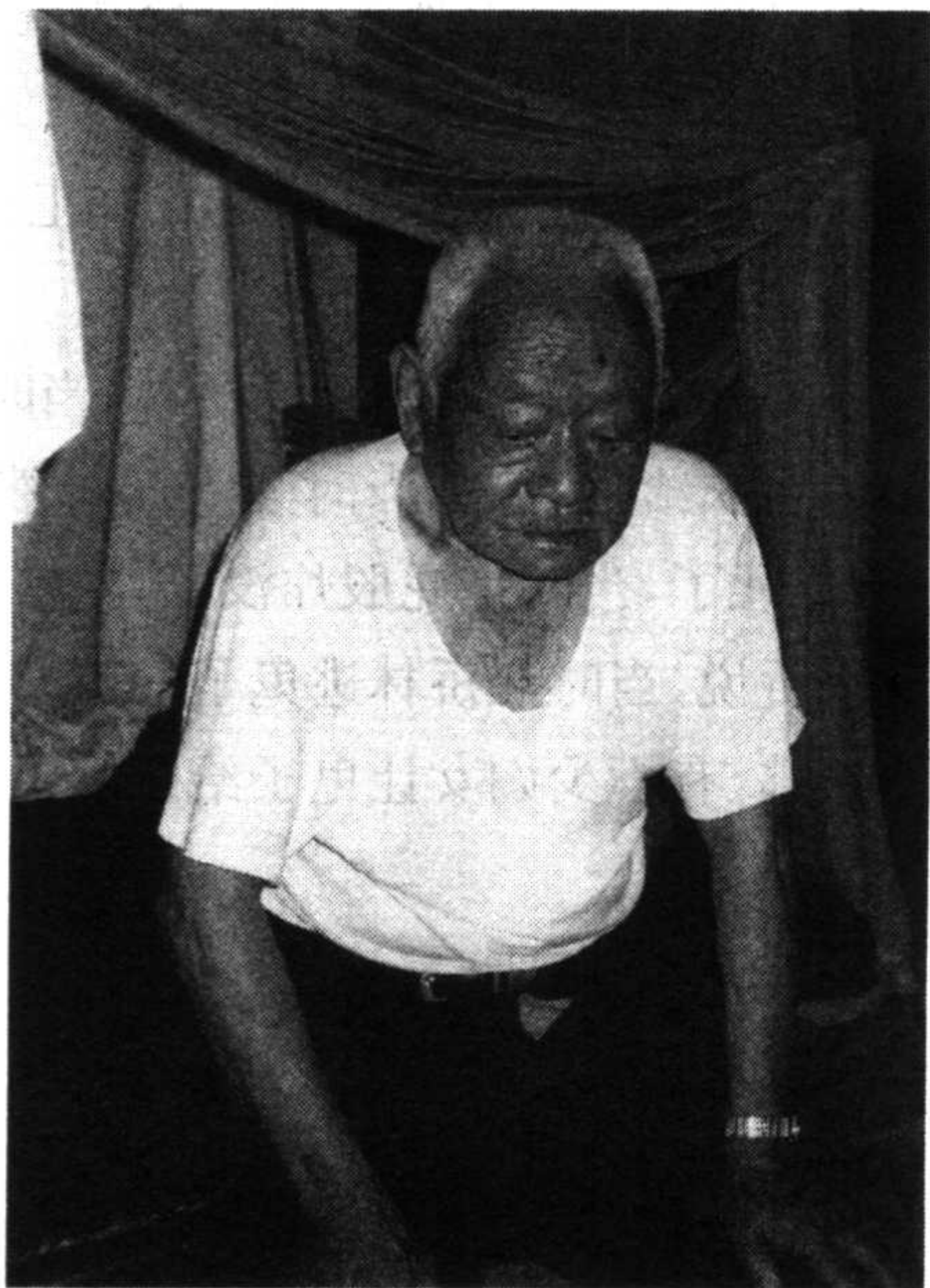
调查人：陈大海、吴自阳

有两个日本人进村逮鸡，走到孙冲的孙老板家，看到门口有人持枪站岗，鬼子便回去了。后来，有一二十个日本人包围了孙家院子，放火烧掉了（院子）。这场大火引来了日本的飞机，飞机在孙家院子那盘旋，当地村民吓得趴到草堆里。

孙家有个伙计被日本人抓住，用榔头把头捶扁、捶死。

18. 张志易口述

张志易，字健行，男，83岁



王仁义

^① 王仁义以前住在老山那边差田村，靠近中心村。

调查地点：珠江镇高旺街高旺小学教师宿舍区

调查时间：2004年7月4日

调查人：王圆圆、吴自阳

本人曾就读于西政府星甸江浦中学，初中没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江宁县立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本县教小学。当时家中有父母、两个妹妹、一个未婚妻。家里开小店，卖酱菜。



张志易

1944年被日军逮捕关押至日军投降。闰四月初十到桥林批货被日军抓捕。日军共抓了两卡车的人，到明因寺集中，然后让他们一个接一个从小巷中走过。在小巷尽头的树上挂着一个玻璃瓶，让他们往上看瓶子，后来明白，小巷旁的小楼子里有几个人，在分辨被捕的人是“好”是“坏”。后被关押在老虎桥俘虏营内，日军每天只给两次饭和水，夏天人觉得太热了，就直接趴在水泥墙上，每天有人倒粪桶，于是趁洗桶时偷偷到池塘带水回来喝。日军找他们做工当苦力，滚油桶，到单位打扫卫生，到飞机场割草；翌年春去镇江养马场直至抗日胜利。割草工最苦，吃饭时都看不见，因为白天光特强。

听说1938—1939年左右，单元氏姐妹躲在夹墙里被日军发现，惨遭轮奸。

19. 马家才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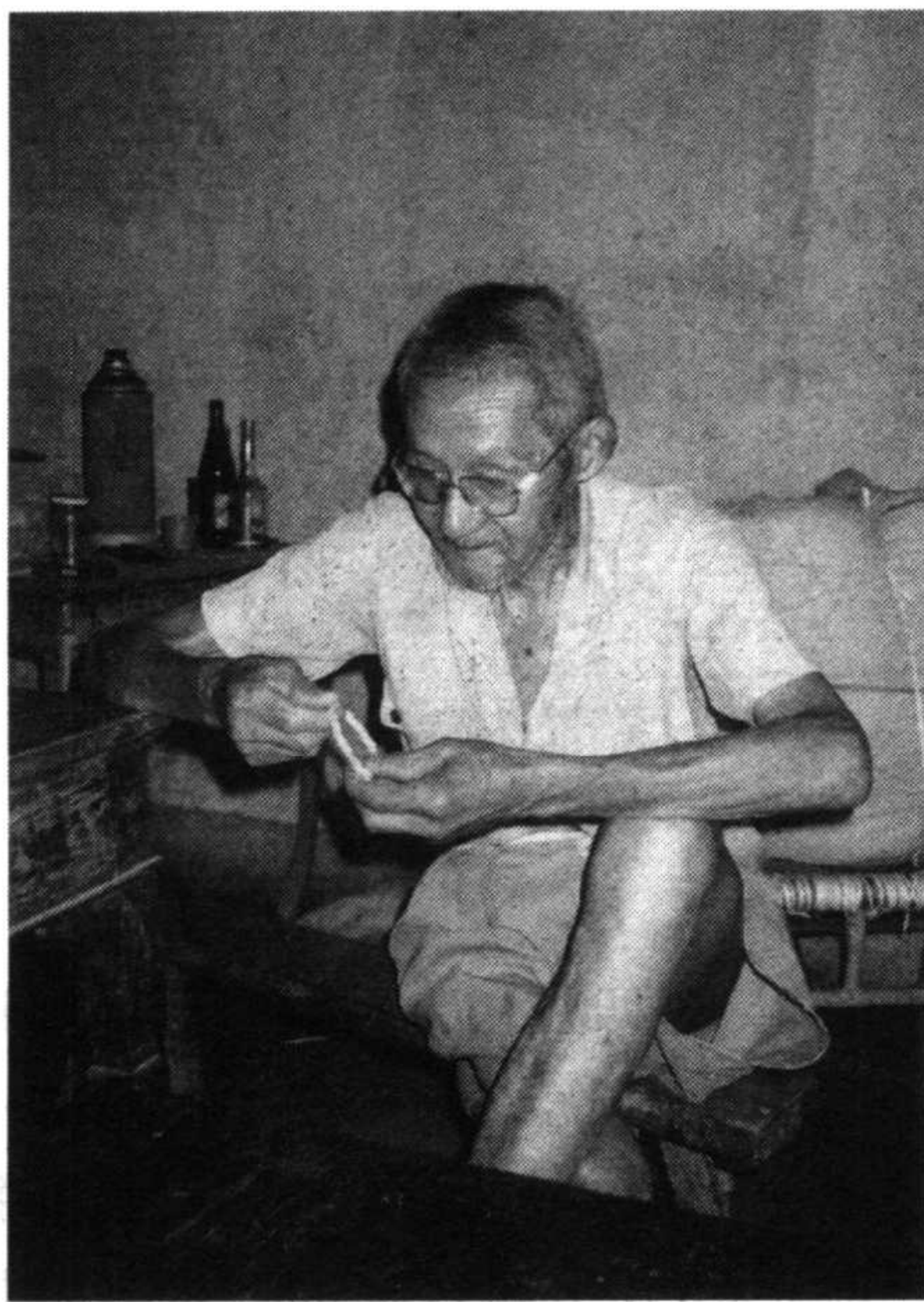
马家才,男,92岁

调查地点:珠江镇中心村老冲组2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查人:陈大海、吴自阳

那时租人家田种,家里有父母、妻子、一个女儿。大女儿3岁时,日本人来,现在70岁了。



马家才

马义山,帮人家做活的,当时二十七八岁。日本人用刺刀捅了一下,见没死掉,逼迫宋老头用榔头捶他的头,捶扁了脑袋。(马家才亲见受害过程。)

孙春和,日本人来时,他没跑,在自己家被按在小板凳上,一枪打死了,当时60多岁。此人还有个孙子在龙山。

黄雍两个姑娘,有十五六岁,在扬柳(音)被一个日本兵抓住。日本兵要强奸她们,她们反抗时被用刺刀捅死。(有关黄姑娘遇害详情见吴家琴口述。)

史朝贵,30多岁,上街去买东西,回来时与一队日本人擦肩

而过,日本人在身后开枪杀死了他。史朝贵死后老婆就跟人到龙山去了。

听说孙冲那边有的房子日本人离开村子时都烧掉了,这队日本人从东葛过来,有十二三个人。

日本鬼子经常来,主要是搞东西吃,搞妇女。

被打死的人,家里人只能等鬼子走后,才敢去收尸。

20. 张天柱口述

张天柱,男,9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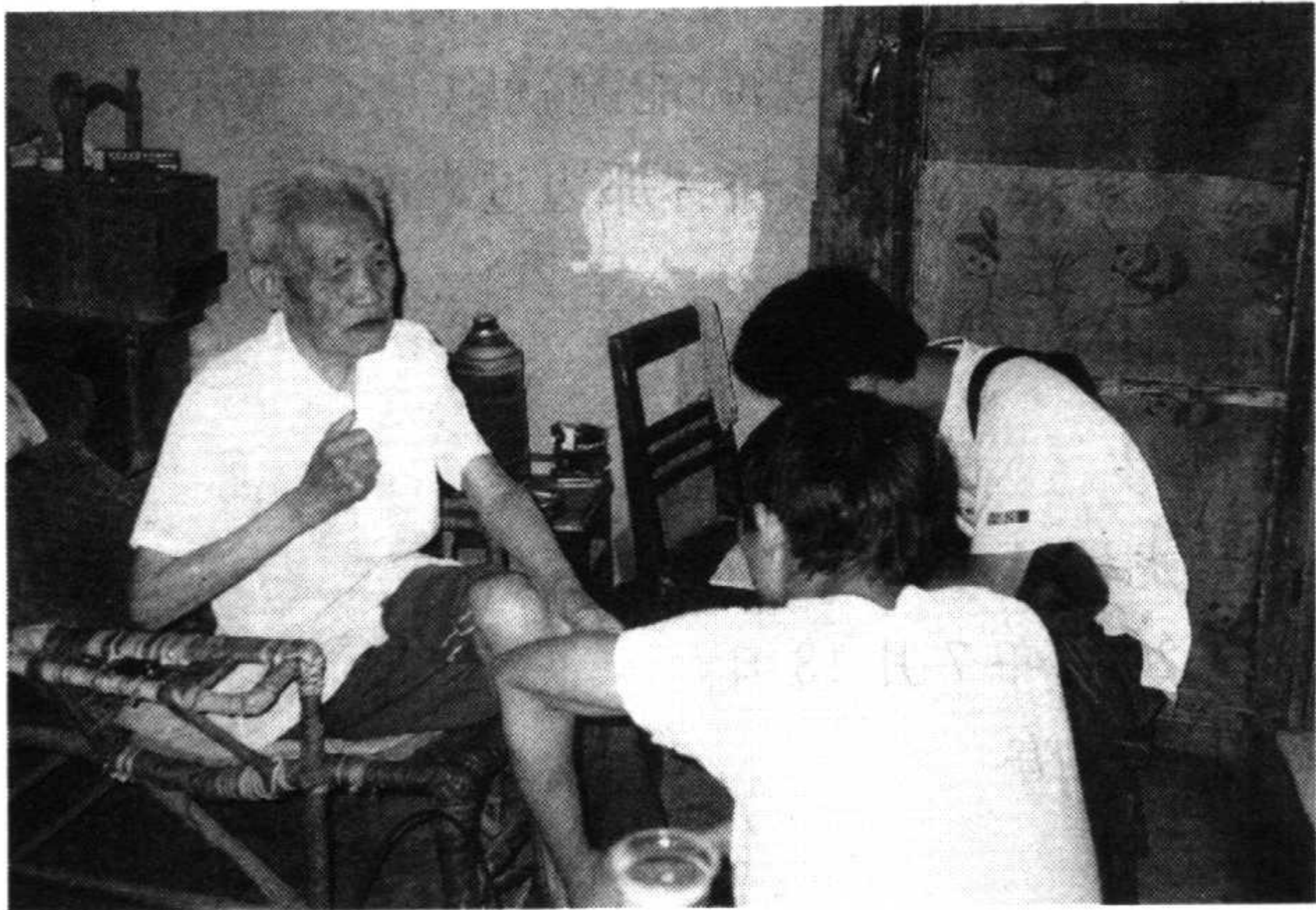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珠江镇五里村虎洼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1日

调查人:陈大海、王圆圆、吴自阳

有两个姐姐,弟兄四个,我是老四。从小做木工,一直干到70岁。

日本人来的时候,真狠。一次几个日本兵进村逮鸡,抓住了三哥。日本鬼子用枪抵着他要鸡子,他听不懂,鬼子便找了个鸡毛比划着,他弄明白意思后说没有鸡了,他们家也确实没有鸡了,三哥那次是死里逃生。



张天柱

还有一次,日本人进村,我家的狗见到就叫着咬。鬼子便怪我不撵狗了,要抓人。好在当时鬼子有任务在身,没立即抓人。第二天一早,几个日本人就来抓人,我早有准备跑掉了。

21. 陈长春口述

陈长春^①,男,83岁

^① 陈长春没读过书,种田为生,当过厨子。

调查地点：桥林镇地庵村四组 2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查人：王圆圆

我当时住在陈鸡头村，冬月初九那天听到枪炮声，才知道鬼子来了，在桥林那边，看到有人放火，烧了不少房子，我的一个叔子当时到马路边去看一下，看到有人往这边逃过来，边走边说“快走，后头敌人来了”，结果他被吓得不行，过后没多久就死掉了，当时才五十来岁，叫陈能发。

过三年，鬼子又来到村子，逮鸡、逮猪，找花姑娘，孙家有个三姑娘，是张有义的未婚妻，鬼子来没跑得及，让他们拖到后头山下给糟蹋了。大概也是冬天，只有两个鬼子，当时能跑就跑得了，留下来的人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瞎搞，他们是从桥林那边过来的。

22. 徐氏口述

徐氏，女，87 岁

调查地点：虎桥村虎桥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查人：陈大海

以前家住高旺街，20 岁结婚。日本人冬月初九来的，一路烧，兰花塘、毛庄子都被烧房子。

史朝夫，日本人过街的时候，他躲在马路边子伸头看日本人走没，被一枪打爆了头，死时有小娃子了。

童二先的两个闺女，长得漂亮。日本人过来抓花姑娘，她们躲在一个草房的箱子里面，被鬼子发现抓出来，给糟蹋致死。

23. 杜洪道口述

杜洪道，男，86 岁

调查地点：珠江镇虎桥村上庄组 11 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3日

调查人：陈大海

18岁结婚，种田为生。（日本人）从桥林过来的，来的时候凶得不得了，一路烧。我跑反到老山，回来时，村里猪、鸡都被逮走了。

日本人来，当地的“黑头”反抗。有汉奸告密“黑头”藏身之处，日本人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他们，全打死了。

任开荣，是杜洪道妻子的哥哥。日本人过来，他背个孩子跑，鞋子掉了，回来捡鞋子。日本人怀疑他是坏人，一枪打中左肩，子弹从前肩出来，一个大洞。当地人把他抬到江浦，求日本人给治疗，说“良民的”。日本人看了看，说没治了，死啦死啦的。任开荣两天后就死了，当时30多岁。

张传兵，日本人过来抓“黑头”，要他指出谁是“黑头”，他不知道，鬼子把他按倒地上，灌池塘里的脏水，肚子灌得很大。

日本快投降时，抓了四个人：杜洪道、任开英、任文兴、张传夫。让他们挑担子，到六合那边，他们四个逃回来了，前后五天。

24. 刘志诚口述

刘志诚，男，88岁

调查地点：珠江镇光明村二组73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1日

调查人：陈大海、王圆圆、吴自阳

1943年干革命，1945年入党。以前住在华山村石门子。当时，日本人来时21岁，家里有母亲、一个弟弟，靠砍柴、捕鱼为生。

冬月初十，日本人来的时候凶得不得了，见人砍人。老马路两边死的数不清，大部分是中央军，也有老百姓。从五里村到江浦，还往江浦东一线，死的有5000人左右，江浦县组织起来的“红杠”、“白杠”收埋尸体。

刘继章，打鱼为生，当时家里有妻子、两女儿、一个儿子，跑反到我

家,遇害时 40 多岁。从永宁过来的日本鬼子,逮猪、逮鸡、逮姑娘。鬼子看到刘继章的两姑娘,没追上,便向刘要。刘不肯,鬼子把他按跪倒在地上,从后面一枪打破了脑袋,看刘的腿还抽动,又用刺刀捅了一下(老人讲到这里泣不成声)。后来,我带着这两个姑娘跑反到



刘志诚

星甸。

当时我站在一边,也被日本人照屁股上刺了一刀(老人扒开裤子让我们看)。多亏当时穿着棉裤,没伤多深。

一次,鬼子逮了八个男人,六个妇女,我就在其中。鬼子让六个男人拉着六个妇女,两个男的挑抢来的东西。到了永宁,八个男的被放回,那些妇女留在了那里。妇女一个姓宋,一个姓张。

孙冲的孙仲海、孙仲如兄弟,人称“孙老板”,回民。一天,四个日本人进村,山上有个妇女报信,孙仲海就别着把手枪出来了。

日本人一看见有枪就跑走了。第二天一早,有二十几个鬼子围住了孙家院子,浇上油烧了。孙家的人及时跑开了,只有个伙计在离家一里地的外边喂牛,看见着火回来了。被日本人抓住按在地下,用榔头把头砸扁了。

响堂那里有个人,名字记不得了,新娶的老婆被日本人捉住要带走,这个人就拽住日本人要救老婆。结果,被日本人按在路边用菜刀把头割下来了。

约 1938 年秋后,日本人把从各地抓来的几十口人,包括砍柴的、打鱼的,集中在烧锅堂,我也在其中。日本人把五六个女的拉到一边糟蹋了,有上十个鬼子。

25. 张炳礼口述^①

张炳礼,男,83岁

调查地点:桥林镇南北街居委会

调查时间:2004年7月2日

调查人:王圆圆

自小家里就在桥林火巷,开理发店。当时很穷,没读过书。家中有父母、一哥、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日本人到桥林是冬月初九晚上九点钟不到的样子。走一路烧一路,这是日本人留下的信号,以火带路。横路步那边烧了不少房子,桥林街老路边的房子也有被烧,有家姓单的房子就被烧掉,火巷也烧了不少,当时有个书报社被烧,日本人走后,居民才敢出来救火。

我家理发店里有两个雇工,一个姓廖,一个姓张,被日本人抓去做夫子。在路上听不懂日本人的话,叫卧倒,还站着不动,被日本人用枪砸倒,头给打破了。晚上抓去的,第二天下午就回来了。

火巷也有个剃头的王老六,30多岁,日本人看他鼻子大(以为是外国人)穿着军衣(因为穷,买的旧军衣),强行带他走。他害怕,路过小青子门前,王老六喊“小青子,救我”。日本看见小青子也穿着军衣,遂也被抓去,小青子是个捕鱼的,有二十几岁,这两人被日军拉到杀猪场,都给杀死了。

一个跑反到火巷的外地人,日本人来当晚被杀死。火神庙旁边的菜地里有两个被杀死的人。钱兴龙,被拖去当夫子,回来时头被打破。大约鬼子来后第二年春天,胡高霖的二伯被日本人戳死摔在厕所里。

日本人来的当天晚上,我们家小妹妹肚子疼,叫声引来了日本人。日本人搜查我家时,大哥和我躲在床底下(怕被抓夫子),两弟弟和大妹躲在床上。我爸躲在门后,日本人见我爸穿着军衣,便怀疑是当兵的,好在我爷爷胡子很长,看上去年龄很大,我妈又把小妹放到一边,给日本人跪下求情,才得以免于被抓走。日本人临走时给小妹治肚子疼的药,临

^① 调查中南北街居委会林如华主任给予很大帮助。

走时在门上划了几个字(老人估计是日本字),可能表示检查过了。

救火时,人们发现有日本人烧的鸡、鸭,吃剩的骨头,老人说这是日本人沿途逮的,在桥林烧着吃的。

26. 尤仁才口述

尤仁才,男,1919年2月生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复兴村6组397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7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1937年时家中有祖奶奶、老叔子及一个弟弟(尤仁荣),父母早亡,家中无人上过学。10岁时因生活困难随爷爷举家从安徽芜湖无为地区跑反至复兴洲(今复兴村),当时复兴洲附近皆为芦苇荡,洲上大概有二三十户人家,基本上是从芜湖附近沿江跑过来的。家中靠砍柴到镇上换物过活,生活很艰苦。日本鬼子大概是民国26年(1937年)十一月来浦口的,那年我19岁,因惧怕鬼子,洲上的人能逃的都逃回了安徽老家,我于同年腊月回老家结了婚,妻是童养媳。第二年(1938年)阴历五月因生活所迫又回到了复兴洲。之后,鬼子不时下乡来抢掠,其中还夹杂有高丽国人(其区别于日本人的特征是有络腮胡),高丽人比日本人更坏,抢鸡鸭、抢粮食、抢花姑娘,放火烧房(房多为芦苇编成)。鬼子来时,洲上人听到风声就躲到芦苇荡中,洲上的人都很团结、义气,只要一有动静,就互相通报。跑得慢的可能会被打死。但一般来说,鬼子很少来,来时会有较多人一起,不敢进芦苇荡,而百姓们就多躲进芦苇荡中,大约几个钟头后就可回家,房子基本被烧光,只能重新盖,但正常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不敢再去打柴换物什么的。当时,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兵在江边打仗,满地都是枪,有个叫严老二的偷捡起一把枪,被日本人看见后将枪扔入水塘中,但鬼子强迫其下水捞起枪,并用这把枪打死了严老二。有位刘徐氏曾被日本人按在芦苇里强暴了,但未杀她。另有13岁吴氏、15岁周氏被施暴。

对于日本人的烧杀抢掠,乡亲们都很漠然,只是感到害怕、躲避,本

就艰苦的生活在日本人的扫荡中更加困难,难以糊口,终日为生计考虑,无暇顾及其他。

27. 吴存宝口述

吴存宝,男,1924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复兴村3组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8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我家里有父亲、母亲、两个兄弟、四个姐妹,祖辈人从安徽芜湖跑反到了复兴圩(现在的复兴村),当时洲上大概有30~50口人,这里紧靠江边,都是大片的芦苇荡,洲上人以种麦、黄豆为生。每当日本鬼子进村时,乡亲们就会相互提醒,提前躲进芦苇中。在1937年底到1938年上半年鬼子扫荡最厉害的时候,家中老小沿江跑回了安徽老家避难,之后又回到南京。同时在农村,日本人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只是经常进村扫荡,烧抢奸淫。跟鬼子来的高丽人最坏,抱鸡蛋、抢东西的主要是高丽人。有个叫魏林珊的被鬼子强奸了,大概有四五十岁,丈夫是教书的,这件事只是听说的。冯墙有个叫严老二的被日本人杀害,他捡了国民党丢弃的枪,被日本人看见枪杀了。

28. 袁发生口述

袁发生,男,1929年9月生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冯墙村罗庄组

调查时间:2004年6月30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罗庄在1937—1938年时只有六七户人家,当时也叫罗庄,以袁、罗姓为主。日本人当时一般沿一条土马路开着小汽车来,烧房、抢花姑娘是很正常的现象,见牛赶牛,抢鸡抱蛋。日军来时村里的人都往后山跑,躲进山洞、山沟,来不及跑的就躲进土坯房的夹层中,有十来间房子被日

本人一把火给烧了。鬼子当时大都住在南门(今顶山镇浦镇车辆厂附近),来时只为抢东西,并同当地的地主有勾结。1938年春节时父亲袁长林到外公家去,遇上日军,不明就里,被砍了两刀,打了一枪,死去,无钱买棺材,只好随便埋了。当时,家中有母亲,姐妹弟兄五人,父亲在世时是农民,种财主家地为生,勉强能够生活,父亲去世后,家里生活便没有了着落,没吃没穿。家中原租有一头牛耕地,被日本人看见,仅有的牛就被强制牵走,我追在后面要,一直追到村头,鬼子未加理睬,把牛赶上车就走了。

父亲的死对家中和我影响很大,从此与日本人结下血海深仇,我恨日本人,但现在要讲友好了。1951年,抗美援朝招募志愿军,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并动员很多人。在朝鲜待了三年半,将近四年。

29. 余锡明口述

余锡明,男,1932年6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冯墙村罗庄组

调查时间:2004年6月30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1937年时我年龄尚小,约5岁,很多事情不大记得了,只是大概有些印象。知道邻居家袁长林(袁发生的父亲)被日本人打死了,对村里严老二被打死也有点印象,他原是打土匪的,有枪,被日本人看见认为是“黑头”,开枪将其打死。

30. 滕新宏口述^①

滕新宏,男,1916年生,共产党员

调查地点:石桥镇泉水居委会三甲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① 此份调查由徐仁铎协助。

在 1937—1938 年时,石桥只是一个街道,日本地面部队未到达这里,直到 1941 年日本人才来的。1938 年 4 月底时日本飞机对石桥有过一次轰炸,是沿张集、汤泉、星甸一路轰炸过来的。日机来之前,大家一点都不知。这次轰炸日机共投下四颗炸弹,其中有一颗未炸。日机来袭主要是炸房子,来时飞得很低,然后投弹,由于技术原因准确度不高,基本未炸到房子,当地人烟又比较稀少,日机很快就离开了。但有位姓周的 40 多岁男子被炸死,轰炸时他在方家塘钓黄鳝。他的死对家中影响很大,儿子周世友被迫从镇上流落到山西村下分葛,已去世,家中没有其他人在世了。同时,石桥镇的汤集也遭到轰炸,死了一个人,叫乔长兴,住在大谢村,从事家庭养殖业,赶集卖猪在漫家庙的猪行被炸死,那时他 50 多岁,之后四个儿子因生活所迫,去了安徽和县张集乡,租种别人的土地。日军在石村庙(现石村)也投下一颗炸弹,未爆炸。

31. 赵振荣口述

赵振荣,男,1930 年 3 月生,共产党员

调查地点:星甸镇东街北塘巷 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星甸当时是西政府公署所在地,比较繁华,有一百来口人。我家住镇上,是开杂货铺的,家中有奶奶、父母亲、弟兄二人。1937—1938 年间,日军没有地面部队进驻,从 1938 年三月初五到四月二十七有过三四次轰炸,每次都是轰炸一遍,炸过就走,扔的都是硫磺弹,会引燃房子。三月初五的轰炸是在下午,应三(38 岁)及其女儿应丫头(6 岁)一起被炸死,另有一个从南京城里来的妓女叫桃红的(三十来岁)也被炸死。之后因为常遭日机骚扰,老人、小孩都不敢住街上,住在村里。四月二十七那天正好逢集,我想跟父亲上街,父亲忙于生意无暇照顾我就说:“你这会儿上街来干什么,赶紧给我回去。”我听从父亲的话回到秦村,刚到秦村,就听到飞机响声,扭头一看,飞机已飞过来了,飞过之后又掉头转回来了,然后就开始投炸弹。第一次投了两颗弹,炸弹像燕子一样掉下来,房

子开始起火。人们四处逃散,哭声、火声、爆炸声混杂在一起。街上的房子都起火了,还好傍晚下起了雷阵雨,火被浇灭。雷雨后,敌机才悄悄走了。后来我听人讲,有四位老人在一个地方摸纸牌,结果都被炸死,还有就是黄云龙、过玉华父亲过学福等被炸死,总共有 30 多人。街上 300 多间房子都被烧了,南街一条街及中街到东街口成为一片废墟。日机来时主要是轰炸街道上的房子,基本没去农村。日机的轰炸给人们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赶集和上学都遭到中断。我家的杂货铺的货物都被烧了,家中的财产都没了,生活陷入困境,学业也受阻。

32. 禹正松口述

禹正松,男,1929 年 8 月生,共产党员

调查地点:星甸镇育才街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我们是每月每旬逢二、五、七、十赶集,叫“逢集”,一个月三个旬有 12 次。二、七叫“小集”,五、十叫“大集”。逢这四个集,老百姓都会上街赶集。四月二十七(农历)这天接近端午,街上人特别多,日本人有密探,可能知道这情况,所以就这天来轰炸。下午两点钟左右,我和叔叔准备上街,他看到飞机来了。因二十七之前日机来过好几次,人们都提心吊胆,不怎么敢上街。一看飞机来了,大家非常慌。飞机先是向西飞了十几里路,忽然又转回来。我看见日机先是往下飞,再猛地上去,后面(机尾)一翘,从飞机屁股后面就掉下几个小燕子样的东西。当时,我还想,小燕子怎么搞到飞机后面去了。不到两分钟,炸弹掉到地上,“砰”、“砰”,我这才意识到是炸弹,然后周围房子就开始起火。那天炸死、烧死、墙倒压死了 30 多人,主要街道都被烧毁,只剩下零星的房子。被炸死的有黄云龙、过玉华的父亲过学福;街口顾源兴商店的老板吴仕植是被飞机轰炸后倒塌的墙给压死的;还有一位周氏,二十来岁,在屋里身上起火,冲出屋跳进池塘还是死了。那天还好有雨,当时正好是雷雨季节,火被雨扑灭,才未造成更大伤亡。轰炸后傍晚时有一架飞机从东边飞过来视察了

一下。

33. 杨昌风、周旗秀口述

杨昌风(夫),男,1928年生;周旗秀(妻),女,1927年生

调查地点:乌江镇林东村西埂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鬼子来的时候我11岁。村里有两个人被当作“黑头”在桥林中学杀死,一个叫蒋兴贵,另一个叫李咬金。后来收尸时我亲眼看到尸体。那时候我曾经拿鸡蛋和日本人换蜜枣,没有被打杀。

但是鬼子住桥林时,村上人基本都害毒疮、打摆子,却没有因此而死。当时得这样病的多是年轻人或者是小孩子,以往鬼子没有来的时候也曾有人生毒疮、打摆子,但没有这么集中出现过。

34. 郑振文口述

郑振文,男,1913年生

调查地点:乌江镇林东村双闸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鬼子是民国26年(1937年)冬月初九晚上到桥林的。我住的地方当时属桥林保,我家有祖奶奶、奶奶、父亲、母亲、伯伯、伯母等几十口人。鬼子有坐汽油划子沿江过的,驻扎在东园庙。当时有一伙鬼子想上岸骚扰,总共有57个。当时保长(国民党的)张小横(50多岁)正好在江边,见鬼子来就趴下来。鬼子见他趴下来,以为他有枪,就也全部都趴下来了。他当时带着几个人,都有枪,就和鬼子打了一仗,鬼子被打死几个后就全部都吓跑了。冬月初九,在桥林沙地李马赵赌钱的林老三,听说鬼子来了,从屋里跑出来,被鬼子看见后一枪打死了。林老三是桥林东北顺村人。陡岗有几个人被鬼子灌水取乐,有方同洲、郑宗元、杜宝达等。他们

三个是替人车水的,鬼子路过看见了,就抓住他们,把他们绑在板凳上灌水。桥林小学旁,东园庙附近的呈堂(和尚、道士住的地方)被鬼子烧了。次年3月17日,桥林被轰炸,鬼子扔了四颗炸弹,听说伤亡较大。鬼子住在桥林的时候,村里人都莫名其妙地害毒疮、打摆子,影响了平时的正常生活,但没有人因此而死。当时人比较害怕鬼子,不敢反抗。

35. 魏兴章口述

魏兴章,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乌江镇南一村魏山组(七里井)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1937年冬月初九晚,鬼子从乌江沿乌浦公路(原来是土路)开往桥林,途径七里井。当时七里井住有四户人家:魏姓两个,王姓两个。魏姓是魏成荣(我父亲)和魏成华(叔叔)家,王姓是王永山、王永洲(兄弟俩)和王永兴家。我家有父亲、母亲和姊妹四个,叔叔家有叔叔、婶婶和姊妹六个。鬼子来时,庄子周围的人全吓跑了。路过的鬼子将我家和叔叔家的草房给烧着了,叔叔魏成华见房子着火就跑出来救火,结果被鬼子抓住。鬼子逼他做挑夫,帮送东西去江浦。当时天黑,叔叔跟到江浦后,趁鬼子睡着后偷跑了回来,没受什么损伤。当时七里井被鬼子烧了,乡亲们只是害怕,没能力反抗,现在想起来,都痛恨鬼子当年的行径。

36. 林其明口述

林其明,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乌江镇老街居民区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我1924年出生,一直住在桥北街,鬼子来时我14岁,当时家里有父亲、母亲、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家里当时都是种地的。鬼子是1937年冬

月初九从乌江镇过,他们在石跋河口登陆,经和县从原乌江桥过乌江镇。当时镇上的人都吓跑了,有个叫方培玉的,30多岁,被绑在树上当靶子打,方家失去了支柱,后来家里的人都一一过世了,当时我亲眼看到。1938年二三月份时,鬼子开始驻扎在乌江,期间在城隍庙有七个人被杀死,乡亲被逼着去看,被杀死的人脑袋掉在一边,我看到后吓得几天都不敢吃饭。被杀死的人中知道名字的有李天友(李大瓢)。到了三四月份时,又有一个新四军叫施古银的被杀死。鬼子驻扎在乌江的时候,虽然只有七个鬼子缩在碉堡里,但他们还是经常为非作歹,有许多妇女被糟蹋了,他们经常拉乡亲们去扛东西。不过晚一些后,鬼子就不怎么嚣张了,对镇上居民也不怎么骚扰了。鬼子吃饭,早期是自带的麦米,后期是叫保甲长收的老百姓的稻米。当时比较怕鬼子,现在非常痛恨鬼子。

37. 李友金口述

李友金,男,1920年生

调查地点:乌江镇双云村李云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我家里有六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叔叔、婶婶。9~13岁在双云读书,17岁时随父母亲去南京城里做生意。1937年8月15号南京被轰炸后,我们8月17号坐轮船回到双云(祖居),回到双云后读书不久,鬼子就来了。鬼子是1937年冬月里来的,坐汽车由汽车路(乌浦公路)路经双云,未逗留,由飞机配合地面部队行进,进行过机枪扫射,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腊月里,我叔叔的儿子也就是我堂哥李顺庆(二十来岁)被日军诬为“黑头”,在轧花厂(现址安徽和县)被杀。鬼子走后我们去收尸,非常悲愤。另有一个40多岁的于姓男子在乌江镇被日本人抓住后被绞死,那次总共有七八个人被杀。

38. 杜承杰口述

杜承杰,男,1918年生

调查地点：乌江镇林山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我住在南山杜，原属于南一村，当时村里大约有30户人家。我家有母亲和兄弟三人。鬼子来的那年，我19岁。鬼子沿乌浦公路进军，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还一路放火。1938年春天时，有一艘江边的船被飞机轰炸，船靠岸后人都跑了，有人被炸死，这艘船据说是去重庆。不久后，有五六个鬼子从桥林来骚扰，我因为留下看家，结果被鬼子抓住。同时被抓的还有几个小孩。鬼子逼我们去给他们抓鸡，做给他们吃。他们吃完后，把鸡骨头扔得到处都是。幸好他们后来没杀我们，就走了。另外有几个人被绑在板凳上灌水，鬼子把他们的肚子灌胀，然后用力打肚子，看水从嘴里喷出来，以此为乐。同时还逼问他们是不是“黑头”，这些人里有杜宝达、杜宝富等。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被打伤了腿，村里有五六个杜姓妇女被糟蹋（杜宝凤等），最后这些人没有被杀死。被打死的只有陈邦景的哥哥，他当时趴在窗户上看鬼子走了没有，结果被鬼子看到，一枪打死。

39. 王长余口述

王长余，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乌江镇周云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周云当时住着一甲（保甲）人，村里人的生活以打鱼、种地为主。鬼子冬月初五开着汽油艇从长江（顺江而下）上过，船上覆着绒布，有枪炮子弹，船上大概有二十几个鬼子。路过周云时，鬼子看到岸边有几艘装盐的大木船，就放火烧船。船烧着后，船上的人都跑了，没有人被打死。有一个小孩跑到了岸上，乡亲们从他口中得知：他们是从十二圩运盐来的。1938年春天的时候，鬼子经常上岸来抢猪、鸡等，打死村里人的事时

有发生,一般在晚上。至于南京大屠杀,由于消息不灵通,村里人基本不知道。只知道看见鬼子来了就跑。

40. 李清明、王建兰口述

李清明(夫),男,1919年生;王建兰(妻),女,1919年生

调查地点:乌江镇林蒲村双河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5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1937年冬月初九,鬼子从石跋河登陆侵入乌江,进乌江街道前与从江浦溃退的国民党部队打了一仗。交战后,11个国民党兵、25个老百姓被打死。然后,鬼子侵入了乌江街道,镇上的乡亲都跑到了林蒲。被打死的36个中国军民被埋在桥南车站旁的十字路口(今安徽和县的皖东超市旁),我后来上街时亲眼看到了尸体。这次鬼子没有驻扎在乌江,烧杀抢掠后便走了。腊月十二,鬼子又从桥林来乌江骚扰,这次来了几百人,来的时候街上的房子一起被烧了。鬼子来的时候还和刀会门(安徽和县人发起的大刀会)打了一仗(在今加油站附近),刀会门迷信巫术,自以为刀枪不入,结果被鬼子用枪打死了11个。之后镇上有些人以为鬼子走了,就回到街上,结果被折回的鬼子遇上,又有两个被打死:林长云、李天友。另外还有两个妇女被糟蹋,名字不方便说。鬼子这次直到腊月二十七才走。在此期间,鬼子见人就杀。1938年三四月份时,另有一帮鬼子沿江骚扰。有十来个鬼子从扁埂头上了岸,船上留了一个。上岸的鬼子进村后,见鸡就抓;乡亲追着索要,一直追到一个小山坡上。鬼子把机枪架起来,准备扫射老百姓。在附近打游击的“忠义救国军”的一支中队听说后马上赶来,跟鬼子打了一仗。有一个鬼子被打死,其他的鬼子在留在江边船上的鬼子掩护下逃走了。之后,便只看到鬼子的船沿江而过,再也没有鬼子敢上岸来骚扰。

41. 赵善矿口述

赵善矿,男,1920年生

调查地点：乌江镇林山村梅庄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1937年时这里叫梅庄，有四户人家，都是种地的。家里有四口人：奶奶、母亲、二姐和我，我读过几年私塾。鬼子是1937年冬月初九，从乌江过来，到桥林去。他们一路放火，见人就杀。鬼子住在桥林后，有个叫于仕才的，胆子特别大，他拿着十个鸡蛋去跟鬼子换盐（当时村里没盐吃，平时靠拿东西去桥林换盐）。鬼子用刺刀递盐给他，他见盐多，不敢拿，鬼子认为他嫌少，就说：“你良心花花的黑了，给你这么多还嫌少。”然后就把他给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两个人。盐的问题一直到东政府（汪伪）建立后，才得到解决。1938年的春天，沿江过的鬼子上岸过一次，烧掉了二三十间草房，没有逮住人。听人说是汉奸在乡亲们吃水的池塘里下毒，村里有很多人都害毒疮、打摆子（就是疟疾，之前也有人得这病，但不多），隔三年发作一次，多是年轻人，乡亲们不能干重活，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在此期间，年轻人都留胡子，不敢刮脸，怕鬼子见年轻人就杀。当时，乡亲们都怕鬼子，现在是愤恨他们的行为。

42. 杨春友口述

杨春友，男，1919年生

调查地点：乌江镇街道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鬼子是1937年冬月初九下午来的，当时我19岁，家里有父亲、大伯、五个姊妹。家里人都是种田的，小的时候我读过四年私塾。鬼子来之前，我在南京学徒，学做刀削面。听说鬼子要来，我就从城里跑回了乌江镇。鬼子从马鞍山过，由石跋河登陆直扑乌江镇，是一支小分队。那天镇上有十五六人被打死，其中有林箴匠，还有一个20多岁开杂货铺的姓徐的青年，还有一个林雷氏（30岁不到）见鬼子来了就跑，结果鬼子开

枪将其打死。家里的两间草房及两间瓦房都被烧了。鬼子 1938 年 7 月又来了,这次他们驻扎下来,有六人被打死。其中有两个被打死的是林蒲乡姓李的和一叫黄老衣的,林蒲还有位姓郑的妇女被鬼子糟蹋了。我曾被叫去为鬼子修碉堡,被鬼子打了,右手中指不能弯曲,几十年来一直疼痛(老人哭了)。我恨日本鬼子。

43. 张万成口述^①

张万成,男,1918 年生

调查地点:乌江镇五一村北桥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5 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鬼子是 1937 年冬月初九下午四点左右来乌江的,太阳还未落山。鬼子是从石跋河口登陆的,过乌江来乌江镇的。当时家中有父母亲、二叔、二婶、三爷爷、四爷爷等二十四口人。四爷爷是当家的。那时我 19 岁,给地主家种田,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边放牛边读书。我四爷爷张科海留家里看门,被鬼子看见让他帮扛东西,因我姑姑要结婚了,四爷爷不肯去,被鬼子一枪打死。家中仅有的九间瓦房、草堆、粮食也被烧了。镇上有个老头子叫林老四,见鬼子来了就跑,结果被一枪打死。1938 年春天,村里江宗茂被鬼子绑在板凳上杀害了,原因是江被诬为小偷。除此之外,还有徐有义、李大瓢及一个姓李的外来户等 6 人被害。1938 年 7 月时,鬼子又来到镇上,说有土匪要打,其实是针对地方游击队,但这时鬼子大多呆在镇上,不下乡。四爷爷的死对家里影响很大,因他是当家的,他的死使家里一下少了支柱。鬼子烧了家中的财物,造成家中生活困难。

44. 江宗成口述

江宗成,男,1913 年生

^① 此份调查由江相浩协助。

调查地点：乌江镇五一村北桥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4日

调查人：苏随萌、沈丽华、曹芹

在30年代，乌江镇就是一条街道。我家这地方原叫江家楼，有七户左右的人，大概五十来人，家中有兄弟三人，我是老小，以种田为生。鬼子是冬月初九下午四点左右来的，从石跋河口登陆，从和县过来的。乡亲们基本都跑乡下去了，但老人大都留着看家。当时镇上的房子主要是草房和瓦房，鬼子经过时沿公路放火，整条街几乎被烧光。鬼子来时离我结婚还有十多天，原来婚期定在冬月二十一，因鬼子来了所以改了时间。镇上有个张老四，留下看门的，被鬼子瞧见，让他帮扛东西，当时他五六十岁了，女儿又要结婚了，不肯去，鬼子就一枪把他打死了。1938年7月，鬼子再次来到乌江，并驻扎在乌江镇，以打土匪为名在江边修了一碉堡（位置在现船厂内，但已无遗迹）。修碉堡时，逼镇上老百姓每家每天轮流去做民工，做得不好会遭挨骂，甚至被杀。七月的时候，有六七个人被杀，有几个是从外地抓来的，其中有一个是我大哥江宗茂，四十来岁，他是替地主家看门的，被鬼子诬为小偷，绑在板凳上用刀砍死，其他的几人有的是被一刀刀剐死的，惨不忍睹。大哥的死对家里影响很大，我仇视日本人。

45. 滕衍山口述

滕衍山，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桥林镇高汤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高汤村原叫陡岗集，是老陡岗所在。1938年春天的时候，鬼子来陡岗集轰炸了一次，一共来了两架飞机。当时逢集，街上人比较多。轰炸后，有十多个人被炸死，十多间民房被炸毁。刘姓全家被炸死（刘汉城全家四人），三间房子被烧。

46. 茆井山口述

茆井山,男,1909年生

调查地点:桥林镇第二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桥林镇鬼子来的时候,我22岁,当时住在陡岗乡七联村。我听说鬼子抓了很多,把他们带到下关,用铁链穿在琵琶骨上,把人串起来,然后用机枪扫射。这些人中有兵、有民,以老百姓为主。知道名字的有:李大逵、王其忠、陈咬金、王二虎(都是老百姓,有两个回民)。

47. 涂成达口述

涂成达,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桥林镇第二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查人:沈丽华、曹芹

鬼子是冬月初九晚上来的,当时我住在陡岗乡小李村。我的叔叔涂志前和另外两人被鬼子当“黑头”打死,因为我叔叔是打兔子的,有枪。1938年春天的时候,鬼子两次轰炸陡岗,还用机枪扫射(从飞机上),有很多人被炸死、打死。

48. 钟孝莲口述

钟孝莲,女,88岁

调查地点:汤泉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0日

调查人:刘卿、张义中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都已经嫁过来的,还有了一个女儿。家里面人多,有十一口人,可大多是小孩。

鬼子来了,一家人全都要跑反,都往后面横山上躲。有时跑反还会往泉西村二十队那边的一个桥洞里躲,就听见鬼子从头上过去。

在泉西那边,就有两个钟姓姑娘被鬼子给枪杀了,一个叫钟孝心,另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都只有十七八岁,就在熊家竹林里被杀的。

还有马家圩,一个老太太带着两个小孩,一个6岁,一个才几个月大,都被鬼子给活活烧死了。

在街上,日本人认为李德金是“探子”,就给他灌水,弄得要死不活,曾断了呼吸,后面好不容易才救活过来。

49. 陈发清口述

陈发清,男,80岁

调查地点:汤泉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0日

调查人:刘卿、张义中

那个时候,日本鬼子刚来,家里日子本就过得紧。当时家里有八口人,父母还在,我有三个兄弟、两个姐妹,都是种地主的地,收成时五五开,吃不饱饭,只有额外做造酒的活干。

日本鬼子来了,汤泉就被轰炸过,是从那边镇上大东庙开始,一路炸下来,整条巷子都毁了。鬼子投的是硫磺弹,房子一会儿就烧起来了,而且还炸死了几个人(身份姓名不详)。还记得当时在马家圩那边,有日本人的飞机掉下来,飞行员已经死了。

日本人也下来,都是“绥靖队”的人带路。鬼子到处捉花姑娘,也抢老百姓家里的鸡鸭,但粮食他们不要,听说日本人还用灌水一法来折磨人:往人肚子里灌水使其涨起来,再去踩人的肚子。

我们当时都要跑反,基本上是到星甸去。在星甸那边,大刀会和日本鬼子发生过冲突,都用大刀长矛去和鬼子拼。我听说,一个叫何秀文的“黑头”还曾杀过日本人。

50. 魏华林口述

魏华林,男,82岁

调查地点：汤泉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0日

调查人：刘卿、张义中

日本鬼子到的时候，家里面正有弟兄五个人，我是老四，大哥、二哥都已经结婚了，大哥还有了儿女。家里都是种地的，收成也是和地主五五开。

鬼子到汤泉，大都是一队一队来，没有肯落单的。落单的也有，那次从东葛过来两个鬼子，在镇上分头走了。就有一个在青石岗那边被扁担敲死了，还被沉到河底去，后来又浮上来，才埋掉。另一个鬼子在街上喝得烂醉，两个地保送他，在路上，那个叫王长城的地保一枪把他打死了。

后来鬼子派了一大队人过来查找两人，一个叫王麻子的跑去告密。日本人恼怒之下，就开始报复。陶老太、夏老太在塘边就被戳死了，到街上又开枪打死几个人（姓名不知），最后还抓了七八个回东葛，汪开舟的二叔也在里面，只有两个人活着跑掉了，其他人也都死了。

51. 林增荣口述

林增荣，男，75岁

调查地点：汤泉镇三泉村21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调查人：刘卿、张义中

那时我们家里有六口人，父母亲、姐姐、妹妹、弟弟和我。因为家里比较穷，只有我读过私塾，上过半年洋学堂。那时家里住的是茅草房，种的地是地主家的，收成上水田对半分，旱田地主四我六。家里人辛辛苦苦劳动，总算能勉强填饱肚子。

鬼子进汤泉镇时我只有9岁，通常是鬼子进村我们就跑反，鬼子走了我们回来继续种田，尽管如此，对鬼子的暴行我仍听说过一些。

鬼子第一次进汤泉是1938年左右从江浦开车过来的，一路上烧杀抢夺，烧掉了约三个大村子（夏家岗子、苏坊和廖家营），原因可能是有一

个鬼子在千佛庵附近被杀死。

1939 年秋,日本鬼子在千佛庵(今大吉铁塔场)打死许多黄旗会会员。鬼子还经常轰炸汤泉,星甸也被炸过,因为我们跑反大多是朝星甸方向,所以我才知道。我记得在今银泉山庄附近的一次轰炸炸死了许多人(具体数目不祥),轰炸过后,经常能看到正在燃烧的尸体。

有一次我们跑反的过程中遇到了鬼子,鬼子便将我们收拾的衣服全部集中起来烧掉。

跑反时,家里的牲口不方便携带,鬼子进村后就肆无忌惮地抢鸡抢鸭,我家被鬼子抢走了一头猪,鸡也常常被偷走。

鬼子经常无缘无故打人,我父母都挨过鬼子的打。我父亲身上被打得青一条紫一块,母亲的腿被打青,后来没有两年便死去了。

鬼子的上述行为直到 1940 年左右的安民政策后才稍有缓和,但他们仍然经常骚扰百姓。

52. 袁国山口述

袁国山,男,22 岁

调查地点:汤泉镇泉西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查人:刘卿、张义中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中共有九人,除了父母外,还有兄弟姐妹六人和二嫂子,我排行第五。那年头家里穷啊,种地主的田,收获的粮食对半分,有东西吃就不错了,更别谈吃饱,也别说读书了。没法子,我大姐在 3 岁时送给别人做童养媳,妹妹 4 岁也做了童养媳。我还有一个舅舅,他是自己开荒种田,不需要交租,生活条件相对宽裕,经常接济我们,二哥 7 岁那年、三哥 6 岁时、我 13 岁时都到舅舅家去给他放过牛。

说起鬼子,那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开始一段时间,他们并不在汤泉过夜,直到今镇政府所在地的鬼子炮楼建起,他们也怕死啊。那会儿,一听说鬼子下村,我们便收拾些干粮,全家人一起跑反,鬼子进了村就如同强盗般,杀猪、宰羊,架起火便烤。我家中一窝鸡(包括八只小鸡)都让

鬼子给烧吃了。那年头,八只鸡可是不小的财富啊,也是我们这样穷苦人的命根子。

我家的三嫂子(现在已经死亡),她的腿也在鬼子机枪扫射时中了一枪,后来走路时一直都一瘸一拐的。

鬼子兵还用机枪在今天的大吉铁塔场附近扫死十几个黄旗会会员,其实黄旗会并不对鬼子构成威胁,他们手中只有大刀和苗子(长矛),根本就没有枪。

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记得很清楚,那是1938年阴历三月初七,那时鬼子还没有住下来,他们的飞机由星甸一路炸到汤泉,镇上的人们跑反到今镇政府附近的桃园,鬼子仍不放过(这些百姓),继续在桃园轰炸,炸死几十人。

鬼子走了后,我们回来继续种田,经济状况没多大改变,继续受地主剥削。真正的好日子是解放后才开始的,你们这一代才享福。

53. 刘正炳口述

刘正炳,男,80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冯墙村龙山三组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8日

调查人:刘卿、张义中

鬼子来的时候,我正好13岁,家里有爷爷、父母、兄弟三人、姐妹三人,我是兄弟中的老大。我们种的是地主的田,收成地主三分我七分,种子自己出,地主收租通常是大斗进小斗出。家里有牛、猪、鸡、鸭、鹅,鬼子来了后该卖的卖,该杀的杀了,没有牲口被抢走,种的粮食不够吃,要自己买,家里没钱时只有要饭,卖屋、卖儿、卖女、卖老婆。当时住的是茅草屋。

鬼子进村的时候,青年男女都出去跑反,否则男青年便被认为是新四军,女青年便会被强奸。上年纪的老人跑不动了,常常会留守,日本鬼子寻不到花姑娘,通常将老人绑起来带到江边用机枪扫射。

鬼子冬月十一进南京城,冬月十二就到了今浦口冯墙村,他们经常

屠杀国民党士兵,有一次我在江边上看到江面上漂的国民党士兵(也包括许多平民百姓)的尸体能叠好几层。七组陈国强的父亲在赶猪的时候被鬼子用刺刀戳死。我的二弟媳的父亲(即我兄弟的老丈人)都是鬼子用刺刀戳死的。我们这些平常百姓是不敢反抗鬼子的,一旦一个鬼子被杀,他们便会迁怒许多人。

我家小房子周围山上有许多战壕是国民党部队修砌用来抵抗日本人的。在今高速公路附近有十四五五个国民党伤兵被鬼子戳死。

这样躲日本鬼子躲了两个月,第二年三月回村,日本实行安民政策,不抢粮食,也不抢牲口,但安民之前是什么都抢。

鬼子走后条件相对较好,至少房子不经常被烧。鬼子走后,我父亲已死,我也结婚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开始做劳力养家,小弟小妹们在家中养鸡、鹅,这时大概种六亩田。

54. 赵金兰口述

赵金兰,女,80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冯墙村龙山四组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8日

调查人:苏随萌、刘卿、张义中

那时我家中有六口人,父母、姐姐、弟弟,还有奶奶。我排行第二(16岁),种自己开垦的田,基本够吃。

鬼子进村烧杀劫掠,不论老幼妇女,还经常偷人性口,烧人房屋。龙山七组陈国强的父亲在田埂上遇到鬼子兵,当时他赶着一头猪,鬼子去抢,陈国强父亲不情愿,鬼子便把他杀死了。还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正往我家里逃窜的国民党士兵被鬼子开枪打死,那时候经常能看到国民党士兵的尸体。

鬼子也会抓一些年轻人做壮丁,替他们干苦力活。我的老公公(即丈夫的父亲)就被抓去过,那一次我们全家人非常悲伤,猜想他很可能回不来了,结果鬼子又把他给放了。当然,许多壮丁都是有去无回的,我家老公公算是比较幸运的。

鬼子经常是骑马进村,沿路烧杀。我们则是一得到消息便各自张罗着跑反。鬼子几乎每天都进村,但从不驻在此地,也不敢夜里进村,因为他们怕当地的“黑头”。大约五个月后,鬼子实施了安民政策,农民才得以回乡种田,日子渐渐安稳,鬼子不抢粮食,但却操纵粮队(多由中国人组成)低价收购粮食。

那时农民的主食是大麦、小麦和大米,种地够吃就行了。

55. 马有华口述

马有华,男,74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冯墙村龙山三组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8日,6月30日再访

调查人:苏随萌、刘卿、张义中

鬼子来时我家中有九口人,父母、四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哥哥,我排行第六。四个姐姐全部出嫁,我是19岁结婚的,读四五年私塾。大哥也读了四五年私塾,其他姐妹都没有读书。当时我们种地主的田,交租后,粮食基本够吃,主要吃麦和米。

我没有亲眼看见日本鬼子杀人,但却看到过日本鬼子杀死的国民党逃兵,现在的宁合高速公路原来是个清水塘,有一次我看到湖中漂起的尸体,血将湖水都染红了。鬼子经常设关卡盘查路人,看手上有茧或额头上有帽檐印的,便认为是国军士兵,通常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这些人杀掉。

我还亲眼看到在我家隔壁躲藏的中央军营长被鬼子屠杀(即一刀刀切肉折磨而死)。那时候鬼子强奸妇女是比较普遍的,这种情况通常会给妇女的一生带来阴影。

鬼子走后情况基本上没变,仍然靠种田为生,只是我们渐渐长大,现在提到鬼子仍有些害怕,看了《苦菜花》这类电影仍会觉得鬼子太残忍,仍会同情中国老百姓。

56. 王忠福口述

王忠福,男,80岁

310 幸存者调查口述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冯墙村龙山二组 3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6 月 30 日

调查人：刘卿、张义中

鬼子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死掉了，母亲改嫁，我跟着奶奶（60 多岁）过日子，奶奶那时由几个伯伯救济，我和奶奶根本吃不饱，经常吃稀的。

鬼子来了便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他们杀的那些人主要是中央军，我曾亲眼看见冯墙大队那边三个日本鬼子杀百余名中央军士兵，我真不明白，100 多个人起来反抗还斗不过三个鬼子？真是笑话。我还亲眼看见龙山七组陈国强父亲在今气象学院处被杀。

鬼子不仅自己来烧杀抢夺，还唆使、放纵蒙古人、朝鲜人在中国行凶。日本人在蒙古、朝鲜人中征雇佣军，指使他们干各种各样的坏事。

鬼子通常是骑自行车过来，村民听说鬼子来了便跑反，鬼子于是得以在村中胡作非为，抢鸡、抢鸭、烧房子，无恶不作。他们通常下村绕一圈便离去，但这一圈却使许多人家破人亡，财产损失殆尽。我们组的章秀英家曾被抢走过一头猪，其他丢失财产的多得数不清。

鬼子见了成年人便检查手和头，判断他们是否是农民。

鬼子走后我年龄稍大，开始种别人的地，收成对半分，那时基本能吃饱。

57. 于长英口述

于长英，女，83 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路西村（学府路 5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6 月 28 日

调查人：刘卿、张义中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中有六口人，除父母外，有兄弟两人，姐妹两人，我排行老大。当时我们是种自己开垦的田，除留粮种以外，基本够吃。家中养有猪、驴子、牛。主食是大麦、稻米。

我 20 岁出嫁，一直住在今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所在地。日本侵华时

我只有十五六岁,对那段日子的回忆只能用“苦”字来概括。相比而言,你们是享福的一代,不过我现在也不错,四世同堂,重孙都有七八岁了。

那时只要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村庄里的人全都跑反。鬼子来了就要花姑娘,要不到便杀人放火,要想活命就只有逃命。跑反的方向不很明确,总之是尽管往偏处跑,鬼子来了就回来继续种田。我的脚就是跑反的时候长时间在水里泡而害的病,到现在下雨时还隐隐作痛。跑反的时候口粮不多,经常会有人饿死。鬼子找花姑娘的手段很卑劣,通常哄小孩,给他们糖吃,要他们领路,我所住的村中曾有许多姑娘被糟蹋,这些姑娘要么后来自杀,要么被鬼子杀害,极少有活下来的。

鬼子也怕死,他们通常不敢在村中过夜。日本鬼子经常在村中抓壮丁,强迫他们干体力活,还抓识字先生。

58. 伏贵兰口述

伏贵兰,女,80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冯墙村龙山四组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8日

调查人:苏随萌、刘卿、张义中

鬼子来时我只有15岁,那时家里有四口人,父母亲、弟弟和我。我和弟弟都没有读书。我们家种的是地主的田,要交租给他们。收粮不够吃就出去要饭,有时过年还要出去讨饭。父母经常带我们姐弟俩出去讨饭,吃野菜也是经常的事情。

鬼子冬月十三进村,见年轻人便杀,见妇女便糟蹋,放火、抢劫牲口,无恶不作。大家得知鬼子进村的消息后,要么出去跑反,要么躲在家中砌的夹层墙里,后来因为鬼子放火烧房,便改挖地洞。鬼子见到花姑娘钻进屋中不见踪影,便会气急败坏地连人带房一起烧,将人活活烧死。

我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将人分尸,把人的臂膀一刀刀切下来。鬼子还会请百姓挖洞、挖坑,完成后便将他们的眼睛用白布蒙起来,从后面用刺刀戳,然后推入坑中。

鬼子来的时候,如果弄一个“欢迎大日本”的牌子,他便不管你,否则

一定会打你,我父亲就被打过两次。鬼子抢不到东西也打人。

我 17 岁出嫁的时候鬼子还在,那时只能夜里偷偷抬花轿过门。

我丈夫曾经被鬼子抓去做挑夫,那时鬼子已经战败了,还强迫我丈夫挑东西从早上 8:30 左右走到晚上 12:00 左右,走了大概十余里路,直到抓住另外一个人后才将他放回。要我说,中国人对鬼子太好了,缴了他们的枪便放他们走,他们在中国杀这么多人,就这么轻易地走掉了。

鬼子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过世了。第二年,母亲也过世了。鬼子走后,弟弟只有帮别人干活讨口饭吃。

59. 朱彭年口述

朱彭年,男,78 岁

调查地点:汤泉镇老街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查人:刘卿、张义中

我家祖籍安徽寿县,祖父 16 岁那年参加太平军,曾任太平军校尉。太平军在天津一战失败后,为逃避清军剿杀,祖父避往河北,从此杳无音讯。太太(即祖父的母亲)带着兄弟姐妹中的五人(祖父除外)迁至本地(即今汤泉镇)。那时我父亲已经出生,由祖母带着回河南南阳娘家省亲,后来祖母写信到老家,老家亲戚告知太太新迁地点,太太才派人将祖母和我父亲接到此地,全家人才勉强团聚,并从此定居汤泉。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那会儿,我家中除双亲以外,还有兄弟姐妹共五人,我排行第二。当时哥哥正在读江浦中学。我读了五年洋学堂,便改从他人做面食学徒,没办法,没钱读书啊。三弟也只是小学毕业,之后从人学医,因为没有钱买书,三弟便借老师的医书来抄,他的手年年冬天都生冻疮,没钱买本子,使用针线缝烟纸盒来写字。四弟和妹妹当时都比较小,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是靠父亲做些小买卖(面食)。我自己觉得那时我家里的条件还算不错,至少还有书读,要知道,汤泉镇有 80% 的人是逃荒过来的,他们的生活是极度困难的,所以当时流传着“汤泉挣钱汤泉了,弄个热水洗把澡”的说法。

要说鬼子的暴行,那真是令人咬牙切齿的恨。日本鬼子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人性的,他们每到一处,便烧、杀、抢、掠、奸。下面我就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讲给你们听。

一次,两个鬼子从安徽全椒下乡来此地茶馆寻吃喝,国民党汤泉镇镇长曾采芹安排他们吃完饭后,其中一个鬼子声称要找花姑娘,行至千佛庵(今大吉铁塔场附近),遇见正在锄地的陈二、陈三兄弟(安徽寿县人,逃荒至此),两兄弟指向芦苇荡说里面有花姑娘,然后从背后用钉耙将鬼子打死,并焚烧其尸体。另一个鬼子被灌醉后,由三行地保王长城和盛德奎用驴车往回送,走到王家山坂子(今三王村附近),王长城掏出手枪将鬼子打死,并将其衣服扒下焚烧,用缴获的东洋刀把鬼子的胡子剃掉,然后埋在附近。消息不久传到鬼子耳朵里,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大概是两天后,驻守东葛、西葛的40多个鬼子连夜分两路从吴港、汪家渡过河(滁河),在陈桥集中,一路烧杀抢掠至三王村,然后用重金诱惑当地村民揭发。鸦片鬼王麻子禁不住诱惑,出卖了王和盛,并领着鬼子挖出尸体,但王和盛早已逃走,鬼子恼羞成怒,便进入汤泉镇进行了疯狂屠杀,首先戳死蜷缩在窑头的十几个乞丐,接着在惠济寺前杀死两个过路行人。进入街内后,打死居民吴广树、陶五及徐必友老表(永宁人,过来走亲戚)等数人。这个时候我们全家都跑反去了,因为没东西吃,我和父亲回家取粮,从墙缝中看到上述情况。鬼子在返回东葛时路过七连乡黄吕坝(今汤泉农场内),又在那里抓百姓五六人(其中不含王麻子,因王麻子会用枪,鬼子说他是国民党士兵,便一并抓起来了),带回东葛后,让狗任意撕咬。吕从林的父亲被咬死,剩余几人(包括王麻子在内)被鬼子用刺刀戳死。

鬼子来的那会儿,我们这里还有负责安全巡逻的民间组织黄旗会(又称“大刀会”),黄旗会主要由村中男子组成,以大刀为武器,因背挎黄包而得名。有一次,从汤龙张家湾(属七连乡)过来的黄旗会会员在本地茶馆喝水(当地称“亮会”,黄旗会的一种仪式),听到外面有人叫“鬼子来了”,便提刀冲出茶馆,在北头马路(今新马路)和从江浦过来的一二百名鬼子相遇,鬼子架机枪扫射,打死十儿人。

还有一次,黄庄(今汤泉乡十七队)一陈姓百姓被鬼子抓到炮楼(今

汤泉镇政府所在地),鬼子将陈的四肢绑在柱子上,并在下面放一盆水,10多个人用刺刀戳,直到陈死亡。这个姓陈的挺有骨气的,嘴里一直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的口号。

国民党汤泉镇曾采芹家也有六七人被从狮子岭方向过来的鬼子用刺刀戳死。曾家当时比较富有,家里开有杂货店、米厂和机米店(名“曾永成”),曾镇长在浦口雇了一名机米师傅。据说机米师傅偷曾家东西被发现后,遭到曾的一顿毒打并被赶走。鬼子来后,机米师傅参加了随军队。在机米师傅的唆使下,某天早晨,鬼子将曾家包围,并将其中六七人抓住(当时曾采芹听到风声逃走),在今九龙村八队的一口水塘前将他们戳死,死者一人叫曾老六,另一人叫曾凡仁,其余名字不详。

日本鬼子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只是随着自己的性子,从来不考虑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有一次,他们竟然将中国人当活靶子开枪打死两人,记得那是在宝塔岗(今惠济寺附近),两个鬼子看到几百米远的地方有百姓路过,便提出比比枪法,打死刘泽滨(住今长虹大队)父亲和方麒麟的女儿。还有一次,大概是鬼子过完节后为了寻开心,便在黄家道场投放毒瓦斯,我记得其中一个鬼子叫阿兹玛(音),大家都这样称叫。

日军不仅到处杀人放火,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炸弹,他们轰炸了多少次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只记得有一次,日本飞机由南京城区方向过来,到汤泉后连着扔硫磺弹(不仅能爆炸,而且能够燃烧),将猪食巷(名今仍存)以南全部夷为平地,我家的房子也在这次轰炸中被毁。在这次轰炸中刘长海被炸死,郑猫子、黄姓女子被烧死。蔡登朝的妻子(其子蔡作宾在今江浦建行工作)腿被炸坏,后来经过治疗成为瘸子。这还没完,鬼子们在返回南京的路上又用高射机枪扫射汤泉,我当时在大东庙小学读书(又叫东岳庙,在今汤泉镇政府对面),那时大东庙成了由东葛、西葛方向来的难民的避难所,但鬼子并没有放过这些难民,我还算是比较幸运,机枪只打中了我的鞋跟,但我却看到了最悲惨的一幕,我看到由东葛逃难过来的一对母女,母亲被高射枪打死,死得很惨,肚子都流出来了,女儿很小,一口含着奶头,一手抓住母亲的肚子,哭叫着,这个小孩后来被一个李姓老太抱走。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些畜生不如的鬼子兵,整得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最终将不得好死。

鬼子们对中国妇女所犯的罪行也是残酷的。他们一下村便四处寻找花姑娘,强奸甚至轮奸妇女。那时候,鬼子兵通常带有随军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大多由韩国、朝鲜妇女组成,但这些慰安妇通常不在一个驻点停留太长时间。慰安妇一走,当地妇女们便遭殃了。所以那时的妇女只得剃光头,穿男人衣服,即使这样仍不能保证不被鬼子糟蹋,后来百姓出于无奈,便筹些钱请维持会会员到南京城雇妓女送给鬼子享用。

大概是鬼子驻进汤泉后两年,汤泉镇连续两个月每天都有四五个人因得瘟疫死亡,我听说是鬼子使用了细菌,当然只是听说而已,不过死人是肯定的。

还有两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是我曾经被鬼子抓去,给他们背东西。后来我自己逃跑了,鬼子就来我家将东西翻翻砸砸。那年我只有十三四岁。另一件便是我的腿曾经被鬼子用枪打中过,记得那是跑反的时候,我们躲在石桥大队的一片荷叶塘中,鬼子实际上并不知道里面有人,只是芦苇丛中的鸟不知怎的惊起,然后鬼子便放乱枪。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到腿中枪,上岸后才发现腿上有血,因为没钱治疗,伤口感染化脓,在床上一躺便是八年,后来请一位中医用火针化脓治疗,稍有好转,但至今走路仍一瘸一拐。说真的,我在心底将鬼子骂了千万遍。我觉得鬼子制造的这种伤害是刻骨铭心的。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本鬼子在中国的胡作非为必然会引起有良知的中国人的不满,他们纷纷拿起武器,与鬼子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我们镇上也有反抗鬼子的英雄。像王安傻子用树根作“枪”缴了便衣鬼子的一把手枪,后来跑到西政府(设于今星甸)躲避。从无锡过来的医生彭复安趁鬼子洗澡之际,打死一个放哨的鬼子兵并成功逃脱。还有上面提到的陈二、陈三、王长城和盛德奎等。鬼子在汤泉建立炮楼后,地下共产党也常常潜入镇子教当地的小孩唱歌骂汪精卫和日本人,还请小孩帮忙贴标语。

总而言之,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或者家人不会出事,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形成了一种谨慎到了近乎逆来顺受的心态。尽管也有少许反抗,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鬼子来了便跑反,见到鬼子便退避三舍。

不过现在好了。解放后,哥哥读了镇江师范然后做了教师,三弟做了医生,四弟和妹妹都读仪征师范,然后做教师,我又读了几年书,在文工团工作几年,然后调入政府文化馆工作。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退休了,我膝下有五子三女,都很孝顺。孙子都抱了三个、孙女一个、三个外孙、一个外孙女,所以我说“别人忙财我忙孩”。现在我和老伴住在一起,儿女们都在异地工作,经常会回来看看我们,我和老伴真的很满足。

60. 徐保周口述

徐保周,男,80岁

调查地点:汤泉镇22组(三泉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调查人:刘卿、张义中

日本鬼子来汤泉那年我正好12岁,家里有十一口人,父母、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一个弟弟,外加两个嫂子,我排行第六。家里靠种田为生,但田地是地主的,收成按地主四我六分成。由于家里人多,生活上马马虎虎尚能糊口。

我12岁那年冬天(1937年),随军团团长江夕山到我家抢走1头猪和12只鸡,二哥心中不服,到汤泉警备队(即炮楼所在地)要钱,二鬼子(汉奸)从中挑拨,我二哥被鬼子打得衬衣都成了血衣。

鬼子经常糟蹋妇女,然后把她们杀掉。一次鬼子强暴一幼女,四个当地百姓将其打死,鬼子为报复烧掉附近几十间房子。

鬼子还经常抓人干苦活,如有反抗,则用狗撕咬,我邻居便被狗咬过。

我大哥因秘密集会(讨论保护西政府官员何登江)而被鬼子抓住(同时被抓的共七八个人,鬼子在抓人的过程中打死必有贵)。后来大哥成功地劝说鬼子放走其他人,由他一人将这一罪行扛下,鬼子判哥哥死刑,缓刑三个月。后经打入鬼子内部的西政府官员多方活动营救,改判无期徒刑。最后,西政府和鬼子以交换人质的方式将大哥徐际文营救出来。计算了一下,大哥共受70天牢狱之灾。

鬼子走后生活上的改变不大,只是大哥从鬼子一来便弃农经商,改做卖油生意。如今我已抱重孙了,四代同堂,挺满足了。

61. 张登宝口述

张登宝,男,81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东葛村八组3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鬼子来的时候我14岁,我们这里旁边原来是大马路,鬼子就住在他们家里面。我们家兄弟三个,姐妹共八个,住带木料的草房,前后共六间房,鬼子来了上十个,大约一个班的鬼子。他们把我们家的家具当柴火烧,鬼子住了一夜就走了。鬼子把我带走了,让我给他们背子弹包,先后到了乌衣镇、滁县。一路上鬼子打死了好多人,见跑着的人就端枪打死,没跑的人少。鬼子在滁县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抗击就返回南京,路上到处烧房子,人都跑到圩里去了。我总共被鬼子带走了三天,我的背都被磨破了,衣服血淋淋的。回到东葛后,鬼子把我放回来了,我在汤泉找到了我的家人。我们村烟墩子那地方高,很容易看到,鬼子在那里不管是当兵的还是百姓都杀,在那里杀死了20多个人。村子里一个妇女叫周大娣的,当时大约50来岁,还有一个40多岁男的叫高德成的,都在汤泉时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村里杨贵安、杨福祯(杨贵安的伯父),被鬼子装进麻袋里面,然后抛进江里面。

62. 方有均口述

方有均,男,84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东葛村西片八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我们家原来有草房子上十间,一大家族住在一起,有上十口人,包括

叔叔婶婶,弟兄十几个都住在一起。鬼子一来,我们都跑到河那边,房子和家里的东西全被鬼子烧光了,我当时 17 岁,是家里四兄弟的老大,我有个 11 岁的兄弟,小名叫龙孩的就被日本兵打死了,小娃子看见日本人就害怕,跑,就被一枪打死了。我的母亲周氏,那时候没有名字,1938 年春天避难到汤泉,被鬼子炸弹炸死了,当时才 40 多岁,那次共炸死了 11 个人。村里死的人就更多了。有个叫刘知军的,鬼子看见他,他就跑,鬼子就开枪,我看见他摔倒死了。我还有个邻居,叫叶维永,也是因为看见日本人跑被他们打死了!

63. 陶昌浸口述

陶昌浸,男,85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东葛村四队 5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那一年农历十一月十三号,鬼子稀稀拉拉地来了,就驻扎在东葛,大概共有十几个鬼子吧,房子一大片都被烧了。我们老百姓没见过什么世面,听到都很害怕,跑的人很多。早些时候,就有人渡江跑过来,麦英达(现仍居南京城内)、唐厚道(已逝)都是本地人,他们在南京当警察,渡江跑回来。一次,日本人把我们这里的八个人绑在凳子上,旁边放上脚盆,把他们刺死以后血就流在盆里面,盆都装满了血,和杀猪一样!鬼子还把村里被抓的四个人用绳子绑起来,背面还加上大柱子,把他们从山上推下来,人都断气了。村里叫陶陇和的,当时 50 多岁,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村里还有一个叫叶维荣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也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另外一个叫余休金的,当时 50 多岁,日本人烧房子,他呆在家里,日本人不让他跑出来,结果被活活烧死在里面了!

64. 朱文彬口述

朱文彬,男,85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东葛村西片八组 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鬼子来是农历十一月十一，鬼子来之前，我在浦口火车站干帮工。鬼子来了，我跑到九福洲（现在顶山镇大新村一带）去了。我叔叔、爷爷跑的时候经过三汊河，当时我叔叔三十几岁，当过警察，结果被鬼子碰到。鬼子看见我叔叔手上有老茧，认为是当兵的，就一枪把我叔叔给打死了！爷爷被放回来了。后来我还是回到浦口火车站行李房工作，火车站那时候平静了一些，大家看见鬼子一般都躲得远远的，鬼子会用枪托打人。

65. 邹万波口述

邹万波，男，80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侯冲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6 月 30 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鬼子来的时候到处打鸡打狗，打死了就拿走，鬼子叫小孩帮他们逮鸡，不逮就揍人。我亲眼看见王家楼子那整个村子都烧光了，很远都看得见。村里有个叫萧家和的，大家都叫他“萧二毛子”的，当时 40 多岁，在原来的大桥乡，日本鬼子用带刺刀的长枪在水里把他给刺死了，还有村里陈德教的父亲，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他当时是个读书的学生，鬼子看见他像知识分子，就把他绑起来，浇上汽油，在张家堡把他活活地烧死了！

66. 宋老太口述

宋老太，女，82 岁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大新村广西埂 4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6 月 29 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鬼子来之前，我家有 70 多亩地，鬼子来的时候我们都躲起来了。当

时村子里陈邦兴的妹妹,一天在村子前面玩耍,被鬼子看见就一枪打死了,现在陈家已经没有人了。

67. 童国强口述

童国强,男,78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永合村东关巷31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我记得鬼子一进村里大伙儿都跑,不要命地跑。当时村里虽然没有放哨的,但只要一个人看见黄衣裳的日本兵来了,就喊,大伙儿都跑。1937年的时候就有个外地人,大伙儿都叫他张麻子,鬼子看他不像个种田人,一枪就把他打死了。还有个叫陈明动的,在医院工作,他看见鬼子来了就跑,被鬼子开枪打死了。我的三哥叫童国藩,也加入了西政府,当时我们都叫他们“黑头”,有一天他被日本鬼子抓住了,在身上搜出了枪,就把他给绑住了,带到供桥的时候我三哥知道跟着日本人走只有死得更惨,就往桥下跳,桥下没水,给摔死了,我三哥当时才27岁,我的父亲母亲哭着没有办法,不敢做什么。日本人残酷,一开始杀人放火什么都做,这种事情多呢,他们还抓妇女,为抓妇女又杀人。有个叫王详英的被他们抓走过,还有一个姓徐的人家,鬼子来他们家抢人,只有四叔、五叔在,鬼子从后面进来,一枪就打死了四叔,五叔被刺刀刺死,抢走谷子,还放火把房子给烧了。^①

68. 叶华兴口述

叶华兴,男,77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东葛村九组12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① 回访时补充证言:第一,教师张小缘被刺死在芦苇丛;第二,1937年春,安民以后,一次我陪人去东葛,给维持会会长杨胖子理发,回来路上,看见东葛烟墩子边上塘里有几十具尸体。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鬼子来的时候我才10岁，我跟我公公一起过日子，鬼子真是残忍得不得了，很多人都是挑着担子，带着小孩往山里跑，我年纪小，很多人死了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鬼子从西葛过来，抓着三十几个中国人抬大木头去修桥、修铁路。鬼子说当中有人不出力气，偷懒，在烟墩子用刺刀刺死了十几个，当时我们这里人的房子留下的很少，基本上都被烧光了！

69. 王俊生口述

王俊生^①，男，91岁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大新村广西埂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9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我出生在水西门，我是民国2年（1913年）生的，鬼子来的时候一天来十几回，用刺刀刺人，死的人不得了的多，看到穿军服、西服的什么都不说就杀。鬼子先要找花姑娘，没有的话就杀人，当时很多女人都披头散发，装疯卖傻。当时我做苦力、小生意什么的，见到日本人就要敬礼，敬不好他们就用枪托打人。那年冬天，日本人从难民所要出2000多人，经过水西门，鬼子说这些人都是中央军，把这些人都用枪全杀死了，我跟我老婆走散了，当时刚结婚，当兵的都走了，杀的人很多都是老百姓。有一次我去酱油厂买酱油，发现里面有很多尸体。我的邻居被杀死了好几个，有一个叫谢开叶的，鬼子来了问他要香烟，他给了，鬼子还要，谢没有了，结果鬼子就用刺刀把他给捅死了。

70. 沈锡怀口述

沈锡怀^②，男，85岁

① 鬼子来的时候，王俊生的职业是小贩，在南京做生意。

② 沈锡怀原籍南京市建邺区，回族，伊斯兰教徒，日本人来的时候在南京做小贩，贩卖蔬菜。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吉庆村下公房村组 3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6 月 27 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日本人来到南京城之前，鼓楼医院国际难民营就已经存在了，范围大致是“上海路—大方巷—山西路”一线。日本来的时候，大家都像“无头苍蝇”一样躲入鼓楼医院。鼓楼医院除了将所有能用的房间挪出来之外，还临时搭建了帐篷，我跑出来的时候和家人分散了，我还在鼓楼周围贩卖蔬菜，蔬菜由水西门运进来，都是附近的农民偷着运来的，不能让日本人看见，要不就很可能被日本人杀死。后来安民以后，我才回家。

71. 刘金兰口述

刘金兰，女，71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东葛车站亲属房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鬼子来的时候就驻扎在现在东葛车站前面那个大货房里面，我们家跟鬼子仇恨很大，我的三姨，当时 40 多岁，在家看门，鬼子把她抓住，绑在树上烧，火势烧开了，把田里的稻子也烧了。鬼子来的第五年，已经安民了，大家跑反回来，我的姑姑刘金山，当时 27 岁，想过铁丝网（当时日本人在铁路边布满了铁丝网，还通电，为了防止破坏铁路）去割麦子，没想到就被电死了，鬼子还站在边上笑，我姑姑就剩下一个 3 岁的孩子。姚长贵，杜麻子等四个人，当时都是 40 来岁，在那里耕田，铁路被破坏了，鬼子说是他们干的，抓起来毒打，回家没多久就都死了。

72. 王桂英口述

王桂英，女，77 岁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大新村广西埂 2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6 月 29 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都躲起来了，当时村子边上都是芦苇荡，我们就躲在里面，我亲眼看见水面上到处都浮着尸体，小孩子的不多，我们都不敢去问，等鬼子安民以后才回去，发现村子里很多人都死了，名字不大记得了，鬼子真是太残忍了！

73. 欧阳泽口述

欧阳泽，男，78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永宁北街街道旁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民国26年(1937年)冬天，鬼子来到我们村里面，我们一家人都跑反了，不走不成，鬼子占领了村里学校的大礼堂，就住在里面，大概有十几个鬼子，我当时还在上学，读了四年，11岁正遇上鬼子来就跑反了，鬼子杀人啊，放火啊，杀了大概二三十个吧。强奸妇女的多了，说不清。

74. 傅文华口述

傅文华，男，71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永合村九组13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鬼子来的时候我还小，我记得鬼子经常来，这里原来就有一条铁路，鬼子占领了这里的学校，还造了炮楼。有十几个鬼子。鬼子白天出来，晚上不敢出来。我的伯伯傅正强，当时30多岁，他经常头痛，性子很倔，鬼子来的时候他在家里睡觉，鬼子让他带路，他不肯，鬼子就把他打死了，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也给烧了。

75. 赵修林口述

赵修林,男,77岁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大新村陈摆10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7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我一直住在这边,鬼子来的时候我才10多岁,大伙儿都跑反躲到山里面,我留在村里面,日本人一来就乱放枪,一下子就打死了好几条狗,还烧房子,这一片全被烧光了。日本人坏,什么都做。水沟里,路边总有一些死尸。我父亲叫赵玉和,那时候种田,牛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怕被日本人打死就把牛藏在田里面。每天父亲就去给牛送稻草吃,哪知道碰上了日本人,那日本兵一脚就把我父亲揣下水沟,还好没开枪,算拣回来一条命,牛就被打死了。村里有一个姓王的,当时二十来岁,被日本人看见带到大新二队那,日本人说让他回家,他转头就走,日本人在后面一枪就把他给打死了。

76. 陶桂芝口述

陶桂芝,女,81岁,沈锡怀的妻子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吉庆村下公房村组32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7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当时我14岁,这个村子大约有二十几户人家,日本兵没大批进来,但不时有几个,鬼子一来就找花姑娘。小胡子,难看呀!大伙都躲在山洞里,不过鬼子很快就找来了,我们只有跑到更远的地方去,那时穿着棉袄就逃,什么都没有带,沿途要饭,跑到狮子岭那边,1938年阴历四月才回来。这时候日本还不时地会来村子里找鸡、鸭什么的,我们都不敢再养了。

77. 梁成华口述

梁成华,男,77岁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大新村陈摆1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7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我们家的房子就是被日本人烧掉的，当时我们一家人都跑掉了，回来的时候发现房子被烧掉了，只好到还有房子的亲戚家借住。日军原来在我们家前面有一个叫“机炭场”的地方（现在是南京港第三公司），是当时日军关押国民党战俘的地方。我们经常看见里面抬死尸出来，有些还没有彻底断气，抬出来找个地方就埋了。基本每天都有人死，有些人是生病了，日本人认为没有利用价值了，为了控制感染就直接弄死再埋掉。

78. 刘修全口述

刘修全^①，男，87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永合村八组5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我很早的时候就到了江浦，13岁的时候到江浦一个叫“王顺心”的杂货铺帮忙，我十八九岁的时候鬼子来了。鬼子进行了屠杀，街上的血都有脚踝一样高，我跑到了汤泉，后来又跑到了永宁。有一个叫姚金行的人，组织我们打鬼子，鬼子来这里杀人放火，当时我也参加了，总共有千把人，边打鬼子边换地方。一次有11个鬼子到东葛开会，我们伏击打死了他们，姚金行后来去了台湾，村子里有一个叫陈明东的和另外一个姓王的，见到鬼子就往山里面跑，结果被鬼子用机枪打死了。

79. 黄德潮口述

黄德潮，男，71岁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大新村广西埂57号

① 刘修全腿上有枪伤的疤痕，据其言，是与鬼子争夺中误伤了自己。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9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我是1933年生的，鬼子来的时候我才4岁。我父母对我说，有一天鬼子到村子里来，我跟狗在地上睡觉，鬼子一枪就把狗打死带走了，父母回来只看见地上有一摊血，我却还在睡觉。当时日本人在村子里到处找花姑娘，找不到就放火烧房子。村里黄休奎、黄休炳的父母没有逃走，日本人说他们把花姑娘藏起来了，说他们“良心大大的坏”，就放火烧房子，还把两位老人家推到火里面给烧死了！我的伯父黄休见，眼睛不好，一天他在路上遇见鬼子，鬼子一枪就把他打死了，接着就放狼狗上来咬，后来鬼子走了，我们去找的时候发现只剩下一条腿。村子里有一个叫黄休勤的妹妹被鬼子强奸了！王庄有一个叫张老么的人，一天看见鬼子来了，就逃跑到王之生的家里，当时王之生在家里烤火，张老么带了一顶帽子，他就把帽子戴到了王之生的头上，自己从后门跑了，鬼子追来后就把王之生一枪打死了。王之生的老婆后来改嫁到我们村，这事是她亲自告诉我的。

80. 刘兴勃口述

刘兴勃，男，78岁，退休老教师

调查地点：永宁镇双圩村四组8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0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鬼子在农村也是无恶不作的，这里有个私塾先生姓汪的，鬼子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年纪大就没有走，结果和村里的蒲麻子，还有刘跛子都被推到死人塘里（以前不是这个名称，鬼子把许多杀死的人都扔到这里，所以以后村民都叫这个名字了），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我到南京读书的时候，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叫我们讲日语，开设日语课，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什么的。

81. 朱宗炎口述

朱宗炎,男,60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侯冲村14组15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30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我姨妈叫徐长英,鬼子来的时候大约30多岁,当时住在复兴圩。我的姐姐过12天(当地的风俗),姨妈来我家,路上有三个鬼子,喝得醉醺醺的,到处乱放枪,姨妈就被鬼子一枪打死了。我听我父亲朱永洲(已过世)说,有一天,有人向鬼子告密说有“西政府”的人在我们村子聚会,鬼子就带了好多人过来,事实上那是村子里的人在一起吃饭。鬼子一来就踢开门,一个叫朱宗藻的一下就被削去了一只耳朵,其他人都被杀死了。

82. 张必槐口述

张必槐,男,90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东葛村八组29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鬼子来的时候我23岁,大家都很怕,房子都被鬼子烧了,一个鬼子用“大盖枪”把一个小孩子给打死了。有一次鬼子遇到一个坎过不去,就用枪打死牛,用牛垫路,那牛可是农家的命根子呀。离这里20多里左右有个圩,老百姓老的小的都往那里跑,鬼子几个人就围住了一个圩子,我躲着就亲眼看见,跑得最慢的一个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然后鬼子用刺刀一挑,就把他挑到空中,然后扔到河里面。鬼子真是惨无人道,我们跑的时候经常看见有尸体漂在水里。我的邻居方大友,当时40多岁,带个孩子10多岁一起跑,结果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还有很多被炸伤的人。村里一个叫刘二聋子的人,当时有60多岁了,在家看门没有逃走,日本人问话他听不懂,日本人就用刺刀从他喉咙刺入把他给刺死了!

83. 黄有亮口述

黄有亮,男,91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侯冲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日本人1937年冬天来我们这的,那时这边一座桥被国民党给炸了,鬼子过不去,就派了30多个日本人来修桥和保护桥,我和老伴当时都20多岁,还有个3岁的女儿,老伴当时怀孕7个多月了,我抓紧送她走了,自己就没跑成,接着被日本鬼子给抓到了。他们一开始认为我是军人,说“死了死了的”,后来发现我的腿上全是冻的裂开的皴口(国民党军人有鞋子穿,穷的农民只能打赤脚,所以很容易冻伤),又说我是“顶好顶好的”,把我带走了,我跟他们到了方庄的一个小岛上,上面有好多跑反的老百姓,有猪、鸡、鸭什么的,日本人就让老百姓帮他们把这些东西抬回他们的营地,到了之后就把他们放回去了,干了十多天之后,我们以为和鬼子混熟了。有一天,一个鬼子在抽香烟,郑德炳有烟瘾,就把香烟抢过来抽了一口,我的乖乖,日本鬼子马上就翻脸了,把刀拔了出来,我们都吓坏了,赶紧跪下来,说是开玩笑的,鬼子不听,就打耳光,还踢郑德炳,用刺刀刺,还好没死,以后我们哪里还敢和他们说话。鬼子每天一大早就出去抢东西,找花姑娘,有一天晚上我就看见他们从余家湾抓来了三个小姑娘,一个16岁,一个17岁,一个18岁。可怜那三个姑娘呀,18岁的被军官带走了,我不知道她以后怎么样了,剩下的两个被鬼子轮奸,才十几岁,一直到天亮。我们一直以为小姑娘会被弄死的,还好,天亮以后鬼子把她们放走了,以后她们的遭遇我就知道了。还有一天我跟着他们,在一个小丘的后面,躲了好几个跑反的人,结果被鬼子看见,一枪一个全被打死了。我给日本人干了半个月左右他们就把我给放回来了,还给了我一些米和肉。我一出来就赶紧去找我的老伴,找到的时候她都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找不到东西吃,我们就把鬼子给的东西给煮着吃了,以后我们就躲在那不敢出来,一直等到鬼子安民以后才回家去的。

84. 李长久口述

李长久^①,男,87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侯冲村56号门对面门

调查时间:2004年6月30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1937年的冬天我们这就沦陷了,当时我已经教书了,后来我跑到了武汉。我祖父李廷泽,祖母人称王老太太,当时都70多岁了,年纪大,跑不动就留了下来。我的父亲李金山,当时50多岁,带着我的母亲李氏、弟弟妹妹跑到了山里面,鬼子一来就把我们永宁镇上所有能烧的房子都烧掉了。然后他们就到处找人带路,我的祖父被抓到了,他们不仅要求我祖父带路,还要求他这个70多岁的老人给他们背东西。有一次我祖父背东西刚回来,鬼子又来让我祖父去背,我祖父实在走不动了,就说走不动了,我的祖母也在边上求情,鬼子就一枪打死了我祖父!我后来从祖母的信上才知道这件事情,这是我家最大的仇恨,还没有报。我的母亲是在鬼子占领期间得了打摆子(疟疾)的,那时候没有钱买药,后来拖久了,越来越重,就死了。我的祖母由于祖父被打死了,家里生活条件很差,结果中风也死了。我的四位最亲的人在鬼子占领期间就死了三个,这个仇不能不报!

85. 郑国秋口述

郑国秋^②,男,86岁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大新村新华自然村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9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我18岁的时候就参军了,隶属第三野战军,在八十六军六十七师特务连里。日本人采取“三光”政策,我多次亲眼看见他们杀人,日本人杀

① 李长久1936年毕业于镇江师范,一直以教师为职,现退休。

② 郑国秋原籍河南,曾是国民党军人,被日军俘虏过。

人还叫大家来看。日本人先要在要杀的人的脖子上吊一个大铁箱,游街示众几天,杀的时候拿掉铁箱,让他把头抬起来,日本人很快就“唰”一刀,就只看见人头在地上滚。我与鬼子打过三次仗。第三次,日本鬼子人很多,飞机四五十架,小山都被炸平了,我们的子弹用完了,没有队伍增援,我们30多个人躲在一个小沟里面,上面用稻草盖着,我们三天没有吃饭,不敢烧饭,也不敢点灯。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鬼子到河边洗饭盒,我们当中有个人的头露了出来,被鬼子看见了,把我们全抓了出来,问谁是头,我们的排长站了出来,他叫陈兵,日本人一枪就把他打死了。鬼子把我们抓到机炭场(现在的新华自然村旁边)帮他们运煤炭到码头上。我们还帮鬼子修路,他们为防止我们逃跑,不让我们吃饱,场里面每天都有人死掉,有些本来身体就不好,受伤的,不能干活的,日本人认为他们没有价值了,为了减少负担,就把他们打死了,找个地方埋了算了。日本人在机炭场周围有电网、铁丝网、很少有人逃走,里面累死、病死的人很多,1945年才关闭。

86. 余廷芳口述

余廷芳,女,82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双圩村二组12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0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鬼子来实行的是“三光”政策,我那时十四五岁,看到日本人从铁路、河路、汽车站三路来的,烧光沿途的房子,有的人没跑走的被关在屋子里头烧。圩里头有个姓严的三个老头是三兄弟,就这么被烧死了。有个叫张大子的,是被日本人杀死的;还有个叫曹明渔的,日本人进村来要他带路去找姑娘,没有找到,就被一枪打死了;还有个叫方国强的,被绑在凳子上,倒汽油给烧死了。我的父亲余习农、妈妈张氏也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死时都才30多岁。鬼子是冬月二十四来的,村里人大多都跑反了,到汤泉后面山上去。那时候我家的房子已经给烧光了,没有家,父亲把我送到圩里面,又回来了,因为妈妈当时在做月

子,刚添了一个小孩。没想到日本人来了,打死了我的父亲,一枪没有打死,还连戳了四刀,都砍在头上;妈妈被拖走了,糟蹋死了;日本人嫌小孩子吵,一把把小孩子扔到河里淹死了。我弟弟当时只有7岁,他亲眼目睹了这场惨剧!妹才3岁,我们只有跟着奶奶要饭过日子,那时候大家都穷,经常要不到吃的,就只有挨饿,没有田地,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日子不好过呀。

87. 曹玉成口述

曹玉成,男,78岁,刘金兰的丈夫,当时在铁路上工作

调查地点:永宁镇东葛车站亲属房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0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我一直就住在这里,老车站就在这旁边,鬼子来的时候就住在车站。鬼子还建了训练场,鬼子经常把抢来的鸡、鸭、牛什么的用车装到这里来。鬼子来的时候,猫、狗见了都跑啊!村里刘思贤等四个人,在家守屋子,被鬼子赶到池塘里,鬼子站在岸上用刺刀刺,他们往上爬,鬼子再刺,一直到刺死!我家四婶,姓余,和村里一个姓刘的老婆一起被鬼子抓去糟蹋了,一个多星期才放回来,我四叔都快哭死了。姓刘的去找鬼子,被鬼子打了几个巴掌,幸好放回来了。有一次,鬼子抓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两个鬼子倒提着,一人抓住一条腿,活生生撕成两半!有一天,两个40多岁的老太带一个年轻姑娘从火车站经过,可能是带回去过门的,被鬼子看见了,三个人就跑,结果姑娘还是被鬼子抓住糟蹋了。还有一次更没人性,村里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在家看门,鬼子把她关在个房子里面,嫌她老,就放了一个中国男人进去!安民以后,鬼子叫我们去看铁路,挨家挨户轮流看守。

88. 王之民口述

王之民,男,83岁,原顶山镇大新村王庄村支书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大新村王庄村30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7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日本人来时我16岁，当时王庄大约有七八十户，青年人都逃走了，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当时在村口日本人就有一个据点，在那里修了碉堡，现在浦厂后面好像还有一个^①。里面大约有十几个鬼子，鬼子每天白天都出来，晚上不出来，一出来就一路放枪，看到不顺眼的就打，鬼子刚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打死了村里的一头牛。鬼子到村里就到处找花姑娘，那时的姑娘都拿黑炭涂脸上，梳个男的头，扮老一点，躲在地洞里面。我有一个族兄，叫王之生，比我大上几岁，从小就练过武术，那天他看见日本人来了就赶快跑，结果被日本鬼子抓住，把他捆到芦苇里面，绑在树上，一枪就打死了，可怜他老婆、孩子呀！村里有个人叫王之成的，当时已经结婚，鬼子来的时候，他城中的亲戚逃难到他家里（女的），有一天一个鬼子到村子里来的时候发现了花姑娘，就决定回去多叫几个人来分享“快乐”，王之成连夜就和亲戚一起逃跑，鬼子晚上来的时候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就放火把王之成家的房子给烧了。

89. 张金福口述

张金福^②，男，80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东葛村十组22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调查人：曹庆榕、刘玄、毛敏

鬼子来的时候，我13岁，我家三兄弟，一个妹妹，她才刚出生，我父亲是个工人，我老家在泰山镇东门，我们对鬼子都恨之入骨！我家门对面的李福来，当时也大概十八九岁，日本人把他母亲按在堂前奸污了，他刚好经过看见，拿起棍子就把鬼子的腰给打折了，鬼子疼得不得了，吹口

^① 为此，调查人寻访了一个下午，终于在浦厂一个人家里的院子里找到了，还拍了照片。

^② 当时任浦口火车站司炉。

哨求救,李福来和他母亲跑到附近的芦苇荡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了。我跑到西南,18岁的时候考入了军官学校,后来当了辎重排排长,我们村有个姓郭的姑娘,当时也就十七八岁,已经订婚了,给日本鬼子糟蹋了,她就跳井自杀了。

90. 王仕友口述

王仕友,男,73岁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珍珠泉黄庄33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7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鬼子在民国26年(1937年)冬月初十攻下江浦县,继续向浦厂一带进发,13日途经黄庄,列队从我家门前小路经过,一路烧杀抢掠,肆意作为。青壮年男子与妇女均与鬼子不得见面,否则,要么拉夫、枪毙,要么奸淫,百姓生命可谓朝不保夕。我当时年幼,鬼子不加残害,却也随家人躲到附近小山,整整躲了三天。我父亲(时年已50多岁)当天被鬼子抓住,被迫为其背弹药到浦镇,晚上才回到黄庄,真是死里逃生。我三个姐姐都已到上海避难,为逃避日军千里颠簸,与家人离散。我家草房及邻居一排草房都被鬼子焚毁。猪、牛、鸡等牲畜家禽也多被鬼子掠夺、刺杀。我的邻居,也是我的一位表叔(姓史),是一个哑巴,因看到鬼子在民房里强奸妇女,遂被刺杀而死,年方三十左右。安民之后,鬼子也三番五次进村骚扰抢劫,不可胜数。

91. 李邦国口述

李邦国,男,81岁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临泉村西门街24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7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民国26年(1937年)冬月初十,日军侵略江浦,当时我14岁,住在江

浦县高丽店。鬼子一路烧杀抢掠。百姓一般碰见鬼子就心慌,撒腿跑,鬼子往往从后面开枪射杀,所以碰到鬼子是不能开腿逃跑的。我父亲李常安,当年51岁,务农耕作。上周(地方名)汉奸徐三依仗鬼子势力,欺压百姓,乱杀无辜,他结婚时强征银钱,要百姓凑份子,每人交纳两块钱,有的贫民交不上钱,就被鬼子在曹家屋里行刑,共处死16个人,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和哥哥李邦友。父亲死后,为养家糊口,我去当学徒,学炸油条,卖早点,勉强度日。

92. 俞仁江口述

俞仁江,男,78岁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石佛村楼庄19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9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民国26年(1937年),鬼子来到鸥庄。当时我11岁,随父母亲同住,底下还有一对弟妹,同鸥庄的其他村民一样,我们住在草房里。鬼子一进村就放火把全村的草房烧光,再把全村二十多口人撵到一个房间里,团团围住。我的三叔,人叫俞老三的,探头查看门外的鬼子是否离去,被鬼子瞅见,鬼子从门外就是一枪,正好打到我三叔的半边脸,骨头都露出来了,当场倒毙。我父亲俞常召看到这场景,也当场昏死过去。鬼子没发现这房子有后门,当 they 要放火烧死全村人的时候,我们都从后门逃走。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一直逃到六合外婆家住下。但终归不是办法,所以一个多月后重新回到鸥庄。那时鬼子已经用铁丝网把整个村子围起来,但他们已到浦镇去了。我们上山伐树桩,重新用茅草盖房子,勉强住下。之后一段时间,鬼子还经常到村子里骚扰,肆意抢劫,村里的男人只能站在一旁,任其作为,女人则跑到后山躲避,以防受糟蹋。鬼子离去后,村里人再收拾残余,继续艰难度日。

93. 张玉明口述

张玉明,男,78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西葛村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9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日军进入西葛村之前，我家有30多间草房，是做旅社用的，名为“骡马方旅社”，供四方商人歇脚、吃饭、住宿，收入还可以，家里生活也宽裕。1937年冬月，临近春节的时候，鬼子进村了，把全村的草房烧得只剩下两户人家，我家的房子全被烧成灰烬。邻居赵国连的爷爷，人称赵老公，也被烧死了。村里人都逃难到珍珠泉、张圩一带。安民之后，才敢重新回到村子里，那时原来盖房子的地方都长草了。我家只能卖柴为生，勉强维持生计。但是安民期间，鬼子、二鬼子（汉奸）对百姓的欺压也是有增无减。村里人王兴宝被鬼子抓走，从此就失踪了。鬼子还拿中国人的性命当儿戏。杨华弟、董兴邦等合开了一家茶馆，鬼子有一次到茶馆把他们关起来，威胁恐吓。董兴邦惊慌害怕，跪地求饶，被鬼子一刀刺死。我还亲眼看到鬼子殴打百姓，往人嘴里大量灌水，然后用脚踩他们的肚子，像踩气球一样，让水从口里、鼻子里流出来，真是惨无人道。鬼子甚至往食盐里投放细菌，百姓食用后就会发生疟疾，还会腿部腐烂。一次，一个日本兵到村里要花姑娘，被当地人从陈桥抓到方桥打死，并缴获了一支枪，鬼子听到消息后良心丧尽，残酷进行报复，把当地的八个农民抓到汤泉，杀死七个，只留一个活口。

94. 昌克明口述

昌克明，男，86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西葛村中心组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9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1937年中秋节前后，鬼子用飞机轰炸汤泉、西葛一带，家里的五六间草房都被炸毁了。我父亲跑反到上周，我和两个兄弟还有母亲逃难到汤泉镇，卖柴为生。之前，我跟人家学做手艺，生活还过得去，现在却生命和生

活都没有保障。中秋节过后的第二天,我二哥昌克青被鬼子投放的炸弹炸死了,没能收尸。同时被炸死炸伤的共有 21 个人,同村人李学民也被炸死了。后来,鬼子实行安民政策,我回到村子继续过日子。但生活同样不好过。我开了家小吃部,鬼子吃东西却从不给钱。那段时间,鬼子把全村的房子烧毁了一次。平时遇到鬼子也不能跑,一跑他就说你是坏人,开枪射杀。有一次,国民党打死一个日本兵,鬼子为调查把村里的 11 个人逮到炮楼上,用粗木棍狠打拷问。11 个人中有老人、中年人和青年,我也在里面。从那之后,我的耳朵一直有些聋,被鬼子打坏了。

95. 叶树林口述

叶树林,男,81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西葛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6 月 30 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民国 26 年冬月,也就是 1937—1938 年间,我十三四岁,鬼子的马队来到我们村子,停留了一段时间。期间有一个老汉偷了鬼子的羊毛,鬼子四处搜查,见人就打。我的父亲叶宗涛有一天被鬼子碰到,鬼子把他围住,用长枪的枪托连续砸在父亲的头部,砸得鲜血直流,他们才离去。当天,我家在河东的几间房子也被鬼子烧掉了。于是我们一家人随同村人跑反到安徽南安,他们三四个人用木板抬着父亲。父亲受伤很严重,他原来是吃大烟的,跑反后没钱吃大烟了,家里又常常揭不开锅,饿了半个多月,再加上伤势日益严重,就死掉了。后来又流行瘟疫,我也患上打摆子,两天两夜动弹不得,到老马家找医师才给治好。日本人还带来病毒,人一患上就全身结疮,我也被感染上了,两年后才好。这段时间家里都没得吃,只靠在田地里拾麦子和面吃,有时跑到山上捡桃子吃。鬼子投降后,我到南京城卖炒花生过日子。有一次,一个鬼子从我跟前经过,给钱要买我的炒花生,当时鬼子已经投降了,我们也不怕他,所以没卖给他。我们对鬼子恨透了。

96. 周良口述

周良,男,77岁

调查地点:顶山街道石佛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2日

调查人:苏随萌、吴润凯

民国26年(1937年),我10岁,与家人住在鸥庄。家里共有六口人,有自家的田地耕作。冬月初十,有三个鬼子到村里来,凶气特大,见人就打,我看到他们打死钱汝林和李氏妇女,两个人当时都是三四十岁的样子。俞老三(俞仁江三叔)因为探看鬼子走了没有,被鬼子发现,当场把他打死。鬼子临走还放火把整个鸥庄烧掉了。安民之后,鬼子三五成群地经常到村子里抢东西、找花姑娘,妇女大都躲到山林深处,也有躲不掉的被糟蹋了。村里三个成家的妇女金氏、吴氏、钱氏就曾给鬼子糟蹋过,却无处讲理,只能忍住伤痛,照样过日子。有一个外地人在路边住的房子也被鬼子烧掉了,他只能在我家住上一阵。鬼子一般白天进村,夜里回城,但村民少有反抗的,因为有很多顾虑,鬼子是有枪的,一反抗就是死路一条,一家老小的日子怎么过,所以只能任其为非作歹,要么干脆跑反到鬼子到不了的地方。

97. 朱永德口述

朱永德,男,83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高丽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民国26年(1937年)冬月,具体哪一天记不得了,只记得临近过年,下午两点钟,鬼子占领了这里的铁路,他们用枪发号施令,一枪打响,农民就不能下地劳动。他们四处抢劫鸡、猪、狗,还到处搜索中央军,看人的手上有没有长老茧,有的话,就说你是当兵的,要杀头。他们当时打死了一个姓鹏的国民党军人。当地村民张秀见,当时才20多岁,也被冤枉

杀死了。妇女们都往脸上抹灰,想把自己弄得丑一些,以避免鬼子的糟蹋。鬼子一看不漂亮,打两个耳光就算了,要是觉得漂亮就给强奸了。鬼子来之前,我家有七口人,有自己的田地,大概二三十亩,属自耕农。鬼子一来,全家带干粮躲到老山上去了,后来鬼子追到老山,我们又躲到圩里。起先是鬼子白天进村晚上回去,两年后又派部队常驻村里,他们的宪兵队就驻在高丽小学里头。安民后,鬼子还在铁路边盖起炮楼。

98. 朱永元口述

朱永元,男,80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高丽村马庄组1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鬼子进村的时候,凶气特大,狗见了都害怕,叫也不敢叫。他们杀人不眨眼,村民无处躲藏,纷纷跑到老山上。鬼子辨别一个人有没有当过兵,是不是中央军冒充平民百姓,都看你手上有没有老茧。张秀见,才20多岁,就这样被冤枉,给鬼子捅死了。

99. 金元太口述

金元太,男,83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高丽村朱庄组26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我家原住六合镇,因为鬼子攻占了六合,所以逃难到此地。不幸在此地住下的当天,我记得是民国26年(1937年)冬月二十六,鬼子也打到此地来了,所以日子照样不好过。当时不知谁把鬼子占领的铁路线给炸了,鬼子冤枉是村民干的,村民们怕受祸害都跑了。我当时是给地主家种地,所以躲在东家里。民国27年(1938年)正月十九日,鬼子放火烧掉了铁路线北面的房子,烧得一片光溜溜的。当时我父亲已经过世了,于

是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跑反到上周。在上周,有人家请当地人喝酒,事后鬼子打死了 13 个人。

100. 丁成英口述

丁成英,女,76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高丽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我原籍在上周八队。鬼子到来后,不让父亲做生意,才跑反到此地,租田耕地。在上周,冬月,临近过年的时候,鬼子突然放火烧村子,小瓦房被炸得尘土飞扬,草房、柴堆都烧起来。冬月十三日,汉奸徐三抢人家的老婆,请吃喜酒,饭后赌钱,有人偷偷向鬼子打报告。鬼子赶来把前后门堵住,说他们是“坏蛋”,架起机枪扫射,射死了 13 个人,其中有李邦国的父亲李常安和二哥李邦友。

101. 马季兰口述

马季兰,女,80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高丽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鬼子进村时,我 13 岁,住在花旗,出门都要束发、戴帽扮作男子。一次,头巾不小心掉下来,鬼子看到了,就喊:“小姑娘,大大地来!”他们看我还小,才没把我带走。鬼子找花姑娘都看个头大小,不问年龄的,我当时个头小,所以躲过一劫。当时村里有一个 20 多岁的姑娘在河边被鬼子看到,姑娘划船想跑,鬼子在后面喊:“花姑娘,站住,站住!”姑娘不听,拼命划船,鬼子从后面开枪,把她打死了。那时村里的姑娘都跑反,跑到老山或挖地洞躲起来。鬼子有一次到东边找花姑娘,碰到我表哥吴商衡,便问他要花姑娘,我表哥破口大骂鬼子,鬼子于是聚集了很多,我

表哥被他们打死了,还用刺刀砍破了头。他当时才 20 多岁。

102. 林守英口述

林守英,女,80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高丽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鬼子刚进村时,我家避难到丁家洼。村民一看到鬼子心里害怕就想跑。我叔公张有金和上海避难到南京的亲家汪四就是因为看到鬼子撒腿跑,被鬼子枪杀了。

103. 马在洲口述

马在洲,男,76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高丽村余云组 5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鬼子进入永宁镇中心时,我 9 岁。那是在冬月快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就从永宁跑反到高丽来了。鬼子一路烧杀掳掠,搜寻逃走的中央军。安民之后,他们还在高丽一个大庙里站岗,到处巡视,当时还放火烧死了柳家一家人,弟兄五六个只剩下老五和老六,连柳家放牛的伙计也被烧死了。有一次村里三四十个人聚在一间屋子里,我和家人也在其中。二鬼子报告给鬼子,鬼子立即派兵把屋子围住,在外面放一枪,里面的人都跑不了。他们把前后门堵住,要开枪和放火烧,幸亏翻译官对鬼子说:“不能开枪打,他们是良民。”我们才不致被打死、烧死。

104. 张成文口述

张成文,男,77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高丽村余云组 46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鬼子到高丽那一年我才 10 岁。当时家中有六口人，种田过日子。鬼子不加害小孩子，还常给小孩子糖果吃。但一看见大人就打。大人们都跑反到老山去了，有的在家中或自家的田地里挖地洞躲起来。我当时还小，鬼子也不管，我就在门口看到鬼子用刺刀戳死一个 30 多岁的青年，肠子都露出来了。那个青年姓蔡。鬼子还放火烧房子。柳义槐一家就被鬼子放火给烧死的，只剩下柳家老五、老六两个。

105. 孙福义口述

孙福义，男，77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高丽村余云组 3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鬼子是农历十一月份进村的，当时我才 10 岁。那时我爷爷已经过世了，但奶奶还在，叔伯们还未分家，整个家族二十多口人，我父亲孙志田做木工，叔叔们都种田。鬼子一来，全家人都跑反到老山林场。鬼子追到林场，检查每个大人的手心是不是长老茧，一看长老茧，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是“坏蛋”，拉到山洼里用刀刺死。我躲在树林里看到鬼子一连刺死了五个人，记得其中有一个叫康永珍，一个叫卢有衡，剩下三个人的名字记不得了。这五个人平时都是老老实实的百姓，但鬼子不管这个，都给杀掉了。我父亲因为做木工，手里也长有老茧，还好鬼子拉去让翻译官问了句“做什么的”，我父亲说是做木工的，才给放了。真是死里逃生。安民后，当地人组织了维持会，安慰鬼子，让他们少干坏事。叔叔们这时才能照常下地干活。但因为社会混乱，我父亲的木具没生意，被迫停工了七八个月。

106. 顾志林口述

顾志林，男，86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高丽村米庄组 1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鬼子进中原的时候，我十八九岁，之前家里靠种地主的田地为生。据我所知，全村人种的都是地主的田地。鬼子来了之后，我们全家往北方跑了 20 多里才住下，直到安民才回来。那时，遇到鬼子都要喊作“太君”。鬼子经常闯入百姓家，从前门搜到后门，他们不要钱，也不要粮，只要找花姑娘，看到我们穿草鞋，还取笑我们一通，他们穿的都是高高的靴子。村民人多聚在一起的时候，鬼子就怀疑会有什么阴谋，心里害怕；如果三五个人在一块忙活，编草鞋或草绳，鬼子就称赞是“劳动人民”。那时候，在汤泉的地方游击队在老铁路下埋了地雷，炸翻了鬼子十几节车厢。鬼子发怒了，烧毁了附近铁庄七十几户人家，还逮住铁路边居民陈德贵问讯。陈德贵不知情，鬼子就把他弄走，用凉水灌，灌得他的肚子像个皮鼓，再让他平躺在地上，用木板盖在他肚子上。这样鬼子开始用脚踩，踩得水从他的口、鼻中冒出来，一直把他踩昏过去，然后再把他扶起来，等他还原过来，再问他知不知道谁炸的铁路。陈德贵确实不知道，只能回答说不知道。鬼子认为他不老实，把他弄到西北圩，让狼狗咬，咬到喉咙叫不出声来，直到把他咬死。

107. 甘慧英口述

甘慧英，女，70 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大桥乡高丽街道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鬼子到高丽来，我才 3 岁，但已经懂得记事了。当时我家有七口人，家里有十亩田地。那时道路两边的房子都被鬼子烧得干干净净，我家的房子也被烧掉了。鬼子在村里住下，就住在高丽小学内，他们因为害怕新四军袭击，就让村民轮流站岗，村民都懒得站岗，但害怕鬼子加害，只

好被迫去站岗。鬼子都不讲理,以杀人取乐,只要他们看着好玩的事就干。我的舅舅周老三,当时还是个小孩子,出去放牛,被鬼子逮到了,用水灌得他肚子鼓胀,然后把他打死了。曹营有个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也被鬼子逮到了,活活用水把她灌死。当时村里人大都跑反到老山去了,鬼子追到老山,他们又跑到北路去了。

108. 张仕明口述

张仕明,男,80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大桥乡高丽街道6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查人:苏随萌、孙逊、吴润凯

我在高丽出生,以后一直住在高丽。鬼子进村那年,我十二三岁。鬼子当时驻在铁路站台,进村来的一般只有十几个鬼子,他们一路烧草房,还杀百姓的猪、狗等,只砍下两条大腿抬回去。他们杀气很重,专门打杀20多岁的青年,对小孩子和老人却不加害,当时三四十岁的男子就已经蓄起胡子,这样显得老一些,或许可以躲过鬼子的残害。百姓要是遇到鬼子,撒腿跑,他就说你是“坏蛋”,要把你打死。我的叔叔张秀见,当时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就被鬼子用刺刀捅死了。同村另一青年齐弘才也是被鬼子捅死的。鬼子还在吴庄打死许多人。20多岁的姑娘更是不能与鬼子见面,否则会被鬼子糟蹋。鬼子在一家茶馆喝茶,瞅见那里一个姑娘,姑娘就被威迫着带走了,他们威胁说,不走就把她打死。当时结婚的妇女遭遇会好些,但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另外,我记得193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上周汉奸徐三请当地人喝喜酒,酒席过后大家一起赌钱,没想到鬼子把房子包围起来,杀死多人,其中有李常安及其子李邦友。鬼子是杀人放火,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我家当时有上十亩自家的田地,种地为生。鬼子一来全家就跑反到安徽南安和老山一带,鬼子一走就回来种地。跑反当时正是冬天,天气寒冷,还经常下雨,凄惨得很。高丽小学原为大庙,大概1941年以后,大约有十几个鬼子驻在了大庙,那里便成为鬼子的宪兵司令部,事因是“西政府”,即当地的土匪向鬼子开火,鬼

子从此驻在大庙以作防范。二鬼子,当地人称“东政府”,倚仗鬼子势力,四处抢吃抢喝,搞得民不聊生。鬼子投降后,当地人却不曾打死鬼子以为复仇,农民还是老实、忠厚居多。

109. 薛大山口述

薛大山,男,78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河北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7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鬼子到我们村子来那一年,我10岁。我记得那天是冬月二十六。鬼子一路杀人放火,烧掉了高戴康、朱久朝的房子,还不让他们去救火。朱久朝就是因为要去救火,被鬼子一枪打死的,他当时只有20多岁。柯学时当时也是20多岁的青年,被鬼子推下铁路桥,幸好袍子被桥架罩住,才没摔死。村民们白天不敢去救他,挨到晚上才把他救回来,捡了一条命。鬼子还在村子里四处找花姑娘,先糟蹋,再带到东葛的营房去。鬼子还让老百姓给他们在东葛的驻地送猪送狗做肉吃。这一天真是鬼哭神嚎的一天。因为是鬼子进村的第一天,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后来就跑反。先跑到下圩,鬼子也追到下圩,这下百姓连自家的东西也不要了,往安徽跑,躲到芦苇丛中。那时跑反到黄梅营要在西家湾渡河,鬼子有巡逻艇,在河上巡逻,跑反的人要被抓到,一个也不得活。跑到南安,那里有一个剃头的,有手枪,是个新四军,打死了一个鬼子。鬼子于是扛着机枪,见人就杀,进行报复、扫荡。一年多后,我11岁,说要安民了,于是我家搬回到河北村。这时的河北村人头稀,百姓少。鬼子在铁路桥修建了炮楼,驻有军队。当地土匪头刘必山住在西家湾西岸,他有枪,手下还有一帮人。一日,刘必山的小老婆起早到对岸锄田,被一个鬼子看到。鬼子把她弄到俞记木行,枪靠在房门口,想要把她强奸。有人跑去告诉了刘必山,刘必山抓起手枪,赶到木行,把鬼子打死掉。日军听到后,找百姓把鬼子的死尸抬回去,放火把木行的房子烧掉了。鬼子侵略中国的八年中,我家一直租种地主的田地过活,日子原本不好过,再加上鬼子残

忍无人道,更使人的生命不如一只小鸡安稳。

110. 张家林口述

张家林,男,73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河北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7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鬼子进村那年,我大约六七岁。只知道鬼子见人就杀,一村子被杀死一百个人还不止。当时鬼子占据了整个铁路线,大人要是穿过铁路线,鬼子以为你是坏人,就让狼狗咬,活活把人咬死。我看到一个跑反到此地的南京城里人,20多岁的样子,被鬼子一刀刺死了。妇女也不得见面,否则就被糟蹋。草房也被烧得光溜溜的。还四处逮狗、逮鸡,百姓也不敢阻止,他们会用刺刀把人戳死。当时听家里人说到,腊月月中的一个晚上五点钟左右,鬼子从铁路桥上推下去好多人,跌死了二三十个,有一个的袍子被倒钉挂住,没死掉,到晚上被村里人救回来。有一天还听家里人说,天黑鬼子归营时,在渡口看到中国人,当即用刺刀刺死了30个左右。我家当时种自己的田地,但地不多,后来跑反,父母亲带着我们五六个小孩,碰到鬼子就坏了。汉奸也是为非作歹,要挟百姓给钱、给茶,说是代我们向鬼子说情。

111. 朱久楠口述

朱久楠,男,72岁

调查地点:永宁镇河北村前朱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7日

调查人:孙逊、吴润凯

民国26年(1937年)冬天,鬼子进村,把整个河北村烧得光光的,连粮食、水稻也烧掉。鬼子占据了铁路线,河北村就靠近在津浦铁路沿线,所以小杨桥驻有日军,他们经常下来闹事,蛮不讲理,逮花姑娘,叫狼狗

咬男青年。我们家就在这时候跑反到张家堡(现名永丰)。安民之后重新回来,盖草房,种地。鬼子常叫狼狗出来叨百姓家的鸡回去下酒,有一次就叨了我家好几只小鸡。他们吃酒后还常出来闹事。张贵园到铁路边的河里打鱼,炮楼上的鬼子看到了,一枪把他打死。我的父亲朱常怀一次在下田的路上被鬼子打了一顿,他们也不问什么事,高兴就揍一顿,父亲被打之后成重病,不久就死了,才43岁。桥头冯常义是日本兵的24号便衣,自己有步枪,手下还有几十个人。他曾在南安逮到一个新四军,拖到圩中间打死。后来冯常义却正是被新四军打死的。那时汉奸也闹事,到处找借口向百姓要钱,特别是向有钱人家,如柯学明家、张庆学家、黄宗岐家要钱,说给他们买枪,实际上是要钱去花天酒地。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

112. 陈凤标口述

陈凤标,男,88岁

调查地点:南京市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查人:武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16岁来到南京,日本人没来之前我一直住在沙家湾,也就是现在的军区司令部。当时家里还有父母、一个弟弟。到南京以后托熟人在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里烧炉子。日本人进攻上海以后,那时南京还没陷落,情况不大好,我就回老家了。后来在农村里生活太困难了,又回到南京,生活了不长时间,太害怕了,又回到了老家。

后来重新回到南京,此时南京已经沦陷了,已经不能在铁道部工作了,为了混饱饭,做过一段小生意。我听一些当时没跑的人讲,日本人刚进城的时候非常残忍。听他们讲过一件事,当时日本兵在南京下关中山桥设岗盘查,日本人随便就抓一些年轻人,说他们是国民党兵,把他们打死了。每次进出城的时候都要向日本兵和假洋鬼子敬礼,那些假洋鬼子最坏了。

后来,梁鸿志的维新政府和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时,我又回到铁道部里烧炉子。我曾经到过日本人开的澡堂,中国人当时不准进去洗澡。他

们日本人都是男女一起洗的,而且我们进去的时候还不能笑。

解放后,我到了南京交通运输公司,工作了 28 年,1979 年退休,现在有三儿一女。

113. 陈佳华口述

陈佳华,男,83 岁

调查地点:泰山街道铁桥小区 6 栋 303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6 月 28 日

调查人:武伟、马秀谊、宫文婷

当时,先是日本的飞机炸,然后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来烧房子时,我们跑到圩子里去。有一姓杜的房子被烧,没房子住,就搭了一个茅房,日本人竟又来烧。实在没地方住,就住到山洞里。

有两个国民党兵,住在姓杜的家里,躲在床底下,把鞋放在外面被日本人发现,抓出来用刺刀刺死了。在菜地里有一个小池塘,我看见里面有国民党士兵的尸体。

经常有三五个日本人到村子里抢妇女,然后带到别的村子强奸。有四个女孩,跑到上村躲起来,被日本人抓住,带到我住的村子强奸。有时就直接闯进家里强奸、抢妇女,不给就用枪托砸。

生活艰苦,我当时放牛,有时没饭吃,只能去挖野菜了。日本人走后,生活就好些了。

114. 贺永珍口述

贺永珍,女,86 岁

调查地点:南京市老年公寓颐养楼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查人:武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当时 19 岁,家住江浦县东门农村,有奶奶、母亲和六个姊妹。一直种田卖菜为生。

当时是冬天,我家有一头大肥猪,准备过年用,被日本人打死,让村里人抬回驻地,不抬就打死(村里人)。在抬猪的人回来时,日本人将一人打死。

我和妹妹天不亮就要跑到东门街上魏齐书家躲起来,一连躲了好几个月。因为当时日本人在城里搞的没有乡下凶。日本兵还经常来村子里抓鸡鸭鹅,吓得姑娘、青壮年都跑了。还有一个汉奸头子王国路,一来就欺负老百姓。我老伴门口的一位嫂子就被日本人强奸了。

我 21 岁结婚,一直也以种蔬菜、卖菜为生,现在在养老院养老。

115. 蒋大孜口述

蒋大孜,女,1921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珠江镇白马村黎村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家里有姊妹五个,父母过世早,我就来做童养媳,19 岁结婚。

日本人进来时我 17 岁,日本人要我们掰玉米做饭,日本人经常来村子,来了就要吃好的。一般每次来五六个,小姑娘都被吓跑了。

我平时在地里插秧干活,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赶快躲在地洞里,脸上抹黑灰,假装怀孕,穿破衣服。

日本人在时,生活艰苦,每天干活、卖柴。进城卖柴要在胸前戴小牌子,卖了柴换面粉,弄成稀粥喝,自己种地。

解放以后光种地就行了,一直种到老。现在日子好,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早逝,家族兴旺。

116. 黎大有口述

黎大有,男,82 岁

调查地点:珠江镇巩固村二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 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当时只有 14 岁,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我家一直是种田的,我种了一辈子田,一直到老。

日本人是冬月初十来的,一来就烧房子,后面还杀人、强奸、打猪鸡。刚到这就要鸡蛋,日本人来了以后,我和母亲就跑到芦柴洲。

日本人杀了很多国民党,看到有穿灰衣服的老百姓也会杀,还烧房子。妇女们害怕都躲起来了,不能让日本人看到。

当时城门都有鬼子把守,当时有良民证的才能进县城。

因为有飞机轰炸,我就跑到江浦芦柴洲,那里有一条大马路,我看到路上都是尸体。

当时人们都很害怕,都跑到深山、芦苇荡这些地方去。

那时见到鬼子不能跑,跑就会被打。有一次日本人来找花姑娘,有一个妇女就跑,结果被打死了,那个女的丈夫叫陈义友,家里还有小孩。

117. 黎明达口述

黎明达,男,1920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镇东门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家住在东门,有十几口人,有父母、哥嫂、伯母及小孩。日本人来时,除了父母都跑到农村去了。我家的房子和东门街上许多草房都被日本人用打火机点燃烧掉了。

到维持会成立后,从农村回来,好几家人挤在一家住。当时,日本人烧房子奸妇女,到农村收粮吃。

在城门口有日本人,进城老百姓要鞠躬,不顺眼就用枪托打,妇女不敢上街,藏在家里。

跑反到农村没地方住,只能在山上挖洞,躲在山洞里,生活艰苦。

118. 李景德口述

李景德,男,89 岁

调查地点：浦铁一村 4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老家在山东，一家五口人，因生活所迫于 18 岁来南京以打杂为生。日本人来时我 22 岁，他们从光华门打进来^①，坦克飞机大炮什么都有，市长被吓跑了。



李景德

有一个叫赵大宪的人，他儿子八九岁，就被日本人杀掉。有一个踩黄包车的，日本人无缘无故就从后面一枪将他打死。当时，日本人见了光头就杀。在北门桥，几个巷子都被烧了。

日本人对妇女是抓到一个就轮奸。我当时和舅舅躲在江文女子中学旁的小楼上，看到几个日本人将两个老太和一个女孩轮奸。当时还从东北抓来女孩，建了慰安所。

我老伴的父亲，是国民党警察，负责北门桥玉石街的治安，被日本人拉到广场上，集体枪杀。我老伴当时无依无靠，就正好逃跑遇到我和舅舅，于是我们躲进安全区。快过年时，我结婚了。三个月后，日本人宣布

^① 此处说法有误。

不再烧杀。因为每天在安全区只能吃三顿稀饭,就搬出来了。看到大街上,没人了,没车了,一片荒凉。

大街上的尸体直到 1938 年 3 月份还在,因为太多了,红十字会的人都来不及收,都变成了干尸。收尸使用大麻袋装的,然后埋到方家营附近。我以后工作时,在此地挖土,就看到许多大麻包里全是骨头。

日本人侵占期间,我一直混饭吃,日子很苦。国民党是稍好一些,解放后才有了好日子。我干了很多工作,最后在港务管理处退休。我看到当时,能杀的杀光了,能抢的抢光了,能奸的奸光了,只要是中国人就恨日本人。我要说出以前的事,让年轻人听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119. 李小萍口述

李小萍,男,1926 年 8 月 14 日生

调查地点:南京市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查人:武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家当时有母亲、姐姐、干妈妈及其父母,还有一个老奶妈。有一印刷厂,母亲管内,舅舅管外。日本人来之前我家住在夫子庙纬巷,1937 年 8 月 14 日,我正在家过生日,就有日本飞机来轰炸,家就这样毁了。后来我们就搬到建康路。日本人来了以后,母亲将姐姐送到乡下,其他人搬到华侨路的难民所住。一间房子里混杂住着 20 多人。有一天日本人强迫所有人到外面开会,说参加过中央军的站出来,当时把许多人抓走,到上元门用机枪打死。其中有一陈姓亲戚装死幸免,跑到我家,诉说了这事。

当时我还看见有一戴礼帽的,可能是国民党官员,被日本人抓走了。还看见一个穿得很破的人,日本兵用枪打断腿,又用刺刀刺穿喉咙。有一家人三口,三个日本兵将父亲和男孩从家里赶出来,将母亲轮奸。

我的干妈妈和干婆婆去纬巷看房子,看到房子里全是尸体。城里中华路内桥栏杆上躺的也是尸体。现在朱雀路四象桥旁边的邀贵井小巷子口,我曾看到一个 30 多岁妇女,身上衣服不整,头被切下,是被日本兵

先奸后杀的。

日本兵查到手上有老茧、肩上有印的就杀。但这样的人也可能是农民。我还听说当时紫金山上两个日本军官比赛杀人。

有一次我和邻居家的孩子玩，日本兵就让我们给他干活，抬大桶的水，不干就打。

我家的印刷厂也被日本人强占，再也没有还过。从此生活上就得计算着过日子。我在教会学校读初中，后在中央大学读书。解放后到民政局工作，后又调到南京市社会福利院。我现在一个人，无子无女。

四象桥东边河边上是一个慰安所，当时的妇女都是中国人，都是被强迫在三层楼里，供日本兵(鬼子兵)寻欢作乐。曾经有一个姓名不详的女人，1938年秋天从楼上跳到河里自杀，也没有人去捞，更谈不上救护，简直拿中国人生命不当一回事。

120. 梁玉珍口述

梁玉珍，女，85岁

调查地点：南京市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当时18岁。天上日本飞机很多，炸弹下来，墙炸塌，压死很多人，满街都是尸体。人们都在哭孩子、哭丈夫，乱成一片。

我当时跟婆婆跑到湖南，留下刚结婚两个月的丈夫守厂子，因为我们都是浦镇工厂的工人。日本人来时，女的要穿烂褂子，脸上抹泥，不能留辫子。

我一年后回来，准备上班。回来路上，苏州火车站有很多头体分开的尸体，是被炸的。回来后，见日本人就要鞠躬，否则要打嘴巴。当时生活很苦，吃野菜、黑面，填不饱肚子。

121. 林学兰口述

林学兰，女，77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路西前洼组 1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家以前住在沿江镇汤庄村，家里有父母亲、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家人以种田为生，日子还过得去。

日本人进城两三天时，让父亲送鸡到东门街，父亲在回来的路上，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了。当时父亲已经是 50 多岁了。

日本人到村子里，找鸡找鸭，并强迫老百姓送到驻地。看到妇女就逮，然后糟蹋。我家隔壁陈家有两个姑娘，跑出去躲日本人，结果被鬼子发现，要抓去睡觉，姑娘拼命哭、磕头也不管用。鬼子把妇女都吓得躲起来了，嫂子也跑了。

我看到鬼子把三家瓦房都烧了，沿路的草房烧了一大半。

哥哥穿一件好衣服，鬼子看见就抢去了。有一个姓王的老头，在路上被鬼子打死了，房子也被鬼子烧了。

我 17 岁结婚，一直在这里种田。现在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还可以。

122. 吕江龙口述

吕江龙，男，1920 年农历三月十四日生

调查地点：白马村团结组 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 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家当时有三口人，我、父亲和弟弟。我 1938 年到白马村，帮地主看房子。当时这有 20 个左右的日本人。

日本人在前街杀了很多，他们见人就打，见草房就烧。

当时国民党军被打死很多，河两边都是死人。

我家现在有一个儿子，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123. 吕维先口述

吕维先,男,1932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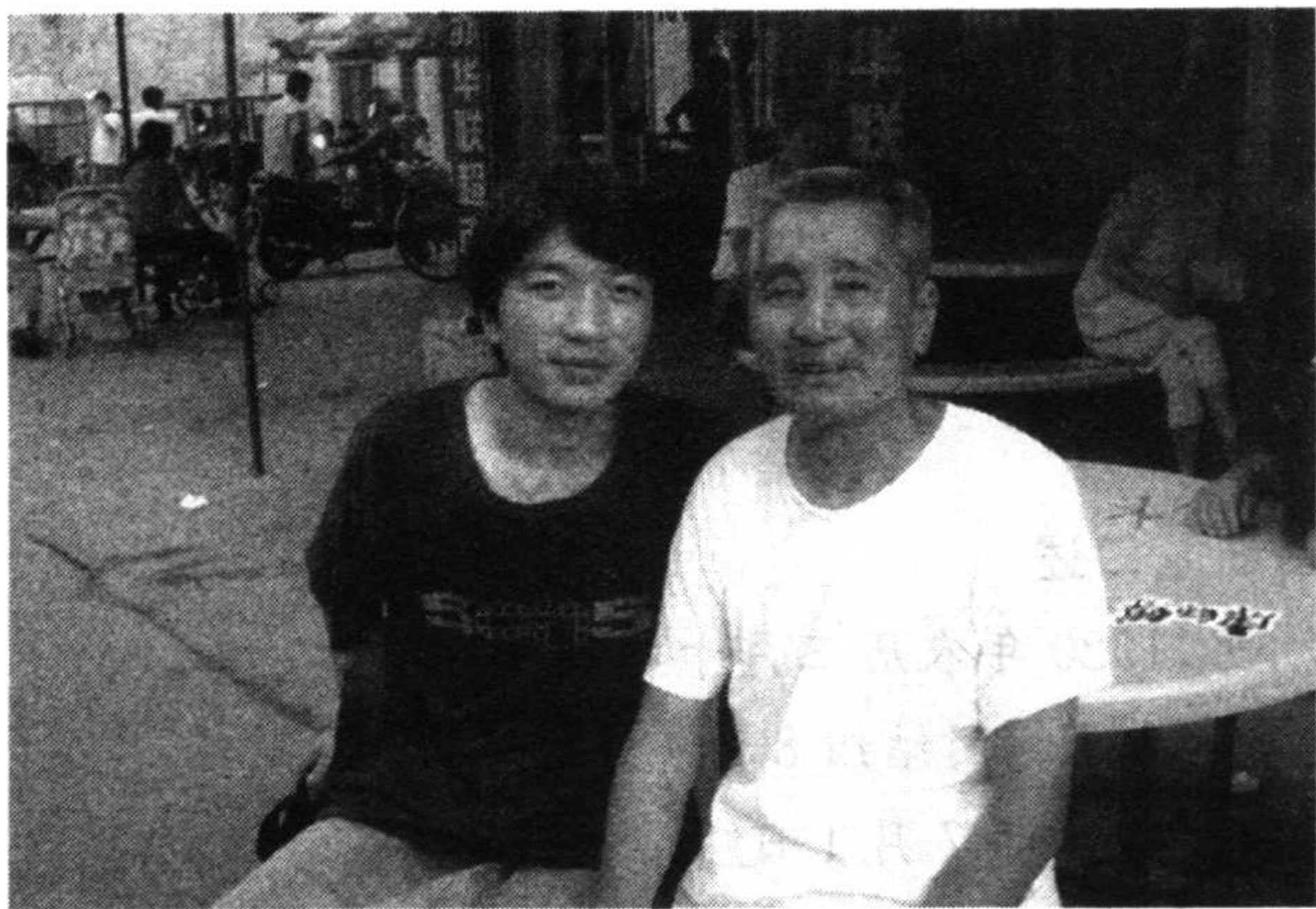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浦口镇东门

调查时间:2004年7月2日

调查人:武伟、马秀谊、宫文婷

日本人来时我还只有5岁,当时正和几个小孩在街上玩,日本人刚进来,看到河对岸有人就朝我们这放了一枪,子弹从我右耳旁进去,从右眼出来,我当时就栽倒在地上,晕了过去,我父亲用稻草把我包住,后来渐渐地醒了,但又经常晕倒。

日本人来了一个多月以后,有汉奸成立维持会,到我家给我道歉,还给我东西吃,我没吃。



吕维先(右)

当时这里有地下党,日本人为了抓八路、新四军、地下党,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打人。日本人让你站住,你不站,他就杀,他们进城时烧杀抢掠。

我那时经常去舅舅家,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姓蔡的男人被日本人开枪打了,子弹从脖子后面进去,从嘴里出来,但当时没有死,日本人上去踢他看他有没有死,他装死躲过了检查,后来逃走了,下落不明。

眼睛受伤后,一直不能适应,直到十几年之后才慢慢适应了,而且一到阴天就头疼,而最近这些年又经常头疼。

我刚出生时家里给我订了一门亲,因为家里穷,眼睛又坏了一只,对方就把这门亲事悔掉了。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是以编草席子为生的,那时还能勉强糊口,日本人来了以后,家里的生活更困难了。直到1949年解放以后,日子才好起来,共产党把我们这些没上过学的人组织起来,给我们找工作,我1957年开始在东风砖瓦厂工作,先是机械工,后来是采购员,我57岁退休。但我感谢共产党给我带来的好日子,给共产党干活干多少我都愿意。没有共产党,我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

124. 孟宪印口述

孟宪印,男,74岁

调查地点:浦口夹河新村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6日

调查人:武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当时住在浦口,那时房子大多为草房,日本人见房子多的住宅区就烧杀抢掠奸。当时日本人住在火车站附近的红房子。

我家当时跑反到东门猪头山,住在窑洞里。姓杨的一家,弟弟叫杨家强,他姐姐为了躲日本人,剃了头,穿大褂子,扮成男孩,但还是被日本人用枪打死。当时十几岁的女孩脸上都抹锅灰,以期躲过日本人的暴行。当时浦口到滁州的河两岸有很多尸体,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我的哥哥,头发很长,被日本人认为是花姑娘,就抓去了,发现是男的,就打了个半死。

125. 倪翠萍口述

倪翠萍,女,79岁

调查地点:桥北村桥北小区3栋5单元301室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家当时十一口人，日本人来时，我们跑反到三清河附近，正好遇到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杀了我家好多人，父母亲、姨母等。只剩下两个人了。我左肩膀上也被日本鬼子用枪打了一枪，疼得要死。一直到现在左胳膊都不好使，干活很不方便。

我家一位姨夫，刚剃了个光头，刮了个胡子，被日本人看见，就用刺刀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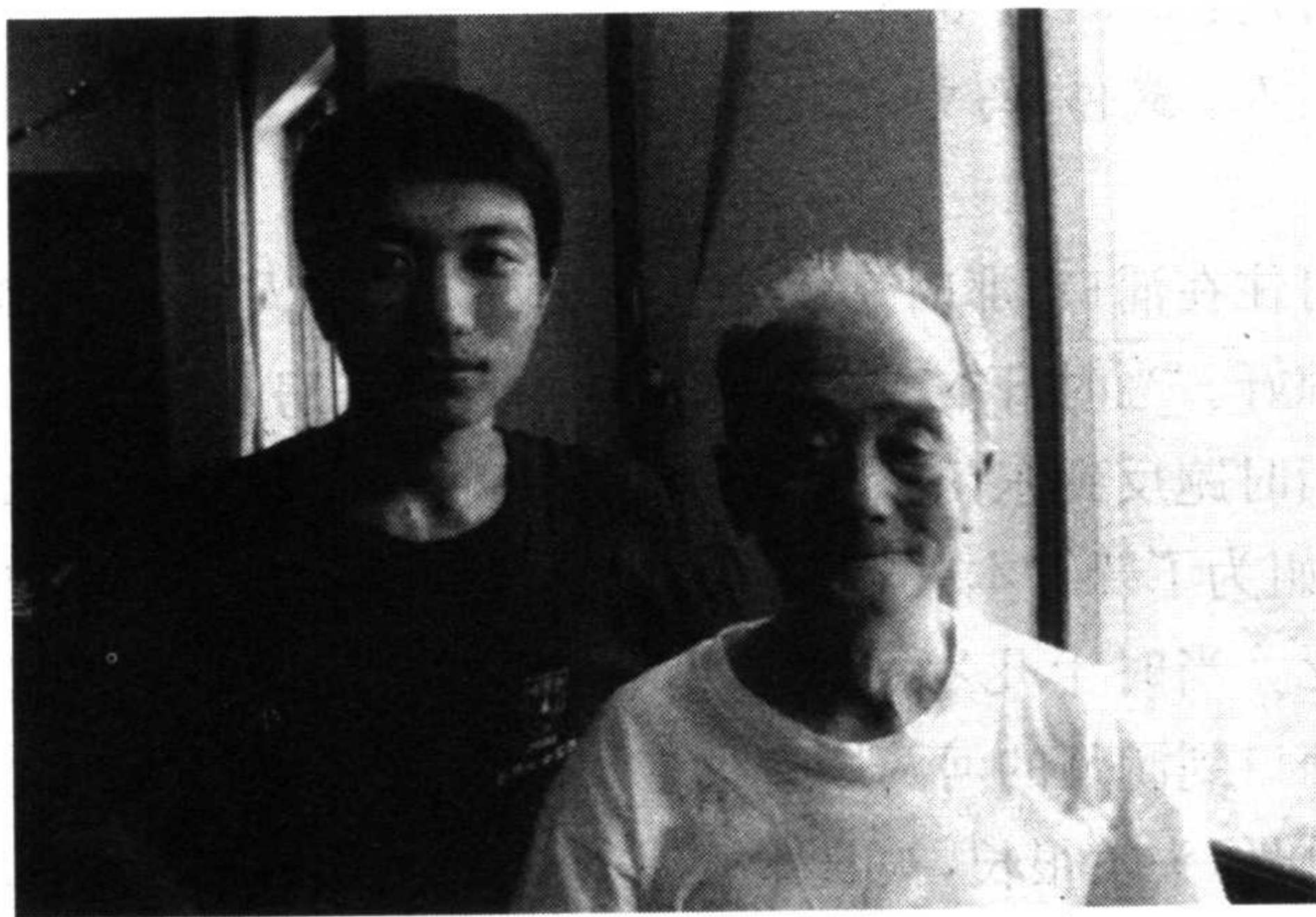
126. 濮齐容口述

濮齐容，男，82岁

调查地点：南京市社会福利院

调查时间：2004年7月5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濮齐容(右)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一家9口人，父母及兄弟姊妹7人。当时住在中华路白酒坊。

“九一八”以后，日本飞机开始频繁轰炸南京城。当时是1937年，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我家在吃饭，房子被炸。当时中华路菜市场有个简

易防空洞,里面有 100 多人,都被炸死。我认为,在当时还没有宣战就炸,是不道德的。

1937 年 12 月份,全家住进难民区。日本人在城里屠杀了近两个月,难民区里也非常混乱,日本兵可以随便出进,我临时避难住在广州路小粉桥 11 号。日本人进城的第二天晚上我看到,有三五成群的日本兵进入小粉桥 11 号三楼,把上面的人都赶走,轮奸了一个女教员。据说她是一位小学体育教员,她被日本兵逼到三楼后又跳到二楼,结果还是被日本兵抓到了。姓朱的邻居,家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傍晚时,日本兵来了想抓女孩走,我母亲奋不顾身扑上去喊着:“这是个小孩啊,不要拉走啊!”母亲被打,但最终小女孩被救下来了。小女孩从此认我母亲做干妈。第二天女孩就逃到金陵女大,但由于受到过度惊吓,不久就死了。我认为,当时日军最残酷的就是对妇女的侮辱。

在日本人发良民证的时候,有些老太婆为救士兵,就在日本兵来时,认说不出住处的人为自己亲人,尽量保护。我记得,当时日本人把抓来的青壮年的手用铁丝绑在一起,50 个人一串,据说押到下关江边,让这些人自己挖坑,然后日军就把这些人活埋。在大街上杀了人根本不管,到了第二年,才有红十字会的人掩埋尸体,这个组织是由地方绅士建立的。

在中华路内桥下有一老字号的同仁堂,日本人占了,1938 年 2 月份就把房子烧了。1940 年,我到下关江边玩,在一过去国民党士兵做的高射炮阵地,山谷里全是“白骨头”——以前的战场还没清理,我吓得赶快跑回家了。

在日本人来之前,我在读中学,来之后就失学了,直到第二年才可以读书,后又去打工谋生。解放后,在上海的比乐中学工作。

127. 宋永大口述

宋永大,男,86 岁

调查地点:南京市老年公寓颐养楼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武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当时家有父母、二弟、三弟和妻子。二弟抗日打游击,三弟在唐山被日本人杀害,母亲都哭瞎了眼睛。

我和妻子刚结婚两个月,由于日本人来了,母亲不得不带着妻子跑到湖南去,我和父亲也跑到农村躲起来。当时空袭,南门炸了许多地方。

从农村出城,到南门,我看到很多人被枪杀,还有人被困在电线杆上被刺死。

我和父亲都在浦镇工厂上班。父亲让日本人打嘴巴,一气之下不干了,这样我一个人就要养活全家好几口人。工厂实行搜身制度,日本人经常搜身,当时没有自由,日本人喊一声就要站住鞠躬,否则就会被打。

日本人经常下乡找妇女,直到他们家属来了以后才好一点。我要告诉年轻人:“亡国奴不是好当的!”

我参加了 1947 年的“七二”大罢工。解放后,在机务段开火车头。现在家里有老伴、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可以安享晚年了。

128. 武家义口述

武家义,男,1931 年 2 月 19 日生

调查地点:珠江镇巩固村二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日本人来以前,我家有七口人,父母和我们姊妹五人。我们住在大方巷难民区,当时是乡下,在那种菜。

日本人冬月二十三进来了,他们人个子不高,都很野蛮,杀人杀得很凶。来了两天以后开始杀人,在水西门外放火,城墙都烧红了。

我父亲和舅舅在难民区门口被日本人逮走,因为他们戴小帽子就被认为是国民党。被抓走的第二天就被押到下关,用机枪扫掉,我们一直没找到尸体,也不敢找。

我们住在大方巷难民营,住了好几个月,有三四个月吧,每天都拿竹子牌子去领饭。我的一个妹妹生病了,因为害怕日本人所以不敢到处找医生,就病死了。

后来我们从难民区出来就到处逃难,在水西门附近要饭,一直住在外婆家。我11岁做童工,姐姐在舅舅家补衣服,母亲缝缝补补,维持生活。我12岁杀鸭子,做板鸭,一干就是几十年。

日本人杀人不眨眼,吓得人都不敢看,杀人后随时拖走。

我送鸭子给日本人时看到日本人给人灌自来水,结果把人灌死。还有的日本人用狼狗咬小孩子。

日本人刚来的头两年最坏,后几年就只上午出来,下午不出来了。

我现在五个子女,一直就是杀鸭子、种田。

129. 张成德口述

张成德,男,83岁

调查地点:珠江街道北门大街响潭浴室后369号501室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当时十六七岁,是国民党炮兵第八团驭马班的。七七事变后,在上海打仗,后调到江宁对过的靖江,协助防守长江第二道要塞。日本人从镇江过来后,就调到南京,负责守城。我们的军队当时顶不住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从句容设防开始,边打边退,退到了中山门外明孝陵石人石马处,没有进城,而是顺城墙往下关退。当时防御主要以蒋介石的教导总队为主要力量。退的军队逐渐成了小股的散兵,都往中山码头跑。

我当时跟着班长杨金发,其弟杨金漠、曹良才,他们都是溧阳人,我们利用门板,顺着水往八卦洲方向跑。当时看见江面上有很多人利用各种东西渡江,快到洲外的池塘时,两艘日本兵舰从下游包围上来,我们决定丢掉木板,散开往浅滩游。我们因目标小、分散,就游到八卦洲上了。而很多士兵,还抓着木板,目标过大,被军舰上的人开枪一个个点杀了。当时我看见打一枪就见江面下去一个人头,而不是像现在电视上演的用机枪乱扫。江面上很多人就这样被杀害了,军舰上的人一直没有喊过让我们投降之类的话,而是见一个打一个。

在洲上没吃没穿,三五天以后,利用日本巡逻船的间歇期,晚上九十

点的样子,用一艘破船逃到江对岸。又走到张八岭,坐火车逃到郑州,后又到湖南,幸免于南京大屠杀。

后来我参加坦克部队、运输部队,去缅甸打仗,还到过印度。解放时,和弟弟到柳州,在柳州汽车修理厂工作。

我当时家有父母、祖母和弟弟,住在西门。现在生活很困难,房子被文教局征了,没有房子住,租房子住,无子无女,拿低保工资。

130. 张春琴口述

张春琴,女,1914年生

调查地点:泰山街道下街2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2日

调查人:武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21岁结婚,日本人来的时候我23岁。1937年冬月初六,听说日本人要来了,我就跑反,到正月十五后回来,回来后也不敢出去,用锅灰把脸涂黑,一直躲在家里,知道安民以后才敢出来。当时家里还有我的老婆婆,她每天出去,看到听到一些事,回来就讲给我听。后来我还听其他人讲过当时的事。

日本人进东门是1937年冬月。冬月十一,日本人进村,当时是下午五点多钟,因为是冬天,天就快黑了,日本人就放火烧路边的草房子,当时居住在草房子中的穆老太出来喊失火了,日军就把她一枪打死。

村里有一个老太,她婆家姓郑,她带着儿媳在路上走,遇上日本人,日本人要把她儿媳带走,老太跟她儿媳说不要紧,跟他们去吧,日本人认为她在说他们坏话,就把她一枪打死,又把她儿媳糟蹋了。

听说日军来了,大家晚上就跑,有小孩的也不敢带着,怕小孩哭被发现。

村里有一对兄弟,弟弟50多岁,哥哥50多岁,还有嫂子住在一起。日本人一枪把他们养的一头猪打死。

一个中年人穿着皮袄,在脱的时候日本人用竹条打他,他就渡水到芦苇荡才脱险,又跑到谢家渡。

一名 30 多岁的男子从北方逃难而来,要找礼拜堂,被日本人追着用棍子打死,然后又用军刀砍。

修车行家的女儿在上学,手上带着手表,日本人看到就让她把戴手表的手伸出来,然后一刀把那只手砍掉了,那个女孩也因此死掉了。

几个小孩在马路上玩,日本人晚上打猪,朝他们开枪,其中一个小孩右眼被打伤。

萧大爷,日本人抢他养的鸡,他问为什么要抢我的鸡,日本人就打他,他儿子和儿媳只好逃走到芦苇荡。

我以前做临时工,有一个同事,他本来是兄弟俩,他们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了,他们就被庙里的老和尚收留了,安民以后就放在路上被人收养。

日本人经常糟蹋良家妇女,后来找了八个吸大烟的姑娘来陪日本人,这样日本人就有所收敛了。

杨德兴原来就是保长,安民以后,日本人还让他管事,他听不懂日本人的话就被日本人捆住两个大拇指吊在后山上,风吹日晒,一边喂他饭吃一边打他。一个多星期后他逃跑了,跑到西门。

日本人让郭大发去九部洲牵牛,郭大发说我是东门人,不能偷自己人,就不干,日本人队长就请他喝酒,趁机把他杀了。

跑反回来,日子就好多了,但日本人经常到处搜查,还用刺刀在墙上戳,看有没有藏着人。

131. 张秀英口述

张秀英,女,91 岁

调查地点:泰山街道民港一村浦园社区 18 栋 107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当年,我家一家三口(丈夫、一个儿子)从山东曹县逃荒到此地。住在乌衣街一间草房里,靠丈夫打工维持生活,日本人来时我 23 岁。

日本人进城后,第一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第二天开始,日本人

开始发狂,要花姑娘,要猪、要鸡。当时的保长们可以去弄猪、鸡,但不能弄到妇女啊,日本人就各处去抢,见到月经未来的姑娘就奸淫。日本人将抓来的妇女集中到乌衣街广场上,让我们脱光衣服转着圈子跑,他们则在一边看着,又笑又指指点点,要是不跑就打死。当时有几十个老老少少的女的遭到侮辱。

有一姓陶的大家,十三口人,被日本人杀了老头、大儿子和三儿子。日本人打枪很准,在街上见到男人就杀,见到女的就抓到旁边的房子里强奸。

我第二天晚上就往乡下逃。由于丈夫去乡下打工未回,我只能自己带着3岁大的孩子逃,而且当时怀孕,行动不便。跑到一座庙里,遇见日本人,就要强奸我,看到我大肚子,就生气,用刺刀刺我,我用手一挡,挡过了刺刀,就用枪托砸、用皮鞋踢。我手指被伤,到现在手指还有问题。我一路上边要饭吃,边往丈夫在的乡跑。哪里没有日本人就往哪里跑。

安民以后,丈夫在码头打工,一天三毛八分钱,根本吃不饱。有一个叫窦永志的人,偷了一个柿饼吃,就被日本人用粗麻绳绑在二号码头,喝江水,折磨致死。日本人在来的前几个月坏事做得多,后来就好一点。

解放后,我干过很多工作,如劳保主任、军民主任等。现在退休金有六百多。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三个孙女、三个重孙,生活很好。

132. 周玉发口述

周玉发,男,1922年7月5日生

调查地点:浦铁一村122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9日

调查人:王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家有五口人,母亲、兄长、弟弟、妹妹和我,父亲早逝。当年我家住在三岔河,现已填起来了。日本人进来时,将我家的房子烧掉了,就被迫跑到九部洲。

在三岔河时,河旁一个厕所下的大池子里,全是日本兵杀害的国民党士兵的尸体。还看见有两三个日本兵抓到一个剃成光头的姑娘,做下

流的事。当年的冬天,我在河边看到日本兵让一只小船上的穿得很好的人到跟前,用军刀一劈两半;另一个衣衫褴褛的则被放过。日本人来时抢鸭、鹅、鸡,什么都抢。

1937年时,跑到九部洲,邻家姓刘的家里有一嫂子和小叔子,日本人来了,强迫两人将裤子脱掉,让两人发生性关系,日本人就在旁边欣赏取乐,并踢小叔子的屁股。当时日本人经常出来,随便杀人,抢猪、牛。在傍晚时,强迫百姓把牛抬到驻地,到早上才放回来。

这一年多,生活艰苦,没饭吃,就去当华洋工在码头上干活。看见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身上都是刺刀伤痕,被迫干活,搬50公斤的大草包,背不动就打。

两个日本兵要花姑娘,让十来个华洋工和保长去找。那个保长只带来一个姑娘,让一个日本兵带到房间里去了。另一日本人不乐意,喝醉了酒就用刀追着砍我们,我们跑到一个管档案的日本军官处,他将喝醉了的日本兵关起来,说他父母是中国人。快天亮时,将我们放了回家。在大厅里,我见到了昨晚那个姑娘,姑娘让我带信给家里。最终,姑娘不知下落。

过了一年,我生活难以维持下去,就边要饭边往安徽跑,混了两年多,还在新四军的地方呆了半年多。回来后,继续做苦工、帮工。

日本人走后,生活好些了。解放以后,我生活好多了。我一直单身,现在无儿无女。

133. 朱文学口述

朱文学,男,81岁

调查地点:阳沟街东山巷63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9日

调查人:武伟、马秀谊、宫文婷

我家以前住在江边,就在过江码头前面。日本人来后,就跑反到九部洲。当年,我爷爷和叔叔去九部洲看房子,记得还是芦苇长得很高的时候,碰到了日本人。日本人先摸身,然后让他们往前走,结果就一

枪将我叔叔打死。当时对老人、小孩屠杀较少,日本人多杀三四十岁的男人。

我家以前的房子是被日本人炸掉的,我姐姐就被炸死了。我被迫到码头做“红帽子”当苦力。见了日本人要鞠躬喊“太君”,否则就会被打。

我18岁结婚,三儿一女。1952年就到铁路上工作,一直到退休。

134. 赵淑贞口述^①

赵淑贞,女,86岁

调查地点:五马街小区27号401室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6日

调查人:马秀谊

日本鬼子是1937年阴历冬月十一日进城的,那个时候我19岁,18岁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小孩。当时家里共有五口人,有老公公、老婆婆、丈夫和我、小孩子。

日本人还没进城的时候,大约在七八月份,经常有许多日本飞机来轰炸,据当时的人讲,可能有汉奸指引,因为天上能看见信号弹。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一般都十几架,我现在也记不得是哪天晚上,日本飞机轰炸了西八府塘,现在长白街一带,真是太惨了,早上发现尸体满地都是,连树上都挂着已经炸断了的手和腿。

我有个姐夫是国民党副官,好像跟着一个司令。他叫张永山,正好是阴历冬月十一日鬼子进城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家里,我的老公公让他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赶紧跑,但是他没有换,结果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十之八九是让日本人给杀了,因为他的头上也有军帽压过的痕迹,日本兵对中央军查得太严了,他是跑不出去的。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住在程阁老巷7号,就是现在太平南路一带,我在家也不干什么,丈夫是个鞋匠。当时太危险了,老公公让我们带着小

^① 此份口述系马秀谊在南京市调查所得。

孩跑到六合东旺,他们两个老人就搬进了新街口防空洞难民区,里面住了许多人,大概在那里住了一两年。在六合的时候,日本人就比较少了,只是在县城里见过日本兵,农村里就少了。

过了三年我们就返城了,那时南京城已经安定下来了,但是人们还是都挺害怕的,我出门的时候还是用黑灰把脸弄黑。我们住的地方离日本人挺近的,他们住在程阁老巷1号、2号,都是好房子,我们住在7号,是个草房子。有天晚上,就有日本兵来敲门,幸亏我老公公顶着门不让进,才幸免于难。

我们邻居一位穆姓老太太,她说她有一个30多岁的侄女就被好几个日本兵轮奸了。日本人进城的时候她没有跑,穆老太说她亲眼看见许多日本兵轮奸了一个孕妇,然后用刺刀刺破肚子,把小孩挑了出来。

解放后,1958年我进了白下区饮食公司工作,现在退休以后一个月有630元退休金。现在在电视上看见日本人的时候,我就赶紧关上电视,还是很害怕,他们太坏了。

(三) 六合调查^①

1. 湛维仙口述

湛维仙,女,77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长江新苑10栋103室

调查时间:2005年6月30日

调查人:王晓艳、殷昭鲁、叶铭、吴爱惠

^① 六合调查是2005年暑假由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叶铭、吴爱惠、王晓艳、殷昭鲁、孙扬、周颖、马秀谊、屈胜飞、魏兵兵进行的。张生担任调查团团长,姜良芹、任玲玲为副团长。调查区域为南京市六合区雄州镇及周边地区。调查原件藏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调查得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团委、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资助。

我祖父叫湛文福,在1938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日军轰炸竹镇时被炸死。日军轰炸时,先出动三架飞机,飞一圈,然后九架飞机呈三角形轰炸,以竹镇的一棵白果树为目标,后来村里人把白果树砍掉了。每逢农历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六、十六、二十六赶集时,日本人趁赶集人多时来轰炸,死了很多人。我姨妈在日军轰炸时,抱着枕头,里面放着钱(淮南票)。我知道一个叫郝飞霞的女妇联主任,被日本人抓住,日军逼问她新四军情况,她不说,日军就把手榴弹绑在她身上把她炸死。当时日本人不感到乡下去,因为竹镇山多,没有公路,还是新四军的根据地。维持会成立后,局势比较安全,有时还替老百姓说话。

2. 夏明口述

夏明,女,77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长江新苑7栋308室(原住六合饭店对门)

调查时间:2005年6月30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王晓艳、殷昭鲁

我当时9岁,没有母亲,父亲在国民政府工作,和祖母、大姑、大姑父、姐姐住在一起,靠房租过活。在1938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日军轰炸六合时,我姑父拿着两个枕头躲在门后,以为墙不会倒,谁知墙被日军炸塌,他被炸死了。我和祖母躲在桌子底下,桌子上用棉被盖着。由于我的一条腿露在了外面,被炸伤。姐姐眼睛也被炸瞎。我大姑80%的皮被炸破掉,农历四月二十七日被炸,五月初五就死了。当时我的腿被炸伤,没医药,用一斤白糖来止血。我跟别人跑反到八百镇,躲在那里。后来我把腿用棍子绑起来,夏天时还爬蛆了。有一些医生也跑反到八百,就请他们来医治。住在乡下时,有货郎挑着担子卖东西,价格与平时差不多。大约大半年我的腿好了之后,才回到城里。回来时,房子被炸倒了,在清理废渣时发现还有几颗没炸的炸弹。我家周围的房子都被炸了。在城里日本人炸楼房,美国的一座礼拜堂被炸毁。我的舅舅、舅母原住南京教书,住在石婆婆,日军进入南京城时,先逃到六合城里,又逃到乡下。我还看到许多逃难的人在路上被炸死。

3. 常厚华口述

常厚华,女,82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世纪花园5栋209室(原住六合后街,现长江路)

调查时间:2005年6月30日

调查人:叶铭、殷昭鲁、王晓艳、吴爱惠

当时我13岁,家里有七口人,父母及姊妹五人。听说日军要来,心里很害怕,现在自己心口疼痛就是当时吓出来的。日军进城区的当晚,我一家跑反到离城区十里的一个叫狗屎陂(音)的地方,全家挤在一个碾米屋里,有人来碾米时,我们就得出去,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在乡下没亲戚,吃稀饭都吃不饱。当时要买东西就要到八步桥去。日军有时下乡去抓鸡、抓猪,我们听到狗叫声就很害怕,把门关上。城里的有钱人跑到乡下时就租房子住。维持会成立了,局势稍微平定,加上当时我家没钱,就从乡下返回。回来时房子还在,但屋里东西没了。家里门前要挂上日本国旗,要不房子就会被烧掉。日本人看到东西就搬,我家没有吃的,人家送的花生米,炒了三瓷缸子,但也被日本人抱走了。在城门口有日本人站岗,经过时要鞠躬敬礼,进出城门时要发给一个证,有时还要搜身。我家回城之后,家里做些小生意,维持生活,由于没人出来,生意不是太好。日本人一般找有钱的人家要钱,不给就打。日军驻在西门,我听说在王家田(现菜市场)有几个年轻人被怀疑是新四军,结果被杀。1937年冬月里,有许多人从南京逃难到城里,后又逃到乡下。

4. 曾文华口述

曾文华,女,76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长江新苑7幢101室(原住六合南门)

调查时间:2005年6月30日

调查人:叶铭、殷昭鲁、吴爱惠、王晓艳

日本人到六合时,我当时8岁,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日语,直到中专,学了五年日语。听到传言,我家跑反到乡下,很多人挤在一起。我们

在乡下买米,粮价没怎么涨。半年后,有了维持会,局势安定了点,我们就回城了。城门口有日本人把守,进城就要鞠躬敬礼,不然就要挨打。如果放学迟,鬼子让我们站成一排,用棍子挨个敲头。城门口还有中国女警察,搜身,专门搜枪支那些东西。日本人还发良民证,大人有,小孩没有。我知道一个叫马文先的,三十几岁的妇女,被日本人抓住。她母亲急得哭,不过她乘日本人抓鸡时逃跑了,一口气跑到了竹镇。她母亲高兴得不得了。还有一个周妈妈,她们家在六合跑反时,聚集在一起,腿被日本人的飞机炸伤,她姐姐眼睛被炸瞎了。日本人在这边有很多汉奸,我知道有一个汉奸,女的,山东人,用白衣服晃圈,给日本人的飞机指目标。我听说日本人在六合抓当兵的,见额头上有帽檐印的就抓。日本人还抓女的,不分老小。听说凤凰山那边也死了很多人。有一个一家三口的,父子兄弟三人,在栽秧时,被日本人当成新四军抓走,先放狗咬,然后自己挖坑活埋,可怜啊……日本人主要住在六合旅馆。在日本人快要撤走的时候,他们在南门车站将自己的伤兵用木柴烧死。我亲耳听到日本伤兵用日语说:“太君啊,太君啊,我还能打!”

5. 郑精田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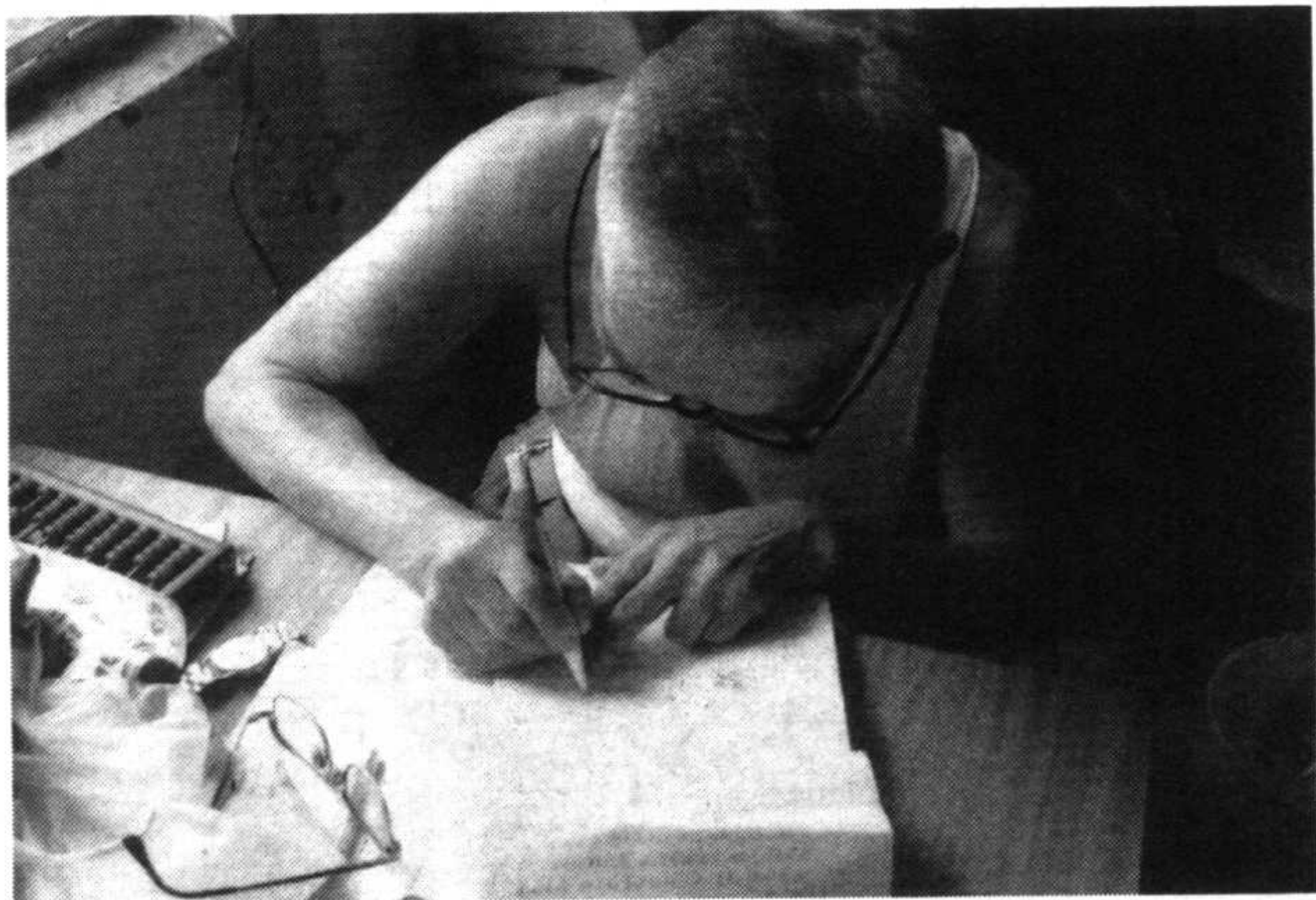
郑精田,男,81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长江新苑4幢205室(原住南门通化街)

调查时间:2005年6月30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殷昭鲁、王晓艳

鬼子来之前,我家有哥、嫂、侄子、侄女等十几口人,住在南门通化街。1937年冬天,知道鬼子要打过来,就跑到竹镇,一家人背着大包、小包。回来之后上南门到城里买米,因为没有敬礼,鬼子用盒子枪托敲了我头一下,头流血了,我就用手巾捂头往家跑。那时,东、南、西、北四个门都需向鬼子敬礼,人连畜生都不如。我们待在乡下一个星期,因为没有吃喝才回城,住竹镇东大桥,我们死里逃生。我住到乡下,逃难住在陌生人家。在竹镇生活时,经常饿,衣服也没得穿,我至今还保留着破衣服。我当时租人家的房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房子有两间,60平



郑精田

方左右,门面房,价钱不大,最多就几十块钱。我是做小生意的,我的房东姓胡,其爱人在上海,姓王。房租一般收十块钱一个月。我们要是不给钱的话,良心上会过不去的。当时鬼子驻西门,我估计有 100 多人。鬼子来时,国民党已经走了。我看到南京逃难的人很多,有的往城里跑,有的往乡下跑,河里有尸体,看看就淌眼泪啊。因为山路多,新四军驻扎,从六合到竹镇逃难的人很多。轰炸时,我在浮桥那边,用荷叶顶在头上。鬼子一来六七个,有两队。后来,有了维持会,维持会由商会维持,也不行。那时人人都是困难户,没有钱,没有米,没法做好人好事,那时国民党跑了,也没人来调查这些事。

6. 陈东海口述

陈东海,男,82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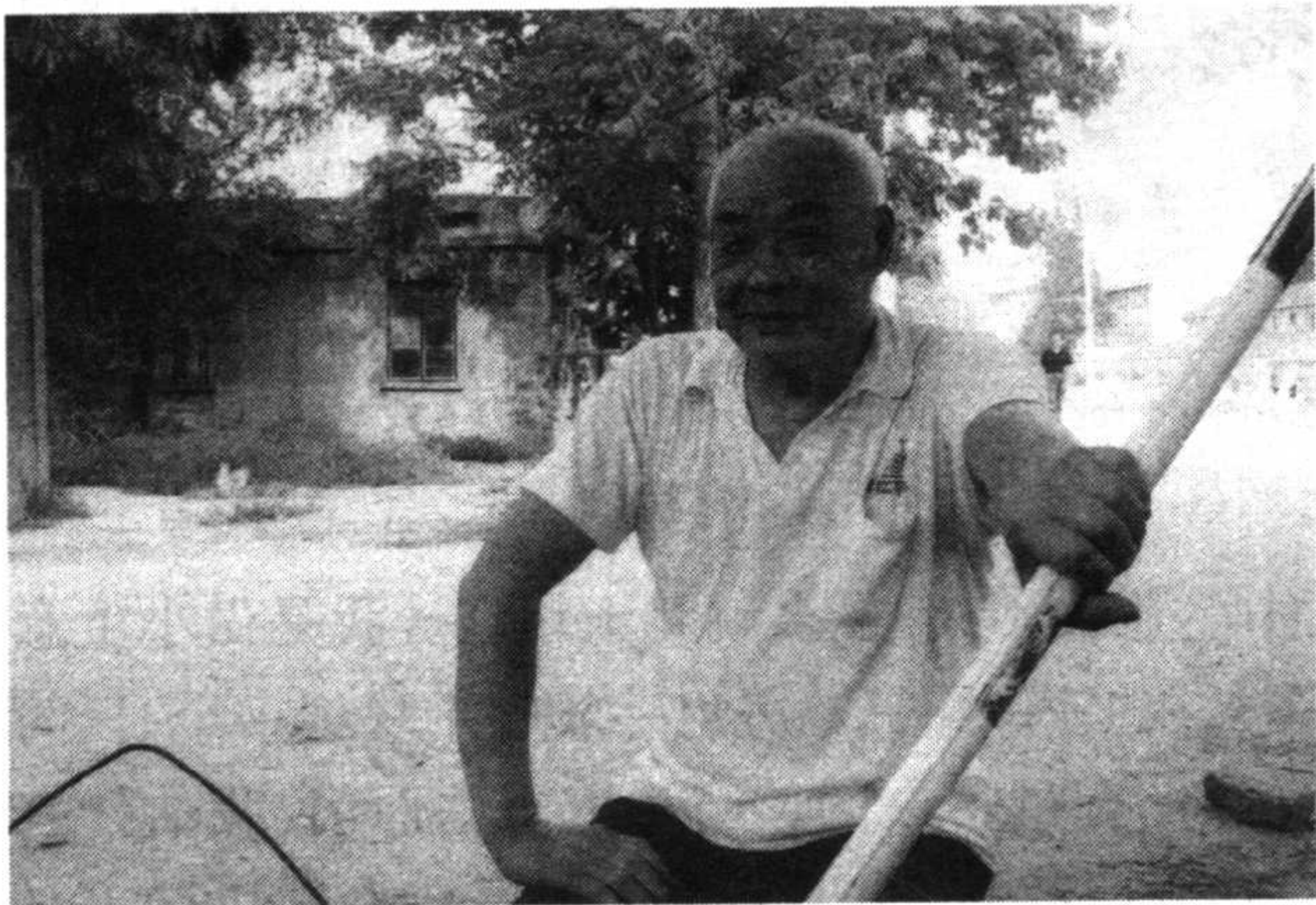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雄州镇公园路2村30号

调查时间:2005年6月30日

调查人:周颖、马秀谊、孙扬、屈胜飞

1937年冬月二十四,鬼子来了。我当时十几岁,一家都在种田。家里有父母、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当时我们住的地方叫秦家苑,在六合城外。我看见鬼子从大路进城,他们用枪托子打人。鬼子来的时候,大家

四处逃散,我们全家跑到了乡下。在乡下,我看到鬼子放火烧房子,火光红彤彤的。国民党军队那时已经跑掉了。过了年,我们从六合乡下回来,生活开始安定下来。我们后来领了良民证。回来后,我开始做瓦匠,做小工,被迫给日本人做苦力,维持生活。鬼子来之前,我生活很苦,鬼子来了后,生活更苦了。



陈东海

当时,日本鬼子是从小东门进城的,我在城墙边看到死人的尸体。日本鬼子到处搜捕“马胡子”,指新四军游击队。他们还到处抢东西,下乡抢鸡、抢猪杀了吃。鬼子还抢花姑娘,如果遇到女人反抗,就把她们打死。

抗战胜利后,我当了木匠,以后都做木匠。1945年,我结了婚,有七个儿子。

7. 江永年口述

江永年,男,82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古棠街62号

调查时间:2005年6月30日

调查人:马秀谊、屈胜飞、周颖、孙扬

鬼子来的时候,我14岁,我记得鬼子是阴历十一月十二日来的。当

时我们家是杀猪的,住在泰山路这边。鬼子从仪征过来,有一营人马。国民党军队坚持到十一号,日本人在这里呆了 20 多天。我们跑到十里外的十里盘。十四号我们回来看房子,房子被日本人放火烧了,留下的猪也叫他们杀了吃了。邻居王木匠的母亲没逃走,他回来看他母亲,但他当时剃了个“和尚头”(光头),日本人以为他是当兵的,就把他打死了。我们第二次回来是腊月快过年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了维持会,开始发良民证。20 多天后,开始有人做买卖了,秩序稳定下来了。当时的维持会长是六合人,维持会有好人也有坏人。

日本人来时,我们家有父母、两个哥哥、三个妹妹和我。当时我们进城时要向鬼子行礼,还要被搜身。如果被鬼子当成坏人,就拿刺刀戳。见到日本人,如果跑的话,日本人就会开枪打。

解放后,我去了食品公司工作。我有五个女儿、三个儿子。现在我和小儿子一起住。

8. 祁永柱口述

祁永柱,男,1928 年 10 月 29 日生

调查地点:雄州镇泰山路化肥厂新楼 305 室

调查时间:2005 年 6 月 30 日

调查人:马秀谊、屈胜飞、孙扬、周颖

日本人来时,二姨是厨子,当时日本人不少,总头子住在西门。某个人结婚,二姨去帮忙,日本人说他们是“黑头”。找姓洪的翻译求情,但无用。日本人让九个人挖坑,包括二姨,自己挖坑埋自己,日本人很残忍。这是鬼子才来不久发生的,在西门城门口。当时我 9 岁,住南门南子巷,父亲做厨师。鬼子来时,要鞠躬,不然,就要打人耳光。当时弟兄五个,四个哥哥,住在南门。

长大后一直做厨子,1958 年先在棉织厂,1961 年调到化肥厂。老伴颜秀英,日本人在时就结婚了,现在已 77 岁,曾在针织厂工作。现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9. 陆荣杰口述

陆荣杰,男,82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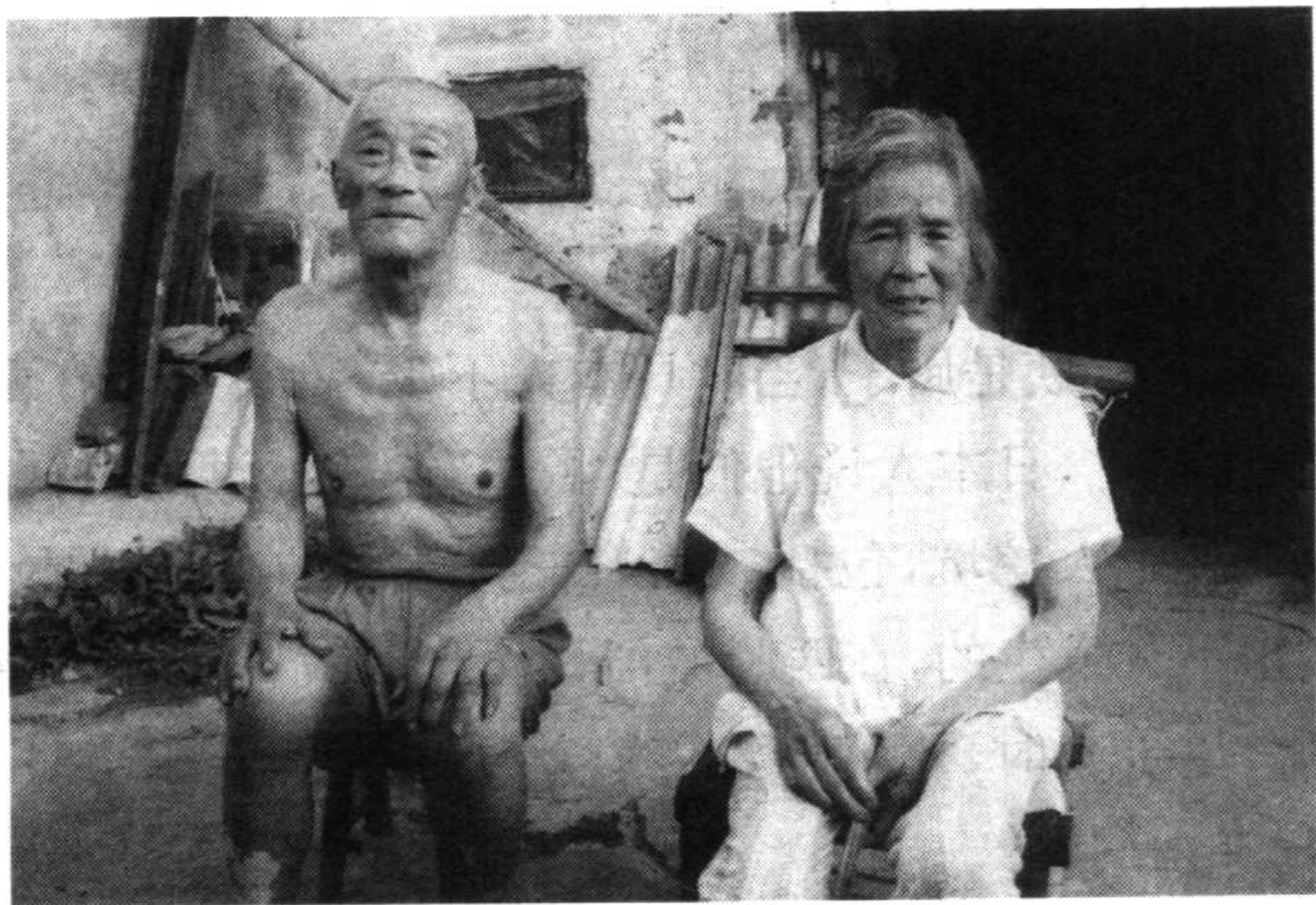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雄州镇化肥厂宿舍19号

调查时间:2005年6月30日

调查人:孙扬、周颖、马秀谊、屈胜飞

日本人来时,我大约十几岁,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有父母和奶奶。我们家是种地的,有八亩田。日本鬼子是从正北方向打来的,戴着钢盔帽子,穿着黄衣服,骑着马。鬼子到处抢东西,放火烧房子,还杀了很多。从新集过来的公路上就杀了很多,我亲眼见了这些尸体。二鬼子也不讲理,向日本鬼子学,杀人放火。进六合城要向鬼子敬礼,不敬礼鬼子就打人,还不能跑,一跑鬼子就把人打死了。

当时我住在龙池乡垛石村。十几岁时我给新四军带过路,新四军很苦啊。有一个严指导员在我家住过,夹着驳壳枪,束皮带。他当时就住在我们家的茅草房中。我是194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我做过民兵队长、村长。解放前当保长的都是地主富农。



陆荣杰(左)

10. 常厚荣、达庆华口述

常厚荣(夫),男,77岁;达庆华(妻),女,75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化肥厂宿舍 5 栋 101 室

调查时间：2005 年 6 月 30 日

调查人：屈胜飞、周颖、孙扬、马秀谊

常厚荣：

鬼子来的时候，我 9 岁，一家有四五口人，有父母、两个姐姐。我们家是做小生意的，住在六合县城的后街这里。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从小北门出城往乡下跑，在小北门那里我看到很多尸体。日本鬼子正规军不多，他们征集老百姓做苦力，强迫老百姓帮他们背东西。当一个人背不动时就换另外一个，谁不愿意背就枪毙谁。我们在乡下待了几个月，非常害怕，听到穿皮靴走路的声音就赶紧躲起来。到了听说城里鬼子不打人了，我们才回到城里。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躲在家里，没有看到过日本人抢东西。我们去基督教堂里面玩，日本人不进去。日本人来了后生活非常苦，没吃的，我们也没书读。

解放后，我参加工作，先在商店里当营业员，后来调到化肥厂工作。

达庆华：

我那时住在永宁街，家里有父母，一个弟弟，共四人。我看到过日本人打人。我们那儿有个地主叫王铁头，他进城时没有给日本人敬礼，鬼子就你一脚他一脚地把他活活打死了。鬼子惩罚进城时没有向他们行礼的中国人，他们强迫没有行礼的人挟着一根放着砖头的木桩子，不准让砖头掉下来。

11. 达观口述

达观，男，81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 85-10 号（原住达家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1 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王晓艳、殷昭鲁

六合人跑反，家家把衣服、被褥等日用物品打包跑到农村，农村有亲

戚的就住亲戚家。即使不认识人的,农民也会同情而收留。我们买农民的米、菜,米按斗买,一斗十升,一担十斗。我们等人家吃过,再借用他们的锅碗。晚上睡觉打地铺。农民堂屋的黄土地又干又平,稻草放下去后,再放下被褥。两三个人睡在一起,第二天再还原。城里基本都空了,真是万人空巷。家里有的老头、老太太不走的,就留在家。有少数妇女也留在了城里,外面用锁锁着,里面还顶着门,基本家家如此。日本人见



达观

人就一枪,冲开门,见东西就拿,甚至中国字画也拿。遇到妇女则强奸,有的奸完还刺杀,年老的也不放过。日本人进六合城后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啊。1938年,日本人不知怎么就撤走了。六合城里,原国民政府机构残余的组织又来了。阴历四月二十七日,日本人飞机轰炸,我那时十一二岁,读六年级,在六合小学。当时正在上课,飞机来了,有九架飞机,先盘旋,然后飞至东边,排成一字纵队,尔后第一架俯冲,那声音实在是可怕啊。我们本来是感到稀

奇好玩的,还站在高处张望,学校有防空洞,这时我们就躲进去了。胆小的女生开始哭了。飞机冲下来后,就投弹,我们很害怕,后来没有机声了,我们才出来往家逃。六合像沸腾的粥,街上的人东窜西逃,家家上门板,找人的,哭爹喊娘的到处都有。后来我们到家后,当时母亲在家,父亲不在家,一家三口,我虽然只有十一二岁,却扛着大箱子,六合城只有四个城门可以进出,我家靠北门,就往北城门口跑。几村人同时要从这个城门出,城门五六米宽,人很挤,地上鞋子、东西到处都是,也没人捡。人只能随着人流往前移动,有的人跌在地上,也没人管,甚至还从身上踩

过。出城门后,就向农村跑,耳朵里还要听着飞机是否再来,我们没有目标,大路上人多。日本人飞机又来了,看到农村一条线的人,就用机枪扫射,死的人很多。人们就往两边的麦田躲,即使这样,还是死很多人。我们也不知要到哪个村庄。日本人有时还向竹镇集、马集轰炸,轰炸毁了几百间房子。七月二十四号,又一次轰炸,就像第一次轰炸一样,但没有那么紧张了。轰炸后,投了一些炸弹。第二天,我进城了,走到北大街(是南城到北门的大街),街道用青石铺砌,一块青石有200多斤重,街道比较繁华,日本人空袭后,街道上的人就往两边跑。南边有一个巷,一遇空袭,这地方的人就往巷子跑,到荷花塘。有一次,日本人的炸弹正丢在小巷和荷花塘丁字路口的交界点上,弹坑有一米深、三米宽,街道上头200斤的青石一半被炸到屋顶上,电线杆上有很多人肉,炒货店有一个做糖果人的儿子被炸没了,很多人就此无影无踪。亡国奴没有尊严,我亲眼看到人们只能走四个城门(早开晚关),进出城困难。等到城里有了维持会,有了市面,人们就纷纷回城了。我家从北门进,老远看到鬼子站岗,枪上上着刺刀,我很害怕,看到有人进才敢进。进出城门不能随便,必须规规矩矩地走,每个人都面色紧张,都要恭恭敬敬地鞠躬,如果不这样的话,日本人就打人,甚至用枪托打,打得人皮开肉绽。日本人最常说的是:“八格牙路,死啦死啦的。”进出城门等于过关,我的老师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隔城如隔万重山。”有的年轻人表现很正常,日本人也把他们扣下了,叫他们互相打耳光,必须要手打,不然就挨日本人打,一直到日本人开心才被放走。日本人还让中国人罚跪,顶很重的城砖,最长个把小时。晚上没人敢出去。如果看到喝醉酒的鬼子,繁华的街上立即就没人了,我曾看到日本人将中国人绑在用木头做的十字架上,当作靶子,几经动作才刺杀一刀,直到刺死。

12. 卢永礼口述

卢永礼,男,81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世纪花园1幢3单元205室(原住六合八百区)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殷昭鲁、王晓艳

我家有九口人,父母、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都种田过活。听到日军要来,很害怕,村里有人站岗,一见到日本人,就往田里跑,躲起来。我当时十来岁,当民兵放哨,跟日军打过仗。当时来的日本兵比较少,六合大约一个连,八百区大约有一个排,大部分是二鬼子,大部分是当地的地痞流氓。但是,日本人有时也打二鬼子。日本兵很凶残,到处烧杀。我知道在朱云这个村庄,全被烧毁了,一个老太太没有跑掉,而被活活刺死。看到有人在跑,他们也会用枪打。我们家接待了一户从八百桥街上跑来的人家,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我们也热情地接待。他们是卖布的,在乡下继续以卖布为生,在我家大约住了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当时用铜板买东西,还有洋钱。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睡在地里,我们在地里挖了个洞,上面用东西架了起来,一般住三四个人。日本鬼子不敢到田里来,我们在洞里大约住了两年。

13. 达应珂口述

达应珂,男,74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荷花新寓7幢102室(原住达家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日

调查人:叶铭、王晓艳、殷昭鲁、吴爱惠

1938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日子。那时我读六合荷花塘小学(原址在现六合一中)一年级。飞机上午八点多飞来了,我们正在上课,飞机来了,我们就出来了。九架飞机,双翼的,分“品”字形,前三架,后六架,很有秩序。我们觉得很好玩。飞机进城后分散,开始俯冲,丢炸弹。老师很紧张,叫我们赶快躲到桌肚底下,我们不敢动,学校放学让我们回家。六合城多处被炸,第一个被炸的是王家锅店——唯一一家三层楼的,被炸毁了。炸完后,街上乱得不得了,人们都乱跑,还有的拿着门板抬着被炸伤的人。我的熟人、邻居也有被炸的。炸弹丢得多,人们有的哭喊,有的回家,有的找儿子……我的一只鞋跑掉了,从北大街跑到亲戚家,她三十几岁,对我说:“小东子(我小名),你还不跑,你家人一起走了,赶快走!”她拿着她的手帕把我的脚包了起来,我跟着她

跑反到乡下。我家人到学校找不到我,发现我不在了,就急了。尔后,我胡大哥打听到我到了王家洼,过了两三天,我七哥(现年82岁)找到了我,扛着我跑到王庄。几天时间,我就回城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炸弹的恐怖,我当时的心态是由好奇到躲到、失散到农村到寻找到再到回家,这辈子我都忘不了这一天。

我还想说亡国奴的日子不能重演。六合沦陷,大家都害怕鬼子,老人害怕,晚上怕黑。随时出来,随时都会受侮辱。老人怕受侮辱,中年人怕拉夫,青年妇女怕被糟蹋,最恐怖的是奸后被捅死。当时“日本人找花姑娘”中的花姑娘就是说的青年妇女。后来日本人连年老的妇女也不放过。日本人下乡,就是所谓的扫荡,旗子挂在刺刀上,杀到哪个村,哪个村就倒霉。我还看到赶猪、赶羊的,看到日本人,我们就躲。后来有了维持会,就是招待吃喝。那时小孩子怕鬼子,大人常用“鬼子来了”来吓唬小孩子。

从日常生活来说,我们买柴,农民把柴挑到街头卖,我们这边叫“迎柴”和“送柴”。我们在北门,看到门口有日本鬼子站岗,脸是“皇军脸”,很可怕。他们随时会罚中国人,一般都要中国人先鞠躬敬礼,喜欢用刺刀挑帽子或者让中国人罚跪。过城门,我们怕见鬼子,我们那时读书都奴化教育,学日语,从小学就开始。我从二年级开始学的,是必修课。教日语的有的是汉奸,有的是翻译。后来,我到了准提庵小学学日语,运动会时还唱日本歌曲。当时我们的头脑中是不想读也得读,害怕日本人啊。六合是南京的北大门,六合城也驻有日军。达家祠堂的柱子被用来拴马,被马啃坏了。其实,老百姓心里都有底,对日本人又怕又恨。我们都是城市贫民,在城市做小生意糊日子。日本人在六合城里也害怕,到晚上就关城门,四个城门白天开,晚上关。他们怕“马胡子”(新四军),老百姓称为“四大”。日本人怕下乡,一回城就关城门。新四军会化妆进城。我们认为唯一能使日本人害怕的是共产党。六合沦陷时间大约是1937年12月6日,南京沦陷后几天,1938年,日本人撤走。7月24日又一次轰炸。我家有伯父等十二口人。我家本来住在达家巷,祖父在码头上搬货,后来成了小工头,家庭主要靠码头上过活。我们用的是国币(即法币),还有光洋,有大洋、小洋之分。我还记得现在的六合小学是日本

宪兵队驻地,凡是带进去的可疑人,没有出来的。后来开山时发现有很多人骨,锁骨上面有铅丝,头骨上有铁钉。

14. 张有铸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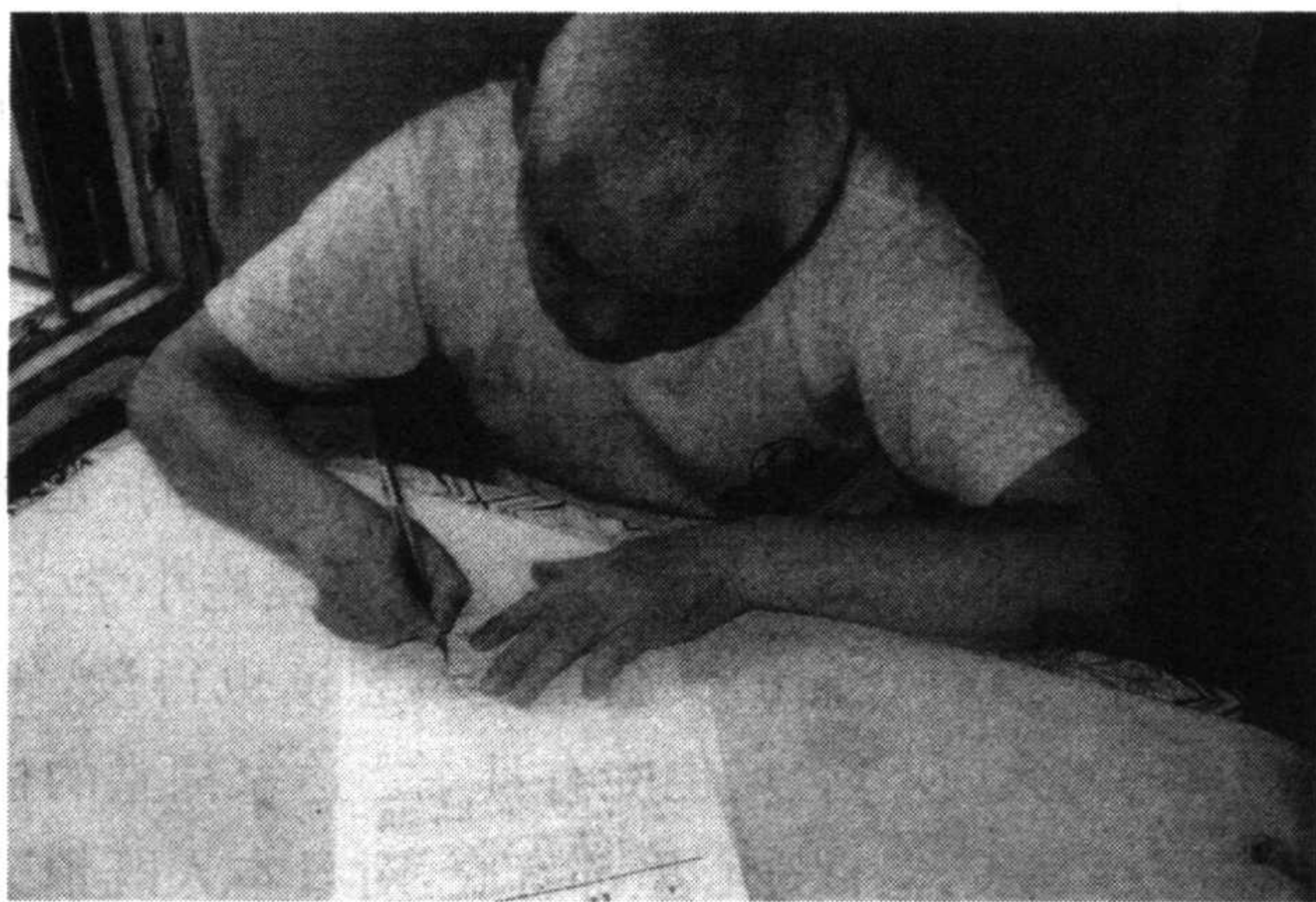
张有铸,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雄州镇公园路2村41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日

调查人:马秀谊、屈胜飞、周颖、孙扬

日本人来的那年,我虚龄13岁,住在六合新集西边的一个叫张大营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属于安徽来安。那时,家里有六口人,有父母、一个弟弟、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我们家是种田的。



张有铸

日本人打到六合,沿着六滁公路进攻滁州。我知道日军在程桥强奸了一个妇女。有一小队鬼子坐小汽艇沿滁河向滁州进军,经过程桥时,当天晚上,鬼子在那里强奸了一个妇女。当地的地痞出面组织维持,给日本人找吃的,找花姑娘。日本人还烧了滁河上的一座桥。

中央军也有抵抗日本人的。我的亲戚告诉我,在雷官集,那时日军有几个侦察兵,有个中央军的士兵很勇敢,用刺刀刺死了几个鬼子,后来他被鬼子用枪打死了。

1937年的时候,日本人在新集抓了四个青年,其中一个叫徐宝余的是我远房婶子的亲弟弟。日本人问他们会不会打枪,徐宝余说会。结果他被鬼子绑在树上,用刺刀给捅死了。

第二年春天,我的父亲去南京城里卖猪,看到长江边上有很多死尸,有很多狗在吃死人的尸体。我记得腊月初八,有中央军从我家门口过,告诉我们南京城里死了很多人,长江里面死尸无数。

1938年的春天,一队日本兵从新集过,他们抓到了一个60多岁的叫陈荣昌的老头,把他带到了薛营。日本人撕开他的长袍,发现里面穿的是中央军的灰军装。那灰军装是中央军逃跑时丢掉的物资,老头把它捡回来穿。日本人说他是“马胡子”,就是抗日游击队。鬼子用刺刀捅进他的嘴里,还搅了搅就把他捅死了。我看到了死尸。

日本鬼子下乡抢东西。1942年冬天,我和母亲到城里卖花生。我看到有三个鬼子在六合西门外抢了鸡子挂在身上,和现在电影上放的一样。

1939年,麦子种完的时候,新四军有一营人从我家那里过,是一个雷营长带的。他们吃过饭后,在六浦公路一个叫竺家槽坊的地方伏击了日军。一个小时的战斗,新四军击毁了鬼子的5辆汽车,缴获了20多条枪,但新四军有个蔡排长牺牲了。

后来新四军在竹镇建立根据地后,日本人的飞机几乎天天都要轰炸竹镇。日本飞机也炸别的地方。在雷官集,有一个车老太被炸死了,肚子都挂到树上了,这是我姑妈看到的。

我的两个表弟参加了新四军,他们参加了著名的羊山战斗。那时汪伪的警卫师护送日军去程桥,新四军把他们打得很惨,缴获了很多武器。

六合中学当时是日军的宪兵司令部。解放后,中学扩建,挖出了很多骷髅头,上面钉了长钉子,我那时在程桥中学,听说后去看到的。

抗战后,我读了书,1947年在六合中学附属师范班读书,解放后去扬州师范读书,之后在马集教书。1956年作为调干生去南京师范学院读书。后来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我有四个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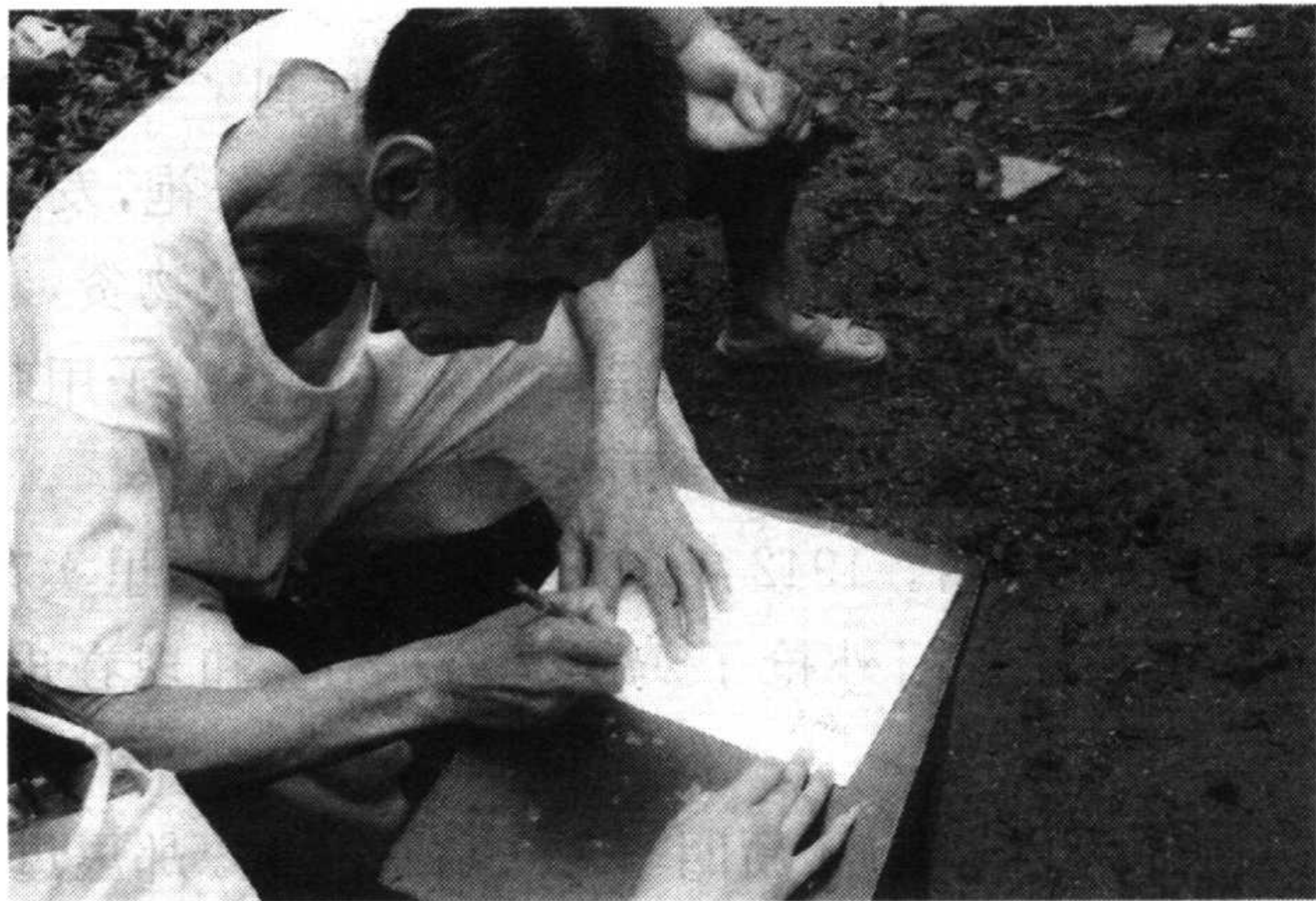
15. 朱长源口述

朱长源,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雄州镇泰山社区公园路2村25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日

调查人:马秀谊、孙扬、屈胜飞、周颖



朱长源

1937年腊月十几,鬼子来了。当时我十几岁,在六合东门小学上学,家里有父母,一个姐姐,还有奶奶,一家人都跑到马头沈村(在八百镇)亲戚家躲避。第二天看到一个老头也被抬到马头沈村,听说鬼子来时,这个姓肖的老头和老伴躲在田埂里,两个人都60岁左右,老太太被鬼子用枪打死了,老头儿中了两颗子弹,受重伤,浑身是血。这夫妇俩是跑反时没跑掉,在园林被打的,肖老头以后过了好几年方去世。当时我家里有三间两厢房屋,日本人放火烧房,我们跑的第二天三间房子被烧了。隔壁邻居家也被烧了。当时父亲在浦口开浴室,叫丰园浴室,很有名的。浴室后面是旅馆,浴室和旅馆都被日本飞机炸平了,是在1938年炸的,损失大了,倾家荡产。1937年上半年回到祖居,之前全在浦口住。

一年多后,全家才又从马头沈村回到家里。当时在乡下听到安民了,有了维持会,搞良民证,于是全家返回来了。我们回家后,重新起房子,有三小间房子,种田。隔壁少了两家。在乡下看到,在马头沈村,日本人打鸡、打猪、拉牛、抢粮食,日本人是腊月二十几下乡的。

回来后我到吕宝华学徒,学做鞋子。在南门城领饭,出门来来回回我都能看到日本人。一次师兄弟学徒的,进门时被日本人看到抓住举城砖,我告诉老板,请了安翻译,才放人,当时怀疑是“马胡子”。晚上家家户户上门板,城里有百十个鬼子,住在西门,经常闹事喝酒。日本人来了,生活艰难,有进城卖菜的,不顺眼就掀了。伪警察和鬼子一起,持续了好几年。安民以后,飞机到竹镇轰炸过三次,葛塘烧过两次。

1938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鬼子炸六合,九架飞机,分成三个小队,俯冲轰炸,王家锅店、后街也炸了好几次。那时我们跑反到后山,看到城里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16. 杜文正口述

杜文正,男,77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泰山社区公园路二村49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日

调查人:马秀谊、孙扬、屈胜飞、周颖

鬼子来的时候,我住在延安路,家里有六口人,一个弟弟、一个哥哥、奶奶、父母和我,有七八岁,家里种田、蔬菜。我在公园路的南端看到鬼子用枪打死人,还把老母猪打死吃。我们家跑到新篁,一年多后才回来。回来后安民了,有了维持会,发良民证。回来后继续种田。日本人走后,解放后也是种田。我后来有六个子女,两个孙子。

17. 常厚福口述

常厚福,男,82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公园路70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日

调查人:孙扬、周颖、马秀谊、屈胜飞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家住在六合南门的龙池街。我上过年把年的私塾,1937年的时候我在南门那儿的葆真小学念书,上四五年级吧。我们

家是回民，葆真小学是个回民小学。那时我们家有好几口人，父母、爷爷、奶奶、三叔、四叔、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们家是做粮食生意的，生活得还可以。

我第一次看到日本鬼子是1937年冬月初十的样子。鬼子坐着小汽艇从南京城顺着水路过来，停在南门的浮桥那儿，浮桥是木头搭的。这群鬼子大概是先头部队，刚来时还不凶，来了一阵子又走了。

大约是1937年的冬月十八，日本人的大部队从六合新集直奔津浦铁路，进了六合城。我们全家人都跑了，只留下爷爷看门。我们跑到了乡下，在六合的北乡安顿下来。过了年，大约两三个月，我们回到城里。我进城在南门那儿看到两个被鬼子打死的人：一个是姓马的，还有一个姓陆的桶匠，死在南门那的彤华小学里面。鬼子大部队进城的时候，看到他从厕所里出来，一边提裤子一边走，大概鬼子以为他掏枪还是干什么的，就开枪把他打死了。前面提到的那个姓马的，住在南门的迎恩街，我都看到了他们的尸体。

我在乡下避难时，看到日本人抢鸡、抢猪，杀了吃。我和一个叫李传龙的，我们都是回民，日本人逼着我们去捉猪，不愿意就拿刺刀对着我们。

鬼子的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我记得是夏天。飞机俯冲下来，在南门那，我和一个叫韩国富的看见有两个人被炸死了。一个女的姓鲁，是新集黄塘鲁人，还有一个男的小青年，在南门渡口那被炸死了。和我一块看飞机轰炸的那个韩国富也被炸伤了。

当时鬼子的部队驻在现在的六合一中那里。鬼子在六合的每个城门驻有8~10个人，在城里也就一个连的兵。他们一般不出来，不到天黑就关了城门。二鬼子坏，他们常在城门口盘查，我们进城要凭良民证，还要给鬼子敬礼。安民了以后，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我没再上学，跟家里做粮食生意。

1943年，我20岁，父亲去世了。后来1945年鬼子投降了，我在六合南边的长芦那帮工，还是做粮食生意。我在那看到鬼子投降，有年轻人把西瓜套在鬼子的头上，但没打他们。

解放后，我又做了年把粮食生意。后来抗美援朝，我参加了志愿军，

在 21 军 61 师 183 团当后勤军需给养员。1953 年 5 月份入朝,1957 年 7 月份回国,然后就复员回到地方,复原之前我的军衔是上士。复员之后我先在六合龙袍的粮管所工作,之后又调回龙池,以后我调到工业局工作直到退休。我有三个儿子。

18. 陆鸿仪口述

陆鸿仪,男,81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 37-2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殷昭鲁、屈胜飞、王晓艳、马秀谊

当时,我家有四口人,母亲、哥、姐和我,父亲 40 多岁就去世了,原来是做生意的。日本人来之前,我在东门小学读五年级,校长是丁朱荫,我们当时学英语。鬼子来时,老师已经安排了,数学老师朱柳权非常认真。他告诉我们,说日本人很坏,尤其是女生,照片一定要带走,如果日本人看到照片了,就会让宪兵找这个人。我们到捧山下许村住了一年。后来,我由于小,是骑着毛驴进城的。进城后,生活非常苦,我们还发了良民证。我 16 岁当学徒,学珠算,张老师的珠算很好。当时日本人住在六合一中(原来的老师范学校)。每次从六合一中经过,我们必须规规矩矩地给日本人鞠躬行礼。日本人让我敬礼,他们认为我玩花样,就用刺刀把我的伞给挑破了。日本人喜欢吃酒,见日本人来,人就让开,就关门。有一次日本人跑到我们柜台里,我倒水给他,倒水时候,日本人打了我一嘴巴子,还不让我走。我从后门逃跑,被日本人抓到了。后来,我又跑走了,跑了三天,没敢回来,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

1938 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日本人炸竹镇,飞机俯冲投弹,我们以为飞机被打掉,其实是飞机投弹。我记得,有一个姓汤的,做秤的,他儿子被抓到了,说是新四军,其实不是。他们找翻译向日本人求情,但是,结果还是被日本人杀掉了。现在,我很恨日本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们使我连读书也读不成。

抗战胜利后,我做布生意。解放后,公私合营了,我就在国家的南厚

商店工作。我现在有三个儿子。

19. 阮太和口述

阮太和,男,83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113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2日

调查人:叶铭、孙扬、周颖

日本人来六合之前,我家里有八口人,弟兄六个,家里做银匠手艺。我在六合小学读五年级。1937年冬月鬼子来六合,早几天听说就跑了,跑到西门城外西乡七里店子,租房子住。大部分人一起跑反,南京亲戚也跑到六合。当时大米便宜,米、肉、油能买到,蔬菜买不到。日本人从村里撤后,国民党韩德勤的部队来了一段时间。第二次鬼子来六合时,我们又跑了。安民后,成立伪政府,有维持会,又回家来了。当时进城要给鬼子鞠躬,有不鞠躬的,要站在城砖上。还有伪警察。罚是鬼子罚,伪警察负责良民证。良民证是个硬纸壳子,有照片,盖个章。1938年的“四二七”轰炸,我在家里,鬼子九架飞机,三个分队,我们躲到城外,鬼子轮番轰炸,又跑到西乡,炸了一整天。那时国民党军散在马集,鬼子见到老百姓用枪扫射,死亡很多,房子炸大洞。王家锅店^①炸得最厉害。听说鬼子看到鸡就抓,见到牛就打,我们看到日本人害怕,就跑,鸡、猪都被鬼子吃了。

从乡下回来后不读书了,做小生意,还可以。帮日本人的特务每月下帖子,找各种理由让我们送钱,晚上关门闭户,不敢出去,听到鬼子皮鞋响。城里驻一连鬼子,有一百多号人,四个门都有鬼子。总部在六合小学。听说鬼子抓人去做地牢。鬼子还抓当地老百姓抬米、弄柴、做苦力,发了良民证,要交钱的。有户口的,通过地方保长代领,发过来;没良民证,鬼子不给走。二鬼子就查良民证,二鬼子还敲香烟,送货出去,没香烟就不给走。日用物品是统制用品,合作社按月供给,必须凭牌照去

^① 现电影队宿舍。

领,米油不限制,日用品管制。米价比国民党时要贵,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用储备票子,之前用国民党的关金券、法币,也有用银元的,人们不喜欢用银元,太重了。1银元换330个铜板。有一次小分币没有,用邮票代替,当时邮票最高是五分的,鬼子来赶紧关门。跑反时换法币放到棉袄里怕抢。

鬼子投降后,在十字街做生意,有两个孩子,解放后做生意,公私合营后去联合公司。

20. 董玉珍口述

董玉珍,女,84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97号(原住南门永宁街)

调查时间:2005年7月2日

调查人:叶铭、周颖、马秀谊

鬼子来之前我家有八口人,父亲、奶奶、姊妹六个。父亲是小职员,工作不固定,靠变卖家里东西度日。我家也跑反到竹镇,姑妈家房子就是被鬼子燃烧弹烧掉的。第二年回来时,我的同学常秀芳因为年轻,过城门时没有鞠躬,被打了几个嘴巴,不给出城回家。我家窗户朝街,晚上点灯看书,日本人看到就过来,就跑。我的母亲晚上生小孩,因为医生不敢来,耽误时间,第二天就死了。我的父亲不知说了什么被坏蛋报告给日本人,抓到宪兵司令部用刀架在脖子上罚跪,家里人托翻译官说情才放出来。日本人追我,我从后门跑了,日本人用刀在床下乱刺找我。日本人来之前我在六合小学读书,来之后上不起了,只能上补习班补习。我1952年参加工作,在葛塘、横梁、于益、北门等小学教书,直到退休。

21. 王世英口述

王世英,男,74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崔家巷1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2日

调查人:马秀谊、殷昭鲁、屈胜飞、王晓艳

我 1932 年生,鬼子来时就住在崔家巷,当时家里有祖母、父母、一个弟弟,父亲在上海当工人,回来后做些小生意。1938 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崔家巷被炸,当时有九架飞机,三个一排,炸了好多炸弹,房子炸倒一片,老县政府也被炸坏。我家房子也被炸,家里一棵杏子树,没熟的杏子被炸得落了一地。我家附近有一小名叫黄扣子的皮匠,他家住在乡下,他在这次轰炸中被炸死,他的父亲来抬回他的尸体时,我们家就跑反到他家。我还知道有一邻居老太当日本飞机来炸时,她把头躲在老的茶几里,身子露在外面,结果房子被炸倒,她被埋在瓦石堆里,她的儿子把瓦石搬开才把她救出。我跑反回城后见到城门口有日本人站岗,一般有两三个日本人,人们进出城要向日本人鞠躬敬礼。

1946 年我离开六合到南京做学徒,1953 年又到无锡一机船厂工作,1965 年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1990 年回到六合。现在家里有三口人,有儿子、孙子。

22. 张家宝口述

张家宝,男,77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东中市巷 1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孙扬、殷昭鲁、屈胜飞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家住六合城的西大街那里,全家有五口人,祖母、父母,还有一个妹妹,我是老大。我父亲那时给人帮工,在磨坊里面做事。

我记得鬼子没来之前,中央军从这里过,他们穿着灰色的军装,1937 年腊月初十的样子,中央军退到天长去了,我没看到他们和日本人打仗。过了个把礼拜,日本人就来了。我们家听说鬼子要来了,就跑到离这十几里一个叫管墩的地方。我们在那儿的亲戚家住下,吃的东西都是亲戚给的。我们在乡下住了两个多月,后来听说城里安民了,成立了维持会,我们就回到城里了。维持会开始的时候是商会的人组织的,在十字街的商会巷。

在西门,有个中央军的伤员躲在一个桥洞里面,鬼子发现了,把他拖出来用枪打死了。我跑反回来后看到了那个中央军的尸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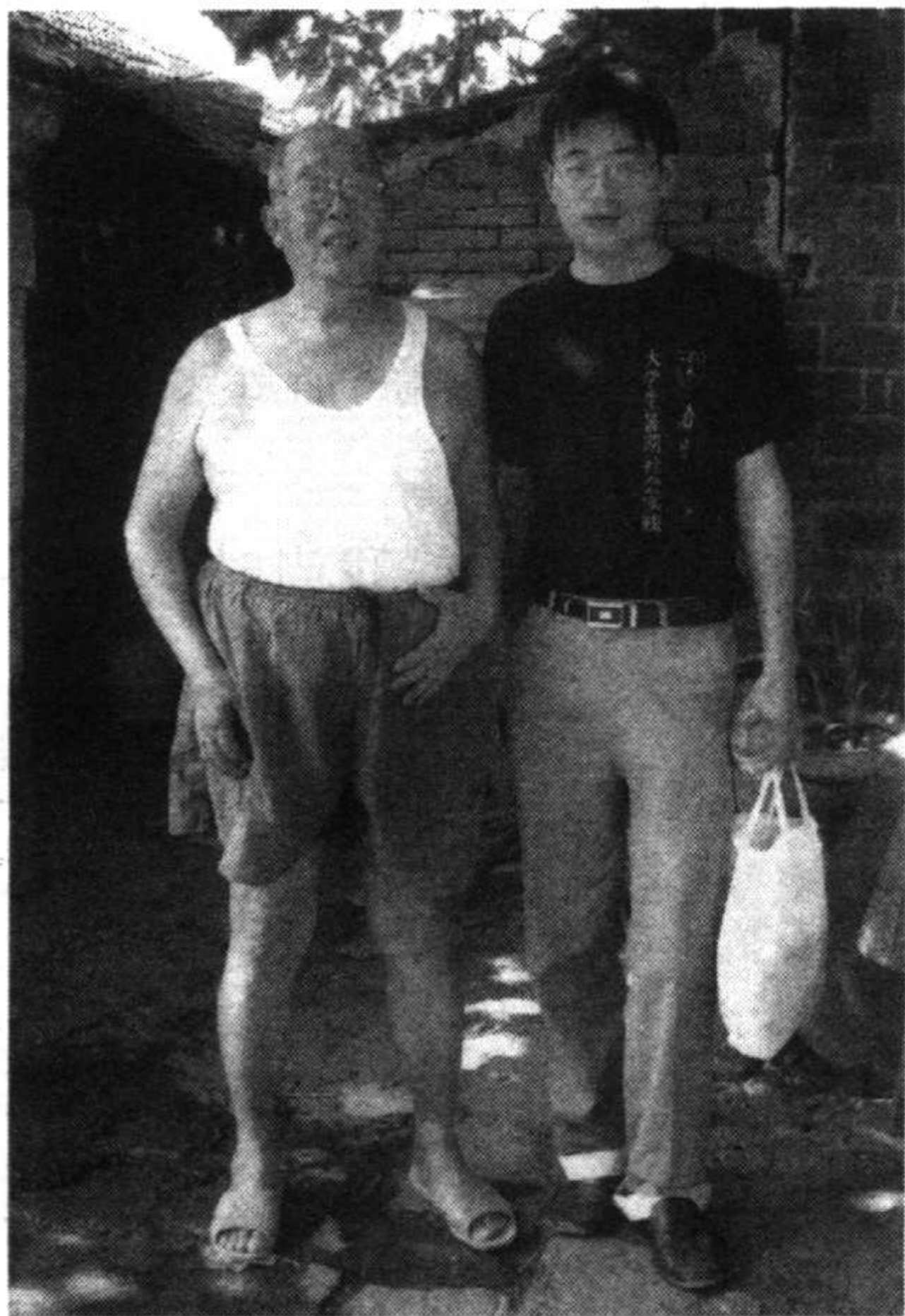
我们家有个邻居叫刘玉龙,是个唱戏的,就住在西门那边的积玉巷。他的老婆姓夏。有一次,一个鬼子跑到他家,刘玉龙吓得躲在床底下,鬼子强奸他老婆,正当鬼子在床上抱着他老婆的时候,他从床底下爬出来,照着鬼子的头就是一下子,把鬼子打晕了。他们把鬼子埋在花园里头,上面还种了花。后来,鬼子发现有人失踪了,但找了几次没找到,就算了。

大概是1938年的春天,或者更以后的时候,我看到鬼子经常在西门那边放毒瓦斯,放臭弹。1939年,我上了学,跟私人读书,

就是念私塾了。我用的课本,中国字的上头有日本字,但老师不会教。好像是1938年阴历的四月二十七,我记得中午的时候,有两架日本飞机来轰炸。在六合一中后面丢了个炸弹,他们以为那里有国民党军队,弹坑到解放后才填平。日本飞机在崔家巷扔了个炸弹,把一个行人的肚子炸得挂在电线杆子上,盐池那边的老公安局的房子被炸得烧光了。

日本人那时住在现在的六合一中那边,板门口的基督教堂里也有日本兵。进出城门的时候,中国人要向日本兵敬礼、鞠躬。有一次我从乡下回城,在西门,鬼子兵看我是个小孩,就要我跳高供他们取乐,后来我实在跳不动了,不肯跳了,鬼子兵就打了我一巴掌。

1945年,鬼子投降,他们有伤得很重的伤员没法带走,我记得有两个人被他们烧死了,就在现在的六合一中那里。我听到他们被烧得用日语在火堆里惨叫。鬼子投降后,我继续读书。解放后,我当了干部,一直到



张家宝(左)

退休。我有五六个子女。

23. 汪文英口述

汪文英,女,82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47号(原住原东门,即现化肥厂)

调查时间:2005年7月2日

调查人:殷昭鲁、屈胜飞、王晓艳、马秀谊



汪文英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当时11岁,我们家在丁字街开百货行。当时,我们跑反到八百(现八百桥),过了一年才回来。在1938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的轰炸中,我父亲被炸死。当时,我父亲是回来做生意的,由于我家住在中国银行隔壁,日本人出动飞机轰炸中国银行,出动了九架,绕了三圈,就投了炸弹,我父亲被炸了后背而死。

日本人当时经常到农村抢鸡、猪等回城吃。我们当时用金圆券也不值钱,价格不稳定,也买不到东西。我们还用淮南票(新四军在时)。我21岁出嫁,出城门必须事先给二

鬼子说好,给日本人敬礼,给他们糖果吃。我们晚上不敢出去,日本人奸淫,经常叫花姑娘、花姑娘。我现在有六个子女,一个儿子、五个女儿。

24. 严家喜口述

严家喜,男,81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 49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孙扬、屈胜飞、王晓艳、马秀谊

日本人没来之前我们一家人就住在老北大街，就是现在我生活的地方。当时家里有父母，兄弟姐妹五个。我们家里是做生意的，主要是卖瓷器，生活过得还可以。

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日本鬼子打到六合，我们全家都跑反到靠近竹镇的侯桥，住在一家不认识的人家里，那里的人都很好，给他们一些房钱就让住，吃的就到乡里去买，价格也不贵。日本人来了以后价格变化不大，当时老百姓用的钱有银元、国民党的法币、东洋票。

我们家在侯桥住了一段日子，后来又搬到离县城不远的村子里，以后六合城里贴了安民告示，我们全家才搬了回来。回来以后还是做瓷器生意，这时就有维持会了，主要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来干。

日本人吃了酒就在街上闹事，看见人就打。平时他们在城里不抢东西，在乡下抢鸡、猪。还有，像我们家这样做小生意的，有了商会的保护，生意也还可以。

当时进出城门都要有良民证，就跟现在的身份证一样。鬼子一般三个人把守城门，老百姓进出都要向日本人鞠躬，不鞠躬的话就要挨打。我记得有一个人就是因为没有鞠躬被鬼子罚头顶城砖。当时城门口还有一些中国警察，有男有女，老百姓进出城门都要搜身，就怕新四军混进城。我还听说有被抓到的新四军被枪毙了，鬼子经常用刺刀刺，用狼狗咬抓到的新四军。

日本人投降以后我也来到了南京城，一年以后又回到了六合。

解放以后我在商店工作，现在有五个子女。

25. 陈国成口述

陈国成，男，82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凤凰南村 38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叶铭、马秀谊、殷昭鲁、王晓艳、屈胜飞、孙扬、周颖

日本鬼子来之前，我住在六合县的四合乡那边。我和姑姑一起住，我的父母那时已经都不在了。我还有两个哥哥，我们弟兄三人以帮人家做工为生。

我记得鬼子到我们乡下的时候，他们抢鸡，抢鸡蛋，抓猪，还把牛拉走了。后来，二鬼子到乡下去拉牛，不给的话，就罚款。

我记得那时在马鞍乡住着鬼子和二鬼子。打八百桥的时候鬼子很多。我看到过有两三架鬼子的飞机，在桂子山打仗的时候扫射新四军。鬼子下乡扫荡不太多。那时乡下有维持会，但汉奸也不大敢欺负老百姓。那个时候，粮食的价钱不稳定，今天两毛明天两块，钱都不值钱。我们用的钱上是个外国人的头像。

我记得那时候二鬼子的部队到乡下来，有个二鬼子的团长叫赵连强（音），还记得有个叫郑德超。二鬼子敲诈老百姓，给了钱，他们就不凶了，说你是好人，不杀人了。

鬼子打跑了以后，我在外面帮人打工。我有三个子女。解放后我搬到六合城里住。

26. 李明珠口述

李明珠，女，83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58号（原住竹镇街上）

调查时间：2005年7月2日

调查人：屈胜飞、殷昭鲁、王晓艳、孙扬

我当时14岁，兄弟姐妹四五个，一家人住在竹镇街上。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跑到离街上五六里路的乡下，住在亲戚家。日本人看到人便刺，小孩也不放过，认为好玩。我们在乡下住了几天就回来了。日本人在1938年的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开始轰炸，连炸了三天，从六月十八日开始又炸了三天，以后就没有炸。有的腿被炸断，有的尸体挂在树上。有户姓金的人家，就被炸死了两口人。日本人到六合后，不抢东西，

抢妇女,抢花姑娘,侮辱妇女,如果有人跑就打死,说是“马胡子”。我们回来后继续开饭店做生意,由于人都跑了,生意不好。我们用国民党的钞票和淮南票。当时我们晚上不敢出来,日本人两个人也不敢出来,说“马胡子大大的”,怕“马胡子”。当时还有维持会招待日本人。我结婚后,到了六合城里,现在有一个女儿,三个孙子。

27. 汪恩寿口述

汪恩寿,男,86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60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2日

调查人:殷昭鲁、屈胜飞、孙扬、叶铭

鬼子来之前,我们姊妹七口,还有父亲。母亲在鬼子来之前去世了。我们以种田、教书、帮人治病(中医)为生。我是18岁跑反的。16岁在南京下关小南门小火车站四所村一家杂货店学做生意。日本人来时,我从四所村跑回了家。日本人用飞机丢炸弹。我跑反到乡下草塘乡(现地方政府国营农场),住了个把月。听说城里安定了,成立了维持会,才又回来。父亲这时做些零卖(花生、果子)。维持会由绅士等组成。二鬼子很坏的,说坏话让日本人打人。二鬼子多是些地痞流氓,也有没饭吃的人。二鬼子向人要东西。过城里时,要规规矩矩向日本人鞠躬,不然就要被打。晚上我们不敢出去,日本人也不出来。

阴历四月二十七,日本飞机来轰炸,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日本飞机在崔家巷丢了一颗炸弹,事后看到有手膀子在屋顶上。

有个个人在葛塘集偷日本人的电话线被抓住了,在王家田被绑在十字桩上刺死了,据说这个人是“马胡子”。

28. 潘仲凰口述

潘仲凰,男,90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107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2日

调查人：叶铭、孙扬、周颖

日本人来之前，家里有五六个人过生活。那时日子好过，有点钱。鬼子来了，跑反，我们家跑到北乡石婆婆桥，东西给抢走了，住在老百姓家里，给他们钱，过生活。听说有维持会就从乡下回来了，在日本人手上，领了良民证。良民证是白布做的，写个纸条子挂在身上，没得照片。鬼子来时，我年纪轻，在自己家里过生活，没做事情。我看到鬼子打人，抢吃的，经常有的事情。鬼子在六合菜场打防疫针，我年纪轻不知好坏，我以为是坏的，绝子绝代，我不打，就逃了，逃不过，被抓住，关了一天一夜，（鬼子）还打我。通过找人，找了个翻译去说情，就把我放出来了，当时我被关在六合县警察局，六合的鬼子不多，住西门小学里，百十人，有个大队长。听别人讲鬼子认为是“坏人”^①，就抓到后面枪毙掉了。晚上，鬼子两三个出来，老百姓不敢出门的。鬼子在时，用法币和储备票子。后来储备票子就越来越不值钱了，当时油米价格便宜，和以前没有什么大变动，拿票子可以买到火柴等物品，不要用执照的。

鬼子跑了之后，我做商店帮工，卖布过生活。刚解放时，家里有十几个人，跟二伯伯过生活，当学徒卖布，在文昌街天和布店，1953年去葛塘供销社，做营业员卖布；1977年退休的。有八个儿女。

四月二十七日轰炸，我亲眼看到一个做缝纫的，姓张，他当时住在十字街，出来被鬼子炸死了。

29. 徐宝元口述

徐宝元，男，77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45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2日

调查人：叶铭、周颖、王晓艳、屈胜飞

1938年阴历的四月二十二日我过10岁生日，四月二十七日就有日

^① 这里讲的“坏人”指新四军。

机来丢炸弹。我看到三架飞机,离我家不远的崔家巷被炸,有些人的尸体被炸到大官巷。日本人来时家里有父母,两个姐姐和我,我们一家跑反到城外一个叫陆家娄子(现马鞍)的地方。当时全家没菜没米,生活比较苦。跑反到乡下时有些大户人家留吃饭。我们住在亲戚家,吃不花钱,主要是靠人情。我家在乡下住了不少时候,鬼子安民时才回来。开始时还没有二鬼子,后来才有,这些人主要是一些没事做的地痞流氓。城门口有鬼子站岗,不鞠躬或不礼貌,鬼子就会打人。我知道一个住在达家巷的老头,鬼子认为他进城时没礼貌,就让他把磨子顶在头上,顶了两个小时,然后又放他走了,这是鬼子拿他开心。我住在陆家娄子时看到离此只有一里路的潘家花园被鬼子烧掉。还看到鬼子下乡时拿枪打猪,打兔子。二鬼子还抓猪,抓鸡,敲老百姓钱。六合城门口有两三个日本人站岗,二鬼子对进出城的百姓搜身,检查良民证。良民证像一个小本子一样,没照片,需要盖章,一般由保甲长去领良民证,然后发给我们。如果没有证,和看城门口的人搞熟了也让通过。鬼子在六合大约有100多人,住在西门,现六合一中一带驻有日本宪兵队,有时抓中国人进去。当时还有些便衣、二鬼子、翻译。日本人拉人做苦力,保长、街长就以分任务的形式说你家出几个,他家出几个。

日本投降后,我家做生意,主要是摆摊子卖衣服。解放后我一度失业,公私合营后才安定下来。

30. 葛维藻口述

葛维藻,男,82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97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2日

调查人:叶铭、周颖、马秀谊

六合是一个三等县城,还可以的,是一个农业城市。北大街这边人多数以做生意经商为主。我家当时是开布店的布商,家里房子有四进,是个大家族,有好几十口人。我父亲本来经商,后来到江西工作,是比较进步的。抗战爆发后大约在深秋季节死在南昌医院,消息传来,但由于

交通不便,未能去奔丧。一个来月之后,大概在初冬,阴历十月份的时候,六合沦陷。沦陷前,大家听到鬼子要来,就跑反了。我们一大家子四分五散,母亲带我们姊妹四个跑反,只有祖母在家。全家跑反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当时只有老、弱、病、残的以及经济上特别困难的仍留在城里。当时我家跑到竹镇,那里散兵游勇及土匪也很多。

我们以为竹镇很安全,但快过年时,大概六合沦陷后一个来月样子,一个大雪天,鬼子到了竹镇。首先要吃,第二要烤火,家具再好,给他们看到也要拿来烤火。鬼子来时很猖狂,看到有人就打枪,枪打得很准。我那时十四五岁,亲眼看到一个竹镇人,逃跑翻墙时被鬼子用枪打死。不过也有人胆子大,偷了鬼子两支枪。鬼子到一个地方就杀、掠、抢、奸,老百姓都很害怕,当地小姑娘都用破布包在头上,黑灰涂在脸上。

我们跑出去大半年,住在亲戚家,自炊自食,亲戚在经济上精神上都给了很多援助。但父亲死了,家里小孩多,渐渐困难了。等到第二年(1938年)初夏维持会成立就回来了,回来后就读书,那时候学校很少,读书难。后来鬼子撤走了,省保安团来了,光复县城,收复失地。鬼子就派飞机炸,阴历四月二十七日,来了九架老式双翼飞机,往下俯冲,轮番炸,小学也炸了,许多人跑到乡下了,我家躲在房子后面自己挖的防空洞里。轰炸后不久,省保安团就走了,六合又沦陷了,直到抗战胜利。日本人在六合时,年轻女子看到他们就跑,就躲。我们从竹镇回来时,看到城门口有鬼子站岗,老百姓进出城要鞠躬,东西要检查。那个时候有良民证,先是布的,后来是卡片,卡片上要贴照片,还有按的指纹。那个时候上学要学日语,都是初级的,是翻译来教的。第二次沦陷后用中储券,是在汪精卫成立国民政府之后用的,之前用的是法币。日本票子在市场上没流行过。日本人来之前物价还可以,之后物价有波动,幅度很大,特别是在鬼子快投降时,贬值很厉害。

鬼子轰炸时北大街炸了一个坑,死的人不是很多,主要炸南门那边。目标集中在丁字形街道,因为县政府在丁字形街道上,日本人可能有情报。日本人丢的是小炸弹,炸到的房子都炸坏了。

我看到有从南京跑来的难民,都说日本鬼子来了。也有零零星星的中央军撤下来的,也有的有枪,当时(1937年)六合县基本上是真空的。

日本人在竹镇丢的是燃烧弹,我们的亲戚家的四进房子都给烧掉了。日本人也经常来家里抢东西,他们来了我们就躲,进出城门时很紧张,日本人看到不顺眼就打。城门大概白天六七点开,晚上六点关。

日军当时住西门(现六合一中附近),那是鬼子的宪兵司令部,是鬼子在六合的最高指挥部。晚上戒严,能听到鬼子皮鞋很响的咔咔声,街上除了日本人就是汉奸特务。抓人的事经常有,但不敢问,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汉奸特务组织也抓人,汉奸维持会狐假虎威,欺负老百姓。维持会一开始是由商会里的人组成的,都是头面人物,维持老百姓的。后来组织扩大,坏人也进去了。会长徐柏平,大概本来是商会会长,还有卞子也做过会长。刚开始,没身份、没号召力的进不去,动机不了解,有些人对他们评价还可以。

日本人在六合时,我到上海租界工厂做学徒,1943 年左右回来。1946 年开始在东乡小学做老师,解放后一直做老师,1984 年退休。有六个子女。

31. 柏守阳口述

柏守阳,男,82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 14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王晓艳、殷昭鲁、屈胜飞、叶铭

鬼子来时,我家就在此,北大街是老地名了。当时我家五口人,父母和我们兄弟三个。我当时在澡堂子挑水。1939 年入冬鬼子进的六合,我们没有逃到乡下去,因为没有吃的。我没有看见鬼子在城里抢东西。城门口有坏中国人——汉奸站岗,他们欺负中国人,抢中国人的东西。鬼子发良民证是汉奸搞的鬼。进城的时候,要向鬼子敬礼,要规规矩矩地向鬼子敬礼。有一个近视眼戴着眼镜敬礼,鬼子认为不规矩,就扇他的耳光,打他,并骂他“八格牙鲁”。当时在城里的鬼子不多。

那个时候,用的是老币(中央银行的钞票),使用储币(中储券)是后

来的事。储币不值钱。一根油条 200 元,一张邮票 2 块钱,一斗米 1 块 6 角,米是从农村买的。鬼子来后,涨价很厉害。这是二鬼子搞的鬼。火柴、药品是紧张东西,日本人弄来卖。有人买了贩卖到共产党根据地。父亲当时做茶食生意(馒头、散子之类东西),日子不好过。我们没有东西可供日本人抢。日本人经常骑马下乡抢鸡、猪、鸭。(听老辈人说日本人在南京杀了很多,连小孩也不放过。鬼子下乡由乡里村长带着抢鸡,他们也没得办法——旁边一老奶奶补充说。)

我们家一直做茶食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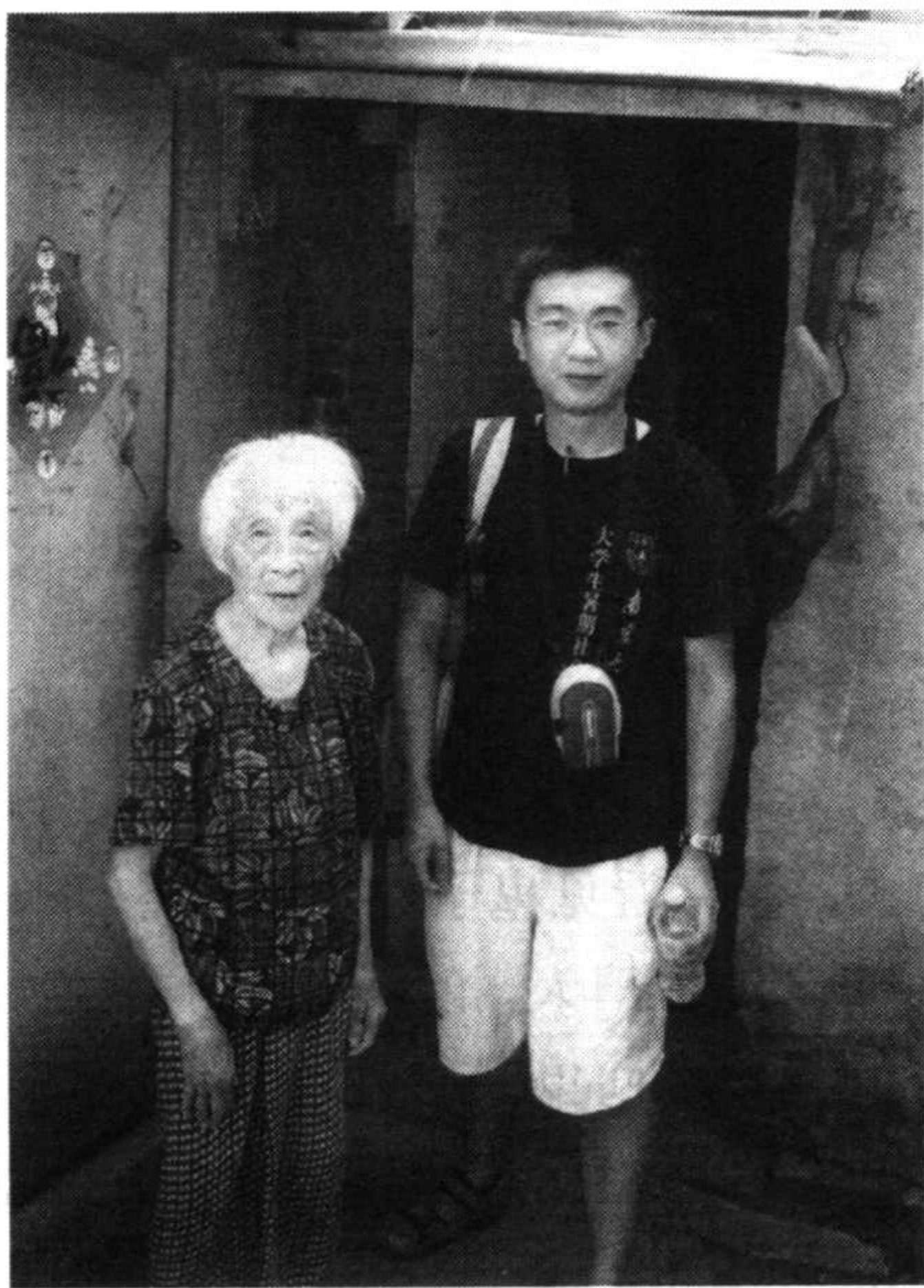
32. 李献瑾口述

李献瑾,女,91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 109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马秀谊、孙扬、周颖



李献瑾(左)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里四口人,母亲带姊妹三个人。家里很苦,靠前娘的哥哥给钱度生活,有时给有时不给。当时我在夫子庙小学读书,家人做苦力,剥花生养活自己。有个教书的老师叫冯涟漪,我在老师家吃,老师写抗日传单,我以读书为名,散发传单,有人暗告,我和老师的关系断掉,后来不知老师怎么死了。之后,读书断断续续,没钱读。

鬼子来六合时,大姐已结婚,我和二姐跑到乡下半塔亲戚家住,听说鬼子烧房子、杀

人。后来又从半塔跑到自来桥,前娘的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待我们不好,不给吃。一天,鬼子来到这里,我在家里睡觉,夜里听到小侄女喊:“四姑,不知什么人来,快点起来,收衣裳。”当时,我裹了一床小被就走,听到日本人炮声,打昏了,起来又跑,走到一个驴槽,睡在小驴子旁一两夜,躲日本人。前娘的一个哥哥死在日本人手里,他是老四,头脑不好,疯子,手被铁丝穿起来,被日本人用枪打死了。还有一个哥哥(老三)的媳妇,怀孕了,肚子大,都快生了。她不能走,后来被鬼子糟蹋了,她慢慢挨回西门,已经不能说话了,30多岁就死了。

过了一段日子从乡下回来,日本人还在,背着枪和刀,城里不给住,还住乡下。小地方怕人抢,就住大营子,人多。逃的时候,很惨。鬼子投降后,回城里,靠九姐夫寄生活费,在家里做活,帮大姐带三个孩子。

33. 夏光宇口述

夏光宇,男,76岁

调查地点:六合区县府街20号(原住东门)

调查时间:2005年7月3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

日本人来时,我家有父母兄弟等共九人,以卖兔子肉、猪头肉来过生活。我那时8岁。日本人在割麦子时进城的。日本飞机轰炸时,我住东门。城门口有鬼子站岗,进出门要鞠躬,要有良民证。日本人来时我家跑到北乡山墙(音),租人家房子住的,房租不太贵,我们就在乡下买东西吃。鬼子走后,我家还是九口人,还靠卖兔子肉过生活。解放后,家里有时做猪头肉卖,有时卖卖小吃。我没听说鬼子拿东西。

34. 雷彩鸾口述

雷彩鸾,女,87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大官巷10号(原住南门)

调查时间:2005年7月3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



雷彩鸾(右)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有五口人,父亲开小杂货店。日本人来了,我家跑到城西程桥乌庄亲戚家。日本人把家里杂货店烧掉了。阴历四月二十七日轰炸那天,介绍人刚要去男方家许亲,飞机就来投弹了,不少房子给炸掉了,没听说炸死人。我姨娘家中了个炸弹,房子给炸了一个洞。那时城门口有鬼子站岗,走得好还行,不好就打嘴巴。那时大洋、中储票都用。解放后父亲靠帮工过生活。跑反跑了一个多月,回来父亲帮人家打工过生活。

35. 王玉华口述

王玉华,女,83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大官巷34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3日

调查人:殷昭鲁、王晓艳、屈胜飞

日本人来时,我15岁,家里有父母和姐妹两个人,当时我们就住在这里,这原来是大官巷25号,现在是大官巷34号。我们家是做卖布生意的。家里穷,我没有上学。县长从县政府后门逃到了竹镇。我们家也跑反到乡下,乡下没有亲戚,我们租住在别人房子里,一个月几块钱的房租。我们在乡下住了好几个月,后来又回到东巷住,鬼子走后我们才又返

回家。人们都怕日本人,听见皮靴声音都躲起来。日本人看到女人就抢,不管老的少的都抢,隔壁有个女的被强奸了。

四月二十七下午,日本飞机来轰炸。我正在拎水冲热水,一听到飞机声音,就丢了水壶跑到荷花塘(现六合一中)躲了起来。隔壁刘大钩子在大官巷口土地庙卖香烟,被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死了,我亲眼看到了尸体。李淑华(音)的丈夫和儿子在乘凉,也被炸死了。南门西红颜(音)家有钱,在家挖了防空洞。飞机来轰炸时,周围邻居都躲在他家的防空洞里。来不及到防空洞躲避,就躲在桌子底下,桌子用被子围裹起来。

没有看到日本人在城里抢东西,但日本人经常下乡抢东西。人们进城时,都要向日本人鞠躬。守城门的日本人和二鬼子都不多,也有女警察。进城时不搜身。

现在我们姐妹两个住在一起,我没有结婚,我妹妹有六个子女。

36. 王荣华口述

王荣华,女,79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大官巷34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3日

调查人:孙扬、殷昭鲁、屈胜飞、王晓艳

我家一直住在这里,鬼子来时这里是大官巷25号。当时我11岁,父亲和哥哥在浦镇,我家在那里开布店。母亲、姐姐和我在家里。鬼子是冬天来的,我家从北门跑反,先跑到离六合城约十里的一个叫马鞍山的村子,在那里没有亲戚,住在农民家,打地铺睡。后又跑到东乡,到一亲戚家混点东西吃。我家附近就是六合县政府,县政府的人也都逃跑了。

我家在乡下住了大约四五个月,听说维持会安民了,就从乡下回来了。回来后看到十字街被鬼子放火烧了。还听说鬼子让一老太把衣服脱光围着火堆转。我们天天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听到皮鞋响就害怕。还知道一个叫王寿的人,家里开大店很有钱,他主持维持会。当时大人要领良民证。我丈夫跟新四军做生意,卖些布、棉花等,为这还要给二鬼子

送钱。

古历的四月二十七日又有日本飞机丢炸弹,共有九架飞机。现在六合一中那有一空地,空地里有一防空壕,许多人一起躲在壕沟里。飞机炸过就走,炸后我家又跑反到乡下。轰炸那天,大官巷口有一豆腐店,日本飞机在那丢了一个炸弹,崔家巷有一皮匠的腿被炸到电线杆子上,日本人真坏。

六合城门口有鬼子坐在城门口,手里抓枪,旁边有棍子。有人过城门都要鞠躬,不鞠躬就用棍子打,大人通过时要检查良民证。鬼子还有狼狗,如果鬼子说你是坏人就放狗咬。鬼子在乡下烧人家房子,抢东西,强奸妇女,如果妇女不从就把一村子的房子都烧了。我看到一般十来个鬼子一起下乡,抢人家鸡、猪、羊、牛,二鬼子最坏。

鬼子投降后我家做小生意过活。我在解放前结婚,共有六个子女。

37. 房建康口述

房建康,男,79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商会巷4-7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3日

调查人:屈胜飞、殷昭鲁、王晓艳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家有父母、两个姐姐、三个弟弟、一个哥哥。我们家靠在滁河上搞水上运输生活。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跑反到乡下,经常换村庄。由于我们在船上,日本人走后,我们就回来。我们进城的时候,要恭恭敬敬地给日本人鞠躬,年轻的姑娘根本就不敢过城门,怕被糟蹋。青年的小伙子也很少进出城。日本人抓丁拉夫,我在16岁的时候,被日本人抓住。在打八百的时候,被迫给日本人扛子弹。日本人轰炸的时候,我们乘船走了,很多房屋被炸坏了。但是美国人的教堂没有被炸。我们当时用储票子,不值钱。日本人走后,我们继续在船上。我现在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

38. 郑淑勤口述

郑淑勤,女,1926年7月生

调查地点：雄州镇县府街 36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孙扬、马秀谊、周颖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家有四口人，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弟弟，我是老大。我们家就住在现在我住的地方，家里是开旅馆的，旅店就在家对面。那时，生活还好，相当于小康水平。我那时在六合实验小学，又叫夫子庙小学，读四年级。

日本人大约是 1937 年冬月到六合的，我们听说日军打到南京了，合家跑反到竹镇的舅舅家避难。我们在那里住了大约一两年才回到六合县城。在这期间，父亲在竹镇病逝了。

后来听说县城安定了，维持会也成立了，我们回到了六合。家里的房产被日本人征用了。冬天的时候，日本人把旅舍的家具当柴劈了烧火取暖。离我们那儿不远有座浮桥，桥面是木头的，冬天结了冰，日本人征用了旅舍的被子绑在浮桥的桥面上防滑。胜利后，国民政府统计我们损失的财产，但到底也没赔偿。我们家回城以后，旅店被日本人占了，成了日本人的株式会社，做粮食生意。他们按月给我们家一点钱，供维持生活。

1939 年，我回来后在原来的小学读六年级，后来升到六合县中读书，六合县中原来是美国人办的，战前叫“谊智中学”，那时我们要学日语都是中国人教的。

我上学的时候看到在五家田那边，日本鬼子把怀疑是新四军的人绑在柱子上，七八个鬼子兵端着刺刀戳，血流成河。

良民证是由保甲长发的，小孩没有。进出城门要凭良民证。有一次，我弟弟出城门，那时城门封闭，不让走，鬼子用刺刀戳他，把他的裤子划破了，他吓得跑回来。晚上我们不敢出来，有时候听到城外有枪声。我们那时用中储票子买东西，物价变化不大，还是平稳的，倒是后来国民党来了，物价飞涨。

1944 年我毕业了，毕业后在私立儒宗小学教书。胜利后，我结了婚，我丈夫又经营了一段时间旅店。解放后，旅店不开了，我们夫妇都去学校教书。我是 1950 年参加工作，直到退休都在教育系统。我有三个儿

子,他们现在都在南京工作,有个儿子在南京师范大学教书。

39. 胡凤英口述

胡凤英,女,76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大官巷18号(原住六合南门城门东河岸)

调查时间:2005年7月3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是靠挑柴卖生活的。父亲和哥哥都被抓差抓走了。有一次,伯父进城卖柴时,柴散在地下,日本人就让伯父顶城砖。我家跑反到石婆婆桥,住在牛屋里,住了两三天,我们就跑到了姨娘家。我们挖了一个坑准备烧饭吃,飞机来了,我们赶快用稻草盖上,生怕飞机来炸。父亲想让我读书,到商店买衣服,刚拿到衣服,飞机就丢炸弹了,我的书就没读起来。我记得南门城外轰炸得最惨,烧了很多家。

鬼子不敢从河边走,怕被老百姓推到河里去。进六合城,我们要鞠躬敬礼,我们吓死了。记得一个人扛了两个锅,日本人看到锅就开枪,那人正好就被打死了。我大肚子的婶婶被日本人看到,想强奸她,我父母都跪在地上求他们,我婶婶才免于一难,但却吓坏了。过了几天,我婶婶生了一对双胞胎,但因为吓坏了,大人小孩都死了。我家对门有个疯子,是个女的,脚上带着足铐,四个鬼子强奸了她,那女的是新集的。我卖柴的时候,看到日本人抓了两个新四军,一个18岁,一个32岁。18岁的被翻译保了出来,32岁的站在台子上示众。他说:“请告诉我母亲,我看不到她了。”挖了一个坑,四个鬼子用四把刺刀刺着他,把他活埋掉,估计埋得浅,第二天,给当地一个大爷救了出来,但刚到了庄子就死掉了。鬼子还发良民证,没有就不给进城。二鬼子也厉害,到处敲诈。维持会也有,之后有了它就太平了点。我哥哥给抓到东沟砌炮台,我父亲被抓去抬炮。当时就靠到乡下挑柴在街上卖过活。我们吃野菜,没有油、盐,还吃一种叫“塆子”(音)的东西,整吃整拉。当时用的是储备票子。鬼子走了以后,我家人就在搬运站用车子装柴。解放后,我家有六口人,就靠在搬运站工作过生活。

40. 阮秀珍口述

阮秀珍,女,88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大官巷20号(原住六合十字街)

调查时间:2005年7月3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

日本人进城之前,我家有父亲、母亲、兄弟总共七八口人,开了一家叫做“五洋坊”的杂货店,靠卖香烟等做生意过活。我记得鬼子是民国26年(1937年)进城的。那时生意已不能做了,因为鬼子爱拿什么就拿什么,拿了我们家的香烟,我们也不敢做生意了。日本人冬月里来,我们家就跑到西门外竹镇,住了至少一年才回来。在竹镇我们租房子住,东西自己买了吃,那个时候粮、蔬菜也贵。

我们听说有了维持会,太平一点才回来的。那时候进出城门口要鞠躬,不然要挨打。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打中国人嘴巴,罚中国人站。抓人、杀人是经常事,人一般抓到西门,即现在六合一中附近的警备队,就是夫子庙小学那儿(现六合实验小学)。日本人狠啊,我们晚上不敢出去,日本人晚上会出来。城里有二鬼子,他们也不好,生意做得好的他们就来敲诈,他们不在城门口站岗。日本人发良民证,良民证就是一个布条,有了才好出门。六合那时用储备票子,也用国币,不过日本人在的时候不敢用国币,火柴、粮食等要凭票购买。

“四二七”轰炸害怕死人了!九架飞机就在南门城外丢炸弹,我就在那边走,后来躲到乡下去了,不少房子被炸坏了,人死的不多。鬼子走了,我家还是做生意,解放后家里还是七八口人。

41. 张传文口述

张传文,男,79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长江路70号106室

调查时间:2005年7月3日

调查人:王晓艳、殷昭鲁、屈胜飞

1938年农历十二月份,日本人到的程桥,到处烧杀抢掠。当时我10岁,就住在程桥。听说鬼子来了,我们就跑到了王家圩亲戚家。有个表叔叫来金彪,因为家穷没有逃走,被日本人打死了。当时是南京人跑到程桥,日本人到程桥时人们又往乡下跑。听南京人讲,妇女被强奸者很多。水西门外有一户陈姓人家跑到我家住,姓陈家里的被强奸了,另有四五户人家也被强奸了,有不从的妇女跳入河中了。从程桥到滁州30公里的路上,日本人沿途烧杀。

我们从乡下回来后,汪精卫的警卫师驻防在程桥。二鬼子很坏,常敲竹杠。有一个卖酒的在我家,二鬼子敲他竹杠,他没钱跑掉了,二鬼子就抓去了我母亲和婶婶,勒索了我们家50担小麦。二鬼子有个团长叫赵世德,很坏。我一个表叔叫张相招,是要饭的,有次在街上遇见了赵世德,赵世德就指张相招为“坏人”(新四军探子),把他打死了,这是我亲眼见的。当时有个叫刘学的,是个地主,60多岁了,被日本人扇耳光,打掉了一只耳朵。

十几个汉奸到处锯树盖圩子,我也被抓去砍树,日本人在圩子里挖壕洞。

又过了一年,到四月二十七日,日本飞机轰炸程桥。当时父亲已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三儿两女生活,家里做点小生意糊口,卖点针线和酒菜。在这次轰炸中,我的妹妹小秀子被炸死了,当时她只有2岁。有一个亲戚叫许刘氏,是个孕妇,也被炸死了,到处都是尸体。

我们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自乡下回来后仍做生意,是偷着做生意,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赶紧推着东西躲开。我母亲有次贩几斤白糖到竹镇,在南门城口被鬼子看到。鬼子用刺刀指着母亲,母亲被吓出了精神病,一两年才好,但全身浮肿。买东西用的是鬼子的储币券,不值钱。没有良民证,不能进六合城。

现在我有一儿三女,五个孙辈均为大学毕业。我当年没念多少书,鬼子来了就没学上,我认识几个字。现在孩子上大学,当时是不敢想的。

42. 谈桂华口述

谈桂华,女,74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县府街 71-2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殷昭鲁、王晓艳、屈胜飞、陆远

当时我家有父母，一个弟弟，我大约五六岁，弟弟 4 岁。父亲是一个私塾教师。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跑反到了乡下，我们拿着小包袱，带些衣服，爸爸拿着小箱子，里面装书。妈妈先把弟弟送到一个村庄，又回来找我。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目标，从一个村子跑到另一个村子。记得我们到过金家凹的村子，我记得我们住在一个养牛的地方。由于我们没有田地，我们家就弄些烧饼、油条来卖。我大约 10 岁回到城里。

在四月二十七日的轰炸中，妈妈和弟弟躲在小草棚里，我还躺在床上不知道。妈妈先把弟弟抱走，把我放在田埂里，因为我是女孩子，随后再来抱我。日本占领时，我读书断断续续，一共只读到四年级。

城门口有日本人把守，我家把火柴放在身上运到城外去卖，一盒火柴大约一二分钱；有些人把布裹在身上去贩卖，但被日本人抓到就不得了，有一次我在城门口看到一个人就因此耳朵被割掉了；有一些人送布、纱给新四军，日本人发现就放狗咬；还有的小孩子用书包把墨水带出城外去卖。

进出城大人要良民证，小孩没有，没有就当新四军处理，每人要鞠躬，我是小孩子鞠完躬就跑。

我有一邻居，叫她娘娘（姑姑），刚生过小孩跑不掉，让她丈夫跑，丈夫不跑。日本人来了以后，夫妻俩跪在地上，求日本人放过他们，结果当着娘娘的面，把她丈夫头砍掉，娘娘被吓成了神经病。

日本人走后，我们家做小生意，父亲教书。现在我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

43. 孙百辆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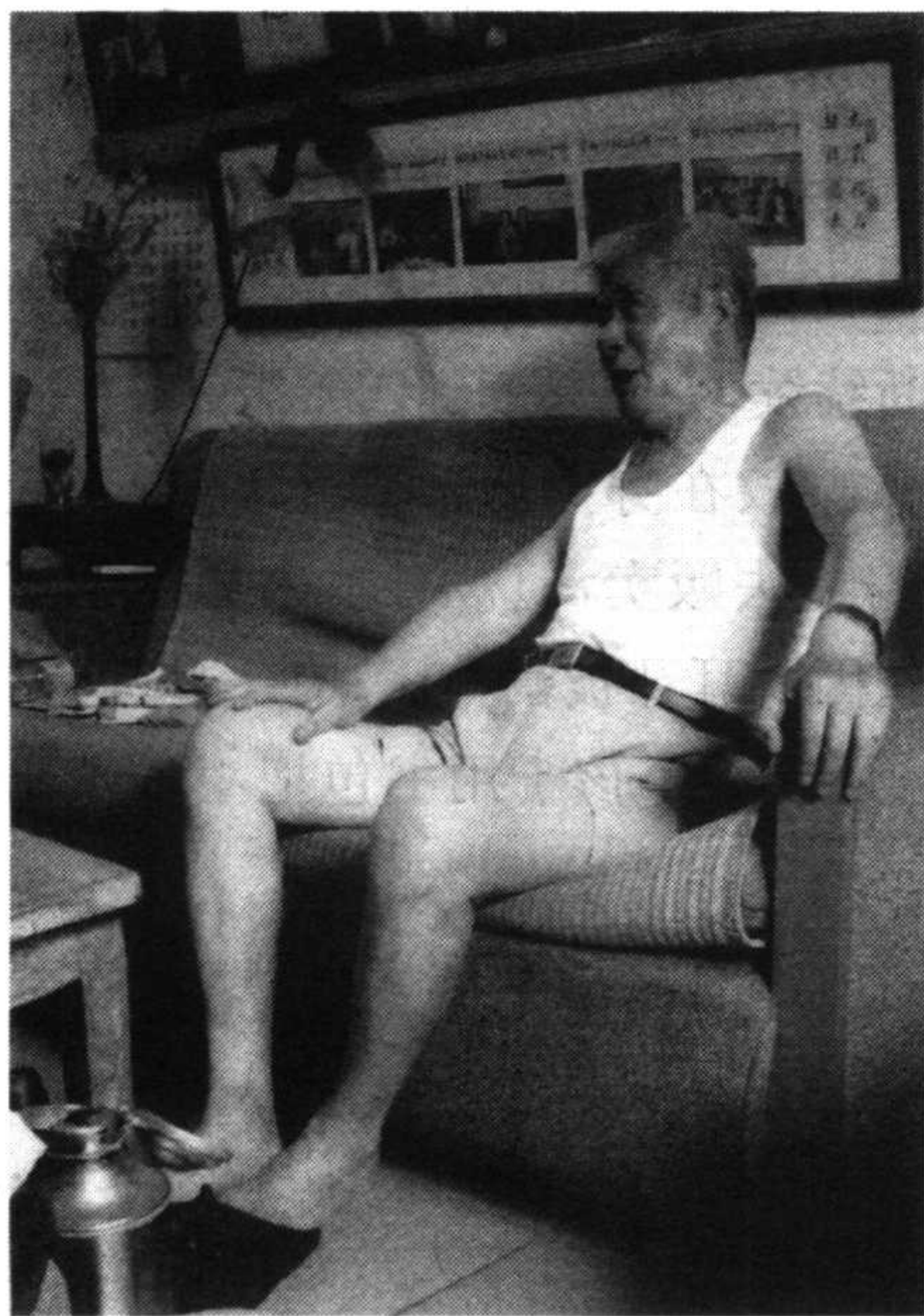
孙百辆，男，84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县府街 52-5 号（原住六合后街）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4 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有母亲、姐姐、弟弟和我，一共四口人，靠仪征老家的地租过活。1937年阴历冬月十三，六合沦陷，我当时16岁。南京沦陷前，国民党的指挥官唐生智，抵抗了一阵，但由于日本人从芜湖包抄南京，南京抵抗失败。1938年春天，我到南京做生意时，看到南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我从九里埂坐民船过江，看到从燕子矶到迈皋桥，江边一路上都是尸体，军人的尸体特别多，臭不可闻。我家是从冬月十一跑反的，跑到程桥东湖亲戚家。冬月十三日，鬼子就来了，我和母亲到东大桥“欢迎”鬼子，这些鬼子是从程桥到滁县的。我亲眼看到，鬼子抓鸡，把脖子一拧，就挂在腰上了。鬼子在程桥烧杀掳抢，无恶不作。在乡下时，东西很便宜，1担米155斤，只要2块钱，1块钱可以买100个鸡蛋，肥皂24个铜板1块，相当于8分钱。但是过了两三年，物价就开始上涨了。



孙百辆

跑反时，我们是从北门出去的，看到国民党的败军用被子裹在身上，不让我们点灯也不让我们抽烟，怕暴露目标，但不欺侮老百姓。又过了几天，一个国民党的下级军官，是个很魁梧的四川人，要把他的盒子枪卖五块钱给我，我没钱没要，他就算了。到了1938年，国民党三十三师又来到六合，其中有个姓贺的连长，带支部队到葛塘与日本人打了一仗，贺连长牺牲了，我们还开了追悼会。1938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日本九架双翼螺旋桨飞机轰炸六合，这种飞机是俯冲轰炸的，它一俯冲，地上的房子就被炸冒烟了。我那时正好在浮桥那边，准备坐船

跑反时，我们是从北门出去的，看到国民党的败军用被子裹在身上，不让我们点灯也不让我们抽烟，怕暴露目标，但不欺侮

老百姓。又过了几天，一个国民党的下级军官，是个很魁梧的四川人，要把他的盒子枪卖五块钱给我，我没钱没要，他就算了。到了1938年，国民党三十三师又来到六合，其中有个姓贺的连长，带支部队到葛塘与日本人打了一仗，贺连长牺牲了，我们还开了追悼会。1938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日本九架双翼螺旋桨飞机轰炸六合，这种飞机是俯冲轰炸的，它一俯冲，地上的房子就被炸冒烟了。我那时正好在浮桥那边，准备坐船

过河,看到我的一个同学叫冯宝书,在浮桥南岸摆摊子卖东西。我一看到飞机盘旋,就说:“不好,你赶快做准备!”我同学却说:“没得事!”这时,鬼子飞机投弹,把城里的许多商店烧了,十字街都烧光了,那时早晨八点多钟的事情,我吓得白糖也忘了买,跑到一个茅草棚里,躲在看棚子的老头子的床上,裹着棉被,也不知道怎么好。过了个把小时,后来老头子告诉我鬼子飞机走了,我才将信将疑地出来,坐船回家。回家一看,家里没事,心里才安心,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又来两架日本飞机扫射,我和弟弟就逃到田里。此后飞机陆续来轰炸,被炸得最厉害的是六合竹镇,因为那时国民党六合县政府在竹镇。为了躲轰炸,我跑到北边三里松,过了十天八天才回来。之后,飞机一来,我就找地方躲,现在听到警报声还非常害怕。

鬼子第二次占领六合,进出门需要维持会发的良民证,是用布做的。进城时也要鞠躬敬礼,不然就得挨打。亡国奴的日子很痛苦,我们都成了惊弓之鸟。我的一个邻居就被日本人在南门那顶着城砖罚跪,是找二鬼子花钱才弄出来的。伪警察后来是日本的便衣,都是二鬼子,比日本人还坏,特别喜欢敲诈勒索。那时浦六路断了,要坐船去南京,在现在大厂这边有一个永利锁厂,那儿有个码头,老百姓到那都需受检查。那儿有个姓管的翻译,最坏,后来被国民党枪毙了。我当时坐船,因为冬天冷抖了一下,给日本人打了一嘴巴。同船的一个人,被管翻译用棍子打得死去活来,那是1944年的事情。同年,我带一份汪伪的报纸叫《中报》,上面有一段美国人说的话:“世界上最野蛮的是日本人。”我故意读给同行的朝鲜浪人听,他脸色一沉,但看到是汪伪的报纸,就不作声了。这个朝鲜浪人在现在人民剧场(原积善堂小学)开了一家慰安所,好像是1942年或者1943年开的,这些朝鲜浪人胡作非为。

日本人在的时候,开始用国民党的钱,后来汪精卫成立伪政权,用了中储币,我那时用两块法币兑换一块中储币,人们不相信中储币,但是纳税、办公事都必须用中储币。1944年9月25日,我在浦口火车站那边看到美国人的飞机B-29,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浦口。当时,六合城里只有百十个鬼子,住在现在的六合一中。鬼子的大队部就在那儿。我在后街礼拜寺的小亭子那边(现在的王家田)亲眼看到大概三四个新四军,跪着

被枪毙。1941年12月,在北外的茶庵,鬼子用刺刀杀一个新四军,但未杀死,被救走了。1942年的时候,我救了两个新四军,二师师部的,一个叫黄春,一个叫顾正标。鬼子在的时候,我们晚上都不敢出去,日本鬼子喝醉酒后,高兴了就打中国人两下,不高兴就用刀戳。鬼子晚上会出来巡逻。解放后,我家在经商,我在工商联,有六个孩子。鬼子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家的和邻居家的家具被弄到清真寺当木柴烤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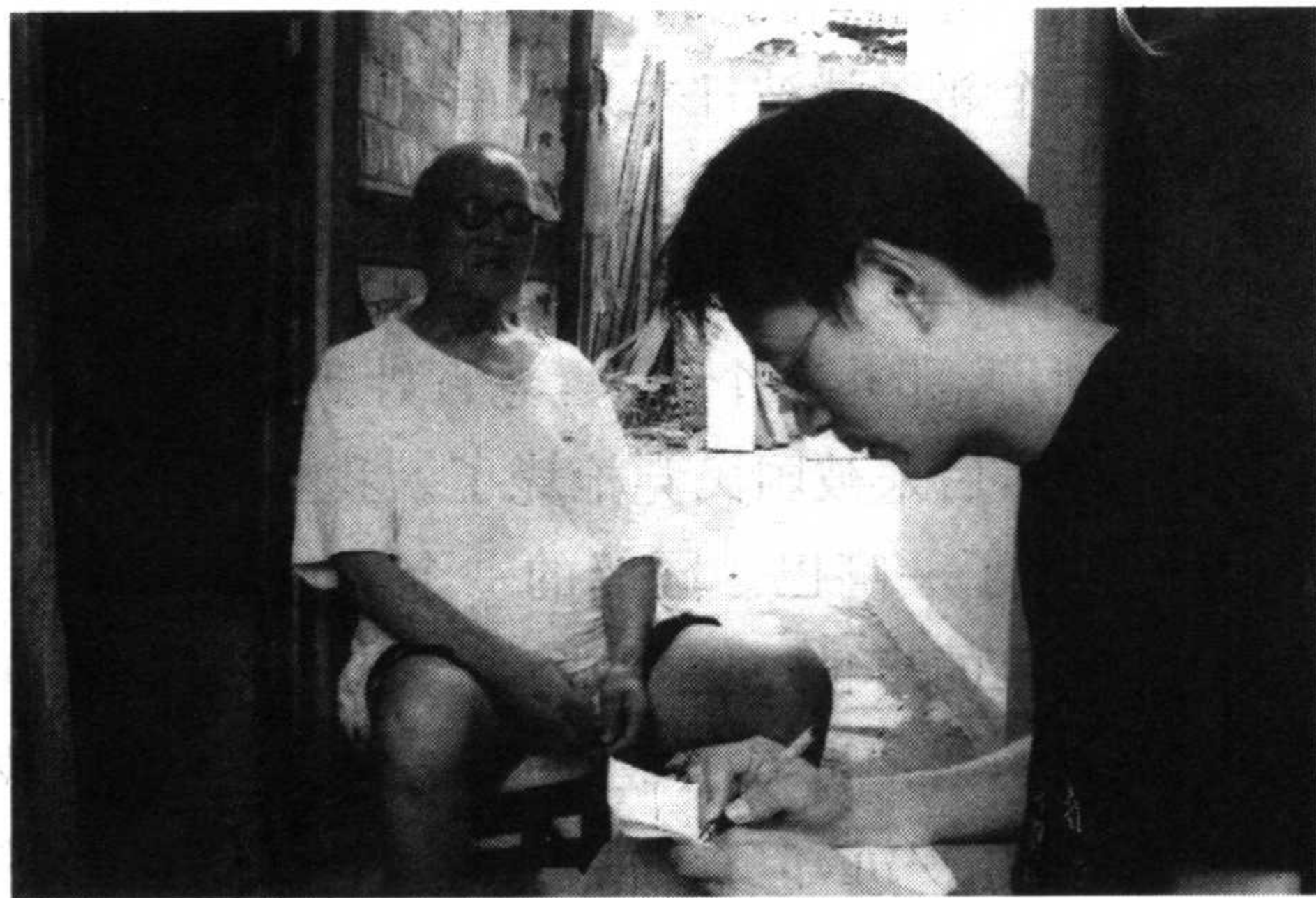
44. 唐景荣口述

唐景荣,男,87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91-5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4日

调查人:屈胜飞、殷昭鲁、王晓艳



唐景荣(左)

我家原住在西门城外,日本飞机来轰炸时,六合县政府给炸掉了。还知道在程桥有一个小姑娘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城门口有日本人把守,进出城门要鞠躬,要不然就让人跪在地上,头上顶着城砖。听说日本人来时有一个姓李的小姑娘躲在草垛子里,但被日本人抓到侮辱了。在横梁方向有个姑娘被日本人抓到,脱光衣服将她轮流侮辱。还知道在城西有一姓朱的一只眼睛被炸瞎了。在城门口,日本人如遇到漂亮姑娘就把他们抓着带走。进出城时日本人说一个人不老实的话就用热水烫。

还知道日本人经常到竹镇去,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了维持会后,许多跑反到乡下的人纷纷回城。

我当过兵,有两个儿子。

45. 薛启萍口述

薛启萍,女,83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85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4日

调查人:孙扬、周颖、马秀谊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家还在八百桥镇,家里是做小生意的,家里有父母、奶奶,还有个姐姐、弟弟。在八百桥的时候,只要一看到日本鬼子就跑到乡下躲他们,鬼子一走我们再回来。日本人经常抢鸡子,干些坏事。



薛启萍(左)

我20多岁的时候嫁到了六合这边,丈夫家里是做生意的,鬼子当时不给人随便做生意,日子过得不是很好。我们当时为了躲日本人,经常跑反到乡下的亲戚家。

我记得当时进出城门都要向鬼子鞠躬敬礼,带的东西也要给他们看看。1938年四月二十七日,日本飞机炸六合很厉害,这是我听说的,当时我还在八百桥。

现在家里有四五个孩子,生活过得还可以。

46. 朱金门口述

朱金门,男,81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89-1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4日

调查人:周颖、孙扬、马秀谊

鬼子来之前,我们家住在六合县城的东门前街120号。那时,家里有父母,我们姊妹四个。我们家那时是做生意的,卖烟酒,还有杂货这些东西。我那个时候在私塾读书。

1937年的冬天,鬼子来了。我们全家跑反到雷官集,我的妈妈抱着小弟弟,我跟着跑。那时,我的二舅公公住在雷官集,家里是做生意的,还有田产,家境很好。我们住在二舅公公的一个叫张朝顶的佃户家里。我们逃难时带了600块钱的票子,是法币,那时的1块钱可以买50斤大米。二舅公公对我们很好,把我们带的票子换成铜板和银角子,还经常给我们钱补贴家用。

在雷官集,有一家人女娃子结婚,穿着红衣服,鬼子把那个女娃子抢走了,带到山上强奸了。那个女娃子第二年生小孩的时候死了。

后来听说城里安民了,我们回到了六合城。阴历的四月二十七,那时我在夫子庙的大殿那里,有九架日本飞机,三个小队,飞到这里,突然散开俯冲下来,有一枚炸弹就落在旁边的魁星亭。我吓得跑回家里,全家人跑到东门城外,我们刚要吃碗馄饨,又有飞机冲了下来,我们又跑到冶浦。后来日本飞机经常来,我们白天跑到冶浦,晚上再回到六合城里。

我们家回到城里后继续做生意,那时生意还是好做的。我的父亲和弟弟生病,相继死去。我后来考上了美国人办的光明小学,后来美国人走了,那里成了日本兵的队部。再后来我就帮家里做生意了。

我们进出城门的时候要向鬼子鞠躬,要不然他要打。鬼子有个慰安所,在南门那边。鬼子快投降的时候,他们伤兵带不走,鬼子就把伤兵烧死了,那些伤兵还惨叫,听人说他们喊“我们还能打”。

1945年鬼子投降了,新四军进了六合,那时我结了婚。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一直都在做生意,直到现在。

47. 姚之模口述

姚之模,男,87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花园新村平房8号(原住六合东门)

调查时间:2005年7月5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有七口人。我家是小地主,靠收地租过生活。1938年,鬼子到六合,我家跑到现在长山乡的田户家里。我们家吃的是农民家交的租米,肉和菜买着吃,价格不贵,只有几毛钱一斤。1939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回城。城门口有日本人站岗,中国老百姓经过要敬礼,不然就不给进,如果中国人违反日本人的规定,就会挨打。城门口也有二鬼子把守,回城经过小北门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给鬼子打死在沟里。大概1938年或1939年时,六合有维持会了,领到一个布条子,日本人就不打了,日本人没有发证。鬼子当时住在六合一中。轰炸的时候我们在街上,先听到放警报,后看到丢炸弹。有人给炸死的,房子也有炸坏的,但不多,主要是在前街(老十字街)。我们在乡下住的地方,不在大道边,鬼子不来。听乡里人讲,他们一般到竹镇、八百这些镇上烧杀掳掠。鬼子在六合时,先用法币,后用日本票子,最后用储备票子,那时大洋比较少。因为奸商在中间做手脚,市面上的价格一日三变,尤其是米价。当时有便衣特务,他们敲老百姓钱是免不掉的。我们是贫民,没有被抢过。晚上过了五点之后,就不出门了。鬼子晚上出来巡逻,他们喝醉酒就欺负老百姓。鬼子投降后,我们家还做生意。我一解放就到学校教书,家里还是七口人。

48. 薛海波口述

薛海波,男,86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62-2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5日

调查人：殷昭鲁、王晓艳、屈胜飞

当时，我18岁，家里有奶奶、母亲、两个哥哥，家里以种田为生。鬼子来时，我们跑反到马鞍山的小钱庄，租住人家的牛房里。在乡下，鬼子抢人家的老母鸡、鸡蛋和粮食。有一两个鬼子下乡。二鬼子很坏，他们是当地的地痞流氓。鬼子看到了女人就抢，不从就用刺刀刺，女孩子都吓跑掉了。有个抽大烟的叫吴学喜，抢粮食被日本人抓到了，日本人说他是“马胡子”，就用刺刀把他杀了。在四月二十七日的轰炸中，在五家锅店仅有一处楼房就被炸了。有个汉奸，用白手帕指目标，日本人就按目标炸。日本人通常三架飞机一排，从东西两方面俯冲。城门口有日本人把守，大约有一两个鬼子，在城门口必须敬礼，不敬礼鬼子就打。跑反的时候，我们把家里的东西扔进水里，安定之后，把东西从水里捞出来。鬼子投降后，我家继续以种田为生。我现在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四个孙子。

49. 吕凤英口述

吕凤英，女，73岁

调查地点：六合区老年公寓（原住六合南门船湾，即现六合三中对面）

调查时间：2005年7月5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

冬月里，鬼子来了。我家是做皮鞋生意的，有十几口人。我们跑反到侯桥那边，没亲戚，就租房子住，租金不高。自己买米，买农村种的菜，个把月就给农民几个钱。到第二年春天，四五月割麦子的时候才回来。我看到了日本人轰炸六合，后来就走了，当时炸死了很多人，我们周围也有被炸死的。有人躲在门挡里，日本人看见了，就用机枪扫。房子炸得不总一样多，南门扔得炸弹多。他们边走边打，就进城了，我没看到南京逃难的人。我们回来时，城门口有鬼子站岗，我们要鞠躬敬礼，不然就要

挨打,戴帽的就必须脱掉。日本人还发良民证,就像现在的身份证一样。中国人被日本人抓到六合一中那边,在凤凰山那边杀掉。日本人下乡,就会抓鸡,抓猪仔,真鬼子不抢东西,二鬼子会抢东西,全是他们坏的事。在城门口,老百姓会带东西,像香烟、肥皂、白布这些,裹在身上带给新四军。日本人来时,东西并不紧张,只要有钱,用的是日本人的票子,头像是个戴尖帽子的人,日本人的洋钱和现在的也不一样,有个小菊花章。城里有了维持会,我们叫他们狗腿子,日本人有什么事就叫他们去,他们是当地人。等到城里不闹了,平安了,我们才回来。解放之后,我家还有八口人。

50. 郇秦氏口述

郇秦氏,女,86岁

调查地点:六合区老年公寓(原住体育场底下,木器场附近)

调查时间:2005年7月5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

日本人来时,我家有七口人,跑反到马鞍乡乡下。那时,我们住在农民的牛屋里。我们是个苦人家,自己带米,在农民家的碾屋烧着吃。到过年后,有了维持会,市面平和了才回来。维持会会长好像姓汤,后来坐牢了。那时城门口有鬼子站岗,我家老头子是干搬运的,有60多岁,挑着要进城,敬礼迟了被打了一下。那时发良民证的,鬼子没来之前就轰炸了,丢了一颗炸弹在十字街的菜场那儿,死了很多人。我们一般不敢出去,鬼子在城里面不抢东西,下乡后会抢人家的猪啊、鸡啊这类东西。解放后,我家还是七口人。

51. 达翠英口述

达翠英,女,85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强家塘30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5日

调查人:殷昭鲁、屈胜飞、王晓艳

鬼子来时我 17 岁,姊妹五个,家住在板门口 10 号,以做小生意卖些山芋为生,刚够糊口。听说鬼子来了我们家人跑反到八百,后鬼子来到八百我们又跑到田家洼,山洼子里鬼子不敢进。跑反时我和三妹妹把头剃光,旗袍剪短,用黑灰涂在脸上装成男娃子。我们在乡下租人家房子住,住在牛屋子里。如果看见鬼子不能马上就跑,要是跑的话鬼子就会用枪打。听说有日本人杀人,具体记不清了。当时我家在城里的房子是门面房,日本人用刺刀把门板刺得都是洞。那时我们很怕日本人,看见有穿黄衣服的就赶紧从后门跑。在城门口有鬼子站岗,大约一两个鬼子,老百姓经过城门口时都要鞠躬敬礼,城门口还有男、女警察,男警察搜男的身,女警察搜女的身。有些人当警察也是被迫的,只为混口饭吃。

记得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日本飞机来轰炸六合,我就躲在杏子树根底下,当时我父亲在西边城门口躲飞机,躲在城门口的门底下,他的脸被炸弹炸到了,还知道鬼子在小北门口和西门丢了两个炸弹。七月二十四日,鬼子又一次轰炸六合。白天我们躲在乡下,快要天黑时到城里做生意,顺便回家看看家里怎么样了。还看到日本人在乡下抢人家东西,抢老百姓的鸡、猪、牛等。

鬼子投降后,我家仍以做生意过活,现在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52. 周学仁口述

周学仁,男,91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凤凰北村 7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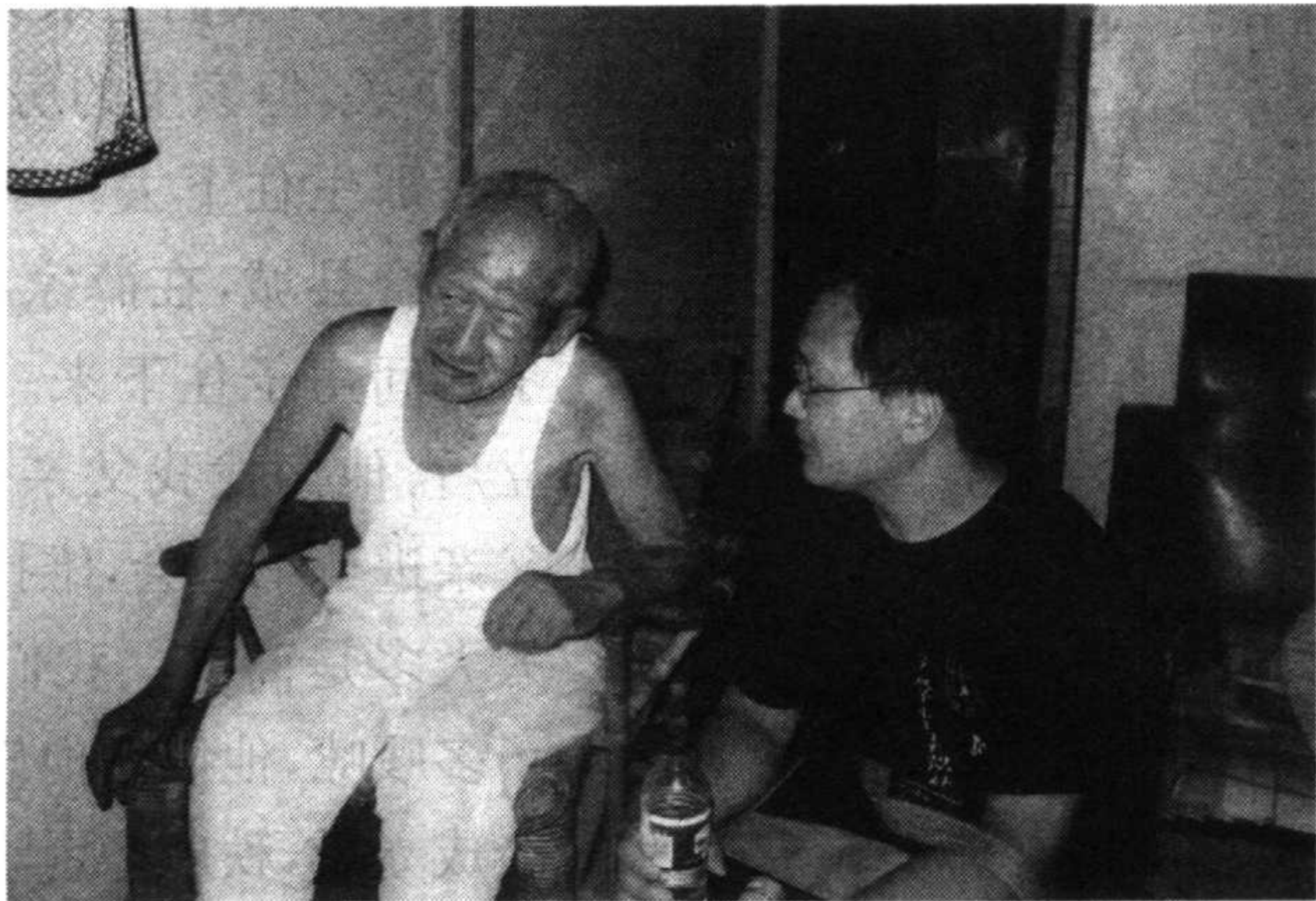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5 日

调查人:王晓艳、殷昭鲁、屈胜飞

鬼子来的时候,我 23 岁,以做小买卖糊口。那个时候我住在程桥,100 多个鬼子跟着 1 个翻译到了程桥。鬼子在翻译的指引下到各家抓人。二鬼子多是地痞、流氓,很坏的,向老百姓要钱。鬼子看到跑的人就认为是坏人,用枪把跑的人打死。鬼子看到妇女就奸淫,有一个在家看门的老太,被鬼子看到也抓了。

鬼子飞机轰炸过程桥,很多房屋被炸了,也有人被炸死。当时有一

个汉奸地主在下面做标记,为鬼子飞机指引目标,鬼子飞机就按标记轰炸。



周学仁(左)

鬼子来时,我家跑反到农村,住在亲戚家,等鬼子走了以后,我们才回到家里,那时我已结婚了。

当时做买卖用的是汪精卫的储币票子,不值钱,国民党的钱才值钱。

我没到六合城里过,因为怕鬼子。城门口有鬼子站岗,打人还把人都带走,我们听见皮靴声音就躲起来。鬼子投降后仍做生意。

现在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53. 薛丽如口述

薛丽如,女,85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花园新村平房8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5日

调查人:马秀谊、孙扬、周颖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全家都住在浦口。家里有父母,还有我们姊妹四个。我的父亲先在扶轮小学当教员,后来他办了个复初补习班,白天教学生,晚上给铁路的员工办夜校,教他们外语,我们全家以此维生。

1937年,日本飞机轰炸南京浦口,我们全家跑到六合乡下,住在青龙

乡独山村,靠近安徽。当地老百姓对我们很好,我们就住在他们家里,他们给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就写个条子给他们,承诺回城之后还给他们。



薛丽如

后来,我们全家又回到过浦口、下关,但家里的房子没了,没法在那里住下去。于是我们回到六合县城,在薛家巷14号租了几间房子住下来。维持会成立后,他们找我父亲做事,我的父亲进了维持会,维持会里面的人大多是商人。我们不跟二鬼子多啰嗦,他们做他们的。维持会成立后,秩序稳定下来。

有一次,我在家里面,那时我们都不敢出去,一个鬼子从我们家后门的门缝里看到我,他拼命敲门,要找花姑娘,我吓得要命,在家里躲在哪里都不是。于是我冲到前门,悄悄地拉开门

闩,跑了出去,一直跑到美国人办的基督教堂里,日本人不去那里的。日本鬼子冲到我们家里,到处找不到我,他很生气,我父母跪下来求他,他拿刀把和刀背砍我的父亲,吓唬他。等那个鬼子走了,我才回到家,逃过这一劫,要不然非出人命不可。

我父亲后来做了小学校长,在六合城的夫子庙小学。伪政府成立以后,有专门的文教局,系统地管理教育。那时,学校还是有很大自主权的,还是教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老师和学生都不愿意学日本话。

我们在浦口的时候,鬼子来之前我已经小学毕业了。后来在六合,全县保送四个人去镇江师范,我是其中之一。镇江师范有高级、初级,我进的是速成班,以初中文化为基础。日本人还是允许中国人办学的,师范不收学费,只收五块钱的书本费,但我们在那生活很苦,学校买的米是米店遭轰炸之后烧坏的米。

我看到过日本飞机两次轰炸。第一次是在浦口,那时我和父亲从六合乡下回浦口拿棉衣,下午刚吃过中饭,日本飞机来丢炸弹,我们家旁边就是防空洞,但我吓得不敢过去。铁道那边有个高射炮,不断对飞机开炮,我看到飞机丢的炸弹有热水瓶那么大,隔壁是铁路医院,炸得到处是残肢断臂。第二次是在六合,四月二十七号。之后,日本飞机经常来,我们就往空地上跑,飞机见到鹅都扫射。

在六合小学那边是个阎王殿,日本人把认为是新四军“黑头”的人都抓到那里,严刑拷打,用刺刀捅死。日本人还在好汉坡那边审讯人,杀人,他们很少用枪,多用刺刀。鬼子刚来的时候,拆老百姓的房子烤火,乡下都能看到半边天的火光。维持会成立后,盖了些草棚子让老百姓住。

胜利以后,我1946年结了婚,解放后一直都在学校教书,婚后我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

54. 胡德兰口述

胡德兰,女,87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土产公司宿舍

调查时间:2005年7月5日

调查人:殷昭鲁、屈胜飞、王晓艳

鬼子来时我家就住在六合城里,家里姊妹五个,姐姐已出门(出嫁)了。我老家在竹镇,那里还有老房子,鬼子来的时候,我家就跑反住到在竹镇的老房子里。鬼子飞机炸竹镇时有个炸弹掉到我家门口,吓死了。我们在乡下住了大约一年回到城里,进出城门时需要良民证,城门口有两个鬼子把守城门,给他良民证看,他就让通过。

四月二十七日鬼子轰炸六合,见到有些人被炸死,有的房子被炸倒,有的没被炸倒。

55. 高瑞福口述

高瑞福,男,75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凤凰山公园北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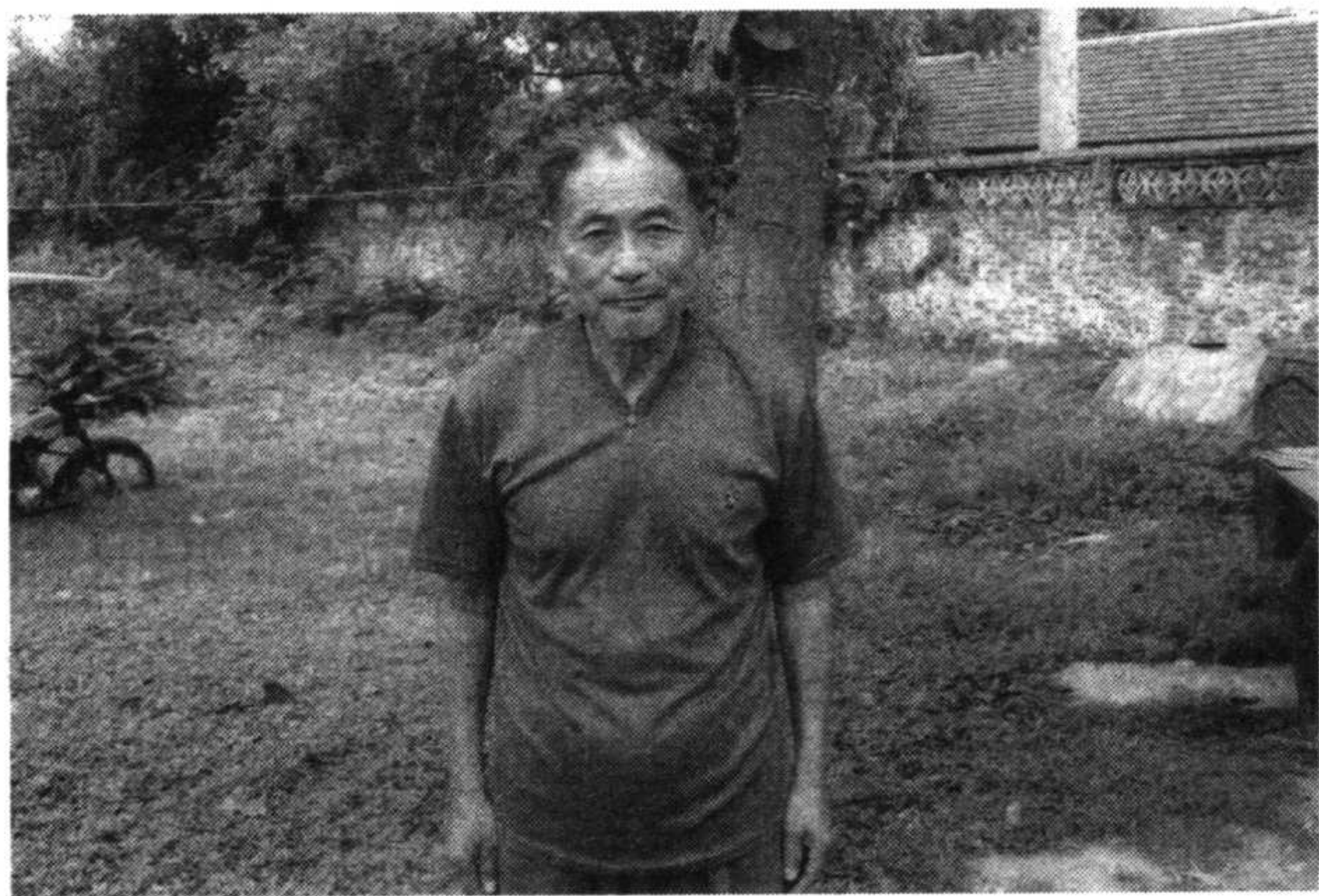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5年7月5日

调查人：王晓艳、殷昭鲁、屈胜飞

鬼子来时，我家有父母和我们兄弟四五个，住在程桥，以种田为生。那时住在同村的有一男一女，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一个以摆渡为生，是本地人，一个是卖菜的，是泗阳人。鬼子到程桥时抓住他们，让他们脱光了衣服，鬼子这样做仅是感觉好玩。人们见到鬼子时不能跑，否则被认为是坏人。有一个中年人遇见鬼子，因害怕而逃跑，被鬼子追上用刺刀刺在屁股上，幸运的是此人没有死。

鬼子在程桥待的时间不长，到处抓鸡、鸭等，还抓妇女奸污。鬼子到六合时，人们往乡下跑，有亲戚跑到我家，吃住在我家，大概待了一个多月。鬼子到程桥时，人们又往别处跑，大人往外跑，小孩有的躲在树上。

我现在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高瑞福

56. 毛桂芳口述

毛桂芳，女，90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5 日

调查人：马秀谊、孙扬、周颖

我是民国 25 年(1936 年)结婚的,当时 21 岁,鬼子是民国 26 年(1937 年)腊月二十八日来的,我当时住在东沟严家巷,那时是下雪天,快过年了。日本人来时全家都跑反,一天能跑两三次。在东沟看到鬼子用刺刀吓唬人,抢东西吃,鬼子穿的皮鞋走起路来很响。五月端午包粽子,我拴着粽子,带着八个月大的女儿,不要命地跑。小孩跑得脸都乌紫了,当时糖很紧张,用糖开水把大女儿救了过来。现在大女儿是中学退休教师,已 68 岁,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还记得一次鬼子来时,我从后门跑,又跑到屋里躲起来,后来被鬼子发现了,他们拧我的鼻子,还哈哈大笑。当时是四个鬼子,我吓得没命了,后来鬼子听到吹哨声,集合就走了。当时我 24 岁,我的一个小姑子十七八岁,叫蹲在我们家门旁的一个叫花子“爸爸”,假装是叫花子的女儿,脸上涂着灰才逃过去。还有一次我老伴,驮一驴子米遇到鬼子,东西都被鬼子抢了,鬼子还把驴头砍下来,剥掉驴皮把驴吃了。后来公公问,他说:“小黄驴让鬼子下锅了。”汉奸坏,带着鬼子,鬼子一个人晚上不敢出来。我现在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个孙子。

57. 夏树仁口述

夏树仁,男,86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5 日

调查人:周颖、孙扬、马秀谊

民国的时候我家住在竹镇的西边,家里有八口人,父亲当时已经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过日子,做些生意讨生活。后来我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什么事都要学着做。过了一年,我记得新四军来了,我就跟着新四军了,在里面做宣传工作,没打太多仗。我的一个堂哥叫戴经,平时挺老实的,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人,日本人才来的时候把他抓住,非说他是坏分

子,就枪毙了,当时我就在身边,亲眼见到的。鬼子就是这样滥杀无辜,还经常来竹镇抢鸡子、猪等。还记得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日本人在自己控制的范围内发良民证。日本人投降后,我到国民党政权干活,曾经做过三青团区队长。解放后,我到了一个农场干活,一做就是32年,到现在还拿农场待遇,生活还可以。

58. 陈淑娟口述

陈淑娟,女,83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5年7月5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有十口人,靠种田为生。我18岁的时候到城里做茶食生意。鬼子来了,年轻的妇女都不敢出门。我家跑反到乡里面,日本人说山里有“马胡子”(新四军),不敢去。跑反前我家就把鸡收到阴沟里,靠回家拿粮食过活。那时南门房子连在一块儿,六七进的大房子都烧得一干二净。城门口有鬼子站岗,他把刺刀按在前面,我们害怕,从城外绕着走。鬼子也杀人、也抢人家东西,还拉过我家的牲口,是我小弟弟要了回来,因为鬼子不打老人和小孩。那时南门外有个飞机场,鬼子拉牲口就是拖枪和子弹的。六合没有大的屠杀,日本人走的时候,中国人还给他们吃的、喝的、用的。解放后我家还是十口人,还是做生意的。

59. 周文明口述

周文明,男,86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5年7月5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

1938年日本人来了六合,当时我18岁,住在六合东门,家里有父母及兄弟姐妹共五口人,靠卖香烟、糖果做生意过活。鬼子来时,我们跑反

到北巷门(天津洼)(音),住在农民家里。我们当时租农民的房子住,租金是几块钱一个月,买农民家的米吃。我记得是民国 26 年(1937 年)日本人来轰炸六合的,是四月二十七号。那天我正在摆香烟摊子,看见飞机丢炸弹,香烟不要就跑了。那时六合、竹镇、马鞍都被轰炸了。日本人来的时候,四个门都有鬼子站岗,城门口除了日本鬼子,还有税警队,他们也在城门口站岗。当时城里有维持会,是民国 26 年成立的,他们为日本人做事,不帮老百姓的忙。维持会的人都与小日本有联系。中国人进出城时都要脱帽敬礼,不然就会挨打。日本鬼子当时住在六合西门,现在的六合一中那边,日本人叫警备队。新四军和日本人、二鬼子都打过仗,在大东沟把二鬼子打死了不少,也俘虏了不少。日本人抢中国人东西是正常现象,我家也经常被抢。那时还发良民证,良民证是中国人搞的,方方的卡片状的东西,是进出城门的通行证,上面还有照片。解放后我们家也是做生意的,家里姊妹三个,共五口人。

60. 陈兆和口述

陈兆和,男,85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 101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5 日

调查人:殷昭鲁、屈胜飞、王晓艳

鬼子来的时候我 17 岁,在读私塾,家住在北大街的南门,兄弟姐妹六个。家里是做神像小生意的,基本能糊口。在四月二十七的轰炸中,有九架飞机飞来。我们猜想是从南京飞到台儿庄的,因为当时正在进行台儿庄战役,但飞机飞来后就对六合进行了轰炸。凡是集镇都被炸了,炸得厉害的有竹镇、马家集等。日本兵还在飞机上用机枪扫射。当时我们都跑反到了乡下,“有亲投亲,无亲投友”,有的躲在土墙里面,当时我们投到离我们家大约十里路的十里盘。我记得在老县政府那边,日本鬼子对当兵的用刺刀刺。冬月的十一或十四,胡宗南的部队驻扎在我们这里,我们以为要打仗,谁知道又退走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县的县长洪家骝也退到竹镇,当时的省政府也迁到了淮阴,省长是韩德勤。记得三

十三师来的时候,有两个汉奸王寿春、夏颖被抓到,带到天长枪毙了。在城门口有鬼子把守,我们必须恭恭敬敬地行礼,不然就挨打。有一次鬼子说我不恭敬就打了我两个嘴巴子。那时还发良民证(小孩没有),上面有照片,还有鬼子的印章。我们用的钱是储备票子,有面值一万的,有五千的,根本不值钱,物价上涨很快,早上卖一元的东西,到了中午卖一元五,晚上就两元了。鬼子走后我在锁厂工作,现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61. 黄福英口述

黄福英,女,81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县府街66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6日

调查人:周颖、孙扬、马秀谊



黄福英(右)

日本人没来之前我家住在六合城的老十字街,家里有奶奶、父母、两个哥哥。我们家是开食品店的,做糕点买卖。我记得是冬天的时候鬼子打过来了,那时我有十几岁,奶奶裹着小脚坐在独轮车上,还有我和哥哥,一起跑反到新集镇黄塘李这个地方,父母在家里看店,我们就住到了在我家做糕点的李师傅家。我父亲在城里听说丁字街附近的葛家躲了好几个女人,也就让我母亲躲到了那里,父亲一个人看家。我们躲在乡下的时候,只要日本鬼子一来,小姑娘就逃到田里躲起来。在我住的地

方有条河,我和哥哥天天去渡口看,盼着父母能来乡下看我们。

父亲在城里看家的时候,有一天鬼子来敲门,强迫他去扛东西,鬼子拿着刺刀吓他,父亲赶紧作揖,说没力气扛。后来鬼子又到别家去了,父亲乘着这个机会就跑回了自家店里,躲在房顶上过了一夜。这些都是我父亲告诉我的。第二天父亲吓得赶紧和母亲来到了乡下。路上母亲为了躲日本人就把灰抹在脸上,用头巾包住头装扮成老年人。后来我们一家又跑到六合东南的瓜埠镇,那里是我外婆家,外婆家也是做小生意的,卖盐等等。那时逢三、六、九逢集,鬼子在那边也很少。后来听说六合城的家也被烧了。我记得外婆家的斜对面是个财神庙,有一次日本人的飞机在财神庙扔了个炸弹,我们害怕坏了,全家都跑到了菜地里。我记得二外公吓得直作揖,说:“老天爷,要保佑我们哦。”后来吓得我们又跑到了瓜埠镇的乡下,我在那里害了一场大病。

为了维持生活,父母后来又回到了六合城里,房子烧了没地方住,就搭了个小棚子做月饼卖。这时已经安民了,有了维持会,我也回来了。那时进出城门要鞠躬,我们小孩子就躲在家里不出来。我记得当时城里有个如意馆,里面有卖包子的,泡茶的,鬼子经常在这里吃酒,吃醉酒就闹事,要花姑娘,还跳舞。回来以后我就到美国人办的小学上五年级,那时有中国人、外国人教我们,外国人教外语、唱歌,我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又读初中。记得那时礼拜三、礼拜天做礼拜,读圣经,唱圣歌。16岁就下学了,跟着妈妈学家务,后来就结婚了。

解放后,大约是1952年我到竹镇小学教书,到1956年有了小孩后就调到了六合北小,后来也在广益小学、实验小学工作过。现在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日子过得还可以。

62. 李学政口述

李学政,男,84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50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6日

调查人:马秀谊、殷昭鲁、王晓艳、周颖、屈胜飞

日本鬼子来时,我住在老北大街上,家里以干苦力为生,我做码头工人。鬼子来了,我们跑反到乡下,我看到七架飞机从东面往西飞来,还扔炸弹,我赶忙往北门跑。飞机向下俯冲,并用机枪扫射,当时门上被炸弹炸了几个洞,我差点被机枪扫射死了。轰炸后,我们住在乡下,离北大街大约有十里路的彭汪大营,住在一个不认识的人家里,吃住给他们钱,生活很困难,鬼子没有到乡下,我们住了个把月就回到城里了。

在城里我见到了鬼子还在,我们家附近有个叫李二毛子的人,他在院子里时,日本人从后门进来用长枪把他打死了。城门口有鬼子站岗,还有中国警察,有男有女,进出城要用良民证,良民证是伪政府发的。在六合城里大概有几十个鬼子,当时用储备票子买东西。在城里经常可以看到鬼子,鬼子总部在现在的六合一中。晚上一两个鬼子一般不出来,老百姓就出来做小生意混饭吃。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开荒种地,还做皮匠。解放后在常州铁路工厂做铁路工人。我有六个子女。

63. 卞琛口述

卞琛,男,80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凤凰南村13-1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6日

调查人:殷昭鲁、马秀谊、屈胜飞、王晓艳、周颖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住在六合东门,家里有父母和两个弟弟。1937年12月15日,日军从大河口(东沟)乘汽艇来到六合县城,来到瓜埠,有从燕子矶败退的国军遭到日军的枪杀,我在河底看到有六个被日军打死的国军。有八个从南京逃来避难的妇女,在吕营被日军抓到遭到强暴,最小的只有十几岁。从农历十一月我们就跑到了乡下,年轻的妇女都跑了。我父母在我裤子里缝了五块钱,并且说如果大人被打死了,这就是我的救命钱。那时候的人好,跑反到乡下吃饭不要钱。国民政府县长陈一郎在鬼子来之前,把监狱打开,犯人给放了出来,让他们逃命。我当时是住在离城约十里路的黄木桥,我舅舅家在那。后来鬼子下乡,又跑到竹镇那边。城里成了维持会后才从乡下回来。开始时不敢回城

里,住在灵岩山的外婆家,在那边读书。

日本人看到路上的人就打,我在北大街、西大街、南门城外看到被打死了 22 人,没人敢收尸。日本人还放火,火烧六合南门繁荣的商业街,一直烧到十字街,六合城里都是烧的灰,晚上都是火光,没有人声。六合古县衙(现十字街口北面)都被烧坏,晚上看到火光,地上躺着死尸。鬼子白天出来,我们晚上回来看看家,家里还好没有被烧坏,有些店面被小偷偷了。那时我们用储备票子,一天要涨好几次,还发良民证,良民证是个纸片子,没有照片。在城门口必须向日本人鞠躬,不然就会被他们打。

日本鬼子走后,我家仍然开小杂货店,卖豆腐为生,仅够糊口。日本人投降后我跟共产党,在财贸部门和县政府工作过,后来又 to 史志办公室工作,一直到退休。我有三个子女。

64. 朱克礼口述

朱克礼,男,76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 81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有四口人,住在北门桥口东北外,我在舅父家长大。父母在南门那边(就是现在的中华门)。日本人来六合之前,我们就跑反到马鞍乡的桥文庄,住了几个月。我们是租房子住的,自己买东西煮着吃,米比较好买。我们回来的时候,要用白布做成的日本旗子缠在膀子上。四月二十七轰炸时,我 9 岁。城里有不少房子被炸坏,也有人被炸死。鬼子大概是在轰炸五六天后就进城了,那时乡里农村里都有新四军。鬼子只敢白天下乡,下乡后鬼子就会抓鸡等东西。这都是二鬼子带的,二鬼子最能欺负老百姓,尤其喜欢敲竹杠。有一次有两个二鬼子,一个姓徐,一个姓李,拦住了一个老百姓,第一个人借口搜身把子弹放入老百姓的口袋里,第二个借口老百姓有子弹进行敲诈。这两个人都是西门的,姓李的改造了 20 年后回头了。那时日本的宪兵队就驻在西门文庙那边,日本人抓到新四军就在凤凰山那边用刀砍死,日本人的刀特别

快。在长安那边日本人用刺刀戳死了一个新四军。另外，一个小的新四军哭了，被便衣收去做干儿子，后来也变坏了。日本人吃的鸡蛋直接由乡保长送，我家是卖鸡蛋的，二鬼子常来要鸡蛋，不给钱。那时，鬼子也发良民证，就和现在的身份证一样大小，有两页，要贴照片，超过18岁才能领。我那时岁数不够没有良民证，进城只能绕着走。那时城门口鬼子、警察站在一块，警察最坏。中国人进出城门要鞠躬不然就会被打。日本人在的时候用储备票子，也用国民党的票子，交通银行发的红色的最好。那时父亲在南京城里生病，怕被日本人烧死，就从八卦洲经光明桥坐船回来了。日本人那时住城西，日本人在长山抓了六个农民，在城里王家田用刀砍死，后来搬运站有个周瘸子把他们的头给绞(缝)上了。解放后我家还是做鸡蛋生意，有六口人。

65. 吉良椿口述

吉良椿，男，83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大街38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6日

调查人：马秀谊、殷昭鲁、屈胜飞、王晓艳、周颖



吉良椿(右)

鬼子来的时候我15岁，住在六合前街，家里有八口人，我们家当时在前街开饭店。鬼子大约在农历冬月来的，我家跑反到郭家山，看到鬼

子到乡下抢东西,他们用枪打鸡、打猪吃。我看到鬼子杀老百姓的情景,鬼子用白布把那个百姓的眼睛蒙上,让他跪在地上并给他香烟抽,然后刀上蘸水(怕血沾到刀上),最后一刀把那个百姓的头给砍了下来。我还看到日本鬼子刺杀一个人,没有刺死,旁边的人就告诉他“不要动,日本人还没有走”,才把他救下来。我们在乡下住了三个月,成立维持会了才回来。回来后发良民证,是二鬼子发给我们的,良民证是一个塑料壳子,上面有照片,有伪政府的章。我们进出城必须恭恭敬敬地给鬼子敬礼,不然就要挨打,还要顶城砖,鬼子让中国人跪在地上,头上顶着 30 多斤重的城砖。鬼子不让人拿布出城,怕卖给新四军,有的人就通过二鬼子(给他们钱)把布从城墙扔出去。还有一个农民担小麦出城,鬼子发现了,就把他一枪打死。

在四月二十七的轰炸中,有九架飞机,三架一排。我抱着小妹妹躲在猪圈里,有个外地人(帮人家做饼干),跑到崔家巷,肉被炸得挂在电线杆子上了。我们晚上都不敢出去,日本人说“共产党是马胡子”,“马胡子大大的”。我们当时用储备票子,不值钱,物价波动很大。鬼子投降后,我们继续开饭店,后调到人民商场的食堂工作,退休后 600 块钱一个月,有一个女儿。

66. 郑国钧口述

郑国钧,女,74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荷花新苑 5 栋 3 单元 206 室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叶铭、王晓艳、孙扬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有七口人,住在后街。父亲在旱烟店做徒工。鬼子第一次来六合大概是 1937 年。家里那时候跑反到城西的汤营乡下,不到竹镇的一个地方。城里只有我和奶奶在家。因为带下乡的东西不够,父亲回来拿东西。走到后街王家锅店时,遇到几个喝醉的鬼子。当时,我父亲胳膊上种牛痘的疤比较大,日本人认为是枪械疤,说我父亲是军人。我父亲胆子小,吓得直抖。日本人先让我父亲走,鬼子这时冲

我父亲开枪，一枪从右胸口打入，从背后穿出；另一枪从小肚子打入从后面穿出。当时我奶奶有60多岁，我只有六七岁，还躲在桌子下面玩。听到这个消息，吓得要命。好不容易把父亲弄到家里，父亲穿的白衬裤都给血染红透了。父亲到家还能说话，要香烟抽，结果烟全从胸口透了出来。后来又要水喝，喝了就死了。后来用门板把他抬到北门卧佛寺后面靠城墙的地方埋了。1953年我母亲去世，要将父母合葬，但是父亲尸首已经找不到了，只能在那抓了把土一块埋了。

我家人跑反到乡下时住在农民的牛屋里，农民送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日子过得很苦。晚上不敢出来，日本人到处抓花姑娘。鬼子来城里的时候，我就躲在夹墙里。邻居的一个老太太没来得及跑，就被开枪打死了。日军就在六合饭店那里驻扎，那里战前是美国人的基督堂。日本人白天看到妇女，晚上就找上门来。那些妇女就躲在鬼子找不到的地方。因为鬼子遇到妇女就奸。鬼子放火烧了很多房子，我从门缝里看到外面烧得通红的。日本人轰炸的时候，我在东门小学读一年级，我们的老师叫孙倩倩，叫我们扑在地上，鬼子不敢炸教堂。我还告诉你们一个事。我看到，日本人高兴了就给小孩糖吃，不高兴就把小孩戳在刺刀上玩，我吓死了。

解放后，我家有四口人，父母和奶奶都不在了。弟弟参加海军了，我读师范，后来当老师。

附：郑国钧女士悼念亡父诗两首

吊 父 墓(2004 年清明)

—

清明时节念亲人，家家子孙去上坟。
坟前凄凄浮父影，惨遭倭寇夺父生。
遗骨抛外无处寻，颓然推我断肠肝。
无限仇恨无处诉，兜土合墓古碑文。

二

英年无辜遭魔劫，家族相持纷纷泪。

下辈铭记民族恨，鸿志跟党铁石坚。
坟前四代同吊泣，剪纸招魂祭祖先。
魂若有灵知人间，喜看今朝后代人。

67. 秦芝兰口述

秦芝兰，女，80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125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6日

调查人：周颖、殷昭鲁、屈胜飞、马秀谊

日本人没来之前，家里有父母、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以种田为生。鬼子来的时候，我就跑反到来山这个地方。我们家里的房子也被鬼子烧了。日本鬼子和二鬼子经常来抓鸡，没有跑反的人被鬼子抓住就被戳死了。1938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日本飞机轰炸六合，炸死了很多人，特别是商业街炸得很厉害，尸体乱飞。还有鬼子叫新四军“马胡子”，经常到处抓人。在我家附近有一户人家娶媳妇，有人放鞭炮，鬼子以为是新四军放的地雷，“马胡子”干的，就杀了很多。有一个姓张的女人躲到了烧砖的窑洞里，结果还是让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了。当时听说邻村的一个姑娘，被日本人糟蹋了。后来日本人也没有杀她，过了一段时间，生下了两个小鬼子，她的父母很生气，就把两个孩子摔死了，那个姑娘也没有脸出门见人。鬼子走了以后，我一直都是种田的。解放以后也是这样，现在有一个女儿，跟着女儿一起生活。

68. 汪思杰口述

汪思杰，男，79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荷花新苑6幢102室

调查时间：2005年7月6日

调查人：叶铭、孙扬、吴爱惠

抗战时，我11岁，家住在六合后街，当时在夫子庙小学读书。1937

年12月,日本人到了南京。我父亲在海安行医,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跑反。南京沦陷后,夫小宣布解散,气氛凄凉。当时我五年级,到了班上时,学生都坐得很整齐,一声不响。班主任,姓姚,很激动:“日本鬼子来了,学校办不成了……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他突然喊了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学生们就跟着喊了起来,当时大家都很激动,随后就宣布学校解散,我们都很痛苦。回家时,家里在打包袱,带了换洗衣服、钱和首饰等。每个小孩身上都背了一个包。我说:“我还有同学,要到学校看看。”那时,学校更加凄凉了,门窗都没关,风吹着直响。大成殿和明正堂之间有防空洞,上面拿木头铺起来。我和同学李永兴进去后,跑到防空洞里,到了大成殿(孔子牌位),风吹着纸满天飞。后来,我家下乡逃跑,牵着驴子,跑到程桥,先到亲戚家,又向西北方向,往竹镇张武银(音)家走,好几家人住在一起,有当时南京名医朱光中家,还有陈家。没多少时候,就有土匪乘机抢。我们住在张家的粮食仓库里,张家是竹镇大地主。土匪抢他的时候,火光烧得很厉害,还有砸墙的。二十几岁的青年有枪,我们看势头不对,又跑。后来又住到萧家涧。父亲还没有回来,钱不够用,我的小妹妹才断奶,1岁多。我家在农村没有田。在那看到一个姓高家的放牛的,是个广东人。他是广东兵。当时日本人进南京时,他躲在沿江十二洞,还有很多军人也躲在那里,日本人机枪对着洞扫射。“小广东”趴在地上,用尸体盖在身上,没打到。后来,日本人进洞,又用刺刀刺,但没刺到要害,就抱着破船板,漂到九里埂。带乞讨带逃命,跑到竹镇放牛。在我跑反时,我不敢进城,只听到城里鬼子杀人。有时把老百姓成排排在王家田上,拿活人当靶子,用刺刀刺。

1938年四月二十七日,日本飞机轰炸。当时在长江路后街的王家锅店,有三层楼被炸毁了。那时,我还在程桥,飞机有时也到程桥。当时我不大懂,好像飞机老盯着我。我姐夫带着我躲在草堆里,农民看到飞机就跑,结果被枪打到了。有的人很惨,肠子都被打出来了。四月二十七号轰炸了六合、竹镇、程桥,不是整条街地炸,而是一个地方一炸,带有威慑性。到了1938年,我家没有什么生活来源,父亲也回来了,全家决定还是回去。听说城里有了维持会,可以进城。进城时,我很害怕,到了城门口,买了一张白布做的小飞子,就是良民证,带章,别在身上。进城要

鞠躬,不然就要打巴掌,甚至拿刺刀对着你。变成亡国奴的日子,很难受。到家一看,门板都被冲破了,家里全是青苔、马粪,箱子全被人家拿光了。小孩还没什么,大人觉得没法过日子。我们不敢出去,日本人凶狠得不得了。有一次,我上街买蛤蟆酥,回去的时候,日本人突然宣布戒严,我不懂。日本人一下子拿刺刀对着我,我魂都吓散了。日本人打了我两嘴巴,一下子把我打倒在地,好像要杀死我。日本人骂了几句,就收回了刺刀,我才放心。回到家,我没提这件事,没哭,感到很委屈。

日本人经常下乡,就是“清乡”。他们抓人抓到警备队(现六合一中),进去后,人就没了。有一次,我那时已上初中了,我家住长江路,后面通向王家田,早上起来,开后门一看,发现桃树上坐着一个人,我就问是谁,他摆手说:“我是从警备队逃出来的。”我问他是新四军吗,他说不是。我问他姓什么,他说姓陈。然后,我就让他待在上面,中午送饭给他吃,准备救他。傍晚时,天黑了,我和范学海(父亲的学徒),拿了根绳子,用绳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看他身手,不像农民。当时,日本人杀人杀得很厉害。解放之后,我在六合一中,在操场上挖坑,挖到一串手膀子,少说有20个。后来,在这过程中,我听说在北门一个小庄子,叫茶庵。据说有父女两个是玩杂技、耍把戏的,临时就住在那儿。有一次,鬼子扫荡,看到女娃子就跟在后面追,老头子乘鬼子不注意,用木棍打死他,父女俩将他埋了。日本人发现少了人,就四处找。父女两个连夜跑了。后来,日本人第二次又来,里面估计有坏人,把他们带到父女俩的住处,但父女俩已经跑了,就将他们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实行戒严。据说,新四军攻城,走南门进城,但和北门的时间没对好。北门的还没进来,日本人就把南门关起来了,抓新四军。新四军就从南门城头问津茶馆一个小楼,一下子就从城楼跳到房子上,然后跳到水里逃走了。这件事传得可神乎了。

当时,在六合的情况都一样,吃的粮食越来越贵。后来,我就到了伪中大附中读书,在伪中大读书很苦,吃霉米。鬼子还强迫学日语,日本鬼子来上课,我们也不理他。到了考试时,教导主任,姓徐,和学生共同作弊。他在印试卷的时候,就把题目告诉学生,但不要全对。结果,平均分都在90以上,我们称之为“糊鬼子”。还有一次闹剧,周佛海控制了在南

京的烟馆,林柏生要禁烟,学生到夫子庙砸烟具,后来到了毕业,可以直升中大。我们都不愿意毕业,因为毕业后工作是为日本人做事,我们不甘心。我们都要抗日,认为国共都要打鬼子的。徐老师带了学生到大别山,袁木、夏军也去了,还有我、史字俊、姚斗铭。一天跑100里,看到标语很振奋:“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到了六合,看报纸:“伪中大教授徐仲涛,其伪真辨,被拘留。”于是,就去立煌县,离金寨25里,到了金寨,老师已经走了。袁木他们走河南界道回来了,没过多长时间,鬼子投降了,我们看到了国共矛盾的尖锐。有人说,大别山下冤魂很多,很多沦陷区的青年都被怀疑是中共,被杀了。胜利后,我们到了临时大学学习一年,然后调整分配。日本人在时,我们的抗日情绪很高,当时并不知道那边有新四军。国民党李品人的广西军,白天是兵,晚上也是土匪。逃难时的米价很贵,家里带的首饰用来换米吃。良民证一开始是布的,后来换成卡片的,用的是储备券,并不是所有的鬼子都是坏人。我同学陈大由在谊智就和日本兵交朋友,这个日本兵还把他家的照片拿给我们看,表现出怀念家庭,不愿打仗的心情。

69. 董怀晋口述

董怀晋,男,80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荷花新苑10栋201室

调查时间:2005年7月6日

调查人:叶铭、王晓艳

日本人来时我12岁,住在六合县城的前街,家里有祖父母、父母、一个哥哥、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父亲是教师,他是六合一中的创始人。日本人第一次进六合大概是1937年的10月份,那时我们全家搬到程桥,那里是我祖母的娘家,姓席。那时大哥不在了,二哥、祖母和我留在程桥席家。记得程桥有一个大富,日本人来时他摆香案迎接皇军。席家隔壁是翁家,房子非常好。有一天晚上我躲在家里,从门缝里看见日本鬼子,到晚上,隔壁这家弄了很多妇女供日本人奸淫,妇女的哭喊声都能听到,第二天许多妇女就投河死了。我们不敢再待在这里,就又跑到离

程桥大约七八里路远的自家田里。

日本人来之前有撤退的国军从程桥路过,记得是江阴要塞司令部的,军服很漂亮,好像是蓝色的。听说他们到农村后就把军服脱掉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当时程桥河里有不少部队的枪支,听说后来被土匪捞走了。

我看到从程桥到竹镇公路沿线的郭营(音)、张营这些地方有火光,老百姓很害怕以为是日军烧房子。附近几个村庄的农民带着牛、驴子赶快逃跑。我家也赶紧跑,那时小弟不到1岁,哥哥14岁,哥哥就把弟弟背在身上跟着跑。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看鬼子没什么动静,我们又回来。吃的一些东西可以买到,但买时有些困难,物价没怎么涨。当时我们用国民党的钱,法币和银元通用。日军进驻后,法币不够用,邮票也当钱来使用,我们还用玻璃纸把邮票保护起来。

在乡下住了约一年,第二年青黄交接时,县城里没什么人,后来李宗仁的部队进驻六合。怎么知道是李宗仁的部队呢?从乡下回来后有一次我上学走到南门大街,看到前面有穿军装的人进来,听说是李宗仁到六合来了。后来日本人又打来,李宗仁部队又撤了出去。在我家田上能看到城里有火光,日本人烧人家房子。后来李宗仁部队又打来,与日军双方展开拉锯战。

日本人来时哥哥读六年级,我读五年级,后来祖父把我们从小乡带回,在六合小学读书。第二年的四月二十七,我正在上课,日本飞机第一次来轰炸六合城。我看到丢炸弹的日本飞机是小战斗机,飞机尾巴上有红太阳,有些炸弹丢到西门那边。老师不让我们随便走,飞机炸过后就走掉了,祖父把我们带回家,赶紧收拾衣服,又跑到西乡去了。在路上,日本飞机又来了许多次,向行人扫射,我当时躲在树林子里。程桥也被炸了,我的一个远房表姐姓张,小名叫“粉子”,被机枪扫死。听说第一次进六合城的日本兵是从东北调过来的,非常残酷,枪法比较准。当时六合城街上没什么人了,但也有一些没逃出去的百姓,看到鬼子吓得赶紧跑,日本人对他们喊,他害怕还是赶紧跑,跑得很远了,还是被鬼子一枪打死了。

第二次我家跑反到西乡,大概1938年秋天回到城里,鬼子在开始那

段时间屠杀比较厉害,过一段时间就安民了,当时没有政府只有维持会。那时只有教会学校开学,我就读了美国人办的光明小学,在那读六年级;在小北门的谊智中学也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不受日本人管,所以开始时不学日语。当时要凭良民证进出城门,小孩子没有良民证。良民证是一张卡片,上面有照片,外面是塑料壳子。出入城门要向日本人敬礼,我们轻易不出城。开始时我们用老法币、银元,后来用汪伪的储备券,日本人有军票。

我在六合一中读书时,知道日本人在一个岗亭底下枪毙了不少人。后来我在一中教学时,有一次挖沼气坑发现了不少尸骨。还听说有一新四军进了城被日本人发现,他身上带着枪,在南门被日本人打伤。鬼子特意在别人新婚时捣乱,我们听到鬼子的皮鞋声就非常害怕。节日里有鬼子吃醉酒,我们也害怕他们发酒疯。晚上也不敢出门,伪政府成立后局势稍微好些。抗战后期我中学毕业,那时先一批的日本兵许多死掉了,日本抽壮丁时许多大学生也被抽到。在我读初三时,有一日本骑兵班班长叫和田正一,他是日本商专学校的学生,经常到我们学校去玩,还把他老婆、儿子的照片拿给我们看。还记得维持会里有个叫卞子的,他原是商会的会长。日军开始时驻在西门(现在的六合一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教会财产被日人占领。后来日本军队驻在光明小学(现六合饭店),在我家后园附近。我在高中时开始学日语,日本快投降时,我听到日本人宣读日皇诏书,读过之后听到有日本兵哭。我猜日本快投降了,但又不敢讲。

我父亲叫董祝厘,北师大毕业的,是翁文灏的得意门生,在日本呆过一年,懂日语。他原是国民政府六合县教育局局长,学历在当时还是比较高的。抗战时期他病了没有走掉,汪伪政府的县长请他当教科科长,我父亲拒绝没干。1942年伪县中成立,父亲的一个叫谢植梅的同事当了第一任伪县中校长,我父亲只是当老师。新四军来时我父亲的一个学生是新四军二师教科科长,请他当六合县中校长。后来国民党又来,因为父亲当了新四军控制的县中校长,处罚他三年不能担任公职。1949年解放后,父亲做了六合一中第一任校长。

70. 陈清平口述

陈清平,男,77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荷花新苑5栋3单元206室

调查时间:2005年7月6日

调查人:叶铭、王晓艳、孙扬

我们家鬼子来之前有五口人,家里原来是开店的,鬼子来之前就把店关了。鬼子第一次来六合时大概是12月,是个冬天,那时我才9岁。我们家跑反是出了西门向雷集跑的。家里人推着小独轮车,车上放着米和被子,车上还一边坐着我,一边坐着和我同岁的外甥。晚上才到雷集,住在亲戚家。有一次听说日本人过来,我的嫂子和二姐半夜爬起来躲在河坎子里。天寒地冻,也只能把被子铺在洼地里,躲在那。还有一次为了躲日本人,我们跑到一个地洞里。我的小外甥女哭了起来,二姐赶紧用手把她的嘴堵起来,怕鬼子过来。父亲那时想回城看看,拿点衣服,还没走到小北门,就遇到鬼子拉夫。我父亲,还有另外几个人就被拉走了。我父亲在一队人的最后,一步步退后想逃,被日本人发现了,端着刺刀就准备扑过来。我父亲赶紧单腿跪下才没事。父亲只能跟着走,被日本人拉过去扫马粪,以后再也不敢进城了。我们家在乡下住了好几个月,第二年才回城。

那时我们家住在现在人民商场那边,一共有五进,我们家住在最后一进。一进家门就发现鬼子把门板拆下来烧了。锅里有鬼子烧的猪,地上还有鬼子的大便。那个时候每个城门都有鬼子站岗,中国人进出城门非要鞠躬,还要掏良民证给鬼子看,不然要给关起来。良民证方方的,上面有照片。四月二十七,日本飞机轰炸时,我在后街小学,飞机轰炸炸死人的。那时六合有维持会(在现在党校那边),他们就靠敲诈老百姓过活。

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家是一般城市居民,解放后我做教师。儿子是南京理工大学教师,女儿在六合法院。

71. 沈庆仁口述

沈庆仁,男,78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花园新村 33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7 日

调查人：殷昭鲁、屈胜飞



沈庆仁

鬼子来之前我家住在西门城隍庙后面的及五巷,听说鬼子来了我们就跑反到乡下,住了不长时间就回来了。我记得日本鬼子在西门城隍庙造了炮台,他们扔糖果给小孩吃,小孩如果吃了就倒霉了,他们让小孩带着去找花姑娘,找到就强奸,强奸了很多。我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以及弟弟出城门,那时候父亲大约四五十岁,父亲抱着弟弟,我跟着走,走到西门,我们向鬼子鞠躬,半小时后我们回来,没有给鬼子鞠躬,鬼子就打父亲。父亲放下弟弟让我们跑,他夺下鬼子的枪,用枪把鬼子打到桥底,鬼子给淹死了。我们就躲在一个叫马景怀的人家,他当时在报社工作,鬼子来搜查,他说没见,当时二鬼子都认识他,就领着鬼子走了。我在西门还看到一个妇女过城门,鬼子用刺刀把她上身的衣服挑开了,想强奸她,没有得逞,鬼子就用刺刀挑开了她的肚子,让鬼子的狗撕。

在四月二十七轰炸中,我家跑反到将军巷,躲在一个碾米房里,房子的墙很厚,鬼子用枪扫射也打不透,我们也不敢出来。鬼子轰炸六合两次,第一次把六合一中对面实验小学内的一个厅子的顶端给炸掉了。第二次轰炸的时候我被带走参加了新四军,当时我 15 岁。

那时我们凭良民证进出,良民证和现在的身份证差不多,是伪政府

发的。我们还用当时新四军的流通券。鬼子走后我们家以收鸡毛为生。我现在有五个子女。

72. 夏凤英口述

夏凤英,女,75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102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7日

调查人:屈胜飞、殷昭鲁

鬼子来时我家住在现人民剧场附近,家里有奶奶和父亲,母亲已经去世了。那时我才7岁,奶奶70多岁,所以我家没人跑反。鬼子第一次进城时,我看到鬼子见人就戳,用刺刀把人砍死。鬼子来轰炸是四月二十七,鬼子的飞机看到楼房、高的房子就丢炸弹炸,矮房子被炸的不多。当时我正在街上玩,看见飞机就往家跑,到家门口正好遇见奶奶出门找我,奶奶一见我赶忙把我拉回家。幸好奶奶把我拉回家,刚回家就有一颗炸弹在门口炸了。另外有一个姓顾的老太太,大约七八十岁了,瘫在床上不能动,被炸死了。

城门口有鬼子把守,还有二鬼子、女警察,一般不搜身,只是看着人家像藏着东西才搜身。香烟、火柴不能带出城,但给二鬼子些好处就可以,二鬼子有好有坏。当时还发良民证,小孩没有大人有。进出城要给鬼子鞠躬,鞠躬不好就被鬼子打。有一个共产党被鬼子抓住,用绳子吊起来打死了,我看到的。鬼子抢女孩,女的不敢过城门,鬼子见到女孩就糟蹋。当时用军用券,天天涨价,原来一块钱买两斤米,但很快涨价成为一块钱买一斤米。鬼子来时父亲以打工为生,后来也做生意,但要躲着鬼子。鬼子投降后,父亲给人帮工。我现在有六个子女。

73. 满书文口述

满书文,男,73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化肥厂宿舍楼3号楼

调查时间:2005年7月7日

调查人：周颖、马秀谊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住在竹镇十字街那边，家里有爷爷、奶奶、父母、一个妹妹，弟兄五个，我们家是做百货生意的。为了躲日本人我们跑反到乡下的亲戚家，当时日本人经常来乡下抢东西。我记得民国 27 年（1938 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本飞机轰炸竹镇，炸了 90% 多，人都炸得到处乱飞，我家的房子也被炸没了，日本人的燃烧弹很厉害。在竹镇的时候，有一次鬼子来我们家，我妈为了躲他们藏到了床底下，但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鬼子把我妈拖出来用脚踹。日本人来的时候我还在念私塾，年纪还很小。我记得鬼子中有朝鲜人、外蒙古人，不过带头的多数是日本人。鬼子走了以后，我在竹镇上的镇小学上学，1955 年参加工作，一直在供销社工作。现在我有一个儿子，日子过得还好。

74. 沈素英口述

沈素英，女，77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 5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7 日

调查人：殷昭鲁、屈胜飞

鬼子来时我 10 岁左右，住在小北门，家里有父母、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们家是做食品生意的。我家跑反到乡下，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不记得什么事情，只记得跟着大人走。我们跑反到西县的一个村子，没有亲戚，租住在村民家里。回城后害怕鬼子，不敢看鬼子。过城门时是否给鬼子鞠躬，我记不清了。飞机轰炸的情况，当时我在乡下也不清楚。我听说鬼子杀人。

75. 刘秀英口述

刘秀英，女，75 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 2-5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7 日

调查人：殷昭鲁、屈胜飞



刘秀英

我原住在西大街 54 号，现六合中学对面，我家是做生意的。鬼子来时家里有父母、弟弟、奶奶、爷爷、大伯、三姨、四姨。那时我家跑反到现在的程桥高家渡，躲在亲戚家，亲戚的名字叫高长鑫。有一条河从高家渡经过，外面的路不好走，所以鬼子没有到高家渡。我二舅舅当时跑反到了湖南，鬼子投降后才回来，二舅舅在那边成家的。我家在高家渡待了半年多才回来。回城后害怕鬼子，见到鬼子就躲起来。有一天我听到有一个小孩喊“日本鬼子”，后面有日本鬼子追。小孩跑到小北门口的一个烧饼店里躲了起来，由于小孩跑得快，鬼子没有追上小孩，也没找到。当时我们一听到皮鞋声，看到手电筒，就知道鬼子来了，马上躲起来。日本鬼子见到小姑娘就抢，所以女的常在脸上抹黑灰，把头发攢起来，扮成老太太。过城门时要向鬼子鞠躬敬礼，要不然就会被鬼子打两个嘴巴，还有的被逼吃大粪，这是我看到的。另外，还要有良民证，良民证和现在的身份证差不多，上面有照片。晚上鬼子就把城门关上。

鬼子飞机来轰炸过，炸倒了很多房子，也有人被炸死。当时六合中学门前有一片空地，人们在那里挖了地洞，也就是防空洞，听到飞机的声音就躲起来藏在防空洞里，没有飞机声响了，人们才从防空洞里出来。有一天我母亲在南门街上，当时还怀着我弟弟，听到飞机声音，飞机上还

有机枪扫射,母亲赶忙躲在了河上的船里,还用棉被把自己盖起来。这时,日本飞机丢了一颗炸弹,正好在船边爆炸,但幸运的是,母亲没有受伤。

我们家以做醋为生,当时用的钱是储备票子,不值钱,物价也不稳定。生意不太好,生活仅够糊口。跑反时人们都走掉了,有些人趁机拿别人家的东西,称为“光复”。我现在有两个儿子。

76. 王聪口述

王聪,男,85岁

调查地点:六合区荷花新苑8栋102室(原住龙袍镇)

调查时间:2005年7月8日

调查人:孙扬、叶铭、吴爱惠

抗日战争之前,我们家住在六合县的龙袍镇上,靠近林摆渡那边。



王聪(左)

我们是个大家庭,十几口人住在一起,全家务农,爷爷主持家务。

南京沦陷后,1937年腊月二十六号,大约一个班的鬼子坐着一只木船,沿着滁河来到龙袍镇邵东桥这里。那时镇上的老百姓手里有枪,是国民党部队撤退过江时扔掉的。老百姓把枪捞出来防土匪团。当鬼子的木船开到邵东桥时,有些百姓自发地开枪向鬼子射击,后来,老百姓越聚越多,很多人开枪射击木船。木船开到林摆渡,走不了了,有的群众甚至用拣来的机枪扫射鬼子。鬼子看到河北边的树林可以掩蔽,于是纷纷跳下船

逃进林子里。我的堂叔王绍(音)就是用机枪扫射鬼子的那个人,他当时不幸中弹牺牲了。这是一次群众自发组织的抵抗鬼子侵略的事件,表现了老百姓强烈的民族情感。当时,日本人到底死伤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听到木船上有鬼子哼哼,肯定有鬼子被打伤了。

腊月二十六龙袍镇的群众打鬼子之后,大家知道鬼子会来报复的。各家连夜准备逃难,特别是住在邵东桥到林摆渡沿河一带的百姓。那时,龙袍发大水,大家可以坐小船逃到圩子中心。腊月二十七,家里磨了豆腐,预备过年的,准备明天逃走。腊月二十八,鬼子来了,汽艇开到林摆渡,他们先把摆渡人住的三四间草房烧了,准备一直烧到邵东桥。就在这时,河北边的史家洼有人结婚,老百姓以枪声代鞭炮,放枪迎新娘。鬼子听到枪声,以为是新四军,他们以为二十六号的事也是新四军组织的,因为那时,新四军一般在滁河北边活动。于是鬼子离开龙袍镇,顺着枪声打到史家洼。他们从史家洼一直烧到汪家小圩子、杨庄一带。从这里过去就是东沟。东沟的士绅为了避免百姓遭殃,自发出来安抚鬼子,鬼子才没有烧东沟。

鬼子此后经常来骚扰,我们就躲在圩子中心。第一次鬼子来时,他们抢猪抢鸡。邻村中王庄,一个叫王文的人的妻子听说鬼子来了,逃跑时,被鬼子一枪打死在水里,这是我亲眼所见。第二次,鬼子又来骚扰,那时我们全家已经逃进圩子中心,留下爷爷看家。父亲偷偷回来想把家里的一头猪用小船运到圩子里。父亲从前门刚走,鬼子从后门就来了,我们家后门有条横沟,鬼子过不来。鬼子叫爷爷把木板架在上面,爷爷利用架木板拖延时间,让鬼子抓不到父亲。后来,鬼子进了我们家,翻箱倒柜找不到人,爷爷把家里的十几只鸡送给鬼子,鬼子才离开,父亲得以逃此一劫。鬼子这两次来都没有烧房子,主要是抢劫杀人。这都是我记忆中的事实。

伪政权建立后,二鬼子常来我们家敲竹杠,因为我的姑父徐润芝是新四军,仪征县第四区副区长。姑父来过我们家一次,他劝爷爷培养我读书。后来,姑父在捉叛徒时不幸受伤被捕,光荣牺牲。

此后,我上学读书,初中在南京二中,读了一年半。重庆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判断日本人败局已定,于是回家。那时祖父病逝,家道衰落。

胜利后,国民政府回来,不承认“伪文凭”,我只能去六合县重读初一。解放后我读了扬州师范,分配到实验小学。1956年被评为省优秀教师。我一直在教育系统,后来在六合一中退休。

77. 叶健荣口述

叶健荣,男,78岁

调查地点:六合区新凤公寓3幢1单元102室

调查时间:2005年7月8日

调查人:周颖、殷昭鲁、屈胜飞、马秀谊

日本人没来的时候,我家就住在西门,家里有父母,兄弟姐妹四人,我是老大,当时我们家是做小生意的。

我虚龄10岁的时候,鬼子来了,我就跑反到乡下,时间不长,住了一个月,因为乡下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我又回到了六合城。



叶健荣(右)

回城以后,记得当时城门口都有鬼子坐在那里,拿着带刺刀的枪,进出城门的人都要恭敬地给鬼子鞠躬,而且还要有良民证,我当时还小,不用它,我记得很简单的是用一块白布做成的,没有照片,老百姓都把它别在胸前。

1938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我看到九架飞机,在六合只有三架,其他

的都散开了。当时我正在北门私塾的老先生那里读书。上午飞机来了，俯冲向下飞，在北大街，崔家巷那丢的炸弹，我们都吓坏了，有的学生吓得往桌底下藏。

鬼子走了以后，我做一些小生意混饭吃。1955年参加工作，在六合县人民委员会当勤杂人员。

现在我有一个女儿，跟着女儿住。

78. 李福全口述

李福全，男，80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111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8日

调查人：周颖、马秀谊、殷昭鲁、屈胜飞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二三岁，住在南门火神庙附近，即现在的彤华街，我们家九口人。我们家是从宝应县逃荒到此地的，是讨饭的，最后落户在六合县。当时我做体力劳动，搬运货物。鬼子占领六合城后，南门有个浮桥在滁河上，日本人怕新四军过来，就把浮桥拉了起来，不给人走了。我们跑反到马鞍北山区乡下。

日本飞机来炸过六合县城，看到新四军就丢炸弹，弹头约有五寸长。日本飞机在南门火神庙丢了一颗炸弹，据说庙里的菩萨显灵，把炸弹推到了后面的塘里。

日本鬼子去攻打桂子山的新四军，在那里杀了很多。我祖父（李金富的父亲）当时是新四军团级干部，有一次在战斗中被鬼子用刀把肠子都挑出来了，后来用狗肠子接的肠子。

鬼子在城里不抢东西，常到农村抢鸡等。人们过城门时要向鬼子恭恭敬敬地鞠躬，如果不鞠躬或鞠躬不规范，就要挨打，有的还被迫顶城砖，有二三十斤重，有的城砖最重达40斤。过城门还要良民证，良民证是硬纸壳子，上面盖着伪政府保长的印章，是伪政府保长发的。过城门的时候，鬼子高兴就让你顺利通过，不高兴就刁难过城门的人。鬼子见到姑娘，不论年龄大小，抓到就强暴。在城门口也有二鬼子，二鬼子是为了混饭吃，也没有

办法,二鬼子比较坏,到处抢杀,什么坏事都干。到了晚上,日本鬼子就把城门关上,大家晚上不敢出去,日本鬼子也不敢出来。

在南门口有一个车站,新四军来侦察,准备攻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就吃苦了,被新四军包围起来了。新四军子弹打完后,就用刀砍鬼子,鬼子死伤惨重。

当时我们用的是日本鬼子发的钱,即储币票子,有2分钱一张的,有100块一张的,这些钱不值什么钱。当时也有维持会,最令人讨厌的是翻译官,翻译官了解情况,向日本鬼子讲别人的坏话。



李福全(右)

鬼子投降后,我在农村做长工,给人放牛,一年才给一袋小麦,大约100斤。解放后,我在隶属交通局的运输公司工作,仍是搬运工人。

我现在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79. 胡碧珠口述

胡碧珠,女,76岁

调查地点:马鞍镇

调查时间:2005年7月8日

调查人:周颖、马秀谊、屈胜飞、殷昭鲁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里有父母和三个兄弟,家里以种田为生。鬼子

来了,我们家跑反。从湖西跑到湖东,鬼子叫我们送鸡蛋、鸡给他们吃。我记得我们邻村有个姑娘被鬼子强奸了。那个姑娘当时还没结婚,但姑娘怀孕了,生了个小鬼子,以后那个姑娘也没有结婚。

我们当时进出城门,必须恭恭敬敬地给鬼子敬礼,还需要良民证。良民证是伪政府发的,上面有照片。我现在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

80. 夏光耀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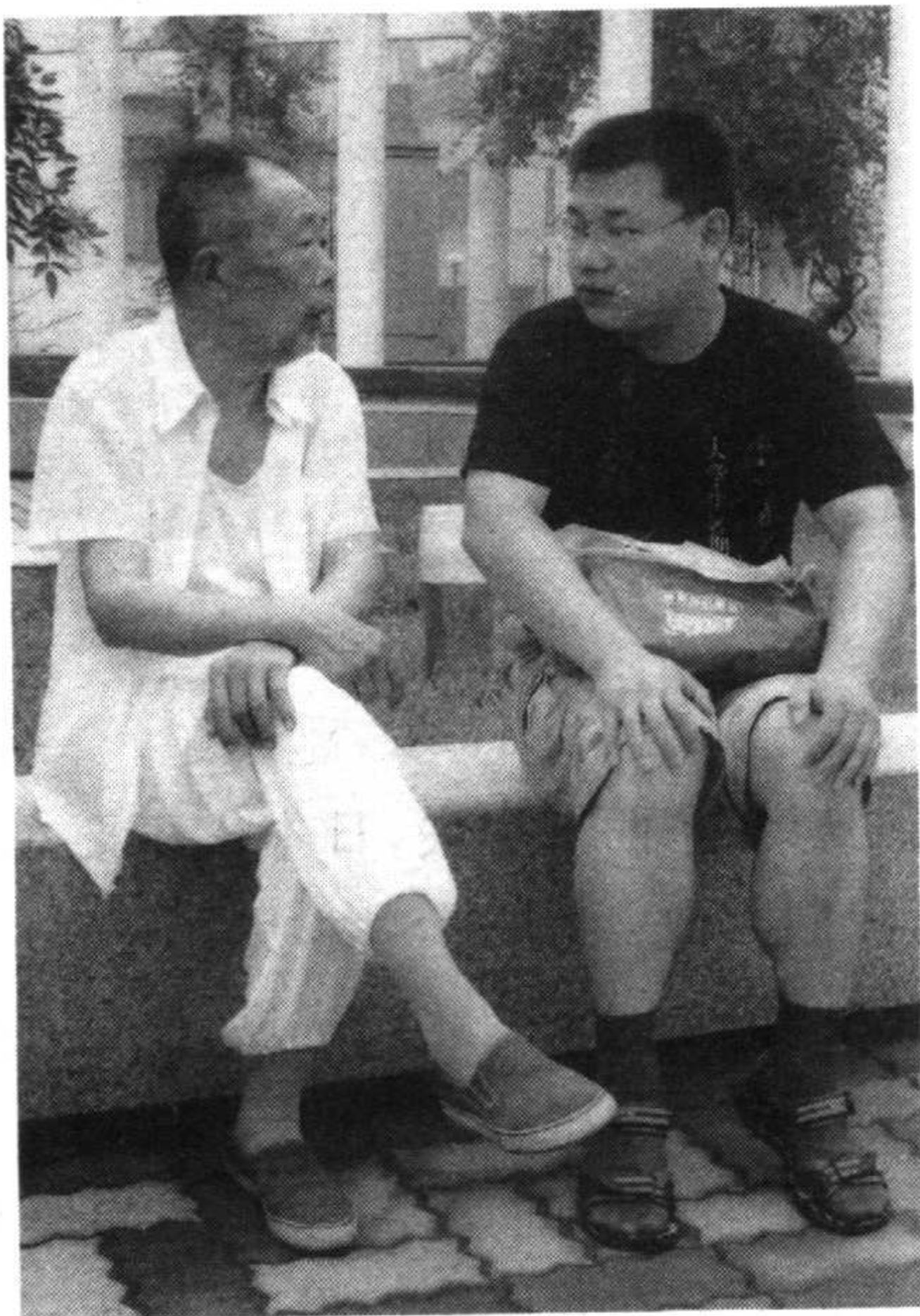
夏光耀,男,81岁

调查地点:六合区西门外十六巷丁字楼(原住六合区十字街)

调查时间:2005年7月8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孙扬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有五口人。家里是做皮匠生意的。日本鬼子是阴历冬月十四来六合的。鬼子还没来的时候,在冬月十一的夜里,跑反到莫木桥(西边邻程桥),那时家里是跟着亲戚跑反的,所以待不了两天,因为没钱就回来了。那时城门口有鬼子站岗,要求中国人鞠躬。鬼子在六合放火烧房子,先烧一般的矮棚子,以后烧正街(十字街),我没看到鬼子杀人。鬼子进城后第二年,飞机来轰炸六合,三架一队,一共九架。从早上炸到下午,顺着程桥、竹镇方向轰炸,之后又炸到城里。鬼子发良民证,就和现在的身份证很像,还贴照片。维持会都是本地人,是二鬼子,二鬼子还可以。日本鬼子司令部就在六合一中,六合的鬼子不多。



夏光耀(左)

鬼子在的时候,我们晚上一般不出来。鬼子走了以后的第二年,我就跟大哥做生意了。解放之后,家里有三口人。

81. 宋芬玉口述

宋芬玉,女,85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111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8日

调查人:马秀谊、周颖、殷昭鲁、屈胜飞



宋芬玉(左)

鬼子来时,我17岁,跑反了。一年多后才回家。那时我家住东门。跑到马集,东西有损失,日本人不要东西,只抓鸡、猪等。日本人飞机来了,我们又跑。那时18岁,鬼子仍炸弹,又跑到乡下姑姑家住。记得还没跑反时,新四军从北门进城,东门城给日本人占了,鬼子留个南门,有个出口,国民党军队从南门跑了。

我们家有间房屋,留了一间给日本医生住。日本飞机轰炸六合时,我的公公在农民银行附近,被鬼子炸死了,当时他在上门板子,飞机到头上了,叫儿子赶紧躲进三间房,他跑到二间房时就被炸死了。我丈夫当时是做生意的,公公很可怜呀。鬼子头子住西门,年轻女的不敢从西门出去,进出城门要给鬼子鞠躬。一次,我丈夫进城做生意,他把帽子

拿掉,给日本人鞠躬,鬼子说他鞠得不好,就用铁棍子打他的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当时丈夫还看到旁边有一个人跪着举城砖,也因为没鞠好躬。一次,一个新娘子坐在轿子里出城门,鬼子说姑娘是“马胡子”,别人说不是“马胡子”,是新娘子,后来找人,给了鬼子头子钱,才让新娘子出城。当时还发良民证,上面有照片,还要收钱。买东西用储币票子。有个叫唐三的,鬼子说他是“马胡子”,被刺死了。他的兄弟唐四,因为躲仗,被新四军给打死了,他们弟兄俩都是吃鬼子饭的,死了也不屈。

鬼子走后,我们家在丁字街隔壁开杂货店,现在有三个儿子。

82. 陆有德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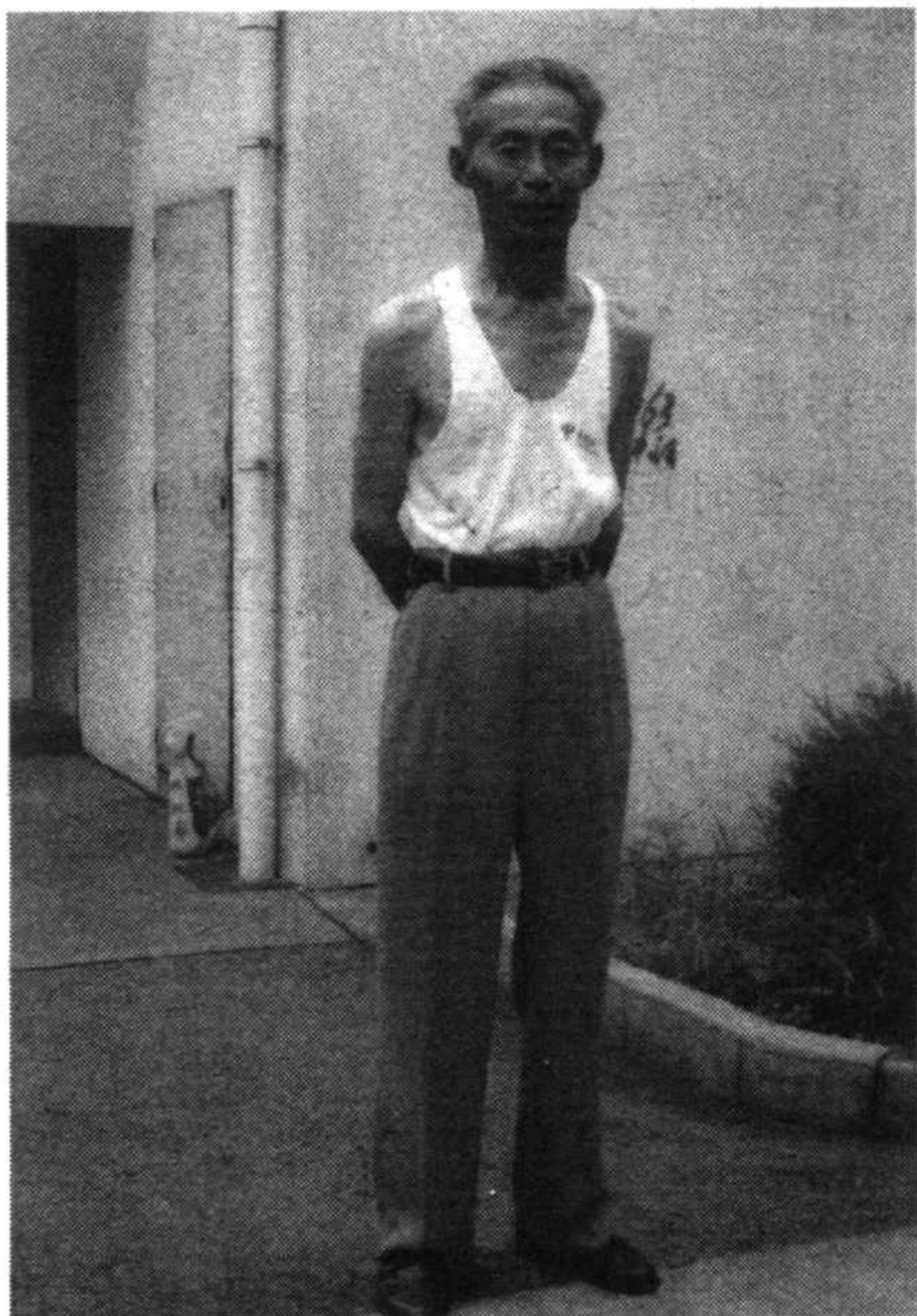
陆有德,男,72岁

调查地点:六合区荷花新苑8幢204室(原住六合区东门东大街)

调查时间:2005年7月8日

调查人:叶铭、吴爱惠、孙扬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家有六口人。我祖父原来是开钱庄的,听说鬼子要来,我们就跑反到亲戚家。1937年时,我才四五岁,那时还有个弟弟。跑反时,母亲抱着弟弟,我就跟着走,走了30里地到东沟,东沟有圩田,家家都有船。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就坐船往南(长江那边)走,走了之后,就看到房子被烧了。晚上看到,天都被烧得通红通红的,我们是住在亲戚家里的。日本鬼子轰炸六合时,我还小,刚看到飞机时,还很高兴。等到飞机丢炸弹,声音很响,就吓死了。



陆有德

轰炸之后,鬼子就开始进城了。那时,六合是真空地带,家里的东西,像被子啊都被抢走了。等平定之后,我们就又回六合了。我那时上学,上的是求实学校。上到初一时,日本人让我们学日语,我们当初学的是英语,不愿意学日语。教我们日语的是一个留日的中国人,我们都很恨他。因为不愿意学,所以我们对日语也没什么印象。我们是私立学校,日本人也不放过。那时,我们还小,进出城门也无所谓,大人就需要良民证,就像现在的身份证。我们家那时在东门,看到有两个日本兵,一个中国警察和一个女警察,有时还有狼狗。我看到一个人被狼狗咬得很厉害,吓得要死。日本兵也并不都愿意来打仗的。我当时有个堂妹妹,大概10岁左右,有一个日本兵有个女儿和我堂妹妹长得很像,他经常给我堂妹妹糖吃,大概是精神上有个寄托,这反映日本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抗战时,我父亲在前街和人合伙开了个杂货店,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了,所以生活下降了,读书还是比较紧张,勉强读到初中毕业。日本人来的时候,用的是储币票子,抗战结束之后不用了,我们就把钞票当成枕头枕着睡觉。我1948年读了省立江宁师院,1951年毕业在南京教书,解放后我家还有九口人。

83. 张有才口述

张有才,男,82岁

调查地点:六合区棠城路10号(原住六合区潘营村)

调查时间:2005年7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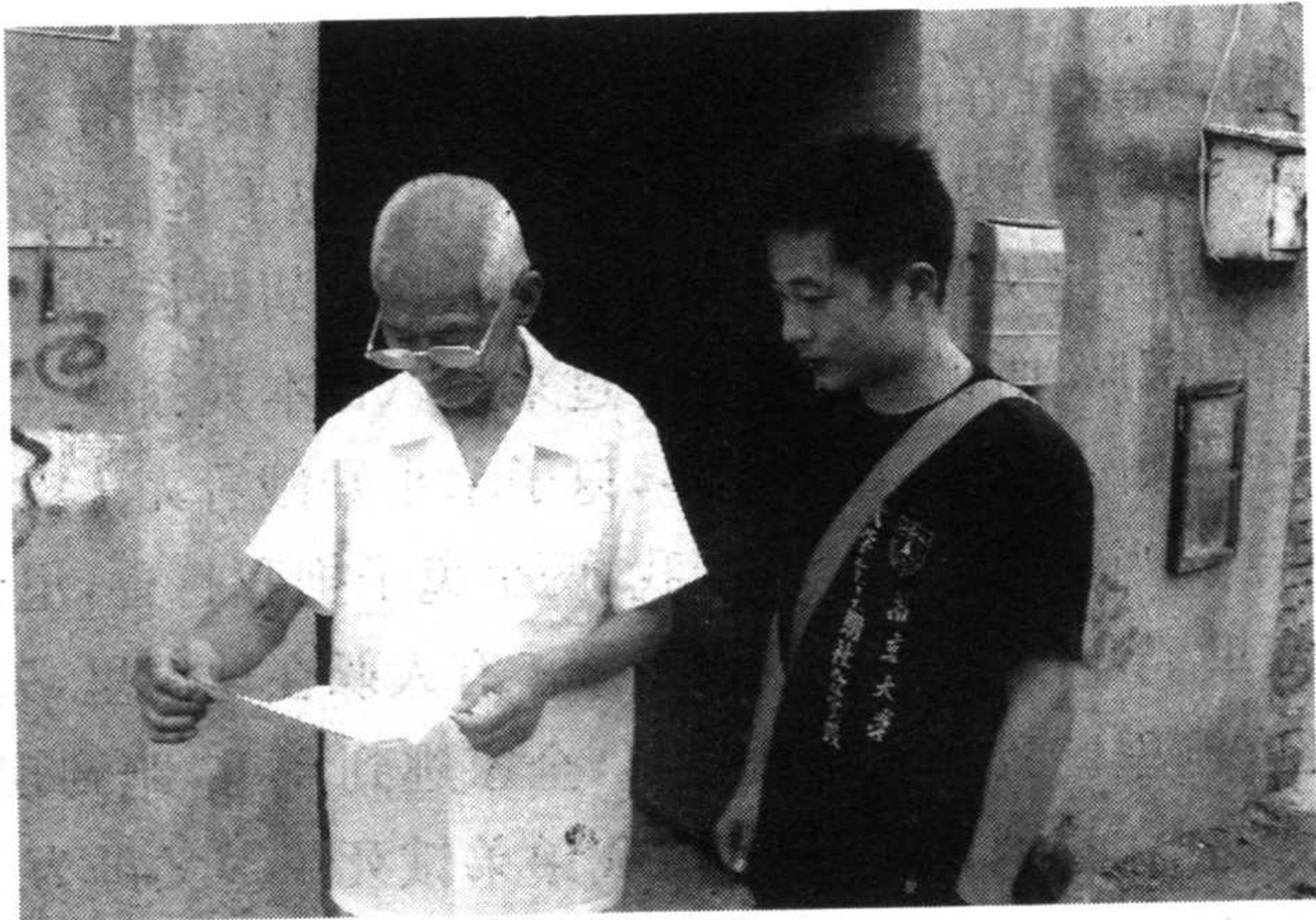
调查人:叶铭、周颖、王晓艳、魏兵兵

日军侵入六合之前,我们全家共十多口人,以家庭手工业为生,全家从事织布生意。

旧历十一月十四日,日军进军六合。当时日军乘汽油船从滁河上过来,上岸后看到老百姓就开枪射击。旧历十一月十五日,我们家开始跑反,逃到北方十里之外的张营,住在一朋友家的碾房之中,自己负责伙食。在跑反的路上,我们遇到过骑马的日军。

跑反后,我家里只留下祖父、太太(祖父的母亲)在家看门。我父亲

在跑反两天后回家拿东西,被日军抓到水口当民夫。我家的猪被日军打死抢去,日军也曾试图焚烧我家的房屋,但祖父和太太奋力救火,房屋只被烧毁了一部分,损失并不是非常大。我祖父曾被日军用刺刀敲过头。我们村的肖姓夫妇在土地庙附近遇到日军,一个被杀,一个被打伤。



张有才(左)

两个月后,我们回到城里。日军有人在城门站岗,平民进出城门要行礼,否则要挨打。要出示良民证,良民证是地方维持会发的,上面贴着照片,领良民证要交工本费,其大小和现在的身份证差不多。

回城后,我在家帮忙织布。平时用储备票购物,但物价涨得很厉害,通货膨胀严重。面纱买回来不久,价格即已上涨不少,后来的钱已经买不回那些棉纱了。

我听说过日军抓花姑娘的事,但未亲眼见过。因为当时年轻的姑娘一般不敢随便露面,当地维持会成立后,年轻姑娘才敢公开露面。

第二年旧历四月二十七日,日军飞机对县城进行了轰炸,我们当时住在城外。飞机一来,我们就往山上的空地跑。王家锅店(三层)被炸了,有人被炸死。旧十字街地区受轰炸较严重。

抗战胜利后,我家仍做织布生意。解放后,我有六个兄弟姐妹,现在我共有三个儿子。

84. 陶凤英口述

陶凤英,女,86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16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0日

调查人:周颖、殷昭鲁、屈胜飞、叶铭

鬼子来时,我家住在南京中华门夫子庙长乐街,家里有父母,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以种田为生。当时我18岁,记得鬼子是民国26年(1937年)冬月来南京的,是从南门进来的,骑着马,脸上胡须长,穿着黄颜色军服,是南朝鲜的部队,听说也是抓壮丁过来的。日本人狠啊,一路上见人就杀,烧房子,强奸花姑娘,这事很多,鬼子拿小娃戳着完。没见到打仗,人都吓跑掉了。当时鬼子用枪对着我,两个鬼子把我打昏,甩到河里,冰破,我就掉河里了,后来有人把我捞上来。有人躲在地洞里,鬼子就用柴火把人烧死在洞里。我家房子被烧了,全家逃到乡里,跑到现在安徽的马鞍山,逃亡路上,看到死了很多人,我弟弟饿死了。父母为了儿女,搞不到生活,也病死了。我给别人带小孩,过生活。1948年到了六合,现在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生活得还可以。

85. 李圣洪口述

李圣洪,男,74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47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0日

调查人:叶铭、孙扬、魏兵兵、王晓艳

我家原住在下关挹江门附近,鬼子来时,家里有爷爷、大伯父、父母、两个弟弟和我。我家开鸡蛋行专收鸡蛋,把收来的鸡蛋送到和记洋行(现下关热电厂)出售。我知道鬼子是从南门浮桥坐汽艇过来的,当时的桥是木板桥。古历四月二十七日日本飞机轰炸六合县城,有一个锅店被炸掉。那时我家跑反到山湖大队,住在我舅爷爷家。那个时候很是混乱,晚上有人抢东西。我在乡下时没有看见鬼子,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四

周都是水,鬼子进不去。

县城里有了维持会后,我家回到城里,仍做鸡蛋生意。我知道维持会里有个叫六子的,他是维持会会长,原来他是商会的会长。我看见有个叫王四麻子的在蛤蟆山(现改为工会)被鬼子用刺刀刺死,他在从六合到扬州的公路上偷电话线被鬼子抓到的。鬼子在杀他之前还拿酒菜给他吃,然后让他自己挖坑,坑大约有七步长,最后鬼子把他刺死。每天下午不超过四点钟,鬼子在北门大桥的桥上架上铁丝网,不让人通过。日本投降时,鬼子一起被赶到下关老火车站那边。

日本投降后,我家仍做鸡蛋生意。国民党来后,我家把财产卖了,到武汉买关金券,那时币纸很值钱。解放后我做工人,现在没有子女,我和妹妹住在一起。

86. 王中兰口述

王中兰,女,84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11-23号(原住六合区程桥)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0日

调查人:周颖、殷昭鲁、屈胜飞

鬼子来的时候,我大约十二三岁。家里有父母、两个哥哥、两个嫂子、一个侄子、一个弟弟。由于我们住在乡下,鬼子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跑反,城里人有跑反到我们那去的。当时我们家就住了两个姓齐的兄弟,由于我们互相认识,他们吃住和我们一块,并没有要钱。

见到鬼子,必须恭恭敬敬地鞠躬,男人必须摘下帽子,女人必须摘下围巾。我记得我父亲好像因此而被日本人打过。

我19岁结婚,当时鬼子还没走。我22岁的时候,我大儿子刚会走路。一天我们在田地里干活,鬼子来乡下抢粮食和猪,我们家和我丈夫哥哥家的猪都被鬼子捅死了,由二鬼子们抬走了。

鬼子到处杀人,有一个新四军,叫侯雷仓的就被鬼子捅死。当时他在站岗,没有注意鬼子的到来。鬼子用枪打断了他的腿,他就爬着,爬到了一个厕所里,结果被鬼子给搜出来了,用刺刀一刀刺死了。我的一个

远房侄子叫吕宾的,有一天他背着一包衣服走,被鬼子发现了,他就跑,由于鬼子在山坡上,他在下面,鬼子就一枪把他打死了。



王中兰(左)

日本鬼子轰炸的时候,我们正在田里割麦子。听到飞机和机关枪的声音,就趴在地上不敢起来,有一个姓吕的姑娘被炸死了。

日本鬼子还奸淫妇女,听说在石弓有两个姑娘就被两个鬼子糟蹋死了。

我结婚后,丈夫做木匠。现在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

87. 陈雪花口述

陈雪花,女,90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12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0日

调查人:吴爱惠、魏兵兵、马秀谊

我的老家是在山东,19岁时来到六合这个地方,当时日本人还没有打到这里。

日本鬼子打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有公公、婆婆。四五口人为了躲日本人就跑反到田家洼的朋友家里。当时我家里是做骡马生意的,也顾不上了。

我记得往乡下跑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37年冬月,当时我还怀孕了,挺着大肚子往乡下跑;第二次是在1938年4月,两次都跑到田家洼,当时在乡下吃的是自己的,米也不贵,菜都是农村人自己种的。

1938年四月二十七日,记得有九架飞机轰炸六合,当时鬼子的飞机飞得都很低,在我们家的后面还丢下了一个没炸的炸弹,在这次大轰炸以后,城里人都吓坏了,跑反的人多了,我们家也在其中。

第三次跑反在乡下呆了有一年多时间才回到城里,回来以后已经安定了。为了生活,我家里还是做骡马生意,一开始是惨淡经营,后来慢慢地生意还是很不错的。当时城门口都有日本鬼子站岗,进出的人都要良民证,良民证还有照片;老百姓们还要向日本鬼子恭敬地鞠躬,搞得不好还要被打耳光,我们都害怕得不得了,看见日本人跟看见鬼一样。记得当时使的日本钱样子都很大,就是不值钱,鬼子投降后老百姓都把钱贴到墙上了。

现在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多了。

88. 田伦忠口述

田伦忠,男,70虚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延安北路19-1号教育局教师宿舍楼101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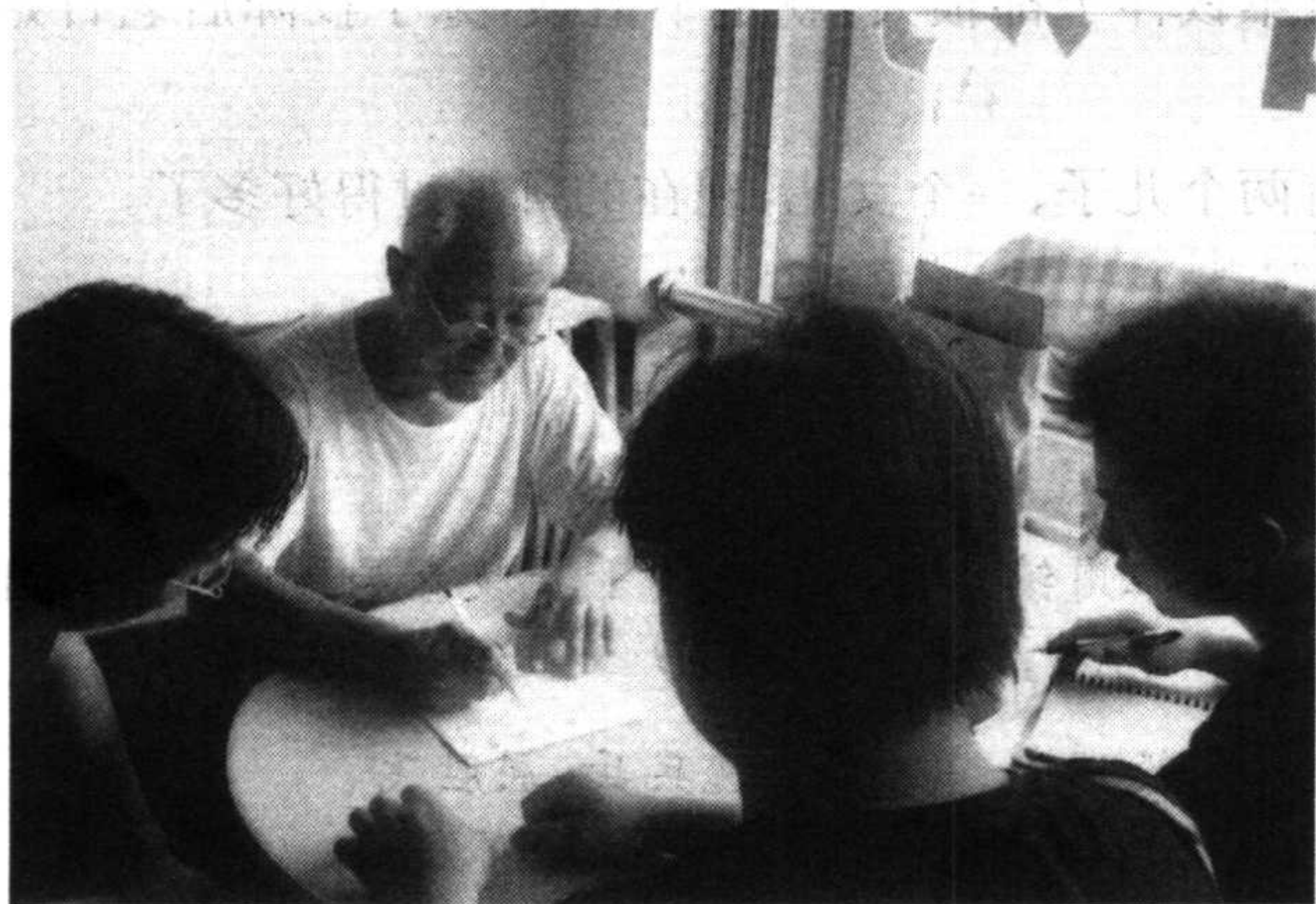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0日

调查人:殷昭鲁、马秀谊、魏兵兵、屈胜飞

当年日军在六合县城内的一个驻地是宪兵司令部(现六合一中),另一个驻地是在板门口的六合饭店(原来是励志中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当时在六合一中上学,在六合一中发现了大量尸骨,这些都是当年日军屠杀的遇难者的尸骨,其中有些尸骨的锁骨上钳着铁丝,有的头骨上是一个洞。这些都是我亲见的,我的许多同学也见了。六合一中在三四十年代有一个荷花塘,有一个六合当时最好的公园,日军占领六合城后,在这里杀了很多,渐渐地成了墓地,当时的墓地有几千个坟墓,大约占地几百亩。日军在这里屠杀的不仅有新四军,而且有众多的无辜的老百姓。日军屠杀的地方还有很多,另一个就是现机关幼儿园后面,

这里抗战前是六合体育场。还有屠杀地点是好汉坡。日军往往拿被抓捕的新四军或无辜老百姓当作活靶子,练习刺刀,还往往用狼狗撕咬被捕的人。

1938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日机轰炸六合城,六合城损失很大。人们都跑反了,六合城几乎成了空城。老县政府在轰炸中被夷为平地。文长路与长江路交界的东南部分损失尤惨,两三百间房屋被炸毁,六合监狱也被炸。王家锅店是城里仅有的三层楼房,在日机轰炸中同样没逃过这次劫难,很多人被炸伤炸死。据说,日军在轰炸前派了特务在六合侦察,所以日本飞机对六合县城进行了重点轰炸。抗战中最后一位县长是郝劲光。另外,我有一个老表,小名叫“小三子”,在南京下关学打铁筒,在下关被炸死,尸体没有找到。



田伦忠

伪军的全称是“和平救国军”,另外还有日本人扶植的“自卫团”,人们把这些队伍称为二鬼子。我记得自卫团有南圩自卫团和东沟自卫团,团长分别是赵中林和王中焕。二鬼子把坏事都做尽了,最无耻的是连小孩尿布也抢。日本人主要抢粮食、鸡、猪、牛、羊等。日本人还见到妇女就糟蹋,这种事情经常有。

人们进城时要持有良民证,良民证是个硬纸片,盖有鬼子钢印,有照片。还要向鬼子鞠90度躬,口中喊着“太君”。有些人不知道这种规矩,因为其中一项不合格,就被鬼子拉到旁边打,或者被迫面对城墙跪下,顶

城墙砖。一块城墙砖大约 10 斤重。我看到顶城墙砖的最多顶两块。当时新四军为了进城,就仿造良民证。新四军把良民证上的照片换掉,贴上自己的照片,然后用锤子砸一块铜板,在照片上仿造出日本鬼子的钢印。

日军在城里经常戒严,比如运送粮食、调动部队等情况时都要戒严。日本鬼子戒严的时候,人们都要躲回家,在街上行走的人,来不及回家,就要躲在旁边的人家里,即使这家是陌生人也是要躲进去的,否则会被日本鬼子杀死。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家是做生意的,以卖布营生。当时家里有八九口人。鬼子一来,我们都跑反到乡下,离六合城 20 多里的新篁镇外婆家,当时就不能做生意了,依靠亲戚救济生活。我们在乡下住了两年才返回县城,继续做生意,但生意不好,惨淡经营,仅够糊口。当时我家卖的布一部分是本地的土布,另一部分是通过商会从无锡等地批发的,鬼子对白布控制很严。新四军的军装不是用灰色染料染的,而是用稻草灰把白布染成灰色制成灰色军服。另外,粮食、煤油、火柴(当时称为“洋火”)、肥皂(当时称为“洋胰子”)等是紧俏物资。最困难时期是 1942—1943 年,当时老百姓用皂角当肥皂洗衣服。药品也是奇缺的,一般老百姓都是用土法治病,中药还可以找到,西药就很难寻到了。当时皮肤病很流行,很多老百姓都长有疥疮,很严重,这在日本鬼子来之前是很少见的。红眼病也很流行,无药可治,只能用盐水洗,我的眼病就是那时留下的。我父亲在乡下病逝,对我家来说是个沉重打击,我家也就失去了顶梁柱。当时商会负责每月收商人钱交给日军司令部,以换取路条发给商人作为进货物商品的凭证。当时做生意用的钱是国民党的票子,后来用汪精卫政权的票子,就是储币票子,不值钱。储币是红颜色的,背面是中山陵,正面是孙中山。据说日本人对孙中山很尊敬,见到百姓家挂有孙中山像一般都不进入,听说是日本天皇下的命令。我还用过新四军的淮南票,淮南票很值钱,从不贬值。如果 100 斤粮食卖 10 块淮南票,储币就买不到。淮南票上面印着工农兵,但是纸币比较差。不用日本人的票子。

日本鬼子在街上经常闹市。有的鬼子到我家店里买布。常常是不给钱的。有一次,有一个日本鬼子在篮子巷的茂生酒店里喝醉了酒,拿

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街上见人就戳,很多人被刺伤刺死。这是我看见的,当时我七八岁了。冬天里,早晨五点钟,日军在街上赤膊跑步锻炼,还喊着口号。

鬼子来时,我外婆跑反忘了拿衣服,回城拿衣服。我外婆在东门城门口见到很多尸体,把这些尸体堆起来足有一人多高,城门洞下半部可被堆满,很长距离内都有尸体。我外婆当时很伤心,抱着尸体哭,是从尸体上爬进城,又爬出城的。这些尸体都是日本鬼子屠杀的,惨绝人寰,令人发指。日军投降撤退的时候很狼狈,一部分坐轮船,都是几十吨的小轮船。另一部分日军经葛塘集体撤退到浦口。日本人死后就将尸体烧了,把骨灰带回家。重伤病员无法带的,日军都将这些人活活烧死了。这是我亲见的,当时我是站在回民教堂的阁楼看的。被烧的鬼子在火中嚎叫,我听不懂。据说是喊:“太君,我还能为帝国作战,请带我走。”

解放后,我读完书做了教师。我现有两个子女。

日军进占六合城,人们跑反时,有些地痞、流氓等乘机盗取他人财物,被称为所谓的“光复”。有个地痞拿了别人一只锅,扣在头上,被日军认为是钢盔,就开枪打死了。

89. 叶仁庚口述

叶仁庚,男,89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北外街55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0日

调查人:吴爱惠、叶铭、魏兵兵、王晓艳

日本人来之前,家里有十几口人,是个大家族,是做粮食生意的。我听说日本人从八百退回来的时候,弄到两个农民,带到他们的驻地被狗咬死了。我的大姑姑就是日本人来时得产后风死掉的。日本人没有进城的时候,我们就跑反到马集,住在朋友家,当时一块钱就买一斗米,一年之后回城的。家里外婆住着,所以东西没怎么少。城门口有鬼子站岗,要给鬼子敬礼,不然就要挨打。一个城门口有六个鬼子,两个鬼子站岗,其余的在卫兵室。也有二鬼子,叫警察。进城要良民证,方方的,上

面有照片。当时用的既有法币,也有储备票子,还有洋钱。回城以后,仍做小生意,开粮行。鬼子来过之后,很长时间没做生意,没有仓库,但有固定客户。日本人投降之后,家里还有十几口人,仍做粮食生意。1949年之后粮行转成了机米厂,就是指现在的粮食加工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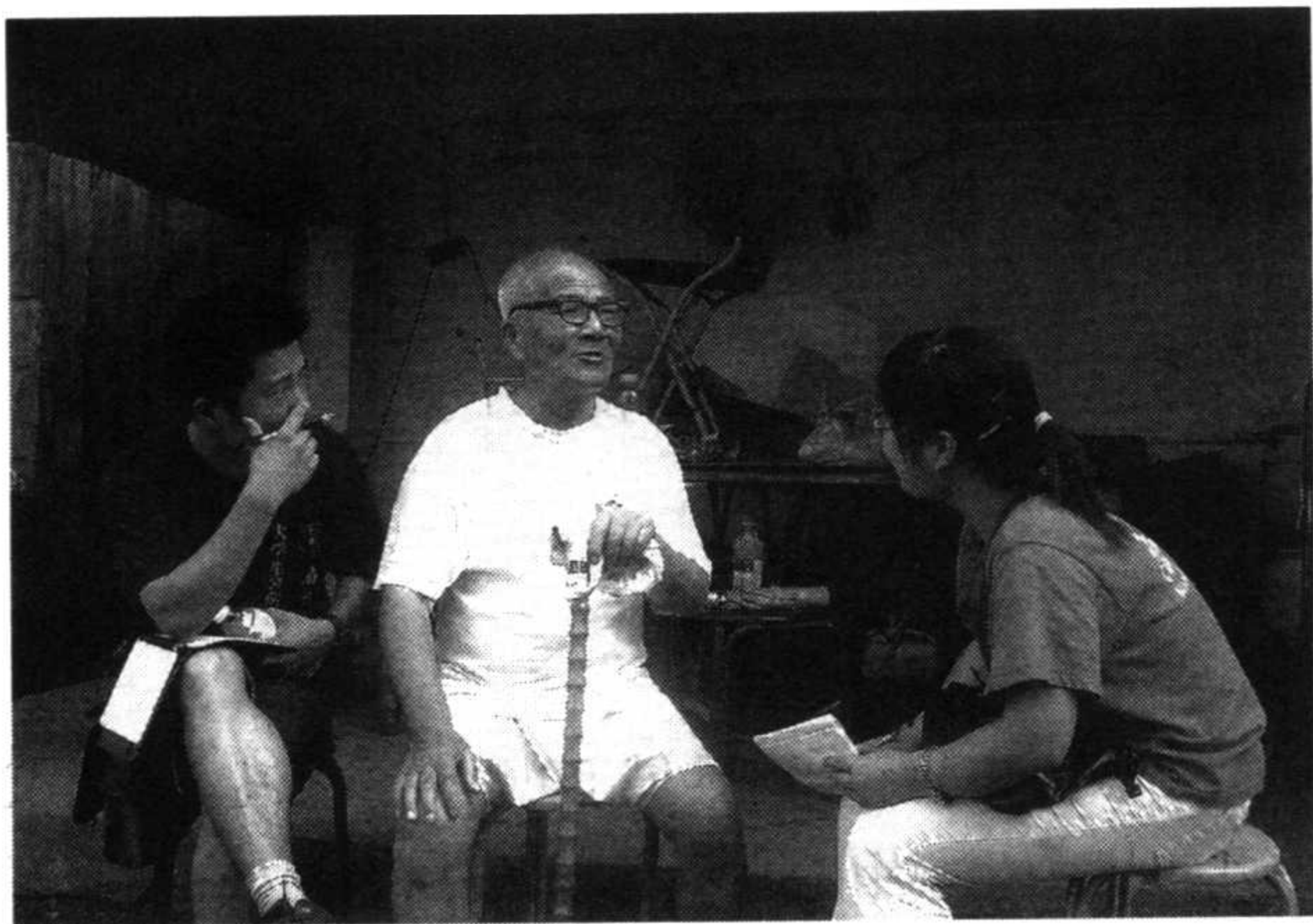
90. 魏栋臣口述

魏栋臣,男,83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泰山路178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0日

调查人:魏兵兵、王晓艳



魏栋臣(中)

鬼子来时我15岁,家里有六口人,住在北门,我家当时摆摊子卖鞋底模子。我记得鬼子是在1937年冬月来到六合的,那时李宗仁两广的军队还在六合。鬼子来了之后我家跑反到北乡的田家洼,只有我的祖母留在家里看家。在乡下全家住在碾屋里,用钱买农民的米、菜吃。记得那时用的钱有国民党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银行发的纸钱,袁大头也有,铜板用不多。在乡下时还看到鬼子拿枪打猪、鸡子、狗吃,鬼子枪法很准,一打一个准。

在乡下住了几个月,城里有了维持会,听说安民了,我家就回到城里

来了。进出城门要鞠躬敬礼,还要有良民证才能进出。良民证要早就掏好拿到手里。如果走到城门再掏,鬼子会以为你在掏枪。还有些中国警察来查户口,日本人还抓夫子(抽夫),吓得我躲在草里面。有一次我在北门外摆小摊子,来了几个日本人把我拉去,说我卖铁丝通新四军,我说没有卖铁丝,日本人以为我在说谎,还打了我一巴掌,家里人很着急,花了几担米的钱找翻译求情,才放了我。

古历四月二十七日,日本飞机轰炸六合,当时我正在十字街摆摊子,看到来了五架飞机,飞机飞得很低,还有机关枪扫射,到处扔炸弹,有房子被炸坏,人被炸死。

解放后我仍在摆摊子,1956年加入到小组里。现在家里有十几口人。

91. 王宝珊口述

王宝珊,男,75岁

调查地点:六合区凤凰南苑1号楼541室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1日

调查人:魏兵兵、周颖、王晓艳

鬼子来时,我家住在竹镇,离县城50里。全家七口人,父母兄弟姊妹五人,家中开布店为生,当时我5岁。当时我家住在竹镇中街上。竹镇那时十分繁华,号称“小上海”,每个月三、六、九逢集。民国27年(1938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日军飞机轰炸了竹镇,当时飞机轮番轰炸,一次5~9架,第一批回去后,又有第二批过来轰炸。二十七日轰炸了一整天,我有一个弟弟当时刚刚出生,由母亲抱在怀里,其余四个孩子由保姆带着躲在床下面,床下垫有被子,一个炸弹落在卖百货的墙上,烧了起来。一排房子由这一头烧到那一头。当时我家共五进房子,我们躲在第四进,火烧到隔壁时,我们被烟呛得厉害,就赶紧跑了出来,母亲抱着弟弟带着我们先跑到竹镇北头,蹲在一个菜园的小沟中。母亲的腿被火烧伤了,由于找不到医生,只能自己用药敷敷。我的外公是个理发师,轰炸的时候想取下一盏油灯,结果房子被炸倒,被倒下的墙砸

死了。轰炸的现场,有的人胳膊或腿被炸没了,到处是血,十分惨烈。当时还有“光复队”,人家从房屋中搬出来的东西,无人看守时,就被“光复队”抢走了。

当时我父亲在外做生意,听说轰炸的事后赶回来。房屋已被烧毁,家人也不知下落。父亲找了一天,才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我们。

跑反时,我们先跑到竹镇北面的上蔡,后又跑到六合与安徽交界的新隆镇,躲了一两个月。当时我家住在小花圩,开槽坊造酒,养了几口猪。日军下乡扫荡时,用刺刀把猪捅死抢走,也抢了一些鸡、粮食等。扫荡时一般日伪军共几十人,二鬼子较多,扫荡主要是为了抢东西吃,二鬼子多是社会上无以为生的地痞无赖。

回到了竹镇后,我家借高利贷继续做生意维持生计。当时用储备票子,也用银元和铜板。当时竹镇地区是鬼子和新四军拉锯地带。我当时读小学,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常到学校发表演说。

1942年,我父亲去世。解放后我从事医务工作。十几年前退休,现在有四个孩子,生活安定。

92. 史兰英口述

史兰英,女,79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环城中路40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1日

调查人:吴爱惠、马秀谊、屈胜飞

我原住在南门,鬼子来之前,我父亲是卖烧饼、油条的,母亲摇梭织布。当时我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姐姐是童养媳。鬼子飞机来轰炸时我12岁,我家跑反到程桥,住在农村,没有吃的,就吃田里的山芋,我们在农村住了个把月才又回到城里。当时我大哥在烧饼店当学徒,在跑反途中的船上被炸掉了脚趾。进城门要有良民证,没有良民证就不让进城。良民证是个小本子,上面贴有照片,在城门口有鬼子站岗,还有给日本鬼子做事的二鬼子,有女警察。进城还要被搜身,日本人当时还哄小孩玩,给小孩糖吃,日本人的饭是白米饭,菜都是甜的,给我们小孩吃

过。到了晚上小孩敢上街玩,年纪稍大的都不敢。鬼子见到青年妇女喊花姑娘。

鬼子投降之后,我住在光门桥。日本人投降时举着手,很可怜的样子。我一个老表开饭店做的糙米,日本人也吃不下去。日本人投降时我已有小子了,以卖柴营生,还砍树卖。做生意时用的是国民党的钱,也有日本人的钱。解放后仍做小生意卖菜。

93. 范金义口述

范金义,男,78岁

调查地点:雄州镇农机厂宿舍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1日

调查人:周颖、马秀谊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住在六合城东门,家里有父母,我姊妹六个,父亲吸毒,吃大烟,母亲带我们种田和种蔬菜维持生活,我当时在东门小学(现在的泰山小学)读二年级。

我还记得鬼子在1938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轰炸六合,当时母亲在卖菜,飞机来了,她躲到门背后,一个炸弹掉在屋子上,房子倒了,母亲被砸在里面,后来我们用东西撬,把母亲救了出来,她全身都是泥土和血。当时好多房子都被烧了,我们上学的书也烧掉了,我家房子也被炸毁了,全家跑反,跑到马鞍山洞里,鬼子不敢去那。我们后来住到别人家里,呆了40多天,后来听说安民了,就回家了。家里东西都被鬼子抢走了,床、家具被鬼子拿去烧火。鬼子放火、杀人、强奸妇女,鬼子直接冲进别人家里,见到姑娘就糟蹋掉,有时,强奸后还杀死。记得我姐姐刚结婚,我家门前贴着大喜字,鬼子看见了,就说找花姑娘,冲进来,用电灯筒照,我们几个躲在床底下。鬼子穿着黄衣服,带着帽子,用刺刀在被窝里乱搅,后来发现我们几个小孩,没有见到花姑娘,就走了。二鬼子帮大鬼子做事混饭吃,经常抢东西。进出城门,要给鬼子鞠躬,不然,就打嘴巴子。城门口有鬼子站岗,二鬼子从上往下搜身,收到什么东西就告诉鬼子,如果给二鬼子钱,他就说你是朋友家的人,就放你

过去。当时共产党那边的西药、盐、火柴都很紧张，鬼子控制，有些人想带出去给共产党，被鬼子抓住，就惨了。二鬼子穿黑衣服，戴高帽子，束个皮带。当时买卖用铜板、袁大头、储备票子，也用邮票，邮票四方方的，用塑料纸包起来，新四军用淮南票子。东西涨价，一天一个价，米、盐很紧张。鬼子发良民证，上面有照片。鬼子在时，我家一直以种蔬菜过生活。

我是1952年参加工作的，县里成立食品公司，我负责收猪的，一直干到退休。现在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94. 褚文全口述

褚文全，男，77岁

调查地点：六合区东门冶浦桥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1日

调查人：吴爱惠、马秀谊、屈胜飞



褚文全(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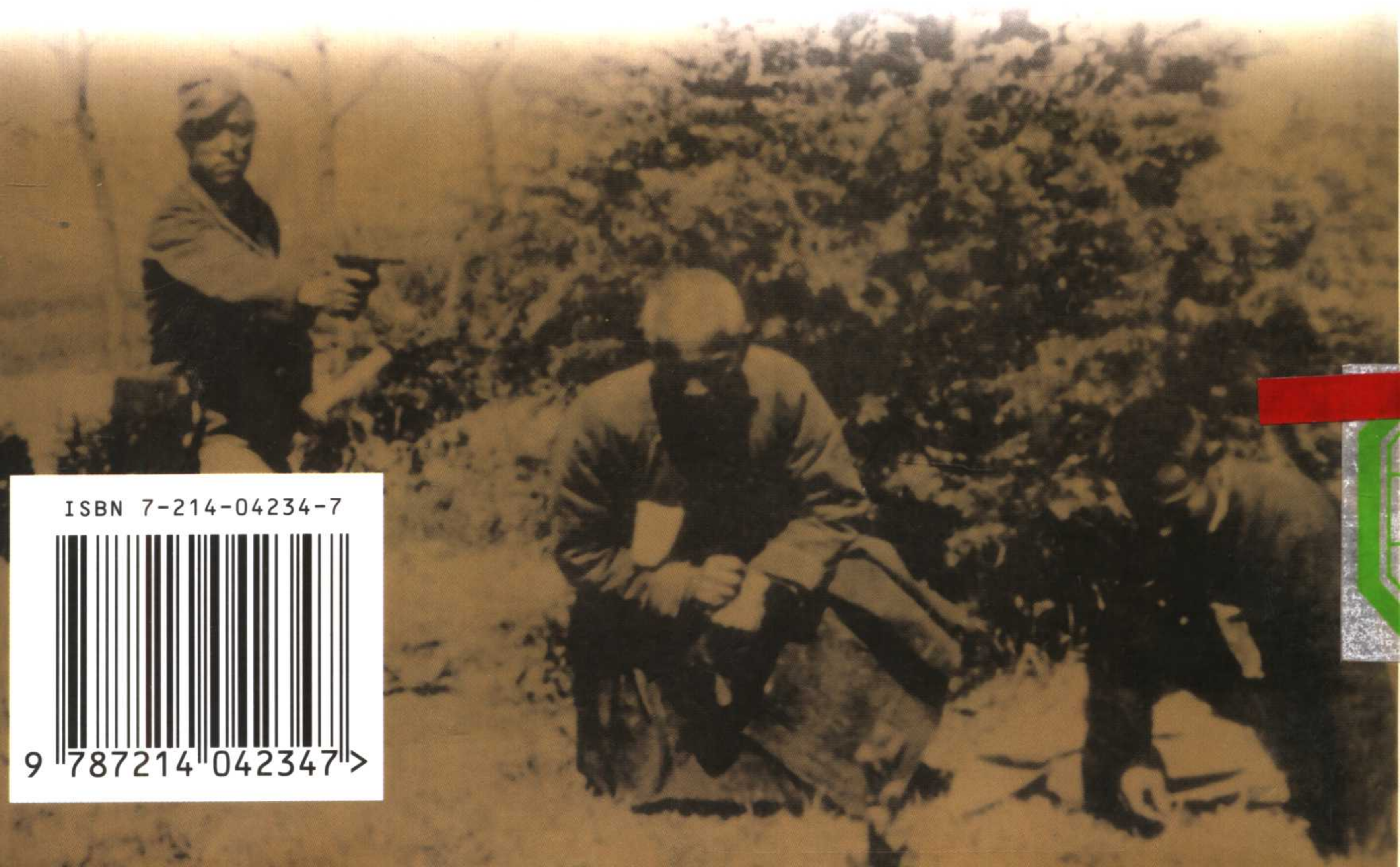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有十一口人，都做木匠手艺过生活。日本人轰炸时，跑反到北边的一个村庄，离城有十几里路。我们住在亲戚家，家里带了东西吃。等到有了安民告示，过了好几天，我们就回城了。城门口有鬼子站岗，要鞠躬敬礼，还发良民证，就和现在的身份证一样，上面有

照片。还有二鬼子,他们有时也敲诈老百姓的钱,我们晚上不敢出去,夜里有时会放枪。鬼子一般白天出来,出来都是跟着队伍的,带着狗,出发都由二鬼子带路,鬼子住在西门口现六合一中,那也是日本人的警备司令部。我还记得有维持会,维持会会长就是商会会长,维持市面安定。日本人投降之后,还有十一口人做木匠生意。解放之后我家还是十一口人,靠做生意过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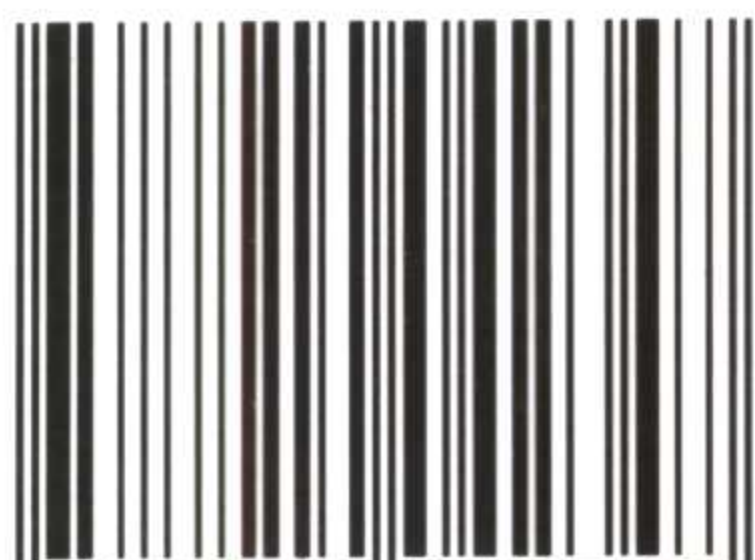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5 幸存者调查口述 (上)



ISBN 7-214-04234-7



9 787214 042347 >